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4
第二節	研究範圍	15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17
第四節	研究旨趣及價值	19

第二章 梁羽生武俠作品的類序與版本流變

第一節	梁羽生作品的順序	24
第二節	梁羽生武俠作品的分類	33
一、	以時代背景區分：	33
(一)	、唐朝系列	33
(二)	、宋朝系列	34
(三)	、明朝系列	34
(四)	、清朝系列	34
二、	以故事內容相關、情節連貫區分	36
(一)	、大唐游俠系列：	37
(二)	、江山俠魔系列：	37
(三)	、萍蹤俠影系列：	38
(四)	、天山英雄系列：	38
(五)	、清宮劍影系列：	38
(六)	、其他：	39
三、	以作品風格區分：	48
第三節	梁羽生武俠作品版本的流變	58
一、	大陸方面：	58
二、	香港方面：	60
(一)	、偉青版	60
(二)	、天地版	64
三、	台灣地區	69
(一)	、授權版本	70
(二)	、坊印版：	88
第一節	梁羽生作品的順序	24

第二節	梁羽生武俠作品的分類	33
一、	以時代背景區分：	33
	(一)、唐朝系列	33
	(二)、宋朝系列	34
	(三)、明朝系列	34
	(四)、清朝系列	34
二、	以故事內容相關、情節連貫區分	36
	(一)、大唐游俠系列：	37
	(二)、江山俠魔系列：	37
	(三)、萍蹤俠影系列：	38
	(四)、天山英雄系列：	38
	(五)、清宮劍影系列：	38
	(六)、其他：	39
三、	以作品風格區分：	48
第三節	梁羽生武俠作品版本的流變	58
一、	大陸方面：	58
二、	香港方面：	60
	(一)、偉青版	60
	(二)、天地版	64
三、	台灣地區	69
	(一)、授權版本	70
	(二)、坊印版：	88

第三章 情節結構系統與鋪展手法

第一節	情節結構發展系統	106
第二節	人物相關譜系脈絡	113
第三節	故事前後衝突考探	149
	一、內容情節行文敘述前後衝突不一致	149
	二、內容記敘與歷史事實不符	177
第四節	情節的鋪展手法	188
	一、動人心弦的精彩開篇	190
	二、引人入勝的迷離懸念	195
	三、綿密緊湊的矛盾衝突	198
	四、名士氣息的詩詞涵融	202
	(一) 詩詞之美	203
	1. 回目之美	203

2. 卷頭詩詞之美	207
3. 卷尾詩詞之美	209
4. 引用詩詞之美	211
5. 自創詩詞之美	214
(二) 詩詞之功能	219
1. 刻劃人物性格	219
2. 烘托點染氣氛	221
3. 提示章旨綱領	223
4. 總結全書主旨	227
5. 提升藝術氣息	230

第四章 人物形象刻畫

第一節 男性主要人物的形象	243
一、名門正派	244
(一)、積極入世，天下己任的儒俠	244
(二)、英勇爽朗、有情有義的豪俠	262
(三)、薑桂肝膽，老而彌堅的巨擘	285
(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硬漢	294
(五)、俯仰無愧，頂天立地的英雄	309
(六)、爭逐權位，為虎作倀的武夫	317
(七)、道貌岸然，表裡不一的偽君子	325
二、邪魔外道	340
(一) 殘忍陰狠，怙惡不悛的小人	341
(二) 心術不正，老奸巨猾的魔頭	357
(三) 恃武為惡，爭逐名利的武夫	365
(四) 守分盡職，忠心耿耿的愚僕	371
(六) 盜亦有道，講信重義的異人	377
三、其他人物	385
(一) 歷史人物	385
(二) 清奇人物	405
第二節 女性主要人物的形象	412
一、名門閨秀	416
(一) 溫柔善良的淑女	416
(二) 豪氣干雲的俠女	438
(三) 刁鑽可愛的痴女	458
(四) 遇人不淑的怨女	465
二、綠林女郎	472

(一) 陰狠惡毒的魔女	473
(二) 執著癡情的美女	476
(三) 是非不明的母親	493
(四) 命運乖舛的棄女	496

第五章 愛情的典型

第一節 愛情的開端	506
一、近水樓台，自然發展	506
二、一見鍾情，主動追求	509
三、退而求次，被動接受	513
第二節 愛情的發展	516
一、心心相印，堅貞專情	517
二、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531
三、大膽堅決，生死以之	535
四、利益為先，背信忘義	536
第三節 愛情的結局	540
一、喜劇收場	540
(一) 堅定不二，苦盡甘來	541
(二) 心意相通，水到渠成	545
二、悲劇收場	553
(一) 廣陵琴散，情天餘恨	554
(二) 鳳泊鸞飄，情付杳冥	558
第四節 愛情的模式	564
一、國事為先，私情次之	565
二、君子之爭，成人之美	571
三、重靈輕慾，止乎於禮	572
四、為愛犧牲，無怨無悔	578

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萍蹤俠影系列作品的特色	582
一、歷史與傳奇結合	582
二、理性抑制感性	585
三、正義與邪惡分明	586
四、俠義與柔情並重	586
五、典雅與通俗交融	588
六、傳統與現代兼蓄	590

第二節 梁羽生的影響與定位	591
一、開創新派武俠文學的先驅	592
二、建立女性形象新視野	593
三、梁羽生作品藝術成就與限制	595

參考文獻

文本	600
專書	601
學位論文	604
期刊論文	604

附錄一：作品回目對照表	605
-------------------	-----

附錄二：引用詩詞聯句明細表	615
---------------------	-----

附錄三：章尾亂詞表	629
-----------------	-----

第一章

緒論



在我國文學發展過程中，小說曾長期被視為「小道」，而武俠小說在自命文學正統的衛道人士的心目中，則更是「小道」中的「小道」了，是小說家族中「出身最不好」的一支了，我們試從在清末被稱為「遺武俠之模範」¹的《水滸傳》在歷史上曾一再遭禁的命運，便可得知這樣的一種文學歧視現象。武俠小說過去曾被歸為舊文學，今天則被歸於通俗文學，長久以來被視為邊緣文學，向來總被拒在大雅之堂外。直到西元一九五〇年代初期，梁羽生首先崛起於香港²，金庸繼之³，香港出現了最引人注目的梁羽生和金庸的新派武俠小說，造成繁花似錦的文學花園，武俠小說才逐漸為人重視。

香港新派武俠小說的興起，帶動了臺灣和海外華人颯起新派武俠小說旋風。新派武俠巨浪從香港席捲至台灣，古龍等台灣作家紛紛提筆為武俠文壇注入新血，開創了大盛的景象。甚至到了八〇年代，金庸的武俠作品成為人們重點研究的對象，造就了武林顯學「金學」的盛況。武俠小說在香港、台灣得到復興，九〇年代以後，「金學」與武俠文學成為大學的專門課程⁴，甚至進入了國際學術研究領域⁵。至

¹ 見 1905 年出版的《新小說》第 15 號《小說叢話》定一論《水滸》文，其中寫道：「《水滸》一書為中國小說中錚錚者，遺武俠之模範，使社會受其餘賜，實施耐庵之功也。」

² 1954 年 1 月，梁羽生在香港《新晚報》連載發表《龍虎鬥京華》，引起社會極大的關注，將其視為新派武俠之開山鼻祖，開創中國武俠小說史的新紀元。

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馬幼垣認為：「雖然新派武俠小說是五十年代港臺文壇新興的寵兒，作品既均與舊派武俠小說有別，且有共通特徵，但兩地早期的發展鮮有影響性的關連。發展過程當中，最廣為人誤解的一點是新派武俠小說始自香港。其實按發展次序而言，是臺先港後，故不論推舉那一位香港作家為新派武俠小說之祖（指工作發軔期，不是指影響力），都是錯誤的說法；新派武俠小說在香港的出現雖較臺灣稍遲，但因為兩地基本上是獨立發展，故當其發軔，仍可說崛起香港。」（馬幼垣；從《三劍樓隨筆》看金庸、梁羽生、百劍堂主在五十年代中期的旨趣）

³ 1955 年，金庸在《大公報》連載他的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吸引了廣大讀者的注意，成為新派武俠的第二路先鋒。最後一部《越女劍》則寫於 1970 年，十五年寫了十五部長短篇小說，成績斐然。

⁴ 如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於 1990 年開設了以金庸小說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專題課。嚴家炎 1995 年起在北京大學開設「金庸小說研究」課程；金庸本人於 1999 年出任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並開設與自己的武俠小說相關的文學課程。至於其他大學，如深圳大學、浙江大學、廣東社會科學院等等，都設立金庸作品研究室，並出版金庸研究專著。台灣方面，東海大學曾設有金庸

此，武俠小說才得到窺伺文壇堂奧的機會，才得到真正應有的重視與定位。

四十多年來，新派武俠小說像一顆光芒四射的衛星圍繞著地球不停地轉動。如果說，在地球上，凡有華人地方，就一定有人閱讀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俠小說，相信應該不會有人有異議或反對的。武俠小說終於能在文壇上受到注目與肯定，香港的梁羽生與金庸二人對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創與發揚，實在功不可沒居功厥偉。尤其是被稱為新派武俠小說鼻祖的梁羽生更是值得吾人的注意，因為他在 1954 年寫就「龍虎鬥京華」，拉開了新派武俠小說的序幕，奠定了新派武俠開山立派的祖師爺地位。他作品中的主人翁，一向是儒雅風流具名士味的俠客，除此之外，在武功派別上，又一貫以「天山派」武學為正宗、主流，這兩樣成為他武俠作品的特色，萍蹤俠影系列正是交代說明天山派創始之緣由，而其中的主人翁張丹楓，更是奠定梁羽生名士派武俠文學宗師的代表人物，是極具研究價值的。所以本章先從研究動機出發、再說明研究範疇、研究方法與步驟、最後述明本文研究之旨趣與目的。現在分別敘述如下：

研究課程和研究專題；而武俠文學方面，1996 年起，林保淳老師在淡江大學為中文系四年級學生，開設「武俠小說」二學分的專業課程。此外，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也於 1998 年開設有關金庸小說的通識課程；實踐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亦曾由胡仲權老師開設了相關課程；高雄義守大學由李幸長教授開設「金庸小說與導讀」通識課程等。

⁵ 例如：1987 年底，香港中文大學主辦「國際首屆武俠小說研討會」，1989 年 1 月，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研究所主編《武俠小說論卷》，1991 年，淡江中文系主辦「俠與中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1996 年 3 月，香港嶺南大學文學院、理工大學翻譯研究中心及香港翻譯學會，聯合舉辦了「英譯武俠小說，讀者反應與迴響」的研討會，1998 年 5 月 17 至 19 日，「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首次在美國洛磯山麓的科羅拉多大學舉行。台灣於同月由淡江大學、東吳大學及漢學研究中心聯合舉辦「縱橫武林」國際學術研討會，同年 11 月 4 日至 7 日由台灣漢學研究中心、《中國時報》和遠流出版公司聯合籌辦了「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2000 年 11 月 15 日在中國首都的北京大學也舉辦了一次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民國以後，武俠小說因為民眾嚮往能有振興邦國揚眉吐氣的大俠出現的客觀時代因素，與商業社會與都市娛樂文化需求的主觀因素，曾盛極一時；大約始於民國十年，盛於民國二十年，而衰微於民國三十年；這一波武俠熱潮持續了 20 多年，參與作者超過百人，作品洋洋灑灑近七百部，因為出版地主要集中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所以形成了以上海為重鎮的「南派⁶」及以天津、北京為重鎮的「北派⁷」小說兩大流派。

民國武俠小說家，上承晚清武俠小說，下起港台新派武俠小說，在中國武俠小說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們不但作品量極為豐富⁸，更引人注意的事，已形成各種風格與流派⁹。這個時期可說是中國武俠小說史上的百家爭鳴時代，從而使中國舊派武俠小說進入了令人目不暇給的燦爛時代。

可惜，進入五十年代以後，因為客觀的政治因素影響，海峽兩岸政權均分別以種種「莫須有」的罪名查禁一切武俠小說，完全將之打

⁶ 南派武俠小說家以向愷然（筆名平江不肖生）最負盛名，所寫的《江湖奇俠傳》，曾風靡一時，被視為近代武俠小說創作的先驅。其他尚有文公直、李定夷、張春帆、陸士諤、姚民哀、顧明道、張冥飛、姜俠魂等人，皆是卓然有名的大家。

⁷ 北派武俠小說以趙煥亭創作較早、代表作為《奇俠精忠傳》，與向愷然有「南向北趙」之稱；北派其他尚有王度廬、白羽、朱貞木、鄭證因、還珠樓主。五人合稱「北派五大家」。北派武俠小說作家的人數較南派為少，作品的數量上也少很多，但影響力卻比南派要大得多。

⁸ 根據曹正文的研究統計：「以作品數量論，排名前二十位的是鄭證因（102部）、還珠樓主（36部）、汪景星（33部）、宮白羽（27部）、顧明道（24部）、何一峰（23部）、趙煥亭（21部）、王度廬（21部）、陸士諤（19部）、姚民哀（19部）、馮玉奇（16部）、朱貞木（15部）、張箇儂（15部）、江蝶廬（14部）、平江不肖生（14部）、徐春雨（12部）、姜俠魂（11部）、徐哲身（11部）、孫玉聲（11部）、雷珠生（11部）。若以字數計，還珠樓主創作武俠小說突破千萬言大關，為民國小說家中最高產作家。」（《俠客行》頁104-105）

⁹ 曹正文《俠客行》第105頁：「民國武俠小說作家能自樹一幟，獨立門戶而形成其藝術流派的有以下十位：江湖傳奇派向愷然（平江不肖生）、風俗人情派趙煥亭、歷史演義派文公直、幫會武俠派姚民哀、男女俠義派顧明道、奇幻仙劍派李壽民（還珠樓主）、悲劇俠情派王度廬、武功技擊派鄭證因、社會寫實派宮白羽、奇詭神理派朱貞木。這十位文壇武林高手使民國武俠小說流派分呈，風格各異，……。」

入黑、黃或反動讀物之列。造成一場空前的「武林浩劫」¹⁰！然而武俠小說卻因為香港是殖民地的緣故，奇蹟似的在香港這塊彈丸之地上保存了「武林命脈」。

中國武俠小說在二十世紀四十年末代初，故事和寫作老套，沒有什麼讀者，已步入谷底。一九五四年八月，梁羽生開始以新文藝手法創作《龍虎鬥京華》在香港《新晚報》連載，廣受讀者歡迎，使武俠小說這棵老樹重生新葉。梁羽生不僅是香港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山祖師，也是香港新派武俠小說創作生涯最長的作家¹¹。如果說韓愈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那麼在武俠史上，說梁羽生「文起武俠之衰，道濟海外之溺。」大概不是溢美之辭。

梁羽生、金庸的功績，在於開創了武俠小說的一代新風。在當時，舊武俠小說雖也盛極一時，但自始至終為新文學所瞧不起，始終難登大雅之堂，那時自命為大雅的報紙和自命為大報的報紙，都不屑於刊登；而武俠小說的主要讀者群大都屬於下層的「識字分子」，還缺少知識分子。所以當時武俠小說的地位，猶如流浪江湖的賣藝人，看的人雖多，卻始終算不得名門正派，直到梁羽生、金庸出現，局面頓時改觀，各大報也都以重金作稿酬，爭相刊登，讀者也普及到社會各個階層，港、台、新、馬，一時風起雲湧，開創了武俠小說的一個新世紀。隨後，武俠小說的專門研究也漸成熱潮，使得武俠小說能進入文學殿堂，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的一朵奇葩，與純文學並駕齊驅相互比美。

從創作時間來看，梁羽生比金庸起步早了一年；以目前的成就和影響來看，則金庸勝過梁羽生。有人以「金梁並稱，一時瑜亮」來評

¹⁰ 葉洪生的《武俠小說談藝錄——葉洪生論劍——中國武俠小說史論》：「一九四九年大陸赤化之後，武俠小說在台灣的發展，就遠比香港的創作環境複雜而曲折。先是國府以《戒嚴法》的名義將一切「有礙民心士氣」的黑、黃小說悉數查禁；其實目標乃針對所謂「附匪文人」的作品。舊派武俠小說自難逃此劫。繼則於一九五九年底又以「暴雨專案」全面取締包括大陸、香港所出版或在台翻版的新、舊武俠小說。」（聯經出版公司，1994年11月初版）

¹¹ 梁羽生自1954年創作《龍虎鬥京華》起，至1984年《武當一劍》止，創作時間連續長達三十年之久。

價他們，但更多人卻認為金庸是後來居上的。例如：香港作家倪匡以「古今中外，空前絕後」¹²八個字來稱譽金庸的作品；台灣成立「金學會」，出版《金學研究叢書》都說明金庸作品的成就和影響，確是高於梁羽生的。如果說新武俠小說是由金庸發揚光大而達到頂峰，進入純文學的高雅層次；那麼，這一努力則開始於早於金庸一年的梁羽生。所以姑且稱梁羽生為新派武俠小說的「鼻祖」，倒也還說的過去的。

武俠評論名家葉洪生¹³說：

一九五四年陳氏以「梁羽生」為筆名，於《新晚報》發表中篇武俠連載小說《龍虎鬥京華》；其所用楔子、回目、筆法無一不「舊」，甚至部分故事情節、人物亦明顯套自白羽《十二金錢鏢》¹⁴。繼寫《草莽龍蛇傳》，亦復如是。然與當時流行的「廣派」武俠小說相較，卻令人有一新耳目之感——這大概是標榜「新派」唯一能成立的理由。（葉洪生《武俠小說談藝錄 中國武俠小說史論 六、「新派」武俠之昌盛及沒落》台北市：聯經，1994年11月）

從這裡可以看出，仍有較冷靜理性的專業研究人士，對梁羽生是否「創建」新派武俠提出質疑的；淡江大學武俠文學研究室主持人林保淳教授也提出一個相當客觀公允的說法：

¹² 倪匡先生在《我看金庸小說》一書說：「金庸的小說，總評語是『古往今來，空前絕後』。以前，世界上未曾有過這樣好看的小說；以後，只怕也不會有！」

¹³ 葉洪生，台灣著名武俠小說評論家，原籍安徽廬江，1948年生於南京，台灣淡江大學歷史系畢業。曾任《中國時報》主任編輯，《聯合報》主任編輯、副總編輯、主筆等職。著有《二十年一覺飄花夢》、《綺羅堆裡埋神劍》、《逼上梁山》、《蜀山劍俠評傳》等書。編撰有《九州生氣恃風雷》、《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7家25種）》、《台灣十大武俠名家代表作》等書。

¹⁴ 《十二金錢鏢》描寫袁振武（飛豹子）因不滿師弟俞劍平（十二金錢鏢）被選為掌門人，而自己鍾情心儀已久的師妹丁雲秀又嫁與俞劍平為妻，遂怒而離開師門，遠走遼東。二十年後練成高強之武藝，為向俞劍平報宿怨，乃糾眾劫鏢尋仇，衍生出師兄弟比武鬥智的故事。《錢鏢四部曲》前傳《武林爭雄記》和《牧野雄風》則倒敘師兄弟反目的經過，和袁振武離別師門，尋求絕藝，獨闖遼東的故事。繼集和別傳則敘述了俞劍平的徒弟，以及錢鏢正傳中其他一些人物的故事。白羽的作品都十分生動，對人物的刻畫深入、風趣。白羽的武俠小說，結合民間傳說，專寫棒挑拳比的，描述較合理，不涉怪力亂神，江湖與廟堂的衝突的故事。

金庸（梁羽生亦包含在內）的作品，開創了所謂「新派」武俠小說的新貌，在武俠小說史上，自有其「宗師式」的定評；但是，此一「新派」的影響，尤其對臺灣作家的影響究竟多大，甚少有人追根究柢地加以討論。挾著一片望風披靡架勢而在武壇創建霸業的金庸，在「天下歸心」之下，往往被過分誇大了他的影響力，甚至導生「先有香港的金庸武俠，才有臺灣的武俠小說」的誤解，不但違背了武俠小說發展的事實，更忽略了臺灣作家自足的努力成果。

事實上，自一九四九年國府轉進臺灣之後，大陸文人紛紛流亡於港、臺二地，其間不少深受民初武俠小說影響的作家，藉筆耕糊口，開始以武俠小說創造個人寫作的生涯。臺灣的武俠小說，其實是與香港同步成長的，甚至嚴格說起來，比香港還來得早。

在一九五四年梁羽生創寫《龍虎鬥京華》之前（金庸的《書劍恩仇錄》成於一九五五年，更晚），夏風在一九五〇年五月已經連載了五十四期的《人頭祭大俠》，孫玉鑫在一九五三年九月發表了《風雷雌雄劍》，太瘦生在一九五四年一月也開始連載《獨眼鬼見愁》。而最重要的臺灣武俠小說先驅郎紅浣，於一九五一至一九五四年間，更已完成了《古瑟哀絃》、《碧海青天》、《瀛海恩仇錄》、《莫愁兒女》、《珠簾銀燭》等代表作。這些草萊初闢的作品，自然無法擺脫民初武俠小說的影響，仍屬於舊派的範疇；但毫無疑問地，卻為臺灣的武俠小說締造了一個新的契機。

「新派」武俠小說，對臺灣的武俠小說界的確產生相當大的刺激與影響，但是，由於政治性因素的掣肘，此一「新」的介入，遠比一般人想像中的晚。

早期的臺灣名家，如郎紅浣、成鐵吾，及中期臥龍生、伴霞、司馬翎、諸葛青雲、古龍的初期作品，顯然都一循故轍，走的是「舊派」路線，就是身為香港僑生的司馬翎，也是從一九六二年的《聖劍飛霜》才開始步上「新」途；以「百變怪傑」古龍的銳於求變，一九六四年的《浣花洗劍錄》，也才算是「新」作品的啼聲初試之作。在此之前，臺灣的武俠小說，已獨立自足地發展了十年之久，而中堅作家，也一一產生。這個階段的臺灣武俠作品，顯然不能夠忽視。（林保淳，《解構金庸 金學的迷思》台北市：遠流，200年6月），導論）

從葉洪生與林保淳兩位先生的客觀的分析可知，梁羽生先生對新

派武俠文學推廣與開展是有其相當貢獻的，但他是不是新派武俠的開山「鼻祖」則有待商榷。因為《龍虎鬥京華》一書基本上還是白羽、鄭證因那一套舊武俠小說的寫法，文字與情節都不夠精彩，遠不如後來的《萍蹤俠影錄》和《雲海玉弓緣》。嚴格地說，是不能算作新派武俠小說的。舊派武俠小說一味以評話方式來寫，述寫虛妄劍法故事，有些故事的背景，雖是人世社會，但已逐漸失去現實的色彩。梁羽生的《龍虎鬥京華》，所述史實，所描繪山川，都經認真考証，而且注意氣氛的渲染和場景的烘托。人物性格與心理活動刻畫入微，文筆細膩；有著新的歷史觀，《龍虎鬥京華》書中直斥官府的腐敗、滿清政府的昏庸，把反抗官府的俠士，作為正面英雄人物來頌揚，它給舊武俠小說讀者的感覺，就是耳目一新。因此雖不精彩，但由於它是處女作，為新派武俠小說的確立作了嘗試，也應有它一定的地位。

新派武俠發光於香港，因為梁羽生與金庸，在香港的武俠文壇努力開疆闢土，前後輝映，遂造成了新派武俠興起的盛況。然而梁羽生與金庸兩位大宗師的作品，在當時仍舊與台灣的讀者緣慳一面，台灣的讀者依舊因為客觀的政治因素影響，無法順利且光明正大的閱讀到兩位大師的作品；但是「失之東隅，收之桑隅」，卻令台灣的武俠文壇造成另一番新氣象。因為禁令斬斷了武俠小說傳統臍帶，使六十年代以後有志於武俠創作的青年作家，無法全面繼承前人「遺產」；只能自行摸索或僅靠一兩部老書為範本參考；又因政治禁忌，多數武俠作家均儘量避開與歷史盛衰興亡相關的時代背景；甚至為了避免麻煩，乾脆將時代背景全拋開，而進入一個虛無縹緲的迷離幻境，為浪漫武俠築起了發展的舞台空間，例如古龍的作品的時空背景就是一個明證。這樣的一種時空際遇，造就了古龍的崛起，成為台灣武俠作家能與梁羽生和金庸在新派武俠文壇上鼎足而三的重要人物。

直到西元 1979 年，金庸的作品解禁，國內兩大龍頭報---「聯合報」

與「中國時報」，競相以大篇幅的版面大肆報導介紹金庸和他的作品，並配合刊登了著名的學者如曾昭旭、段昌國、孟絕子等人的評介文章¹⁵，藉以拋磚引玉，在特殊商業機制的運作之下¹⁶，一時之間，武俠作品眾口鑠「金」，專門研究或討論金庸作品的書籍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出爐，金庸儼然成為武俠文學的一種典型，幾乎造成人們以為金庸時代就也等於武俠時代，金庸武俠作品就是武俠文學的代名詞的錯覺。此一風潮並引起廣大的迴響，為武俠時代的來臨，揭開了序幕。

梁羽生既為新派武俠之創始者，依常理而言，既有繼起者的「金學」，則創始者理應也該有「梁學」才是，梁羽生應該至少也理應享有特殊的尊崇的地位及肯定才是，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不管是在香港或是在台灣，無論是名氣或是地位，梁羽生總是比不上金庸之崇隆與受重視。淡江大學的林保淳老師曾指出：

無論從作品的成就或受享的盛譽而言，金庸都是一個異數，除金庸而外，其他作家所獲得的關注，明顯相形見绌，梁羽生在創作的聲譽，僅次於金庸，但所謂的「梁學研究」，儘管有人炒作，但無論是在臺海兩岸，都一直無法形成氣候，1980年，韋青已編有《梁羽生及其武俠小說》一書，但目前所知的專著除佟碩之（羅孚）的《金庸梁羽生合論》、

¹⁵ 1979年9月7日，《聯合報》聯合副刊以十一欄的巨大篇幅，開始連載附有插圖的金庸武俠小說《連城訣》，並請名家寫了「金庸：武俠文壇的奇人」、「俠骨柔腸話金庸」、「金庸論武俠小說」等討論專文；第二天，另一大報《中國時報》不讓聯合報專美於前，也在它的「人間副刊」運用十八欄的巨幅開始連載金庸的另一部長篇武俠小說《倚天屠龍記》，並仿效聯合報的作法，請了許多學界人士提筆為文，隆重介紹金庸及其作品，包括「結客四方知己遍一倚天屠龍記金庸」、「記俠之泰斗金庸」、「金庸的人性尊嚴」等篇。

¹⁶ 林保淳老師的「武俠小說的再出發」文章中說：「自一九八〇年遠景出版《金庸作品集》以來，出版商事實上已開始思考新的行銷方式，沈登恩的策略，儘管純粹出之以商品的考量，挾著金庸在當時的新聞性，藉媒體的力量大力傳銷，以致造成了輝煌一時的「金庸旋風」；但是，在整個對武俠小說的定位上，卻是頗具眼光的。扼要而言，《金庸作品集》的成功，關鍵在於沈登恩強調出「珍藏」武俠小說的意義與價值，這一方面使得武俠小說能超脫休閒娛樂的限制，走向文學殿堂；一方面也擺脫了出租店的束縛，得以正式列入家庭的櫥架。在此，沈登恩是以訴諸權威的策略而成功的，他邀集了許多名重一時的學者、專家、作家，在報紙、刊物上發表推揚意味極濃的介紹、分析文章，一方面作閱讀指導，一方面也不乏慫恿構買的企圖。我們的社會對權威的抗拒力向來是薄弱的，有如此多的權威推崇金庸，自然會形成一種潮流與趨勢，再加上金庸小說的確是不凡的作品，於是，整個銷售管道暢通無阻，連精美的「典藏」本都有許多讀者趨之若鶩。」

潘亞暉及汪義生合著的《金庸梁羽生通俗小說賞析》外，尚有待發掘。至於臺灣，連單篇短論皆很少人提出，顯然梁羽生並未受到臺灣學者的鍾愛。¹⁷

（論文：臺灣的武俠小說與武俠研究）

林保淳教授的分析十分中肯，也道出了在金庸光環的隱蔽之下，梁羽生的武俠作品遭受冷落的處境。不是梁羽生不夠好，而是金庸實在太強，再加上時勢造英雄，時勢潮流不可擋，梁羽生自然應生「時不我予」之嘆了。這樣的景況令人不得不升起「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¹⁸的蒼涼。

此外，有關「梁學研究」，台灣風雲時代出版社於1988年7月起獲得梁羽生授權出版其武俠作品，曾仿效遠景出版社推展「金學」模式，出版有關梁羽生武俠作品之研究專書，定名為「梁學研究系列」，本系列共有三本書，依編號順序為分別《梁羽生的武俠文學》、《三劍樓隨筆》、《筆、劍、書》。試圖配合梁羽生武俠小說的出版，希冀颯起「梁羽生旋風」，可惜後繼無力，彷彿「風過疏竹，而竹不留聲；

¹⁷ 林教授在本段文字中提到：「目前所知的專著除佟碩之（羅孚）的《金庸梁羽生合論》...，似乎應再有所補充說明。依據柳蘇（即羅孚，羅孚原名羅承勳，另有絲韋、辛文芷、吳令淵、文絲、石髮、史復、封建餘等不同筆名。）在為羅立群所著《梁羽生小說藝術世界》一書的兩次武俠的因緣—代序（本篇文章後收錄於羅孚的《絲韋隨筆》一書中，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97年出版）文中說道：「這就是《海光文藝》上，從創刊號開始，一連連載了三期的那篇兩萬多字的 金庸梁羽生合論。為了故布疑陣，文中有些地方有意寫來是出自我的手筆，有些地方還加上些似乎委屈了梁羽生的文字。有人問到是不是我為的，我也不怕掠美，承認了是文章的作者。一直到二十二年以後，我為在北京的（讀書）月刊寫一系列的香港作家，一九八九年寫到 俠影下的梁羽生 時，才揭開了這個小小的秘密。」經翻查1998年5月號讀書雜誌中 俠影下的梁羽生 一文中說道：「梁羽生還寫過一篇 金庸梁羽生合論，分析兩人的異同。其中說：『梁羽生是名士氣味甚濃（中國式）的，而金庸則是現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國傳統文化（包括詩詞、小說、歷史等等）的影響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藝（包括電影）的影響則較重。』這篇文章用佟碩之的筆名，發表在一九六六年的香港《海光文藝》上。當時羅孚和黃蒙田合作辦這個月刊，梁羽生因為是當事人，不願意人家知道文章是他寫的，就要約稿的羅孚出面認賬，承認是作者。羅孚其後也約金庸寫一篇，金庸婉卻了。去年十二月，香港中文大學舉行了一個「國際中國武俠小說研討會」（主持其會的是著名學者劉殿爵），任教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劉紹銘在參加會議後發表長文，還把這篇 合論 一再說是羅孚所做，又說極有參考價值。二十多年過去，這個不成秘密的秘密也應該揭開了。」從以上資料所述，可以知道本篇文章實際上應是梁羽生所寫，為考慮某些特殊因素，假托為羅孚所作。

¹⁸ 元稹 行宮：「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

雁渡寒潭，而潭不留影」¹⁹般，終歸風流雲散，成績與影響十分有限，實在令人惋惜。

這是一個很令人好奇的現象，也是很值得探討的事，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如此之景況與現象，這是引起本人研究本文客觀的外在原因。

「天下風雲出我輩，一入江湖歲月催；皇圖霸業談笑間，不勝人間一場醉。」²⁰相信每一位武俠小說的讀者都曾有仗劍闖蕩江湖，劍試天下英雄的幻想，那種為情為義走天涯，千山我獨行不必相送的飄逸豪情，應是每個武俠讀者都曾有過的幻想吧！兒童的幻想叫童話，武俠小說應該就是成人的幻想吧！著名的數學家華羅庚曾戲稱武俠小說為「成人的童話」²¹，實在是一句很得體又很有童心的真言。梁守中說：

童話是兒童文學的一種，它通過豐富的想像、幻想和誇張來反映生活，以教育兒童。它的故事情節神奇曲折，對自然物往往作擬人化的描寫，很能適應兒童的心理和愛好，因此兒童們很愛看。童話的對象是兒童，那麼，成人的童話，它的對象當然就是成年人了。武俠小說正是以神奇曲折的故事情節，通過豐富的想像和為人的誇張來反映生活，而吸引看成千上萬的成年人的。小說中的人物雖然武功神異，被誇張到不可思議的地步，但卻都具有普通人的感情和性格，人們是可以接受的。不同的人在閱讀武俠小說時有不同的寄托：飽經風霜的老年人會希望自己身邊有一個小說中的俠士來排難解憂；富於幻想的青年人卻嚮往自己充當俠士的角色；

¹⁹ 明洪自誠《菜根譚前集第 82 則》：「風來疏竹，風過而竹不留聲；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

²⁰ 語出痕跡著《新笑傲江湖》第 2 章，沈昭如冒充東方不敗出場時，與令狐沖對話前之口白。

²¹ 華羅庚是我國數學鉅子，也是武俠小說的愛好者。1979 年他剛剛看完梁羽生的《雲海玉弓緣》，恰巧在英國的伯明罕一家餐館與梁羽生相逢，他與素昧平生的梁大俠一見如故，發表了他對武俠小說的獨特認識。他說：「即使過去大部分武俠小說都不好，也不能說武俠小說是低級趣味，不是文藝；不應該給它貼上標籤。認為武俠小說不好，其他小說就好，那不是只問形式不問內容了？如果內容不好，別的小說也可以是壞作品，歷史小說也可以有壞內容的。不應該像條件反射一樣，一看見武俠小說就認為是壞東西，不如具體分析，不看內容實質。」在這次會面中，他提出了「武俠小說是成人的童話」這個頗有見地的看法，這種認識後來得到普遍的認同，為武俠小說鳴了不平。

而更多的人則是把武俠小說拿來作茶餘飯後的消遣用的。這些，都是構成武俠小說至今還深受群眾歡迎的原因之一。

（梁守中，《武俠小說話古今》，台北，遠流，民79，頁33。）

武俠天地，本就充滿成人幻想，所以武俠應該也算是一種成人的共同語言吧！陳長房先生說：

是不是在人類心靈深處，皆有集體潛意識，希望透過這些通俗作品來滿足個人幻想馳騁、浪漫情懷、或綺麗奔放的心態？（《文訊月刊第26期 西方通俗文學的模式》，頁98）

這樣的一種心靈抒解與滿足，大概就是人們喜歡閱讀武俠小說的基本原因吧！本人亦不例外，自幼就喜好閱讀俠情忠義故事，及長入庠求學，便特別喜愛中國詩詞，當時瓊瑤小說正盛行，然而我卻不屑一顧，盡日尋訪「射鵰」、「神鵰」、「懺情記」、「小白龍」、「神武門」的芳蹤，（這些金庸原著在當時都還是禁書），因為這類的書讀起來讓人有舒暢感、滿足感。但是總覺得似乎彷彿少了什麼東西似的，直到讀到「司馬嵐」的《漂泊俠影錄》²²後，才瞿然驚覺得尋到了那從金庸小說中所缺少的那份感覺，原來那就是中國名士詩詞氣息。待到1988年風雲時代出版梁羽生作品全集時來才知道，原來真正的作者就是梁羽生，然而那時我已幾乎讀完了所有坊印版中「司馬嵐」或「司馬翎」²³的作品了。

因為活到老，學到老的終生學習態度，讓年逾不惑的我能有機會在進入研究所接觸學術研究，放眼中國文學研究，無論是經、史、子、

²² 本書乃是由還劍奇情錄與萍蹤俠影錄二書合成，共五本，由台灣台北新星出版社於民國69年12月出版印行，吉明書局總經銷。作者標示為司馬嵐。由印刷品質與內容及插圖繪製來看，本書應是據香港偉青書店之版本翻印製作而成。

²³ 台灣坊印本的梁羽生的作品，泰半將作者改為台灣名家司馬翎。

集、或是詩詞文章，盡是正統文學天下，檢視學術對界歷年來武俠小說研究的成果發現，在研究所論文方面，以研究武俠小說為方向或主題的篇目，實在少得可憐。今引林保淳老師的資料加以整理如下：

表一：中華民國「武俠研究」博、碩士論文目錄

論文名稱	研究生	指導教授	學年度	校院名稱	系所名稱	學位別
中國古代的士和俠	孫鐵剛	傅樂成	63	國立台灣大學	歷史學研究所	博
聊齋志異中的游俠問題探討	黃文棟	葉慶炳	64	輔仁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
武俠小說與讀者心理需要之研究	馮幼衡	漆敬堯	65	國立政治大學	新聞學研究所	碩
中國文學中的俠	梅清華	萬嵐鶴	68	輔仁大學	英國語文研究所	碩
唐人劍俠傳奇及其政治社會之關係	柯錦彥	曾永義	71	國立高雄師範學院	國文研究所	碩
中國古典短篇俠義小說研究	崔奉源	王夢鷗 吳宏一	72	國立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	博
沈環義俠記研究	金聖敏	呂凱	73	國立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
兒女英雄傳之俠義研究	廖瓊媛	鄭明俐	74	東海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
唐人俠義小說研究	林志達	王靜芝	75	輔仁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
三俠五義研究	柯玫文	王國良	78	東吳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
蜀山劍俠傳異類修道歷程研究	龔青松	王三慶	80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
平江不肖生之《江湖奇俠傳》《近代俠義英雄傳》研究	林建揚	楊昌年	81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
金庸小說《鹿鼎記》之研究	楊丕丞	胡萬川	83	東海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

					所	
金庸武俠小說敘事模事研究	許彙敏	龔鵬程	85	國立中正大學	中國文學系	碩
金庸武俠小說研究	羅賢淑	皮述民	87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	博
中國武俠電影美學變遷研究	塗翔文	陳儒修	87	淡江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碩
從原始劍俠到仙俠---古典小說中「劍俠」形象及其轉變	楊清惠	林保淳	87	淡江大學	中國文學系	碩
古龍武俠小說研究	陳康芬	林保淳	87	淡江大學	中國文學系	碩
「閱讀」的當代武俠小說---論當代武俠小說評議與閱讀理論下新的武俠小說觀	曹昌廉	林保淳	88	南華大學	文學研究所	碩
創業英雄趙匡胤的故事研究	鄭美惠	胡萬川	88	靜宜大學	中國文學系	碩
明代話本小說「俠」之研究	劉鈺芳	黃錦珠	89	國立中正大學	中國文學系	碩
王度廬「鶴--鐵」五部曲研究	伍怡慧	陳兆南	89	逢甲大學	中國文學系	碩
唐代俠詩歌/小說之行俠主題研究	楊碧樺	廖美玉	89	國立成功大學	中國文學系	碩
台灣通俗小說研究(一九四九-一九九九)	劉秀美	金榮華	89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	博
《鹿鼎記》中韋小寶研究---語言學的角度	李順慧	周世箴	89	東海大學	中國文學系	碩

資料來源：林保淳 重讀武俠小說，刊登於《文訊雜誌第 26 期》2001 年 11 月，第 40 頁。

從表中資料中明顯得知，學術研究界歷年來，對武俠小說並未給予特別關愛的注視，以民國以後的武俠小說來說，26 篇論文中，除專門研究金庸者四篇，平江不肖生、還珠樓主以及王度廬和古龍各有一篇外，對於其他武俠作家與作品之研究竟然完全付之闕如，可見武俠小說在文學學術界研究者的眼光裡，仍如妾或庶子般，尚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實在令人感到惋惜與不解。

個人不才，不揣淺陋，希冀能將心儀許久的梁羽生武俠小說作一番研究整理，試圖以新派武俠文學「蒙塵之明珠」來解讀看待梁羽生，

為梁羽生在武俠文壇上尋回他的定位。

但是梁羽生一共創作了三十五部武俠小說，作品數量驚人，要全部詳加研究，實在需要極大與極多的心力與時間，想要在碩士學程的學術研究論文中完成，那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該從何處入手呢？

梁羽生自己認為《萍蹤俠影錄》這部小說是他最成功的一部作品²⁴。因為《萍蹤俠影錄》成功地塑造了一個風流儒雅的名士型俠客張丹楓的形象。台灣的風雲時代出版公司將梁羽生的作品概分成「萍蹤俠影」、「天山英雄」、「大唐游俠」、「清宮劍影」、「江山俠魔」等五大系列。其中尤其以「萍蹤俠影」系列中的《萍蹤俠影錄》最引人注目，既然連作者都如此自信、自負、自賞，想必定有特殊值得探究的地方。凡事從大處著手，從簡單入門的做起，於是本文研究的主題就以梁羽生最成功的一部作品中的主人翁張丹楓為主軸的「萍蹤俠影系列」故事入手。因緣於個人對武俠小說之喜愛與對梁羽生之心儀，這是促使本人研究本文主觀的內在因素。

第二節 研究範圍

梁羽生的著作等身，計三十五部，超過二千萬餘字，數量實在驚人，早期由香港偉青書店總經銷經時，共一百六十冊；目前香港方面由天地圖書有限公司獲得版權代理發行，天地圖書公司將梁羽生所有作品重新排版編印成「梁羽生作品集」，共三十五部，一百零三冊。

²⁴ 參見陳曉林《萍蹤俠影與還劍奇情》，收錄於梁羽生武俠作品精選 39《還劍奇情錄》附錄，第 249 頁

台灣地區則由風雲時代取得授權出版，自民國 77 年起陸續出版，其間經過數次改版，至 2001 年底，確定分為五個系列，並陸續出版中。其餘散見坊間書肆的皆為未經授權之版本。

本研究文本採用台灣風雲時代的「梁羽生新派武俠精選系列」中於 1996 年 11 間出版的「萍蹤俠影」系列為主要底本，該系列是採袖珍小開本發行，共 17 冊；並佐以香港天地圖書公司所出版之 103 冊「梁羽生系列」圖書中的 12 冊為輔本，為 25 開的版本，也是台灣風雲時代版本的母本；台灣新星出版社，吉明書局總經銷的 32 開本，則作為主要之參考本，因為它幾乎與早先香港偉青書店最原始的版本相同，是坊印本中最具參考價值的版本。其餘之坊印本亦一併列入參考之用。茲將詳細相關資料列表如下：

表二：梁羽生萍蹤俠影系列研究主要文本明細：

	書名	冊數	出版社	出版年月	版別
底本	還劍奇情錄	1	台灣風雲時代出版社	1996年11月	袖珍版
	萍蹤俠影錄	3		1996年11月	袖珍版
	散花女俠	3		1996年12月	袖珍版
	聯劍風雲錄	4		1996年12月	袖珍版
	廣陵劍	6		1997年1月	袖珍版
輔本	還劍奇情錄	1	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1996年	修訂三版
	萍蹤俠影錄	2		1999年	最新版
	散花女俠	2		1995年	修訂再版
	聯劍風雲錄	3		1995年	修訂再版
	廣陵劍	4		1994年	修訂再版
參考本	漂泊俠影錄（還劍奇情錄+萍蹤俠影錄）	5	台灣新星出版社	民國69年12月	缺
	散花女俠	4		民國67年12月	缺
	聯劍風雲錄	5		民國67年12月	缺
	廣陵劍	9		民國67年12月	缺

上表中的除文本之外，有關俗文學與武俠小說的專書或專論，或散見於報章雜誌中，與武俠文學相關之單篇短論文，皆儘可能蒐集並做全面性的瀏覽，以作為旁證或引用之參考。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論文以《還劍奇情錄》、《萍蹤俠影錄》、《散花女俠》、《聯劍風雲錄》、《廣陵劍》等五部作品為研究素材，以書中主要靈魂人物張丹楓為研究主線，分析並推究天山派創立的原因。研究方法主要分為四部分：

探究故事架構，首先探索本系列故事情節結構發展系統，其次尋找出系列故事中人物相關譜脈絡，進而考探故事前後衝突矛盾之處，再探討本系列故事情節的鋪展手法。

分析人物形象刻畫：以主要核心人物張丹楓為主要研究對象，旁及其餘主次要人物，針對人物性格、故事情節、刻畫技巧、文字修辭等亦加以深入之分析。

析論愛情的典型：針對梁羽生在本系列小說中的愛情發展過程與模式，作進一步的探討與分析，在愛情的發展過程方面，從愛情開端的起因分析起，再研究愛情心態的發展，然後檢視梁羽生對愛情的結局安排；最後試著將梁羽生在本系列小說中所有的愛情模式做一歸納統整。

最後，將梁羽生在武俠文學影響層面的成就與限制，加以分析研究。本研究將依以下步驟逐一進行：

先敘明研究動機、次再釐清研究範圍，繼而簡介研究方法與步

驟，最後說明研究之旨趣與研究的價值和預期的成果，並指出本系列在梁氏全部作品中之指標地位。

其次，將檢視梁羽生的所有作品，先指出他的創作順序，然後再加以分類。個人以為梁羽生的武俠作品可依下列三種方式來分類：

- 一、 以作品時代背景區分
- 二、 以故事內容相關情節連續區分
- 三、 以作品風格區分

分類之餘，接著從香港、大陸、台灣三個方面來對對梁羽生武俠作品版本的流變，做一番考察。其中台灣地區的版本特別以風雲時代出版社版本（即授權版本）與坊印本（即未經授權之版本）加以蒐羅比較，希望能探出版本流變的軌跡脈絡。

續論情節結構系統及鋪展手法。這一部份是本論文三大主要內容之一。將分就以下四個小節加以分析探討：

- 一、 情節結構發展系統
- 二、 人物相關譜細脈絡
- 三、 故事前後衝突考探
- 四、 情節的鋪展手法

再論人物形象與刻劃技巧，特別探求梁羽生對人物性格刻畫的手法及其藝術層面的表現。人物形象是文學藝術的對象主體，人物形象是否鮮明、性格刻畫是否生動，與作品的成敗息息相關，所以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小說家創作的首要任務。此部分之論述，先就男性與女性為分類，將本系列小說中的主要、次要、其他人物，依據其正派、反派、行事風格作分類比較，試圖重現人物清晰的形象，並分析梁氏對正面人物與反面人物刻畫手法，與判別的標準。

復論愛情的典型，愛情故事是武俠小說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梁羽生在本系列作品中對書中人物的愛情故事情節描述著墨許多，本

部分專門探究梁羽生筆下的愛情發展過程與模式，將分成以下流程一一分析：

- 一、 愛情的開端
- 二、 愛情的發展
- 三、 愛情的結局
- 四、 愛情的模式

在眾多情侶或怨偶的情愛糾葛中，透過上述的方法分析與探討，似乎可尋得出梁羽生對愛情描寫的發展模式與典型。

最後就梁羽生本系列武俠作品的特色作一總結性的綜合論述，評析其特殊之處與不足之處，試著指出他在新派武俠文學被忽視的緣由所在，最後並試圖為梁羽生在中國武俠小說史上做一公允的定位。

透過以上的研究步驟，希望能針對梁羽生武俠小說的藝術手法加以探討解析，使梁羽生的武俠作品特色與成就能獲得應有的重視與肯定。

第四節 研究旨趣及價值

本文研究的主題就是以張丹楓為主軸的「萍蹤俠影系列」故事，張丹楓武功高強，為人正直，富有同情心和正義感。梁羽生「萍蹤俠影系列」，以歷史線索為經，以武學師承為緯，首開天山劍派之先河，下啟天山劍派之巨流湍濤，縱橫編織成梁羽生的天山劍派世界，可見本系列作品在梁羽生作品中，具有重要的指標地位。

透過本論文之專題研究，希冀能達到以下成果：

揭示武俠小說應得到相當的重視與地位

本系列小說呈現出明朝中葉的政治現象、社會風氣與民心趨向，梁羽生透過生花妙筆，將此一社會現狀忠實的呈現出來。無助的百姓期待拯救者，這拯救者就是武俠小說中仗義勇為的俠客，武俠小說必須有武有俠，武是一種手段，俠是才是真正的意義。由此可見武俠文學有其存在的重要意義。兒童有童話故事，武俠小說也可說是成人的童話，因為他讓成人也能藉由閱讀中得到夢想的實現。因此，武俠小說應得到相當的重視與地位。

肯定梁羽生對武俠文學的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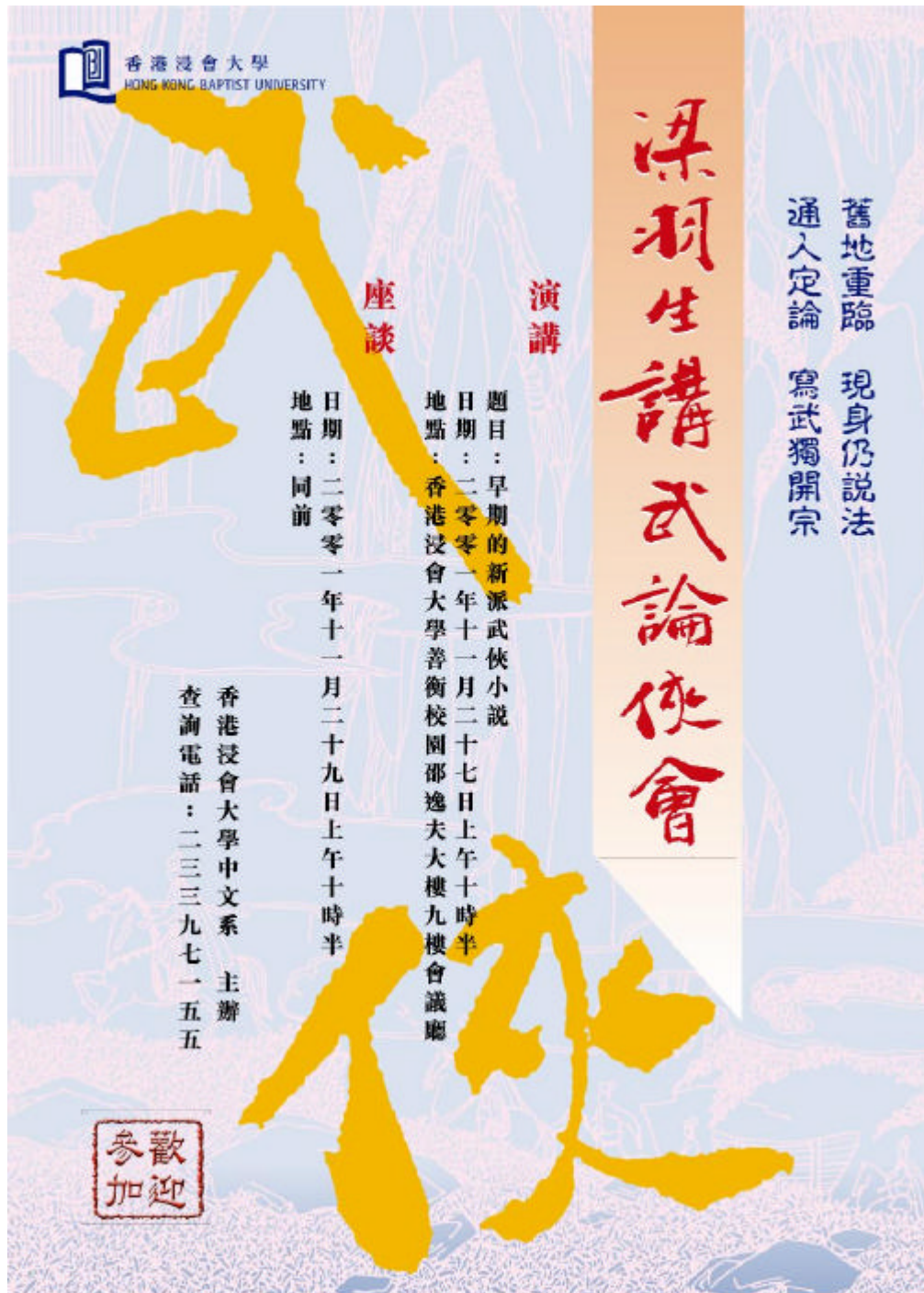
梁羽生是所謂新武俠小說的先驅，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他對武俠界最偉大的貢獻是他一舉從段白羽，王度廬等人的素描式的純樸寫實方式，以及還珠樓主等人的神話式的魔幻形式的框框中徹底掙脫出來，並徹底擺脫了狹隘武俠的觀念，將人物放到更為殘酷複雜，也更為緊張刺激的政治角力和民族戰爭的背景之中，以更高的視點和更寬的視角來展示豐富多彩恢宏壯麗的武俠世界，使武俠小說第一次跳出了世俗的範疇，進入高雅的境界。更為值得一提的是，梁羽生第一次將浪漫的思想放進武俠作品之中，這一思想在此後的數十年中一直是武俠作品最重要的主題之一。僅憑這些成就，就足以在武俠界中與金庸古龍鼎足而三。梁羽生雖是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創者，但因為客觀因素與主觀因素的影響，致使他並未受到相當的重視與肯定，這是令人遺憾的。本論文即企圖還給梁羽生的一種公道。

談起新派武俠小說，不能不談梁羽生。可以不喜歡他的小說，可以認為他的作品不如金庸的深刻感人，也不如古龍的激動人心，但卻不能忽略他的存在，不能無視他在平淡中飄溢出來的獨特韻味。實際上，就新派武俠小說而言，古龍是後輩，金庸是後行一步的人，梁羽生則是時間上的「先驅」。正是由於他的無意闖入武林，才引出了他自己、金庸等一大班人的武俠創作，造成了本世紀最壯觀的文化景

致——武俠熱。金庸後來居上，甚至有點空前絕後。古龍與梁羽生，是並駕齊驅，各有千秋。梁羽生為人溫和，觀念也較為正統、穩健。讀他的作品，我們可能瞭解到真正的名士氣派是什麼樣的，所謂的民間道德意識是怎麼一回事，還有那種古典的浪漫情愛是怎樣的一種風姿。透過文字的組合，我們會全面感知另一類的人性世界，從而獲得許多啟示。

目前武俠文壇上，唯「金」是瞻，個別金迷們往往在不自覺中拿金庸做武俠評論中的唯一標準，因為金先生寫了好皇帝，如果別人不寫好皇帝便是局限；金先生寫了民族融合，別人不寫便是大漢族主義；金先生愛加歷史背景，別人不加便是淺薄，我以為這樣是不可取的，無可否認的，金庸是一個經典，但他不能作為武俠唯一的評判標準，武俠的魅力在於千變萬化，倘若大家都照著金庸的模式，結果，所有的武俠作品都只成一個樣子，一種寫法，我想大家也會生膩的，這樣唯一性與同質性，對文學生命是有極大斷傷力的。

梁羽生是努力成功的典範，絕對有值得我們研究探索的地方，這也是本論文研究價值之所在。



香港 2001 年 11 月 27 日舉行的「梁羽生講武論俠會」海報

An open book with a pencil resting on it, set against a dark background with a warm, yellowish glow. The book is open to two pages of text, and the pencil is positioned diagonally across the right page.

第二章

A hand with the index finger pointing towards the main title text.

梁羽生武俠作品的類序 與版本流變

梁羽生一共寫了三十五部武俠小說，早期香港偉青書店出版的「梁羽生系列」，合計有一百六十冊。目前由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將梁羽生所有作品重新排版編印成「梁羽生作品集」，共三十五部，一百零三冊。台灣地區則由風雲時代取得授權出版，自民國 77 年起陸續出版，其間經過數次改版，至 2001 年底，確定分別為萍蹤俠影系列、天山英雄系列、大唐游俠系列、清宮劍影系列與江山俠魔系列等五個系列，並陸續出版中。這三十五部書，有的依照寫作順序出版，有的依照完成順序出版，有的依照分類系列出版，有的則全無依循規則，所以便形成了一些值得探討的問題，例如：第一本完成的著作是哪一本，出版於何時？再如除了出版順序以外，梁羽生作品洋洋灑灑數千萬言，有沒有較合理統一的分類模式或依據，以便於歸納與統整。再如：中、港、臺三地目前梁羽生作品的出版生態如何？像這類有關出版方面的問題，都是很值得研究的。

本章將針對梁羽生的武俠作品出版的方面作一探究，先探究他武俠創作的順序，繼而將他所有作品加以分類，最後對他的作品的出版流變加以探討分析。

第一節 梁羽生作品的順序

眾所皆知的是《龍虎鬥京華》是梁羽生創作的的第一部小說，然而令人好奇的是，這部小說的出世年代，卻有多種不同的版本，最常見的說法是梁氏的處女作創作伊使於 1952 年與 1954 年這兩種。

第一種說法是作於 1952 年。此說法的由來已不可考，但是箇中原委可能與首部梁學專著《梁羽生及其武俠小說》一書有相當大的關

係，這本書是韋青於 1980 年編定的，初版的書中版收錄了五篇文章（後來再版時加了個附錄），其中有三篇文章提及《龍虎鬥京華》的創作年份，卻全部誤記為一九五二年。後來，許多武俠小說評論者引用資料時，只用「第二手」資料，不作「第一手」資料的審查，才會出現如斯錯誤。這個推斷也許就是實情。因為曾任《新晚報》編輯的柳蘇，在 1988 年寫了一篇 俠影下的梁羽生 ，在文中他說：

談新派武俠小說，如果不提梁羽生，那就真是數典忘祖了。金、梁併稱，一時瑜亮，也有人認為金庸是後來居上。這就說明瞭，梁羽生是先行一步的人，這一步，大約是三年。

梁羽生的第一部武俠小說是《龍虎鬥京華》，金庸的第一部武俠小說是《書劍恩仇錄》，都是連載於香港《新晚報》的。一九五二年，香港有一場著名的拳師比武，擂臺卻設在澳門，由於香港禁止打擂而澳門不禁。這一場比武雖然在澳門進行，卻轟動了香港，儘管只不過打了幾分鍾，就以太極拳掌門人，一拳打得白鶴派掌門人鼻子流血而告終，街談巷議卻延續了許多日子。這一打，也就打出了從五十年代開風氣、直到八十年代依然流風餘韻不絕的外新派武俠小說的天下。《新晚報》在比武的第二天，就預告要刊登武俠小說以滿足「好鬥」的讀者；第三天，《龍虎鬥京華》就開始連載了。（柳蘇（羅孚）， 俠影下的梁羽生 臺北《聯合文學》1988 年 12 月第 5 卷 2 期）

這一段文字交代了梁羽生創作龍虎鬥京華實屬無心插柳之作，使他因為這樣變成新派武俠之祖，實在是所料未及。因為對於梁羽生的研究一向不如金庸者眾，其後有心之研究者，一囿於能夠引用與參考的資料實在有限，二又恰巧因柳蘇正是刊登《龍虎鬥京華》的新晚報的編輯，所以直覺認為這是第一手的正確的資料，便直接引用了，哪知這竟是柳蘇退休後錯誤的回憶。這樣直接引用的還有許多，例如：

《武俠小說鑑賞大典》第 74 頁說：

1952年，香港武術界太極派和白鶴派發生了爭執，先在報紙上互相攻訐，後白熱化而相約在澳門新華園擂台比武，以決雌雄。這場比武以太極派掌門人吳公儀一拳擊中白鶴派掌門人陳克夫的鼻子獲勝而告終。比武雖然只有幾分鐘便結束了，這次事件卻因港澳報刊大肆渲染而轟動了香港。當時梁羽生任《大公報》的文藝編輯，《新晚報》編輯獨具慧眼，立時約請梁羽生為本報趕寫武俠小說，並預告將於比武次日刊出。梁羽生欣然應允命筆，第三天果然推出《龍虎鬥京華》，一舉踏入江湖。（溫子建主編，廣西漓江出版社，1994年1月第一版）

再如：梁守中的《武俠小說話古今》一書中，也如此的引用：

梁羽生創作新派武俠小說起步最早，被譽為「新派鼻祖」。他的第一部武俠小說《龍虎鬥京華》寫於一九五二年。促成這部小說產生的是當時香港的一場拳師比武。比武只進行了三分鐘，就以太極派老掌門一拳打得白鶴派掌門人鼻子流血而結束。比武結束後，街談巷議十分熱烈。當時新晚報的總編輯靈機一動，便邀梁羽生寫武俠小說，於是《龍虎鬥京華》便在比武三天後連載。（梁任中，《武俠小說話古今》，（台北市：遠流，民79）頁23）

又如：陳墨的《新武俠二十家》書中，亦是引用相同的資料作了類似的敘述。

其實2001年於香港舉行的「梁羽生講武論俠會」²⁵，由梁羽生現身說法，明報記者曾惠敏於2001年11月28日的特別報導中這樣的紀錄著：

雖然第一次執筆寫小說已是多年前的事，但梁羽生清晰記得。他回憶道，五四年，太極派吳公儀及白鶴派的陳克夫兩名拳師發生筆戰，二人鬥至擂台比武，由於本港不可公然打鬥，兩人「移師」澳門比賽。結果，吳公儀三分鐘內一

²⁵ 該次活動由香港進會大學中文系主辦，於2001年11月27日上午十時半，在香港浸會大學善衡校園邵逸夫大樓九樓會議廳舉行，題目為「早期的新派武俠小說」。活動之海報附錄於本書第22頁。

拳打傷陳克夫的鼻子，結束拳賽。

「三分鐘都不到，連累我寫三十年呀『陰公』。」事緣他任職《新晚報》的上司羅孚見事件成為城中話題，要求梁羽生寫武俠小說，「我一聽到就『耍手兼擰頭』，但結果呢，打句北方話，是『打鴨子上架』（即強人所難）呢！」

這裡清楚的記載梁羽生本人述說的往事，他確切是在 1954 年，在莫可奈何之下，被趕鴨子上架的情況下，才開始寫武俠小說的。

中央日報記者葉黎明曾親自至澳洲雪梨專訪梁羽生，訪問專文中也寫道：

「當年（一九五四年）太極派吳公儀與白鶴派陳克夫結怨，在澳門擺下擂台比武 決勝負，轟動一時。那時『新晚報』總編輯羅孚先生靈機一動，決定趁此熱潮刊登連載武俠小說，以爭取讀者。於是找了我來執筆『龍虎鬥京華』。」（《中央日報》1998 年 1 月 19 日 世界華文作家周刊 版）

在接受葉黎明的專訪中，梁羽生依舊清楚的記得，1954 年的太極派與白鶴派之爭，新派武俠小說便在他無心插柳之下，開宗立派，也扭轉了武俠小說 逐漸式微的命運。

而柳蘇於 兩次武俠的因緣 文中也已經更正說法：

我和梁羽生有過兩次武俠的因緣：一次是催生他的武俠小說，也就催生了新派武俠小說：一次是催生他對新派武俠小說的評論，也就是把新派武俠小說開山祖師金庸、梁羽生雙雙推上了評論的壇坫。前一件事許多人知道，後一件事知道的人就較少了。

數十餘年前的一九五四年，香港有兩派武術的掌門人到澳門去比武打擂台，幾分鐘的拳打腳踢，就打出了幾十年流行不絕的新派武俠小說龍爭虎鬥的世界。香港禁武術，要比武，得向澳門去開台。這一場太極派和白鶴派的比武雖然只打了幾個回合，卻造成了很大的打動。有家報紙是把它當作頭版頭條新聞刊登的。我當時在《新晚報》負責主編的工

作，在那一天的擂台熱中，忽然心血來潮，想到何不在報上連載一篇武俠小說，來滿足這許多好勇鬥狠的讀者？編輯部幾個人一談，都認為打鐵趁熱，事不宜遲，第二天發預告，第三天就開始連載了。（本文為羅立群著《梁羽生小說藝術世界》一書之代序，台北縣知書房出版社，1997年5月初版）

在這段文字中，柳蘇已明確的指出：《龍虎鬥京華》是在1954年吳陳擂台賽後，報社為推銷報份打鐵趁熱的應景作品；兩次武俠的因緣是在1995年12月完成的，當然就自動更正了之前在1988年1月寫的那篇《俠影下的梁羽生》中的錯誤了。

既然一切都是因為《新晚報》藉比武刊登將刊載武俠小說所引起，那麼我們就打開當時的《新晚報》，看看實際情形究竟是如何？

在1954年1月17日的《新晚報》裏，第四版都是敘述吳公儀與陳克夫比武的事件報導。由於比武是在當日下午四時開始，所以當天的《新晚報》還未公佈勝負結果。過了兩天，也就是一月十九日，《新晚報》頭版刊登了一則「預告」，以大字「本報增刊武俠小說」為題，內文寫著：

自吳、陳拳賽以後，港澳人士莫不議論紛紛，街頭巷尾，一片拳經，本報為增加讀者興趣，明天起將連載梁羽生先生的武俠小說「龍虎鬥京華」。書中寫太極名手與各派武師爭雄的故事，兼有武林名師尋仇，江湖兒女相戀等情節，最後則在京華大打出手。故事緊張異常，敬希讀者留意！

隔日（1月20日）的《新晚報》，梁羽生的處女作《龍虎鬥京華》就誕生面世登出來了。從以上所述，足可證明梁羽生首部武俠小說，確實是1954年創作的。

從1954年起到1984年，整整30年的功夫，梁羽生在武俠文壇努力的創作，一共完成了35部作品，這些作品的創作順序，依照梁羽

生本人（一說是羅孚）提供資料，經由周清霖整理²⁶，表列如下：

梁羽生武俠小說創作年表				
順序	作品名稱	發表時間	連載報紙 版名	又名
1	龍虎鬥京華	1954.01.20~1954.08.01	新晚報．天方夜譚	
2	草莽龍蛇傳	1954.08.11-1955.02.05	新晚報．天方夜譚	
3	七劍下天山	1956.02.15-1957.03.31	大公報．小說林	
4	江湖三女俠	1957.04.08-1958.12.10	大公報．小說林	
5	白髮魔女傳	1957.08.05-1958.09.08	新晚報．天方夜譚	
6	塞外奇俠傳	1957-1958 之交 ²⁷	週末報	飛紅巾
7	萍蹤俠影錄	1959.01.01-1960.02.16	大公報．小說林	
8	冰川天女傳	1959.08.05-1960.12.18	新晚報．天方夜譚	
9	還劍奇情錄	1959.11-1960.05	香港商報．談風	
10	散花女俠	1960.02.23-1961.06.22	大公報．小說林	
11	女帝奇英傳	1961.07.01-1962.08.06	香港商報．談風	唐宮恩怨錄
12	聯劍風雲錄	1961.07.03-1962.11.25	大公報．小說林	
13	雲海玉弓緣	1961.10.12-1963.08.09	新晚報．天方夜譚	
14	冰魄寒光劍	約 1962 初	正午報	幽谷寒冰
15	大唐遊俠傳	1963.01.01-1964.06.14	大公報．小說林	
16	冰河洗劍錄	1963.08.24-1965.08.22	新晚報．天方夜譚	
17	龍鳳寶釵緣	1964.06.25-1966.05.15	大公報．小說林	
18	狂俠．天驕． 魔女	1964.07.01-1968.06.23	香港商報．說月	挑燈看劍錄

²⁶ 羅立群《梁羽生小說藝術世界》一書中之 附錄二 註明是（羅孚提供資料，周清霖整理）；陳墨著《武俠五大家品賞》上冊第 229 頁說：「梁羽生先生提供資料，周清霖整理」

²⁷ 《塞外奇俠傳》的實際刊登日期另有一說，據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馬幼垣考證，認為應是 1954 年 5 月，刊登於《週末報》。詳見馬幼垣 從《三劍樓隨筆》看金庸、梁羽生、百劍堂主在五十年代中期的旨趣 一文。

19	風雷震九州	1965.09.22-1967.09.28	新晚報．天方夜譚	
20	慧劍心魔	1966.05.23-1968.03.14	大公報．小說林	
21	俠骨丹心	1967.10.05-1969.06.20	新晚報．天方夜譚	
22	瀚海雄風	1968.03.15-1970.01.21	大公報．小說林	
23	鳴鏑風雲錄	1968.06.24-1972.05.19	香港商報．說月	
24	游劍江湖	1969.07.01-1972.02.04	新晚報．天方夜譚	彈鋏歌
25	風雲雷電	1970.02.09-1971.12.31	大公報．小說林	
26	牧野流星	1972.02.16-1975.01.13	新晚報．天方夜譚	折戟沉沙錄
27	廣陵劍	1972.06.03-1976.07.31	香港商報．說月	
28	武林三絕	1972.10.01-1976.08.16	大公報．小說林	
29	絕塞傳烽錄	1975.02.12-1978.04.10	新晚報．天方夜譚	
30	劍網塵絲	待查	正午報	
31	幻劍靈旗	待查	正午報	
32	飛鳳潛龍	1978.09 修訂	新晚報．天方夜譚	
33	彈指驚雷	1977.05.01-1981.03.09	週末報	
34	武當一劍	1980.05.09-1983.08.02	大公報．小說林	
35	武林天驕	待查	待查	

以上是依據創作順序排出作品，但是我們也可從表中看出，梁羽生並不是一部作品完成後，才再發展另一部作品，而是同時有數部作品一起刊出的，所以先刊出的作品不一定就先完成，今將其全部作品依創作順序與完成順序做成比較表如下：

梁羽生武俠小說創作順序與完成順序對照表						
創作 順序	作品名稱	發表時間	完成 順序	作品名稱	完成時間	連載 時間

1	龍虎鬥京華	1954.01.20	1	龍虎鬥京華	1954.08.01	7月
2	草莽龍蛇傳	1954.08.11	2	草莽龍蛇傳	1955.02.05	6月
3	七劍下天山	1956.02.15	3	七劍下天山	1957.03.31	13月
4	江湖三女俠	1957.04.08	4	塞外奇俠傳	1958年初	3月
5	白髮魔女傳	1957.08.05	5	白髮魔女傳	1958.09.08	13月
6	塞外奇俠傳	1957年末	6	江湖三女俠	1958.12.10	20月
7	萍蹤俠影錄	1959.01.01	7	萍蹤俠影錄	1960.02.16	13月
8	冰川天女傳	1959.08.05	8	還劍奇情錄	1960.05	6月
9	還劍奇情錄	1959.11	9	冰川天女傳	1960.12.18	16月
10	散花女俠	1960.02.23	10	散花女俠	1961.06.22	16月
11	女帝奇英傳	1961.07.01	11	冰魄寒光劍	約1962初	2月
12	聯劍風雲錄	1961.07.03	12	女帝奇英傳	1962.08.06	13月
13	雲海玉弓緣	1961.10.12	13	聯劍風雲錄	1962.11.25	16月
14	冰魄寒光劍	約1962初	14	雲海玉弓緣	1963.08.09	22月
15	大唐遊俠傳	1963.01.01	15	大唐遊俠傳	1964.06.14	18月
16	冰河洗劍錄	1963.08.24	16	冰河洗劍錄	1965.08.22	24月
17	龍鳳寶釵緣	1964.06.25	17	龍鳳寶釵緣	1966.05.15	23月
18	狂俠·天驕·魔 女	1964.07.01	18	風雷震九州	1967.09.28	39月
19	風雷震九州	1965.09.22	19	慧劍心魔	1968.03.14	22月
20	慧劍心魔	1966.05.23	20	狂俠·天驕·魔 女	1968.06.23	48月
21	俠骨丹心	1967.10.05	21	俠骨丹心	1969.06.20	20月
22	瀚海雄風	1968.03.15	22	瀚海雄風	1970.01.21	22月
23	鳴鏑風雲錄	1968.06.24	23	風雲雷電	1971.12.31	22月

24	游劍江湖	1969.07.01	24	游劍江湖	1972.02.04	31 月
25	風雲雷電	1970.02.09	25	鳴鏑風雲錄	1972.05.19	47 月
26	牧野流星	1972.02.16	26	牧野流星	1975.01.13	35 月
27	廣陵劍	1972.06.03	27	廣陵劍	1976.07.31	50 月
28	武林三絕	1972.10.01	28	武林三絕	1976.08.16	46 月
29	絕塞傳烽錄	1975.02.12	29	絕塞傳烽錄	1978.04.10	14 月
30	劍網塵絲	待查	30	劍網塵絲	待查	待查
31	幻劍靈旗	待查	31	幻劍靈旗	待查	待查
32	飛鳳潛龍	1978.09 修訂	32	飛鳳潛龍	1978.09	
33	彈指驚雷	1977.05.01-	33	彈指驚雷	1981.03.09	46 月
34	武當一劍	1980.05.09-	34	武當一劍	1983.08.02	39 月
35	武林天驕	待查	35	武林天驕	待查	待查

從上面的創作順序與完成順序表中我們可知：

作品連載時間最長的是《廣陵劍》（四年二個月），其次是《狂俠天驕魔女》（四年），而《鳴鏑風雲錄》、《彈指驚雷》與《武林三絕》而這三部這小說也都連載了將近四年的時間，然而，《廣陵劍》的連載時間雖然最長，卻不是梁羽生小說中篇幅最長的作品，梁氏的武俠小說中，以內容篇幅長度來排序，前五名依序是①《狂俠天驕魔女》②《鳴鏑風雲錄》③《游劍江湖》④《牧野流星》⑤《風雲雷電》，再接下來才算是《廣陵劍》。

作品連載時間最短的是《飛鳳潛龍》（二個月），其次是《冰魄寒光劍》（二個月），再來是《塞外奇俠傳》（三個月），這三部這小說連載時間都未超過百日，所以這三部小說可說是梁羽生小說中內容最精簡的作品。

從表中可以看出《七劍下天山》在前而《白髮魔女傳》在後；《江湖三女俠》是緊接著《七劍下天山》而寫的，而且早於《白髮魔女傳》。《七劍下天山》在文氣上優於《白髮魔女傳》，而結構上卻不如後者緊湊精細，照此作品完成順序比較表的排法，則先後有序，不難明白《七劍下天山》文氣充沛而技藝上尚不熟練的原因。對於研究梁羽生的人來說，可以從作品創作先後順序中，得知梁羽生小說創作的發展軌跡，而從其前後的構思中可知其創作方法的變化。

第二節 梁羽生武俠作品的分類

梁羽生三十五部作品，洋洋灑灑千萬餘言，雖然卷帙浩繁，但是從題材與時代背景及作品風格上卻依稀可以尋找出相關的脈絡關係。以下試著將梁羽生所有的作品，依照作品的時代背景、內容情節和作品風格三種類別加以分類：

一、 以時代背景區分：

梁羽生的作品，依照小說情節與內容的時代背景而言，大致可分成：

（一）、 唐朝系列

這一系列的作品有：《女帝奇英傳》、《大唐遊俠傳》、《龍鳳寶釵緣》、《慧劍心魔》等四部。這些作品除了《女帝奇英傳》以外，其餘三部都是描寫唐代游俠救國救民的行徑，和大唐民族與外族之間的民族衝突。

（二）、宋朝系列

這一系列的作品有：《飛鳳潛龍》、《武林天驕》、《狂俠·天驕·魔女》、《鳴鏑風雲錄》、《瀚海雄風》、《風雲雷電》等六部。這些作品都是描寫南宋偏安時期時，有情有義的俠士，為抵禦遼、金、蒙古的入侵，為國事奔走努力奮鬥的故事。

（三）、明朝系列

這一系列的作品有：《還情奇劍錄》、《萍蹤俠影錄》、《散花女俠》、《聯劍風雲錄》、《廣陵劍》、《白髮魔女傳》、《武當一劍》等七部。這些作品除了《武當一劍》以外，其餘六部都是描寫明代豪俠英雄志士，領導義軍反抗暴政，並刻劃皇宮內部忠臣與奸佞鬥爭的故事。

（四）、清朝系列

這一系列的作品有：《塞外奇俠傳》、《七劍下天山》、《江湖三女俠》、《冰魄寒光劍》、《冰川天女傳》、《雲海玉弓緣》、《冰河洗劍錄》、《風雷震九州》、《俠骨丹心》、《遊劍江湖》、《牧野流星》、《彈指驚雷》、《絕塞傳烽錄》、《劍網塵絲》、《幻劍靈旗》、《草莽龍蛇傳》、《龍虎鬥京華》等十七部。這十七部作品，除了草莽英雄傳與龍虎鬥京華是敘述義和團與八國聯軍時期的清末俠義小說，其餘的十五部都是敘述清代俠義豪傑領導人民反清復明的故事。

另有一部作品《武林三絕》是完全與以上所有作品完全無關連的，算是非常特殊的一部，目前在台灣並未發現有出版公司發行。

為了方便概覽，特將作品與時代背景關係圖表列如下：

時代背景	作品名稱	主要歷史人物
唐朝	《女帝奇英傳》	唐高宗李治、武則天、上官婉兒、長孫無忌、尉遲炯、裴叔度、太平公主、武承嗣、狄仁傑、張柬之、李顯、徐敬業、上官儀、李弘、李賢、張易之、張宗昌
	《大唐遊俠傳》	唐玄宗、楊貴妃、田承嗣、安祿山、安慶緒、宇文通、薛嵩、張巡、許遠、史思明、南霽雲、雷萬春、郭子儀、李光弼、李白、令狐潮、空空兒、史逸如
	《龍鳳寶釵緣》	空空兒、史朝義、薛嵩、田承嗣、聶隱娘、紅線女
	《慧劍心魔》	空空兒、聶隱娘、田承嗣
宋朝	《飛鳳潛龍》	南宋高宗、完顏長之
	《武林天驕》	南宋高宗、岳飛、張保
	《狂俠·天驕·魔女》	南宋高宗、虞允文、耿京、韓侂胄、完顏亮、完顏長之、鐵木真、辛棄疾
	《鳴鏑風雲錄》	辛棄疾、韓侂胄
	《瀚海雄風》	南宋高宗、魏良臣、虞允文、完顏亮、鐵木真、窩闊臺、察合台、拖雷、木華黎、哲別、速不台、赤老溫
《風雲雷電》	南宋寧宗、拖雷、木華黎、哲別、完顏雍、完顏長之	
明朝	《還情奇劍錄》	明太祖朱元璋、彭瑩玉、張士誠、陳定方
	《萍蹤俠影錄》	明英宗朱祈鎮、明代宗朱祁鈺、于謙、王振、也先、樊忠
	《散花女俠》	明英宗祈鎮、于謙、葉宗留、鄧茂七
	《聯劍風雲錄》	明憲宗朱見深、
	《廣陵劍》	明憲宗朱見深、汪直
	《白髮魔女傳》	明神宗朱翊鈞、明光宗朱常洛、明熹宗朱由校、明思宗朱由檢、熊廷弼、袁崇煥、魏忠賢、顧憲成、左光斗、楊漣、崔呈秀、洪承疇、李自成、張獻忠、阮大鋮、高攀龍、孫承忠、努爾哈赤
	《武當一劍》	明熹宗朱由校、袁崇煥、努爾哈赤、熊廷弼
清朝	《塞外奇俠傳》	多鐸、納蘭秀吉
	《七劍下天山》	順治、康熙、傅青主、納蘭性德、吳三桂、張煌言、冒辟疆、董小宛、宗達完真

	《江湖三女俠》	康熙、雍正、年羹堯、呂留良、呂四娘、甘鳳池、白泰官、嚴洪達、張廷玉、田文鏡、允禔
	《冰魄寒光劍》	乾隆、提摩達多
	《冰川天女傳》	乾隆、和珅、呂四娘、提摩達多
	《雲海玉弓緣》	乾隆
	《冰河洗劍錄》	乾隆、福康安
	《風雷震九州》	乾隆、龔定盦、林清
	《俠骨丹心》	乾隆、曹振鏞
	《遊劍江湖》	嘉慶帝、和珅、陳維崧
	《牧野流星》	嘉慶帝
	《彈指驚雷》	嘉慶帝
	《絕塞傳烽錄》	嘉慶帝
	《劍網塵絲》	嘉慶帝
	《幻劍靈旗》	嘉慶帝
	《草莽龍蛇傳》	光緒帝、袁世凱、左宗棠、裕祿、朱紅燈、李來中、馬化龍
	《龍虎鬥京華》	光緒帝、袁世凱、朱紅燈、李來中
	《武林三絕》	不詳

從上表可以清楚看出，梁羽生作品的都是具有歷史背景，反應時代現實的政治色彩的。尤其明清時代的作品數量最多，共有 24 部，佔了所有作品的一半以上。

二、以故事內容相關、情節連貫區分

這三十五部作品，除了歷史上時代背景相關以外，有許多作品的內容與情節都是前後連貫或互有關涉的，台灣的風雲時代出版社最後決定將梁羽生的作品全部分成萍蹤俠影系列、天山英雄系列、大唐游俠系列、清宮劍影系列與江山俠魔系列等五個系列，想必就是這個原因，因為這樣各自形成一個獨立的長篇系列，在閱讀上，對於故事情

節發展的了解有許多的幫助。

風雲時代的分類如下：

（一）、大唐游俠系列：

這一系列的作品有：《大唐碧血錄》（原名：《女帝奇英傳》）、《大唐遊俠傳》、《龍鳳寶釵緣》、《慧劍心魔》等四部。這四部作品中，梁羽生將唐宮宮闈秘辛與綠林風暴兩條主線，交叉呈現，相互推移，把歷史上的人物與虛構的人物，（如武則天、上官婉兒、虬髯客、紅線女、聶隱娘、南霽雲、雷萬春、空空兒等歷史人物與傳奇中的人物），和歷史上的情節（如安史之亂）與虛構的情節，巧妙且細膩的安排與穿插，將人物重新塑造成為一個個有血有淚、有情有義、有愛有慾的游俠典型，在唐朝的動盪時代中，演出一段段豪情俠義的壯烈事蹟，形成了一個盪氣迴腸的系列作品。

（二）、江山俠魔系列：

這一系列的作品有：《飛鳳潛龍》、《武林天驕》、《狂俠．天驕．魔女》、《豔情 寶劍 天涯》（原名：《鳴鏢風雲錄》）、《瀚海雄風》、《風雲雷電》等六部。

風雲出版社最早於 1988 年出版《狂俠．天驕．魔女》時，將書名改為《挑燈看劍錄》，直到出版第三波武俠大展時，才恢復原書名。如今江山俠魔系列，又將《鳴鏢風雲錄》改為《豔情 寶劍 天涯》，或許是為了迎合市場取向的關係吧！但是個人總覺得將《鳴鏢風雲錄》改為《豔情 寶劍 天涯》實在不是很理想，因為梁羽生的作品，一向是跟「豔情」不太能搭得上線的，如今這麼一改，將原本豪氣干雲，英姿勃發的書名《鳴鏢風雲錄》，彷彿一下子就變成鴛鴦蝴蝶派的言情小說了。

這六部作品都是描寫南宋中原武林豪俠抵抗遼、金、蒙古等外族侵略，保家衛國的英勇事蹟，書中人物華谷涵、檀羽沖、柳清瑤、李思南、完顏長之、龍象法王等人，在各部書中不斷出現，使故事情節發展脈絡十分清楚，易於閱讀。

（三）、萍蹤俠影系列：

這一系列的作品有：《還情奇劍錄》、《萍蹤俠影錄》、《散花女俠》、《聯劍風雲錄》、《廣陵劍》等五部作品。也是本文的主要探討系列。這系列五部書以張丹楓為主要靈魂人物，梁羽生因為塑造了張丹楓這個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開創了狂俠名士派武俠文學的個人特殊風格。本系列情節緊密而且前後連貫一致，算是非常完整的故事。

（四）、天山英雄系列：

這一系列的作品有：《白髮魔女傳》、《塞外奇俠傳》、《七劍下天山》、《江湖三女俠》、《冰魄寒光劍》、《冰川天女傳》、《雲海玉弓緣》、《冰河洗劍錄》等八部作品。這些作品都以「天山劍派」的武功與人物為發展主軸，敘述以岳鳴珂、玉羅剎、卓一航的門人弟子們及呂四娘、金世遺等人的行俠仗義的英雄事蹟，書中也有不少塞外風土民俗與景色光的描寫。本系列與萍蹤俠影系列一樣，都是情節緊密而且前後連貫一致的完整故事。

（五）、清宮劍影系列：

這一系列的作品有：《風雷震九州》、《俠骨丹心》、《遊劍江湖》、《牧野流星》、《彈指驚雷》、《絕塞傳烽錄》、《劍網塵絲》、《幻劍靈旗》等八部作品。這些作品都是描寫滿人入關以後，抗清志

士在冷天祿、金逐流、孟元超、謬長風、孟華等豪俠的領導與努力下，在四川小金川抗清的英勇事蹟。

（六）、其他：

還有《草莽龍蛇傳》、《龍虎鬥京華》、《武當一劍》、《武林三絕》等四部因為歸類不易，所以並未納入。

以上是風雲時代出版社一作品內容的分類，大致來說已是相當完善，但是個人認為，「萍蹤俠影系列」、「天山英雄系列」及「清宮劍影系列」其實本身就是一個超長的完整系列，因為萍蹤俠影系列主要人物張丹楓就是催生「天山劍派」的主要人物，而清宮劍影系列描繪的又是天山群俠的傳人們行俠仗義抗清事蹟。所以應該可以稱作完整的「天山系列」才是。再者，《草莽龍蛇傳》與《龍虎鬥京華》這是姊妹作，時代背景也發生在清朝末年，似乎也可納入「清宮劍影系列」，只是，它是以太極門與豪門恩仇為主，與天山劍派倒真是毫無關係了，稱之為「太極恩仇系列」不知可否？

以下是個人依故事情節相關將梁羽生作品的分類表列：

系列名稱	作品名稱	主要故事人物
大唐游俠系列	《女帝奇英傳》	武則天、上官婉兒、裴叔度、武玄霜、李逸、長孫璧、長孫泰、太平公主、惡行者、毒觀音、符不疑、夏侯堅、谷神翁、裴瓊香、尉遲炯
	《大唐遊俠傳》	段圭璋、竇線娘、史逸如、南霽雲、夏凌霜、鐵摩勒、段克邪、史若梅（薛紅線）、雷萬春、田承嗣、王伯通、精精兒、空空兒、王燕羽、王龍客、羊牧勞、竇家五虎、韓芷芬、杜百英、辛天雄、褚遂、韓湛、秦襄、尉遲北、薛嵩、聶鋒

	《龍鳳寶釵緣》	段克邪、史若梅（薛紅線）、空空兒、精兒、辛芷姑、聶隱娘、方辟符、鐵摩勒、史朝英、王燕羽、展元修、秦襄、尉遲北、羊牧勞、拓拔雄、蓋天仙、薛嵩、聶鋒、杜百英、辛天雄、曲離、無咎、無妄、香貝
	《慧劍心魔》	段克邪、空空兒、辛芷姑、鐵摩勒、韓芷芬、鐵錚、華劍虹、鐵凝、展伯承、宇文虹霓、楚平原、龍成芳、褚葆齡、劉芒、南春雷、南夏雷、南秋雷、拓拔雄、蓋天仙、褚遂、尉遲俊、辛天雄、曲英、秦觀海、竇元、香貝、華宗岱、曲離、無咎、無妄
南宋英豪系列	《飛鳳潛龍》	孟中還、魯世雄、獨孤飛鳳、完顏長之、完顏定國、柳元宗、班建侯
	《武林天驕》	檀羽沖、鍾靈秀、赫連清波、赫連清雲、赫連清霞、耶率元宜、張雪波、耶律玄元、文逸凡、完顏長之、完顏鑑、完顏定國、哈必圖、金超岳、王宇庭、檀世英、柳元甲
	《狂俠·天驕·魔女》	華谷涵、柳清瑤、檀羽沖、赫連清雲、柳元宗、柳元甲、公孫隱、公孫奇、桑白虹、桑青虹、宮昭文、耿照、秦弄玉、玉珊瑚、孟釗、耶律元宜、赫連清霞、赫連清波、武士敦、雲紫煙、李家駿、文逸凡、王宇庭、金超岳、神駝乙休、上官復、沙衍流、完顏亮、完顏長之、辛棄疾、文逸凡、上官復、上官寶珠、成吉思汗、木華黎、哲別
	《鳴鏑風雲錄》	谷嘯風、韓珮英、辛龍生、車淇、趙一行、奚玉瑾、宮錦雲、公孫璞、石璞、屠鳳、任紅綃、李中柱、奚玉帆、厲賽英、完顏豪、龍象法王、黑風島主宮昭文、明霞島主厲擒龍、西門牧野、車衛、任天吾、雷颯、韓大維、孟靈、朱九穆、耿照、桑青虹、陸崑崙、辛十四姑（柔荑）、孟七娘（天香）、上官復、檀羽沖、華谷涵、柳清瑤、翦長春、喬拓疆、沙衍流、班建侯、宇文沖、宇文化及

	《瀚海雄風》	李思南、楊婉、屠鳳、石璞、拖雷、木華黎、哲別、明慧公主、韓大維、韓珮英、余一中、龍象法王、孟少剛、孟明霞、褚雲峰、嚴浣、谷涵虛、谷平陽、劉瓊姑、屠龍、劉大為、柳洞天、崔寶山、陸崑崙、華天虹、耿天風、屠百城、陽天雷、陽堅白、成吉思汗、赤老溫、卡麗絲、阿蓋
	《風雲雷電》	風天揚、雲中燕（貝麗公主）、凌鐵威、呂玉瑤、耿電、楊浣青、秦龍飛、完顏璧、華谷涵、檀羽沖、柳清瑤、李思南、完顏長之、班建侯、龍象法王、拖雷、木華黎、哲別、明慧公主、卡洛絲、阿蓋、谷嘯風、韓大維、陸崑崙、雷颯、孟明霞、羅浩威、李芷芳、谷若虛、嚴浣、谷涵虛、孟霆、辛十四姑、孟七娘
天山英雄系列	《還情奇劍錄》	彭和尚、石天鐸、陳玄機、雲素素、畢凌風、畢凌虛、牟獨逸、陳定方、上官天野、蕭韻蘭、雲舞陽、牟寶珠、陳雪梅、蕭冠英、
	《萍蹤俠影錄》	陳玄機、上官天野、蕭韻蘭、張宗周、張丹楓、雲蕾、石英、周健、周山民、石翠鳳、董岳、潮音和尚、謝天華、葉盈盈、雲重、澹台鏡明、烏蒙夫、林仙韻、澹台滅明、張風府、于謙、于承珠、朱祁鎮、黑白摩訶、畢道凡、赤神子
	《散花女俠》	陳玄機、上官天野、蕭韻蘭、張丹楓、雲蕾、石翠鳳、周山民、董岳、潮音和尚、謝天華、葉盈盈、澹台滅明、張風府、于謙、于承珠、朱祁鎮、黑白摩訶、張玉虎、鐵鏡心、沐燕、沐璘、石驚濤、成海山、石文紈、葉宗留、鄧茂七、葉成林、陽宗海、婁桐蓀、楚大齊、赤霞道人、六陽真君、鳩盤婆、摘星上人、屠龍尊者

	《聯劍風雲錄》	張丹楓、雲蕾、周山民、石翠鳳、于承珠、葉成林、凌雲鳳、霍天都、張玉虎、龍劍虹、周志俠、陰秀蘭、黑白摩訶、畢擎天、鐵鏡心、沐燕、雲重、澹台鏡明、烏蒙夫、林仙韻、石驚濤、成海山、石文紈、畢擎天、陽宗海、婁桐蓀、喬北溟、厲抗天、楚天遙（大齊）
	《廣陵劍》	張丹楓、霍天都、陳石星、雲瑚、雲浩、單段劍平、韓芷、葛南威、杜素素、單拔群、雷震嶽、丘遲、章鐵夫、池梁、周山民、周建琴、彌羅法師、長孫兆、符堅城、陸崑崙、令狐雍、黑白摩訶、龍文光、龍成斌、厲抗天、尚寶山、尚和陽、六陽真君、鳩盤婆
	《白髮魔女傳》	霍天都、岳鳴珂（晦明禪師）、凌雲鳳、白髮魔女練霓裳、鐵飛龍、鐵珊瑚、羅鐵臂、卓一航、辛龍子、楊雲驄、楚昭南、李思永、何綠華、桑乾、桑狐、桑仁、連城虎、黃葉道人、白石道人、唐努、飛紅巾
	《塞外奇俠傳》	楊雲驄、納蘭明慧、飛紅巾、楚昭南、白髮魔女、羅鐵臂、卓一航、何綠華、邱東洛、多鐸、紐祜盧、伊士達、麥蓋提、辛龍子、黃葉道人、白石道人、唐努、押不盧
	《七劍下天山》	楊雲驄、納蘭明慧、多鐸、紐祜盧、飛紅巾、楚昭南、白髮魔女、卓一航、辛龍子、多鐸、紐祜盧、凌未風、易蘭珠、冒浣蓮、傅青主、桂仲明、武瓊瑤、張華昭、飛紅巾、周青、劉郁芳、韓志邦、李思永、何綠華、桑乾、桑狐、桑仁、邱東洛、血神子
	《江湖三女俠》	易蘭珠、康熙、周青、唐曉瀾、馮瑛、馮琳、呂四娘、雍正、年羹堯、方今明、唐賽花、冒川生、石廣生、桂華生、楊柳青、赤神子、毒龍尊者、薩天都、薩天刺、董太清、鄒鳴皋、鄒錫九、楊仲英、楊柳青、了因、哈不陀、天葉散人、韓重山、葉橫波、甘鳳池、白泰官、曹仁父、曹錦兒、鐘萬堂、
	《冰魄寒光劍》	桂華生、華玉公主、龍靈矯、方今明、提摩達多、藏靈上人、雅德星、麥士迦南、赤神子、龍葉上人、血神子

	《冰川天女傳》	唐曉瀾、馮瑛、馮琳、呂四娘、冒川生、提摩達多、唐經天、冰川天女桂冰娥、龍靈矯、方今明、毒龍尊者、金世遺、李沁梅、楊柳青、江南、陳天宇、幽萍、鄒絳霞、董太清、赤神子、謝雲真、蕭青峰、雷震子、血神子
	《雲海玉弓緣》	金世遺、谷之華、厲勝男、李沁梅、鍾展、唐曉瀾、馮瑛、唐經天、冰川天女、馮琳、曹錦兒、姬曉風、楊柳青、江南、鄒絳霞、陳天宇、幽萍、謝雲真、陽赤符、孟神通、藏靈上人
	《冰河洗劍錄》	金世遺、谷之華、江海天、谷中蓮、唐經天、唐加源、江南、鄒絳霞、陳天宇、幽萍、翼仲牟、謝雲真、宇文朗、葉沖霄、唐努珠穆、姬曉風、甘人龍、路英豪、白英傑、林笙、仲長統、文廷璧、文道莊、雷震子、厲復生、卡蘭妮、蕭青峰、楊柳青、鄒絳霞
	《風雷震九州》	江海天、谷中蓮、李光夏、林道軒、江曉芙、冷鐵樵、蕭志遠、宇文雄、唐經天、李沁梅、鍾展、江南、鄒絳霞、陳天宇、幽萍、謝雲真、白英傑、路英豪、仲長統、上官紈、竺清華、葉凌風（廷宗）、歐陽伯和、葉慕華、耿秀鳳、鐘靈、鐘秀、雷震子
	《俠骨丹心》	金世遺、江海天、谷中蓮、李光夏、林道軒、江曉芙、金逐流、史紅英、葉慕華、蕭志遠、冷鐵樵、宇文雄、尉遲炯、祈聖因、上官泰、竺尚父、上官紈、竺清華、文道莊、文廷璧、仲長統、唐加源、姬曉風、陳天宇、幽萍、陳光照、歐陽堅、陽浩、連城虎、厲南星、公孫燕、尉遲炯、祈聖因、林無雙、牟宗濤、練彩虹、宗神龍、石衛、桑青、葉沖霄、李敦、戴謨、戴均、史白都、雷震子、秦元浩、封妙嫦

	《遊劍江湖》	謬長風、孟元超、雲紫蘿、宋騰霄、呂思美、楊牧、楊大姑、快活張、閔成龍、岳豪、宋鵬舉、胡聯奎、楊華（孟華）、卜天鵬、段仇世、尉遲炯、祈聖因、林無雙、牟宗濤、練彩虹、宗神龍、石衛、桑青、李敦、快活張、金逐流、史紅英、陳天宇、陳光世、齊建業、歐陽堅、戴均、冷鐵樵、連甘沛、厲南星、唐天縱、段劍青、劉抗、丹丘生、邵鶴年、元一冲、仲長統、北宮望
	《牧野流星》	金逐流、謬長風、孟元超、楊華（孟華）、冷冰兒、楊炎、金碧漪、金碧峰、江上風、江上雲、唐經天、鍾展、宋騰霄、呂思美、冷鐵樵、楊牧、楊大姑、齊建業、閔成龍、岳豪、宋鵬舉、胡聯奎、丹丘生、段劍青、段仇世、羅海、???? 羅曼娜、雷震子、快活張、唐加源、衛托平
	《彈指驚雷》	謬長風、孟元超、孟華、金碧漪、金碧峰、江上風、江上雲、楊炎、龍靈珠、冷鐵樵、齊世杰、冷冰兒、劉抗、宋騰霄、呂思美、尉遲炯、祈聖因、楊牧、楊大姑、閔成龍、岳豪、宋鵬舉、胡聯奎、段仇世、段劍青、連甘沛、羅海、羅曼娜、歐陽承、彭大邁、穆揚波、穆志遙、司空照、慕容垂、邵鶴年、石天行、陸敢當
	《絕塞傳烽錄》	孟華、金碧漪、金碧峰、冷冰兒、楊炎、段劍青、段仇世、江上風、江上雲、唐加源、齊世杰、楊大姑、楊牧、龍靈珠、龍則靈、丹丘生、穆欣欣、???、石天行、陸敢當、丁兆鳴、白堅城、甘武維、快活張、閔成龍、鍾展、白英武、韓英華、冷鐵樵、李光夏、蕭志遠、衛托平
	《劍網塵絲》	衛天元、姜雪君、齊燕然、齊勒銘、莊英男、穆娟娟、楚勁松、楚天舒、齊漱玉、宇文博、宇文雷、宇文浩、穆欣欣、穆好好、彭大邁、徐中岳、穆志遙、司空照、慕容垂

	《幻劍靈旗》	齊燕然、齊勒銘、穆娟娟、楚天舒、齊漱玉、上官雲龍、上官飛鳳、衛天元、姜雪君、楚勁松、莊英男、宇文雷、宇文浩、穆志遙、穆欣欣、穆好好、司空照、慕容垂、玉虛子、瑤光、鮑令暉、青鸞
太極恩仇系列	《草莽龍蛇傳》	丁劍鳴、柳劍吟、丁曉、柳夢蝶、心如神尼、朱燈照、李來中、上官瑾、太極陳（陳永傳）、卓不凡、姜翼賢、姜鳳瓊、杜真娘、金華、楊振剛、劉希宏、索善餘、索志超
	《龍虎鬥京華》	丁劍鳴、柳劍吟、丁曉、婁無畏、左涵英、柳夢蝶、心如神尼、卓不凡、姜翼賢、朱燈照、李來中、金華、楊振剛、劉希宏、岳君雄、索善餘
未分類	《武當一劍》	耿玉京、東方亮、牟一羽、牟滄浪、郭東來、王海閻（聾啞道人）、西門牧、西門夫人殷明珠、常五娘、無相、無量、無名、無色、藍水靈、西門燕、不歧（戈振軍）、唐仲山、向天明、穆盈盈
	《武林三絕》	鍾振文、魔鬼使者、雪美人、地獄神君、陰冥真人、無虛靈僧

從上表中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梁羽生的作品除了《武當一劍》、《武林三絕》這兩部小說獨立成篇，較不容易歸屬以外，其餘的每一個系列中的人物關係大都是前後相關；而內容情節大都是前後相連貫的。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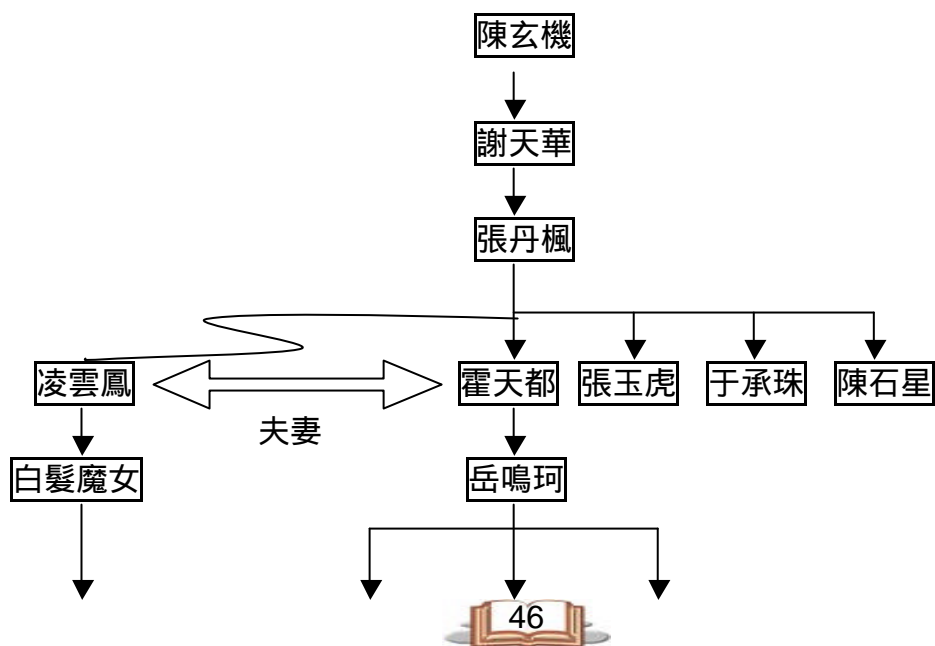
大唐游俠系列中的《女帝奇英傳》可算是一個獨立短篇，其餘的三部小說中的人物，都是前後不斷出現，劇情也都是相連貫的，例如：空空兒與段克邪是師兄弟關係，而段圭璋與段克邪又是父子關係；鐵錚、鐵凝是親兄妹，也是鐵摩勒的子女；南夏雷、南春雷、南秋雷是三兄妹，也都是南霽雲的子女，所以，其實《大唐遊俠傳》、《龍鳳寶釵緣》、《慧劍心魔》三部小說只是一部長篇的大唐游俠傳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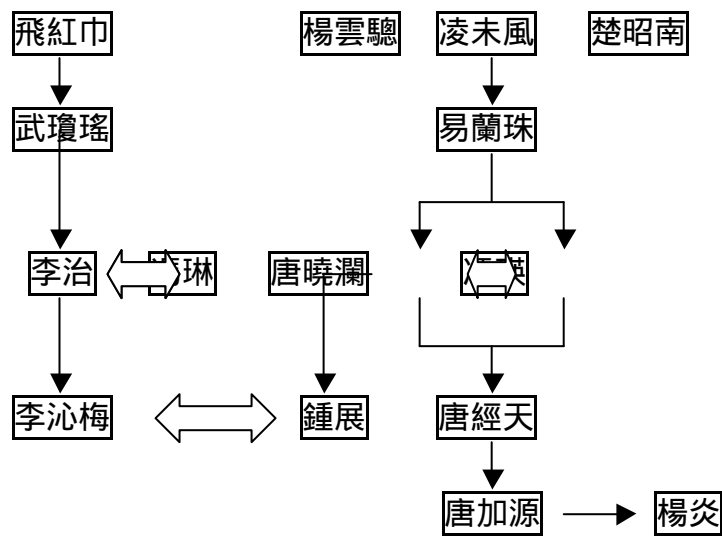
再看南宋英豪系列，雖然有好幾段故事，但也都以南宋的蓬萊魔

女柳清瑤、武林天驕檀羽沖、笑傲神州華谷涵、李思南四大豪俠為中心，圍繞著金國的完顏長之、蒙古的明慧公主與拖雷及龍象法王等人延伸劇情，所以也是一個超大場面的長篇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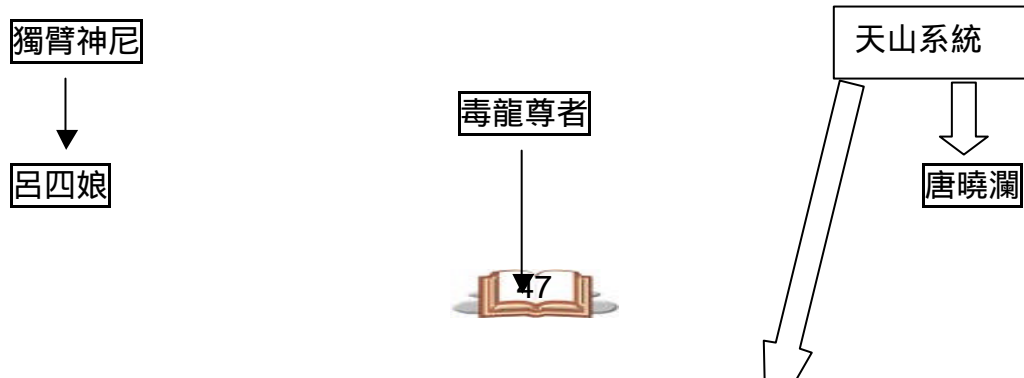
而天山系列中的每一段故事中的人物，更是前後相連貫的，我們可將主要的靈魂人做成一條脈絡表，從最早的《還劍奇情錄》中的陳玄機 《萍蹤俠影錄》中的張丹楓 《散花女俠》、《聯劍風雲錄》中的于承珠、張玉虎 《聯劍風雲錄》、《廣陵劍》中的霍天都、陳石星 《白髮魔女傳》中的岳鳴珂 《塞外奇俠傳》、《七劍下天山》中的楊雲驄、凌未風 《江湖三女俠》中的易蘭珠 《冰川天女傳》、《雲海玉弓緣》、《冰河洗劍錄》中的馮瑛、唐曉瀾 《牧野流星》、《彈指驚雷》中的唐經天 《絕塞傳烽錄》中的唐加源，這是天山直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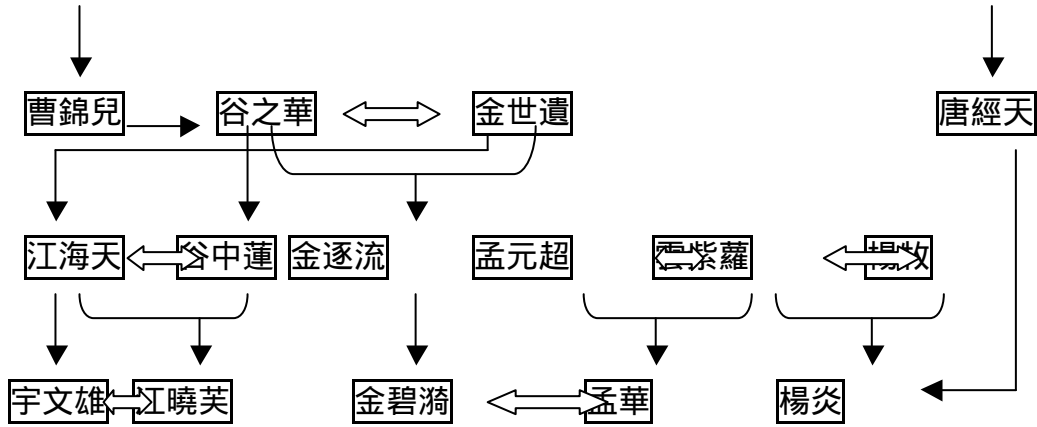
除了天山直系外，《聯劍風雲錄》中的霍天都的妻子凌雲鳳（慕華）的傳人是《白髮魔女傳》中的白髮魔女練霓裳，白髮魔女的徒弟則是《塞外奇俠傳》中的飛紅巾，飛紅巾又收《七劍下天山》中的武瓊瑤為弟子，武瓊瑤之子李治娶《江湖三女俠》中的馮琳為妻，他們的孩子李沁梅又嫁給唐曉瀾的大弟子《雲海玉弓緣》中的鍾展，這一系傳承可說是天山的旁支。天山世系簡表如下：





天山系列中另一支重要的門派是邨山派，它是由前明長平公主削髮的獨臂神尼所開創，獨臂神尼傳《江湖三女俠》中的呂四娘，呂四娘傳《雲海玉弓緣》中的曹錦兒，再傳谷之華，谷之華在《冰河洗劍錄》中，終於與金世遺有情人終成眷屬，又傳養女谷中蓮，谷中蓮的丈夫是《冰河洗劍錄》與《風雷震九州》中的江海天，他是《冰川天女傳》與《雲海玉弓緣》中的江南之子，也是金世遺的大弟子，也是《俠骨丹心》中的金逐流的大師兄。金逐流正是金世遺與谷之華的孩子。金逐流的女兒是《牧野流星》中的金碧漪，與《遊劍江湖》的孟元超與雲紫蘿的孩子孟華是夫妻，而雲紫蘿正是天山系列祖師陳玄機的大弟子，《萍蹤俠影錄》中的董岳的首徒雲重的後人，而孟華的同母異父兄弟是《牧野流星》與《彈指驚雷》中的楊炎，他又是唐經天的關門弟子，後來接替唐加源繼任為天山派掌門人。所以說起來，這一支系也是天山的旁支。這一支派的相關簡表如下：





梁羽生作品系列中的各部小說，或縱或橫，或遠或近，大都互有聯繫。以《七劍下天山》為例，《白髮魔女傳》、《塞外奇俠傳》是它的前集，《江湖三女俠》、《冰魄寒光劍》、《冰川天女傳》、《雲海玉弓緣》、《俠骨丹心》等，則是它的後集。再推前一點的，還有《萍蹤俠影錄》、《散花女俠》、《還劍奇情錄》、《廣陵劍》等，這些，把它當作是《七劍下天山》的外集、別集，也未嘗不可。總之，這個系列，以歷史線索為經，以武學師承為緯，縱橫編織而成。讀者一集一集地讀下去，便覺得書中人物前後遠近俱是熟人，從而興味大增，窮追不捨。從以上分析簡表可得知，天山劍派實在是梁羽生作品的大本營，他的所有作品幾乎以天山劍法為正宗圭臬。彷彿天山劍派就是武林的泰山北斗，是有相當代表象徵意義的。

三、 以作品風格區分：

梁羽生的作品如前所言，大部分與歷史相關，通常都能針對政治現況與民生問題作描寫與反映，所以具有相當之現實性，這也是梁氏武俠小說的風格特色之一。羅立群說這是梁羽生武俠小說的「正格」：

梁羽生的武俠小說在總體傾向上，可以說是歷史政治童話。梁羽生在創作中執著追求政治主題，他的絕大多數作品都是特定歷史時代的激烈的階級鬥爭和民族矛盾的衝突為文化背景，將書中的主人公置身於歷史政治漩渦之中，俠客的行為總是與義軍的反抗異族侵略和推翻暴政的鬥爭聯繫起來，因而，梁羽生的武俠小說是趨於現實的，是有著濃重的政治色彩的。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追求歷史的真實性，講現實主義」，這是梁羽生武俠小說創作的主體傾向，我們不妨稱之為「正格」。（羅立群，《梁羽生小說藝術世界》，台灣台北知書房出版社，1997年五月初版，頁17）

這樣的作品佔了梁氏所有作品的三分之二以上，依此風格為標準，可將梁氏所有作品分成兩大類：一類就是歷史性、社會現實性、政治性等寫實性很強的作品，另一類就是比較重視虛幻浪漫，相對歷史現實性較弱的作品。

屬於歷史寫實的作品在梁氏作品中占了大多數。例如：《萍蹤俠影錄》第20回就這麼寫著：

只聽得瓦剌兵吹起衝鋒號號角，金鼓大鳴，山頭上升起「帥」字大旗，一個番王模樣打扮的人，威風凜凜，策馬山頭，揚鞭遙指，這番王正是總攬瓦剌軍政大權的太師也先。那被截成無數小股的明兵東奔西竄，瓦剌兵四面堵截，正在混戰之中，忽見東邊的一小股明兵，突然在陣上升起一面龍旗，瓦剌兵個個歡呼：「哈，明朝的皇帝在這裏了！」

張丹楓氣得咬牙切齒，心道：「王振這廝，真是狼心狗肺，他還怕敵人不知道皇上的所在呢。」這龍旗正是王振升起，有意報給敵人知道的。

明朝的皇帝祈鎮被困在土木堡一個晝夜，眼見大軍崩潰，一敗塗地，不可收拾。正與張風府商議，想法突圍，忽見王振面色蒼涼，進來報道：「皇上，大事不好，敵軍的鐵甲兵已衝至帳前，快叫張統領去抵禦一陣。」張風府道：「皇上休驚，我今日拼了性命，也要替皇上衝開一條血路。」張風府匆匆出帳，王振忽然奸笑一聲，道：「主上，今日之事，除了委屈投降，別無生路，請主上到瓦剌軍中講和。」祈鎮大吃一驚道：「愛卿怎出此言？」王振板起面孔，喝道：「武

士何在？」帳中湧出王振的心腹武士，一下子就把皇帝縛了。

張風府衝出帳外，忽見陣上升起龍旗，始知是王振的好計，欲待退回帳中，保護皇上，瓦剌兵來得極為迅疾，眨眼之間，已給截斷，困在重圍。

雲蕾熱血沸騰，道：「大哥，咱們去殺王振，救皇帝。」他們這一隊，乃是中軍，前面人山人海，縱有寶馬，也難衝過。張丹楓苦笑一聲，道：「今日之事，不是硬拚可了。咱們且上高地看看。」

只見王振把皇帝縛在馬上，親自手拿白旗，迎風招展，有些忠於皇上的衛士想來解救，卻給王振的武士擋住，敵人看看就要合圍奔至。

忽聽得霹靂一聲大叫，護衛將軍樊忠手舞雙錘，奮不顧身地飛馬衝回，瓦剌兵與王振的武士前後夾攻，一齊放箭，樊忠雙錘只護前心、頭蓋兩處要害部分，其他肩上、背心中了十幾枝箭，兀自不倒，旋風般的直衝了人來，王振見他神威凜凜，不覺驚叫道：「樊將軍有話好說。」

樊忠大喝一聲：「我今日要替天下除此奸賊！」手起一錘，把王振打於馬下，身上也中了幾刀，樊忠哈哈大笑，倒過錘頭，向自己頭顱猛的一錘，寧死不辱，自殺死了。

瓦剌兵如潮水般一湧而至，登時把明朝的皇帝擒了。鐵蹄踐踏，一陣衝殺，隨皇帝出征的大臣如尚書鄺塵、王佐，學士曹鼐、張益，英國公張輔等全都在此役犧牲，王振的武士也傷亡八九。此一役也，便是明史上最痛心的一役，史稱「土木之變」。（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27-428）

這是梁羽生用極高明手法，將歷史上的真人真實事，巧妙的加上虛構的人物，將一段歷史事實自然的與小說融為一體，成為生動引人注目的作品。

其他如唐代游俠系列的《女帝奇英傳》以武則天事蹟為背景，敘述唐室後裔李逸圖謀推翻武則天，環繞江湖兒女的恩怨情仇，對國仇家恨與情愛糾葛之困境描繪刻畫極深，將武俠小說與歷史小說充分融合，頗具功力。再如：《大唐遊俠傳》、《龍鳳寶釵緣》、《慧劍心魔》等三部小說，則以唐玄宗天寶年間的安史之亂為歷史背景，著力

描寫大唐游俠衛國救民、抗擊敵軍的豪俠壯舉，歷史性、寫實性和政治性都很強。此外，宋代豪俠系列中的《飛鳳潛龍》、《武林天驕》、《狂俠·天驕·魔女》、《鳴鏑風雲錄》、《瀚海雄風》、《風雲雷電》則是以宋、金鬥爭為歷史背景，在金兵南侵的危急關頭，南宋豪俠義士與愛國將領合作抗擊金兵，充滿極濃厚的現實主義味道。明代豪俠系列中的《萍蹤俠影錄》、《散花女俠》、《聯劍風雲錄》、《廣陵劍》則是寫義軍北抗瓦剌與女真族入侵，東南擊倭寇進犯，而明朝皇室卻圍剿義軍；於是，豪俠、義軍與明朝官兵，武林敗類展開激烈纏鬥。清代系列的《塞外奇俠傳》、《七劍下天山》、《江湖三女俠》則描寫江湖兒女行俠江湖，並助回疆民族反抗清朝統治，以及入皇宮刺殺雍正的故事。《風雷震九州》、《俠骨丹心》、《遊劍江湖》、《牧野流星》等作品，則是描寫武俠俠士在小金川抗清的事蹟；《草莽龍蛇傳》、《龍虎鬥京華》則反映出清末的社會與政治現狀，這些作品都十分注重現實性、歷史性和政治理念，是極為寫實的作品。

另一類作品則是較浪漫虛幻的，羅立群說這是梁羽生武俠小說的「變格」：

除了「正格」的作品，梁初生也有少數武俠小說是注重寫實性和政治性的。在這些作品中，梁羽生著力描寫的是虛幻怪誕的情節內容，熱心構築的是武林童話世界，精心描繪的是武林內部糾紛。對這部分作品，我們可以稱其為「變格」，即不遵循梁氏創作武俠小說的一貫風格，而有了一些變化。（《梁羽生小說藝術世界》，台灣台北知書房出版社，1997年五月初版，頁18）

屬於這一類的作品如：《還劍奇情錄》、《冰魄寒光劍》、《冰川天女傳》、《雲海玉弓緣》、《彈指驚雷》、《劍網塵絲》、《幻劍靈旗》等，這些小說不重寫實，卻都具有濃厚的虛幻色彩。例如：

《還劍奇情錄》寫描寫少年劍客陳玄機隻身欲除叛主求榮的雲舞陽，卻愛上了仇家的女兒，而心愛的人兒竟是自己同父異母的妹妹！牟獨逸與雲舞陽等武林高手，為求名利權勢，不顧俠義，殺人奪劍，彼此鉤心鬥角，反目廝殺，造成無數的曲折恩怨，寫下往後的一齣倫理悲劇！這部小說是梁羽生的寫情扛鼎之作，文字非常優美，刻畫人物的內心活動細膩入微，全書一開卷，就是一段優美細緻抒情的描寫：

落日餘霞散綺，晚風吹送輕歌，歌聲如怨如慕，如泣如訴，投林倦馬，也似為這歌聲盤旋，在林子上空迴翔不下；但這淒婉的歌聲，卻留不住山谷中一匹絕塵而去的駿馬。

馬上的騎客是一個豐神俊秀的白衣少年，他何嘗不知道後面這個策馬追蹤的少女是為他而歌，但他還是狠了心腸，縱馬狂奔，直到歌聲消散，但見空出寂寂。暮靄沉沉之際，這才喝然嘆息，朗聲吟道：「易水蕭蕭西風冷，壯士一去不復還！拚死但憑三尺劍，深情唯有負紅顏！」勒馬回頭，後面杳無人跡，他的馬是一匹逐電馳風的寶馬，這一陣狂奔，早已把那少女隔在幾重山外了。

這少年名叫陳玄機，他負了師友的重託，要去刺殺一個在賀蘭山中隱姓埋名武功絕頂的高手，休說他對那少女本就無心，即算是有厚意深情，此際此時，也決不能為這歌聲所阻。

然而那歌聲還是撥動了他的心弦，可惜那少女阻在幾重山外，聽不到他那一聲長嘆，看不到他眼角那兩顆晶瑩的淚珠。

日落風寒，黃昏的景色越來越濃了。陳玄機抬頭一看賀蘭山的主峰已隱隱在望，心中不由得一陣緊張，立即撥轉碼頭，揚鞭西進。（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

這樣的情景交融文字，誰會想到竟是俠氣崢嶸，殺氣騰騰的武俠小說的內容呢？又如《冰魄寒光劍》中描寫神祕和恐怖的「魔鬼城」：

走過一片草原，前面是一片沙漠，好在這沙漠方圓不過

十數里，走了個多時辰，也穿過去了，前面又是一片草原，走到午夜時分，念青唐古拉山已在目前。桂華生走進那喇叭形的谷口，抬頭一望，且見山上冰川交錯，儼若銀龍交舞，在黑暗之中發出一種淡淡的藍光，驀然間狂飆又起，風中果然帶有一種異香，中人如酒，桂華生情思昏昏，猷猷欲睡，急忙將天山雪蓮拿出，放在鼻觀下深深呼吸，仍向前行。

風越颯越大，日間所聽到的各種異聲，又隨着狂風吹來，儼如萬馬奔騰，千軍赴敵，雄壯、悽愴、哀號、溫婉，各種調子都有，真像極不和諧的大合奏，比日間所聽，更覺驚心動魄，桂華生堵著耳朵，貼在山腳的峭壁前行，月光之下，但見山壁上無數小孔，就像蜂巢密佈一般，忽然間就在自己腳踏的底下，也轉得叮叮咚咚的類似音樂的聲音了。

桂華生恍然失笑，心中暗道：「原來風中的怪聲卻是這個來由。」

他在天山漫遊之時，也曾聽見過這種地底下的奏樂聲音，初時也曾給這種聲音疑惑過，後來才知道天山山脈一帶，有許多巨大的冰山，由於地震，後面高山的岩石塌下來，把冰山壓在下面。冰山一天天的融化，岩石就一天天的架空。岩石中空之處，冰河流動，有時似樂聲，有時似腳步聲，令到第一次聽到這種聲音的人無不心驚膽戰。

桂華生再仔細審視山石上那些蜂窩般的洞孔，把耳朵貼上去聽，由於洞孔的大小形狀不同，風從洞孔穿過，所發出的聲音也異，這些蜂窩般的洞孔，自是由於風砂侵蝕而成，由於這裏的谷口狹長，風沙吹來，受到山岩峭壁的阻擋，所以剝蝕的現象特別顯著。古代沙漠與草原上的居民，既沒有近代地質學的常識，更不敢親自去觀察，那就無怪他們以為是「魔鬼的聲音」了。（梁羽生，《冰魄寒光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5年）頁14-15）

類似這樣的描述，在《冰川天女傳》、《雲海玉弓緣》、《彈指驚雷》、《劍網塵絲》、《幻劍靈旗》等書中，梁羽生都不忘用他的生花妙筆不厭其煩的述說。這些故事的背景或在西藏高原，或在天山、念青唐古拉山、喜馬拉雅山，或在塔里木盆地、柴達木盆地，不僅對於絕塞之外的風光著力描寫，對於冰峰雪坡、冰河奇景、雪崩險狀，或是冰宮、千丈冰窟也都有細微的敘述，尤其是對那用億萬年寒

玉所煉成的冰魄寒光劍，與千年寒冰製成的冰魄神彈威力十足活靈活現的描寫，都是具有濃厚的虛幻色彩。羅立群說：

這些作品對歷史背景的依附性較弱，民族矛盾、政治風雲在小說中被淡化而不占據主尊地位，小說著重描寫的是武林恩怨，門派糾紛，正義與邪惡之戰，人性的善與惡。（羅立群《梁羽生小說藝術世界》，台灣台北知書房出版社，1997年五月初版，頁19）

羅先生這一種說法倒是十分中肯且正確的。

除了寫實與浪漫兩種創作手法分類以外，我們也可以故事結局作為分類的方法，梁羽生作品的結局大概可分成？喜劇收場？悲劇作結？有悲有喜？悲喜未明等四類，用圖表詳列如下：

結局類型	作品名稱	結局概述
喜劇	《龍鳳寶釵緣》	段克邪、史若梅；聶隱娘、方辟符；空空兒、辛芷姑；楚平原、宇文虹霓四對有情人終成眷屬。
	《狂俠·天驕·魔女》	笑傲乾坤華谷涵、蓬萊魔女柳清瑤七夕締良緣。
	《鳴鏑風雲錄》	谷嘯風、韓珮英；奚玉瑾、趙一行；公孫璞、宮錦雲；辛龍生、車淇元宵慶團圓。完顏長之、龍象法王雙魔伏誅。
	《風雲雷電》	風天揚、雲中燕；秦龍飛、完顏璧；凌鐵威、呂玉瑤；耿電、楊浣青四對璧人同日結婚。
	《萍蹤俠影錄》	張丹楓與雲蕾歷經重重艱困，終於結為夫婦。
	《散花女俠》	于承珠選擇大青樹葉成林，夫妻同心在東南海邊抗倭。鐵鏡心、沐燕雲南結連理。

	《江湖三女俠》	馮瑛、馮琳、呂四娘終於合力取得雍正項上人頭。 馮瑛與唐曉瀾；馮琳與李治；呂四娘與沈在寬有情人終成眷屬。
	《冰魄寒光劍》	桂華生娶尼泊爾華玉公主，二人共創冰川劍法。
	《冰河洗劍錄》	金世遺、谷之華；江海天、谷中蓮；唐努珠穆、雲璧三對佳偶，同日於中秋結婚。
	《風雷震九州》	葉慕華誅除葉凌風，拜師江海天；宇文雄昭雪冤屈，鴛儷江曉芙。
	《草莽龍蛇傳》	丁曉、江鳳瓊夫妻斬殺索善餘、索志超父子，報了殺父大仇。
悲劇	《女帝奇英傳》	李逸、長孫璧夫妻雙亡；武玄霜含悲代為撫孤李希敏，裴叔度情飄天山；上官婉兒情傷嫁入帝室，長孫泰情歸杳杳。
	《大唐遊俠傳》	張巡、南霽雲、雷萬春浴血殉國，段圭璋、竇線娘夫妻忠烈死節，夏凌霜怒殺王龍客報夫仇，段克邪天涯尋找妻子史若梅。
	《飛鳳潛龍》	獨孤飛鳳自盡，潛龍孟中還殉情，魯世雄自殺。
	《還劍奇情錄》	雲素素墜崖傷亡，陳玄機心付劫灰。
	《廣陵劍》	陳石星塞外身亡，雲瑚情天難補
	《白髮魔女傳》	卓一航、練霓裳天山南峰北峰遙相望，岳鳴珂感情負債鐵珊瑚，剃度出家，法號晦明禪師。
	《塞外奇俠傳》	楊雲驄情繫納蘭明慧；納蘭明慧杭州大婚嫁多鐸；飛紅巾情場失意一夕白頭。
	《雲海玉弓緣》	厲勝男婚燭夜死別金世遺，面對柔情谷之華，金世遺抱憾終生。

	《遊劍江湖》	雲紫蘿捨身救謬長風，謬長風彈劍狂歌天山撫育 雲紫蘿遺孤楊炎。
有 悲 有 喜	《慧劍心魔》	南秋雷、秦觀海；南夏雷、曲英；鐵錚、華劍虹； 劉芒、褚葆齡；展伯承、鐵凝皆成佳偶。龍成芳 避情遠走科爾沁草原。
	《武林天驕》	鍾靈秀捨生救檀羽沖；最後檀羽沖與赫連清雲偕 隱錦屏山。
	《瀚海雄風》	李思南、楊婉夫妻重聚；谷涵虛、嚴浣終成夫妻； 劉瓊姑屠龍香消玉殞；明慧公主情歸草原。
	《武當一劍》	耿玉京、西門燕夫妻行俠關外；東方亮仗劍西 北；牟一羽接掌武當；藍水靈削髮為尼。
	《聯劍風雲錄》	張玉虎、龍劍虹天涯相伴；霍天都、凌雲鳳勞燕 分飛。
	《七劍下天山》	韓志邦毀容捨身救凌未風，凌未風與劉郁方相忘 於江湖，張華昭與易蘭珠、桂仲明與冒浣蓮、武 瓊瑤與李思永結為夫妻。桂仲明成了武當派北支 的開山祖師，凌未風傳承晦明禪師的衣鉢，光大 天山劍派，飛紅巾做了回疆各族掛名的盟主。
	《俠骨丹心》、	金逐流與史紅英；厲南星與公孫燕同日完婚。 林無雙落花有意，牟宗濤流水無情。
	《幻劍靈旗》	白駝山主宇文雷、穆好好、穆欣欣三惡同歸於 盡。楚天舒、齊漱玉；衛天元、上官飛鳳；鮑令 暉、青鸞終成佳偶。玉虛子與瑤光雙雙還俗，姜 雪君出家斬情絲，法號慧淨。

	《龍虎鬥京華》	義和團失敗，八國聯軍入京，清朝覆滅。奸雄岳君雄陝西授首，柳夢蝶削髮為尼，婁無畏、丁曉奔走東南幫會。
悲喜未明	《冰川天女傳》	金世遺失蹤了，會不會再回來？李沁梅等待著。
	《牧野流星》	孟華找不著他的弟弟，也找不著段劍青。
	《彈指驚雷》	楊炎與冷冰兒定下七年之約，與龍靈珠同回北京，齊世杰與冷冰兒分手，楊炎惘惘情懷難自解。
	《絕塞傳烽錄》	楊炎與龍靈珠合力殺死白駝山主宇文博，接任天山派掌門人，並與龍靈珠定下七年之約。冷冰兒削髮為道姑，至小金川為義軍訓練女兵，
	《劍網塵絲》	穆娟娟想永遠擁有齊勒銘，捏碎齊勒銘的琵琶骨，衛天元情歸何方？
	《武林三絕》	無虛靈僧勸止鍾振文與雪美人母子的復仇行動，廢掉陰冥真人的武功，平息武林浩劫。但是情、仇、殺三絕衍生的故事，仍不斷在武林中上演。

從上表分析可得知，梁羽生作品的結局，或是喜劇收場，或是悲劇作結，或是有悲有喜，或是悲喜未明，數量上並沒有很明顯的差別，勉強可說以喜劇收場的故事是多了些，因為讀者通常都喜歡看到圓滿的大結局的，這或許是不能免俗的迎合一般讀者的口味和需求吧！

本節從時代背景、情節內容、作品風格三方面將梁氏作品加以分類，可以看出梁氏創作數量之豐，作品情節內容之廣，及作品風格之多面性。說他是開創新派武俠的鼻祖，確實是不為過的，他真的是一顆在浩瀚武俠文壇中蒙塵的明珠，是位值得研究的武俠宗匠。

第三節 梁羽生武俠作品版本的流變

梁羽生的武俠作品共三十五部，大陸、香港、台灣及東南亞地區都可看到許多不同的版本出版。本節將分就大陸、香港、台灣三地的出版狀況加以考探。

一、大陸方面：

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地區建國，中共當局鑑於民國時的武俠小說，大多由不同側面反映了舊中國種種社會意識與風貌，便以武俠小說會「散播封建思想毒素」為緣由，而開始大肆清除武俠小說，嚴禁民間印刷或閱讀，也限制武俠小說作家繼續寫作，導致武俠小說的發展完全停滯下來。縱使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港臺新派武俠小說發展如火如荼，紅及東南亞各地，「凡有中國人的地方，都知道金庸的名字」，但在大陸，港臺武俠小說依舊遭到禁止的命運，這種現象一直保持到七十年代末期。

直到八十年代初期，中共在改革開放經濟形勢下，在八十年代文藝政策的帶動下，終於使得使中國武俠小說出現了蓬勃生機。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為大陸文藝園地吹來一股春風，首先允許出版界出版舊武俠小說與新派武俠小說，打破了長期禁錮武俠小說的規定，民國年間的武俠小說先後得以出版，新派武俠小說也終於順利進入大陸了。最早進入大陸書壇的是金庸的《射鵰英雄傳》與梁羽生

的《萍蹤俠影錄》，金庸與梁羽生作品問世後，大受青睞，銷售一空。在短短三年間，「武俠小說熱」迅速遍及神州。

關於梁羽生的武俠作品，在大陸方面，因資料蒐集有限，目前僅知由廣州旅游出版社；花城出版社有經授權出版梁羽生小說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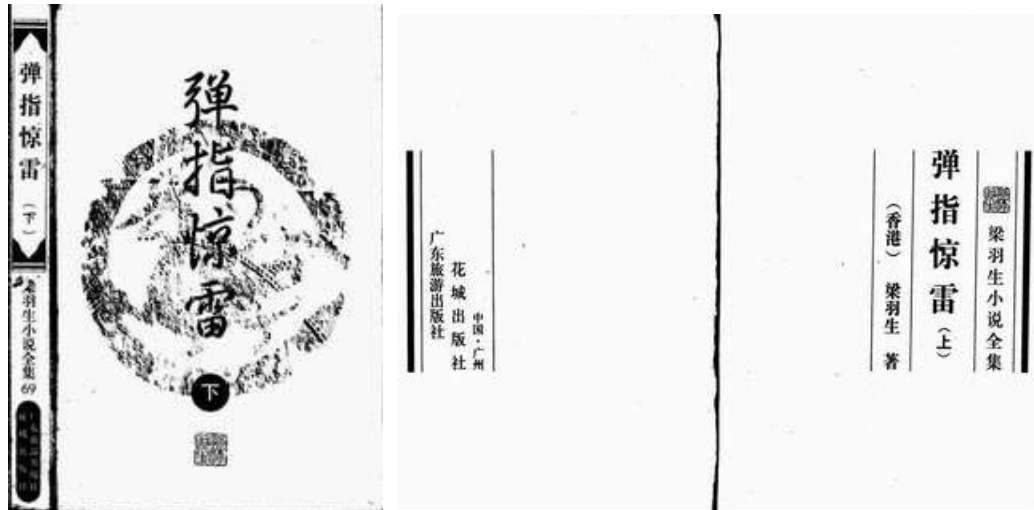
根據廣東出版界的風雲人物，廣東旅游出版社社長李亞平²⁸，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訪問時的說法：

「廣東旅游出版社是最早和梁羽生簽約的，當時是 80 年代，梁羽生自己都說，沒想到國內的出版社反應這麼快，並且做事很規範，那是指我們跟他簽的合同都符合國際慣例，這套書給我們帶來了最早的生機。」（《新聞週刊 生活對話 出版是最有魅力的職業》，2001 年 9 月 27 日）

從這個資料來源來看，在大陸的梁羽生作品出版品，廣州旅游出版社；花城出版社是已經取得合法授權的，其餘的版本，應是未經授權的。

廣州旅游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這一系列梁羽生作品集，封面十分簡潔，背景是一張龍的圖騰封印，只在白色的封面紙印上黑色的行書體書名（如附圖）。

²⁸ 李亞平，曾歷任廣東省旅游局幹部，廣東旅游出版社社長、總編輯、副編審。1980 年開始發表作品。1992 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散文集《浪跡天涯》、《天上人間》、《風景》等。散文《人生該燦爛》獲廣東省作家協會第七屆新人新作獎、《駝鈴，搖出瀟灑風采》獲 1987 年《羊城晚報》佳作獎。



封面

扉頁

由於資料蒐集不易，取得也較困難，目前僅有這些資料，其餘部分，將有待繼續考察。

二、 香港方面：

(一)、 偉青版

梁羽生從香港發跡，他的作品，早期授權由偉青書店出版，當時坊間就已經出現許多未經授權之版本，或是作者偽託為梁羽生的作品，所以梁羽生在偉青出版的書中都刊印著以下的聲明啟事：

「近來發現冒名「梁羽生」之著作甚多，特將本人歷來所做之小說，列名如下，盼各地讀者認明真本，以免受騙。（報章轉載或電台廣播，亦請認明真本）。」

如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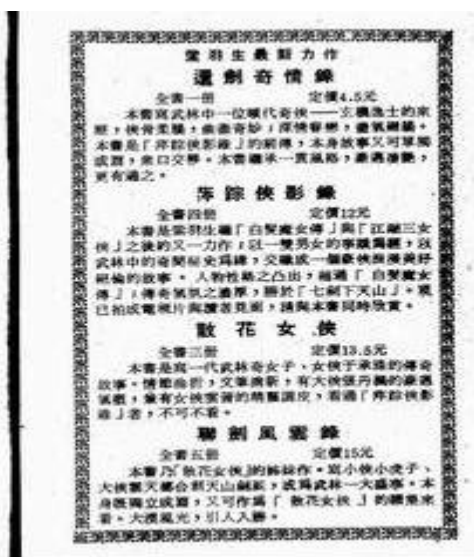
偉青書店的封面（一）



偉青書店的封面（二）



雲君的插畫



其他作品的簡介廣告

偉青所出的版本在當時是唯一的正版書，以目前的出版品質標準來說，無論是印刷清晰度或是紙張品質，都比不上現今的版本，但是以當時的出版標準來說，算是當時最佳版本，已經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了。目前在台灣，這個版本，已經很不容易看到了。

偉青版的梁羽生作品，合計有一百六十冊。詳細資料如下表：

香港偉青書店出版梁羽生武俠小說明細表(32 開本)

出版順序	作品名稱	冊數	出版年月日	插圖繪製
1	龍虎鬥京華	2	缺	雲君
2	草莽龍蛇傳	2	缺	雲君
3	白髮魔女傳	4	缺	雲君
4	塞外奇俠傳	1	缺	雲君
5	七劍下天山	5	缺	雲君
6	江湖三女俠	6	缺	雲君
7	還劍奇情錄	1	缺	雲君
8	萍蹤俠影錄	4	缺	雲君
9	散花女俠	3	缺	雲君
10	聯劍風雲錄	5	缺	雲君
11	冰魄寒光劍	1	缺	雲君
12	冰川天女傳	5	缺	雲君
13	雲海玉弓緣	6	缺	雲君
14	俠骨丹心	6	缺	雲君
15	風雷震九州	7	缺	雲君
16	冰河洗劍錄	7	缺	雲君
17	女帝奇英傳	4	缺	雲君
18	大唐遊俠傳	5	缺	雲君
19	龍鳳寶釵緣	6	缺	雲君
20	慧劍心魔	6	缺	雲君
21	飛鳳潛龍	1	缺	雲君
22	狂俠．天驕．魔女	1 0	缺	雲君
23	鳴鏑風雲錄	1 7	缺	雲君

24	廣陵劍	8	缺	雲君
25	風雲雷電	1 1	缺	雲君
26	瀚海雄風	7	缺	雲君
27	游劍江湖	8	缺	雲君
28	牧野流星	8	缺	雲君
29	彈指驚雷	5	缺	雲君
30	絕塞傳烽錄	4	缺	雲君
31	劍網塵絲	6	缺	雲君
32	幻劍靈旗	4	缺	雲君
33	武林三絕		缺	雲君
34	武林天驕		缺	雲君
35	武當一劍		缺	雲君

(二)、 天地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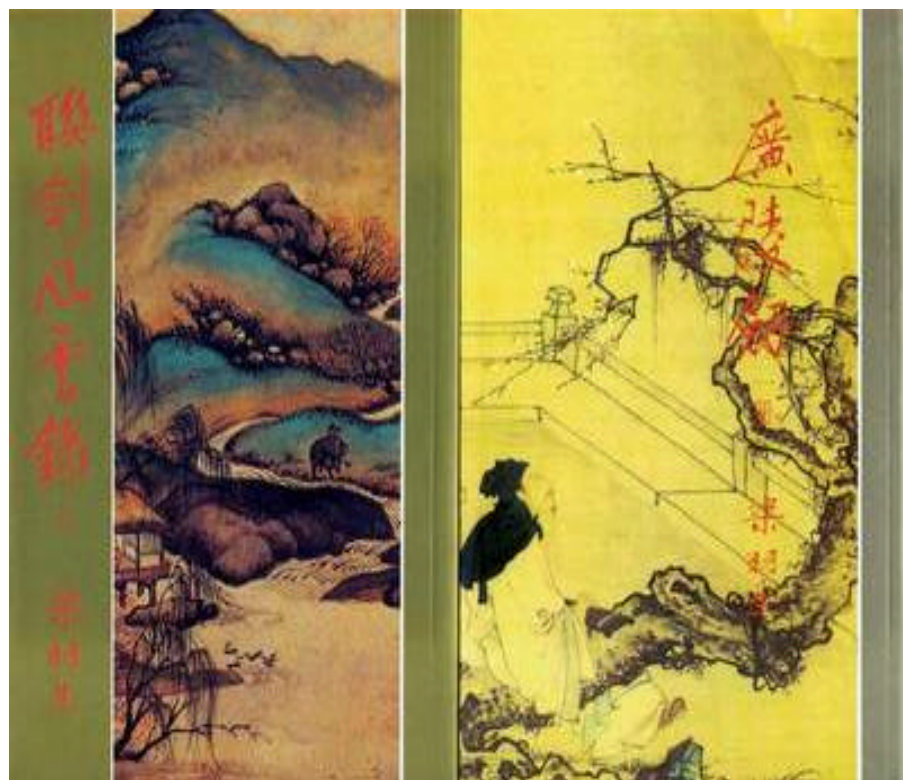
目前則由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取得授權，將梁羽生所有作品重新排版編印成「梁羽生作品集」，共三十五部，採用 14.8*21 公分（25 開本）的版本發行。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原先的出版編序是這樣的：

編序	作品名稱	裝幀設計	封面題字	冊數	頁數
1	龍虎鬥京華	陶嘉	黃苗子	1	334
2	草莽龍蛇傳	陶嘉	黃苗子	1	334
3	白髮魔女傳	陶嘉	黃苗子	2	698
4	塞外奇俠傳	陶嘉	黃苗子	1	203

5	七劍下天山	陶嘉	黃苗子	2	670
6	江湖三女俠	陶嘉	黃苗子	3	1045
7	還劍奇情錄	陶嘉	黃苗子	1	306
8	萍蹤俠影錄	陶嘉	黃苗子	2	675
9	散花女俠	陶嘉	黃苗子	2	732
10	聯劍風雲錄	陶嘉	黃苗子	3	829
11	冰魄寒光劍	陶嘉	黃苗子	1	213
12	冰川天女傳	陶嘉	黃苗子	3	829
13	雲海玉弓緣	陶嘉	黃苗子	3	1104
14	俠骨丹心	陶嘉	黃苗子	3	1131
15	風雷震九州	陶嘉	黃苗子	4	1209
16	冰河洗劍錄	陶嘉	黃苗子	4	1209
17	女帝奇英傳	陶嘉	黃苗子	3	691
18	大唐遊俠傳	陶嘉	黃苗子	3	855
19	龍鳳寶釵緣	陶嘉	黃苗子	3	1054
20	慧劍心魔	陶嘉	黃苗子	3	986
21	飛鳳潛龍	陶嘉	黃苗子	1	133
22	狂俠·天驕·魔女	陶嘉	黃苗子	8	2433
23	鳴鏑風雲錄	陶嘉	黃苗子	8	2282
24	廣陵劍	陶嘉	黃苗子	4	1499
25	風雲雷電	陶嘉	黃苗子	5	1528
26	瀚海雄風	陶嘉	黃苗子	4	1173
27	游劍江湖	陶嘉	黃苗子	4	1707
28	牧野流星	陶嘉	黃苗子	4	1674
29	彈指驚雷	陶嘉	黃苗子	3	999

30	絕塞傳烽錄	陶嘉	黃苗子	2	778
31	劍網塵絲	陶嘉	黃苗子	3	1276
32	幻劍靈旗	陶嘉	黃苗子	2	731
33	武林三絕	陶嘉	黃苗子	3	
34	武林天驕	陶嘉	黃苗子	2	708
35	武當一劍	陶嘉	黃苗子	3	1154

這套書由陶嘉負責裝幀設計，在每本書前面都附有與書中內容相關的精美的彩色書畫，或文物，或是風景名勝的插圖，另外由張貽來負責書名篆刻，印於封底，而，書名則以大紅色澤展現黃苗子先生的特殊書法創作作為封面題字，表現出簡單大方的格局。茲以本文的輔本書籍為例：



天地圖書公司的封面設計



天地圖書公司的封底設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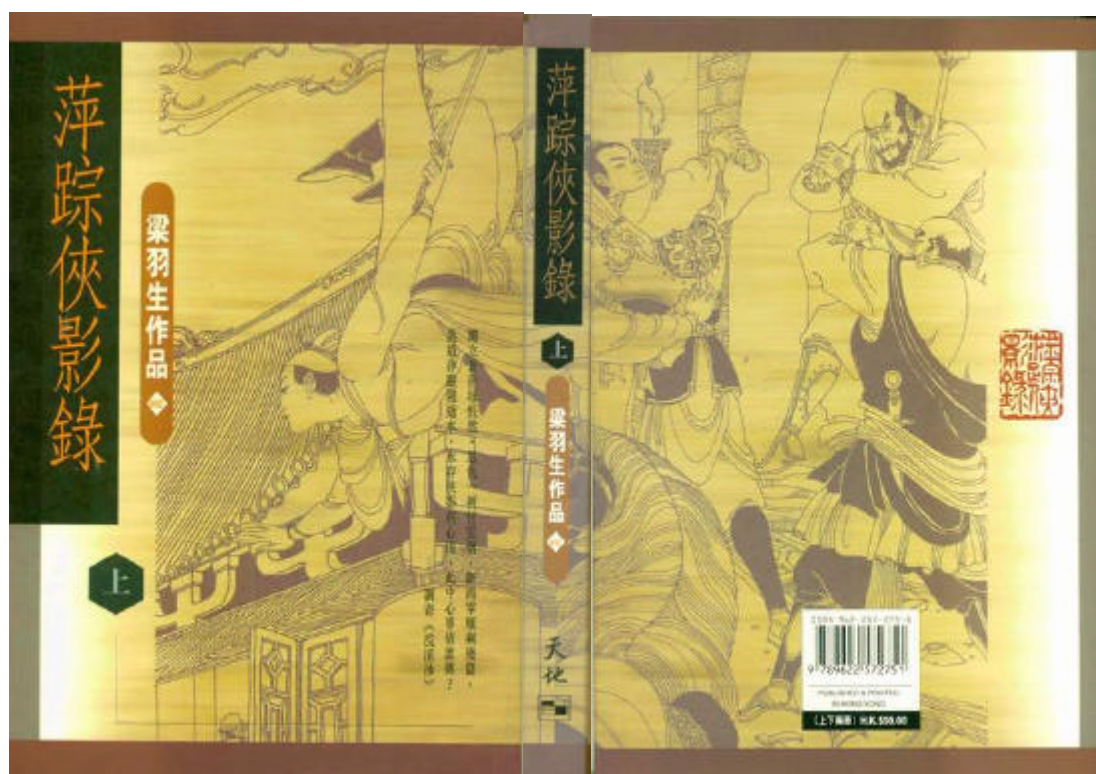
後來經過修訂改版，將這 35 部作品重新整理，目前的出版實際情況，依照編序，一共是 103 冊，詳細資料如下：

編序	作品名稱	書名篆刻	冊數	頁數
1	龍虎鬥京華	張貽來	1	334
2	草莽龍蛇傳	張貽來	1	334
3-4	白髮魔女傳	張貽來	2	698
5	塞外奇俠傳 冰魄寒光劍	張貽來	1	
6-7	七劍下天山	張貽來	2	670
8-10	江湖三女俠	張貽來	3	1045
11	還劍奇情錄	張貽來	1	306

12-13	萍蹤俠影錄	張貽來	2	675
14-15	散花女俠	張貽來	2	732
16-18	聯劍風雲錄	張貽來	3	829
19-21	冰川天女傳	張貽來	3	829
22-24	雲海玉弓緣	張貽來	3	1104
25-27	俠骨丹心	張貽來	3	1131
28-31	冰河洗劍錄	張貽來	4	1209
32-35	風雷震九州	張貽來	4	1209
36-38	女帝奇英傳	張貽來	3	691
39-41	大唐遊俠傳	張貽來	3	855
42-44	龍鳳寶釵緣	張貽來	3	1054
45-47	慧劍心魔	張貽來	3	986
48	飛鳳潛龍	張貽來	1	133
49-56	狂俠·天驕·魔女	張貽來	8	2433
57-64	鳴鏑風雲錄	張貽來	8	2282
65-68	廣陵劍	張貽來	4	1499
69-73	風雲雷電	張貽來	5	1528
74-77	瀚海雄風	張貽來	4	1173
78-81	游劍江湖	張貽來	4	1707
82-85	牧野流星	張貽來	4	1674
86-88	彈指驚雷	張貽來	3	999
89-90	絕塞傳烽錄	張貽來	2	778
91-93	劍網塵絲	張貽來	3	1276
94-95	幻劍靈旗	張貽來	2	731
96-97	武林天驕	張貽來	2	708

98-100	武當一劍	張貽來	3	1154
101-103	武林三絕	張貽來	3	

重新改版的梁羽生作品集，封面與封底與書背的設計作了整體設計，顯得更精緻新穎更美觀，與前版相較，只是不再用黃苗子的封面題字而已。封底依舊採用張貽來的書名篆刻，只不過位置由原先的封底中央，移到封底的右邊而已。如下圖：



新版的封面與書背和封底設計

以上是香港方面有關梁羽生的作品目前出版的情況，

三、 台灣地區

在台灣，梁羽生的作品版本可分成兩大類，一是授權版本，二是未經授權版本。台灣地區梁羽生作品由風雲時代取得出版授權，其餘未經授權的版本，皆為坊間自行翻製的版本，統稱為坊印本。以下分別介紹析論之：

(一)、授權版本

梁羽生的作品在台灣由風雲時代出版公司取得授權出版，自民國77年起，首先推出 14.8*21 公分（25 開本）的「梁羽生作品集」，以下是風雲時代出版公司「梁羽生作品集」的詳細資料：

風雲時代梁羽生作品集（14.8*21 公分，25 開）							
編序	作品名稱	出版時間	插畫	封面題字	冊數	頁數	經銷
1-2	萍蹤俠影錄	1988.01	盧延光	黃苗子	2	675	遠景發行
3-4	七劍下天山	1988.01	盧延光	黃苗子	2	670	遠景發行
5-7	江湖三女俠	1988.01	盧延光	黃苗子	3	1045	遠景發行
8-10	雲海玉弓緣	1988.01	盧延光	黃苗子	3	1104	遠景發行
11-13	冰川天女傳	1988.03	盧延光	黃苗子	3	829	遠景發行
14-15	女帝奇英傳	1988.04	盧延光	黃苗子	2	691	遠景發行
16-18	大唐遊俠傳	1988.05	盧延光	黃苗子	3	855	遠景發行
19-21	龍鳳寶釵緣	1988.06	盧延光	黃苗子	3	1054	遠景發行
22-25	廣陵劍	1988.06	盧延光	黃苗子	4	1499	遠景發行
26-30	挑燈看劍錄	1988.07	盧延光	黃苗子	5	2433	遠景發行
31-35	鳴鏑風雲錄	1988.07	盧延光	黃苗子	4	2282	遠景發行
36-38	慧劍心魔	1988.09	黃增立	黃苗子	3	986	大鴻圖書
39-42	瀚海雄風	1988.09	陸佳	黃苗子	4	1173	大鴻圖書
43	還劍奇情錄	1988.10	盧延光	黃苗子	1	306	大鴻圖書
44-48	風雲雷電	1988.11	羅遠潛	黃苗子	5	1528	大鴻圖書

49-51	冰河洗劍錄	1988.12	蒙復旦	黃苗子	3	1209	大鴻圖書
52-54	風雷震九州	1989.04	羅遠潛	黃苗子	3	1209	大鴻圖書
55-57	俠骨丹心	1989.08	黃增立	黃苗子	3	1131	大鴻圖書
58-59	散花女俠	1989.11	盧延光	黃苗子	2	732	大鴻圖書
60-62	聯劍風雲錄	1989.11	江郁之	黃苗子	3	829	大鴻圖書

這部「梁羽生作品集」，共有 20 部小說，合計 62 冊。這一系列出版品，除了封面設計以外，其餘無論是內容、插畫、頁數、封面題字、封底的書名篆刻，等，都和香港天地圖書公司所出版的「梁羽生作品集」內容完全相同，可說是「梁羽生作品集」的台灣版。唯一需要注意的是，風雲時代出版公司將梁羽生的原著《狂俠·天驕·魔女》改名為《挑燈看劍錄》。本系列圖例如下：



封面

書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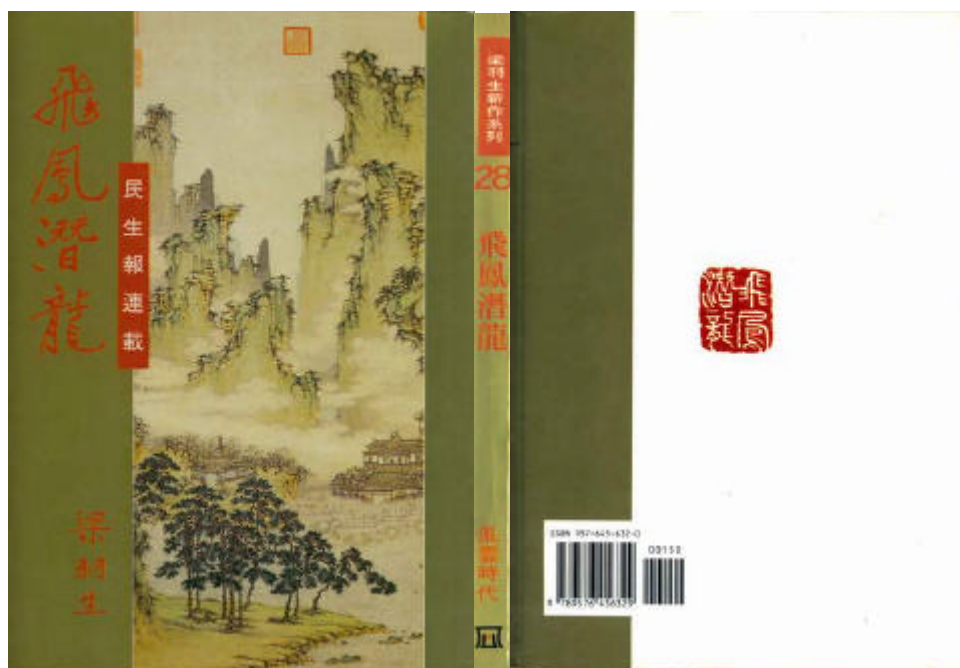
封底

風雲時代又於 1991 年起，推出梁羽生其他的 14 部作品，命名為「梁羽生新作系列」，仍是採用 14.8*21 公分，25 開本發行，加上先前的 20 部，一共出版了 34 部梁羽生的武俠作品。因為香港尚未出版「武林三絕」，所以至今台灣的讀者仍與這部小說緣慳一面，無法看的它的詳細內容。如果加上了這部小說，那麼梁羽生的武俠作品就完全出齊了。

以下是「梁羽生新作系列」詳細的資料列表：

編序	作品名稱	出版時間	封面題字	冊數	頁數	經銷
1-2	白髮魔女傳	1991.07	黃苗子	2	698	學欣
3-4	武林天驕	1991.07	黃苗子	2	708	學欣
5-7	武當一劍	1992.01	黃苗子	3	1154	學欣
8-11	遊劍江湖	1992.07.01	黃苗子	4	1707	萬象
12-15	牧野流星	1992.07.20	黃苗子	4	1674	學欣
16-18	彈指驚雷	1992.09.01	黃苗子	3	999	學欣
19-20	絕塞傳烽錄	1992.10.01	黃苗子	2	778	學欣
21-23	劍網塵絲	1992.11.20	黃苗子	3	1276	學欣
24-25	幻劍靈旗	1992.12.20	黃苗子	2	731	學欣
26	塞外奇俠傳	1995.10.01	黃苗子	1	203	學欣
27	冰魄寒光劍	1995.10.01	黃苗子	1	213	學欣
28	飛鳳潛龍	1995.10.01	黃苗子	1	133	學欣
29	龍虎鬥京華	1996.02.01	黃苗子	1	334	學欣
30	草莽龍蛇傳	1996.02.01	黃苗子	1	334	學欣

這一系列的圖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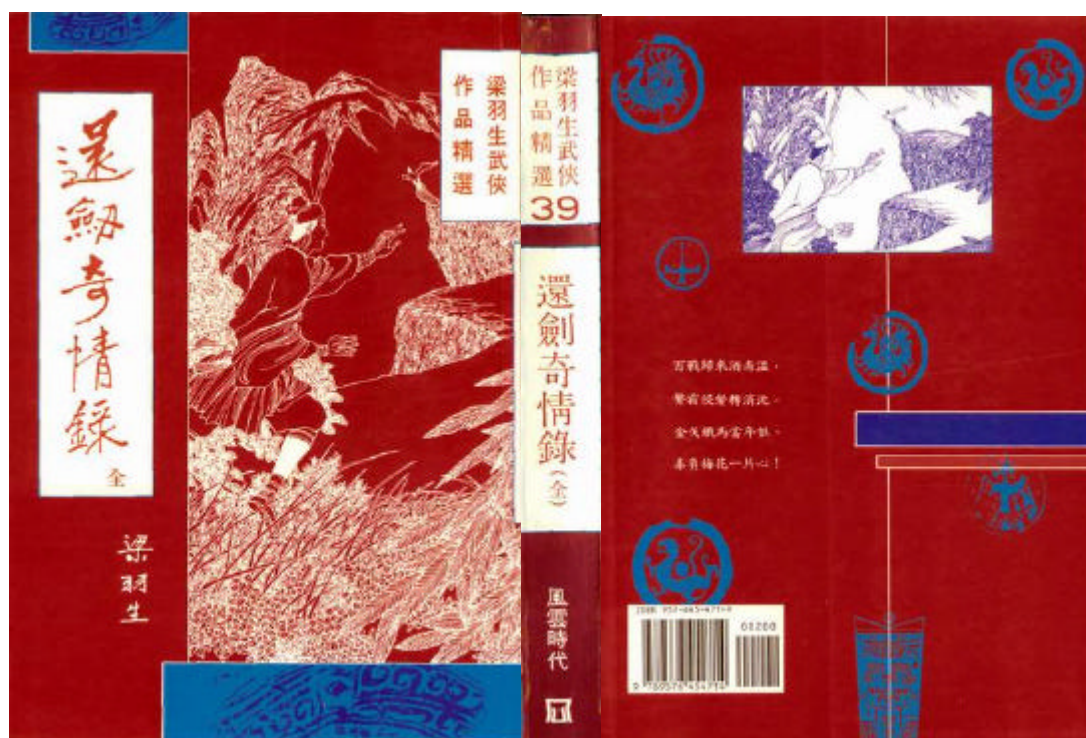


上述「梁羽生作品集」與「梁羽生新作系列」兩套書，除了《武林三絕》因故無法順利出版以外，風雲時代已將梁羽生的其他所有作品都出版發行了。

在「梁羽生新作系列」尚未完全出齊的階段，風雲時代因為市場行銷的因素，以及為了推廣梁羽生的優秀作品，增進讀者對梁羽生的認識，於是乃從「梁羽生作品集」系列中精選出梁羽生的代表作品 14 部，共 39 冊，另集印發行，也是採用 14.8*21 公分，25 開的版本，定名為「梁羽生武俠作品精選」，後來因為中國電視公司製作播映「白髮魔女傳」電視連續劇，獲得相當之迴響，於是另於 1999 年出版《白髮魔女傳》電視版，亦列入此一系列。本系列的資料與圖例如下：

風雲時代梁羽生武俠作品精選（14.8*21 公分，25 開）						
編序	作品名稱	出版時間	插畫	冊數	頁數	經銷
1-2	萍蹤俠影錄	1994.08.31	盧延光	2	676	學欣
3-4	七劍下天山	1994.08.31	盧延光	2	670	學欣

5-7	江湖三女俠	1994.09.01	盧延光	3	1045	學欣
8-10	雲海玉弓緣	1995.11.03	盧延光	3	1104	學欣
11-13	冰川天女傳	1995.11.09	盧延光	3	829	學欣
14-15	女帝奇英傳	1995.11.30	盧延光	2	691	學欣
16-18	大唐游俠傳	1994.09.01	盧延光	3	855	學欣
19-21	龍鳳寶釵緣	1994.08.31	盧延光	3	1054	學欣
22-23	散花女俠	1995.07.14	盧延光	2	732	學欣
24-26	聯劍風雲錄	1995.07.14	江郁之	3	829	學欣
27-30	廣陵劍	1995.07.14	盧延光	4	1493	學欣
31-35	挑燈看劍錄	1995.07.14	盧延光	4	2433	學欣
36-38	慧劍心魔	1995.11.30	黃增立	3	987	學欣
39	還劍奇情錄	1995.11.30	盧延光	1	306	學欣
	白髮魔女傳	1999.10.25	盧延光	2	698 (電視版)	協和圖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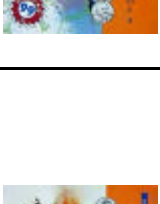
除此之外，風雲時代又另將「梁羽生作品集」中未列入「武俠作品精選」的其餘六部：《鳴鏑風雲錄》、《瀚海雄風》、《風雲雷電》、《冰河洗劍錄》、《風雷震九州》、《俠骨丹心》另集印為「梁羽生武俠全集」，共 23 冊，也是採用 14.8*21 公分，25 開的版本。列表說明如下：

風雲時代梁羽生武俠全集 (14.8*21 公分, 25 開)						
編序	作品名稱	出版時間	插畫	冊數	頁數	經銷
1-5	鳴鏑風雲錄	1994.08.31	盧延光	5	2282	學欣
6-9	瀚海雄風	1995.07.18	陸佳	4	1173	學欣
10-14	風雲雷電	1995.07.18	羅遠潛	5	1528	學欣
15-17	冰河洗劍錄	1995.11.03	蒙復但	3	1209	學欣
18-20	風雷震九州	1995.11.09	羅遠潛	3	1209	學欣
21-23	俠骨丹心	1995.11.30	黃增立	3	1131	學欣








經過風雲時代兩波段大力的推廣，與努力鼓吹台灣讀者閱讀梁羽生，其目的即在試圖建立梁羽生新派武俠文學的版圖。為了擴大影響層面，希望使國人能人手一冊梁羽生，於是風雲時代乃結合閱讀潮流與市場調查和行銷藝術，依照小說情節內容的連貫性，將梁羽生所有的作品重新分類為五大系列，分別是①萍蹤俠影系列②天山英雄系列③大唐游俠系列④清宮劍影系列⑤江山俠魔系列，並由項懿君、王淑華負責封面設計，將原來較大且不易攜帶的 14.8*21 公分，25 開的版本，改成口袋大小，適合隨身攜帶的 13*18.8 公分 32 開的版本，這一次重大革新改版後的作品，風雲時代將之命名為「梁羽生新派武俠精選」，希望透過全面重新改版，給予讀者全新的印象，並賦予梁羽生武俠作品全新的生命與未來。以下是這個系列的所有詳細資料：

風雲時代梁羽生新派武俠精選 封面設計：項懿君、王淑華

萍蹤俠影系列 (11.5*17 公分) 袖珍本，共 17 冊

總編序	作品名稱	出版時間	封面圖案	冊數	頁數	經銷
1	還劍奇情錄	1996.11.10		1	250	永續圖書
2	萍蹤俠影錄	① 兵書寶劍		1	675	永續圖書
3		② 江山爭霸		1		永續圖書
4		③ 明月邊城		1		永續圖書
5	散花女俠	① 帝王毒手		1	732	永續圖書
6		② 高峰劍氣		1		永續圖書
7		③ 大內驚變		1		永續圖書
8	聯劍風雲錄	① 震動天下		1	837	永續圖書
9		② 凌雲一鳳		1		永續圖書
10		③ 修羅陰功		1		永續圖書
11		④ 北溟抗天		1		永續圖書
12	廣陵劍	① 黑白摩訶		1	1499	永續圖書
13		② 九州鑄鐵		1		永續圖書
14		③ 琴劍天涯		1		永續圖書
15		④ 大內劍氣		1		永續圖書
16		⑤ 翻雲覆雨		1		永續圖書
17		⑥ 塞外星沉		1		永續圖書

天山英雄系列 (13*18.8 公分) , 共 24 冊

18	白髮魔女傳	❶一劍西來	1997.06.01		1	698	永續圖書
19		❷咫尺天涯	1997.06.01		1		永續圖書
20		❸天山傳奇	1997.06.01		1		永續圖書
21		塞外奇俠傳	1997.08.10		1	208	永續圖書
22	七劍下天山	❶刺殺清帝	1997.08.10		1	678	永續圖書
23		❷劍影天涯	1997.08.10		1		永續圖書
24		❸碧血金戈	1997.08.10		1		永續圖書
25	龍虎恩仇記	❶一代梟雄	1997.10.10		1	1045	永續圖書
26		❷深宮俠影	1997.10.10		1		永續圖書
27		❸劍氣縱橫	1997.10.10		1		永續圖書
28		❹三女屠龍	1997.10.10		1		永續圖書
29		冰魄寒光劍	1997.10.10		1	212	永續圖書
30	西域飛龍記	❶冰宮傳奇	1998.02.10		1	829	永續圖書
31		❷大漠藏龍	1998.02.10		1		永續圖書
32		❸白教法王	1998.02.10		1		永續圖書
33		❹絕塞奇女	1998.02.10		1		永續圖書
34	武林秘事	❶武林秘事	1998.03.10		1	1104	永續圖書
35		❷北溟遺珍	1998.03.10		1		永續圖書

36		③禁宮決戰	1998.03.10		1		永續圖書
37		④玉弓緣斷	1998.03.10		1		永續圖書
38	冰河洗劍錄	①天魔恩仇	1998.06.10		1	1209	永續圖書
39		②域外風雷	1998.06.10		1		永續圖書
40		③金鷹秘辛	1998.06.10		1		永續圖書
41		④同室操戈	1998.06.10		1		永續圖書
大唐游俠系列 (13*18.8 公分) , 共 15 冊							
42	大唐碧血錄	①皇室干戈	1998.07.10		1	691	永續圖書
43		②天山風暴	1998.07.10		1		永續圖書
44		③長安飛霜	1998.07.10		1		永續圖書
45	大唐游俠傳	①長安一戰	1998.09.10		1	855	永續圖書
46		②綠林爭霸	1998.09.10		1		永續圖書
47		③天下刀兵	1998.09.10		1		永續圖書
48		④碧血黃沙	1998.09.10		1		永續圖書
49	龍鳳寶釵緣	①鏡破釵分	1998.11.10		1	1056	永續圖書
50		②霸業王圖	1998.11.10		1		永續圖書
51		③江山風雨	1998.11.10		1		永續圖書
52		④扶桑高手	1998.11.10		1		永續圖書
53	慧劍心魔	①情牽天涯	1998.12.10		1	986	永續圖書
54		②強渡關山	1998.12.10		1		永續圖書
55		③千里馳援	1998.12.10		1		永續圖書
56		④邊塞明月	1998.12.10		1		永續圖書

清宮劍影系列 (13*18.8 公分) , 共 40 冊

57	風雷震九州	❶ 劍氣九重	1999.07.10		1	1209	永續圖書
58		❷ 千里茫茫	1999.07.10		1		永續圖書
59		❸ 英雄大會	1999.07.10		1		永續圖書
60		❹ 清宮風暴	1999.07.10		1		永續圖書
61		❺ 大地英豪	1999.07.10		1		永續圖書
62	俠骨丹心	❶ 鋒鏑麗影	1999.09.10		1	1131	永續圖書
63		❷ 浩蕩江湖	1999.09.10		1		永續圖書
64		❸ 劍氣龍吟	1999.09.10		1		永續圖書
65		❹ 邊城魅影	1999.09.10		1		永續圖書
66		❺ 風雨故人	1999.09.10		1		永續圖書
67	遊劍江湖	❶ 名門秘辛	1999.11.12			1707	永續圖書
68		❷ 開宗大典	1999.11.12		1		永續圖書
69		❸ 京華劍影	1999.11.12		1		永續圖書
70		❹ 英雄肝膽	1999.11.12		1		永續圖書
71		❺ 浩氣神州	1999.11.12		1		永續圖書
72		❻ 彈鋏天涯	1999.11.12		1		永續圖書
73	牧野流星	❶ 一代宗師	2000.01.20			1674	永續圖書
74		❷ 大俠傳承	2000.01.20		1		永續圖書
75		❸ 塞外風暴	2000.01.20		1		永續圖書
76		❹ 天山俠影	2000.01.20		1		永續圖書
77		❺ 沉冤莫白	2000.01.20		1		永續圖書
78		❻ 劍氣千秋	2000.01.20		1		永續圖書

79	彈指驚雷	① 魔域祕辛	2000.04.15		1	998	永續圖書
80		② 情海迷離	2000.04.15		1		永續圖書
81		③ 天山對決	2000.04.15		1		永續圖書
82		④ 奇峰突起	2000.04.15		1		永續圖書
83		⑤ 寶藏揭謎	2000.04.15		1		永續圖書
84	絕塞烽煙錄	① 居心叵測	2000.06.15		1	778	永續圖書
85		② 白駝情仇	2000.06.15		1		永續圖書
86		③ 紅粉邊城	2000.06.15		1		永續圖書
87		④ 情寄天山	2000.06.15		1		永續圖書
88	劍網塵絲	① 飛天神龍	2000.09.05			1276	永續圖書
89		② 中州劍影	2000.09.05		1		永續圖書
90		③ 異軍突起	2000.09.05		1		永續圖書
91		④ 京華俠蹤	2000.09.05		1		永續圖書
92		⑤ 七步干戈	2000.09.05		1		永續圖書
93		⑥ 幻劍傳奇	2000.09.05		1		永續圖書
94	幻劍靈旗	① 京華情仇	2000.11.01		1	731	永續圖書
95		② 八方風雨	2000.11.01		1		永續圖書
96		③ 心盟天涯	2000.11.01		1		永續圖書
未納入歸類							
97	武當一劍	① 天涯孤旅	2001.01.10		1	1154	永續圖書
98		② 武當密笈	2001.01.10		1		永續圖書
99		③ 情愁茫茫	2001.01.10		1		永續圖書
100		④ 中州俠影	2001.01.10		1		永續圖書
101		⑤ 疑雲重重	2001.01.10		1		永續圖書

102		⑥一劍光寒	2001.01.10		1		永續圖書
江山俠魔系列 (13*18.8 公分)							
103	武林天驕	①千古奇冤	2001.06.15		1	829	永續圖書
104		②皇室干戈	2001.06.15		1		永續圖書
105		③萍蹤俠影	2001.06.15		1		永續圖書
106		④紅顏江山	2001.06.15		1		永續圖書
107	大漠騰龍記 (瀚海雄風)	①金帳雄主	2001.08.10		1	1173	永續圖書
108		②皇室干戈	2001.08.10		1		永續圖書
109		③達摩劍法	2001.08.10		1		永續圖書
110		④撲朔迷離	2001.08.10		1		永續圖書
111		⑤俠氣崢嶸	2001.08.10		1		永續圖書
112		⑥龍騰風舞	2001.08.10		1		永續圖書
113		⑦驚天密謀	2001.08.10		1		永續圖書
114		⑧大漠恩仇	2001.08.10		1		永續圖書
115	艷情	①江山艷情	2001.09.10		1	738	永續圖書
116		②伏線千里	2001.09.10		1		永續圖書
117		③寶藏之謎	2001.09.10		1		永續圖書
118		④翻雲覆雨	2001.09.10		1		永續圖書
119	寶劍	①蒙古國師	2001.10.09		1	800	永續圖書
120		②化血神刀	2001.10.09		1		永續圖書
121		③往日情仇	2001.10.09		1		永續圖書
122		④金宮風暴	2001.10.09		1		永續圖書
123	天	①山窮水盡	2001.11.09		1	744	永續圖書

124		②廟堂大計	2001.11.09		1		永續圖書
125		③瞞天過海	2001.11.09		1		永續圖書
126		④苗疆對決	2001.11.09		1		永續圖書
1	狂俠	①北國江山	1999.05.01		1	205	永續圖書
2		②大衍八式	1999.05.01		1	214	永續圖書
3		③武林天驕	1999.05.01		1	212	永續圖書
4		④天魔解體	1999.05.01		1	206	永續圖書
5	天驕	①穴道銅人	1999.06.01		1	207	永續圖書
6		②絕頂高手	1999.06.01		1	210	永續圖書
7		③金廷喋血	1999.06.01		1	210	永續圖書
8		④長江風暴	1999.06.01		1	198	永續圖書
9	魔女	①擊楫中流	1999.07.01		1	200	永續圖書
10		②劫後恩仇	1999.07.01		1	197	永續圖書
11		③鳩飛冥冥	1999.07.01		1	204	永續圖書
12		④燕京塵兵	1999.07.01		1	196	永續圖書
13		⑤走火入魔	1999.07.01		1	195	永續圖書
14		⑥漠北雄主	1999.07.01		1	198	永續圖書
15		⑦天狼之鬥	1999.07.01		1	206	永續圖書
16		⑧金帳密令	1999.07.01		1	195	永續圖書

以上五個系列，除了萍蹤俠影系列是 11.5*17 公分的袖珍版本以外，其餘的都是 13*18.8 公分的 32 開版本，書的大小適中，每本的頁數都訂在 200 頁左右，紙張顏色柔和，字體與行距也夠大且清晰，非常易於攜帶與閱讀。

另外，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江山俠魔系列最早出版的是 1999 年

5-7月的《狂俠·天驕·魔女》，當時風雲時代正推出第三波武俠大展，一共出版了司馬翎、蕭瑟、臥龍生、諸葛青雲、司馬和梁羽生等六人的代表作品，後來「梁羽生新派武俠精選」便將這16冊書納入納入江山俠魔系列。目前這個系列還有《飛鳳潛龍》和《風雲雷電》尚未出版，所以尚未出齊²⁹。

除此之外，出版編序97-102號的《武當一劍》也是屬於「梁羽生新派武俠精選」叢書，但並部屬於上述五大系列之一，與《武當一劍》相同情況的還有《武林三絕》、《龍虎鬥京華》、《草莽龍蛇傳》三部作品，但也都尚未出版。

「梁羽生新派武俠精選」叢書這樣精心製作的版本，實在令人愛不釋手，也可見風雲時代出版社的用心；但是唯一美中不足之處是，風雲時代出版公司喜歡將梁羽生的作品更名，而且與前面的系列中名字並不統一，這樣容易使人感到突兀與不習慣。這樣的例子有：

①最早先於1988年出版的梁羽生作品中有一套《挑燈看劍錄》，在梁羽生的所有原著中，並沒有這樣的一部書，後來才知道，原來就是《狂俠·天驕·魔女》。不過，說實在的，這個書名實在改得非常好，「挑燈看劍」讓人馬上會想起辛棄疾的「破陣子」那闋詞：「醉裡挑燈看劍，夢裡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絃翻塞外聲，殺場秋點兵。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聲！」氣勢何等雄壯，力量何等澎湃。原來的書名《狂俠·天驕·魔女》比較起來就俗氣多了。可惜這個書名「晚節不保」，最後在「江山俠魔系列」，又改回去了。只是，這樣或許比較忠於原著吧！

②在「天山英雄系列」中有一套《龍虎恩仇記》的書，是以前所

²⁹ 資料截止時間為2002年，2月20日

未曾見過的。從「梁羽生作品集」到「梁羽生新作系列」所有梁羽生的作品中，都未曾出現過這樣的一部書，打開書本一讀才知道，原來是《江湖三女俠》。將《江湖三女俠》改成《龍虎恩仇記》，個人覺得是不妥當的，因為這套書的主要人物就是呂四娘和馮瑛馮琳兩姊妹這三位豪氣干雲的女俠，改成《龍虎恩仇記》以後，彷彿就失去了原味，完全不對味了。主要人物仍是三女俠，但誰是龍？誰是虎呢？難道指的是唐曉瀾和雍正嗎？妙的是後來的梁羽生的經典聯句中，為了對句順口的原故，又採用了《江湖三女俠》的書名。這樣不是自相矛盾嗎？

③在「天山英雄系列」中另有一套《西域飛龍記》的書，情況也與《龍虎恩仇記》幾乎相同。書名原來是《冰川天女傳》，改成《西域飛龍記》以後，也是找不到真正的主人翁了，原來充滿浪漫虛幻詩意的名字，突然變成剛健豪邁陽剛味十足的名字，確實令人感到突兀不已。

梁羽生的作品一向對女性非常尊重，以《江湖三女俠》和《冰川天女傳》為書名，正可以作為明證，不知風雲出版社有沒有從善如流的雅量，將書名改回原來的名稱，也算是對作者的一種尊重吧！

④大唐游俠系列裡，將《女帝奇英傳》改成《大唐碧血錄》，個人也是認為改得不是很理想，因為「碧血」應是用於為國效命沙場的忠臣烈士比較恰當，雖然故事中也稍微提及主人翁李逸等人與突厥周旋的情節，但是主要情節是以李逸與上官婉兒、武玄霜、長孫璧四人的情愛糾葛為主線，縱使最後李逸死於太平公主的毒藥，說是「碧血」實在是牽強。倒是若將本系列另一部《大唐游俠傳》，改為《大唐碧血錄》，相信一定會引起更多人的共鳴。因為書中就是描寫張巡、許遠、南霽雲等忠臣豪傑浴血黃沙，壯烈殉國的故事。將之改成《大唐碧血錄》，絕對是實至名歸。

⑤「江山俠魔系列」中也有如同上述所說的情形，那就是將《瀚海雄風》改為《大漠騰龍記》。個人愚見也是認為這又是一個弄巧成拙的例子，「瀚海雄風」是簡潔雄壯，充滿文學性的名字，而《大漠騰龍記》就通俗多了，瀚海就是大沙漠，騰龍的意思與具象，就不如雄風來得豪邁灑脫，還是不改來得好。

⑥仍是發生在「江山俠魔系列」中的例子，原來的《鳴鏑風雲錄》，被改為《艷情 寶劍 天涯》。喜歡文學的讀者，大概都會同意，喜歡梁羽生的原因就是因為他的小說含運著豐富的文學詩詞意味，詞句典雅清麗，不落俗套，原來的書名《鳴鏑風雲錄》，本就是很獨特又完美的名字，何必紆尊降貴，強為迎合大眾，而將書名改成較平淡無奇的名稱呢？

以上風雲時代出版的梁羽生作品，書名被更改的有六部，改得適當又能掌握原書旨趣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挑燈看劍錄》，其餘的都改得不是很恰當。雖然，風雲時代已洽得梁羽生先生的同意，才將書名更名，對原著作者相當的尊重，但是，我想這仍是值得注意的地方，或許更改作品名稱對書籍的銷售有相當程度的影響，但是個人認為，若真有不得不更名之理由，應該以原著的中心意旨為優先考量，其次再考量是否能討喜讀者，增強讀者的接受程度。坊間未經授權的版本，未經作者同意就任意更改書名與作者的作法，造成讀者對原著與作者的陌生與疏離感，則是值得借鏡與注意的。

2002年一月起，風雲時代出版公司學習遠景出版社將金庸的十四部作品各取一字排成對句的模式³⁰，從梁羽生三十五部作中精選出十

³⁰ 遠景出版社將金庸的十五部武俠小說。除開《越女劍》之外，把其餘十四部小說書名的第一個字，做了一副對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分別代表，飛《飛狐外傳》、雪《雪山飛狐》、連《連城訣》、天《天龍八部》、射《射鵰英雄傳》、白《白馬嘯西風》、鹿《鹿鼎記》、笑《笑傲江湖》、書《書劍恩仇錄》、神《神鵰俠侶》、俠《俠客行》、倚《倚天屠龍記》、碧《碧血劍》、鴛《鴛鴦刀》。

四部作品，共 38 冊，定名為「梁羽生武俠經典系列」，因為是「經典」，必須考慮到保存的層面，所以本系列採用 14.8*21 公分，25 開的版本，封面採用硬紙板精裝本發行，以下是這十四部書的基本資料：

風雲時代梁羽生武俠經典系列 (14.8*21 公分, 25 開)								
總編序	系列別	書名	封面圖案	封面設計	出版年月	冊數	頁數	經銷
1-2	萍蹤俠影	萍蹤俠影錄		翁富美	2002.01.15	2	675	成信文化
3		還劍奇情錄		翁富美	2002.01.15	1	306	成信文化
4-5		散花女俠		翁富美	2002.02.05	2	732	成信文化
6-8		聯劍風雲錄		翁富美	2002.03.01	3	829	成信文化
9-12		廣陵劍		翁富美	2002.04.15	4	1499	成信文化
13-14	天山英雄	白髮魔女傳		翁富美	2002.05.15	2	698	成信文化
15-16		七劍下天山		翁富美	2002.06.15	2		成信文化

17-19		江湖三女俠			待出版	3		成信文化
20-22		冰川天女傳			待出版	3		成信文化
23-25		雲海玉弓緣			待出版	3		成信文化
26-27	大唐游俠	女帝奇英傳			待出版	2		成信文化
28-30		大唐遊俠傳			待出版	3		成信文化
31-33		龍鳳寶釵緣			待出版	3		成信文化
34-38	狂俠 天驕 魔女	狂俠 天驕 魔女			待出版	5		成信文化

這十四部梁羽生的經典聯句是這樣的：「大雲狂龍聯江廣，白冰七女還萍散」，分別代表上述十四部作品：

大——《大唐遊俠傳》

雲——《雲海玉弓緣》

狂——《狂俠·天驕·魔女》（挑燈看劍錄）

龍——《龍鳳寶釵緣》

聯——《聯劍風雲錄》

江——《江湖三女俠》（龍虎恩仇記）

廣——《廣陵劍》

白——《白髮魔女傳》

冰——《冰川天女傳》

七——《七劍下天山》

女——《女帝奇英傳》

還——《還劍奇情錄》

萍——《萍蹤俠影錄》

散——《散花女俠》

個人覺得這樣的對聯彷彿不太順口，如果改成「七女聯江大冰廣，狂龍散萍白雲還」是否較為容易上口，也較幫助記憶？

將本「梁羽生經典系列」與「梁羽生武俠作品精選」作一對照便可發現，這個「梁羽生經典系列」系列，其實就是「梁羽生武俠作品精選」系列，只是將原系列中的《慧劍心魔》換下而已，除了總經銷商由學欣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改為成信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外，全書的內容、頁碼都完全相同。但是在印刷與書籍的裝訂與封面設計和紙張的選用方面，則作了非常多的改善，可見出版社的用心。由此也可見，風雲時代出版社對梁羽生先生的武俠作品真是情有獨鍾，別具用心，投注許多關愛的眼神。

以上是授權版本風雲時代版本的的出版狀況，接下來來看坊印本：

（二）、坊印版：

所謂「坊印版」就是坊間未經授權，自行翻印流通的版本。出版

商所做的是一種侵犯著作權的違法行為，因為未經授權，所以不可能得到作者的書稿，因而通常都只能從原版書籍影印再加以照相翻版，所以通常版面文字會較不清楚，再加上紙質粗糙，印刷技術又簡陋，所以無法登入大雅之堂，很少在坊間書店看到這樣的版本。這其中當然也有比較有良心或負責任的的書商，他們雖然並未取的原作者的同意，但卻願意以原著為底稿，重新打字排版，也用比較好的紙張，也願意多花一些印刷成本，這樣的版本在坊間版本中，算是比較好一點的版本。但無論如何，未經作者同意就逕行翻印或將作者易名，或將書名任意更改，只為圖利的作法，無論就法、理、情方面來說，這樣的行為，確實是不值得鼓勵的。這種版本最常見於坊間書肆與小說出租店，我們通常所謂的「盜印本」，就是屬於這樣的版本。

因為 1949 年，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時，針對所謂「附匪文人」的作品，以《戒嚴法》的名義將之全部查禁；接著又於 1959 年底實施「暴雨專案」，全面取締包括大陸、香港所出版或在台翻版的新、舊武俠小說。當時香港的新派武俠文壇，正由兩巨匠宗師——梁羽生與金庸精彩演出，而呈現蓬勃發展欣欣向榮的景象，然而這些精彩的著作，台灣的讀者卻因為政治因素上的考量而無緣得見，直到 1979 年以後，金庸與梁羽生的作品獲得解禁後，兩位大師的作品，才能光明正大的和台灣地區的讀者見面。

坊印本雖然是未經合法授權的版本，但是，就在這段非常時期內，坊印版本卻擔任了「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的功能，為香港新派武俠暗渡陳倉至台灣的唯一管道，使台灣和香港的武俠文壇同步化，不致有太大落差，為新派武俠文學命脈的延續與影響效果的擴大，產生了承先啟後的作用。就這點功能來說，坊印本仍是有其功勞的。

梁羽生的作品有許多不同的坊印本，下面就三方面分析之：

(一)、 在出版實務上，坊印本最常見的作法有以下兩種：

1. 保持原來的書名，但是將原著作的作者更名，改用台灣武俠作家的名字，或用較出名的作家的名字，或是作者名字的諧音，以魚目混珠的方式在坊間流傳，例如：將作者梁羽生改為「司馬嵐」或「司馬翎³¹」或「荊翁」或「羽生」等。（在那個時代裡，金庸小說是禁書，梁羽生的小說也未引進，但坊間皆以「司馬翎」的名義盜版金庸小說，梁羽生則以「司馬嵐」的名義出版。）
2. 書名與作者都更名。如《散花女俠》更名為《天女散花》，作者更名為司馬翎。採用這一種作法的坊印本數量最多。另一個有趣的例子是，1960年代前後，金庸的《射鵰英雄傳》渡海來台，當時呂氏書社曾翻印至第七集，不久便遭到查禁的命運，可是後來莫愁書局將原書名《射鵰英雄傳》改為以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的書名來掩護，再度出版。

(二)、 在內容方面，坊印本也有兩種不同的作法：

1. 內容完全與授權版完全相同。大部分的坊印本都採用這一種作法，這就是所謂的直接翻印（盜印），因為這樣最省時省事。
2. 內容與授權版大致相同，但稍作增刪修改。

³¹ 司馬翎，本名吳思明，（1933-1987），另有「吳樓居士」、「天心月」等筆名，大陸廣東汕頭市人。一九五八年，時年僅二十五歲，便出版處女作《關洛風雲錄》及《劍神傳》、《八表雄風》三部曲，分別連載於香港、台灣的報章，被認為是武俠小說界的天才、新星作家。司馬翎創作全盛期起自1958年，止於1971年，以1965年為前、後期之分界，前期名作有《鶴高飛》、《金縷衣》、《斷腸鏢》、《白骨令》等中篇，以及《關洛風雲錄》、《劍氣千幻錄》、《劍膽琴魂記》、《帝疆爭雄記》、《聖劍飛霜》、《纖手馭龍》等長篇；後期代表作有《飲馬黃河》、《劍海鷹揚》、《紅粉干戈》、《焚香論劍篇》及《丹鳳針》、《武道》、《胭脂劫》等書，部部可觀，不落俗套，各具創意，殊少雷同。一生共創作了四十部左右的武俠作品。作品水準都很平均。在思想深度、武學創見上，並不遜於香港武俠大師金庸，同輩名家受其影響、啟迪者頗多，如古龍、上官鼎、易容、蕭逸等皆是。與古龍、臥龍生、諸葛青雲並稱台灣武林四大家。

(三)、 在出版規劃方面，坊印本有也可分成兩種作業模式：

1. 有系統的整理出版，例如新星出版社的司馬嵐系列作品；皇鼎文化的司馬翎系列作品；金蘭文化出版公司的羽生系列等。
2. 零星出版沒有周詳規劃。

以下將個人目前蒐集之梁羽生坊印本資料，依出版社系統整理列表如下：

一、

台北新星出版社出版印行，吉明書局總經銷，作者：司馬嵐					
原著書名	新星版書名	封面圖案	冊數	頁數	出版年月
女帝奇英傳	奇英傳	缺	4	不詳	1977.12
大唐遊俠傳	大唐遊俠傳	缺	5	不詳	1977.12
龍鳳寶釵緣	龍鳳寶釵緣	缺	6	不詳	1977.12
狂俠 天驕 魔女	神州狂俠	缺	5	不詳	1979.12
	武林天驕		5		
	蓬萊魔女		5		
鳴鏑風雲錄	鳴鼓英雄傳		8	1631	1979.12
	鳴鏑風雲錄		7	1440	

還劍奇情錄	漂泊俠影錄		5	1103	1980.12
萍蹤俠影錄					
散花女俠	散花女俠		4	919	1978.12
聯劍風雲錄	聯劍風雲錄		5	1061	1978.12
廣陵劍	廣陵劍		9	1899	1978.12
白髮魔女傳	玉羅剎	缺	4	不詳	1980.12
江湖三女俠	江湖女俠	缺	6	不詳	1980.12
冰魄寒光劍	西域英豪傳前傳	缺	1	不詳	1979.12
冰川天女傳	西域英豪傳	缺	5	不詳	1979.12
雲海玉弓緣	雲海玉弓緣		6	1328	1978.12
冰河洗劍錄	冰河洗劍錄	缺	7	不詳	1980.12

風雷震九州	風雷震九州		7	1456	1979.12
俠骨丹心	俠骨丹心		6	1297	1977.12
遊劍江湖	遊劍江湖		9	1914	1979.12

台北新星出版社出版印行，吉明書局總經銷的版本，也是 32 開的版本，經過與香港偉青版本作比對的結果，發現除了封面、封底設計與插頁廣告之外，可說是完全與偉青書店的版本完全相同，可算是難得一見的好版本，也可說是最忠於原味的版本吧！美中不足的是，並未將梁羽生所有的作品蒐羅出齊，而且將部分作品的書名作了更改的動作。

二、

金蘭文化出版社出版印行，作者：羽生					
原著書名	金蘭版書名	封面圖案	冊數	頁數	出版年月
風雷震九州	雄風震武林	缺	4	1170	1983.04

彈指驚雷	彈指驚雷		3	879	1983.06
江湖三女俠	江湖女俠		4	1099	1983.06
龍虎鬥京華	京華風雲		2	401	1983.06
狂俠天驕魔女	天驕		3	896	1979.08
	魔女		2	714	1979.08
瀚海雄風	瀚海雄風		4	1312	1979.02
塞外奇俠傳	塞外俠侶		2	729	1982.03

七劍下天山					
-------	--	---	--	--	--

金蘭文化出版社的版本屬於 25 開本，內頁排版與印刷品質都算不錯，書名雖稍有更動，但仍可立刻知道是哪一部原著，甚至連作者的名字，也都只省略去一個梁字而已，作者之名早已呼之欲出，眼尖的讀者，一見就心知肚明了。

該公司曾出版一套「羽生小說專輯」，可惜目前尚未蒐羅齊全。上表中的《瀚海雄風》與《塞外俠侶》兩部作品，則偽託為司馬嵐與司馬翎所作。若全數列入「羽生小說專輯」，應是較妥當的處理方式。

三、

皇鼎文化出版社出版印行，作者：司馬翎					
原著書名	皇鼎版書名	封面圖案	冊數	頁數	出版年月
萍蹤俠影錄	漂泊劍影錄		4	942	1984.10

七劍下天山	七劍下天山		3	676	1984.11
江湖三女俠	女劍客		4	1083	1986.08
鳴鏢風雲錄	劍鏢風雲錄		3	731	1986.08
	劍鏢風雲錄 (續)		3	732	
鳴鏢風雲錄	鳴鼓英雄傳	缺	3	773	1986.08
	鳴鼓英雄傳 (續)	缺	3	750	
待查證	人在江湖	待查證	待查證	待查證	待查證
待查證	劍氣山河	待查證	待查證	待查證	待查證
待查證	七年血盟	待查證	待查證	待查證	待查證
待查證	劍雨情霧	待查證	待查證	待查證	待查證

皇鼎版的特色與出版品質和金蘭版大同小異，兩者在伯仲之間。但是有的書名則更改的幅度過大，不若金蘭版的簡易清楚，令人不易知道是梁羽生的哪一部原著，例如：與古龍、臥龍生、諸葛青雲並稱台灣武林四大家的司馬翎，經查考他的創作年表，曾列舉皇鼎出版《人

在江湖》《劍氣山河》《七年血盟》《劍雨情霧》等作品為梁羽生的原作，但是在未尋到文本之前，仍無法從書名中來判定是梁羽生的哪一部作品。

四、

南琪出版社印行，作者：司馬翎					
原著書名	南琪版書名	封面圖案	冊數	頁數	出版年月
萍蹤俠影錄	一代大俠		3	942	1981.06
散花女俠	天女散花		3	839	1983.01
江湖三女俠	女劍客		4	1083	1981.05
聯劍風雲錄	大明豪俠傳		3	997	1981.04

女帝奇英傳	絕世奇英		2	724	1983.09
風雷震九州	風雷劍豪	缺	4	1149	1983.07
牧野流星	牧野遊俠		2	1283	1980.04
	牧野遊俠 (續)		2		
大唐遊俠傳	龍鳳奇緣		3	841	1983.06
慧劍心魔	豪俠傳	缺	3		1983.06
白髮魔女傳	玉羅剎		3	950	1981.05

南琪出了許多梁羽生的作品，也都是屬於 25 開的版本，為了避免遭到查禁，所以每一部梁羽生的作品都將作者更名司馬翎，書名也都參考每一部作品的內容情節而加以變更，但是總與原著的書名或意義相接近，算是不錯的版本。

五、

文天出版社印行，作者：司馬翎					
原著書名	文天版書名	封面圖案	冊數	頁數	出版年月
還劍奇情錄	風塵俠影		2	510	1986.06
冰魄寒光劍					
聯劍風雲錄	龍虎聯劍錄		3	851	1984.04
龍鳳寶釵緣	亂世遊俠後傳		4	1196	1984.06
俠骨丹心	斷腸鏢		4	1106	19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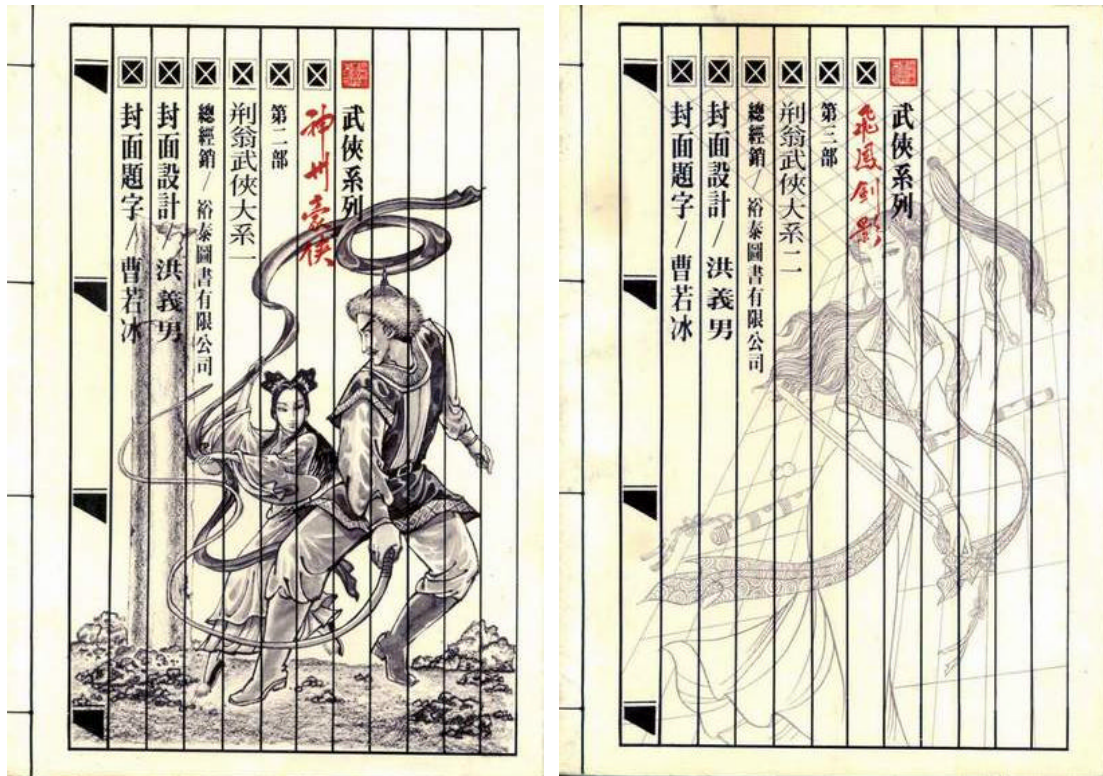
文天出版的也是屬於 25 開的版本版，但是總體上來說，文天版的品質與內容在所有坊印本中算是較拙劣的，無論是書名、封面設計或是內頁印刷等，都比不上前面幾家。例如：將《俠骨丹心》改名為《斷腸鏢》，實在令人摸不著丈二金剛，《斷腸鏢》本就是司馬翎的著作之一，這樣的作法就更容易讓讀者產生錯誤的連結與印象；再如：《還

《劍奇情錄》與《冰魄寒光劍》兩部小說的時代背景，一在明初，一在清初，年代相差近三百年，故事情節也不相銜接，將之合併印成一本，實在有欺騙讀者，賺黑心錢的嫌疑。真是不用心的作法，這樣的行徑實在令人不敢苟同。

六、

育幼圖書出版印行，裕泰圖書經銷。作者：荊翁					
原著書名	裕泰版書名	封面圖案	冊數	頁數	出版年月
狂俠天驕魔 女	神州豪俠		3	1022	1983.02
	飛鳳劍影		3	1020	

裕泰版的梁羽生作品，作者假託為荊翁，或許是取金庸的諧音吧！在目前所有蒐集得到的坊印本中，就內頁印刷、紙張選用、字體大小、封面、封底設計來說，應該是最好的 25 開版本，請看他的封底設計：



從上圖可之，這套狂俠天驕魔女原著，裕泰投注了相當的成本與心力，除重新打字排版外，還聘請名畫家洪義男先生作封面設計，又聘請武俠名宿曹若冰³²先生為封面題字，雖然並未取的梁羽生先生的授權，但是這已經是坊印本中的大手筆了。只可惜這樣的版本不多見，這個「荆翁武俠大系」還有其他哪些作品，目前正還在努力蒐集中。

七、

除了以上的出版社較為有系統出版梁羽生的作品以外，另外也還發現部分較零星的版本，列表於下：

³² 曹若冰是 60 年代 台灣「超技擊俠情派」武俠小說家。著有《空香谷》、《金菊四絕》、《斷劍殘琴》、《騰龍谷》、《劍氣撼山河》、《女王城》、《煞星黑鳳》、《魔女劫》、《寶換玉笛》、《追魂劍客》、《玉帶飄香》、《狂簫怒劍》、《天龍煞星》、《八音天尊》、《玉扇神劍》、《玉扇神劍續集》、《絕劍十三郎》、《魔塔》等。

其他零星的版本					
原著書名	坊印版書名 出版社 作者	封面圖案	冊數	頁數	出版年月
女帝奇英傳	武則天別傳 漢牛出版社 司馬		3	751	1985.11
冰川天女傳	萬里江湖孤 劍行 漢牛出版社 金庸		4	1062	1983
絕塞傳烽錄	江湖風雲 瑞德出版社 獨抱樓主		2	665	1981.09

上表中所列的作品中，以漢牛出版社的版本印製的品質最為粗劣，不但紙張粗糙而且內文印刷不清，甚至裝訂錯誤，最後還擅改原著的結局，是所有坊印本中最不受歡迎，令人討厭的版本，讀起這樣的版本，真令人不忍卒睹！

目前世界各國都極重視書籍版權觀念，也都立法保障作者的智慧財產權，自從梁羽生與金庸的作品解禁以後，台灣地區由風雲時代取得梁羽生作品的出版授權以後，就不再見到坊印版的出現，目前這些在 1980 年到 1988 年之間大量產生的坊印版書籍，都只能在武俠小說

出租店才能再見到它們的芳蹤，它們泰半都寂寞且乏人問津的靜靜站立在出租店昏暗不受重視的角落，而日漸蒙塵。或許說它們已完成階段性的使命，說它們是白頭宮女，大概也不為過吧！



第三章



情節結構系統 與鋪展手法

「萍蹤俠影系列」故事由《還劍奇情錄》起，經《萍蹤俠影錄》而《散花女俠》，接著為其續集《聯劍風雲錄》，最後至《廣陵劍》而終。整個系列五部作品中，除了《還劍奇情錄》與各部稍微搭線之外，其餘四部作品，在題材內容和故事情節上是前後連接相貫，在故事內容主體上，這五部作品雖然都是獨立成篇，可是，除了各部的主要角色各不相同之外，其中的人物關係與小說情節卻緊密聯繫，書中人物則是前後相關，人物世代交替，時間順序分明，而故事情節發展，也都隨著不同的時空人事而鋪衍發展，可說是一套完整的故事。

這一系列與張丹楓有關的故事，實是一則俠骨柔情的長篇鉅作，讀者可以一氣呵成，輕鬆閱讀，無需重新了解認識書中的主要人物與次要人物，也能輕鬆的進入精彩的故事中；就彷彿搭飛機過境，雖經不同國境機場，卻不需落地簽證一般。民國北派武俠小說家王度廬有「鶴鐵五部曲」³³，梁羽生也有「萍蹤俠影五部曲」，這兩個五部曲，在近代武俠文壇前後輝映。

一套完整的系列故事，一定有其緊密的情節結構與周延合理的鋪展手法。本章為尋繹「萍蹤俠影系列」的情節結構與鋪展手法，將依以下步驟逐項進行探索：

首先探求本系列故事的情節結構發展系統；其次尋找出系列故事中人物相關譜系脈絡；繼而考探故事前後衝突之處；最後探討本系列故事情節的鋪展手法。

³³ 民國北派武俠小說家王度廬曾寫下《鶴驚崑崙》《寶劍金釵》《劍氣珠光》《臥虎藏龍》《鐵騎銀瓶》等五部武俠小說，故事情節前後因果相關，稱為「鶴鐵五部曲」。台灣電影導演李安曾以其中的《臥虎藏龍》拍攝成同名的電影，榮獲2000年9月加拿大多倫多影展「觀眾票選最佳影片」大獎，繼而於2001年英國影藝學院電影獎（金球獎）中大放異彩，奪得「最佳外語片」和「最佳導演」、「最佳服裝設計」及「最佳音樂」等四項大獎，進軍2001年影壇最高榮譽象徵的奧斯卡金像獎，榮獲「最佳外語片」，與「最佳攝影」和「最佳原著音樂」及「最佳藝術指導」等四項大獎。《臥虎藏龍》電影在全球都引起了一陣中國武俠風潮。自此「情俠王度廬」的武俠創作作品，再度為人所重視，尤以「鶴鐵五部曲」為焦點。

第一節 情節結構發展系統

想要探尋本系列故事的情節結構發展系統，首先必先了解構築本系列各獨立小說主線的故事情節內容，然後再從其中抽絲剝繭，尋出主要的情節發展支柱。以下試分析之：

一、《還劍奇情錄》

《還劍奇情錄》這部書可算是梁羽生創作的天山派一系列作品的開端，書中主要人物陳玄機，是本系列主要靈魂人物張丹楓的師祖。本書就是描寫他輕狂年少時代淒美的愛情故事。

整部小說情節結構，就構築在三大系統之上，一為國仇，二為家恨，三為情怨，試分析如下：

- (一)、張士誠的忠心臣子們遣陳玄機至賀蘭山刺殺雲舞陽，這是國仇，是大周與大明的國家世仇。朱元璋派出羅金峰等大內高手，對張士誠擁護者之斬草除根行徑，這也是大明與大周的國家世仇。
- (二)、畢凌風助張士誠家族反對大明天子，乃是因為朱元璋對畢凌虛家族大肆捕殺，使得畢家子孫埋名丐幫，背井離鄉，這是畢家與朱家的家恨。
- (三)、陳定方與牟獨逸爭奪達摩劍譜，死於牟獨逸之太清玄功，畢凌風心儀陳定方之女陳雪梅，為她甘願鋌而走險習練魔功，偷襲牟獨逸，以致遭毀容身殘，這是因情怨而引起的個人家恨。
- (四)、雲舞陽論牟寶珠盜取父親牟獨逸的達摩劍譜，遠遁賀蘭山，這是牟家與雲家的家恨。
- (五)、陳玄機與雲素素終於情天難補，這是情怨。

(六)、陳玄機、上官天野、蕭韻蘭之三角關係，本就是情怨。

(七)、雲舞陽、陳雪梅、牟寶珠貌合神離之夫妻關係，也是情怨。

由國仇、家恨、情怨三大情節系統構築而成的矛盾與衝突，便成為本書的基本框架。

二、《萍蹤俠影錄》

《萍蹤俠影錄》是本系列作品中最膾炙人口的作品，也是梁羽生眾多作品中極為成功的代表作之一。以明代土木堡事變為背景，描述大周皇帝的後代張丹楓身負宿命深仇與復國使命，卻與仇家之孫女雲蕾展開一段愛恨交織的情感衝突。這段故事是梁羽生最具代表性的力作；尤其是塑造了主角張丹楓之名士形象，開狂俠名士之風，稱絕一時，最為人津津樂道。

《萍蹤俠影錄》的結構與《還劍奇情錄》相似，文中尤其將張丹楓與雲蕾情愛糾葛與家恨交纏的矛盾心理，寫得絲絲入扣，有情有戲，實在是一部難得的寫情的佳篇。與《還劍奇情錄》相同，構成《萍蹤俠影錄》全書主要內容的情節主幹，仍是「國仇」、「家恨」和「情怨」三者。試分析如下：

(一)、朱明王朝與張士誠、畢凌虛後人為爭奪天下的矛盾。這是「國仇」。

(二)、張士誠後人張宗周與雲靖一家祖孫三代之間的矛盾。此乃「家恨」。

(三)、玄機逸士、上官天野因蕭韻蘭而產生的矛盾以及兩派師徒的爭鬥。這依舊是上一代的「情怨」餘緒。

《萍蹤俠影錄》小說以明代歷史事件土木堡之變為背景，通過朱明王朝與張士誠後代的矛盾、朝廷奸宦與忠臣義士的鬥爭以及中原俠

士與武林敗類和蒙古侵略者的衝突，表現出愛國、為民、任俠的主題。在群英報國的故事裏又穿插進張士誠後裔張丹楓與仇家後代女俠雲蕾的愛情波折，其間又有玄機逸士、上官天野兩派師徒的恩恩怨怨，並將其與國家命運有機地交織於一體，寫得深沉蘊藉，哀婉動人，表達出作者「盈盈一笑，盡把恩仇了」的創作思想。小說內容由「歷史」轉入「傳奇」，在「江山爭鬥」中摻入「江湖恩怨」，於「國事」描述中雜以男女「情事」，既增加了小說的趣味性、可讀性，又於其中抒寫了世間的悲歡離合，表達了一定的人生境界。所以與《還劍奇情錄》相同，構成《萍蹤俠影錄》的情節發展的三支主幹，也是「國恨」、「家仇」和「情怨」。

三、《散花女俠》

本書承自《萍蹤俠影錄》，是《萍蹤俠影錄》的續集，敘述明朝忠臣于謙枉死牢獄，孤女于承珠為了復仇，投入義軍陣營。為救民賑災，與朝廷抗爭的故事。

從內容情節發展來看，散花女俠這部小說也是和前兩部小說一樣，都是以「國仇」、「家恨」和「情怨」三者為情節發展結構的主要支柱，試分析如下：

- (一)、倭寇侵擾東南沿海，葉成林、于承珠、鐵鏡心合力抗倭，這是「國仇」。
- (二)、明室殺害于謙，這是于承珠的「家恨」。
- (三)、朱明王室鬥爭，導致張風府遇害，這也是張玉虎的「家恨」。
- (四)、畢擎天與朱明王室的抗爭，是畢朱兩家的世代恩仇。
- (五)、鐵鏡心苦戀于承珠，這是「情怨」。
- (六)、于承珠在鐵鏡心與葉成林之間難與取捨，這也是「情

怨」。

(七)、畢擎天一廂情願向于承珠示好，處處碰壁，這也是「情怨」。

(八)、凌雲鳳與愛侶霍天都因沙漠風暴而失散，音訊全斷，生死不明，苦苦相思，黯然神傷，更是標準的情怨之苦。

在《散花女俠》中，「情怨」是一條主脈，「國仇」與「家恨」，是它的兩個上游源頭支流，注入主脈之後，變成「情怨」主流，傳唱出《散花女俠》中每一段情愛的小插曲。

四、《聯劍風雲錄》

《聯劍風雲錄》為《散花女俠》續集，延續《散花女俠》的劇情，七年後，張玉虎長成少年英雄，與龍劍虹聯袂行走江湖，霍天都與凌雲鳳夫婦因志趣不合，黯然分手的故事，再次呈現英雄兒女的俠情世界。就其故事情節分析，可以明顯看出，「國仇」、「家恨」、「情怨」依然是故事的主軸，試分析如下：

(一)、金刀寨主周山民聚義軍數萬，盤據雁門關外青龍山，成為北方長城，令胡兒不敢南下牧馬，這是「國仇」所致。

(二)、葉成林率義軍水師盤據東海伏波島，力拒倭寇。這也是「國仇」。

(三)、喬北溟誤以為散花女俠是殺害自己的孩子喬少少的兇手，追殺于承珠，這是「家恨」。

(四)、霍天都與凌雲鳳終於因志趣不同而勞燕分飛，這是「情怨」。

(五)、陰秀蘭苦戀張玉虎不成。喬少少報復陰秀蘭，都是「情怨」。

(六)、赤霞道人視養女陰蘊玉為禁癘，驅走萬天遊、萬家樹父

子，拆散鴛鴦，是情孽，也是「情怨」。

(七)、石鏡涵侵害師妹陰蘊玉，生下陰秀蘭，造成陰蘊玉一生悲苦哀怨，是情孽，也是「情怨」。

(八)、龍劍虹欲成全陰秀蘭與張玉虎，所做出的犧牲讓步，就是「情怨」。

(九)、鐵鏡心已成沐國公乘龍佳婿，卻未能忘情於于承珠，是情孽，也是「情怨」。

《聯劍風雲錄》與《散花女俠》既是姊妹篇，當然擁有相同的情節結構系統，如此才使得故事能前後連貫。在《聯劍風雲錄》中，「情怨」的結構系統顯得更突出，所有的「風雲」，幾乎都是因為情怨而起。只是這次的情與怨，又加入了以張丹楓為首的正派與以喬北溟為首領的邪派的「江湖恩怨」，使得情與怨的範圍更加擴大了。

五、《廣陵劍》

《廣陵劍》描述一對相依為命的祖孫，爺爺為了救人，死於非命，少年一為忠人所託，二為復仇，遂捲入一場風雲詭譎的陰謀之中。書中記敘了青年琴手陳石星獲得無名劍法後，馳騁江湖，報得國仇家恨的故事。

從故事發展來看，已透露出無法逃避的悲劇結局，隱喻了主角最終的悲劇命運，但是整部小說情節結構，依然是構築在「國仇」、「家恨」、「情怨」三大系統之上，試分析如下：

- (一)、 蒙古瓦剌總想南下牧馬，這是與朱明王朝的「國仇」。
- (二)、 龍文光勾結瓦剌，出賣國家，這既是「國仇」也是「家恨」。
- (三)、 龍文光與龍成斌叔姪聯手害死雲浩，這是雲、龍兩家的「家恨」。

- (四)、 龍文光迫害逼死段王爺，使得段劍平家破人亡，這是段、龍兩家的「家恨」。
- (五)、 因為龍文光私通瓦剌，致使「八仙」中之黃葉道人與陶一樵先後喪命，這是八仙與龍文光的「國仇」也是「家恨」。
- (六)、 蘇州獅子林原是張士誠行宮，後來九頭獅子殷天鑑買下建為秦樓楚館，張丹楓從殷天鑑手中贏回獅子林，致使殷天鑑破產氣死而亡。這是殷家與張丹楓的家恨；殷天鑑之孫殷紀，圖謀對張丹楓之關門弟子陳石星下手，這是「家恨」。
- (七)、 令狐雍殺害葛南威的父親葛名揚，這是葛南威的「家恨」。
- (八)、 天龍劍柳樹莊與艷羅刹孟蘭君夫妻因杜素素誤傷其子柳搖風，而千里追殺杜素素與葛南威至天山腳下，可見「家恨」之深。
- (九)、 喬家忠僕厲抗天因為張丹楓曾敗主人（師父）喬北溟，因而襲害雲浩，這是師門恩怨，亦可列為家恨。
- (十)、 杜素素因誤會池梁欲促成韓芷與葛南威而逃避，這是因她深愛葛南威所產生的「情怨」。
- (十一)、 陳石星未獲雲瑚肯定之前，也想要成全段建平與雲瑚，所呈現的患得患失心理，就是「情怨」。
- (十二)、 雲夫人與雲浩離異後，才發覺雲浩之真情，卻已悔恨不及，最是標準的「情怨」。
- (十三)、 陳石星廣陵散絕，命喪天山，雲瑚懷著遺腹子而情天難補，這真是至痛情傷。

由以上各段的分析可清楚得知，從《還劍奇情錄》起，經《萍蹤俠影錄》而《散花女俠》，接著為其續集《聯劍風雲錄》，最後至《廣陵劍》而終。整個系列五部作品，除了《還劍奇情錄》以外，時代背

景都是在明英宗朱祁鎮至明憲宗朱見深在位的年代，北方邊境有蒙古瓦剌韃靼虎視眈眈，隨時準備南下牧馬，進逼中原，因為外患頻仍，使得百姓無法安居樂業；而朝廷內卻又閹宦把政，小人當道，政治腐敗，民不聊生。部分有志之士，便召集志同道合群眾群起抵抗，便是本系列故事中的「義軍」，他們都是污穢政治下的受害者，梁羽生在作品中給予他們高度的肯定。

這些「國仇」、「家恨」都是梁羽生在創作中極為執著注重的政治主題，所以本系列作品，幾乎都是以特定歷史下，內憂外患交煎，民族矛盾的衝突為文化背景，將書中的主人公置身於歷史政治漩渦之中；所以系列作品中屢屢描述了俠客的義行與義軍反抗異族侵略的事蹟。這些「國仇」、「家恨」作為小說情節發展主要枝幹來看，可以看出梁羽生的武俠小說是帶著濃厚的政治色彩，可以說是歷史政治童話。是極具現實性的。

「俠骨」與「柔情」是新派武俠小說情節結構、思想內容的靈魂，也是武俠小說吸引讀者、提高讀者興趣，最容易發揮立竿見影之效的手段。可見「愛情」在新派武俠小說內容中，佔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地位。

在本系列小說中，英雄豪傑如張丹楓、鐵鏡心、張玉虎、陳石星等，在至剛至猛的豪俠世界裡，除了「國仇」、「家恨」以外，完全被陰柔的女性溫情絲絲縈繞。甚至可說，梁羽生的武俠小說，其實就是「武俠言情小說」，梁羽生在本系列小說中，對愛情之描寫，如張丹楓、雲蕾的深刻、曲折；龍劍虹與張玉虎的幻奇、美麗；陳石星、雲瑚的蒼涼、感人；脫不花的純真、悲壯、幾乎可與古今言情小說媲美。因情所生的喜、怒、哀、樂、嗔、怨、惡、懼、孽，一點一滴，一絲一毫，在在都攸關情節的發展。

經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國仇」、「家恨」、「情怨」三大線索，

牽引著本「萍蹤俠影」系列小說的情節發展，建構出一幅忠肝義膽、俠骨柔情交織的武俠世界。

第二節 人物相關譜系脈絡

「萍蹤俠影系列」故事，在題材內容和故事情節，是前後連接相貫的，五部作品雖然都是獨立成篇，書中人物卻是前後相關，可說是一套完整的故事。這一系列小說，以張丹楓為主軸，以事件為橫軸，往旁分支；以時間為縱軸，向下鋪展，構築成了一則俠骨柔情的長篇鉅作。明瞭本系列小說的情節發展系統之後，再來看看小說中最重要的「人物相關譜系」。以下依照系列順序分別析論：

一、 《還劍奇情錄》：

《還劍奇情錄》顧名思義，由「劍」與「奇情」為主軸，劍是陳定方家傳的昆吾寶劍，傳給女兒陳雪梅，雲舞陽費盡心機娶得陳雪梅，後來張士誠長江兵敗之時，雲舞陽加害陳雪梅，取得昆吾寶劍；雲舞陽有了寶劍，更想成為天下第一劍客，於是又處心積慮接近武當掌門牟獨逸的女兒，因為牟獨逸曾在麥積山，奪得風塵異人澹台一羽留下的達摩劍譜，終於雲舞陽陰謀得逞，不但成了牟家快婿，也嗾使牟寶珠盜走父親的達摩劍譜，夫妻二人遠遁賀蘭山，雲舞陽終於如願以償成為天下第一劍客，然而，機關算盡，卻逃不出天理報應。「奇情」是陳玄機與雲素素真摯的戀情，然而雲舞陽並不知道這竟卻是他一手導演親自的，因為陳玄機是他與陳雪梅的孩子，當年他加害陳雪梅時，並不知陳雪梅已經懷了他的孩子；與牟寶珠婚後，又生下了掌

珠雲素素，沒想到陳玄機被指派到賀蘭山刺殺雲舞陽，與雲素素一見傾心，產生深摯的感情。一場父子相殘，兄妹相戀的人間「奇情」，終於將雲舞陽醜陋的真面目揭穿，最後他終於明白，一生汲汲於虛名，到頭來換得的竟卻是家破人亡，宛如黃粱一夢，一切都成空，他真心悔悟了，只是一切都已經來不及了，悲劇正如潮水班波瀾壯闊的上演著。

《還劍奇情錄》的主要人物關係，可以分成師徒、君臣、夫妻、親子、情人、兄弟、朋友等七種關係，試分析如下：

- 一、師徒關係：大宗師彭瑩玉有三個徒弟，分別是朱元璋、張士誠、畢凌虛。武當掌門牟一粟與上官天野也是師徒，後來上官天野改投畢凌風為師。蕭冠英則是陳定方的記名弟子。
- 二、君臣關係：張士誠建立大周，手下有龍虎鳳三傑，就是彭瑩玉、石天鐸、和雲舞陽。朱元璋的御林軍指揮使是羅金峰，他奉命捕捉張士誠舊部餘孽與畢凌虛家族的後人。
- 三、夫妻關係：雲舞陽先娶陳定方的女兒陳雪梅，謀害陳雪梅之後，取得陳家家傳「昆吾寶劍」；陳雪梅墜江未死，並生子陳玄機。其後，雲舞陽為謀取達摩劍譜，遂再娶武當掌門牟獨逸的女兒牟寶珠，生女雲素素。
- 四、親子關係：大俠陳定方的女兒是陳雪梅，牟寶珠則是武當掌門牟獨逸的女兒；陳玄機是雲舞陽與陳雪梅的兒子；雲素素是雲舞陽與後妻牟寶珠所生；蕭韻蘭是蕭冠英的女兒。
- 五、情人關係：又可分成一廂情願的愛情關係與兩情相悅的關係二種：陳玄機與雲素素是相愛極深的情人（事先他們並不知道他們竟是同父異母的兄妹），是一對兩情相悅的戀人；石天鐸與牟寶珠少年時是一對情人，但最後牟寶珠卻嫁給雲舞陽，對石天鐸而言，這份情感也只能深埋心裡了。畢凌風心

儀陳雪梅，蕭韻蘭追戀陳玄機，上官天野喜歡蕭韻蘭，這些都是一廂情願的愛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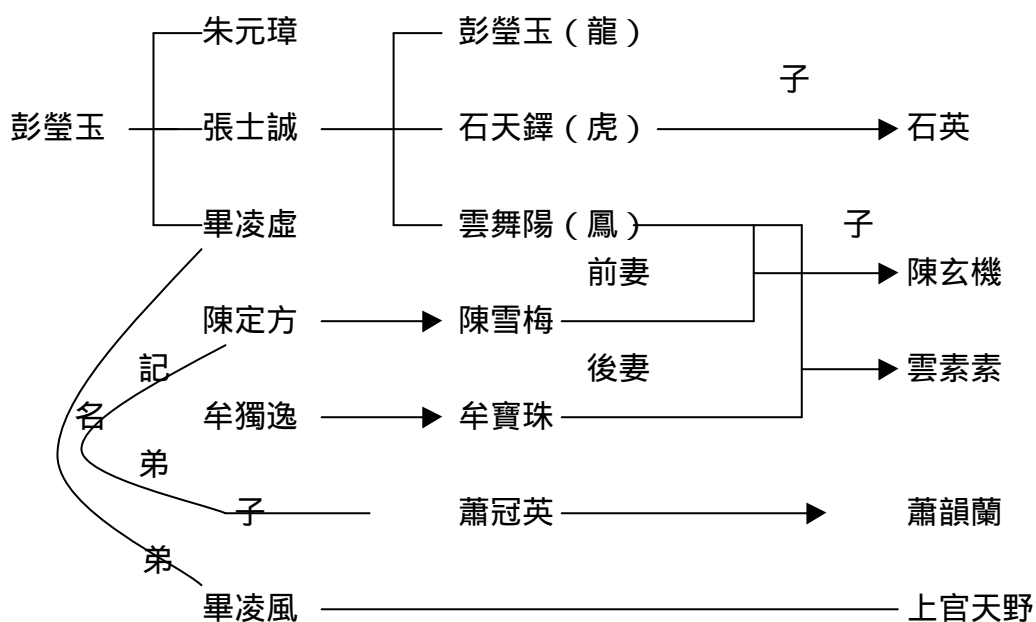
六、兄弟關係：畢凌虛與畢凌風是親兄弟。畢凌虛助張士誠與朱元璋爭奪天下；畢凌風則因偶逢澹臺一羽，結識陳定方。牟獨逸為奪澹台一羽留在麥積山的達摩劍譜，重傷陳定方，陳定方臨終前交代記名弟子蕭冠英與玉面丐俠畢凌風，需向武當要回劍譜。後來畢凌風隻身至武當謀奪劍譜，雖襲傷牟獨逸，卻為牟獨逸毀容斷臂。

七、朋友關係：石天鐸、雲舞陽、畢凌虛、蒲堅、七修道人都是朋友關係，他們的友誼，後來因政治利害與名利追逐的關係而變質，甚至揮戈相向，反目成仇。陳玄機與上官天野及蕭韻蘭三人也是好朋友，三人的朋友關係因感情波折而變得複雜。上官天野因苦戀蕭韻蘭卻不得佳人芳心，又不齒師門所為，遂棄武當掌門，而拜畢凌風為師，甘為俠盜。

以上的人物關係，以雲舞陽家中的昆吾寶劍，與陳玄機雲素素的愛情，及上官天野與蕭韻蘭及陳玄機三人的情愛糾葛，和雲舞陽、陳雪梅、石天鐸、牟寶珠四人的微妙的情感，構築成的「奇情」網脈，為兩大主線，牽引著小說的發展。從陳玄機受師長之命往賀蘭山刺殺雲舞陽，蕭韻蘭愛慕陳玄機而一路追蹤而至，玄機本就無意於韻蘭，偏偏上官天野強欲成全陳、蕭而出面阻止玄機，玄機被迫應戰，不幸墜崖，倖獲雲素素救起。遂展開此一段奇情之旅。

茲將小說中的人物相關譜系整理出來，列表如下：

《還劍奇情錄》人物相關譜系表



表中：

彭瑩玉既是張士誠的師父，也是張士誠的國師。

—————▶ 表示親子關係

————— 表示屬從或師徒關係

最後將本小說的重要人物做成索引表如下：

人物名稱	出現回次	備註
陳玄機	1、2、3、4、5、6、9、10、14	傳承人物
上官天野	1、2、9、11、12、13、14	傳承人物
蕭韻蘭	1、2、9、11	傳承人物
雲素素	2、6、7、8、9、11、13、14	

雲舞陽	2、4、5、6、7、8、9、10、12、13、14	主要人物
羅金峰	2、9、10	
石天鐸	3、4、5	
牟寶珠	4、5、6、9、10、12	
畢凌風	8、9、12、13	
陳雪梅	11、13、14	
陳定方	12	
牟獨逸	12	
澹台一羽	12	
蕭冠英	13	

從人物出現回次表可以看出，這部小說的主要人物是雲舞陽，他在全書十四章中分佈出現在其中的十一章，他從第一個妻子的手中得了世上第一的寶劍，又從第二個妻子手上得了世上無雙的劍譜，成了天下第一劍客，卻也失去了兩個妻子的愛情。其次才是陳玄機與雲素素及上官天野與蕭韻蘭四人，這段令人疼惜卻又難掩嗟嘆的愛戀。而這一段戀情，也成了下一步小說《萍蹤俠影錄》的一支重要情節。所以他們是本小說的傳承人物，將在下一部步小說中繼續出現。

二、《萍蹤俠影錄》

《萍蹤俠影錄》的主要人物是張丹楓，「萍蹤俠影」說的是身負復國大任的張丹楓，在瓦剌叩邊，土木堡之變的前後，他拋卻與明朝王室的世仇，在漠北與江南之間，間關萬里，為國為民奔波，留下的俠義事跡，穿插了他與雲蕾的世代恩怨與兒女情長的淒美故事。故事

延續上一部小說《還劍奇情錄》的陳玄機與上官天野及蕭韻蘭三人的感情糾葛。書中的主要人物，可以說幾乎都是與陳玄機這一門派有關，或許稱為「玄機門」也未嘗不可。《萍蹤俠影錄》的主要人物關係，大致可分成師徒、親子、兄妹、君臣、夫妻、情人、朋友、兄弟等八種關係，試分析如下：

- 一、師徒關係：陳玄機有五名徒弟，分別是大弟子董岳，學習大力金剛掌法；二徒弟潮音和尚，學習伏魔杖法與外家功夫；謝天華則授與一柄白雲寶劍，習「萬流朝海元元劍法」；葉盈盈獲得一柄青冥寶劍，傳授「百變陰陽玄機劍法」，最小的徒弟則是雲靖的兒子雲澄，未及滿師，即因報父仇心切，而墜崖生死不明。張丹楓是謝天華的徒弟，雲蕾則是「飛天龍女」葉盈盈的徒弟，所以張、雲二人也是同門師兄妹。雲澄的兒子雲重是董岳的徒弟。上官天野的大弟子是澹台滅明；二徒弟是烏蒙夫，精通「一指禪」和「鐵琵琶掌」，小徒弟是金鉤仙子林仙韻，鉤劍雙絕。
- 二、親子關係：張宗周是張丹楓的父親，雲澄是雲靖的孩子，也是雲重與雲蕾的父親；「轟天雷」石英，就是《還劍奇情錄》石天鐸的孩子。石英的女兒石翠鳳，後來由雲蕾牽線，嫁給金刀寨主周健的兒子周山民。于承珠是于謙的掌上明珠。「震三界」畢道凡是畢凌虛的兒子。脫不花是也先的女兒。
- 三、兄妹關係：雲蕾是雲重的妹妹，兩人既是親兄妹，也是同門師兄妹；澹台滅明與澹台鏡明是堂兄妹。
- 四、君臣關係：澹台滅明是張宗周的家臣，石英是張宗周大周王朝的世代龍騎都尉。張風府、樊英、于謙、王振都是明英宗祁鎮的臣子或王室成員。額吉多是也先的忠心家臣。
- 五、夫妻關係：謝天華與師妹葉盈盈，烏蒙夫與師妹林仙韻，雲

重與澹臺鏡明，後來都因張丹楓之助成為夫妻；周山民與石翠鳳，則是雲蕾促成的。張丹楓與雲蕾二人歷經重重劫難險阻，最後有情人終成眷屬，也成為夫妻。

六、情人關係：脫不花一直將張丹楓當成情人，甚至最後為救張丹楓而身填砲口，雖是一廂情願的感情付出，卻也是偉大而令人感動。澹台鏡明曾對張丹楓一見鍾情，但最後被張丹楓對雲蕾用情堅深與專注所感動，決定退出爭逐；後經張丹楓巧妙製造她與雲重相處機會，使她移情雲重，二人才結為夫妻。

七、朋友關係：陳玄機與上官天野及蕭韻蘭三人的感情糾葛，在本書中已昇華為真摯高貴的友情，並共同研究最上乘的功夫，準備將研究心得留與後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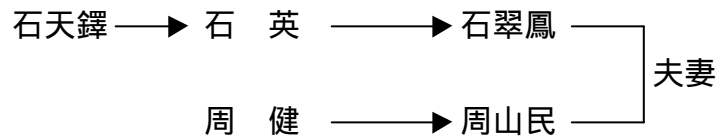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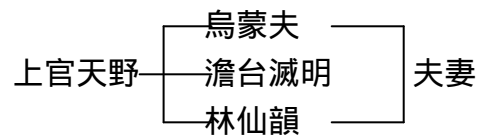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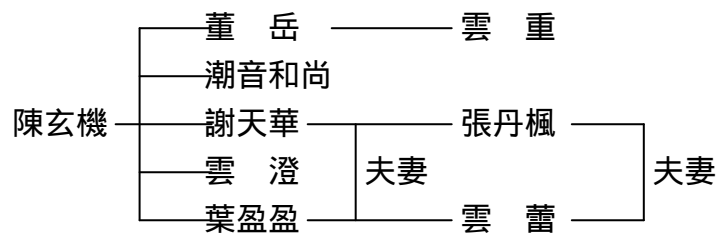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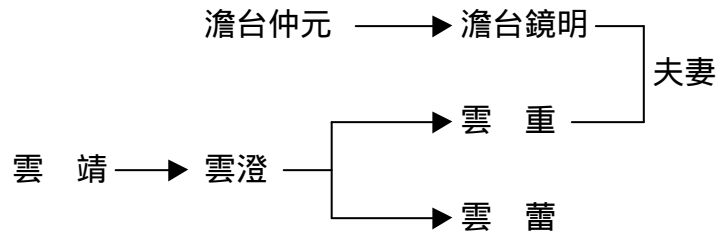
八、兄弟關係：京師三大高手，張風府、樊英、貫仲三人志趣相投，結義成為兄弟。貫仲後來因出賣盟兄，為張丹楓所殺。土木堡之役後，張風府受好友張丹楓所勸，掛冠而去，隱居山林之間。而樊忠在土木堡之役擊殺閹宦王振後英勇殉職，其弟樊俊原亦大內衛士，在哥哥殉國之後，也學張風府所為，棄官不做，歸隱老家。

以張丹楓仗劍天涯，行吟江湖為主綱，玄機逸士與上官天野上代恩怨、張雲二家的世代恩仇，再加上瓦剌侵擾，明廷震動，國勢危急，國仇、家恨、與情怨為三大支柱，編織成一張綿密的愛恨情仇網，將書中所有的人物網羅其中，形成情節緊湊，張力十足，令人不忍釋手的感人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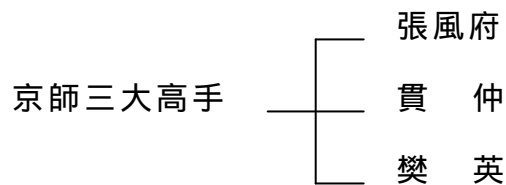
茲將《萍蹤俠影錄》的人物發展相關表如下：

張士誠 ——> 張復初 ——> 張宗周 ——> 張丹楓

畢清泉 ——> 畢凌虛 ——> 畢道凡



也先 ——> 脫不花



以下將《萍蹤俠影錄》的主要人物索引表如下：

人物名稱	出現回次	備註
雲靖	楔子	
謝天華	楔子、8、23、24、25、27、28	

潮音和尚	楔子、8、9、10、23、25、28	傳承人物
雲蕾	楔子、1、2、3、4、5、6、7、8、9、10、11、12、 13、14、15、16、18、19、20、21、22、23、24、26、 27、28、29、31	主要人物 傳承人物
雲澄	楔子、26、27、28、31	
澹台滅明	楔子、2、3、7、11、14、21、26、28、29、30、31	傳承人物
周健	楔子、2、3	
周山民	1、2、3、6、8、9、10、13、14、22、23、29	傳承人物
張丹楓	3、4、5、6、7、9、10、11、12、13、14、15、16、 17、18、19、20、21、22、23、24、25、26、27、28、 29、30、31	主要人物 傳承人物
石英	4、7、22、30、31	
石翠鳳	4、6、8、9、11、13、22、23、29	傳承人物
黑白摩訶	5、6、12、13、26、30、31	傳承人物
葉盈盈	6、24、27、28	傳承人物
董岳	6、14、15、26、28	
畢道凡	9、10、11、12、25、28	
張風府	10、12、13、14、20、21	傳承人物
樊忠	10、13、20	
雲重	11、12、13、15、16、18、19、21、29、30、31	主要人物
于謙	15、21	傳承人物
于承珠	15	傳承人物
康超海	15、16、19、26	
陸展鵬	15	傳承人物

明英宗祁鎮	16、20、25、31	傳承人物
澹台鏡明	17、18、19、21、29、30	傳承人物
王振	20	
也先	20、24、25、30	
脫不花	20、24、25、30	
烏蒙夫	22、23、27	傳承人物
林仙韻	23、28	傳承人物
上官天野	23、27、28	傳承人物
蕭韻蘭	24、28	傳承人物
張宗周	26、29、30、31	
陳玄機	28	傳承人物

從表中可以看出兩個事實：陳玄機、上官天野、蕭韻蘭三人的感情糾葛，成為本小說與上一部小說接軌的唯一環節，本系列人物相關譜系，由此展開。張丹楓、雲蕾與雲重三人，在本小說出現的次數與所佔的篇幅比例相當大，也可看出他們主控著小說發展的樞紐地位。所以到了下一段小說，仍有相當的影響力。其餘的傳承人物，其實也是重要人物，在下一步小說中仍佔有相當之篇幅。

三、《散花女俠》

《散花女俠》原是雲蕾在《萍蹤俠影錄》的的雅號，本書中她的徒弟于承珠繼承了她的武功也繼承了這個雅號。本書描寫于謙之女子承珠在父親于謙枉死牢獄之後，在天下第一劍客張丹楓與雲蕾夫婦調教下，習得一身好武藝，投入義軍陣營。為救民賑災，與朝廷抗爭的

故事。書中詳細紀錄于承珠的感情成長歷程：于承珠首先在山東泰山遇到畢擎天幫她收整父親遺體，畢擎天格局開闊，頗具志向與野心，對于承珠表示極大好感，但是于承珠不認同她的行事風格，故與之漸漸形成陌路。次於東南沿海逢清秀俊雅的公子鐵鏡心，于承珠情竇初開，對鐵鏡心頗為動心，但終於發現鐵只是一株江南的玫瑰，習性與格調與她的豪爽與志趣格格不入，便與之漸行漸遠；最後遇到篤實剛毅的葉成林，終於才發現生命中可以倚靠的大青樹。書中的人物，接續《萍蹤俠影錄》的故事發展，所以有相當多的熟面孔，相關的重要人物相關係，大致可分成親子、師門、夫妻情侶、君臣、朋友五種：以下分別敘述：

- 一、親子關係：于承珠為于謙之女，是本書的主要人物。鐵鏡心是御史鐵紘之子，四大劍客之一石驚濤的首徒，苦戀于承珠許久，終因情性不合，為于承珠所拒。張玉虎是張風府的兒子，張風府不幸遇害，臨終前撕下半幅血衣，並將貼身寶刀托與樊英，交代樊英轉交兒子張玉虎，並拜張丹楓為師。霍天都是天山隱士霍行仲的獨子，也是凌雲鳳的表哥，二人青梅竹馬，後在大沙漠中遇沙漠風暴失散。幸遇西山醫隱葉元章救回性命，繼承父親遺志，欲創建天山劍派，用功至極。後得張丹楓之指點，終成一派祖師。畢擎天是前一部小說《萍蹤俠影錄》中「震三界」畢道凡的兒子，本書中他躊躇滿志，企圖完成霸業王圖，不惜殺害義軍首領鄧茂七，逼走葉宗留，最後連侄兒畢願窮死諫，也無法改變他的意志。後遭官軍追剿，被御林軍統帥婁桐蓀廢去武功，幸得張丹楓因其先祖畢凌虛對大周有功，再次救他性命。從此改過向善。沐燕與沐璘是大理沐王爺之兒女。樊英是樊忠的弟弟樊俊的兒子，承父命為兩湖鹽運使貫居（貫仲之子）保鏢，在途中為蒙面大

盜所劫。樊英於是至張家想請張風府出面代為解決。不料卻目睹張風府被害之慘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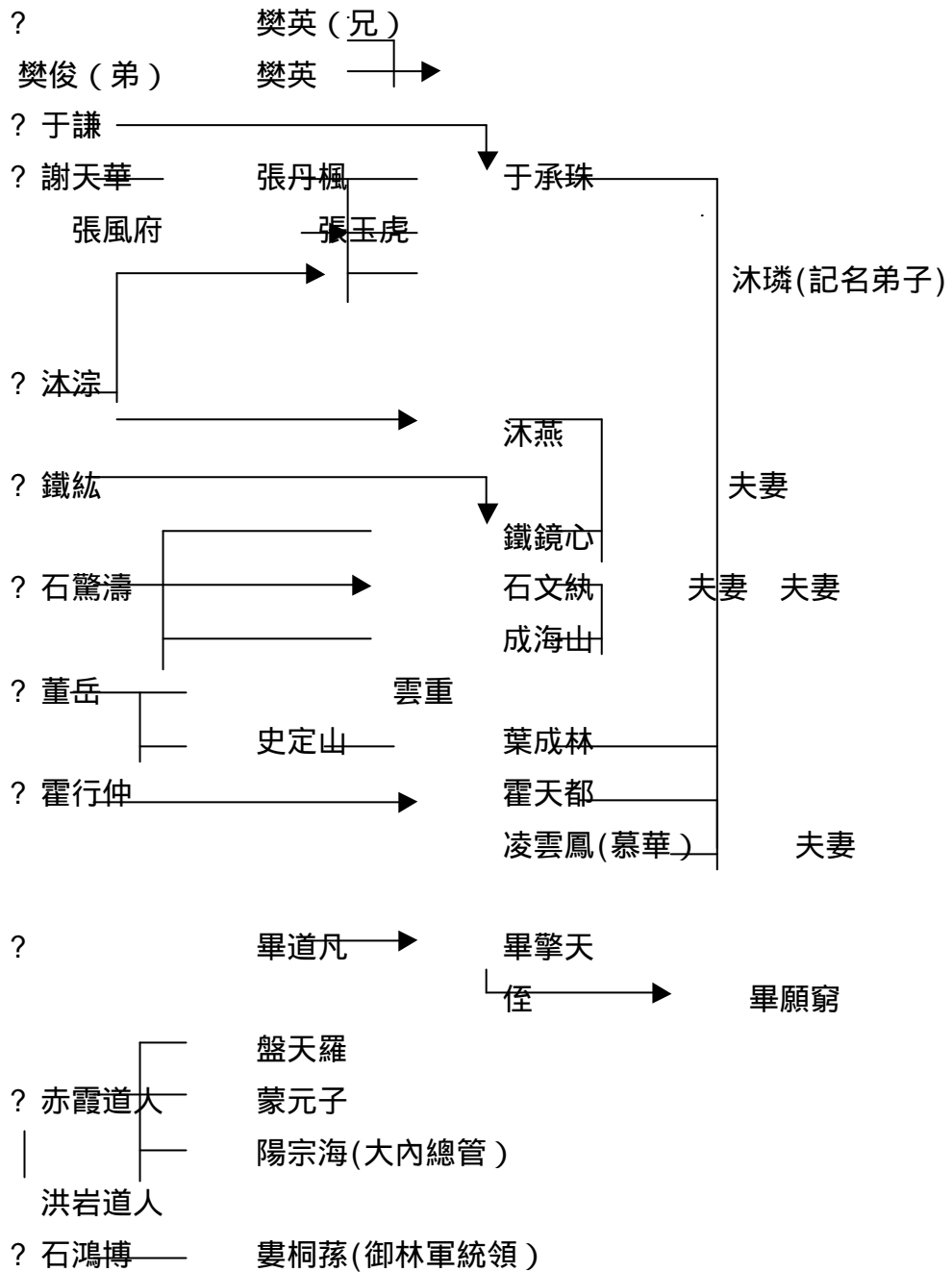
二、師門關係：于承珠是張丹楓與雲蕾的第一個徒弟，葉成林是雲重的同門師兄史定山的徒弟。張玉虎是張丹楓的第二個徒弟，張風府遇難當日，張玉虎由黑白摩訶帶領，先由黑白魔訶傳授基本功夫，後由師姐于承珠帶到昆明，才拜張丹楓為師。所以黑白摩訶應算是張玉虎的武功入門的指導老師。沐璘則是張丹楓的記名弟子，霍天都曾得張丹楓指點心法，勉強也可算是張丹楓的弟子。鐵鏡心是東海劍客石驚濤的大弟子，成海山是他的二徒弟，石文紈則是他的三徒弟，也是他的女兒。朝廷鷹犬大內總管陽宗海，曾名列天下四大劍客之一，是赤霞道人的三徒弟，赤霞的大弟子是盤天羅，二徒弟是蒙元子，書中的洪岩道人是他的師弟。另一朝廷鷹犬御林軍統帥婁桐蓀，是以分筋錯骨手稱霸武林的老武師石鴻博的徒弟。

三、夫妻情侶關係：謝天華與葉盈盈，烏蒙夫與林仙韻，雲重與澹臺鏡明，周山民與石翠鳳，張丹楓與雲蕾都是前書中的夫妻。本書中，于承珠和葉成林、鐵鏡心和沐燕，以及霍天都和凌雲鳳，石驚濤的女兒和二弟子成海山，都是志趣相投的情侶，後來也都結為夫妻。

四、君臣關係：陽宗海是大內總管，婁同蓀是御林軍指揮，他們都是祁鎮的左右手。

五、朋友關係：張丹楓、烏蒙夫、澹臺滅明、黑白摩訶是義氣相投的俠義之交，赤霞道人曾率領雲陽真君、鳩盤婆公孫無垢、星宿海摘星上人、屠龍尊者等大魔頭與大徒弟盤天羅向陳玄機尋釁，他們是一丘之貉，邪魔外道的組合。

《散花女俠》的人物發展相關表如下：



以下是《散花女俠》的主要人物索引表：

人物名稱	出現回次	備註
張玉虎	1、7、8、16、17、18、19、23、24、25、32、34、36	傳承人物

樊英	1、2、3、4、5、6	
于承珠	1、3、4、5、6、7、8、9、10、11、12、13、14、15、 16、17、18、19、20、21、22、23、24、25、26、27、 28、29、30、31、32、34、36	傳承人物 主要人物
張風府	1、2	
陸展鵬	1、2	
于謙	2、3、5	
畢擎天	3、4、5、6、10、12、13、14、15、29、30、35、36	傳承人物
陽宗海	4、5、9、10、19、20、21、23、32、33、35、36	傳承人物
畢願窮	5、8、9、26、27、30、32、34、35	
雲蕾	6、23、24、25、32、33、34、36	
張丹楓	21、23、24、25、32、33、34、36	傳承人物
黑白摩訶	7、8、17、18、23、24、25	傳承人物
周山民	9、10	傳承人物
石翠鳳	9、10	傳承人物
婁桐蓀	9、10、15、16、31、33、35、36	傳承人物
潮音和尚	9、10、25、26、27、28、30、31、36	
張黑	10、11、12、16	傳承人物
鐵鏡心	10、11、12、13、14、15、22、23、24、25、30、31、 35、36	主要人物 傳承人物
石文紈	11、12、15、16、28、29、30	傳承人物
成海山	11、12、16、28、29、30	傳承人物
葉宗留	12、13、29	
鄧茂七	13、29	

石驚濤	11、14、15	傳承人物
烏蒙夫	16、23、24	傳承人物
林仙韻	16、23、24	傳承人物
盤天羅	17、18、23、24、25、36	傳承人物
洪岩道人	20、21	
葉成林	21、22、23、24、25、26、27、28、29、34、35、36	主要人物 傳承人物
沐璘	19、23、24、25、36	傳承人物
沐燕	23、24、25、36	傳承人物
澹台滅明	23、24	
澹台鏡明	23、24、25	
雲重	23、24、32、33、34、36	傳承人物
赤霞道人	24、25	傳承人物
摘星上人	24、25、33	傳承人物
鳩盤婆	24、25	傳承人物
屠龍尊者	24、25、33	傳承人物
六陽真君	24、25	傳承人物
謝天華	25	
上官天野	25	
蕭韻蘭	25	
陳玄機	25	
葉盈盈	25	
凌雲鳳	26、27、28、29、30、34、35、36	傳承人物
明英宗祁鎮	32、33	

石鴻博	32、33	
朱見深	33	傳承人物
楚大齊	33	傳承人物
霍天都	34、36	傳承人物

從表中可以看出以下幾個端倪：于承珠與鐵鏡心和葉成林三人在書中所佔的篇幅相當多，是本書的主要人物，三人之間的感情發展，是本小說主要的情怨結構的主體。畢擎天與陽宗海及婁桐蓀是很值得注意的三個角色，所佔的比重也不少，可說是較為深刻的主要反派人物。凌雲鳳與霍天都出現得比較晚，先在本書中熱身，將是下一部小說的主要人物。張玉虎漸露頭角，從幼年寫到青少年，已可見出不平凡之處，也將是下一部小說的主要人物。摘星上人、鳩盤婆、六陽真君、楚大齊等魔頭皆尚未伏誅，可預期未來將仍有一番惡鬥。張丹楓已漸漸淡出主場，居幕後運籌帷幄的指導人物。

四、《聯劍風雲錄》

所謂「聯劍」指的是霍天都與凌雲鳳夫妻天山劍法的「雙劍合璧」力鬥邪派第一高手喬北溟，也包括張玉虎與龍劍虹的「龍虎聯劍」掃除邪派惡勢力；「風雲」則是指正邪雙方的勢力的長消與爭衡過程造成的波瀾，如正義獲得勝利，道長魔消；情侶得儔，天心月圓；或是夫妻分途，勞燕分飛等。《聯劍風雲錄》是《散花女俠》的姊妹作，所以書中的人物，有相當多的熟面孔，故事發展也是接續《散花女俠》，主要人物脈絡可分成師門、親子、夫妻情侶、君臣、正邪集團等五類關係，簡述如下：

一、師門關係：張風府之子--「小虎子」張玉虎是張丹楓的二徒

弟，奉師命劫貢物的過程中，巧逢身世相仿的龍劍虹，龍劍虹是凌雲鳳撫養的異姓妹妹，也算是她的徒弟。慕容華與長孫玉分別是烏蒙夫與林仙韻的徒弟。論起師承，陽宗海乃是七陰教主陰蘊玉的師弟，他們都是赤霞道人的徒弟，陰蘊玉原是赤城派創派者--烏蒙山赤霞道人收養的孤女，也是他的徒弟，陰蘊玉後來因故逃出烏蒙山，改投苗疆毒手神魔姬環門下，習得七陰毒掌。成為百毒神君石鏡涵的師妹，姬環養子姬尤的師姐。本書另一魔頭管神龍，就是赤霞道人的師侄，論起輩份，與陽宗海是師兄弟，他的徒弟東方赫在本書也是一名機心頗深，助紂為虐的武夫。大力神厲抗天是天下第一魔頭喬北溟的徒弟，也是他的忠僕。

二、親子關係：周志俠是金刀寨主周山民的兒子；七陰教主陰蘊玉慘遭師兄師兄石鏡涵奪去貞操並生下陰秀蘭。萬天鵬為陰蘊玉年少時愛侶萬家樹與湘江女俠柳湘雲的兒子，萬氏夫婦後為管神龍與姬尤所害，萬天鵬最後與陰秀蘭聯手先後手刃仇敵，報得家仇。陰狠殘暴的喬少少，是喬北溟的獨子，陰險毒辣，勝過乃父。曾強擄陰秀蘭至崑崙山喬家堡，奪走百毒真經。折磨陰秀蘭，後陽宗海欲嫁禍與于承珠，遂用于承珠的金花暗器將他射死，算是惡有惡報。

三、夫妻情侶關係：張玉虎與龍劍虹兩人心心相印，結伴江湖，是令人稱羨的一對，是本書的主要人物之一。凌雲鳳與霍天都二人是本書的另一組主要人物，在上一部書《散花女俠》結束前重逢結為夫婦，在本書中二人卻因志向不同，終於鳳泊鸞飄，鴛鴦分飛。後來霍天都一意獻身武學，視一切俗務如無物，終於成為一代宗師，完成天山劍法，創建天山劍派，為武林放一異彩。霍天都與凌雲鳳感情深摯，但卻是一對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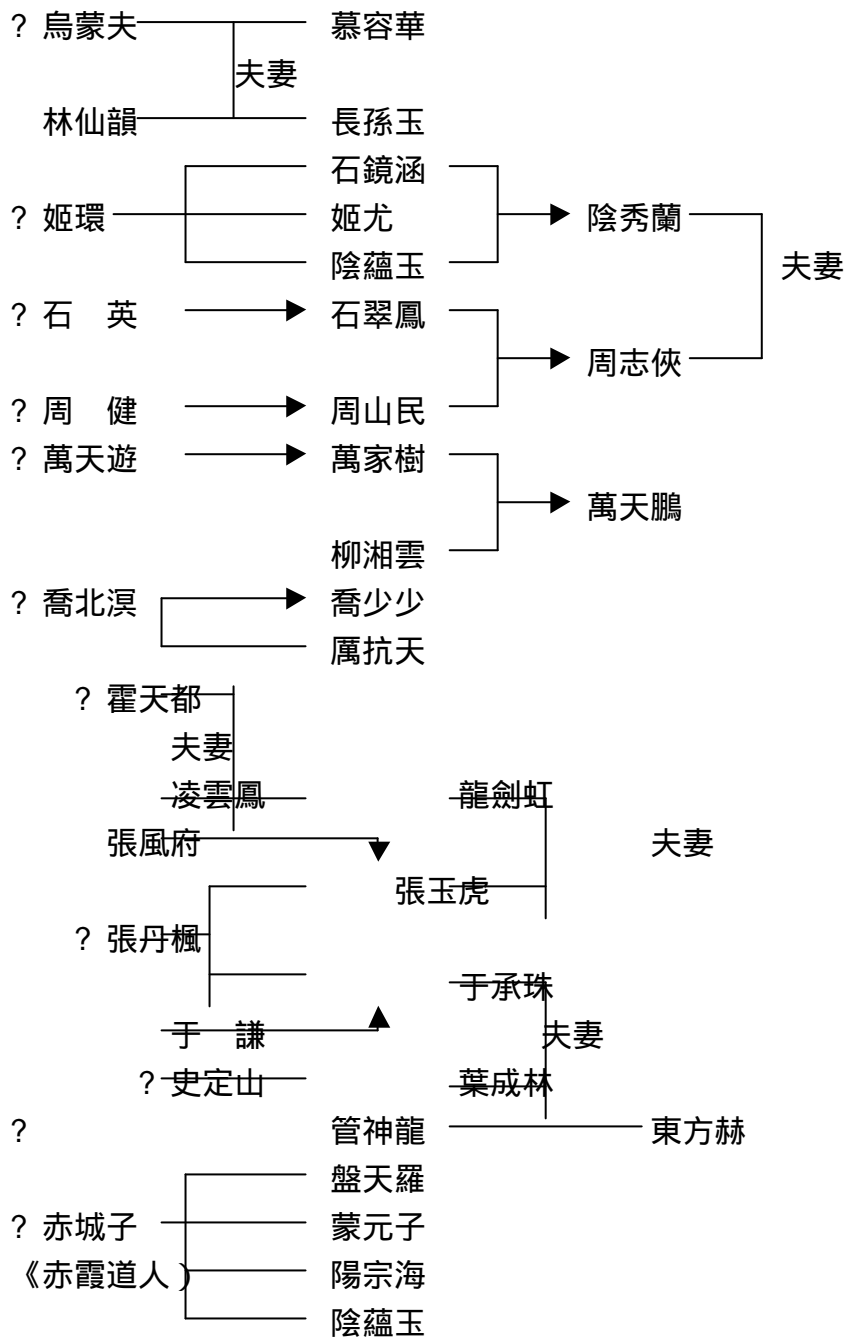
趣與理念不合的夫妻；陰蘊玉原與萬家樹青梅竹馬，長大後，赤霞道人欲迫姦佔為己有，遂打傷並趕走他的男友，她不得以只好逃出烏蒙山，改投苗疆毒手神魔姬環門下，不料竟被師兄石鏡涵迷姦，石鏡涵不但殺害師父，並將陰蘊玉毀容，造成陰蘊玉一生悲慘的命運，二人是一對毫無感情的夫妻。陰秀蘭初時芳心屬意張玉虎，後為龍劍虹與張玉虎堅定的愛情所感動，化深情為祝福，後來與金刀寨主周山民的兒子周志俠結為夫妻。鐵鏡心與沐燕結婚後，心中仍對於承珠戀戀不忘，在本書中，他終於將對於承珠一廂情願的情戀，昇華為誠摯的友誼。

四、君臣關係：符君集是大內總管，剪長春是御林軍指揮，他們都是朱見深的左右手。

五、正邪集團關係：正義集團以張丹楓為首，集合了雲重夫婦、霍天都夫婦、葉成林夫婦、周山民夫婦、鐵鏡心、石驚濤、烏蒙夫、黑白摩訶、天雷劍殷梅閣、神醫谷竹均、武當劍客屈九疑、岷山派掌門韓鐵樵等俠義中人；邪惡勢力則以喬北溟為馬首是瞻，成員包括管神龍、摘星上人、鐵嶺三神君、飛錐崔寶山、厲抗天、大力神魔薩力雄等人。雙方最後在嶗山上清宮前比鬥，結果邪不勝正，天下第一魔頭喬北溟被張丹楓擊倒於嶗山上清宮前，厲抗天抱起師父，躍下懸崖，竟救回師父性命，師徒二人遠走海外。另外楚天遙就是上一部小說《散花女俠》中，被張丹楓和雲蕾夫妻雙劍合璧所敗的楚大齊，最後被于承珠金花射中，死於東海荒島之上。

《聯劍風雲錄》以朱見深登基，群雄與邪惡勢力，展開劫奪各省貢物的爭奪戰，呈現江湖兒女以天下為己任，外則孤軍抵抗外侮，內則需與官軍及邪惡勢力周旋，為國為民奔走抗暴的艱苦實況。

重要相關人物簡表如下：



另將《聯劍風雲錄》的主要人物，列成索引表如下：

人物名稱	出現回次	備註
鐵鏡心	1、2、3、6、7、8、16、17、19、20	

沐璘	1、 2、 3、 6、 7、 8、 17、 18、 19、 20	
張玉虎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8、 19、 20、 21、 22、 26、 27、 28、 34、 35、 36、 37、 38、 40	主要人物
周志俠	3、 8、 9、 11、 12、 28、 30、 32、 33、 36、 37、 40	
龍劍虹	3、 4、 5、 7、 11、 12、 13、 14、 15、 18、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1、 32、 33、 35、 36、 37、 38、 39、 40	主要人物
屈九疑	5、 11、 19、 20、 39	
成海山	6、 7、 40	
石文紈	6、 7、 34、 35、 38、 40	
于承珠	6、 7、 8、 12、 13、 14、 15、 16、 18、 19、 20、 35、 36、 37、 38、 39、 40	
葉成林	7、 8、 35、 36、 37、 38、 40	
石驚濤	7、 8、 36、 37、 38、 40	
霍天都	7、 13、 14、 15、 16、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主要人物 傳承人物
厲抗天	8、 10、 11、 12、 13、 14、 15、 18、 19、 26、 27、 30、 31、 32、 33、 39、 40	主要人物
陰秀蘭	9、 11、 14、 15、 22、 23、 24、 25、 27、 28、 29、 30、 31、 33、 36、 37、 38、 39、 40	主要人物
陰蘊玉	9、 10、 11、 14、 15、 22、 23、 24、 25	
畢擎天	9、 10	
喬少少	11、 12、 13、 14、 15、 17、 18、 19、 28、 29、 30、 31、 33、 37、 38	

凌雲鳳	12、13、14、15、16、17、19、20、21、26、27、28、 29、30、31、32、33、34、35、36、37、38、39、40	主要人物
周山民	13、14、16、20、21、22、26、27、28、33、40	傳承人物
喬北溟	13、14、15、18、19、30、31、32、33、39、40	
石翠鳳	16、21、22、26、27、28、33	
陽宗海	17、19、22、25、26、27、34、35、37、38、40	
張丹楓	17、18、19、20、39、40	傳承人物
黑白摩訶	18、19	
憲宗朱見深	19	傳承人物
楚天遙	20、21、24、35、36	楚大齊
石鏡涵	20、21、23、24	
萬天鵬	22、23、24、25、27、28、34、35、36、39	
婁桐蓀	28、29、30、31、32、33、37、38、40	
摘星上人	29、30、31、32、33、39	
慕容華	30、34、37	
長孫玉	30、34、37	
烏蒙夫	32、33	
管神龍	34、36、37、38、39	
張霸《張黑》	34、35	
雲重	38、39、40	
澹台鏡明	38	

透過上面表列的資料分析，《聯劍風雲錄》人物系統有以下特色：

- 一、張玉虎、龍劍虹龍虎會，熱鬧精彩，描寫二人感情深處，卻又堅逾金石。是本書的第一組主要人物，擁有喜劇的結局。

- 二、霍天都與凌雲鳳則是一對貌合神離的夫妻，是本書的另一組主要人物，卻分別獨飲分手的哀傷。
- 三、「愚忠」厲抗天，雖是反派人物，卻非常討喜，所以安排他成為少數的傳承人物之一，在下一部書《廣陵劍》中，具有畫龍點睛的地位。
- 四、陽宗海、婁桐蓀、楚天遙、石鏡涵、摘星上人、管神龍等心術不正的反派角色，在本書中都得了報應，應驗了「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機未到」的俗諺。本系列的這些反派人物，在本書結束前全部出清，到此為止。
- 五、喬北溟、喬少少父子，是本書的反派主要人物，尤其是喬少少，陰狠輕佻，最後終於死於陽宗海之暗算，實在是報應。喬北溟雖是大魔頭，卻不失大家風範，果然是武學奇才。
- 六、鐵鏡心，與于承珠建立起真正的友誼，轉回雲南，專心一致練他師父石驚濤的驚濤劍法，後來終於也成為武林泰斗，一代宗師。
- 七、傳承人物僅剩下金刀寨主周山民、大俠張丹楓、黑白摩訶、厲抗天、霍天都以及明憲宗朱見深，顯示世代交替，「一代新人換舊人」。

五、 《廣陵劍》

《廣陵劍》是由《廣陵散》琴曲延伸得名，「廣陵散」是中國音樂史上一首非常有名的曲子，它的內容說的是戰國時代聶政的故事。聶政為報父仇，冒死刺殺韓王，可是又怕連累了母親，所以毀壞自己的容貌，壯烈死去。這首曲子的音調據說非常特別，聽過的人沒有不

被深深感動的。傳聞稽康，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得到一位怪人的傳授，學會這首曲子；但是，他始終不曾將這首曲子再傳授給任何人，所以，他在臨死前彈完「廣陵散」後，說：「廣陵散從今天起將在世上消失了！」稽康說這句話時的心情應該是非常悲痛的，他除了感嘆名曲後繼無人，最重要的還是因為自己的遭遇感到憤怒。所以廣陵隱喻隱逸絕滅，失傳於世的象徵意義。

《廣陵劍》記述少年琴手陳石星，因緣際會成為張丹楓的關門弟子，得到張丹楓武學心法與要訣，獨自勤練三年後功夫有成，他效法師父行俠仗義，為國奔走，結識了鐵掌金刀單拔群、一柱擎天雷震嶽，望重江湖的「八仙」等武林前輩與重要人物，成為武林新巨星；又得到美麗體貼的俠女雲瑚相伴江湖，真是意氣風發。他奉師父遺命將「無名劍法」遠送至天山給大師兄霍天都，以傳承一代宗師精妙的劍法精華。途中不幸遭陰險小人算計，誤服下「毒嬰兒」劇毒，最後雖幸不辱師命，將劍法交與大師兄霍天都，但終因體力消耗過速，提早引毒發作，在悠悠的廣陵散曲中，人琴兩杳亡，徒留下英雄悲歌，令人不勝歎噓。

這是本系列的最後一步作品，因為時代又經過了數十年，人事代謝，許多新面孔出現了，像老幹新枝般，主要人物脈絡關係大致有以下幾種：

- 一、師門關係：陳石星是張丹楓的關門弟子，張丹楓臨終前交代陳石星必須將他的無名劍法，送至天山給霍天都。霍天都看到陳石星臨終前所使用的無名劍法便已知道劍意，霍天都曾得張丹楓之指點，後來終於完成天山劍法，也算是張丹楓的弟子。所以張丹楓可說是天山劍派的遠祖。厲抗天是喬北溟的徒弟，尚寶山是尚和陽的侄兒，喬北溟與尚和陽都曾被張丹楓所敗，二人在書中因為師門恩怨，一起謀害雲浩。

二、親子關係：陳石星是陳琴翁的孫子，陳琴翁當年落難京城，幸得雲重與丘遲相救，雖失去了兒子與媳婦，但終於保住孫子陳石星，祖孫二人從此遠遁雲南。雲浩遇難，陳琴翁冒死解救，也算是結草啣環的義氣。雲瑚是雲重之子雲浩的獨生女；段劍平是大理段王爺的兒子，周劍琴是周山民的女兒，池梁才是韓芷的生身父親，池梁與韓湛是師兄弟，兩人情同手足，池梁與韓湛及師妹的三角感情，造成了家庭悲劇。韓芷原諒了爸爸池梁的罪過。江湖浪子柳搖風是天龍劍柳樹莊與艷羅刹孟蘭君夫妻的獨子。杜素素因劍傷江湖浪子柳搖風，因而與天龍劍柳樹莊與艷羅刹孟蘭君夫妻結下樑子。陳石星為替他們解怨，不幸提早引發「毒嬰兒」之毒而身亡。巫秀花是巫山幫主巫山雲的女兒。蘇州獅子林為殷紀所有，殷紀的祖父九頭獅子殷天鑑，當年將獅子林輸給與張丹楓，因而氣死，本書中，殷紀與兒子殷豪企圖害死陳石星，以報先祖之恨，因為陳石星是張丹楓的關門弟子。書中的反派要角，奸臣龍文光，與陰狠的龍成斌是叔姪關係，龍文光無子，將龍成斌視為己出。

三、夫妻情侶關係：陳石星與雲瑚是對人人稱羨的武林俠侶，不意最終竟天人永隔，留下不盡的哀婉：池梁要求韓芷嫁與葛南威，以實現當年與葛南威之父葛名揚之約定，所幸韓芷以堅定的口吻承認他與段劍平真心之情愛，不是父母之命可以撼移的，並提醒池梁勿再讓悲劇重演，才避免了重蹈當年悲劇之覆轍。勇敢的韓芷，終於獲得了真正的幸福，也使得葛南威和杜素素有情人終成眷屬。韓芷與段劍平、葛南威與杜素素，本書中令人稱羨的兩對佳偶。「雲夫人」十六歲時與雲浩訂婚，十八歲時與雲浩結婚，第二年就生下了雲瑚。婚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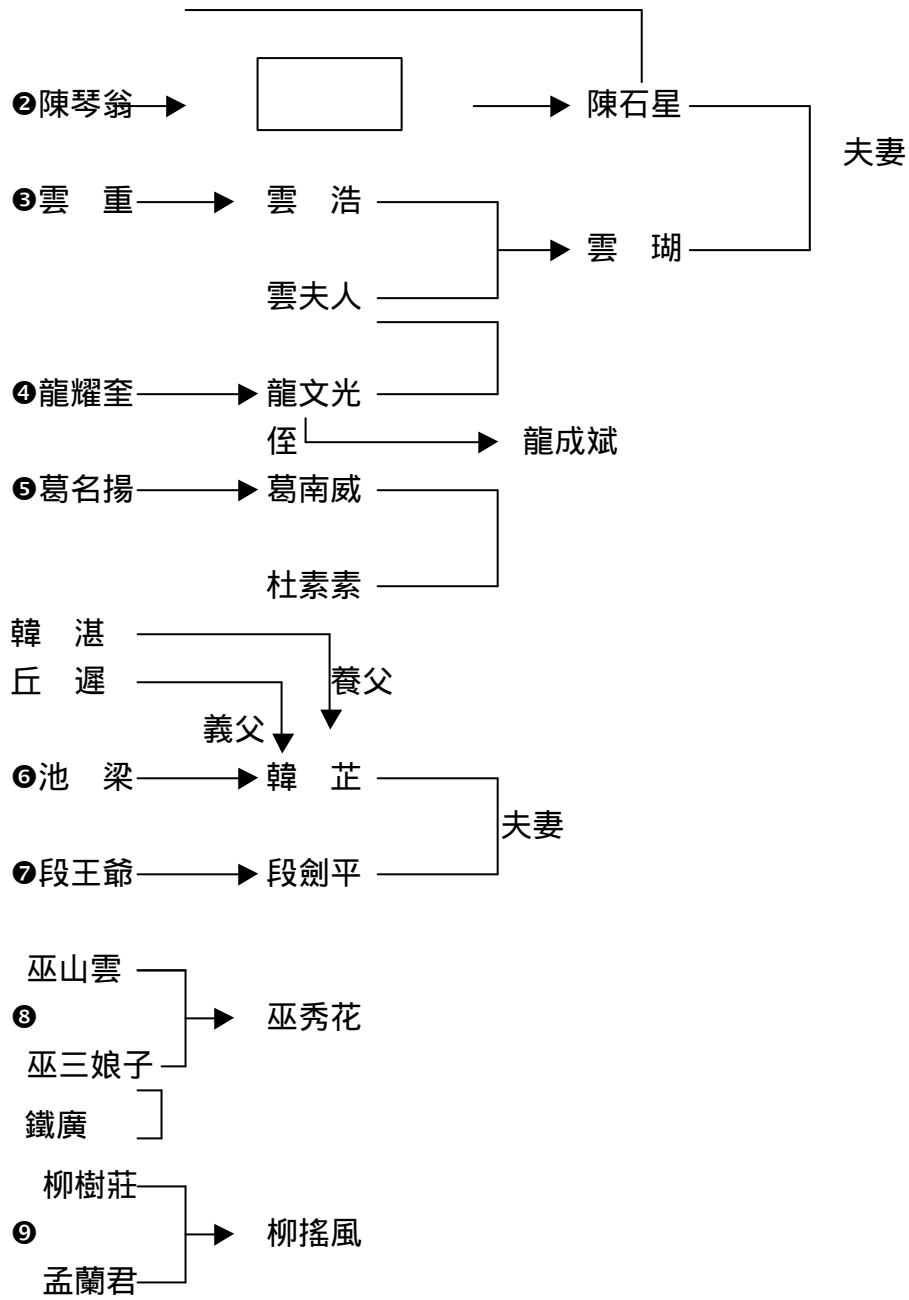
因雲浩仍與朝廷叛逆金刀寨主周山民等江湖中人有來往，夫妻倆聚少離多，她的父母擔心她受牽連，脅迫與欺騙雲浩寫下了休書，雲浩遂帶走了雲瑚，不久雲夫人也改嫁龍文光了。當雲夫人知道真相以後，追悔不已，遂染上心氣痛症，乃至龍文光老家貴州花溪養病。龍文光並將侄兒龍成彬交由夫人傳授武藝。雲浩費盡心機重遇雲夫人，二人約定於桂林破鏡重圓，不料事為陰險狡詐的龍成斌偷聽得知，他不動聲色的通知龍文光，佈下死亡陷阱，於是造成雲浩命喪桂林。天龍劍柳樹莊與艷羅刹孟蘭君是一對溺寵兒子，是非不明的夫妻。巫山幫主巫山雲與巫三娘子是夫妻，巫三娘子後又與鐵廣結為夫妻。

四、兄弟關係：「八仙」是林逸士、樂隱夫、黃葉道人、戒嗔和尚、陶一樵、董千峰、葛南威、杜素素。呼延龍、呼延虎、呼延豹、呼延蛟是四兄弟，毒龍幫前後任幫主，鐵敖與鐵廣是親兄弟。

五、君臣關係：符堅城是大內總管，穆士傑是御林軍指揮，龍文光是兵部尚書，暗中為朱見深與瓦剌媾和，他們都是朱見深的左右手；彌羅法師、長孫兆、慕容珪、濮陽昆吾、大吉、大修、賀蘭進、薩天照，個個武藝高強，都是瓦剌右賢王的手下。章鐵夫、令狐雍是龍文光前後任的保鏢，都是陰狠的角色。章鐵夫是執行迫害陳石星祖父、父母任務的人，令狐雍則是葛南威的殺父仇人。

以下將重要相關人物簡表如下：

①張丹楓——霍天都



此外，另將《廣陵劍》的主要人物製成索引表於下，以方便檢查查閱：

人物名稱	出現回次	備註
雲浩	1、2、10、12	

厲抗天	1、7	
尚寶山	1、5、16、19	
陳琴翁	1、2、14	
陳石星	1、2、3、4、5、6、7、8、9、10、11、12、13、14、 15、16、17、18、19、20、21、22、23、25、26、27、 28、29、30、31、32、33、34、35、38、39、40、41、 42、43、44、45、46、47、48	主要人物
雷震嶽	3、14、17、18、19、39、40、42、43	
單拔群	3、11、18、35、37、38、39、40、42、43	
龍成斌	4、5、6、8、10、11、12、14、26、27、29、46	
黑白摩訶	4、5、6、7	
張丹楓	7、12	
鳩盤婆	7	
六陽真君	7	
江南雙俠	8、13、24、34、35	
段劍平	8、19、20、23、24、25、26、27、29、30、31、32、 33、43、45	主要人物
雲瑚	9、11、12、13、14、15、16、17、18、19、20、21、 22、23、25、26、27、28、29、30、31、32、33、34、 35、38、39、40、41、42、43、44、45、46、47、48	主要人物
雲夫人	9、10、11、13	
龍文光	10、15、26、29、46	
周山民	13、24、44、46	
呼延四兄弟	12、13、14、20、24、25、26、27、46	
丘遲	13、14	

章鐵夫	15、17、18	
葛南威	16、17、18、19、26、27、28、29、30、31、32、33、 34、35、36、37、38、41、42、43、45、48	主要人物
杜素素	16、17、18、19、27、28、29、30、31、37、38、41、 42、43、45、48	主要人物
劉鐵柱	17、19、42、43	
韓芷	20、21、23、24、25、26、27、29、30、31、32、33、 43、44、45	主要人物
令狐雍	20、25、26、27、29、33	
周劍琴	22、24	
瓦剌小王爺	25、28、46	
濮陽昆吾	25、27、28、29、33、36、47	
池梁	26、27、29、30、31、33	
彌羅法師	28、29、44、45、46、47	
長孫兆	28、31、32、44、45	
大吉、大休	28、29、48	
汪直	31	
明憲宗 朱見深	31、43、44、45	
巫三娘子	34、35、36、37、39、42、43	
殷紀	34、35、36、37、38、42	
東門壯	34、36、37、39	
巫秀花	37、38、42、43	
東海龍王	40、41、42、45、46、47	

慕容珪	46、47、48	
霍天都	48	傳承人物

透過上表，可以看出以下之特徵：

- 一、 陳石星、雲瑚原是最被看好，最受矚目的一對，原是天作之合，無奈最終竟廣陵琴散，情天遺恨，實在是令人措手不及，幸好雲瑚已懷孕，留下了一線生機。
- 二、 前一部小說與這一部小說的傳承人物，除了周山民繼續領導義軍抵抗瓦剌侵擾，霍天都遠在天山繼續研究他的天山劍法，明憲宗朱見深依舊深宮享樂外，正義之士，如：張丹楓、黑白摩訶，或頑凶惡魔，如厲抗天、鳩盤婆、六陽真君等都在這部小說中結束了璀璨的生命，或是罪惡的一生。隨著張丹楓逝去，萍蹤俠影系列算是告一個段落了。
- 三、 霍天都承繼了張丹楓的無名劍法，梁羽生的天山系列就即將要展開了。

上面是將本系列五部小說的人物相關發展分別一一詳細整理，現在將整個系列的人物發展譜系作一統整歸納圖表如下：

相關人物世系對照表

第一代	張士誠	朱元璋	畢凌虛 畢凌風			石天鐸	畢一
-----	-----	-----	------------	--	--	-----	----

第二代	張復初	朱標 朱棣	畢道凡	雲靖		石英
第三代	張宗周	朱允炆 朱高		雲澄	周健	
第四代	張丹楓	朱瞻基	畢擎天	雲重 雲蕾	周山民	石翠鳳
第五代		朱祁鎮 朱祁鈺		雲浩	周志俠	
第六代		朱見深		雲瑚		

若從人物的門派關係所形成之譜系分析，大約可分類成以下的門派譜系表：

一、 玄機門派譜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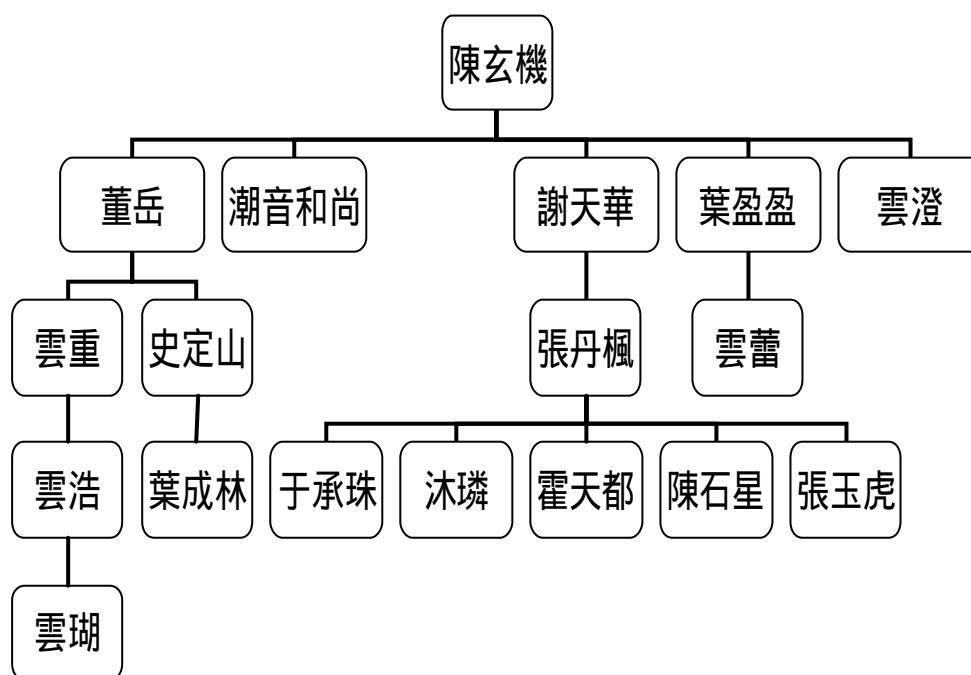
陳玄機共授五徒，分別是「大力金剛手」董岳、潮音和尚、謝天華、「飛天龍女」葉盈盈、雲澄。

張丹楓也有五位徒弟，大徒弟是于承珠，二徒弟是張玉虎，三徒弟是記名弟子沐璘，關門弟子是陳石星，霍天都並非張丹楓的弟子，只是霍天都曾經張丹楓傳授心法語指點鍵，所以勉強可算是記名弟子。董岳留有二名傳人，一為雲重，另一為史定山，史定山是葉成林的師父，雲浩是雲重的孩子，雲瑚是雲浩的獨生女，也是雲家刀法的傳人雲瑚後來與陳石星結為夫妻，可惜陳石星英年早逝，僅留下一名遺腹子。玄機門派的絕學，就只靠霍天都傳承了。

玄機門派是天山派的最初的源頭，陳玄機傳授謝天華的「萬流朝

海元元劍法」與葉盈盈的「百變陰陽玄機劍法」，經張丹楓演化成無名劍法，一脈相傳給陳石星轉交霍天都；雲家大力金剛掌與雲家刀法也是玄機門絕學。玄機門譜系簡表如下：

玄機門譜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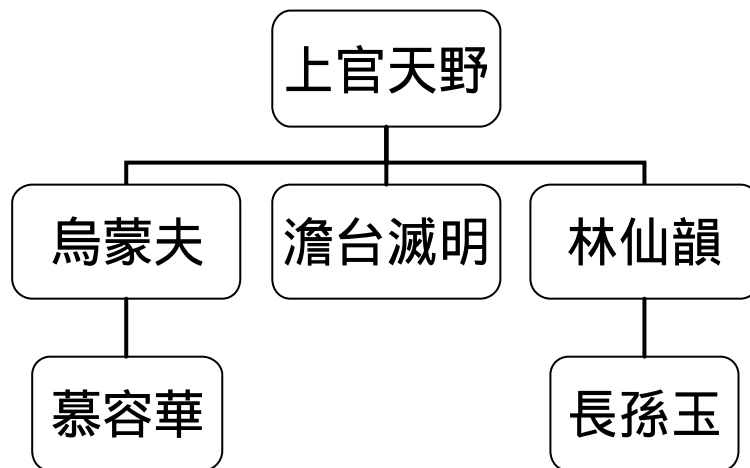
二、上官天野門譜系：

上官天野放棄武當掌門，另拜畢凌風為師，經情感挫折，遠走蒙邊，自創門徑，功夫了得。「一指禪」與「鉤劍」是獨門絕學。

上官天野傳授三名徒弟，大徒弟是澹臺滅明，二徒弟是哈薩克人烏蒙夫，精通「一指禪」和「鐵琵琶掌」，小徒弟是金鉤仙子林仙韻，鉤劍雙絕。後來烏蒙夫與林仙韻得到張丹楓之助，二人結為夫妻。各有一名徒弟，分別是慕容華與長孫玉。

上官天野門譜系表如下：

上官天野門譜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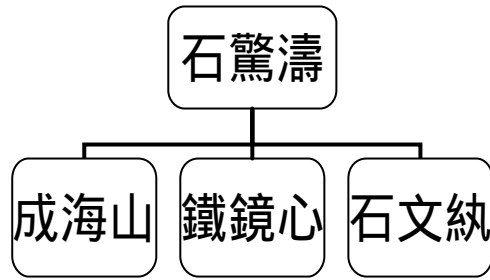


三、石驚濤門譜系：

石驚濤與張丹楓、烏蒙夫、陽宗海號稱當時四大劍客，創「驚濤劍法」。大弟子是鐵鏡心，二弟子為成海山，石文紈是小徒弟，也是他的掌上明珠，後來與成海山結為夫婦，夫妻二人幫助葉成林領導的

義軍抗倭。鐵鏡心是他的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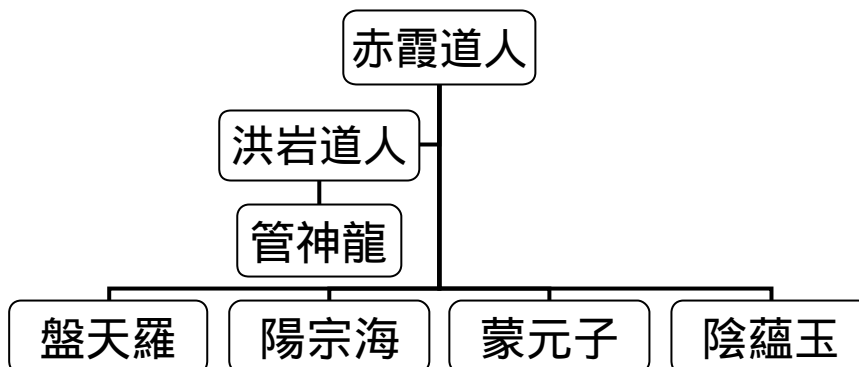
石驚濤師徒譜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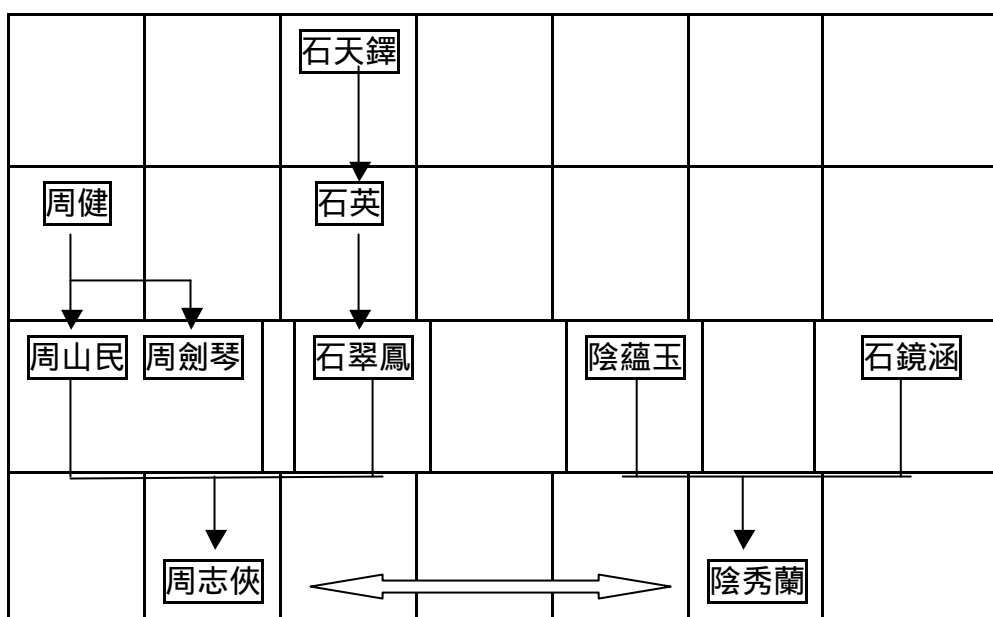
四、 赤城派譜系：

赤霞道人在烏蒙山修練，創赤城派，故又稱赤城子。先後收有陰蘊玉、盤天羅、蒙元子及陽宗海四名徒弟。其中陰蘊玉因故脫離師門；陽宗海曾列天下四大劍客之一。洪岩道人是他的師弟，管神龍是他的師侄。後接任掌門。

赤城派譜系圖



除此之外，金刀寨主周健與轟天雷石英結為兒女親家，他的孩子周志俠在《聯劍風雲錄》裡，最後與七陰教主陰蘊玉及百毒神君石鏡涵的女兒陰秀蘭成為夫婦，這一譜系從《萍蹤俠影錄》經《散花女俠》而《聯劍風雲錄》三部小說，圖示如下：



最後將本系列所有的傳承人物及出現的書目，作一完整列表，透過這張表，可清楚看出梁羽生在本系列小說中，對重要人物的安排。這樣系統的安排與穿插，對情節發展的結構與形式具有相當重要的幫助。

本系列小說重要傳承人物出現書目索引表：

	還劍奇情錄	萍蹤俠影錄	散花女俠	聯劍風雲錄	廣陵劍
陳玄機					
上官天野					
蕭韻蘭					
張丹楓					
雲蕾					
雲重					
澹台鏡明					
周山民					
石翠鳳					
黑白摩訶					
潮音和尚					
澹台滅明					
謝天華					
葉盈盈					
烏蒙夫					
林仙韻					
張風府					
于謙					

畢擎天					
于承珠					
明英宗					
霍天都					
凌雲鳳					
張玉虎					
葉成林					
石驚濤					
鐵鏡心					
沐璘					
沐燕					
石文紈					
成海山					
赤霞道人					
張黑					
楚大齊					
摘星上人					
陽宗海					
婁桐蓀					
雲陽真君					
鳩盤婆					
厲抗天					
明憲宗					

透過這樣的表列與分析，本系列的人物相關譜系脈絡就十分清楚分明了。

第三節 故事前後衝突考探

這一個包含五部獨立小說的長篇故事，時間從元朝末年到明朝中葉，大約是從西元 1352 年朱元璋參加濠州郭子興起義開始，到西元 1482 年朱見深罷西廠，貶汪直³⁴的這一段期間，約有 130 年的時間，明朝也從極盛到中衰，內憂外患造成國家動盪，民不聊生，梁羽生把握住歷史演變的軌跡，將歷史事實與傳奇融合在一起，造就了這一個感人至深的奇情武俠故事。

人非聖賢，所謂百密一疏，梁羽生這洋洋灑灑的萍蹤俠影系列，雖然精彩萬分，卻也仍免不了有一些錯誤或前後不一致的地方，或許真是梁羽生的疏失，也可能是手民之誤，幸好這些瑕疵對整個系列故事並不至於產生致命性的影響，所以至今有許多謬誤之處，仍未修正過來。

以下將分成 ❶ 內容情節行文敘述前後衝突不一致，與 ❷ 內容記敘與歷史事實不符兩部分，指出梁羽生本系列小說中的錯誤，並一一臚列解說：

一、內容情節行文敘述前後衝突不一致

就內容情節行文敘述前後衝突不一致而言，大約有以下幾處：

1. 烏蒙夫與金鉤仙子林仙韻的師門關係不一致。

《萍蹤俠影錄》第二十三回中說，金鉤仙子林仙韻是上官天野的

³⁴ 《明史 本? 第十四》記載：「十八年春正月壬午，太祀天地於南郊。庚寅，劉吉起復。三月己巳朔，振南畿饑。壬申，罷西廠。十九年……。六月乙亥，汪直有罪，調南京禦馬監。秋……八月……壬申，謫汪直為奉御，其黨王越、戴縉等貶黜有差。」明憲宗成化 18 年，正是西元 1482 年。

第三個徒弟：

原來這對男女，男的叫做烏蒙夫，本是上官天野的二弟子，那女子叫做林仙韻，外號金鉤仙子，是上官天野的三弟子，(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3冊：《明月邊城》(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99-500)

而 P.507 也是相同的說法：

烏蒙夫道：「你倒很有禮貌，三妹你問一問。」金鉤仙子林仙韻發聲長嘯，過了一陣，祇聽得另外一種嘯聲從天而降，入耳撼心，就如有人在耳邊發嘯一般，功力之深，實是不可思議。(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3冊：《明月邊城》(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507)

直到第二十七回也都還是師兄妹：

烏蒙夫道：「那你為何來到這兒？」

張丹楓道：「是呀，我為何來到這兒呢？」忽然昂首吟道：「難忘恩怨難忘你，祇為情癡祇為真。喂，你不是是情癡？」

烏蒙夫道：「你說什？」張丹楓大聲道：「我說你不是情癡，你為何要拋棄你的師妹？」

張丹楓似瘋非瘋，話語卻觸動了烏蒙夫的心事，不禁大聲說道：「誰說我拋棄了她？」(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3冊：《明月邊城》(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589)

可是到了第二十八回烏蒙夫與金鉤仙子林仙韻的關係，卻變成師姊弟了：

上官天野正在心思如潮，忽見徒弟林仙韻上前稟道：「師尊請你看看蒙夫師弟。」(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3冊：《明月邊城》(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02)

正確的應該是師兄妹吧！這應該只是小錯誤而已，但願出版社再

版時能加以更正。

2. 于承珠開始跟張丹楓和雲蕾習藝的時間問題。

《萍蹤俠影錄》第十五回紀錄著雲蕾初識于承珠的情景：

雲蕾回去結了店帳，搬到于家，于謙的女兒叫做于承珠，今年不過九歲，聰明伶俐，活潑非常，雲蕾改回女裝，承珠直追著她叫姐姐。雲蕾和她甚為相得，自此就在於家住下來。（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335）

那時于承珠還未超過九歲。可是《散花女俠》第二十四回卻是這樣說的：

張丹楓微微一笑，與于承珠走出院子，憑欄眺望蒼山洱海的水色山光，張丹楓道：「嗯，日子過得真快，妳已滿了十七歲了，是嗎？」于承珠道：「過了十七歲的生日又三個月啦。」張丹楓道：「妳來太湖山莊的時候，還祇有七歲，那時還吊著鼻涕呢。」于承珠道：「十年來多謝師父的教誨了。」（梁羽生，《散花女俠》，第2冊：《高峰劍氣》（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72）

這裡說于承珠七歲就跟張、雲夫妻了，這「不過九歲」和「祇有七歲」該如何明確的分說？

3. 《散花女俠》中的畢願窮與畢擎天的親屬關係前後衝突。

在第五回中寫著：

白衣少年（于承珠）道：「這叫化子又是誰？」
那人道：「這叫化子是丐幫的副幫主畢願窮，是畢道凡的疏堂侄子。」（梁羽生，《散花女俠》，第1冊：《帝王毒手》

(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85)

這裡說畢願窮是畢擎天的疏堂侄子，位居丐幫副幫主。在第三十五回也是這麼寫的：

畢願窮目送葉、凌二人混入義軍之中，衝出了官軍包圍圈子，這才長嘆一聲，慘然笑道：「叔叔，我對得住畢家的列祖列宗，願你也顧全叔祖在生之日那震三界的威名，他日地下相逢，也好有個交代！」毅然將匕首撤了回來，向自己的胸口一插，登時屍橫地上，血濺塵埃。(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95)

但是在第二十六回卻又說畢願窮是畢擎天的弟弟：

話猶未了，忽聽得潮音和尚哈哈大笑，推開廟門，大聲說道：「你們兩個小娃娃在背後議論我什麼？」于承珠道：「不敢。」抬起頭來，祇見潮音和尚扶著一個鶉衣百結的叫化子，跌跌撞撞地走進來。這事情大出於承珠意外，這叫化子原來竟是畢擎天的弟弟畢願窮。(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517)

在同一部書中出現了這樣前後矛盾不一致的說法，令人感到奇怪。比對上面的敘述，「畢願窮是畢擎天的弟弟」應該是錯誤的說法。

4. 畢擎天的年紀問題。

畢擎天第一次出現在《萍蹤俠影錄》第十回，他才只有七八歲。書中是這麼寫著：

(張丹楓)正自躊躇無計，忽聽得一個孩子叫道：「放我下來，我也要打強盜！」原來是畢家家丁正在與官軍混戰，畢道凡的獨生兒子背在管家的背上，掙扎著嚷要下來。

張丹楓心念一動，嗖的飛身而起，如箭離弦三起三伏，闖入錦衣衛士叢中，長劍揮舞，雲湧風翻，如湯潑雪，一般衛士如何攔擋得住？祇見他殺入核心，陡地伸臂一抓，將畢道凡的兒子奪了過來，張丹楓突然把那孩子往馬背上一拋，叫道：「坐穩了！」那孩子雖然祇有七八歲，膽子甚大，抓住馬韁，讓那白馬馱著便跑。（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28）

《萍蹤俠影錄》是時間背景是正統十三年（1448年）及正統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變前後。而《散花女俠》則是自1457年奪門之變，英宗復辟，于謙死難開始寫起，時間上只經過八年。八年後，畢擎天最大應該只有十六歲而已。甚至比于承珠還小才是。可是畢擎天在《散花女俠》中一出場卻已變成約三十歲的壯年男子：

但見在武振東身邊，一個身材魁偉的漢子，應聲而起，濃眉大眼，短鬚如朝，年紀似乎還未到三十歲，雙眼閃閃有光。在場之人，過半數都怔了一怔，此人是誰？怎？從未聽過？樊英卻是吃驚不小，看這人的身材神態，不是那蒙面大盜還是誰人？（梁羽生，《散花女俠》，第1冊：《帝王毒手》（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81）

在下一回第五回繼續又提到：

震三界畢道凡的家傳規矩，凡是男丁，在成年之後，必要先當十年叫化，再當十年和尚，然後才能蓄髮還俗，娶妻生子，畢擎天看來未到三十歲，若是按照他的「家規」，現在還正該是當和尚的期間。在場的各路英豪，看得驚心駭目，又都不禁暗暗驚奇：看這畢擎天還不到三十歲的年紀，居然能與成名的大劍客賭勝爭鋒，走了五十來招，絲毫未顯敗象。（梁羽生，《散花女俠》，第1冊：《帝王毒手》（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83）

一個七八歲左右的孩子，在八年的成長時間，竟然長成「不到三十歲」的壯年男子，歲月催人老化，似乎是太過迅速了，個人以為應

該將「未到三十歲」，改為「未到二十歲」較為適宜妥當。

5. 《萍蹤俠影錄》金刀寨主周健，在《散花女俠》中變成了周傑。

《萍蹤俠影錄》中的金刀寨主周健，在下一部小說《散花女俠》裏卻變成了周傑：書中第八回，于承珠讀了師父張丹楓的信後：

她也曾聽師父談過金刀寨主周傑的故事，心中想道：「周傑年老，聽說大小事務，都已交與他的兒子，周山民夫婦怎麼敢冒險入關，我的師父又怎麼知道？」（梁羽生，《散花女俠》，第1冊：《帝王毒手》（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53）

緊接著第九回也是將周健改成了周傑：

哪知了緣此人雖然糊塗，大是大非卻也還能分辨。他生平最佩服的是兩個人，一個是張丹楓，一個便是在雁門關外抗拒瓦剌的金刀寨主周傑，所以一聽于承珠是張丹楓的徒弟，心中已是起疑，再聽周山民竟是周傑的兒子，而陽宗海等人竟要捕他，忍不住心中大怒，痛恨褚玄騙他，不由分說便打出去了。（梁羽生，《散花女俠》，第1冊：《帝王毒手》（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73）

這是很明顯的錯誤，不知是手民之誤，還是梁羽生弄錯了。

6. 《散花女俠》中的帶刀侍衛褚玄死而復生。

褚玄是御前三品帶刀侍衛，隨陽宗海與婁桐蓀捕捉金刀寨主，在第十回中：

于承珠正想再打，忽聽得馬蹄聲來得甚急，褚玄剛滾下山坡，一個魁梧奇偉的大漢已策馬奔上，忽地跳下馬背，朝著褚玄就是一腳，褚玄一閃跳起，一照面就給那大漢擒著，

周山民大喜叫道：「畢賢弟！」那大漢叫道：「是周大哥嗎？」口中說話，手底卻是極為狠辣，扼著褚玄的咽喉一捏，呼的一聲，將他拋下山麓，褚玄連叫也叫不出來，便給他摔死了。（梁羽生，《散花女俠》，第1冊：《帝王毒手》（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85-186）

這裡清楚的寫著褚玄已被畢擎天摔死了，可是他卻又在同書第三十一回復活了：

于承珠心中一動，這個公差模樣的人好似在哪兒見過似的，仔細一想，卻原來是兩年多以前，曾在長江北岸一個小鎮的酒店裏，幫御林軍統領婁桐孫捉拿周山民夫婦的那個帶刀侍衛褚玄。

褚玄也認出了于承珠，他曾經吃過于承珠的虧，陌路相逢，心中暗驚，但仍然不動聲色地陪著那個蒙古武士進來喝茶。（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03）

那蒙古武士是大漠神狼，後來震懾於于承珠精湛的武技，便返回大漠：

褚玄大急，叫道：「喂，喂，喂，你走了我怎麼辦？」于承珠正自不耐煩，接聲說道：「你從今以後好好做人，別替陽宗海跑腿，我便饒你一命。」褚玄連聲叫道：「但憑女俠吩咐！」于承珠唰地一劍，挑斷了他的琵琶骨，順手解了他的穴道，喝道：「滾吧！」褚玄保全了性命，但卻被廢了武功，從此不敢再在江湖行走。（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13）

于承珠警告了褚玄，雖廢了他的武功，又讓褚玄保全了生命，或許是想要表達俠客與人生路的寬厚。但是同一部書中，出現如此明顯的錯誤，實在是不容易自圓其說的。

7. 《散花女俠》中的「了緣」和尚，後來變成了「了玄」和尚。

《散花女俠》第九回中說，了緣和尚是蒲田少林寺的弟子，性情憨直，後因偷吃狗肉，喝酒胡鬧，被掌寺的師兄所責，他不慣拘束，難守清規，一時性起，竟然偷出寺門，私逃下山，打算還俗。他怕在南方碰到同門，不好意思，就想到北京去：

褚玄和了緣和尚是舊相識，在山東道上相遇，褚玄聽說他私逃下山，要到京城去混，大為高興。於是一口擔承給他在京師找個鏢局的位置，伴他同行。又指使他在客店中胡鬧，用意便是引周山民夫婦出來。（梁羽生，《散花女俠》，第1冊：《帝王毒手》（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73）

了緣此人雖然糊塗，大是大非卻也還能分辨。後來知道自己誤為褚玄所騙，痛恨褚玄騙他，不由分說便離開了褚玄。但同書第三十一回，卻又將他稱做「了玄」了：

原來這褚玄武功雖然不高，一張嘴卻甚是了得，他專替陽宗海游說江湖上的各色人物，前兩年曾說到了一個犯了清規的少林寺和尚了玄，不料了玄後來又反了出去，為此著實受陽宗海責備了一頓，（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13）

這個錯誤，與上一則如出一轍，應是作者個人的疏失。

8. 《散花女俠》中的「張黑」與《聯劍風雲錄》的「張霸」是一個人，名字卻前後不一樣。

《散花女俠》第十回中的舟子叫做「張黑」：

潮音和尚道：「畢老弟，你也給我寫兩封信。」畢擎天

道：「寫給誰？」潮音和尚道：「一封寫給葉宗留，就說我到雁門關外請兵，叫他安心。另一封寫給長江邊上的一個舟子。」畢擎天詫道：「一個舟子？」潮音和尚道：「承珠人生地不熟，也得有人帶她去見葉宗留呀。這個舟子名叫張黑，住在靖江，是葉宗留派在長江邊上，專司聯絡之職的。你說這個小姑娘是我的師侄張丹楓的徒弟，叫他好生照顧。」第二日到了靖江，依著住址在東門之外找到了那個舟子張黑，將潮音和尚的信交給他，張黑歡喜無限。（梁羽生，《散花女俠》，第1冊：《帝王毒手》（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91）

在 11、12、16 回中都有張黑出現的紀錄。可是到了下一部小說《聯劍風雲錄》第三十四回中竟卻變為「張霸」了：

凌雲鳳行前引路，一個時辰之後，便找到了那個所在，凌雲鳳按著以前在義軍中的暗號，三長兩短的敲了五下門，祇聽得裏面有人大叫道：「是哪位老朋友來了？」出來迎接他們的正是張霸。張霸還是十餘年前跟過葉成林的叔父、義軍統領葉宗留的老頭目，于承珠當年投奔義軍，就是由他駕船送去的。如今聽得有人按照當年義軍的暗號敲門，飛也似地跑了出來，凌雲鳳笑道：「張大叔，還認得我嗎？」（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4冊：《北溟抗天》（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701）

第 35 回中也是稱為張霸的。明明是同一個人，怎麼前後兩部小說中的名字不一樣呢？

9. 石驚濤在「天下四大劍客」的排序問題。

當時天下四大劍客是南方的張丹楓、北方的烏蒙夫、東方的石驚濤與川西劍客陽宗海，他們四人的排序先後，在小說《聯劍風雲錄》中前後敘述有多處衝突的地方。《聯劍風雲錄》第二回寫著：

盤天羅拼了性命，鐵鏡心也逼得抖起精神，將師門絕學「驚濤劍法」施展開來。他的師父石驚濤在「天下四大劍客」中的排名僅在大俠張丹楓之下，劍法精妙，可想而知，鐵鏡心是他最得意的弟子，再經過這七八年來的習練，功力大增。劍法展開，端的似驚濤駭浪，迫人而來。盤天羅與他惡鬥了將近半個時辰，險象環生，卻仍是高呼酣鬥，奮鬥不休。（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1冊：《震動天下》（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6）

這裏說石驚濤在四大劍客中排名第二，僅次於張丹楓，可是同書第三十二回中，卻又說烏蒙夫在四大劍客中排名第二：

他（喬北溟）以為外面的敵人是霍天都邀來的，霍天都卻是莫名其妙，心想：「咦，除了我們居然還有人敢拔喬北溟的虎鬚。」兩夫婦跟著走出，祇見練武廳上一片混亂，厲抗天率領一群魔宮侍者，正在攔著三個敵人。這三個人，一個是滿面虬鬚的老者，一個是衣衫襤褸的叫化，還有一個卻是輕裘緩帶的英俊少年。凌雲鳳這一喜非同小可，原來那老者正是在天下四大劍客中名列第二的烏蒙夫！那叫化是北方丐幫的副幫主褚元，少年則是周山民的兒子周志俠。（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4冊：《北溟抗天》（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62）

可是，到了第三十六回，又有了不一樣的說法：

霍天都走出場來，正待拔劍，卻不料又有一個人超過他的前頭，說道：「霍大俠夫婦請讓這場，我和管先生有筆帳要算算。請問管先生，小徒成海山與你風馬牛不相及，你何故指使門人將他擒了。」這人正是天下四大劍客中名列第二的石驚濤。（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4冊：《北溟抗天》（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742）

不料，到了下一回（第三十七回），竟又與前一回的說法不同：

石驚濤在天下四大劍客中排名第三，雖然與管神龍惡鬥了一場，武功仍在陽宗海之上。（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4冊：《北溟抗天》（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766）

同一部書中，前後說法不同若此，忽而第二，忽而第三，令讀者莫衷一是，實在教讀者無法理解，也教讀者無法明白究竟一種說法才是正確的。

10. 管神龍的身份問題

管神龍是赤城子的師侄，後來接替赤霞道人（赤城子）為赤城派掌門人。系列書中提到赤城子只有一個師弟叫洪岩道人，推之可知管神龍是洪岩道人的徒弟，但是：

洪岩道人是赤城子的師弟，年齡雖然比玄機逸士小了二十年，論起輩份，卻是和玄機逸士一輩，比張丹楓高出兩輩。（梁羽生，《散花女俠》，第2冊：《高峰劍氣》（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11）

可知洪岩道人的年紀與謝天華相仿，而管神龍雖與陽宗海同輩，年紀卻與只比赤城子小十歲：

他的師父便是三十年前被飛天龍女葉盈盈削掉了一條臂膀之後，自稱「獨臂擎天」的管神龍，管神龍是赤霞道人的師侄，但年齡不過與赤霞道人相差十多歲，如今已是將近七十的高齡了。論起輩份，他和七陰教主及陽宗海等人乃是同輩，但講到武功，則幾乎可以稱他的師叔並肩，（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3冊：《修羅陰功》（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580）

對照兩段文字敘述，可知管神龍年紀應比洪岩道人稍大或相若，似乎不太可能是洪岩道人的徒弟才是。

11. 魔頭屠龍尊者的死因前後交代不一致。

《散花女俠》第三十三回說是被先被張丹楓制伏，再被雲重拋入大火中焚死的：

張丹楓笑道：「摘星老道送給我這件袈裟，正好派上用場！」袈裟一抖，有如大鵬展翼，衝入火場，火勢還未很大，被袈裟一撥，火焰兩面分開，雲蕾、雲重隨在張丹楓身後，飛掠而過，越過了四五處火場，袈裟燒了起來，但他們也到了御花園的後門，屠龍尊者和十多名武士正在那裏救火，做夢也想不到張丹楓竟然來得如此之快，火煙遮眼，還以為是自己人，待到驟然認出了是張丹楓時，「啊呀」一聲剛剛出口，就被張丹楓用那著火的袈裟迎頭一罩，雲重施展大摔碑手的功夫，一把將他抓起，拋入了火堆裏面。（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73）

可是在《聯劍風雲錄》第三十三回裡卻又是不同的說法：

十年前張丹楓與雲重曾經大門皇宮，當時雲重用金刀夾掌，殺了摘星上人的好友屠龍尊者，卻與摘星上人打成平手，摘星上人膽敢向他挑戰，同時也是想為好友報仇。（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4冊：《北溟抗天》（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804）

《散花女俠》說是死於雲重的大摔碑手，《聯劍風雲錄》說是死於雲重的金刀夾掌，是不是大摔碑手就是金刀夾掌呢？

12. 「六陽真君」前後出現三種不同名稱，令人摸不著頭緒。

《散花女俠》中有一位大魔頭，在第二十三回稱他為「雲陽真君」：

澹台滅明道：「是些什？魔頭？」

烏蒙夫道：「有哀牢山的鳩盤婆公孫無垢，有崑崙山星宿海的摘星上人，還有東海明霞島的屠龍尊者和甘肅積石山的雲陽真君。」（梁羽生，《散花女俠》，第2冊：《高峰劍氣》（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65）

到了下一回第二十四回又變為「六陽真君」了：

這一夥人正是赤霞道人從四面八方邀請來的有名魔頭，其中的六陽真君最為好色，一見于承珠這？美貌，竟然不問來歷，伸手便搶。（梁羽生，《散花女俠》，第2冊：《高峰劍氣》（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75）

此後第25回，直到了《廣陵劍》第七回，也都是「六陽真君」。但是在《廣陵劍》頁188，卻又稱為「交陽真君」，這應該是手民之誤，因為「雲」的簡寫為「云」，乍看之下，與「交」和「六」相似。

13. 「六陽真君」竟然死而復生。

「六陽真君」在《散花女俠》第二十五回已經死亡：

就在這一瞬之間，祇聽得又是「砰」的一聲巨響，烏蒙夫一掌將那兩祇骷髏頭打成粉碎，掌中夾著一指禪的功夫，那邊廂屠龍尊者剛剛趕到，便聽得六陽真君一聲厲叫，原來他已被烏蒙夫的一指禪功破去了混元一氣功，登時七竅流血，痛得他在地上打滾，輾轉呻吟。鳩盤婆退下去看那六陽真君時，但見他口鼻流血，脈息如絲，五臟六腑都受了震傷，顯見活不成了。（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90）

然而他卻又出現在《廣陵劍》第七回中，與鳩盤婆到雲南石林，再度向張丹楓挑釁：

三十年過後，赤霞道人已死，喬北溟則仍遁跡海外，祇遣徒弟重回中原。當年的四大魔頭，在中原就祇剩下鳩盤婆和六陽真君了。六陽真君就是此際給鳩盤婆押陣的那個老道士。

黑摩訶揭開他們的瘡疤，鳩盤婆和六陽真君不由得都是勃然大怒。六陽真君沉聲說道：「你懂得什麼，我們就是要趁張丹楓未死，來找他報仇的。」（梁羽生，《廣陵劍》，第1冊：《黑白摩訶》（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188）

這真是無法解釋的問題啊！

14. 張丹楓的壽命問題

《聯劍風雲錄》第四十回記載著張丹楓在嶗山上清宮前擊敗喬北溟的事蹟，但卻作了一段很重要的註腳：

原來張丹楓為了要使喬北溟心服，在背心中了他的一掌之後，還硬接他的第九重的修羅陰煞功，這時亦是受傷非淺，不過他內功純厚，誰也看不出來，當然張丹楓不致喪命，但卻已元氣大傷，以他的修為本來也可以活到百歲的，後來不到六十歲便死了，便是因此之故。（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4冊：《北溟抗天》（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824）

這裡梁羽生很清楚明確的告訴讀者，一代大俠張丹楓壽不過六十。可是，在下一部小說《廣陵劍》裡卻又自己推翻了自己曾向讀者的預言說明：

雖沒全部完成，但張丹楓把這無名劍法演給他看，一鱗半爪，亦已足以令他五體投地，嘆為生平僅見了。張丹楓已有七十多歲年紀，雲浩不免想到：萬一張丹楓有什麼不測，這無名劍法豈非失傳？當下委婉說出心中的顧慮，問張

丹楓為何不把弟子招來？（梁羽生，《廣陵劍》，第1冊：《黑白摩訶》（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13）

或許是因為《廣陵劍》完成時，距離《聯劍風雲錄》的完成已超過三年，時間久了點，梁先生手中又有多部作品正同時進行著，所以自己忘記先前的說法吧！

15. 金剛手董岳的衣鉢傳人鬧雙胞，讓人費疑猜。

《聯劍風雲錄》第三十七回說董岳「大力金剛掌法」衣鉢真傳的僅有葉成林一人：

原來葉成林自知難以持久，故意賣個破綻，誘對方猛攻，就在那一剎那間，他使出了最上乘的金剛掌法，連拍三掌，一、二兩掌，似實實虛，第三掌卻似虛反實，看似輕飄飄的發出，其實卻是聚了十成功力，這三掌虛實接替，奇幻莫測，正是董岳「大力金剛掌法」的鎮山之祕，得他衣鉢真傳的祇有葉成林一人，薩力雄雖然是身經百戰，卻也冷不及防的著了道兒。（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4冊：《北溟抗天》（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753）

葉成林的師父史定山是董岳的大弟子，可是董岳可曾見過葉成林？葉成林功力可比他的師叔雲重強？

隨後在下一回第三十八回又是另一種說法：

你道這對男女是什麼人，令到于承珠如此歡喜？卻原來是她師母雲蕾的長兄，雲重夫婦！雲重是金剛手董岳的衣鉢傳人，論起輩份，還是張丹楓的師兄，金剛手的功力當世無匹，比之葉成林那又不知高出多少了。（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4冊：《北溟抗天》（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780）

這裡卻又說雲重才是金剛手董岳的衣鉢傳人，這樣一對照之下，不是自相矛盾嗎？

16. 張丹楓與喬北溟的恩怨，歷經「三十年」或「四十年」，混淆讀者認知。

《廣陵劍》第一回中寫著：

原來四十年前，張丹楓是天下第一劍客，喬北溟是天下第一魔頭，正邪不兩立，兩人曾經幾次交手，互有勝負，最後一次，在嶗山絕頂決鬥，張丹楓以新創的天山劍法，擊敗喬北溟。喬北溟身上連中七劍，滾下山坡，厲抗天搶了他師父的屍體，躍入海中。歲月如流，到了四十年後的今天，不但這件事情已是為人淡忘，連喬北溟、厲抗天師徒的名字，武林中人知道的亦已無多了。（梁羽生，《廣陵劍》，第1冊：《黑白摩訶》（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17）

到了第七回卻是寫著：

原來三十年前，天下四大魔頭，為首的是厲抗天的師父喬北溟，依次是六陽真君、赤霞道人和此刻正在向黑摩訶大吹法螺的鳩盤婆。喬北溟敗于張丹楓劍下，遠走海外。其他三人聯手向張丹楓尋仇，在點蒼山上一場惡鬥，結果仍然不敵。他們發誓在張丹楓有生之日不再出現江湖，張丹楓方才放過他們。（梁羽生，《廣陵劍》，第1冊：《黑白摩訶》（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188）

這十年之誤差該要怎麼說才能解釋清楚？

17. 張丹楓所使用的寶劍，是「白雲」或是「白虹」，前後不一致。

《廣陵劍》第七回寫著：

陳石星點了點頭，張丹楓繼續說道：「我和她是師兄妹，我這把長劍名叫白虹，她這把短劍名叫青冥，我和她合創了一套雙劍合璧的劍術，黑白摩訶就是由於他們的雙杖合璧被我們的雙劍合璧打敗，給我們收服的。（梁羽生，《廣陵劍》，第1冊：《黑白摩訶》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P.202）

《廣陵劍》頁207、1041和1213也都說陳石星手上拿的正是白虹寶劍，然而張丹楓在《萍蹤俠影錄》中所拿的寶劍應該是叫做「白雲」，「楔子」裏是這麼說的：

原來玄機逸士有兩套劍法，相反相成。他又煉有雌雄雙劍，雌劍名叫「青冥」，雄劍名為「白雲」，「白雲」雄劍傳給謝天華，「青冥」雌劍則傳給了另一個女弟子，兩人各得了他的一套劍術。（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9）

當雲蕾亟欲解開張丹楓的身事實，白雲寶劍成了有力的證據：

雲蕾急不及待，一躍而起，心道：「待我自行揭破你的身世之謎。」遊目四顧，見張丹楓那把寶劍尚留在室中，拿起一看，祇見劍柄刻有「白雲」二字。青冥、白雲乃是玄機逸士所煉的劍，一傳謝天華，一傳葉盈盈，雲蕾一見，心頭又是「撲通」一跳，想道：「這把劍他從何處得來！難道他真是三師伯的徒弟？」雲蕾手顫腳軟，「噹」的一聲，白雲寶劍跌落地上，這一下什？都明白了，一路同行，密室相伴的張丹楓，竟然是大奸賊張宗周的兒子，是雲家的大仇人張宗周的兒子！（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70）

《萍蹤俠影錄》在第17、20、25、28、30等回，及《散花女俠》第25回、《聯劍風雲錄》第39回中，都是說張丹楓使用「白雲」寶劍。所以《廣陵劍》所述「白虹」寶劍，應該是錯誤的。

18. 陳玄機創「雙劍合璧」劍法，張丹楓卻說是他與雲蕾合創，前後說法不一致。

《廣陵劍》第七回寫著：

陳石星點了點頭，張丹楓繼續說道：「我和她是師兄妹，我這把長劍名叫白虹，她這把短劍名叫青冥，我和她合創了一套雙劍合璧的劍術，黑白摩訶就是由於他們的雙杖合璧被我們的雙劍合璧打敗，給我們收服的。（梁羽生，《廣陵劍》，第1冊：《黑白摩訶》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P.202）

這裏張丹楓自己說「雙劍合璧」劍法，是他和妻子雲蕾合創的。可是這個說法與《萍蹤俠影錄》的「楔子」說法不同：

謝天華與潮音和尚乃是雲澄的同門，他們的師父玄機逸士號稱天下第一劍客，不止在劍術上有極精湛的造詣，其他的武功，也很博雜。祇是玄機逸士脾氣古怪，他共有五個徒弟，每個徒弟，祇傳一門武功。例如謝天華就祇得劍術的一半。怎？叫做一半？原來玄機逸士有兩套劍法，相反相成。他又煉有雌雄雙劍，雌劍名叫「青冥」，雄劍名為「白雲」，「白雲」雄劍傳給謝天華，「青冥」雌劍則傳給了另一個女弟子，兩人各得了他的一套劍術。

這兩套劍術乃是玄機逸士畢生心血所聚，若然雙劍合璧，天下無敵。（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9）

書上第六回有多處關於「雙劍合璧」詳細的說明，例如：

我《葉盈盈）再問下去才知道原來師祖玄機逸士脾氣甚怪，他所知極博，而最得意的卻是他別出心裁獨創的兩套劍法，一套名為『萬流朝海元元劍法』，另一套名為『百變陰陽玄機劍法』，師父和三師伯各得一套，實是半套。師祖說：『他鑽研出這兩套劍法乃是千古武學之秘，萬不可同授於一

人。若以人物比擬劍術，則元元劍法有如臥龍，玄機劍法有如鳳雛，臥龍鳳雛，不可同歸於一主，歸必有禍。」所以嚴禁他們二人，不許私自授受！」(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36)

這裡清楚的說明雙劍合璧劍法是玄機逸士創建的，也說明了他嚴禁徒弟私相授受的原因。另外，隨後還有更詳細的說明：

「我《葉盈盈》百思不解，便說確實是猜不透。大師兄道：『元元劍法，與玄機劍法，乃師父窮半生之力，探百家劍術之秘，有鬼神莫測之機，苦心所創。兩套劍法，只得其一即可稱雄江湖，若然雙劍合璧，則天下無敵！更妙的是，這套劍法，本來就是相反相成，不必預先與對方練習配合，一使開來，便自然能天衣無縫，互為呼應。所以我猜師父不許你們知道另一套劍法，其中想是有兩個道理：一者是怕你們知道了另一套之後，就難免分心，偷偷去學，須知一人精力有限，這兩套劍法都是複雜無比，只學一套，也要專心矢志，用上十年以上的功夫，若兼學兩套，只恐怕難以登峰造極。而且這兩套劍法，本來是要兩人使用才能發揮它的絕妙之處的，所以實在也不必兼學。』(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39)

當雲蕾與張丹楓第一次雙劍合璧時，竟輕易的就打敗了黑白摩訶：

雲蕾突然出手，大出張丹楓意料之外。忽聽得雲蕾一聲歡呼，雙劍一合，劍光暴長，刷刷兩聲，白摩訶的左右腳踝，一邊中了一劍，黑摩訶的綠玉杖插來，被雙劍一圈，反蕩出去。但見雙劍斜分，黑白摩訶都躲閃不迭。這幾招急如電光石火，大家都是不假思索，卻不料配合得妙到毫巔，雲蕾眉開眼笑，大喜叫道：「雙劍合璧，果然無敵！」隨手發出一招，但見張丹楓的寶劍亦從相反的方向削出，雙劍夭矯如龍，又把黑白摩訶逼得連連後退！黑白摩訶拼盡全力，揮杖力抗，兀是抵擋不住。張丹楓大笑道：「妙極，妙極了！我們二人一配起來，真是珠聯璧合！」雙劍合璧威力何止增加一倍，黑白摩訶雖是見多識廣，技通中西，也不禁被這種捉摸不透的怪異劍法，嚇得瞠目結

舌！（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42-144）

這段敘述將「雙劍合璧」劍法的由來及威力說得極為詳盡。此外在《萍蹤俠影錄》第13、20、23、27、28回裏，也都有張、雲二人「雙劍合璧」的合力拒敵的描寫。在《散花女俠》21回中，張丹楓在大裡沐王爺府中，甚至以柳枝代劍，獨舞「雙劍合璧」劍法擊退陽宗海和洪岩道人；《散花女俠》第25回中也有謝天華與葉盈盈雙劍合璧，僅一個照面，便殺敗摘星上人和屠龍尊者的紀錄，可見「雙劍合璧」之威力。在《聯劍風雲錄》第29回也有霍天都與凌雲鳳夫妻聯劍「雙劍合璧」擊退摘星上人與胖金剛曲野樵的記載。從以上的紀錄可知「雙劍合璧」的劍術並非張、雲二人所創，創者乃其師祖玄機逸士，張、雲二人僅從他們的師父那裏各自學得半套劍術，後來在與黑白摩訶相鬥時，偶然聯手抗敵，雙劍合璧，始知其妙。陳玄機的門徒只要聯劍，無須經過練習，都可以產生莫大的威力。可見，《廣陵劍》中張丹楓說「雙劍合璧」劍法，是他和妻子雲蕾合創的的說法是錯誤的。

19. 《玄功要訣》的作者問題

《廣陵劍》第七回說《玄功要訣》是張丹楓所著：

張丹楓拿出了一本書，緩緩說道：「這是我著的玄功要訣，你用心研讀，不過三年，便可有成。有幾點難解之處，我現在先和你講解一遍。」（梁羽生，《廣陵劍》，第1冊：《黑白摩訶》（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201）

可是，這與本系列最前面兩部的說法有出入，《玄功要訣》最早出現在本系列的第一部小說還劍奇情錄第五回中：

雲舞陽吃了一驚，心道：「彭和尚當年和他最為知己，聽說曾傳授他玄功要訣，看來這一掌的威力，不遜於彭和尚當年！」心念未已，「砰」的一聲，石天鐸的第二掌又已劈到，雲舞陽回劍防身，但聽得嗡嗡之聲，不絕於耳，劍尖竟是被掌力震蕩得晃動不休！（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76）

其後出現在《萍蹤俠影錄》第十七回太湖的山洞中：

張丹楓被困洞中，無聊之極，四處翻看祖先的遺寶，忽然在珠寶堆中又發現一個玉匣，上面刻有字道：「先師墨寶，士誠謹藏。」打開一看，祇見裏面裝有零散的地圖與劄記之類，劄記堆中還藏有一本小書，張丹楓拿起一看，祇見上面寫著《玄功要訣》四字，翻開來讀，第一句就是：「子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豈能出於理、氣、象乎？」張丹楓越讀越覺有味，須知那彭和尚（即彭瑩玉）身為兩個天子（朱元璋、張士誠）的師父，胸中所學實是非同小可！那本《玄功要訣》所講的都是基本要理，張丹楓武學本有根底人又極端聰明，讀完之後，祇覺一理通、百理融，許多武學上的疑難，竟然迎刃而解。（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383）

從上面原文中可以知道，《玄功要訣》一書，是彭瑩玉所著，張丹楓得自蘇州西洞庭山的地洞中。《廣陵劍》中則說是張丹楓所著，與前說不合。或許後來張丹楓也創有內功心法，也叫《玄功要訣》也說不定，但如此同名相犯，似亦不妥。

20. 張丹楓有沒有子女的問題

在《散花女俠》第二十三回說雲蕾生了一個女孩：

于承珠正想請問師母，忽聽得屏風背後嬰兒的哭聲，雲蕾抱了一個孩子出來，原來雲蕾到大理之後，不久即養了一

個女兒，如今已有半歲了。那女嬰生得玉雪可愛，與于承珠倒很投緣，于承珠輕輕逗弄，弄得她破涕為笑，于承珠搶著抱她，愛不釋手。（梁羽生，《散花女俠》，第2冊：《高峰劍氣》（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63）

這段文字說張丹楓和雲蕾是有一個女孩的，而且也以半歲多了。可是《廣陵劍》第十二回中，卻又變成了另一種說法：

那時張丹楓的妻子，亦即雲浩的姑姑雲蕾已經死了幾年，張丹楓正想到石林歸隱，聽說雲浩生了一個女兒，便把這套劍法送給雲瑚當作禮物，叫她父親待她長大了教她，當時張丹楓把這對雌雄寶劍雙劍合璧的妙處告訴雲浩，並和他說道：「這是我和我的姑姑合創的劍法，你的姑姑沒留下子女，我祇能留給她的侄孫女兒了。你將來得了佳婿，我再把雄劍送給他。我希望他是我的門人，但即使不是我的門人，我也會把雙劍合璧的用法傳與他的。」（梁羽生，《廣陵劍》，第2冊：《九州鑄鐵》（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364）

這裡卻又說雲蕾並沒有留下子女，與前面的敘述是不相符的。或許張丹楓和雲蕾的孩子後來因故夭折了，所以才會有以上的新說法，但是這樣的敘述總是很含糊，讀者也不容易弄清楚。

21. 雲浩和周山民的輩份混淆，啟人疑竇。

從前面的「相關人物世系對照表」中可以清楚看出，周山民與雲浩的父親雲重才是同輩，可是《廣陵劍》第十回裡，雲夫人的母親為了想要女兒放棄雲浩，改嫁龍文光，就編了以下的謊言欺騙女兒：

她（雲夫人）的母親又再低聲說道：「有件事情我一直瞞著你不敢說，據我們打聽到的消息，他（雲浩）已另外有了人了。聽說這女子姓周，是一個什麼寨主的妹妹。當然他不肯承認，不過我猜想一定是為了這個女子的緣故。我們打聽得還不是十分清楚，你如果要知道的話，我們還可以托人

打聽的。」

她知道金刀寨主周山民有個妹妹，立即說道：「媽，你叫爹爹別多事了。他休了我，難道我還能乞求他覆水重收嗎？既然不能復合，又何必管他和什麼人相好？」（梁羽生，《廣陵劍》，第2冊：《九州鑄鐵》（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281）

周山民有一妹妹，卻從未出現過，欲嫁與雲浩，這太荒唐，周山民是雲浩之叔伯輩，在極端重視禮節輩份的武林裡，雲浩豈可與自己的姑姑輩的女人結婚？倒是在書中周山民有個女兒叫周劍琴（其實，如果改成孫女會更恰當，因為周山民的兒子周志俠早與和陰秀蘭結婚了，他們的子女，若論起年紀，當是與周劍琴相若），可是她的年紀卻又與雲瑚相差不多，也不可能嫁予雲浩，所以這個謊言果然是「天大的謊言」，不但騙了書中人雲夫人，也騙了讀者，連作者自己也給騙了。

此外，書中第十三回，雲瑚與江南雙俠的女俠鍾毓秀對話：

鍾毓秀道：「那麼你準備前往哪兒？是上大理還是去見金刀寨主？」

雲瑚說道：「我當然是要和你們一起先去拜見周伯伯的。他和先父是八拜之交，我想他一定也是很掛念我的。」（梁羽生，《廣陵劍》，第2冊：《九州鑄鐵》（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383）

這裡，雲瑚把周山民從伯祖降格成伯伯，也是相同的錯誤。

22. 雲重老當益壯，媳婦卻說他鬱鬱不得志而英年早逝。

《廣陵劍》第十回，雲夫人回憶往事：

回憶的幔幕拉開了，十八年前的她，是和她現在的女兒

一般大的少女。她的父親是御林軍的副統領，而雲浩則是當時的武狀元雲重之子。兩家門當戶對，是以在她十六歲那年，就由父母作主，替他們成了婚。她的公公雲重看不慣朝廷的腐敗，不願同流合污，得罪了當權的太監王振，自知難以立足朝廷，於是辭官不做，告老還鄉。憂心國事，不久就病死了。(梁羽生，《廣陵劍》，第2冊：《九州鑄鐵》(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278)

梁羽生在這裡發生了嚴重的錯誤，因為雲重在王振死於土木堡之變後，還代表朝廷擔任與瓦剌議和的使臣，並迎回英宗，事見《萍蹤俠影錄》29-31回；在《散花女俠》第33回中，還和張丹楓共闖皇宮，手刃屠龍尊者；甚至直到本系列第四部小說《聯劍風雲錄》時都還活躍於書中：第38回中擊敗婁桐蓀，第39回廢了摘星上人的武功，在第40回裡，殺了荒島怪人薩力雄，顯見老當益壯，功力更勝當年。更何況在《萍蹤俠影錄》裡，王振死時，雲重和澹台鏡明都尚未成為夫妻，當然也不可能生下雲浩，更不可能讓雲夫人來說這段「荒誕」的歷史了。所以雲夫人所說的雲重辭官不久就病死了，在時間上絕對是與事實不合的。

《廣陵劍》第十六回雲瑚對陳石星說「八仙郊迎三百里」的典故時，就如此說：

在我三歲那年，家裏就曾有過一次「八仙迎客」的盛事，那年我爺爺（雲重）做六十歲大壽，天山派張大俠張丹楓的大弟子霍天都前來賀壽，金刀寨主都曾替我家充當知客，是「八仙」之一呢。(梁羽生，《廣陵劍》，第2冊：《九州鑄鐵》(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476)

這裡雲瑚清楚說著，雲重六十大壽誕辰的隆重盛大，那時王振墓木已拱多時，怎可能如雲夫人所說「得罪了當權的太監王振，自知難以立足朝廷，於是辭官不做，告老還鄉。憂心國事，不久就病死了。」呢？看來，梁羽生是屈死雲重了。

23. 霍天都與張丹楓的關係，前後說法不一。

熟讀本系列故事的人都知道，張丹楓共收了四個徒弟，依照入門順序，分別是于承珠、張玉虎、沐璘（記名弟子）、陳石星，而霍天都並未曾經張丹楓收列門下的，事情記載在《散花女俠》第三十四回中：

祇聽得張丹楓說道：「你所學的十三家劍法，都已熟極如流，可以隨意運用了。可惜還沒有融會貫通，將十三家劍法的精華揉合起來，自成新派，不過，有了你這樣的基礎，若再領悟上乘劍訣，一理通，百理融，再苦心鑽研三五十年，不難創一天下無敵的劍法，為武學放一異彩。」

霍天都大喜，便欲拜師，張丹楓阻止了他，微笑說道：「這倒不是為了客氣，自創一派，艱巨之極。你對各家各派的劍法的鑽研，已有心得，實是勝我多多。所欠缺的不過上乘武功的訣竅，與水磨的功夫而已，訣竅方面，我可以與你互相切磋，餘下的功夫，還得你自己化數十年的光陰去潛心苦學。異日你自成一家，那是你自己的成就，我豈可掠人之美，分你之功，這師徒的名份，萬萬不可。」

周谷隱一聽，心中暗暗佩服：「到底是大俠的風度！」要知霍天都若能將各家各派，融匯貫通，練成劍術，那就是一派的開山宗祖了。張丹楓之不肯收他為徒，所說的理由固是實情，但也含有這樣的心意！保全他開山宗祖的地位，後來霍天都得了張丹楓的指點，又得了百變玄機劍法的精華，果然將天下劍法冶於一爐，直到五六十年之後，方與他的高足岳鳴珂（即明朝末年的武學大師晦明禪師）創立了天山劍派。（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87）

但是在《廣陵劍》第一回中，梁羽生卻推翻了自己在前面的說法：

張丹楓的大弟子霍天都也是一個武學奇才，不僅得了師父的衣鉢真傳，還有，自己的創造，師徒倆開創了一個新的

劍派。霍天都住在天山，張丹楓為了成全弟子的後世之名，功成不居，卻讓弟子做開派的第一任掌門，這個新的劍派，就名為「天山派」。(梁羽生，《廣陵劍》，第1冊：《黑白摩訶》(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12)

《散花女俠》中說天山劍派直到明末晦明禪師時才真正創派，這兒卻又說霍天都已是第一任掌門人了，真是前後矛盾了。在《廣陵劍》第七回中，張丹楓臨終前也對關門弟子陳石星說：

「我創有一套無名劍法，刻在石窟的壁上。我的大弟子霍天都是天山派的掌門人，但他也還不知道我有這套劍法。你學成之後，倘有機會和大師兄相見，就把這套劍法轉授給他。倘沒機會相見，也就算了。他的武學自成一家，他日成就祇有在我之上，決不在我之下，也用不著我替他操心啦。」(梁羽生，《廣陵劍》，第1冊：《黑白摩訶》(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201)

這絕對是很難自圓其說的矛盾，也的確讓人無法理解。先前張丹楓為保全霍天都的開山祖師地位，所以不將他列入門牆，表現出大師的風範。可是臨終前卻又是另一番說法，不僅將霍天都提晉為大弟子，更將他封為天山派掌門人了。難道張丹楓真是臨死前胡言亂語嗎？更何況那時霍天都仍尚未創派。難道張丹楓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24. 陰家、巫家獨門暗器---「毒霧金針火焰彈」鬧雙胞。

「毒霧金針火焰彈」最早出現在《聯劍風雲錄》裡，陰秀蘭為躲避喬少少的追捕所施用的，第二十八回寫著：

話猶未了，忽聽得「蓬」的一聲，從陰秀蘭手中突然飛出一團煙霧，爆炸開來，煙霧中透出藍色的火焰，還雜著嗤嗤的聲響。原來陰秀蘭是故意鬆懈他的防範，出其不意打出了一件最厲害的暗器，名為「毒霧金針火焰彈」，暗器中不

但藏有火藥，而且包有無數細如牛毛的梅花針，都是用毒藥淬煉過的，爆炸之後，那一大把梅花針就在煙霧掩蓋之下射向敵人，饒是第一流的高手亦是防不勝防！何況喬少少和她的距離不到一丈之地！（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3冊：《修羅陰功》（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575）

同書第三十六回也寫明「毒霧金針火焰彈」是七陰教主陰蘊玉的暗器：

就在這千鈞一發之際，忽聽得「轟」的一聲，一團火焰，煙霧迷漫，雜著嗤嗤的聲響，突然從外面飛來，正向著楚天遙那輛獨輪車擲去。

楚天遙認得這是七陰教主以前所使的一種最歹毒的暗器，名為毒霧金針火焰彈，當日他在那廟之中，便是被這毒焰所傷，這才變成殘廢的。（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4冊：《北溟抗天》（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727）

可是到了《廣陵劍》，卻又說是巫家的獨門暗器了。第三十八回這樣寫的：

原來巫家有一種獨門暗器，名為「毒霧金釘烈焰彈」，巫秀花為了掩護葛南威逃走，雖然不敢把餵毒的梅花針混在煙霧之中打她繼母，但那彌漫的煙霧卻還是有毒的。在她放出煙霧彈之時，巫三娘子也發出毒針傷了他們。（梁羽生，《廣陵劍》，第5冊：《翻雲覆雨》（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1162）

這「毒霧金針火焰彈」威力驚人，且不夠厚道，陰秀蘭是陰蘊玉的獨生女，後嫁給金刀寨少寨主周志俠後，俠義中人應該不會再繼續使用才對，那巫家為何也有與陰家相同的獨門暗器呢？此問題在系列故事中，並沒有交代清楚。應該是一種疏忽。

25. 《廣陵劍》裏的「天龍劍」，忽而柳樹莊忽而柳柏莊，名字前後

不一致。

天龍劍和艷羅剎的孩子柳搖風在《廣陵劍》第四十一回被杜素素所毀容：

原來這個油頭粉面的少年，名叫柳搖風，他的父親柳柏莊是一位劍術大名家，一生潛心劍術，很少理會江湖之事。
(梁羽生，《廣陵劍》，第6冊：《塞外星沉》(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1258)

從上文中可以知道，柳搖風的爸爸叫柳柏莊，可是到了第四十五回卻又變成了柳樹莊了：

秦岱雲忽道：「葛七俠、杜女俠，你們是不是和天龍劍客柳樹莊結下樑子？」

杜素素道：「不錯，他的兒子江湖浪子柳搖風是給我毀了容的，怎麼樣？」

秦岱雲道：「聽說他們要向你尋仇，柳搖風的母親孟蘭君綽號艷羅剎，是昔年的一個名聞江湖的女魔頭，她十分溺愛這個獨生兒子，這多半是她強逼丈夫出山與你們為難的，你們可要當心。」(梁羽生，《廣陵劍》，第6冊：《塞外星沉》(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1393)

到了全書最後一回，陳石星就是為了救葛南威與杜素素與柳氏夫婦動武，才提早毒發身亡的：

葛南威飛快的跑上去。祇見迎面而來的，果然是江湖浪子柳搖風的父母——天龍劍柳樹莊與艷羅剎孟蘭君。

陳石星便即迎上前去，朗聲說道：「柳老前輩，令郎受傷之事，可不能全怪杜女俠。晚輩當日也曾在場，請容晚輩說明當日之事，與你們兩家調解如何？」

其實用不著陳石星說明，柳樹莊亦知是自己的兒子先自理虧的。但他一來是舐犢情深，二來是為妻子所逼，明知理虧，也不能不為兒子報復。(梁羽生，《廣陵劍》，第6冊：《塞

外星沉》(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1491-1495)

天龍劍很遲才出現在《廣陵劍》書中，第41回首次提到，那時說「江湖浪子柳搖風的父親是柳柏莊」，然而，才隔了四回的篇幅，柳柏莊就變成柳樹莊了，這實在是太粗心了。

二、內容記敘與歷史事實不符

以上是書中敘述前後不一致，造成明顯的衝突或錯誤部分。以下將再分析內容記敘與歷史事實不符的部分：

1. 《散花女俠》中倭寇侵擾東南沿海的問題。

本系列故事的時代背景都是在明英宗朱祁鎮至明憲宗朱見深在位的年代，所以系列中五部書中都有北方邊境，蒙古瓦剌韃靼虎視眈眈，隨時準備南下牧馬，進逼中原的描寫敘述。可是在《散花女俠》中卻花了許多篇幅描寫當時東南沿海倭寇侵擾造成的災難。書中的男女主人翁于承珠、葉成林二人最後也都獻身東南沿海，救國抗倭。考證《散花女俠》的時代背景，當是從奪門之變，明英宗復辟成功，改元天順，誅殺于謙開始寫起，天順元年是1457年，至天順八年(1464年)英宗死，僅八年時間。這八年間，根據《中國歷史大事年表 古代篇》³⁵的資料記載，天順年間民間發生了許多動盪，有：

1457年，大騰峽徭族起義軍繼續與官軍對抗。韃靼孛來攻擾寧夏、甘肅、涼州。

1458年，韃靼孛來攻擾延綏、涼州。

1459年，韃靼孛來兩萬騎攻安邊營。

³⁵ 沈起煒編著，《中國歷史大事年表 古代篇》，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2001年1月第一版，頁612-613

1460年，韃靼孛來南下，直抵雁門。

1461年，鎮壓大騰峽起義軍。韃靼孛來，逼近陝西。黃河衝決開封土城，水深丈餘，死者甚多。崇明、嘉定、昆山、上海海潮沖決，溺死一萬二千五百餘；浙江大水。

1462年，繼續攻破徭寨多處。

1463年，湖廣洪江苗起兵；福建上杭李宗政起義。

1464年，英宗死。

從上面的大事紀要可以發現，當時並無倭寇嚴重襲擾東南沿海之事。所以書中寫東南義民聯合抗倭的義舉，應當是小說家言。根據歷史記載，從洪武時起，明朝實行海禁，致力於加強海防。永樂十七年(1419年)明軍於遼東望海埚全殲來侵之倭，此後海防較為平靜。嘉靖以後，不法商人與海匪為圖私利，勾結日本沒落貴族、武士與浪人構成倭寇，進犯北起遼海、山東，南抵江、浙、閩、粵的漫長中國的海疆。倭寇野蠻、殘忍，所到之處，殺人放火，奸淫搶掠，無惡不做，福建、廣東地處沿海，常常遭受倭寇的侵犯。1533年，倭寇大舉犯浙江，明朝東南倭患大起。明廷多次委派官吏經營海防，但因朝政腐敗而難有成效。1564年戚繼光、俞大猷大破倭寇，倭寇之患才漸漸平息。所以書中所述倭寇之惡行，如潮音和尚所述：「驅掠少壯，發掘冢墓。束嬰孩竿上，沃以沸湯，視其啼號，拍手笑樂。得孕婦，卜度男女，剖視中否為勝負飲酒，積骸如陵。」(《明史記事本末》卷55)當在嘉靖年間才是。

2. 葉宗留、鄧茂七率領義軍抗倭。

《散花女俠》中葉宗留是抗倭義軍中流砥柱的英雄人物，鄧茂七則是他的副手。書中有不少對葉宗留稱讚褒獎的地方，可見梁羽生是非常看重葉宗留的，甚至不忍寫出葉宗留最後的下場。可是歷史的事實卻不是如此的，因為當我們在《散花女俠》看到葉宗留和鄧茂七時，

他們早就已經是「古人」--作古的人了。

前面提及，《散花女俠》的故事背景是明英宗天順年間（1457年---1464年）這八年間，然而，打開《明史本紀第十 英宗前紀》卻可以看到這樣的記載：

『九年，秋七月己酉，處州賊葉宗留資福安銀礦，殺福建參議竺淵。

十三年八月乙卯，福建賊鄧茂七作亂。甲戌，命御史丁瑄捕之。冬十一月丙戌，討鄧茂七。

十四年春二月丁巳，御史丁瑄、指揮劉福擊斬鄧茂七於延平。』《明史本紀第十 英宗前紀）

從這裡可以知道，鄧茂七死於明英宗正統 14 年。

事實上，鄧茂七領導的農民起義，於正統十三年(1448)爆發於福建沙縣。鄧茂七是佃農出身。當時，地主在征取田租之外，還要佃戶交納雞鴨等「冬牲」，佃戶生活極其困苦。正統十二年，鄧茂七被編為甲長，趁機領導佃農拒絕送租，拒交冬牲雞鴨等額外剝削。次年二月，知縣派巡檢逮捕鄧茂七，鄧茂七乃殺弓兵，聚眾起義。數日內聚眾至十餘萬人，就在沙縣陳山寨建立政權，自稱「鏟平王」。並與活動於閩浙贛邊界的葉宗留領導的礦徒起義軍彼此聲援，共同作戰。連破二十餘縣，控制八閩，三省震動。正統十四年二月，官軍誘騙鄧茂七攻延平，遭明軍重兵合擊，中箭犧牲，起義軍因此受挫。

葉宗留在明英宗正統年間，領導礦徒起義。明朝初年，金銀等礦皆屬官礦，由國家經營，嚴禁民間開採。明中葉後，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上普遍使用白銀，朝廷更屢下禁令，封禁礦區，加重「盜礦」處罰，以達到嚴格控制礦源的目的。但明中葉土地兼并日趨激烈，農民處境急劇變化，他們為生活所迫，不得不背井離鄉進入深山，從事開礦，以圖溫飽。葉宗留等聚眾千餘人，進入浙閩贛交界的仙霞嶺

山區開採銀礦，但在朝廷的逼迫下，仍然不能維持生計，遂於正統十年起義。十二年葉宗留自稱「大王」，不久，控制了閩、浙、贛交界地帶，聲勢大振。十三年春，福建爆發鄧茂七起義，葉宗留與鄧茂七結盟。十一月，在建陽黃柏鋪，葉宗留起義軍與官軍進行了殊死戰鬥。葉宗留身著紅衣，率領起義軍奮勇殺敵，不幸中流矢犧牲³⁶。

歷史上，葉宗留和鄧茂七早於正統十三、四年即已死亡，如何在天順年間仍活著？領導義軍呢？或許梁羽生他要凸顯的，只是葉宗留與鄧茂七領導抗暴的行動動機，只要是為同胞謀幸福的都與予肯定，所以他們兩個就成了與戚繼光、俞大猷同光的人民英雄了。至於歷史事件，又何必太認真呢？這或許是梁羽生他心目中真正的「俠」吧！

3. 于謙的屍體後續處理問題。

《散花女俠》第五回裡寫道：

畢擎天續道：「這位曹公公極欽敬你父為人，他捨了性命懇求皇帝准他收殮你父遺骸，其時令尊大人的首級已給我盜去，皇帝老子也知群情洶湧，便樂得做個順水人情，批道：姑念于謙乃兩朝元老，准予收殮。這樣曹公公才得將他的屍體運出來，是我截著了他，將屍首合一，聊盡一點心意。曹公公也打算此後終老此間，不再回朝了。」（梁羽生，《散花女俠》，第1冊：《帝王毒手》（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05）

又於第三十一回再次說到：

這曹安是一個年老退休的老太監，曾侍奉先帝，頗有功勞。所以當今的皇帝准他告老出宮，歸家接受侄子的奉養。當年于謙被在殺之時，滿朝文武，不少是于謙提拔的，無人敢出頭說一句話，祇有曹安敢向皇帝請求收殮于謙的遺骸，

³⁶ 葉宗留卒年，另有一說作正統十四年，死因也有兩種說法，一為戰死，另一為陳鑿胡殺害。

恰巧那時適值於謙的頭被畢擎天偷去，皇帝也知群情洶湧，樂得做個一順水人情，批道：「姑念于謙乃兩朝元老，准予收殮。」其後畢擎天也是靠了曹太監之力，才得將于謙的屍首合一，葬於杭州《事詳本書第二回）³⁷。畢擎天時時以收殮于謙之事，對於承珠示恩，其實還是曹太監所出的力比畢擎天更多。（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19）

《散花女俠》中說于謙之屍首是曹安收斂的。《聯劍風雲錄》第六回中也有補充說明：

原來于謙屈死之後，英宗皇帝也知人心不服，外慚清議，內疚神明，因此准曹太監收屍，在西湖上為于謙造墓。到了新皇帝即位，更進一步為于謙雪冤，承認他對明朝有功，諡于謙為「肅愼」，後來又改諡為「忠肅」，並准予謙的養子于冕建祠墓旁，稱為「旌功祠」。于謙墓至今猶存。新皇帝此舉，當然是為了平息民怒，但亦足見公道自在人心，正氣永存天地，即算封建皇帝，亦不能不在正義之前低頭。（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1冊：《震動天下》（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08）

在本系列書中，梁羽生說于謙之屍首是太監曹安收斂的。可是考諸《明史》，卻又是另一種說法：

景泰八年正月壬午，亨與吉祥、有貞等既迎上皇復位，宣諭朝臣畢，即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誣謙等與黃竝構邪議，更立東宮；又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謀迎立襄王子。

死之日，陰霾四合，天下冤之。指揮朵兒者，本出曹吉祥部下，以酒酹謙死所，慟哭。吉祥怒，扶之。明日復酹奠如故。都督同知陳逵感謙忠義，收遺骸殯之。逾年，歸葬杭州。逵，六合人。故舉將才，出李時勉門下者也。皇太后初不知謙死，比聞，嗟悼累日。英宗亦悔之。

又數年，亨亦下獄死，吉祥謀反族誅，謙事白。

³⁷ 此處應是（事詳本書第五回）才是，見上段原文出處。

成化初，冕赦歸，上疏訟冤，得復官賜祭。誥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特，為權奸所並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傳誦焉。弘治二年，用給事中孫需言，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賜祠於其墓曰「旌功」，有司歲時致祭。萬曆中，改謚忠肅。杭州、河南、山西皆世奉祀不絕。

冕，字景瞻，廕授副千戶，坐戍龍門。謙冤既雪，並復冕官。自陳不願武職，改兵部員外郎。居官有干局，累遷至應天府尹。致仕卒。無子，以族子允忠為後，世襲杭州衛副千戶，奉祠。（《明史 列傳第五十八于謙子冕、吳甯、王偉》）

明史記載于謙的屍體由都督同知陳達收殮的。另外，張岱的《西湖夢尋 卷四 西湖南路 于墳》中也有這樣的記載：

公遺骸，都督陳達密囑瘞藏。繼子冕請葬錢塘祖塋，得旨奉葬于此。成化二年，廷議始白。上遣行人馬諭祭。其詞略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以自持，為權奸之所害。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弘治七年賜謚曰「肅愍」，建祠曰「旌功」。萬曆十八年，改謚「忠肅」。

從正史的記載來看，替于謙屍首收斂的是陳達，于謙之屍體乃由都督同知陳達收埋，後由于冕歸葬於杭州。系列故事中說是曹安，當是小說家者言，與史實仍是有些許差距的。

4. 朱見深年齡的問題。

朱見深最早出現在《散花女俠》第 33 回，那時他還是太子的身份，那時張丹楓曾得他之助面見祁鎮。經過了 10 年，他即位稱帝，張丹楓重入京城，二人再度見面，考探明史，朱見深出生於 1447 年，即位於 1464 年，可見張丹楓與朱見深初次見面時，是 1454 年，那時朱見深該還是個才七歲的小孩子。但是《散花女俠》書中卻是這麼寫的：

祇見有兩對男女走了進來，行在最前面的是一個二十多歲的華貴少年，中間的一對男女，挽手同行，狀如夫婦，女的竟是一個西方金髮美人，最後面的是一個中年美婦，雲重認得正是妹子雲蕾。

這四個人走進閣子，那少年俯伏於地，唱道：「父皇萬歲，臣兒見駕。」祈鎮道：「見深，你來做什麼？」那少年道：「波斯公主，遠道來朝，臣兒陪她見駕。」（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53）

書中寫得很清楚，這時的朱見深是二十來歲的少年。若以此計算10年後，也就是朱見深即位那時他已經三十餘歲了，這與歷史的記載相距太大了，更不可思議的是，1454年還是代宗景泰五年，不是英宗當皇帝的。這是一個明顯的錯誤，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錯誤還延續到下一部小說《廣陵劍》中。《廣陵劍》小說的故事是在張丹楓歸隱雲南石林以後，距上一部小說《聯劍風雲錄》，至少20年以上，但是書中的男主角陳石星前往皇宮晉見皇帝朱見深時，梁羽生卻如此寫著：

陳石星定睛一看，祇見皇帝是一個年約二十五六歲的少年，被他叫作『小直子』的太監倒有三十左右的年紀。

皇帝似乎比汪直鎮定一些，喝道：「你們是誰？何故擅闖朕的御書房！」原來這個皇帝名叫朱見深，說起來，倒還不算是個很壞的皇帝。他十八歲即位，即位之初，曾經替在他父親（朱祁鎮）做皇帝之時，被奸臣害死的前兵部尚書于謙洗雪過冤枉的。（梁羽生，《廣陵劍》，第4冊：《大內劍氣》（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975）

如果以萍蹤俠影系列小說《散花女俠》的記載，經過了二三十年，朱見深起碼也五六十歲了，可是書中的朱見深卻仍是二十五六歲的樣子。這一點實在是要讓人懷疑的。朱見深死於1487年，享年41歲，

在位共 24 年，他實在是不可能還活著與陳石星相見的。

5. 畢擎天成為北五省大龍頭，甚至最後成為十八省大龍頭的疑問。

《散花女俠》中，記載著的一位重要人物畢擎天，從北五省大龍頭，甚至最後成為十八省大龍頭的過程。這其中頗堪玩味。根據歷史發展來看，「省」的由來，大致是這樣的：

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本是古代的三個官署，省是中樞的官署名稱。日後衍化為地方行政區劃的用名，省成為行政區域的單位名稱。

元代以前，並沒有行省。元代的省，是由官署名稱演變為政區名稱，作為官署，前代有三省，而元保留中書省(曾改稱秘書省)，並以此為行政中樞。在地方上，設立十一個行中書省(改稱秘書省時行中書省亦相應改名)，意思是推行中書省政令的公署，具有中書省派出機構的性質，簡稱行省。各行省設丞相、平章等官，管理該地區的政務。行省這個官署以一定的地域為施政範圍，於是逐漸由代表區劃轉成行政區域名稱，也稱之為省。當時，有「腹裏」及十一行省。行省制度此後成為地方最高行政區域劃分制度。

朱元璋於洪武 20 年(1368 年)即帝位，建立明朝，是為明太祖，統一全國。將全國分成十三省布政司，依據《中國歷史地圖集》³⁸表列如下：

布政司	省府	今屬
山東省	濟南府	山東濟南
北平省	北平府	北京市區
山西省	太原府	山西太原

³⁸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 第七冊》，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 年 10 月出版。

陝西省	西安府	陝西西安
京師	應天府	江蘇南京
河南省	開封府	河南開封
浙江省	杭州府	浙江杭州
江西省	南昌府	江西南昌
湖廣省	武昌府	湖北武漢
四川省	成都府	四川成都
福建省	福州府	福建福州
廣東省	廣州府	廣東廣州
廣西省	桂林府	廣西桂林
雲南省	雲南府	雲南昆明

明成祖遷都北平府，改稱順天府。天下改畫成十五省布政司：

布政司	省府	今屬
山東省	濟南府	山東濟南
京師	順天府	北京市區
山西省	太原府	山西太原
陝西省	西安府	陝西西安
南京	應天府	江蘇南京
河南省	開封府	河南開封
浙江省	杭州府	浙江杭州
江西省	南昌府	江西南昌
湖廣省	武昌府	湖北武漢
貴州省	貴州司	貴州貴陽
四川省	成都府	四川成都
福建省	福州府	福建福州
廣東省	廣州府	廣東廣州
廣西省	桂林府	廣西桂林
雲南省	雲南府	雲南昆明
烏思藏都司	烏思藏	西藏拉薩

朵甘都司	隸屬於四川省及陝西省	
奴爾干都司	奴爾干	俄羅斯特林

對照上表，畢擎天出任北五省大龍頭，這五省應是山東省、京師、山西省、陝西省、河南省，大致上還說得過去，但是到了後來卻成為天下十八省的大龍頭，這或許過份誇張了些吧！

此外，尚有部分情節，前後也是稍有瑕疵的，但因為影響不大，所以不再詳加析論，例如：

1. 樊英在《散花女俠》書中有指引作用，從第一回到第七回都以他為中心，地位重要，可是卻在後半部因主角于承珠身份秘密揭開，搶盡鋒頭，無端消失了。梁羽生自此對樊英不聞不問了，有點可惜。
2. 《還劍奇情錄》陳玄機家傳昆吾寶劍，為何不曾出現在以後的小說中？
3. 陳玄機、上官天野為蕭韻蘭而比武之事，僅在《萍蹤俠影錄》述說，卻未見在《還劍奇情錄》中解開，殊甚可惜。
4. 《萍蹤俠影錄》22回出現一位武當派的「赤霞道人」這人是正派高手。可是《散花女俠》24回中也出現了另一位赤霞道人，就是「赤城子」。因為赤城子的道號也是赤霞道人，所以《散花女俠》以後的書中都稱赤霞道人，不再使用赤城子。這樣容易混淆讀者。
5. 「哀牢山」是《散花女俠》鳩盤婆之地盤，為何在《聯劍風雲錄》中又變成管神龍的呢？鳩盤婆在三十年後的《廣陵劍》中都還出現呢！
6. 《聯劍風雲錄》第19回第402頁寫到：「朱見深此時已知道沐璘和張丹楓是同一路人，對他生了疑懼，日後沐璘接世襲公爵之位時，生了很大的風波，此是後話，按下不表。」結

果在後續的小說中都未曾再提及此事，果真是「不表」了。

提了個預告，卻一直沒有演出，對讀者來說，是一種煎熬。

此外，梁任中在《武俠小說話古今》書中地提到《廣陵劍》的部分瑕疵與錯誤，現引在下面，一併供作參考與佐證：

例三：陳石星與雲瑚遊漓江時，船入二郎峽，二人倚欄眺望「九馬畫山」的景色。陳石星道：「你仔細瞧瞧，那九座山峰，是不是都像奔馬？」陳石星此語大謬，「九馬畫山」並非指畫山九座山峰似馬，而是說它臨江的巨大峭壁上，佈滿了各種顏色的石紋，遠看恍如一幅巨畫。這些石紋痕跡，歷經千百年來的風雨剝蝕，酷似九匹駿馬，故稱「畫山九馬」。陳石星長於桂林，當不該把「畫山九馬」搞錯。《廣陵劍》的作者是廣西人，照理也不該有此失誤。雖然小說家言，可以虛構，但作者既然坐實是寫漓江的「畫山九馬」，就不該把它寫作九座山峰似九匹奔馬，現在這樣寫，就使人覺得虛假了。

例五：《廣陵劍》結尾以一闋(長亭怨慢)收束全書，詞云：「何堪星海浮槎去，月冷天山，哀絃低訴！盟誓三生，恨只恨情天難補。寒鴉啼苦，淒咽斷，春光暮。舊侶隔幽冥，悵佳人，倚樓何處？凝佇，望昔日遊蹤，沒入亂出煙樹。鳳泊鸞飄，算鴻爪去留無據。菩提明鏡兩皆非，又何必魂消南浦？且天際馳驅，尋找舊時來路。」此詞句讀及平仄多處不合，如「何堪星海浮槎去」、「菩提明鏡兩皆非」兩個七字句，應是前三後四的句式，「恨只恨情天難補」一句，應是前四後三的句式，此三處剛好相反；又如「悵佳人」中之「佳人」二字，此處該用仄聲，「望昔日遊蹤」之「昔日遊蹤」四字，剛好平仄調亂，等等。梁羽生對詩詞的平仄、句讀、押韻，均頗熟稔，絕非外行。此數處失誤，或許是排印之失；如非排印之失，則是作者草率行文所致。由此可見，即使是熟諳詩詞的老手，如果馬虎大意，想當然的一揮而就，也是會出錯的。(梁任中，《武俠小說話古今》，(台北市：遠流，民79)頁144-145)

以上將梁羽生「萍蹤俠影」系列小說中的內容情節前後不一致，或是與史實不符的部分儘可能一一分析討論。梁羽生的文筆流暢，思

緒清楚，雖然稍有瑕疵，但純就文學性、故事性的功能來看，總體上，仍是瑕不掩瑜的。

第四節 情節的鋪展手法

亞里士多德是最早把情節(plot)，用作「悲劇」的構造體的作家，他把情節分為兩種：一種是單純的情節，就是隨著故事內容自然事實的發展而平鋪直敘下去；另一種是複雜的情節，在平鋪直敘的過程中，加入了轉變和新的發現，使得情節變得複雜了。可見情節是依循「前後關係」來進行在表達繼起意象的。簡單的說，在小說及戲劇中，依據時間程序來安排內容發展前後動作之因果，並反應人物性格的敘述，便是「情節」。

每一個小說家都努力想使自己的作品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他們也都知道，撰構小說一定要避免觸犯情節的兩大忌：一是情節平淡無奇，沒有高潮，沒有懸念，甚至看頭知尾；二是情節發展前後矛盾，漏洞百出，不合邏輯。所以在撰構小說時，總是想辦法讓自己小說情節縱橫交錯，出奇制勝，跌宕多姿；高潮迭起，而且還須廣設懸念來吸引讀者的目光，設計經得起推敲，符合藝術邏輯，並在最後給予合理且令人深刻難忘的結局。可見小說的情節，也是作品中人物性格的發展、演變過程，完美的情節鋪設，就是將整個小說故事的發展過程作合理且邏輯性的安排。只要將情節鋪展成功，作品就已成功一半了。

梁羽生的「萍蹤俠影系列」武俠小說，在情節佈局方面，保存了中國傳統小說動作性強，曲折有致，脈絡分明，層次井然，有濃厚的傳奇性，呈現出一種動態美的特色；但他也借用西方小說，探索作品中人物內心世界的歷程，重視挖掘內心的深度的情節發展，使他的作

品情節鋪敘有激烈的衝突性，有宏大的開篇、精彩的結局和引人入勝的高潮，情節完整，線條粗獷，戲劇性強，而且在其情節發展過程中，十分注重描寫人物性格的衝突場面，力求通過情節發展揭示小說題旨。具有傳統中國典型風味，也兼有西方文學含蓄、深沉、懸宕的優點。以詩詞涵融情節的獨一無二的名士詩詞味，則是他另一個特色。

梁羽生本系列作品沿用了中國傳統小說情節對比衝突的一貫作法。這種情節對比衝突的不斷發展與激化，使他的作品產生了曲折生動而又引人入勝的情節。構成梁羽生這些武俠小說情節對比衝突的要素，最主要就是「正」與「邪」，「善」與「惡」和「民族衝突和糾紛」。本系列小說，梁羽生在歷史的背景中寫武俠傳奇故事，他以俠義主題為目的，武打傳奇只是作為手段，主旨在於藉小說來表現他的史家之識，對歷史做出自己的評價。他將書中的俠士寫成正義、智慧、力量的化身，同時揭露統治階層的腐敗和暴虐，所以這些俠士英雄都充滿民族情操、愛國心，以及人道的思想，也因此這些作品總有強烈的時代精神和典型性。因為堅持這個創作理念，所以本系列作品中的主要情節內容幾乎都是以塑造中華民族理想人格、弘揚傳統俠義精神及抨擊邪惡勢力的思想建構而成。這樣的堅持是利有弊的，對作品而言，這種小說的優點是，情節格調的高昂、故事情節曲折，波瀾起伏，環環相扣，懸念迭起，伏筆暗置，轉換得體；然而相對的是，因為單純，使得小說情節對比衝突的要素單調，於是小說的情節內容始終是簡略的，甚至公式化，少數一兩部如此也就罷了，數量如果多了，就不容易吸引人了。

以下將分別從動人心弦的精彩開篇；引人入勝的迷離懸念；綿密緊湊的矛盾衝突；名士氣息的詩詞涵融四個方面，來探討梁羽生本系列小說的情節鋪展手法。

一、動人心弦的精彩開篇

英國著名小說家和文藝評論家 E. M. Forster，在他被譽為二十世紀分析小說藝術的經典之作的名著《Aspects of the Novel》中如此說道：

「小說是講故事。故事是小說的基本面，沒有故事就沒有小說。這是所有小說共有的最高要素。」(E. M. Forster, 《Aspects of the Novel》中譯：《小說面面觀》李文彬譯，臺北市，志文，2000年6月重排修訂版三刷，頁42)

「第一印象」往往是先入為主的重要因素。一部小說是否能吸引讀者的關注，獲得讀者的青睞，故事的開場便是十分重要的一環。故事的開場猶如門面，給予讀者極為重要的第一印象。小說既是對故事進行敘述，就須講究敘事的技巧，高明的小說家，總是精心設置出色的開場，希望讀者一打開書便沉醉其中，廢寢忘食，不止不休；所以小說的開場白，有的彷彿雲遮霧鎖的山峰，縹緲迷離；有的就像奔脫不息的大海，氣勢磅礴；也有的如自然清新的山水，百看不厭；或是如巧奪天工的園林，令人神往。好的開始就是成功的一半，精彩的開篇，就是好的開始，不但促使作者繼續投注心思創作，更能吸引讀者願意繼續讀完這部作品。

梁羽生的武俠小說，十分注重開篇，小說的開場往往精彩絕倫。梁羽生在「萍蹤俠影」系列武俠小說中，開篇常常懸疑四起，撲朔迷離，吸引讀者使其欲罷不能，不忍釋卷。例如：《還劍奇情錄》開篇：背負師長交付重大使命的少年俠客陳玄機，騎著白馬在莽莽山林間奔馳著，他為何要到賀蘭山刺殺雲舞陽？陳玄機的身世如何？他與雲舞

陽有何深仇大恨？上官天野為何出面攔阻他？小說一開篇就把這令人費解的疑雲擺在讀者面前，立即就能引起讀者的好奇，匯聚讀者的焦點。

《萍蹤俠影錄》的開篇，除了懸疑之外，更是一篇如詩如畫，古雅韻致，洋溢敘事語言之美的文字：

清寒吹角，雁門關外，朔風怒捲黃昏。

這時乃是明代正統（明英宗年號）三年，距離明太祖朱元璋死後，還不到四十年。蒙古的勢力，又死灰復燃，在西北興起，其中尤以瓦剌族最為強大，逐年內侵，至正統年間，已到了雁門關外百里之地，這百里之地，遂成了明與瓦剌的緩衝地帶，也是無人地帶。

西風肅殺，黃沙與落葉齊飛，落日昏黃，馬鈴與胡笳並起，在這「無人地帶」之間，這時候卻有一輛驢車，從峽谷的山道上疾馳而過。

驢車後緊跟著一騎駿馬，馬上的騎客是一個身材健硬的中年漢子，背負箭囊，腰懸長劍，不時地回頭顧盼。朔風越捲越烈，風中隱隱傳來了胡馬嘶鳴與金戈交擊之聲，陡然間，祇聽得一聲淒厲的長叫，馬蹄歷亂之聲漸遠漸寂，車中一個白髮蒼蒼的老者，捲起車簾，顫聲問道：「是澄兒在叫我？？可是他遇難了？謝俠士，你不必再顧我了，你去接應他們吧，我到得這兒，死已瞑目！」（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2）

這一段開頭，寫史，寫地，寫景，寫人，簡潔有力，如史如傳，又如詩如畫。「清寒吹角，雁門關外，朔風怒捲黃昏」是詞句；「西風肅殺，黃沙與落葉齊飛；落日昏黃，馬鈴與胡笳並起」，雖是化前人「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³⁹」的句子而來，但在敘事語中，有這樣的句子，怎不叫人擊案誦之？文中朔風撲面，獵獵吹旗之聲可聞，而古雅韻致。梁羽生小說的敘事語言之美，由此可見一斑。

³⁹ 唐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聯劍風雲錄》開篇：明英宗死亡，憲宗即位，天下各省紛紛進貢慶賀，江湖上出現大盜，北方九省貢物被劫奪，一時鬧得滿城風雨。劫主究竟是誰？小俠張玉虎的露面，使讀者解開了這一個謎；然而，緊接著又出來了一個武功高強的年輕女子加入劫奪貢物的爭奪戰，而且專與張玉虎作對。這女子出身與師承為何？究竟是俠義道或是邪道？為什麼總是與張玉虎過不去？她的目的何在？這樣迷離的情節，費人猜疑。梁羽生這種步步懸疑，層層離奇的開篇設計，的確是充分掌握引人入勝的要旨。

梁羽生武俠小說開篇的另一特點，是善於營造氣氛。例如：

《散花女俠》開篇：

古道山村，一群頑童嘻笑的聲音，衝破了山谷的寂靜。

不知是因為有徂徠山擋住了西北的寒風，還是今年的春天來得特別早，元宵才過了三天，山坡上就開遍了茶花和杜鵑花，有桃紅花瓣包著金絲花蕊的，有青絲花蕊鑲著乳白花瓣的，還有紅裏參白儼若大紅瑪瑙的，把這山村點綴得花團錦繡，春意盎然，徂徠山雖在長江以北的山東境內，這山村的景色，卻有點像江南的早春了。

山村裏有疏疏落落的人家，村子前面有個大池塘，孤零零的隔在山的山外邊，不知是屬於哪個人家的，山村地勢祇有這裏較為平坦，所以雖然內外相隔，山村裏的人家還是在這裏關塘養魚。

開篇便寫出一個世外桃源，靜謐祥和的景象。地點是花團錦繡，春意盎然的山村，茶花和杜鵑花逕自開遍山坡，唯一佔據這一片寧靜的聲音，只有頑童的嘻笑聲，好一派悠閒安詳的景象；然而：

正在胡鬧，忽見岸上的孩子們背轉了身，笑聲突然停止，

孩童的嘻笑聲，為什麼突然突然就停止了？這樣的氣氛異常詭異，究竟什麼事情發生了呢？原來：

小虎子從水裏冒出來，祇見從山谷外面進來了三騎陌生的旅客。(梁羽生，《散花女俠》，第1冊：《帝王毒手》(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2)

突然出現與偏僻山村極不搭調的三個外地人，凍結了孩子們的嘻鬧，這三人是誰？他們因何而來？為何知道如此與世隔絕的偏野山村？是專程來訪抑或只是路過？總之，這些人的出現，與原來的歡笑祥和的氣氛不協調，使讀者隱隱約約感到會有不尋常的事情發生。

此外，《廣陵劍》開篇也有異曲同工之妙，例如：

像一枝鐵筆，撐住了萬里藍天。巨匠揮毫：筆鋒鑿奇石，灑墨化飛泉，地是在有「山水甲天下」之稱的桂林，是在桂林風景薈萃之區的普陀山七星岩上。

人是四海聞名的俠士，是大同武學世家、明英宗正統年間曾經中過武狀元的雲重之子雲浩。

雲浩站在七星岩的峰巒高處，馳目騁懷，水色山光，奔來眼底，不禁逸興遄飛，浩然長嘯。

「群峰倒影山浮水，無水無山不入神。」桂林的山水，有和別處很不相同的特色。山都是石山，平地拔起。好似每一座山峰都是從天外飛來，千岩競秀，各不相連。水都是澄碧清冽，游魚可數。而且有山必有水，高處望下去，一條條迂回曲折的江流，便似翠帶飄搖，在群峰之間穿插。

「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簫。」雲浩恍如人在畫圖，不由得由衷讚嘆道：「韓愈這兩句詩，用來吟詠桂林風景，當真一點不錯，單大哥約我在此相會，也真是雅人雅事，但為什麼他還不來呢？」(梁羽生，《廣陵劍》，第1冊：《黑白摩訶》(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1-2)

場景是千岩競秀，水色山光，彷彿遺世獨立隱士的桂林山水，人物則是名家之後雲浩，而佳景名勝，似乎得不到名人佳公子青睞，這樣的開篇，一開始就使得讀者的焦點集中在這個俠士的身上。

開篇雖有桂林山水風景來緩和山雨欲來的緊張氣氛，然而這樣反

得欲蓋彌彰的效果。雲浩所來目的何在？他為何無心欣賞美景？他要見的人是誰？這種獨特的氣氛、獨特的場景、獨特的俠士，當然會引起讀者的興趣，必欲一睹為快。

本系列的主要作品《萍蹤俠影錄》的開篇，梁羽生則採用一種「大步跳躍」的敘述技巧，也就是開場時用「楔子」先交代一段故事情由，緊接著第一回，故事情節便在時間上來了一個「大步跳躍」，跳到許多年後去敘述。《萍蹤俠影錄》的「楔子」敘述大明天子使臣雲靖，奉遣到蒙古的瓦剌國去互通友好，卻被瓦剌國右丞相張宗周拘留牧馬二十年。雲靖之子雲澄為營救父親脫困，於英宗正統三年，營救父親脫險。不料回到雁門關之前，瓦剌追兵趕至，雲澄不幸血濺國門邊境。雲靖亦慘遭太監王振假傳聖旨賜飲毒鴆而亡。臨終前以羊皮血書遺言交代，雲家子女世世代代都要殺盡張宗周一脈所傳之人，以報二十年牧馬之仇恨與恥辱，於是張家與雲家結下血海深仇。從下一回（第一回）開始，小說的時間一下跳到了十年後的正統十三年，敘述十年後，雲靖之孫女雲蕾練成「百變玄機劍法」，藝成出師，師父葉盈盈授與「青冥」寶劍，命她前往雁門關外幫助金刀寨主抵禦外侮。單純善良的雲蕾女扮男裝前往京城尋找兄長雲重途中，因見義勇為打抱不平，邂逅結識「能哭能歌邁俗流」亦狂亦俠瀟灑脫俗的名士張丹楓，二人傾蓋如故，雙雙鍾情。

這種時間上「大步跳躍」的小說開篇敘述法，並不是梁羽生的獨創。民國年間北派武俠小說名家王度廬，在他的「鶴鐵五部曲」的《鐵騎銀瓶》小說中，早已開風氣之先了，他的第一回描寫玉嬌龍之子被人調換，第二回起，小說便「大步跳躍」至二十年後了。梁羽生的這類開篇敘述法，或許是受到了王度廬作品的啟發。

二、 引人入勝的迷離懸念

一篇成功的小說，作者總會精巧的在作品中製造一種懸念，來吸引讀者的注意，這種懸念是一種魔力，這種魔力，會使讀者隨著書中的人物哭泣而哭泣，隨著書中的人物歡笑而歡笑，這隨著書中的人物緊張不安而緊張不安，隨著書中的人物疑惑而疑惑，這種魔力緊緊牽引著讀者的喜怒哀樂種種心緒，使讀者自己幻化成書中人物，而與書中人物結合成一體。清代劇作家李笠翁曾說過：「戲法無真假，戲文無工拙，只是使人想不到，猜不著，便是好戲法，好戲文。」讓人們「想不到，猜不著」的技巧，指的就是懸念，所以善用懸念，會使劇情除了合乎實際之外，更能豐富作品的生命力。

武俠作品當然也無法例外，想要產生生動感人的藝術力量，就必須善用懸念，懸念運用得宜，能將讀者的思緒「懸」起來，使得讀者的猜疑、緊張、焦急、渴望、揣測、關注、興奮、歡樂等心理情緒，隨著情節的深入、發展和結束，這種心理狀態也將持續、擴展、加強、延伸，最後解除，以達到引人入勝、令人深思、動人心魄的藝術效果。所以懸念是一種巧妙安排情節的藝術，它造成讀者一種急切期待的藝術欣賞的心理狀態。成功的武俠作家便掌握住讀者的這一種期待心理，激發讀者萌發出追求情節進展的欲望，一步一步地將讀者引入自己描繪的藝術世界之中。

梁羽生是製造懸念引逗讀者的高手。他的武俠小說在情節安排上往往是懸念不斷，奇特曲折，嚴謹有致，牽一動百。如《廣陵劍》，小說一開始便煞費苦心設置了一個懸念。雲浩受二十年交情的好友「金刀鐵掌」單拔群之約，到桂林普陀山天磯峰欲與從未謀面，卻名震西南五省的大俠「一柱擎天」雷震嶽結識。約定的時間到了，二人

卻都沒有出現，卻從有隱隱琴聲隨著山風傳來，雲浩為奇妙之琴音吸引，隨著導遊入七星岩遊洞，讀者閱讀至此，自然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就像雲浩一樣，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彈琴者是誰？急切的想知道故事發展的結果。然而雲浩卻不幸遭到奸人暗算，是誰出賣了他？每一個讀者一定都很想立刻知道故事發展的結果。

梁羽生在本系列作品中運用了三種不同的懸念設計模式。一是開篇式懸念，二是連環式懸念，三是延宕式懸念。分別簡述如下：

1. 開篇式懸念：

這種懸念的設計，產生一種「神秘感」，造成一種令人期待或緊張的情勢，使讀者對小說的情節發展和人物的命運都強烈關注，務必得到答案。前面所舉的《廣陵劍》、《聯劍風雲錄》是這樣，系列中其他的作品，如《還劍奇情錄》一開篇，讀者就會因劇情而思索，陳玄機為要刺殺雲舞陽？雲舞陽是誰？這其中有何武林恩怨？而《萍蹤俠影錄》一開篇，就設計出泱泱大國明朝使者雲靖被羈留瓦剌牧馬二十年，令人匪夷所思的懸疑事件。《散花女俠》一開篇，鋪寫寧靜山村隱伏殺機，都是開篇就設置懸念吸引著讀者閱讀的設計。

2. 連環式懸念：

小說中的懸念往往不止一個，而是一連串的，一謎未解，一謎又上，謎中套謎，疑中有疑，解開一謎，又有一謎，且環環相扣，緊張細密，奇案叢生，疑雲遍布，讓讀者保持緊張而又興奮的心理狀態。如《廣陵劍》中，先有雲浩與單拔群之約消息洩漏之謎，繼有陳琴翁遇害之謎，雲浩臨死前對雷震嶽的懷疑，又有「一柱擎天」雷震嶽忠奸身份之謎，隨後又接連出現單拔群遇險失明之謎，雷震嶽殺死毒龍幫主鐵敖之謎，雷震嶽家園被焚燬之謎等，這一連串懸念，給小說情

節帶來了不少起伏的波浪，從而在讀者的閱讀視野中也捲起了層層波瀾。這種層層設疑、步步生奇的一連串懸念，造成讀者欲罷不能，不忍釋手的心理。

3. 延宕式懸念

梁羽生武俠小說的懸念設置，有時會在前文設下懸念，到後面數回之後方才前呼後應，解開懸念。梁羽生運用延宕式懸念技法，巧妙地設計錯綜複雜的小說情節，一步一步地引導讀者進入書中的藝術「勝境」中去，最後謎底揭破，讀者終於獲得「原來如此」的藝術快感。如《還劍奇情錄》第二回陳玄機在雲素素的臥室中發覺了他們家的家傳「昆吾」寶劍，及與自己川北故鄉一模一樣的家居布置，陳玄機是初次到內蒙賀蘭山下，怎會見到如此景象？這個疑惑，在讀者心中留下一個懸念。直到第十二回之後，畢凌風出場，向上官天野述說當年故事時，才解開了前面設置的懸念。又如《散花女俠》在第一回便出現一位白衣少年，他到山村欲訪張風府，初識小虎子張玉虎，第三回出現在北京城門于謙梟首示眾處，這白衣少年在每一回中都是主要中心人物，可是他的身份卻一直都是謎，他究竟是誰呢？直到第六回，峰迴路轉，謎題答案終於揭曉了，原來「他」竟是于謙的女兒于承珠。再如前面所述的《廣陵劍》，「一柱擎天」雷震嶽忠奸身份之謎，也是從第一回便懸宕在讀者心中，一直到第十八回經過「八仙郊迎三百里」的武林公認，再透過蓮花峰上手刃章鐵夫的精彩好戲之後，讀者終於也隨陳石星的親眼目睹而相信了雷震嶽的清白，也終於知道毀家救友、忍辱負重的雷震嶽果然不愧是真正的「一柱擎天」。這樣的設計，使得小說的情節發展猶如一道謎題，讀者在閱讀中恰似猜謎一般，直至小

說揭曉時，所有疑雲才豁然解開，令人有撥雲見日的快感。

梁羽生在本系列小說中，善用吸引讀者的藝術技巧，巧妙地設置許多懸念，把讀者引入期待視角中，這些情節懸念也都寫得有氣勢、有波瀾、有曲折、有意境，使讀者既意想不到，又感覺合情合理，而這些懸念都有一個合理圓滿或撼人心魄的結局，所以懸念揭破時，都能使讀者產生淋漓暢快的藝術感覺。在新派武俠創作功力上，梁羽生果真懸念製造上數一數二的高手。

三、 綿密緊湊的矛盾衝突

情節的發展過程，包括「糾紛」「危機」「解決」三個階段。「糾紛」「危機」就是矛盾與衝突，是吸引讀者閱讀的主要誘因。從矛盾與衝突至於解決，它的整個發展過程，使讀者產生想要知道「後事如何」的慾望，所以作家把「糾紛」「危機」說得愈清楚，則讀者欲知結局的興趣，也就相對地增大。

梁羽生在本系列小說中，便充分掌握住了這個要訣，他在小說裡設計了許多衝突與矛盾，並且將「糾紛」與「危機」嚴重化與複雜化。這種多樣與複雜，成為他小說中情節結構之主要形式，也使得小說高潮迭起，引人入勝。他將許多單純的小事件加以精妙的安排，使之與其他的小事件遭遇及衝撞，就產生許多新的變化，而使得原來的小事件的嚴重性愈益增強。這樣就增加了小說情節衝突與矛盾的張力，也就是高潮的由來，更是集聚讀者焦點的不二法寶。例如：

《萍蹤俠影錄》小說中，梁羽生就設計了以下的七大的矛盾衝突：

- (一) 明王朝與蒙古瓦剌部的民族衝突及戰爭。
- (二) 明王朝統治者與張士誠後人、舊部之間的仇恨與衝突。

- (三) 明王室內部的忠奸鬥爭，即宦官王振與名臣于謙的鬥爭。
- (四) 明朝官府與江湖綠林的矛盾衝突，包括逼官為盜，以及官府對江湖人物及綠林人物的圍剿。
- (五) 雲靖與張宗周兩氏的家族仇恨衝突，與張丹楓與雲蕾的情愛糾葛。
- (六) 瓦剌內部的矛盾衝突，包括太師也先與其首領、與張宗周與阿剌知院等勢力間的衝突。
- (七) 江湖武林的恩怨：玄機逸士與上官天野之間的宿怨及其兩大門派間的矛盾。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其他的小矛盾、小衝突穿插期間。這七大矛盾衝突，在空間上涉及中原與蒙古、朝廷與江湖，官場與民間；在時間上則有眼前危機、三十年恩怨、朱氏與張氏兩大勢力的八十餘年仇恨。在時空交叉點上的每一的衝突與矛盾，都是一個高潮，使小說的高潮一個接著一個迎目而來，令人目不暇給。

張丹楓一開始其實是為報仇而想到中原來刺探軍情，以備有朝一日奪取大明江山的。他始終專情於雲蕾，在兩人被困石洞裡的時候，他就對雲蕾坦誠以告：

我此次實是瞞著父親，私逃回來的，事情只有我師父一人知道，中原武林的種種情形，也是我師父對我說的。我是中國人，我絕不會助瓦剌入侵，可是我也要報仇。」

「我入關之後，細察情形，明朝其實已是腐朽到極，要報仇我看也不很難。我若找到地圖寶藏，重金結士，揭竿為旗，大明天下不難奪取。」

「皇帝也是常人做，一家一姓的江山豈能維持百世？不過我搶大明的江山，也不只是為了做皇帝，也不只是就為報仇，若然天下萬邦，永不再動干戈，那可多好。」

「人壽有幾何？河清安可俟，焉得聖人出，大同傳萬世！哈，哈，若能酬素願，何必為天子？」（梁羽生，《萍

蹤俠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35）

雲蕾看不得他的狂態，忍不住說道：

做不做皇帝，那倒沒什麼希罕，只是你若想搶大明九萬里的江山，不管你願不願意，只恐也要弄至殺人盈城，流血遍野。何況現在蒙古入侵，你若與大明天子為仇，豈非反助了瓦剌一臂？（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35）

張丹楓一下子怔在那裡。他的苦在家族的使命心結難解，張丹楓無法也無力拋卻這無形的枷鎖。所以直到了第十五回，他在寫給于謙的一首詩中，仍是這種心態的抒寫：

愁裡高歌梁父吟，猶如金玉夏商音。
十年勾踐亡吳計，七日包胥哭楚心。
秋送新鴻哀破國，晝行飢虎嚙空林。
胸中有誓深如海，肯使神州竟陸沉。

（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328）

直到在江南盤桓了一段日子，深深感到雲蕾的話是有道理的，剛好土木堡之變發生了，對於一心要找明王朝的麻煩，以報殺祖之仇的張丹楓來說，這無疑是一個復仇立國的大好機會，然而張丹楓在重溫雲蕾的話，加上「土木堡之變」的發酵催化，他卻選擇了令人驚訝的道路。他一面安排雲重把剛掘到的張家寶藏悉數獻給明朝政府以抵禦外侵。另一面，他以民族危亡之大局為重，拋棄私家仇怨，鐵騎千里奔赴瓦剌解救被俘的仇人後代朱祈鎮，這樣的一片丹心直可昭天日，撼河嶽，胸懷是何等坦蕩曠達。

闖過了國仇這一關，張丹楓卻差點闖不過在下一站等著他的家仇

桎梏。梁羽生給張丹楓設計的了不僅是一個，而是一個套一個，相糾相纏的複雜與麻煩。這樣矛盾一個接著一個，衝突一樁接著一樁，情節一直緊緊圍繞著主角張丹楓及土木堡事件這縱橫兩條主軸上，使得結構緊湊，敘事簡潔，這大概是本小說最大的成就和特色。

除此之外，系列的其他作品，如《還劍奇情錄》，本就是《萍蹤俠影錄》的前傳，《散花女俠》又是《萍蹤俠影錄》續傳，《廣陵劍》為萍蹤俠影留下了完美的休止符，在情節發展過程中，梁羽生都巧妙的安排許多大大小小的矛盾與衝突，如：《聯劍風雲錄》中，梁羽生就精心設計了以下多項衝突：

- (一) 張玉虎與龍劍虹劫貢的衝突
- (二) 霍天都與凌雲鳳夫妻志趣不同的矛盾與衝突。
- (三) 陰秀蘭與張玉虎、龍劍虹三角關係的矛盾與衝突。
- (四) 張丹楓與喬北溟正邪兩大派的矛盾與衝突。
- (五) 鐵鏡心無法忘情於于承珠的矛盾與衝突。
- (六) 明朝廷與東南義軍的矛盾與衝突。

其目的就是使整個系列小說中高潮不斷。尤其梁羽生在製造衝突矛盾時，也常利用宏大的場面，來襯托衝突與矛盾的劇烈，這種大場面的描寫，矛盾錯綜複雜而又異常集中，衝突十分激烈乃至形成高潮，人物出現眾多而又關係微妙。這種大場面的描寫，在本系列小說情節中經常出現。

總體而言，「萍蹤俠影系列」故事裡，梁羽生很用心地在俠與國運、俠與家仇、俠與愛情、俠與江湖的矛盾、衝突以及相容中，巧妙的安排設計糾紛與危機，善於利用矛盾與衝突，來強化情節張力，努力把握人物的個性形象及其獨特心理，精心構撰藝術情境，把人物塑造得不同凡響，而且結構謹嚴，場面熱鬧，情節曲折，寫得有聲有色。並在這些場面描寫中，抽絲剝繭，層層解剖，逐步深入，嚴縫密合：

整個過程峰回路轉，險象環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讓人看得透不過氣來。使得這一個系列小說，成為結構緊湊藝術性高的作品。

四、名士氣息的詩詞涵融

在當代武俠作家之中，能精通詩詞且巧妙運用於作品之中，無論是自創或是引用，詩詞數量之多與精美，大概只有梁羽生一人了。梁羽生博學多才，精通文史，也嫻熟詩、詞、聯作。所以說他的小說是才子之書，應該不是溢美之詞。從他的回目、開篇詩詞、結尾詩詞就可見之一斑，無論是詩、是詞、是聯，在創作和修養兩方面，當代武俠小說作家實在無人能出其右。

在本系列小說中，梁羽生傳承中國傳統小說中，運用詩詞來進行感慨詠嘆，或對環境氣氛加以渲染鋪張的手法，用來增強效果；或是表現作品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或是用來預示小說情節的發展和人物的命運。令人讀起來，文學興味盎然。梁羽生的本系列小說保持傳統說書的形式，以聯語為回目，開頭結尾有詩詞，除了保存傳統特色，也能讓懷舊的讀者感到親切，由於他精通此道，所以發揮所長，使作品中的詩、詞、聯，都具有獨立的審美價值，這已成為梁羽生小說的一大特色。

本節將分從梁羽生詩詞之美與詩詞的功用兩方面，來探討梁羽生如何運用詩詞來為情節鋪展服務。

(一)、 詩詞之美

1. 回目之美

梁羽生深受中國古典詩詞的影響，所以他的武俠小說回目，都製得比較平穩工巧，還極有韻味，充滿詩情。很可惜的是台灣風雲時代出版社在出版梁羽生作品時，除了《萍蹤俠影錄》還保存原有的回目之外，其餘的作品都已將回目精簡成現代成語，所以台灣的讀者是無緣目睹這些精彩回目饗宴。

原有的回目，除了對偶工整精巧，文學意味濃厚之外，還有對內文提示預示功能，被修刪以後，雖然是現代感十足，但是卻失卻原有難得的詩詞文學興味了，實在是非常可惜的。例如：《散花女俠》第十二回的回目原來是「草莽英豪，揮戈同抗日；玉堂公子，劃策托空言。」在這一回中，描寫礦工領袖葉宗留領導群英，齊心抗倭，及鐵鏡心紙上談兵自大輕敵的公子氣味，可是風雲時代將回目改成「揮戈指日」，雖也頗能傳達出原來的回目旨意，但原來的回意，已失掉一大半了，個人覺得，這是台灣風雲時代出版公司，精心規劃出版印製梁氏作品的製程中，少數的美中不足之處。（原來的回目與台灣風雲時代精修過的回目對照表，請參見附錄一。）

現在將系列中對仗工整，而且意境優美的聯句精彩的回目詩詞抄列於下：

牧馬役胡邊，孤臣血盡；揚鞭歸故國 俠士心傷。（《萍蹤俠影錄》楔子）

這是寫雲靖出使瓦剌，遭張宗周羈留胡地牧馬二十年，效法蘇武堅守志節，終得以返回國門，不料竟遭王振假傳聖旨賜飲鴆酒，忠臣

不得歸國，竟枉死國門雁門關前；謝天華與潮音和尚護送雲靖回國，險遭王振害死，幸得前雁門關總兵周健之助，方能脫險，周健也因此叛出邊關，成為金刀寨主。血盡的是雲靖；心傷的是謝天華、潮音和尚與周健。

名士戲人間，亦狂亦俠：奇行邁流俗 能哭能歌。（《萍蹤俠影錄》第五回）

這是描繪張丹楓亦狂亦俠，能哭能歌的名士奇行。

一片血書，深仇誰可解；十分心事，無語獨思量。（《萍蹤俠影錄》第七回）

這是描摹雲蕾愛上了風流倜儻的張丹楓，不意他竟是世代仇家的兒子，祖父雲靖羊皮血書陰影，時時在雲蕾心頭浮現，家族恩怨與個人情怨，如兩頭燒的蠟燭，煎熬著情竇初開的雲蕾。

冰雪仙姿，長歌消俠氣；風雷手筆，一畫捲山河。（《萍蹤俠影錄》第十七回）

「冰雪仙姿」是說澹臺鏡明聰慧與美麗，她用詩歌告訴張丹楓人為財死，勿貪取寶物；「風雷手筆」是說，張丹楓意氣風發的回敬一首明志的詩詞，直抒雄圖壯志，深深打動了澹臺鏡明的心。

劫後剩餘生，女兒灑淚；門前傷永別，公子情傷。（《萍蹤俠影錄》第二十六回）

雲蕾重見劫後餘生的父親雲澄，雲澄無法諒解對張家的仇恨，雲蕾被迫與張丹楓分手，掩門之際更將身上所著象徵兩人定情之紫衣撕

破，象徵情愛之破裂，張丹楓經不起這嚴重打擊，竟卻一時失狂了。

劍影刀光，奸人戕義士；天愁地暗，皇室殺忠臣。（《散花女俠》第二回）

「義士」是指張風府，奪門之變，張風府不願捲入皇室宮廷奪權之爭，竟慘遭皇室派出的兩撥四名高手殺害；「忠臣」則是指于謙，奪門之變，祁鎮復辟，殺于謙於菜市，真個是天愁地暗。

空讀兵書，戰場驚中伏；出身田畝，草莽有奇才。（《散花女俠》第十三回）

寫鐵鏡心紙上談兵，空讀兵書，幾乎命喪沙場，幸得礦工出身的草莽奇雄葉宗留相救，才得以倖免於難。

雲破月明，江湖留劍影，水流花謝，各自了情緣。（《散花女俠》第三十六回）

風雲暫定，群雄留英名，于承珠情歸葉成林，鐵鏡心與沐燕攜手，各有歸處。

旨趣未相投，夫妻有恨；姻緣欣遇合，兩小無猜。（《聯劍風雲錄》第十四回）

霍天都夫妻志趣理念不合，張玉虎與龍劍虹心心相印。

心事湧如潮，難揮慧劍；情懷濃似酒，忍拆鴛鴦。（《聯劍風雲錄》第二十七回）

龍劍虹感念七陰教主捨生救人，決意忍痛斬斷情絲，撮合陰秀蘭與張玉虎的姻緣。

胡馬久驚侵禹域，人間哪得有桃源。（《廣陵劍》第八回）

陳石星雖在世外桃源石林，心卻掛念瓦剌侵擾邊境。展現儒俠悲天憫人，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

九州鑄鐵終成錯，一著棋差只自憐。（《廣陵劍》第十回）

雲夫人知道受了父母之騙，與心愛的雲浩離休，心中懊悔不已。

三生緣結盟鴛誓，一劍誅仇俠士心。（《廣陵劍》第二十五回）

段王爺臨終前定下了段劍平與韓芷的婚事，含笑而終。段劍平攜如花愛侶韓芷，結伴同行前往京城，準備刺殺賣國賊龍文光，一報家仇與國仇。

俠士情懷天上月，女兒心事鏡中花。（《廣陵劍》第三十七回）

巫秀花一見鍾情於葛南威，葛南威深情於杜素素，巫秀花女兒心事如鏡中之花水中之月。

廣陵散絕琴弦斷，塞外星沉劍氣消（《廣陵劍》第四十八回）

陳石星完成師父遺命，將無名劍法演示給大師兄霍天都，不幸在廣陵琴曲中與嬌妻生離死別，人天永隔，廣陵散絕，晴天難補。

這些回目不但準確概括了一回的內容，又對仗工整，而且詩意盎然表現了一種優美的詩情，因而具有獨特的藝術價值。

2. 卷頭詩詞之美

前面舉出了許多回目對聯，接下來再看開篇卷頭詞。

《還劍奇情錄》的開篇詞是一首現代民歌：

天上的月亮趕太陽，
地下的姑娘趕情郎；
太陽東昇月晨曦，
月殿嫦娥徒悲傷。
晚霞醉染碧玉天，
落日餘暉映月光，
那太陽雖說是無情意呀！
金烏猶自展翅玉兔旁；
哥哥呀！你為什麼不肯回頭把我望？

（司馬嵐（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新興，1980年），頁1）

這是一開篇時，蕭韻蘭在往賀蘭山路上追尋陳玄機的路途中所唱的情歌，從歌詞中可以隱約看出一片「我本有心像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的無奈，落花有意，流水無情的情愛，本就是苦澀的，不懂得放手，不願意回首，終將使情愛生成盤根錯節的糾葛，譜成一卷無可挽回的悲劇。

《萍蹤俠影錄》的開篇詞是一闋 浣溪紗：

獨立蒼茫每悵然，恩仇一例付雲煙，斷鴻零雁剩殘篇；
莫道萍蹤隨逝水，永存俠影在心田，此中心事倩誰傳。

（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

詞寫兒女恩仇，江湖飄泊，琴心劍膽，俠影翩翩，既有蘇、辛的豪放風格，亦有秦、晏的婉約情調，寫得頗為不錯。

《散花女俠》的開篇詞也是一闋 浣溪紗：

萬里江山一望收，乾坤誰個主沈浮？空餘王氣秣陵秋；
自草新詞消滯酒；任憑短夢逐寒鷗，散花人去剩閒愁。
（梁羽生，《散花女俠》，第1冊：《帝王毒手》（台北市：
風雲時代，1996年），頁1）

《聯劍風雲錄》的開篇詞則是一闋 臨江仙：

詩酒琴棋消永日，流年似水匆匆。
春花爭似舞裙紅，繁華如夢幻，惆悵怨東風
人近中年鬢白，卻嗟壯志成空。
倚欄看到劍如虹，豪恬難自譴，高唱大江東。
（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1冊：《震動天下》（台北
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

《廣陵劍》的開篇詞則清朝文壇名士怪傑詩人龔定盦⁴⁰的詩作：

（一）
少年擊劍更吹簫，劍氣蕭心一例消；
誰分蒼涼歸棹後，萬千哀樂集今朝。
（二）
中年才子耽絲竹，儉歲高人厭薜蘿；
兩種情懷俱可諒，陽秋貶筆未宜多。
（梁羽生，《廣陵劍》，第1冊：《黑白摩訶》（台北市：
風雲時代，1997年），頁1）

從上面各書的開卷詞中，可以看出，各書的卷頭詞，都能概括全書的內容及主要人物的形象及其命運，並且成為全書的總綱；更難得

⁴⁰ 龔定盦就是龔自珍（1792—1841）一名鞏祚，字璣人，號定盦，浙江仁和（杭州）人。道光進士，官禮部主事。在經學上是提倡「通經致用」的今文經學派重要人物。龔自珍的詩被稱為「三百年來第一流」；在他所處的乾嘉年間恰恰是中國封建社會躍起最後一瞬火花的時代，也是整個社會思想充滿了謬誤的時代；龔自珍以他卓越的文字才華、深邃的思辨能力，以及，澄清天下、的抱負、「革故鼎新」的意願，揭破當時「十全武功」、「乾嘉盛世」的假象。散文奧博縱橫，詩歌瑰麗奇肆，有「龔派」之稱。著作有《龔定盦文集》，他的詩集《己亥雜詩》極有名氣，從「己亥雜詩」中可看出龔自珍對現實政治的控訴和抗議，以及對人民疾苦和國家命運的深切關懷。「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正是其詩作名句。

而又最令人激賞的是，這些詞的文字優美動人，很有藝術價值，就算單獨讀起來，也特具清香與韻味。尤其上面的詞，如果是在看完全書以後，再來讀一遍，那就更更能體會出箇中三昧，對於書中人物的際遇與嗟嘆或感懷，就更能生「心有戚戚焉」的共鳴了。

3. 卷尾詩詞之美

再看結尾詞。《還劍奇情錄》卷尾詩只有兩句：

重重冤孽隨流水，寸寸傷心付劫灰。

（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431）

這詩句瀟灑著悲哀的雲霧，充分表達了「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的悲嘆，與卷頭民歌正好前後呼應，驗證與完成了本書悲劇的基調。

《萍蹤俠影錄》的結尾詞是一闋 清平樂：

盈盈一笑，盡把恩仇了。趕上江南春未杳，春色花容相照。昨宵苦雨連綿，今朝麗日晴天，愁緒都隨柳絮，隨風化作輕煙。

（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3冊：《明月邊城》（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75）

這闋詞中透露著雲撥見日，陰霾遠颺的喜悅，卷頭詞中「恩仇一例付雲煙」與「莫道萍蹤隨逝水」的願望終於實現，「昨宵苦雨連綿，今朝麗日晴天，愁緒都隨柳絮，隨風化作輕煙。」一切愁怨，都隨風而逝，迎面而來的將是燦爛的麗日晴天，這世界充滿希望，人生將充滿歡樂與滿足。

《散花女俠》的結尾詞仍是一闋 浣溪紗：

惆悵曉鶯殘月夢，夢中長記誤隨車，此中情意總堪嗟！
大樹凌雲抗風雪，江南玫瑰簇朝霞，各隨緣分別天涯。

（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732）

這闋詞總結了書中主要人物的命運，于承珠選擇了象徵雲貴高原上屹立不拔的大青樹的葉成林，而彷彿江南玫瑰的佳貴公子鐵鏡心則成了雲南沐王府的乘龍快婿。人生際遇，各隨緣分，絲毫勉強不得。這闋詞說得鞭辟入裡。

《聯劍風雲錄》的結尾詞也是一闋 浣溪紗：

一鳳凌雲獨自飛，失群亦是合群時，祇傷舊侶欲安歸？
劍膽琴心空佇望，牛郎織女卻參差！天山望斷意淒迷。

（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4冊：《北溟抗天》（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829）

陽光已經升起，所有的陰霾都已雲消霧散的時候，豪氣干雲的凌雲鳳終於決定與獨善其身的丈夫霍天都勞燕分飛了，幾家歡樂幾家愁，人生之路果然總是崎嶇不平的，當理想與實際出現差距時，陽光也好，陰霾也好，都將必須勇敢面對，背對著陽光，永遠只能看到自己的影子，縱然必須付出心傷的代價。凌雲一鳳，果然不是一隻普通平凡的鳥，她終將成為浴火鳳凰，燃燒釋放她屬於她自己的光芒。

《廣陵劍》的結尾詞則是一闋 長亭怨慢：

何堪星海浮槎去，月冷天山，哀弦低訴！盟誓三生，恨祇恨情天難補。寒鴉啼苦，淒咽斷，春光暮。舊侶隔幽冥，悵佳人，倚樓何處？凝佇望昔日遊蹤，沒入亂山煙樹。鳳泊鸞飄，算鴻爪去留無據。菩提明鏡兩皆非，又何必魂消南浦？

且天際馳驅，尋找舊時來路。(梁羽生，《廣陵劍》，第6冊：
《塞外星沉》(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1499)

這是本系列中的最後一部書，也是唯一用長調的慢詞作結的作品，詞中傳達出長長幽幽怨怨傷感和久久不去的嗟嘆太息。陳石星竟在廣陵散曲中弦斷琴絕，命喪塞外，「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對於雲瑚將是情何以堪？本是鸞鳳佳侶，奈何天人永隔？沒有重聚希望的分離，最令人心碎與絕望，因為世上沒有任何事物可以取代人與人之間的情與愛。長亭本就是送別之處，更哪堪夫妻生離死別，縱有芍藥之詩，佳人之歌，只恨情天難補，鳳泊鸞飄，春草碧色，春水淥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讀了讓人掩卷浩嘆，不勝欷噓！

4. 引用詩詞之美

除了回目、開篇、終篇詞之外，梁羽生在本系列小說中，還有多處引用了文學史上的著名詩人、詞家的作品，他適切且巧妙的將這些古人的詩詞名句安排在小說中，與小說水乳交融，成為一體，也為小說人物及其整體形式增色不少，如：

《還劍奇情錄》第二回，描寫雲素素為陳玄機舞劍時，雲素素在劍光繚繞中曼聲歌道：

「渺空煙，四遠是何年，青天墜長星！幻蒼岩雲樹，名娃金屋，殘霸宮城。箭勁酸風射眼，劍水染花腥。時韌雙鴛響，廊葉秋聲。宮裏吳王沈醉，倩五湖倦客，獨釣醒醒。問蒼波無語，華髮奈山青。水涵空閣憑高處，送亂鴉斜日落漁汀。連呼酒，上琴台去，秋與雲平。」(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8-19)

雲素素吟詠南宋吳文英的 **八聲甘州**，是有雙重意義的，除了

感詠史事以外，也悲歌自己的身世，尤其詞中「宮裏吳王沈醉」，更是一語雙關，除指指戰國時的吳王夫差以外，也還兼指曾與朱元璋爭奪天下，曾在蘇州稱帝，最後卻失敗而死的張士誠。

而最精彩的要算是《萍蹤俠影錄》中，精心設計張丹楓獨特的出場風采，梁羽生讓張丹楓出場一露面時，就又是喝酒，又是吟詩。喝的是汾酒，吟的是李白的 將進酒 和 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 ，豪邁放達的形象立即躍然紙上：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盃。」

「抽刀斷水水更流，舉盃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73-76)

這種神態真叫人想到李白仗劍江湖，飲酒賦詩的豪邁風流形象。這樣亦狂亦俠，能哭能歌的豪邁形象，一下子便吸引住了女主角雲蕾。又如：當張丹楓因對雲蕾的情懷難解，百般莫奈上心頭時，梁羽生便適切的引用柳永的 蝶戀花：

「獨倚危樓風細細，望極離愁，黯黯生天際。草色山光殘照裏，無人會得憑欄意。也擬疏狂圖一醉，對酒當歌，強樂還無味。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10)

來讓張丹楓醉拍闌干情未切，痛哭狂歌，進一步地將張丹楓內心的情感世界畫了出來。因為雲蕾是仇家之女，兩家有血海深仇，二人想要有圓滿的結局是極為困難的。張丹楓明知希望渺茫，仍苦苦思戀，甘願為之憔悴而始終不悔，相思之深，令人動容，柳永的這闋 蝶戀花 移用於此，是頗能表達張丹楓的悲苦心境的。又如寫張丹楓與

雲蕾在中秋月下策馬同行時的一段對話，彼此引用蘇軾的詠月詞句來訴說衷情，也用得十分巧妙。書中寫道：

張丹楓索性在馬背上回轉頭來，見雲蕾似喜似嗔，也不免心神如醉，一霎時間，許多吟詠中秋的清詞麗句，都湧上心頭。雲蕾道：「大哥，你傻了麼？」張丹楓一指明月，曼聲吟道：「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這是蘇東坡《水調歌頭》詞中名句。雲蕾接著吟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大哥，你可別只記得最後兩句，而不記得這幾句呵！」說了之後，神色黯然。

張丹楓本是借詞寄意：「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希望能和雲蕾白頭偕老，長對月華。雲蕾心中雖然感動，卻記起了哥哥的說話（指雲蕾之兄雲重不許她與張丹楓結成夫婦），所以也借詞寄意：「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暗示前途茫茫，未可預料，只恐良辰美景，賞心樂事，自古難全。雲蕾本是多愁善感的人，說了之後，自己又覺難過，悲從中來，不可斷絕。（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45-446）

引用他人詩句，本只是沿用他人之詩意，套用場合而已，然而梁羽生在此卻充分的表露出他掌握文字的能力，在這裏他把蘇東坡詞的順序倒轉過來運用，便立即將張丹楓與雲蕾兩人的心思恰到好處的描寫出來，實在是高明至極。就如李義山的「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詩句，雖是傳唱數百年，但終究帶有絲絲的無奈與悲涼味，若將句子前後順序調整一下，成為「雖是近黃昏，夕陽無限好」，文意馬上由無奈化為希望。可見梁羽生他掌握情境與文字意象的手法，是極高明的。

而《散花女俠》裏，更是直接在作品裡，引用于謙的千古傳唱之作《詠石灰》：

「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骨碎身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第二回)

(梁羽生，《散花女俠》，第1冊：《帝王毒手》(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0)

無須多加贅言，便忠實的描繪于謙忠肝義膽，視死如歸，不屈不撓的歷史人物形象。

在《聯劍風雲錄》裏，為了讓讀者更清楚認識有「碧水丹山」之稱的武夷山名勝「武夷九曲」，他特地引用了朱熹的「九曲櫂歌」，來加深讀者印象：

「武夷山上有仙靈，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識個中奇絕處，櫂歌閒聽兩三聲：一曲溪邊小釣船，幔亭峰影蘸晴川，虹橋一斷無消息，萬壑千岩銷翠煙。二曲亭亭玉女峰，插花臨水為誰難容？道人不作陽台夢，與入前山翠幾重？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鼓櫂幾何年？桑田海水今如許，泡沫風燈敢自憐？四曲東西兩石岩，岩花垂露怯輕寒，金雞叫罷無人見，月滿空山水滿潭。」(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1冊：《震動天下》(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56)

這樣直接引用前人的例句，信手拈來，皆成妙著，揮灑自如，又天衣無縫。可見梁羽生的古典詩詞的功底深厚，令人不得不佩服。像這樣的例子非常多，尤其在《廣陵劍》裡最多，在剛強雄健的武俠小說中，偶爾點綴一些詩詞，是會增加一些小說的風雅馨香的。

同時，為了方便瞭解梁羽生引用前人詩詞的情形，特將梁羽生在本系列曾引用過的詩詞，整理成表。請參見附錄二。

5. 自創詩詞之美

梁羽生本人精通詩詞，所以書中人物若有興發，情動於衷，不免

要吟詩唱詞，梁羽生本就是箇中能手，所以也就只是舉手之勞而已，更是樂此不疲。如《還劍奇情錄》，他為雲舞陽寫出了內心的悔恨與悲涼：

「百戰歸來酒尚溫，繁霜侵鬢轉消沈，金戈鐵馬當年恨，辜負梅花一片心！」(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39)

又如：

「廿年湖海飄蓬後，冷落梅花北國春，荷包空繡鴛鴦字，綠葉成陰對舊人！」(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53)

寫活了石天鐸的那份隱藏二十了年，卻從未嘗忘懷對於舊日情人牟寶珠的情愛。而當妻離女散的場面出現時，天下第一劍客雲舞陽也不免狂歌若泣：

「念天地之悠悠兮，知我其誰？嘆英雄之遲暮兮，勝亦何喜？敗亦何悲？傷浮生之易逝兮，鳳泊鴛鴦兮我誰與隨？」(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82)

再看以下這首詩：

「生死幽冥兩渺茫，人間苟活更心傷，殘梅冷月臨新家，淚灑西風總斷腸！」(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55)

赤裸裸的將雲舞陽二十年來，內心最真實，卻也是最脆弱，最不敢面對的情懷都歷歷呈現出來。

《萍蹤俠影錄》中的張丹楓，是梁羽生建立名士俠風的代表人物，他為張丹楓寫了許多優美的詩詞，如：一出場就引用了李白的將

進酒 與 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 古詩醉唱外，也讓張丹楓脫口賦詩：

「一擲乾坤作等閒，神州誰是真豪傑？」(第五回)
「浮萍飄泊本無根，落拓江湖君莫問！」(第五回)
「誰把蘇杭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古愁！」(第五回)
「亦狂亦俠真名士，能哭能歌邁流俗。」(第五回)
「長江萬古向東流，立馬胡山志未酬，六十年來一回顧，江南漠北幾人愁？」(第五回)
(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16-120)

這些從張丹楓狂歌聲中，深深的將女主角雲蕾吸引住了。甚至在太湖尋寶過程中，即興吟出：

「君歌且休聽我歌，此峰突兀撐天河，世間亦有奇男子，頂天立地劍橫磨！王侯珠寶皆糞土，但欲一畫捲山河！」
(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378)

不但讓澹台鏡名大為傾心，更將自己光風霽月，豪邁坦蕩的胸懷表露無遺。

再看這一闋 踏莎行：

「掠水驚鴻，尋巢乳燕，雲山記得曾相見，可憐踏盡去來枝，寒林漠漠無由面。人隔天河，聲疑禁院，心魂漫逐秋魂轉，水流花謝不關情，清溪空蘊詞人怨。」(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3冊：《明月邊城》(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P.582)

深刻生動的刻畫出張丹楓因情愛遇阻，愁懷難解，失魂落魄的心情。

梁羽生在《散花女俠》小說中，為深愛于承珠而情懷難遣的鐵鏡心，填了一闕 浣溪紗：

望裏春山接翠微，無情風自送潮歸，錢塘江上悵斜輝。
我似江潮來又去，君如鷗鷺逐波飛，人生知己總相違。
(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731)

這真是一首好詞，「人生知己總相違」，鐵鏡心寫得不錯，他的這首詞本是寫給于承珠的，但是于承珠沒有看到，卻被心儀鐵鏡心已的沐燕看到了。沐燕以為這首詞是寫給她的，得此情詞，喜出望外，也就回贈一首《浣溪沙》：

酒冷詩殘夢來殘，似心明月倚欄干，思君悠悠錦裳寒。
咫尺天涯憑夢接，憶來唯把舊詩看，幾時攜手入長安？
(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732)

這兩人詩詞贈答，本是誤會，不料歪打正著，從此相親相愛。這正是像小說的結尾詞所寫的那樣——還是一首 浣溪沙：

惆悵曉鶯殘月夢，夢中長記誤隨東，此中情意總堪嗟！
大樹凌雲抗風雪，江南玫瑰簇朝霞，各隨緣分別天涯。
(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732)

像這樣的詩詞贈答的文人韻事，在本系列小說中非常多，尤其是《廣陵劍》，從這首 陌上花 裡，就可以看出梁羽生填詞的底子，實在是非常厚實的：

夢幻塵緣，飄零萍梗，何堪相語？月冷秦淮，誤了三生

鴛譜。

生生死死渾虛語，莫怪蟬聲別樹。算吹冷噓寒，添香問字，徒增悽楚。

（梁羽生，《廣陵劍》，第4冊：《大內劍氣》（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916）

除了寫詩填詞之外，梁羽生也運用他的生花妙筆，以輕鬆詼諧的筆調與口吻，將小說中民間生活即景，作的生動活潑的紀錄，如《聯劍風雲錄》中，就有丐幫弟子唱著他們獨特的「蓮花落」歌詞：

「一朵一枝蓮花，有錢的大爺你莫笑咱，韓信也有討飯日，伍子胥過昭關白了髮，人有三衰與六旺，禍福轉移一剎那。大爺你肯把錢財捨，一路福星到家。」（第九回）

（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1冊：《震動天下》（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74）

歌詞中很忠實的傳達出丐幫弟子勸喻世人福禍相倚，能捨才能得的道理。

再如：《萍蹤俠影錄》諷刺朱氏王朝的「帝鄉」---鳳陽城中百姓，不但沒有沾著皇帝的光，反而給皇帝定下來的苛捐雜稅，弄得民不聊生的景象：

『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個好地方，自從出了個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戶人家賣糧食，小戶人家賣兒郎，奴家沒有兒郎賣，背起花鼓走四方。』（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98）

這是清楚明白標準的浮世繪，百姓民不聊生的情況，可見政治之腐敗。同書裡，還有一首值得注意的蒙古民歌：

「我是草原的兀鷹，我的翅膀扇風雲，朝飛翰難河，夜

宿喀林城，飛了三個月，飛不出大汗的手心！大汗祇手覆大地，他的生前享榮名，而今死了歸黃土，占地不過是一墳。」
（（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51-252）

這首歌表現了蒙古人狂野豪放的性格和對生命低迴的情懷。充份表現出塞北民歌直爽、粗獷的特色。

無論是詩、詞、民歌、俗曲，梁羽生在本系列小說中，都有精彩無比的表現，每一件作品，他都精雕細琢，絲毫都不馬虎，所以他的自創詩詞，或是自度曲，都是水準之上的作品，藝術價值與審美價值都很高。

（二）、詩詞之功能

1. 刻劃人物性格

梁羽生常借用古代著名詩句或自創詩詞，來表現不同人物的不同思想、感情和性格。這是中國小說創作中常見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種特殊的表現手法。梁羽生將這種藝術手法發揮得淋漓盡致，他總設身處地替作品中的人物寫詩，並能根據人物性格、生活地理環境等特徵進行藝術構思，細膩而生動的刻畫出人物的心理狀態，抒發人物的內心感情，這種創作手法尤其能表現梁羽生不凡的藝術才能。

例如：《還劍奇情錄》一開篇就讓陳玄機朗聲吟誦這樣的一首詩：

「易水蕭蕭西風冷，壯士一去不復還！拼死但憑三尺劍，深情唯有負紅顏！」（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

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知道陳玄機是一位如當年至秦庭刺殺秦王的荊軻般的死士，他視死如歸，將個人死生置於度外，拋卻兒女情長，只希望能達成師友的重託，想必是一位重然諾，講義氣的豪俠。書中還提到陳定方曾自賦詩來詠讚家傳的「昆吾」寶劍：

「傳家愧我無珠玉，劍匣詩囊珍重存。但願人間留俠氣，不教狐鼠敢相侵。」(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6)

讓讀者通過這首詩，縱然未曾見過寶劍的擁有者，也一定可以知道他一定是一位俠氣干雲的大俠了。

在上一段中已經提過，《萍蹤俠影錄》中，運用詩詞來塑造張丹楓的形象，是最令人印象深刻，也是最成功的例子。這裡就不再贅述，又如《散花女俠》中描繪于謙被冤屈下獄，剛毅不拔的生動形象，就是透過 詠石灰 那首名詩來呈現的。書中另有一位老而彌堅的英雄人物石驚濤，梁羽生就僅用這麼一句：

「不負青鋒三尺劍，老來肝膽更如霜！」(梁羽生，《散花女俠》，第2冊：《高峰劍氣》(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93)

就將他老當益壯的豪情壯志，鮮明的刻畫出來。

在《廣陵劍》中，見到這樣的一首詩：

「森森劍戟千峰立，截壁臨江當桂北。西南一柱獨擎天，庇盡桃源避秦客。」(梁羽生，《廣陵劍》，第1冊：《黑白摩訶》(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3)

想必無須多言，一定是對西南大俠「一柱擎天」雷震嶽的讚揚與

稱頌的。再看看這樣的詩句：

「風蕭蕭兮劍氣寒，欲安社稷兮誓除奸。壯士手持三尺劍，直排天闕謁龍顏。」(梁羽生，《廣陵劍》，第4冊：《大內劍氣》(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940)

是不是立刻就會想起前面的陳玄機賀蘭山之行的悲壯呢？一定又有劍氣蕭蕭自龍吟的豪氣少年出場了吧！

梁羽生運用詩詞寫出人物性格的真實，塑造人物逼真的形象，也無形中增加了小說情節結構的韻律節奏美。

2. 烘托點染氣氛

除了人物塑造與描寫以外，梁羽生也承襲了中國傳統小說在小說中鋪陳詩詞曲賦，以抒發作者本人或書中人物的感情的常見手法。前面已經說過，在本系列作品中，他在每一部作品的卷首位置，都先鋪置一首詩或一闕詞，以用來抒發感慨或寄寓情懷：《還劍奇情錄》的開篇歌謠是一首現代民歌；《萍蹤俠影錄》開篇用的是梁羽生自度的浣溪沙；《散花女俠》的卷頭詞也是一闕自製的浣溪紗；《聯劍風雲錄》的開篇詞則是一闕臨江仙；《廣陵劍》則是引用清朝詩人龔定盦的詩作，揭開了整部小說的第一頁。這些詩詞曲謠，無論是自製的，或是引用前人的，梁羽生把他們放在開篇卷首，用來揭示整部小說的題旨。

而在小說故事中，梁羽生也大量運用詩詞來抒發書中人物的感情與體悟。如：《還劍奇情錄》裡，雲素素兩度悠悠唱出《詩經 小雅》的白駒：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水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39、148)

來暗示自己對陳玄機의 深深思念。

而《萍蹤俠影錄》裡，梁羽生更是對張丹楓與雲蕾二人的情劫，用了許多詩詞篇章來描摹二人心中的愁苦，如：

「楊柳絲絲弄輕柔，煙縷織成愁。海棠未雨，梨花先雪，一半春休。而今往事難重省，歸夢繞秦樓。相思祇在，丁香枝上，豆蔻梢頭。」(第十三回)

「不許蟾蜍此夜明，今知天意是無情！何當撥去閒雲霧，放出光輝萬里清！」(第二十回)

「物是人非事事休，無語淚先流。」(第三十一回)

這些描繪鬱鬱情愁的詩句，縱然是前人所作，然而只要是心中情意不得紓解，朱淑真也好，李清照也好，同是一個「苦」字了得。古今情愁皆同苦，歷歷都是心田煎熬，心中泣血啊！

《散花女俠》中的鐵鏡心就是經歷如此的情感磨難，所以他的體會也是極深刻的，他說：

「但得名花長作伴，此身終老在蒼山。」(梁羽生，《散花女俠》，第2冊：《高峰劍氣》(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62)

可見他用情之深，希冀之殷了。

《廣陵劍》裡也有引用《詩經》歌詞的例子，陳石星剛出道時，為小人盜走行囊，而一文不名，但是，透過他的古琴，他彈奏出：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梁羽生，《廣陵劍》，第1冊：《黑白摩訶》(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107)

他以《詩經 魏風》的 伐檀 來明白表示自己的清高與志節，決會不因貧賤而行苟且之事。

閱讀這些用來抒發暢達情感的詩詞時，會令讀者時而怦然心動，時而惆悵不已，時而會心微笑，時而掩卷嘆息，因為這些詩詞帶著真感情在其中。書中還有許多類似的詩詞，也都同樣具有這樣的功能，這些詩句，有的是寄托人生感慨，有的抒發個人情感，使整部小說增強了許多的抒情氣氛，使小說增加了濃厚的書卷氣和古色古香，也使文學與武俠，書與劍交融一體，達到詩情畫意的藝術效果。梁羽生融抒情詩歌於敘事小說之中，將誠摯的感情與具體生動的敘事結合起來，匯成一股強有力的感情熱流，充沛於在小說中，因而使得小說裏的情節和人物「詩意化」，將詩歌的抒情性藝術本能，充分發揮到極致，深得古人「詩貴乎情」的要訣真味。

3. 提示章旨綱領

本系列作品，除了《還劍奇情錄》以外，每部書都有卷頭詩詞、回目、結尾聯語及「欲知後事如何？請聽清下回分解」等傳統中國章回小說的體例格式格式，章回小說是我國長篇小說的代表形式，它的人物和內容依託歷史，但又不拘泥於史實，故事內容長，須分多次講說，為了使聽眾便於記住、加深印象，每次講故事時便有一個中心內容，及一個醒目的標題，並且清楚地分了卷，每卷又分節，每節前另加目錄以說明主要內容。這樣，就逐步形成分章立回目的體例。章回

小說在每一回開頭時，常用「話說」等詞語起始，同時，為了吸引觀眾，每次說書人講說故事時，總在緊要關頭打住，而在末尾形成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的形式，來吸引聽眾，令聽眾欲罷不能，有興趣再聽下去。且以《三國演義》為例：先用一首 臨江仙 作為卷頭詞開篇：「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再來就是回目：「第一回 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斬黃巾英雄首立功」，然後便說：「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這一回收尾時，就用「正是：人情勢利古猶今，誰識英雄是白身？安得快人如翼德，盡誅世上負心人！畢竟董卓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這就是章回小說的標準體例格式。

本系列小說，梁羽生保留了傳統中國章回小說的格式，每部書都用偶工整精巧，文學意味濃厚詩句做成對聯，作為回目，除了對稱美觀之外，更有對內文的作提綱挈領的提示預示功能，可以說是一舉數得，讀者只要看了回目聯句，就能對整回的內容有了大概的瞭解。

就以《還劍奇情錄》的回目為例：

回次	回目
1	劍影歌聲豪俠淚
2	輕憐密愛女兒情
3	荒山劍氣驚良夜
4	深院梅花寂寞春
5	龍爭虎鬥真何苦
6	鳳泊鸞飄各自傷
7	五老興師來問罪
8	雙雄運掌見奇功
9	拼將熱血酬知己
10	忍把哀情付杳冥
11	痴男怨女情難解
12	伏虎降龍願未酬
13	重重冤孽隨流水

這 14 句獨立的句子，每一句都是文意凝斂文學性很高的詞句，其實仔細讀起來，就會發現，原來他們是兩兩成對的，把他重新排列成這樣：

劍影歌聲豪俠淚，輕憐密愛女兒情；
 荒山劍氣驚良夜，深院梅花寂寞春；
 龍爭虎鬥真何苦，鳳泊鸞飄各自傷；
 五老興師來問罪，雙雄運掌見奇功；
 拼將熱血酬知己，忍把哀情付杳冥；
 痴男怨女情難解，伏虎降龍願未酬；
 重重冤孽隨流水，寸寸傷心付劫灰。

就可以發現，原來這其實是一首哀婉動人的敘事詩，整部小說其實就是這十四句詩衍化而成的。從此也可看出梁羽生的詩詞造詣之高明了。

其他各書的回目，就更讓人不得不讚賞梁羽生聯語功夫了，請看：

《萍蹤俠影錄》：

回次	回目內容
楔子	牧馬役胡邊，孤臣血盡；揚鞭歸故國，俠士心傷。
1	彈指斷弦，強人劫軍餉；飛花撲蝶，玉女顯神通。
3	陌路遇強徒，偷施妙手；風塵逢異士，暗戲佳人。
5	名士戲人間，亦狂亦俠；奇行邁流俗，能哭能歌。
7	一片血書，深仇誰可解；十分心事，無語獨思量。
9	滾滾大江流，英雄血灑；悠悠長夜夢，兒女情痴。
17	冰雪仙姿，長歌消俠氣；風雷手筆，一畫捲河山。
26	劫後剩餘生，女兒淚灑；門前傷永別，公子情傷。
31	劍氣如虹，廿年真夢幻；柔情似水，一笑解恩仇。

《散花女俠》

回次	回目內容
2	劍影刀光，奸人戕義士；天愁地暗，皇室殺忠臣。
7	寂寞山莊，師門情眷戀；茫茫湖水，俠女意悽愴。

15	拍案驚濤，芳心隨逝水；衝波海燕，壯志欲凌雲。
22	彈指神通，少年顯身手；飛花絕技，女俠服強人。
23	往事如煙，罡風吹已散；前塵若夢，死水又重波。
25	較技蒼山，高峰騰劍氣；泛舟洱海，月夜動情懷。
28	雪夜步梅林，相憐相惜；冰心牽塞外，同夢同悲。
31	生死難猜，女兒情曲折；是非莫辨，公子意迷離。
34	世亂見人心，來尋俠跡；疾風知勁草，獨守危城。
36	雲破月明，江湖留劍影，水流花謝，各自了情緣。

《聯劍風雲錄》

回次	回目內容
6	柳絮捲芳心，西湖浪靜；樓船騰劍氣，東海波翻。
7	面壁十年，天山甘獨隱；凌雲一鳳，湖海怎相忘。
11	劍影刀光，雙英入虎穴；龍騰虎躍，合力敗魔頭。
14	旨趣未相投，夫妻有恨；姻緣欣遇合，兩小無猜。
17	夢醒黃梁，功名隨逝水；心懸知己，鮮血濺塵埃。
24	夢好總難圓，珠還琴斷；情天長有恨，鳳泊鸞飄。
27	心事湧如潮，難揮慧劍；情懷濃似酒，忍拆鴛鴦。
37	血雨腥風，島嶼遭劫火；天羅地網，奸賊佈陰謀。
39	毒手逞兇，神僧遭敗績；玄功解困，大俠顯奇能。

《廣陵劍》

回次	回目內容
4	蒼天有意磨英骨，慧眼何人識使君。
10	九州鑄鐵終成錯，一著棋差只自憐。
21	難補情天空有憾，豈能琴劍兩相忘。
22	啼笑非非誰識我，坐行夢夢盡緣君。
25	三生緣結盟鴛誓，一劍誅仇俠士心。
29	閃電絕招寒敵膽，追風快劍破重關。
36	雙劍逞威懲惡霸，單刀赴會陷英豪。
37	俠士情懷天上月，女兒心事鏡中花。
38	柳下梅邊尋舊侶，蘭因絮果證鴛盟。
43	琴韻蕭聲歡合拍，雪泥鴻爪偶留痕。
48	廣陵散絕琴弦斷，塞外星沉劍氣消。

這些的回目，除了對偶工整，文意通順之外，更將整個章回的大綱與重要情節都作了提綱挈領的勾勒，使讀者能預先進入期待中的狀況，對情結過程與結果，先做好了接受準備，也滿足先預知結果的好

奇心。

4. 總結全書主旨

萍蹤俠影系列的章首，具有回目之美與提示功能，而章末也具有特殊功能，那就是意簡言賅的總結全篇，並承上啟下的效能。例如《散花女俠》第 25 回，寫出于承珠終於決定情歸葉成林的心裡轉折與變化：

可是她還是拋不開過去的記憶，一個十七歲的少女，正像含苞待放的花，妳不能期望她就像大青樹一樣，扎根深入泥土，能獨自抵擋無情的風雨呵。呀，愛情的矛盾與苦惱，還在折磨一個十七歲少女的心。

這一晚上于承珠又是徹夜無眠，鐵鏡心和葉成林的影子又是交替的在她腦海中浮現。不過有一點不同的是：在以往，當于承珠想起這兩個人的時候，不管她怎樣佩服葉成林，到了最後，卻總是鐵鏡心的影子佔據了她的心頭；但今晚，當第一線晨曦透入窗戶的時候，葉成林的影子都壓倒了鐵鏡心，于承珠在朝陽的溫暖中也睡著了。（梁羽生，《散花女俠》，第 3 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 年），頁 513）

所以在章末亂詞中，梁羽生就用「長江縱有風波惡，大樹盤根可護花。」來為這一章作結，並提醒讀者，從此他將永遠傍隨著大青樹（指葉成林）了。

章末亂詞除了總結全章的旨意以外，還有承上啟下的功用，例如：《萍蹤俠影錄》第六回的章首回目は「聯劍懲兇，奇招啟疑竇；抽絲剝繭，密室露端倪。」本章描寫張丹楓與雲蕾雙劍合璧擊敗黑白摩訶後，在晉王古墓中養傷期間，雲蕾好奇於她與張丹楓未經演練，出招就能自然雙劍合璧，懷疑他是自己的同門，張丹楓想向雲蕾說三個故事，以表明自己的身份與來歷。這正是張丹楓與雲蕾的第一個情

結磨難的開端，所以章末亂詞是這樣寫的：「身世離奇難以說，花明柳暗費疑猜。」告訴讀者，在下一回將有令人震愕的情結發生，果然接著第七章的回目便是「一片血書，深仇誰可解；十分心事，無語獨思量。」未待張丹楓說完第三個故事，雲蕾從張丹楓的配劍「白雲寶劍」中，已自行揭開了這個可怕的事實，當他確定道張丹楓是自己雲家的世代仇人，她茫然了，所以章末亂詞是這樣寫的：「是愛是仇難自解，卻教玉女獨心傷。」所以讀梁羽生的小說，無論從章首或是章尾，都可以得到對全章概括性的瞭解的，也相對容易掌握住情結發展脈絡。

《還劍奇情錄》是本系列中唯一沒有章末亂詞的，但是，在第十四章，也是全書的最後一章，有一句相等於章末亂詞的對句，那就是故事最後真相大白，陳玄機與雲素素這對戀人，竟是同父異母的親兄妹。雲素素失足墜崖，雲家大院化為灰燼，雲家家破人亡，真應證了「重重冤孽隨流水，寸寸傷心付劫灰。」的讖語。

以下將系列小說中特別精彩的章末亂詞列表如下，完整的章末亂詞表資料，詳見附錄三

《萍蹤俠影錄》：

回次	章尾亂詞
6	身世離奇難以說，花明柳暗費疑猜。
7	是愛是仇難自解，卻教玉女獨心傷。
13	接木移花施妙手，姻緣有定莫強求。
24	詐醉佯狂施妙計，堂堂氣煞女嬌娥。
25	才離虎穴龍潭地，柳暗花明又一村。
26	艱難歷劫餘生在，父女重逢最斷腸。
30	拼把嬌軀填炮口，香魂猶自護檀郎。

《散花女俠》

回次	章尾亂詞
1	歸隱山村難避禍，深宵又見劍光寒。
7	初生之犢不畏虎，將門之後非凡童。

12	兵書活讀方能用，草野英豪亦將才。
18	千秋自有公評在，忠臣死後合為神。
22	是愛是憎難自識，女兒心事沒人知。
25	長江縱有風波惡，大樹盤根可護花。
26	異軍突起紅巾女，一鳳凌雲展翅飛。
32	殺氣隱藏驚禁苑，最無情義帝皇家。
33	可憐報國英雄志，都被沖天一火焚。
34	誰是英雄今始見，龍頭竟作叛徒來。

《聯劍風雲錄》

回次	章尾亂詞
6	往事塵封休再憶，何如湖海兩相忘。
7	從來情海波濤惡，恩愛夫妻有幾人。
14	江湖雖是初相識，一縷柔情已暗通。
15	多行不義必自斃，終見魔頭走麥城。
16	風雲際會日，揚眉吐氣時。
17	為報紅顏知己意，不辭鮮血濺塵埃。
21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29	夫妻本是同林鳥，何事分襟各自飛。
38	血雨腥風無可避，人間哪得有桃源。
39	自古正邪不兩立，非關瑜亮並時生。

《廣陵劍》

回次	章尾亂詞
2	南國名山埋俠骨，人亡家破哭孤兒。
3	窮途猶自多災難，如此蒼天太不平。
6	廣陵散絕千秋恨，此曲人間哪忍聽？
7	入門方一日，灑淚悼師亡。
8	兵火浮家今古恨，黎民何日得安寧？
12	劫後願為同命鳥，最關心是眼前人。
14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15	一曲心聲向誰訴？高山流水有知音。
18	為保孤兒須忍辱，而今方得說根由。
21	人生到處知何似？雪泥鴻爪偶留痕。
22	但教情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
23	離合無端嗟變幻，無心插柳柳成蔭。
24	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30	舊夢豈堪重再憶？柔情盡付玉蕭中。

36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39	禍福本無門，便憑人自召。
44	中華自有能人在，豈容胡虜任囂張？
46	聯劍同仇誅國賊，拼將熱血染胡沙。
47	功成身死原無憾，折翼鴛鴦事可悲。

從表中可以看出，章末的聯句，雖然只是兩句而已，梁羽生仍是非常用心的經營，所以也都是字字珠璣的句子，除了自創詩句以外，也有部分是常見的俗諺。如：「風雲際會日，揚眉吐氣時」、「多行不義必自斃」、「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⁴¹、「無心插柳柳成蔭」、「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禍福本無門，便憑人自召。」等，也有文學名家的詩句，如：「夫妻本是同林鳥」⁴²、「人生到處知何似？雪泥鴻爪偶留痕。」⁴³、「但教情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⁴⁴、「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⁴⁵等，無論是自創的，或是引用的俗諺或他人詩句，梁羽生都精心安置，處理得極為適當，完全與小說內容相融合，都是小說重要的部分，沒有己異彼此之別。

5. 提升藝術氣息

梁羽生是一位文學作家，行文間常引用詩詞楹聯來美化文句，詩

⁴¹ 陸游《游山西村》：「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⁴² 馮夢龍《警世通言》：「夫妻本是同林鳥，巴到天明各自飛。」

⁴³ 蘇東坡《偶題》：「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⁴⁴ 白居易《長恨歌》：「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唯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⁴⁵ 李商隱《無題》：「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隔座送鉤春酒暖，分曹射覆蠟燈紅。嗟余聽鼓應官去，走馬蘭臺類轉蓬。」

化情境。在萍蹤俠影系列中，無論是寫人、寫景、寫情、梁羽生都不忘用詩詞來美化文藻，增加藝術氣息，例如：

猛一抬頭，只見疏影橫斜，淡香如酒，月光入戶，濤聲送林，張丹楓披衣出屋，推開後門，登山去看太湖夜景。西洞庭山矗立湖心，登縹緲峰，縱覽寬廣八百里的太湖，真是三萬六千頂的波光濤影，盡收眼底，在月色之下，湖光映照，比日間所見，更是瑰麗奇詭，非筆墨所能形容。張丹楓心醉神馳，悠然如夢，忽聽得有少女歌道：「織雲四捲天無河，清風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聲影絕，一杯相屬君當歌。清流足以滌塵垢，人生何必嘆坎坷？金銀珠寶阿堵物，會當盡付於碧波，勸君有酒當自醉，有酒不飲奈月何？」歌聲搖曳，隨風飄入太湖，張丹楓聽得呆了，心道：「此女集唐人詩句，發為長歌，莫非是勸我不要費神去覓那寶藏麼？呀，她哪裏知道我的心事。我豈是想獨佔珠寶，貪戀銅臭之人！」忍不看發聲和道：「君歌且休聽我歌，此峰突兀撐天河，世間亦有奇男子，頂天立地劍橫磨！王侯珠寶皆糞土，但欲一畫捲山河？」（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377-378）

此處前面素描太湖美景，文字清新簡潔，就像一首新詩；而澹台鏡明以詩暗示張丹楓勿貪求寶物，勿為財死；然而張丹楓也以詩回應，說明他不是庸俗的貪取寶物的人，乃是為了雄圖霸業，要澹台鏡名不要把他看扁了，澹台鏡明的詩中有暗暗惋惜之情，張丹楓的詩中卻隱含雄心壯志，整段讀起來，非常有詩味，很有審美價值。又如：

張丹楓一覺醒來，已是第二日的下午，只覺隱隱幽香，沁人心脾，睜眼一看，只見陽光透過窗戶，窗口供看一盆芝蘭，窗戶兩邊掛看一副對聯，聯道：「難忘恩怨難忘你；只為情癡只為真。」房中佈置精雅，壁上還有一幅畫圖，畫中一片紫竹林，杯中一個紫衣少女，長眉入鬢，似喜似嗔。張丹楓心中一動：畫中的景象，好像在哪兒見過一般，連畫中的少女，那身材體態，也像曾和自己有一面之緣。張丹楓重讀聯語：「難忘恩怨難忘你；只為情癡只為真。」如醉如癡，

只覺雲蕾的影子在眼前浮晃，紫竹林中的少女突地化成了雲蕾，好像要從畫圖中跳出來，轉眼之間又消失了。張丹楓自言自笑道：「天地之間哪還有人比得上我的小兄弟，畫中少女雖美，也難及她萬一。」不知不覺拿起書案的紙筆，畫了一張又一張，畫的都是雲蕾的肖像，有含羞的雲蕾，有帶笑的雲蕾，有薄怒的雲蕾，有佯嗔的雲蕾，有惹憐的雲蕾，種種神情，種種體態，一一描繪紙上，興猶未已，又畫了一幅她和自己併馬奔馳的圖畫，題上一首小詞道：

「掠水驚鴻，尋巢乳燕，雲山記得曾相見，可憐踏盡去來枝，寒林漠漠無由面。人隔天河，聲疑禁院，心魂漫逐秋魂轉，水流花謝不關情，清溪空蘊詞人怨。」畫完擲筆長笑，忽地又嗚嗚痛哭起來。（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3冊：《明月邊城》（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582）

這一段敘述，將張丹楓兒女情長的赤子之心充分表露無遺，雖然因失戀而暫時失去記憶，然而雲蕾的一顰一笑，卻深深印在張丹楓的心版上，「可憐踏盡去來枝，寒林漠漠無由面。」「心魂漫逐秋魂轉，水流花謝不關情，清溪空蘊詞人怨。」徹底表露了張丹楓失落愛情的無奈不捨和至痛。再如《散花女俠》第24回：

段珠兒輕敲檀板，唱大理的四季詞，第二段是唱夏季的；詞道：「五月滇南煙景別，清源國裡無煩熱。雙鶴橋邊人賣雲，冰碗啜，調梅點密和瓊屑。」沐璘笑道：「我們來的時候還見街頭有人賣雪呢。」段珠兒微綻櫻唇，輕輕一笑，道：「大理和你們的昆明一樣，四季沒有很大的差別。」再唱了兩段，總括大理四季的風光，婉轉而歌，唱道：「雪月風花歌大理，蒼山洱海風光美。三塔斜陽波影裡，山河麗，黎民但願征塵息。」張丹楓哈哈笑道：「好一個：黎民但願征塵息。」沐璘聽得心醉神怡，但覺若把大理作戰場，那真是莫大的罪過。（梁羽生，《散花女俠》，第2冊：《高峰劍氣》（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69）

這裡很技巧的將雲南大理的四季民歌寫進行文對話中，讓人覺得自然逼真，而不是僅僅傳抄原歌詞而已。而《廣陵劍》中為要突出韓

遂的詩賦才華，所以梁羽生精心安排了一段淒美的故事：

池梁沒有即時回答，卻在低聲吟道：「夢幻塵緣，飄零蓬梗，何堪相語？月冷秦淮，誤了三生鴛譜，生生死死渾虛語，莫怪蟬聲別樹。算吹冷噓寒，添香問字，徒增淒楚。」

吟聲哽咽，只唸了上半闋，下半闋就唸不下去了。這是韓芷父親（韓遂）那部遺稿中的一首詞，詞名《陌上花》，雖然只是唸了半闋，詞中那股淒涼的意味，已是今得韓芷幾乎感到窒息了。

這首詞不僅今她感傷，其中還有一個難解之處，今她深感迷惑的。

她父親為的這首「陌上花」，看來似乎是一首「悼亡詞」，但其中一句「莫怪蟬聲別樹」，她可是百思莫得其解。

她讀過的書也許不算很多，但一般的成語和典故她是知道的。她知道有一句古詩「蟬曳殘聲過別枝」是指女子負心別戀或者是指婦人再嫁的。「莫怪蟬聲別樹」似乎是從這首詩套過來的，但是不是還有別種解釋呢，她就知道了。

她不懂的就在這裡了，如果這首詞確實是一首「悼亡詞」，她父親悲悼的死者當然是她的母親，她的母親可是和她的父親共同患難，一直到死的。她的母親既沒有負心別戀，更沒有再嫁之事，那麼，何以這首悼亡詞卻有一句「莫怪蟬聲別樹」？

如今她聽池梁唸她父親唸的這首詞唸得如此淒涼，好像這首詞也是寫出了她的心聲似的，她不禁疑惑起來：「難道池伯伯也有和我爹爹相同的遭遇，少年喪妻？還是只因為他和我父母是好朋友，是以特地挑我爹爹這首悼亡詞來唸呢？」

池梁唸了半闋，就沒有再唸下去。卻長長嘆了口氣，說道：「以前我和妳爹在一起的時候，他跟我學吹簫，我跟他學做詩填詞。我寫的每一首詩詞，一寫成就必定先送給他，請他給我修飾。但祇有這首詞我祇是寫給自己看的，從不讓他知道，我唸給妳聽。」

像唸她父親那首悼亡詞一樣，吟聲一樣悽愴，更多了三分幽怨。

韓芷一片迷茫，聽他唸道：

「春夢香城渾未醒，倩女離魂，沒入梨花影。心事眼波全不定，一春風雨長多病。燕燕歸來尋舊徑，愁鎖瀟湘，寂

寞庭蕪靜。往事悠悠空記省。平林新月湖光冷。」

「池伯伯，請恕我的冒昧，你這首《蝶戀花》詞，可是在懷念你所曾鍾情的一個女子麼？那個女子是不是已經死了？」

「不錯，她是死了。但是過了許多年我才知道的。」（梁羽生，《廣陵劍》，第4冊：《大內劍氣》（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916-917）

這一段淒美的三角戀情，梁羽生插入了兩闋哀婉淒美的詞曲，讓人讀後心潮也漣漪蕩漾，情思也隨著詞曲的幽怨而低迴不已。

像這樣在文句中生動自然的穿插適當的詩詞曲謠，在本系列小說中，層出不窮，屢屢可見，這樣讀起來不但讓人覺得格外親切，也格外的雅緻，更豐富多樣了小說的藝術形式和藝術趣味。

除此之外，梁羽生也擅於將古人詩句化為武功招式名稱，他運用自己的豐富的文學知識，在小說中衍創了許多富於奇想的武功招式，發揮天才的藝術想像力和創造力，所以系列小說中有許多武功的招數與名稱，都是極為詩意的。如《廣陵劍》中葛南威使用「驚神筆法」的精華惡鬥令狐雍時，所使用的招數名稱竟然是全套的盧綸的塞下曲：

葛南威朗聲吟道：「平明尋白羽，沒入石稜中」口裡吟詩，手中的玉蕭當作劍使，已是如箭射出，使出了最後一招殺手絕招。

「林暗鳥驚風，將軍夜引弓。平明尋白羽，沒入石稜中。」這是唐代詩人盧綸寫的四首《塞下曲》中的一首，寫的卻是漢代名將李廣射石的故事。李廣晚間出巡，在月黑風高的樹林裡誤石為虎，一箭射去。結果把箭深深的插入石頭裡。短短的四句五言詩，把李廣的善射、勇敢和他過人的臂力都濃烈地浮現讀者面前，允稱千古絕唱。

不過葛南威朗吟此詩，卻是因為這四句詩，詩中的意境，正好和他所使的三招絕招相符。口裡吟詩，手中出招，意境相通，加強了絕招的威力。

第一句「林暗草驚風」，使的招數是「撥草尋蛇」。用於「驚神筆法」，則是以玉簫代替判官筆，探穴尖、找穴道。

第二句「將軍夜引弓」，使的招數是「彎弓射虎」。玉簫左右開弓。這兩招他剛才使出，一氣呵成，「彎弓射虎」雖然未能戳穿敵人的琵琶骨，但「林暗草驚風」探穴不差毫髮，順手跟著的一戳，卻也點著了令狐雍的肩井穴。

他此際唱出的第三句和第四句「平明尋白羽，沒入石稜中」，卻是兩句詩合起來，表示他這最後一招的威力的。

他這最後一招，命名就是「李廣射石」。也正是三絕招中的畫龍點睛之作！

只聽得「撲」的一聲，玉簫如箭，插進令狐雍肩頭，把他左肩的琵琶骨插斷了。（梁羽生，《廣陵劍》，第5冊：《翻雲覆雨》（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1034-1035）

這一段武打場面描寫，將武功、詩意、韻律融匯一體，神奇的武功與優美的唐詩、動聽的音樂相輔相成，吟誦吹奏之間，輕揮漫步，殺招頻起，於變幻莫測，殺機四起的武功打鬥中散發著迷人的書香氣，讀起來極具美感。這樣讀者在欣賞這場驚險萬分的龍爭虎鬥之餘，在殺氣騰騰的刀光劍影之中，卻又能得到詩詞美感的薰陶，從中嗅出一股誘人的書卷氣息。實在不得不令人讚佩梁羽生這樣出詩意於奇險之中的行文筆法。

又如《萍蹤俠影錄》第22回，描述張丹楓與赤霞道長的一場比劍：

（張丹楓）當下全神貫注，將百變玄機劍法施展出來，劍影飄飄，左一劍，右一劍，上一劍，下一劍，劍勢如虹，變化無定，一口氣刺了上路追風八劍，八劍刺完，那道士剛緩得口氣，張丹楓出其不意，刷的又是一劍「雲橫秦嶺」變為「雪擁藍關」，一劍削去，祇聽得「嗤」的一聲，那道士的道冠竟給張丹楓一劍削掉。（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3冊：《明月邊城》（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69）

這裡張丹楓使用的劍招「雲橫秦嶺」與「雪擁藍關」，就是是從唐朝韓愈的《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詩：

一封朝奉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中摘取而來。

其他如「崩雲裂石」(萍蹤俠影錄 P.347)脫胎自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崩雲，驚濤裂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八方風雨」(還劍奇情錄 P.163、萍蹤俠影錄 P.222、P.347)則出自劉禹錫 賀晉公留守東都詩：

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

「平沙落雁」(萍蹤俠影錄 P.502)則幻化自張可久的《天淨沙江上》：

啾啾落雁平沙，依依孤鷺殘霞，隔水疏林幾家。小舟如畫，漁歌唱入蘆花。

以及蔡伸的《蘇武慢》：

雁落平沙，煙籠寒水，古壘鳴笳聲斷。青山隱隱，敗葉蕭蕭，天際暝鴉零亂。樓上黃昏，片帆千里歸程，年華將晚。望碧雲空暮，佳人何處，夢魂俱遠。憶舊遊、邃館朱扉，小園香徑，尚想桃花人面。書盈錦軸，恨滿金徽，難寫寸心幽怨。兩地離愁，一尊芳酒，淒涼危欄倚遍。儘遲留，憑仗西風，吹乾淚眼。

《廣陵劍》第 27 回 P.851 中，陳石星與雲瑚雙劍合璧使用的「青天覽月」則是出自李白 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 詩中的：「欲上青天覽日月」詩句。

還有《廣陵劍》第 28 回 P.868 中，陳石星與雲瑚雙劍合璧，陳石星使用「大漠孤煙」，雲瑚則使用「長河落日」，這兩招術語，是摘取自王維的 使至塞上 一詩：

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
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蕭關逢候騎，都護在燕然。

隨手摘來便有許多例子，可見梁羽生的武俠小說中「書」「劍」並舉、文武相濟，這樣既能迎合市井小民的欣賞口味，也可兼顧文人雅士的文化心理，所以，梁羽生的武俠小說中即使殺氣與詭譎瀟灑，卻又能散發出一股誘人的書卷氣息，使得他的武俠小說文學氣氛大大加強，也成為他武俠小說創作的一大特色。

綜合以上各節的分析，可知本系列小說中的情結結構系統與鋪陳手法，有以下幾種特色：

- 一、本系列小說是一部情結前後連貫的長篇故事，由《還劍奇情錄》起，經《萍蹤俠影錄》而《散花女俠》，接著為其續集《聯劍風雲錄》，最後至《廣陵劍》而終。以國恨、家仇、情怨為三大情節發展系統。全系列五部小說，都以這三個系統為中心延伸發展內容情節。
- 二、人物譜系以張丹楓為主軸，從陳玄機經謝天華而張丹楓至霍天都創立天山派，為天山直系。
- 三、本系列小說，因人物眾多，且非依時間順序創作，又因梁羽生創作等身，作品量大驚人，人物情節不免有前後衝突矛盾

不一致的現象，雖是美中不足，但總還算是瑕不掩瑜的。

四、梁羽生在本系列小說使用（一）動人心弦的精彩開篇，（二）引人入勝的迷離懸念，（三）綿密緊湊的矛盾衝突，（四）名士氣息的詩詞涵融等四大手法來鋪展情結。

五、梁羽生在本系列作品中運用了三種不同的懸念設計模式。一是開篇式懸念，二是連環式懸念，三是延宕式懸念。

六、梁羽生是深受中國傳統文化薰染的作家。他能文會詩，工曲善對，博學多識，多才多藝。在本系列武俠小說中，詩、詞、曲、賦、歌謠、諺語、對聯盡含其中，的確稱得上是「文備眾體」，而且總體上運用得貼切自然，尤其是小說書中人物所說的話、填的詞、對的聯句，都能隨小說情節而變化；對於人物性格發展的描寫，也都能展現人物內心的複雜情感，使小說中的藝術形象突出、感人，使梁羽生的武俠小說在中國武俠文壇上具有特殊的藝術格調和藝術魅力。

七、梁羽生的武俠小說的詩詞運用，所佔篇幅極大，舉凡談論歷史遺跡、點染場景氣氛、襯托人物心情等，作者都要鋪陳幾段詩詞。運用既多，也就難免有不成功之處，如有些地方故弄詞章，顯得做作賣弄，尤其以《廣陵劍》為最，使人覺得有「掉書袋」之感。

八、本系列小說兼具金戈鐵馬的豪邁之氣，與婉轉多姿的纏綿之情；既有嚴肅的歷史議題與俠義本質的表現，也展示了迷離多情的人生境遇，使得小說充滿的詩的藝術造境，增加小說的藝術性與審美價值。



第四章

人物形象刻畫

人物是小說的靈魂，人物形象是文學藝術的對象主體，小說的故事情節與思想精神都必須依附人物來推動或反映，所以人物形象性格是否生動，是否鮮明，直接關係著藝術作品的成敗，人物創造的成功與否，就代表了小說寫作的成功與否。小說的故事情節、思想精神易被讀者遺忘，但是成功的人物形象，卻總是深植人心。所以，有企圖心的作家都把塑造人物形象作為文學創作的首要任務。武俠小說當然也不例外，「俠」就是武俠小說最主要的人物，無論是傳統武俠小說，或是新派武俠小說，被認定為成功的武俠小說，總會塑造出形象鮮明、膾炙人口的偶像人物，如：顧明道《荒江女俠》的方玉琴，王度廬《臥虎藏龍》中的大俠李慕白及女俠玉嬌龍，白羽《十二金錢鏢》的俞劍平，鄭證因《鷹爪王》的王道隆，梁羽生《萍蹤俠影錄》中的名士狂俠張丹楓；《雲海玉弓緣》裏的「毒手瘋丐」金世遺與厲勝男；《白髮魔女》與卓一航，金庸《笑傲江湖》裏的令狐沖、「君子劍」岳不群；《射鵰英雄傳》裏的郭靖、黃蓉、東邪、西毒、南帝、北丐；《天龍八部》的虛竹、喬峰、段譽；《倚天屠龍記》中的張無忌、「金毛獅王」謝遜；《神鵰俠侶》中的楊過與小龍女及李莫愁；《鹿鼎記》中的韋小寶。臥龍生《飛燕驚龍》的楊夢寰與朱若蘭；《玉釵盟》的徐元平、蕭夭夭與易天行，古龍的「風流盜帥」楚留香；《多情劍客無情劍》中的「小李飛刀」李尋歡；《絕代雙驕》中的江小魚與花無缺，溫瑞安的《四大名捕》：「無情」成崖餘、「鐵手」鐵游夏、「追命」崔略商、「冷血」冷凌棄；《神州奇俠》蕭秋水；《說英雄，誰是英雄》裏的王小石等等，這些人物個個性格鮮明、栩栩如生，都能令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武俠小說理應有武有俠，梁羽生認為，俠是不可或缺的，應佔第一位的，武是其次的，是「俠之餘」。他以為武俠小說「寧可無武，

不可無俠」⁴⁶，可見他對俠的重視。

梁羽生對俠的定位是「集中社會下層人物的優良品質於一個具體的個性，使俠士成為正義、智慧、力量的化身」⁴⁷。縱觀梁羽生本系列中所描繪的俠，可發現完全是按照傳統的武俠小說的規範去創作的，甚至有意識地不斷突破既定的規範，尋找和建立新的規範。「正義、智慧、力量的化身」是梁羽生小說主角的共有的、必然的品質。

梁羽生「萍蹤俠影」系列武俠小說情節曲折複雜，雖然小說只有五部，但是牽涉的重要相關傳承人物就超逾百人以上，人物社會背景層面除了涉及武林俠客、魔頭梟雄、綠林強匪、平民百姓、和尚道士外，甚至還有帝王將相、宦官武士、漁家獵戶、仕紳乞丐，還有外族異邦及奇能異士，等等，由於涵蓋之階層極為廣泛，便使得書中的人物身分不再只是侷限在「江湖」之中，而有更大的發揮空間。

人物形象是梁羽生武俠小說整體藝術結構框架的支柱，是一個美的藝術世界，因為梁羽生面對的是大批形形色色各種不同類型的人物，所以不可能對個個人物都加以精雕細琢。由於本章所要探討的是梁羽生本系列小說的人物形象與刻劃技巧，因此主要是以系列書中的主要人物與書中刻劃成功的角色來進行論述：以下將分成兩大部分來析論，第一節析述本系列中的男性主要人物形象，第二節探討本系列中的女性主要人物形象，並對本系列作品中人物的刻畫技巧略做簡要分析。

⁴⁶ 1977年，梁羽生在新加坡寫作人協會講《從文藝觀點看武俠小說》時，提出了「寧可無武，不可無俠」的觀點。

⁴⁷ 羅立群，梁羽生簡介：「...（梁羽生）他認為，武俠小說必須有武有俠，武是一種手段，俠是真正目的，通過武力的手段去達到俠義的目的；所以，俠是重要的，武是次要的，一個人可以完全不懂武功，卻不可以沒有俠氣。「俠」是正義的行為，做對大多數人有利的事就是所謂仗義行俠。他又說：「集中社會下層人物的優良品質於一個具體的個性，使俠士成為正義、智慧、力量的化身，同時揭露反動統治階級的代表人物的腐敗和暴虐，就是所謂的時代精神和典型性。」

第一節 男性主要人物的形象

武俠小說界裡有一種不成文的「二分法」約定，那就是正派與邪的分野與認定，通常名門正派就是指在武林享有聲譽的大門派，象徵著善良、正義、仁慈，行事光明正大，講究仁義信用的團隊組織。如：武當、青城、天山、赤城、少林、泰山、華山、崑崙、點蒼等等門派，有時也會被稱為「白道」，就是一般人認為屬於好人的一方，正義的一方。反之，象徵邪惡歹毒殘忍霸道的綠林強盜、土匪魔頭、惡棍小人等邪魔外道，則被稱為「黑道」，也就是壞人的組織，代表邪惡的一方。

在本節當中，個人嘗試將梁羽生本系列小說中的男性主要人物，分成出身名門正派或邪魔外道，以及不隸屬二者的其他人物三大類。系出名門正派者，再分成分為積極入世，天下己任的儒俠、英勇爽朗，有情有義的豪俠、薑桂肝膽，老而彌堅的巨擘、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硬漢、俯仰無愧，頂天立地的英雄、爭逐權位，為虎作倀的武夫和道貌岸然，表裡不一的偽君子等方面進行分析；隸屬邪魔外道者，則分成殘忍陰狠，怙惡不悛的小人、心術不正，老奸巨猾的魔頭、恃武為惡，爭逐名利的武夫、守分盡職，忠心耿耿的愚僕、盜亦有道，講信重義的異人等五方面加以析述；最後其他人物，則以歷史人物、清奇人物二方面來探討，以下將依上所述逐步進行之。

一、名門正派

(一)、 積極入世，天下己任的儒俠

梁羽生堅持武俠小說以俠為本，他認為俠就是正義的行為，對大多數人有利的就是正義的行為，所謂「儒俠」，就是在表面上具有俠的形象，骨子裏卻是理想的儒家精神的典範，用俠的形式表達或實踐儒學的精神的人。以梁羽生的標準來看，儒俠就是完全不同於對一家一姓的王朝效忠，也不同於對三五結義兄弟的義氣，而是現代意義上的「為國為民」的「俠之大者」。他們常常是站在反對官府的立場上，站到民眾起義隊伍一邊，那是因為他覺得那樣才是對大多數人有利的正義行為。所以準確地說，梁羽生筆下的儒俠，就是民族英雄、時代精神的代表及人民意志與理想的化身。

武俠研究專家陳墨曾說：

新武俠小說將儒家精神人格化了。

這種人格有以下鮮明的特點：一是有著強烈的、積極的入世精神，關心現實世界。二是以天下之憂而憂，以天下之樂為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為樂。一句話就是「以天下為己任」。三是「自我」的犧牲。或放大而為「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為之鞠躬盡瘁，或縮小為「一己之私，何足道哉，」因而從容犧牲。

陳墨認為儒俠具有入世精神，以天下為己任，更有犧牲奉獻的精神，是「俠之大者」。他繼續又說：

因為這種理想的典範人格是要以天下為己任，所以他們的活動天地就不能僅限於江湖草莽之間，而要有國家大事來讓他們關心。所以武俠作家就設計了中國歷史上異族入侵、

改朝換代時期的動亂不安的時代、社會背景，作為這些儒俠的活動天地，以便他們人生理想的實現、人格的光彩和力量得以充分的表現。（陳墨，《金庸小說人論》（南昌市：百花洲，1996年），頁10-11）

儒俠積極入世，以天下為己任，憂國憂民，不獨善其身，具備自我犧牲精神，是真正的民間俠士，更是國家的英雄。而玉樹臨風、英俊瀟灑、風流文雅的儒俠，是梁羽生本系列武俠小說人物形象的一大類型。本系列的每一部小說中都有這一類型的人物，他們有的是小說中的主角，有的則是小說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例如：《萍蹤俠影錄》中的張丹楓，《散花女俠》裏的葉成林、《聯劍風雲錄》裏的張玉虎，《廣陵劍》裏的陳石星等都是少年儒俠。他們不僅以天下為己任，而且顧大局、識大體、犧牲私家恩怨，共同解救民族政權的危機。他們不但是個俠，也是一個愛國者，同時也知書達禮，文則出口成章，武能揮劍除魔。他們的風度氣質，正是儒雅與俠氣的結合，正是俠之大者。

首先來看看梁羽生創造的所有人物中最成功最具代表性的儒俠人物，亦狂亦俠的風流名士張丹楓。

風流瀟灑的名士型俠客張丹楓是一個塑造得十分成功的藝術形象。梁羽生在第三回中才讓男主角張丹楓出場，一出場便是在山西陽曲的一家酒店客棧裡：

一路無話，第三日來到陽曲，這是汾酒集散之地。入到城來，祇見處處酒旗招展，雲蕾腹中饑渴，心道：「久聞山西汾酒的美名，今日且放懷一喝。」行到一處酒家，見門外繫著一匹白馬，四蹄如雪，十分神駿。雲蕾行近去看，忽見牆角有江湖人物的記號，雲蕾好奇心起，步上酒樓，祇見一個書生，獨據南面臨窗的座頭，把酒低酌。東面座頭卻是兩個粗豪男子，一肥一瘦，披襟迎風，箕踞猜枚，鬧酒轟飲。雲蕾旁觀者清，祇見這兩人貌作鬧酒，卻時不時用眼角瞥書

生。

書生服飾華貴，似乎是富家公子，他獨自飲酒，一盃又復一盃，身子搖搖晃晃，頗似有了酒意，忽而高聲吟道：「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盃。」搖頭擺腦，酸態可掬，咕嘟嘟又盡一盃。雲蕾心道：「這酸秀才真是不知世途艱險，強盜窺伺在旁，卻還在放懷喝酒。」（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73）

騎白色駿馬，著華麗衣服，放浪醉飲，吟詩狂歌，梁羽生透過雲蕾的觀察角度與焦點來呈現張丹楓，眼前的張丹楓，在雲蕾的眼中，竟是活生生的一副酸丁相。殊不知梁羽生如此安排，原來是要透過此一對比來呈現雲蕾心地的善良，與張丹楓的遊戲人間的狂放。唯有如此，才能顯出張丹楓的不凡與名士風格。這樣「狂態可掬，大智若愚，單純幽默」的張丹楓，一出場便牢牢的吸引住了雲蕾，這一致命的吸引力，竟激發出一段捨生忘死的純情愛戀。這就是張丹楓，與眾不同的張丹楓，醉裡狂歌，詩賦情懷的真名士，怎能教純潔善良的雲蕾不心動呢？

從本質上去認識張丹楓，就可以知道他是一個溫情的和平主義者。小說中的張丹楓身處於一個複雜矛盾而又進退兩難的困境中。他的先祖與朱明王朝有著不共戴天的世仇。但是，張丹楓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對中原故土有著深厚的感情，雖然遠居漠外，但他仍深愛著自己的國家，他與雲蕾初次合力退敵之後，在樹林中第一次交談：

書生悵然說道：「人離鄉賤，物離鄉貴。我就是寶貝這種酒。」捧起葫蘆，放在鼻端，聞那酒味。雲蕾見他神色，忽然想起幼年事情。七歲那時，她和爺爺初回中國，在雁門關外，爺爺拾起一塊泥土，戀戀不捨地聞嗅，儼然就是這副神情，不覺又脫口問道：「你不是漢人嗎？」

書生詫然說道：「你看我不像漢人嗎？」書生劍眉朗目，俊美異常，莫說在蒙古找不到這樣的人物，即在江南士子之

中也不可多見。雲蕾瞧他一眼，面上又是一紅，道：「你就是死了變灰，也還是漢人。」話說之後，忽感失言，那書生眼睛一亮，放聲說道：「對極，對極！我死了變灰也還是中國之人！咱們喝酒！」拔開塞子，又把那蒙古酒傾入口中。（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18-119）

張丹楓明白堅定的說著自己流著漢人的血液，生是漢人，縱是死了，也是漢鬼漢魂，張丹楓意識到了，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燒成了灰也還是中國人、漢人。他當然不願看到故鄉大好河山被異族侵占，不願看到故鄉百姓被異族蹂躪，可是，他又不能輕易地違背祖訓，置身於這樣的無形的桎梏與壓力之中，他仍是有他的理想的，他主張：「天下萬邦，永不再動干戈」，所以他向雲蕾表白：

「我此次實是瞞著父親，私逃回來的，事情祇有我師父一人知道。中原武林的種種情形，也是我師父對我說的。我是中國人，我絕不會助瓦刺入侵，可是我也要報仇」

張丹楓笑道：「皇帝也是常人做，一家一姓的江山豈能維持百世？不過我搶大明的江山，也不祇是就為了做皇帝」雲蕾道：「就為了報仇嗎？」張丹楓道：「也不祇是就為報仇，若然天下萬邦，永不再動干戈，那可多好！」頓了一頓，忽然一陣狂笑吟道：「人壽有幾何？河清安可俟？焉得聖人出，大同傳萬世！哈哈，若能酬素願，何必為天子？」（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35）

可以看出他心中的仍是有一份雄圖壯志的，那就是經世濟民，讓同胞安居樂業，這就是傳統儒家思想的人道精神，也是儒俠的基本使命，而「人壽有幾何？河清安可俟？焉得聖人出，大同傳萬世，若能酬素願，何必為天子？」不就是孟子的「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的政治思想嗎？張丹楓意識到了，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燒成了灰也還是中國人、漢人。因而，他放棄復國的夢想、背棄祖宗的家訓，乃是以

天下蒼生為念，不願因為自己報復家仇、爭霸江山而造成千百萬人流血成河、積屍盈野的悲慘局面，他只好能佯狂玩世，遊戲人間，做出許多亦狂亦俠，能歌能哭，邁流超俗難為世人理解的奇行異事。

他不矯揉做作，不為名士而名士，也不為俠士而俠士，他只是一派真性情而已，第二十四回有一段文字：

雲蕾取笑道：「亦狂亦俠真名士，能哭能歌邁俗流。你不為名士，卻為俠士，豈不可惜？」張丹楓大笑道：「名士值多少錢一斤？俠士也不必存心去做。我但願隨著自己的心事行事，不必在臨死之時，留有遺憾，那便不算虛度此生了。」（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3冊：《明月邊城》（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521）

這大概就是張丹楓渾然天真，最真實的自我吧！可惜人生之旅總是崎嶇難行的多，平坦大道少，張丹楓雖然集俠士、名士、才子於一身，豪邁奔放、風雅熱情，道德完美，但他畢竟不是聖人，他也有喜怒哀歡七情六慾，與朱明王朝的「國恨」曾使他彷徨，因「家仇」橫阻，與雲蕾未能如願的愛情也使他痛苦、癡狂乃至沉淪，他就是這麼是一個有血有肉、性情純真的人。而最為難能可貴也是的最偉大之處，是以德報怨：當瓦刺入侵，昏君明英宗朱祁鎮在土木堡陷入重圍，他不但沒有利用此時落井下石，卻反過來，放下了與朱明王朝之間的新仇舊恨，將千辛萬苦才挖掘出來，原本要用於滅明復國用的千萬珍寶，反過來獻給明室作軍餉，以幫助朱明王朝抗敵禦侮，這是大是大非的偉大決定；甚至更不顧生命危險殺入重圍中，幫助朱祁鎮保住自己的人格、更保住大明君主的尊嚴；最後，他與于謙忘年相交、裡應外合，又到瓦刺都城，充當明朝說客，威勸也先認清形勢，放還明朝英宗皇帝，並簽訂平等和約。他這樣獻寶獻策，奔波效命，助明朝君臣，是將民族大義、國家利益、民眾生死置於個人私仇之上，為天下

蒼生百姓計而拋卻私家恩怨情仇。張丹楓真是俠之大者，是真正的大儒俠，不但是民間俠士也算得是歷史英雄。

張丹楓「難忘恩怨難忘你，只為情真只為癡」，的專情與癡情也令人感動，因為用情至深，失落愛情的打擊，曾令他到了迷失本性，舉止失措的地步，但在家國社會責任面前，他終又能斂性自省，真實面對人生。第二十九回中，作者對張丹楓的理性把握有充分的描寫：

寒風颯颯，張丹楓與雲蕾相對而立，各自無話，各自淒涼。澹臺滅明搖了搖頭，輕輕嘆息，忽而在張丹楓的耳邊低聲說道：「你拋得下大明九萬里的錦繡河山，難道就拋不開一個女子？」張丹楓心頭一震，道：「什麼？」澹臺滅明道：「你的父親指望你重光大周，你為了不讓中華九萬里的錦繡河山淪於夷狄，冒了多少艱危，獻寶獻圖，挽救了大明天下。你帝王之業尚自可棄，還有什麼恩怨不能拋開？」張丹楓怔了一怔，道：「我視帝王如糞土。」澹臺滅明緊接著道：「祖國河山待你回。」張丹楓面色倏而一變，由白轉紅，澹臺滅明的聲音雖然不大，卻如在他的心上響起了一個焦雷。這霎時間，他想起了自己從漠北趕往江南，又從江南重回漠北，歷盡萬水千山，經過無窮劫難，所為的是什麼？還不是為了自己一番壯志，為了保全中華的錦繡河山，為了要使中國和瓦剌永息干戈，四鄰和睦。這番理想，而今即將實現，自己卻這樣頹唐：張丹楓本是絕頂聰明、極能分辨是非之人，如此一想，頓覺胸中熱血沸騰，不能自己，神志立即清醒，咬一咬牙，忽而說道：「澹臺將軍，多謝你來接我，咱們走吧。」向師父、師叔伯們行了一禮，眼光從雲蕾面上一掠而過，急急轉身便走。（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3冊：《明月邊城》（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09-610）

這是多麼崇高的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使命感，張丹楓終於用社會責任平衡了自己情場受挫而失調的心理，儒家的政治理性戰勝了一己的兒女私情，讓自己從沉淪中站立起來。張丹楓果真不負儒俠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的崇高使命，更是一等一的開路先鋒與實踐者。

張丹楓丰神俊朗，一表人才，喜穿白色衣服，猶如武林世界的「白馬王子」，超凡脫俗，瀟灑出群，身佩長劍，出口成章，有著中國傳統文人中名士派的灑脫氣質，亦狂亦俠，能歌能哭，識大體，顧大局的鮮明形象，是梁羽生所有書中第一位高標準的大俠英雄，也是梁羽生「有武有俠」理念中真正的大俠，是民間俠士也是歷史英雄。實在是一個刻劃得極為成功的人物，也無怪能成為梁羽生自認最滿意的一位人物形象了。

《散花女俠》裏的另一位主要人物葉成林，則又是另一種風格的儒俠，比風流俊雅，他不如陳玄機，比英俊瀟灑，他更遠不如張丹楓，但是比起誠毅勤樸，則有過之而無不及；論起外在，平凡無奇的外表，他決不是一個能讓女孩一見傾心鍾情的對象，我們來看看梁羽生對他出場的描繪：

策馬疾馳，忽聽得背後蹄聲得得，一騎馬如飛趕上，于承珠回頭一望，祇見騎在馬背上的乃是一個濃眉大眼的少年，穿著一件粗布衣，像個質樸的莊稼漢，這少年見于承珠回頭，古銅色的臉上現出一圈紅色，訥訥說道：「姑娘，你是一個人趕路？？」于承珠道：「怎？？」那少年道：「我也是一個趕路，此去滇南，路途不靖。咱們不如同走，彼此有個照顧，你看如何？」于承珠滿肚皮不好氣，要不是見這少年樣子老實，不似存著壞心，她真想抽他一記馬鞭，當下冷冷說道：「我素來不喜歡與人同步，多謝了。」馬鞭在空中猛抽，劈啪作響，胯下的阿拉伯黃驃放開四蹄，不久就把那少年撇得不見了。

于承珠暗暗好笑，猛地想道：「這鄉下少年看來身上並無值錢的東西，即算路途不靖，他又何懼？莫非他貌似老實，卻是壞人？？」想了一會，「呸」了一口冷笑道：「即使是壞人，他不惹我，我又何必理他。」（梁羽生，《散花女俠》，第2冊：《高峰劍氣》（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18）

這麼一個濃眉大眼，皮膚黝黑，一點兒也不英俊的普通男子，怎

可能會獲得美人青睞呢？于承珠初次見到這樣的「粗人」，還以為他是不懷好意的盜匪呢！

葉成林的出場畫面，沒有陳玄機的淒美動人，也沒有張丹楓的狂歌引人，就像個平平凡凡的莊稼漢走在鄉間小路上一樣，一點也不起眼，但是在書末，他終能擊敗風流俊雅的翩翩公子鐵鏡心，獲得散花女俠于承珠的芳心，憑藉的正是他的一身正直純樸與的誠懇，梁羽生安排他在全書過半以後的第 21 回才出現，真令人有千呼萬喚始出來的期待，他是一位踏實木訥儒俠的典型。葉成林就像是一株靜穆莊嚴的大青樹，平時一點兒也不搶眼，但是內在的豐碩，終究是不會久遭埋沒的，在第二十七回的初試啼聲便一鳴驚人，那時義軍們劫了由金針聖手韓振羽押鏢的湖北省官軍的糧餉，於是：

葉成林微微一笑，將韓老鏢頭放下，對凌雲鳳拱手說道：「事非得已，損了貴寨大樑，請恕罪了。」韓老鏢頭叫道：「你救我作什麼？」葉成林朗聲說道：「這支鏢仍請你帶到湖北去！」

這話一說出來，真是震驚群雄，因為將糧餉送給官軍，不啻是幫助官軍來打自己，但是葉成林確有另一種思考：

葉成林神色自若，默不作聲，眾人嚷嚷罵罵，過了一陣，自然靜了下來，無數道目光都盯著他，祇見他緩緩走出場心，微笑說道：「這七十萬兩銀子，咱們將它截了。湖北的十萬官軍，缺糧缺餉，勢將不戰而潰，是也不是？」白孟川道：「官軍不戰而潰，對我們豈不是好得很麼？」葉成林道：「不錯。可是十萬張肚子，也得吃飯的是不是？」畢願窮冷笑道：「哈，葉哥兒，你心腸真好，可憐起官軍來啦！」葉成林大袖一揮，朗聲說道：「我是可憐湖北的老百姓！十萬潰軍，在這天荒地凍的日子裏，他們不搶老百姓，吃什麼？穿什麼？有錢的人家重門深戶還可以防範潰軍，窮人家可就要大大地倒楣，你們也不想想，這一場大兵災要害了多少百

姓！」

這裡可以看出葉成林眼光之長遠及心地之善良，他計度到官軍失去糧餉，勢必變成暴民，最終受害者仍是可憐無助的百姓，所以他力排眾議，不隨群英起舞，展現出他「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內蘊智慧與氣度。這樣恢弘大度的氣概，讓人不禁肅然起敬：

玄瑛道人和畢願窮面色慘白，好像泄了氣的皮球，作聲不得。白孟川直瞪眼睛，還想叫嚷。葉成林臉孔一板，斬釘截鐵地道：「這支鏢是于姑娘討回來的，現在交托給我，我有全權處理，是也不是？」凌雲鳳道：「一點不錯。」葉成林道：「好，那麼誰也不許多話，韓老鏢頭，這支鏢你帶到湖北去，儘管交給官軍，天大的擔子，由我來挑！」

于承珠一顆心卜卜地跳個不休，想不到葉成林這樣一個質樸寡言的人這時卻活似一個指揮若定的大將，自有一股凜然不可侵犯的神情。祇見他雙目一掃，緩緩說道：「咱們是為民請命的仁義之師，怎能讓老百姓先受災殃？仁義之師，無敵天下，又何懼他十萬官軍，百萬官軍？咱們做的好事，總會有人知道。這十萬官軍，吃飽了肚子，也未必就肯為朝廷賣命？你們怕十萬官軍，我來做前鋒，我有法子要他們投降，不投降就把他們擊敗！有什麼可懼的？打仗要作長遠打算，這仁義兩字，就值得十萬雄師！」（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546-547）

在這段描繪中，葉成林展露出他民胞物與的仁義襟懷，與遠大寬弘的胸襟與氣度，自然流顯出不凡的光芒，一掃平日木訥寡言的形象，這樣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大手筆大格局，怎能不令于承珠另眼相看？這樣的剛毅木訥卻又識器出眾的人格形象，令人不禁想起東漢光武帝時代的大樹將軍馮翼⁴⁸，葉成林幾乎就是照著他的形象塑造出

⁴⁸ 漢光武有二十八雲台將助其中興，其中有位馮翼，生性木訥但驍勇善戰，每於沙場廝殺回營後，輒獨自一人靜坐帳前大樹下，並不伐善爭功，時人稱之為「大樹將軍」。後來，馮翼歿，該樹一夕而葉盡落，留下「將軍一去，大樹飄零」的詠嘆。生平事蹟，詳見范曄《後漢書卷

來的，他顧大局，識大體，實在是老成穩重的儒俠風範。此外，葉成林又是一個臨難不懼，重情重義的鐵漢，在三十五回，因畢擎天變節，他與凌雲鳳被困於屯溪樹林作困獸之鬥時，他就表現出鐵錚錚的漢子氣概：

葉成林正自指揮義軍離城，忽然不見凌雲鳳，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忙折回，祇見凌雲鳳已陷入包圍，與十幾個衛士混戰。

凌雲鳳叫道：「葉大哥，你快走！」葉成林哪裏肯依，揮動大刀，劈翻了幾名衛士，衝入重圍，葉成林浴血死戰，眾寡不敵，險象環生。有一股義軍發覺主帥陷入重圍，折回來救，卻被官軍截住，而且官軍越來越多，葉成林叫道：「你們快逃，逃得出一個算一個！」著急之下，稍稍分心，肩頭又著了兩刀。

大難臨頭，葉成林仍關心著共同奮鬥的義軍弟兄，他以弟兄生命安危為念，要求弟兄留得青山在，自己拼了性命為弟兄斷後，所以義軍弟兄個個都願意回頭來救主帥，可見葉成林平日帶義軍兄弟如帶親人，方能得義軍重兄弟赤誠的擁戴。直到了天黑時分：

黑夜之中兩軍相峙，誰也不敢妄動，月明星稀，林中的鳥雀，都已被驚起他飛，空氣緊張沉寂。凌雲鳳閃動著一雙明亮的眼睛，忽地說道：「葉大哥，趁這黑夜，你逃走了吧。」葉成林道：「我豈能捨掉這一大群同生共死的弟兄。」凌雲鳳道：「張大俠也說，能逃出一人就是一人，你是一軍主帥，能脫出官軍掌握，他日還可東山再起，豈不勝如在這裏坐以待斃。」

月光透過繁枝密葉，但見凌雲鳳雙眉緊豎，焦灼的神情從眼光中都表露出來，葉成林緊緊握著她顫抖的手指，忽地說道：「凌姐姐，黑夜之中，人多突圍，大是不易，你智勇雙全，輕功越卓，還是趁這機會，你走了吧！嗯，你見了承珠，替我、替我問候她。叫她、叫她不要再想念我了。」凌

雲鳳道：「不，我在外面沒有牽掛的人，還是你自己走吧。」
葉成林道：「在外面，我祇掛念她一個人；但在這裏，卻有
我需要顧全的千萬兄弟，凌姐姐，不要再說了，趕快走吧。」
（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
風雲時代，1996年），頁694-698）

在這裡，葉成林表現出領導者與弟兄同生共死的大氣魄，他絕不貪生怕死，為了保全同甘共苦的義軍弟兄，他不願棄友而獨自逃生，為了這一份義氣，甚至連難得的愛情也拋卻於度外，這真是儒俠盡忠負責的體現，不是空口說大話，而是躬身實踐，實在是大英雄的格局。自古美人愛英雄，也難怪于承珠要對他傾心，說他是值得信賴倚靠的大青樹，決心與他天涯相隨了。

人不可貌相，葉成林就是一個從外表普通平凡，骨子裡卻是果敢剛毅，有情有義的大儒俠。

再來看看另外一種類型的儒俠：《聯劍風雲錄》裏的少俠張玉虎。張玉虎是前御林軍統帥，京師第一高手張風府的獨子，張風府在土木堡之役後，掛冠而去，隱居山林之間，因為不願助明英宗復位，而慘遭殺害。張風府遇害時張玉虎僅十二歲。虎父無犬子，張玉虎在師父張丹楓七年的調教下，與于承珠一樣，身負家恨，未滿二十歲就崛起於江湖，立了萬兒，他的父親張風府選擇忠君報效國家，竟卻枉死於宮廷內鬥之中，張玉虎從小就認清了政治的黑暗面，所以雖有一身好武功，卻絕意功名，改用另一種方式來愛他的國家，他選擇了投身義軍之中，在《聯劍風雲錄》裡，他一出場就是一番大行動：

張玉虎說道：「我們之所以要劫天下各省的貢物，一半是為了葉大哥」接著說道：「另一半呢，則是為了這位周二哥的尊大人，他的爺爺是昔日威震胡漢的金刀寨主周健，他的爹爹是如今北方的綠林盟主周山民！

張玉虎告訴沐璘自己劫貢的原因，除了幫在東南沿海抗倭的葉成林外，還為金刀寨義軍籌糧餉，因為金刀寨義軍，在東北、西北數省裏的國境上，叱吒縱橫，教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雖然反抗朝廷，其實卻大大幫了朝廷的忙，勝過朝廷所派的邊防大軍：

可惜周二哥沒有你這樣的福氣，他的父親不但沒有封王，還常常受到官軍的圍襲。這也罷了，最慘的是邊境窮荒之地，籌措軍餉十分困難，周伯伯手下的士兵常是有一頓沒一頓的餓著肚皮打仗！」

張玉虎道：「因此天下英雄聚會，商量怎樣給周寨主幫忙，是我出了這個主意，趁著新皇帝登位，各省都要給他送賀禮的機會，盡劫各省貢物，撥出一大半來，送給周伯伯做軍餉。另一小半呢，則送給葉成林大哥。說到此處，張玉虎停了一下，連喝了三大盃酒，瞅著沐璘大笑道：「小沐，你說我們為此而劫貢物，應不應當？」（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1冊：《震動天下》（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51-53）

張玉虎是一個活潑的熱血青年，年紀雖輕，但是識器不凡，頗有大將之風。他橫睜國家處於內憂外患交相煎逼的危急之秋，政府官員不知事態嚴重，仍一味粉飾太平，遂登高一呼，提出劫奪貢物，以作為北方國家長城金刀寨義軍，與東南海岸國門第一線抗倭義軍的糧餉與後勤支援，這是多麼有遠見與不凡的作法；更難得的是他義不容辭，以身作則，親自擔負起這項工作的重責大任，辛苦的在各省境內奔波，只為國為民著想，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與抱負，正與他的師父張丹楓的行事風格相符，真不愧是名師出高徒，實在是一個難得的青年才俊，也是極難得的儒俠英雄。

除了少年丰姿，活潑爽朗，胸襟氣度不凡之外，張玉虎也與乃師張丹楓一樣，是一個對愛情專一的癡情者，他雖與龍劍虹一見鍾情，心心相印，但也經歷過相當的磨難的，就是因為他對龍劍虹任憑弱水

三千，只取一瓢飲的專情態度，感動了熱烈追求的第三者陰秀蘭，終於才得以和龍劍虹成為天涯相伴令人稱羨的俠侶，在這裡，張玉虎對愛情忠誠專一，堅定執著的情操，也是儒俠重諾篤義的投射。年少卻不任意輕狂，活潑熱情卻不失溫雅大方，篤情守義，穩重裡透射出堅毅的果決，這就是少年儒俠張玉虎的寫照。

《廣陵劍》裏的陳石星，則是本系列小說中另一種悲情的儒俠。丁永強在《新派武俠小說的敘事模式》中，曾提到武俠小說主人翁的成長模式，有一種「羅曼斯」模式：

這類小說的主人公一般是孤兒，聰明、善良、身負大仇或奇冤。在歷經重重磨難之後，由於種種奇遇，如世外高人的指點，武功密笈的發現，仙果神藥的吞服，從而最終成為武林高手，和全書中最美麗可愛的女性結為伴侶，幸福而美滿。這種模式也就是一般所說的「成長型」模式。（丁永強，《新派武俠小說的敘事模式》，《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0年，頁202）

陳石星的成長模式，正是如此，他原與爺爺避居桂林陽朔名山勝水之中，過著與世無爭悠遊自在的生活，無奈人間哪有真桃源？一夕之間，他家毀人亡，他從一個沒沒無名的鄉間彈琴小子，因緣際會成為武學宗師張丹楓的關門弟子，成為「無名劍法」的唯一傳人。他與書中的女主角雲瑚是令人羨慕武林佳偶，二人結伴遊劍江湖，行俠仗義，為國除奸。他是本系列多位遊劍江湖的儒俠中，唯一在小說中犧牲生命，令人浩嘆的一位，也是年紀記最輕就成仁取義的一位，真要叫人徒呼「天不假年」了。

他具備有儒俠的許多特質，如：樸質單純，心地善良：他從小與爺爺在與世無爭的世外桃源相依為命，良好的家教與祥和的環境，潛移默化了陳石星，使他以為人間都如桂林的人情與風土，渾然不知人

心險惡，就因為他良善全無心機，所以才會被奸詐陰狠的龍成斌所騙，還差點因此被龍成斌所殺呢；他又是一個意志力極為堅強的人，在張丹楓死後，他獨自在石林中苦練了三年的功夫：

這天他從市集回來，心裏悶悶不樂。原來他碰上一批從大理逃來的難民，說是蒙右有個名叫瓦刺的部落興起，蠶食四疆！有一支瓦刺騎兵，數月前侵入青海西康，矛頭直指大理，居民恐遭戰禍，是以聞風逃避。這支騎兵，還不過是流寇性質而已。據說瓦刺的北面大軍，此刻正集結在山西省的雁門關外，準備隨時侵入中原呢。

陳石星不由得心裏想道：「這裏雖然無異世外桃源，但外面干戈擾攘，我卻怎能獨善其身？爺爺的墳墓恐怕已經是野草叢生了吧？唉！爺爺和雲大俠的仇，也還要等待我去替他們雪恨。祇是我的武功不知什麼時候，才能練成？」

（梁羽生，《廣陵劍》，第1冊：《黑白摩訶》（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206）

試想，若非有恆毅的信念，怎可能獨忍三年光陰於孤寂全無人跡的石林生活，又怎可能在無人指導之下，苦練成張丹楓的絕學無名劍法？可見他是一位律己甚嚴，心性堅毅的人。這位宛如張丹楓再世的有情少俠，也是一位不願獨善其身，非常關心國家社會的人，他有家仇待報，也有國恨待雪，也有雲浩與張丹楓所託之事尚未完成，這些艱鉅的使命，都成為他專心致志的推動力，但最重要的仍是他那一顆堅忍不拔，善良胸懷天下的心。除此之外，他還擁有很多特質，例如：當他藝成下山以後，為了完成師父與雲浩所託，便直奔山西大同雲家報訊，卻不知龍成斌已早先散佈他是殺害雲浩奪取寶刀的兇手的謠言，於是雲家母女都對他產生仇恨的心裡，使他幾乎命喪雲夫人之手：

雲夫人擲開寶劍，綢帶一揮，登時束著了陳石星的頸項。綢帶漸漸收緊，不過一會，陳石星已是氣也透不過來。

陳石星暗暗叫苦，「想不到我會莫名其妙的死在雲夫人手裏。」不過他像是一個被溺的人，本能的仍在掙扎。

再過一會，陳石星但覺眼睛發黑，氣力一點也使不出來了。陳石星祇道必死無疑，忽聽得雲夫人又是幾聲咳嗽，束著他喉嚨的綢帶突然鬆開。

陳石星死裏逃生，定睛一瞧，祇見雲夫人坐在地上，面上毫無血色，嘴角泌出血絲，地上一灘鮮血。

陳石星定了定神，運氣三轉，恢復了幾分精神，緩緩向雲夫人走去。

陳石星的武功不在雲夫人之下，受制於雲夫人，是因為他與雲夫人素無恩怨，也認為這其中必有誤會，所以只是在等待適當的時機，可見他心地之寬厚。

雲夫人沉聲說道：「好，你殺了我吧！」

陳石星道：「我不是來殺你的！」

雲夫人道：「剛才我幾乎殺了你，如今我已全無抵抗之能，為什麼你還不殺我？」

陳石星道：「夫人要殺我，定然是對我有甚誤會。我豈能也是不分青紅皂白。」

雲夫人哪能相信他有這樣好心，冷笑說道：「你要什麼花招？」

陳石星也不說話，把寶刀和寶劍抬了起來，納入鞘中，把那柄連鞘的寶刀，一端遞到雲夫人手中，讓她握著，將她拉了起來。

雲夫人道：「你幹什麼？」

陳石星道：「我扶你進房歇歇，地上潮濕，於你不宜。」

雲夫人雖然還是不敢相信陳石星的心腸會這樣好，不過求生之心，乃是出於本能，不覺就握著刀鞘當作拐杖跟著他走。

在這裡，陳石星展現了俠者風範，他絕不乘人之危，甚至還對雲夫人執晚輩之禮儀，使雲夫人心中對陳石星產生新的看法與思維：

雲夫人在女兒的床上躺下來，說道：「好，你有什麼話

和我說吧？」心裏想道，「且聽聽他有甚麼花言巧語。」

陳石星道：「別忙，你現在不宜勞神，待你好一些再說，雲夫人，希望你告訴我，你患的是什麼病？隨身可帶有藥？」雲夫人見他態度十分誠懇，不似偽裝，對他的猜疑不覺也去了兩分，嘆口氣道：「我這病是無藥可醫的，你也不用費神了。」

陳石星道：「請把手伸給我。」雲夫人又是一怔，說道：「幹什麼？」陳石星說道，「晚輩粗通醫理，想替夫人把脈。」

雲夫人心裏想道：「他若想要殺我，早就可以把我一劍刺死，用不著弄甚花招。」於是伸手出來，讓陳石星三指扣著她的脈門。練武的人，讓別人扣住脈門，那是等於把性命交在別人手中了。雲夫人雖然料他並無惡意，心中亦是不禁有點惴惴不安。

陳石星為讓雲夫人相信，自己對雲夫人是沒有敵意的，所以他毫無防禦的完全將自己性命交到雲夫手中，展現出他極大的誠意與善意：

雲夫人道：「趁我還有一口氣的時候，你有什麼話要說，趕快說吧！」

陳石星道：「你是我的長輩，為了替你治病，請恕我不避嫌了！」輕輕的把雲夫人的身體翻轉過來，雲夫人又是一驚，沉聲說道，「你，你幹什麼？」

陳石星不說話，伸出右掌，按著她的背心，玄功默運，替她推血過宮。陳石星已得張丹楓所傳的內功心法，雖然限於時日，尚未爐火純青，但這正宗的內功功力，畢竟是非比尋常。過了一會，雲夫人祇覺一股熱氣緩緩從丹田升起。她是個武學的大行家，當然懂得陳石星是誠心替她治病了。

她不覺暗暗叫了二聲「慚愧」，心裏想道：「他和我劇鬥一場，險些給我勒死，他卻仍然不顧耗損本身真氣，為我打通經脈，我反而猜疑他，真是不該。」慚愧之念一起，不禁流下眼淚，哽咽說道：「你已經盡了心力了，但還是不成的。」（梁羽生，《廣陵劍》，第2冊：《九州鑄鐵》（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273-275）

這一段描寫陳石星與雲夫人初次見面的情形，陳石星幾乎被雲夫

人所害，但是他心中知道這其中一定有誤會，所以乃處處忍讓，並表達出最大誠意，且不顧耗損本身真氣，而盡心盡力欲救治雲夫人的宿疾，充分的顯露出「忍為先，和為貴，善為本」的儒俠準則與風範。

陳石星總是不放棄為國為民獻身的機會，當群俠取得龍文光私通瓦剌的密函與證物，正為將證物送交皇帝的人選傷腦筋時，他一馬當先，站了出來：

終於大家同意這個辦法，跟著就是商量人選的問題。

林逸士道：「這個人必須有膽有識，這是無須說的了。他還必須輕功超卓，本領高強。否則如何能偷進禁宮？祇怕未曾見著皇帝，早已給大內衛士殺了！」

此次聚會的群雄之中，論武功以丐幫幫主陸崑崙最強，論輕功以渭水漁夫林逸士最好。但一來他們是首腦人物，需要主持大局；二來昨晚之戰，林逸士雖沒有受到嚴重內傷，亦已大傷元氣，最少恐怕也得調養十天半月，方能恢復原來的輕功。

陳石星自告奮勇，「要是各位不怕我年輕識淺，本領低微，難當大任，我不揣冒昧，討這差使！」（梁羽生，《廣陵劍》，第4冊：《大內劍氣》（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913）

他不避危險自動爭取單赴進宮面聖的艱鉅任務，只要是對群眾有利的事，他總是熱情支持。第一次進宮，他與雲瑚捉了瓦剌密使長孫兆，全身而退，還留下了及特殊的「揍摺」給皇帝朱見深：

雲瑚怔了怔，問道：「大哥，怎麼你還不走？」

陳石星笑道：「咱們好歹也算受過皇帝的招待，不辭而行，有失禮貌。我想請這小太監給我們捎個信兒。」說罷，撕下那小太監的一幅貼身綢衣，白綢如雪，正好在上面寫字。

雲瑚說道：「布可代紙，筆墨哪裡去找。」

陳石星道：「以指代筆，以血代墨！」劍尖輕輕一劃，刺破長孫兆的指頭，把他的鮮血擠了出來。長孫兆被點了啞穴，知覺未失！痛得他打顫，可叫不出聲來。陳石星中指蘸

血，在那幅白綢上寫了十六個字。

那十六個字是：「三月之期，請君謹記。背信棄義，天子不恕！」

雲瑚拍掌笑道：「妙，妙，這恐怕是自有皇帝以來，皇帝從未看見過的一封「奏摺」的。朱見深那小子見了，怕不嚇他一個半死！」

陳石星把那血書白綢，打了活結，套在小太監的脖子上，這才與雲瑚離開山洞。（梁羽生，《廣陵劍》，第4冊：《大內劍氣》（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1008）

這樣的俠情壯志，是不愧儒俠之舉的，甚至他還曾二度入宮面見憲宗皇帝朱見深，那一次他又將瓦剌密使長孫兆狠狠的修理了一頓，讀了實在令人暢快，那是很精彩的描寫：

陳石星本來是作書生的打扮，此時多掛上一串朝珠，充當文學侍從之臣侍立在朱見琛身旁。

雲瑚把長孫兆領進禦書房，關上了厚厚的房門。

朱見深道：「他是朕的欽差大臣，你要講和，先和他說。」

陳石星冷冷說道：「我在聽你求和之前，先要問你，你知不知罪？」

長孫兆道：「我有什麼罪？」

陳石星道：「你既是瓦剌使者，理應知道使臣的禮節。為什麼見了我們皇上，還不下跪？」一聲喝道：「跪下！」伸出手來按他了。

說時遲，那時快，陳石星的手掌已經搭上他的肩頭。這一下長孫兆更是禁受不起，肩上就似壓了千斤巨石般，不由他不雙膝一軟，就跪下去了。

陳石星道：「好，你說吧，貴國意欲怎詳講和？」此時方把手鬆開。

這裡陳石星為朱見深保全了一國之君的尊嚴，也將瓦剌使者的囂張氣焰壓制下來。當長孫兆趾高氣揚的質問朱見深，為何遲遲尚未簽約時？：

朱見深道：「陳學士，你把那份和約草案擲還他！」

陳石星一聲「領旨」，把龍文光和瓦刺使者三個月前所擬的那份和約撕為兩半，擲在地上。長孫兆氣得雙眼發白，「陛下，你這是什麼意思？」

朱見深道：「化干戈而為玉帛乃是朕之所願，不過如何簽訂和約，你們可得依從朕的！」

陳石星道：「中華是禮義之邦，你們戰敗求和，我們亦不為己甚。皇上聖裁，可以准你們求和，祇須你上一道謝罪的奏表就行！」

長孫兆道：「什麼話，要我們謝罪？」

陳石星道：「是你們出兵侵入我們的國境，難道不該你們謝罪，反而要我們賠禮不成？」

朱見深縱然心裏害怕瓦刺，此時亦已按捺不住，怒道：「你對朕說話，豈可如此無禮！」

陳石星驀地出手，把長孫兆一把抓了起來，說道：「瓦刺使臣，侮慢皇上，犯了大不敬之罪，若不略加懲戒，有失國家體面。」(梁羽生，《廣陵劍》，第6冊：《塞外星沉》(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1340-1345)

結果，陳石星以兩國交兵，不斬來使的國際處理方式，對長孫兆的出言不遜，略施薄懲，教雲瑚與韓芷打了他四十大板。這一段是陳石星代表大明王朝百姓說出他們的心聲與願望，更替朱見深保全了面子，也保全了中國的尊嚴，讀起來格外讓人振奮。

以天下為己任的儒俠，在本系列中高舉了愛國及人道的大旗，他們有的風流儒雅，有的堅毅誠樸，梁羽生都為他們塑造了完美的人格形象，他們都是為大多數人的利益，也就是為國家、為民族、為千千萬萬的同胞百姓而犧牲奉獻的俠之大者。

(二)、 英勇爽朗、有情有義的豪俠

梁羽生常說：武俠小說有武有俠，武是一種手段，俠是一種目的。

通過武學的手段去達到俠義的目的。所以，俠是最重要的，武是次要的。一個人可以完全沒有武功，但是不可以沒有俠義。所以，他的作品是典型的俠派正宗，其武俠小說創作至高無上的首要原則，就是塑造俠的形象。梁羽生在本系列小說中，堅持俠的理想精神，有其一貫性與嚴肅性的俠義主題，小說中的正派要角，絕大多數都是正義、善良、智慧、勇敢等多種理想品質的化身，也都是一群有情有義的俠者。如《還劍奇情錄》中的陳玄機和上官天野、《萍蹤俠影錄》裏的雲重、《散花女俠》中的鐵鏡心和葉宗留、《聯劍風雲錄》裏的霍天都、《廣陵劍》中的段劍平與葛南威，他們雖有不同面貌的人格特質，但都貫徹了俠義精神。

先就這個系列的第一個風流俊雅的少年俠士陳玄機而論，梁羽生在《還劍奇情錄》一開篇便塑造出陳玄機丰神俊秀，飄逸不群的形象，在落日餘暉中，白衣少年陳玄機騎著疾馳的駿馬，準備執行悲壯而孤獨的艱鉅任務，他視死如歸，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雖不接受追慕者的愛情，卻也為她的真情而感動。更難得的是他重情重義，當他知道將他視為情敵，並出手打傷他的上官天野，為救他而被雲舞陽所擒時，竟不顧自身負傷未癒，與雲舞陽動起武來，目的只是想要將上官天野救出來：

雲舞陽打了一個寒顫，卻仍是哈哈笑道：「一晚之間，竟有兩個不怕死的傻小子尋上門，英雄出於年少，果然不假。哈，你既要行刺，為何不拔劍？」陳玄機道：「今晚之事，我與你自行了斷。這位上官義士，要將我來交換劍譜，現在已用不著啦，你解開他的穴道，將劍譜還他，我甘願捨了性命，與你一戰！」

雲舞陽又盯了陳玄機一眼，忽的笑道：「不錯，你著傷是給武當內家掌力所震傷的，這個傻小子沒有騙我。這倒奇了，他和你若無深仇大恨，也不至於下這重手，怎的你們卻彼此為對方求情？」

陳玄機道：「別的事，不用你管，我祇問你，你放不放手？」(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34)

這樣至情至性，重情重義的俠義胸懷，也難怪要吸引蕭韻蘭的苦苦追戀了。雖然有蕭韻蘭主動的投懷送抱，又有上官天野的推波助瀾，但是他對雲素素的專情與真心，才是令人動心與稱讚的，他曾對雲素素表白自己堅定不移的感情：

雲素素道：「我不願你走，但我更不願別人恨我！」

陳玄機詫道：「什??」雲素素道：「我知道你有一位心上的人兒，那是一位世上頂頂可愛的姑娘。」陳玄機失聲笑道：「世上哪能有比你更可愛的姑娘？這話大約是上官天野說的。」雲素素道：「上官天野何必要對我說假。」

陳玄機笑道：「那位姑娘是上官天野心目中頂頂可愛的姑娘，我心目中頂可愛的姑娘祇有你！」雲素素眼睛充滿疑惑，輕輕說道：「真的？」陳玄機道：「上官天野愛那位姑娘勝於愛他自己。他卻以為我和那位姑娘結合會是一段美滿姻緣，其實我壓根兒就沒有這?想過。我屢次對他說他都不信，素素，難道你也不相信我??」

雲素素眼中閃出喜悅的光彩，道：「怪不得上官天野罵我，原來他是怕我破壞了你們美滿的姻緣。」(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83)

從陳玄機對雲素訴說「世上哪能有比你更可愛的姑娘？」、「我心目中頂可愛的姑娘祇有你！」這樣赤裸裸的告白中，可以看出陳玄機對雲素素堅定不移的情感。他也同時對上官天野說明感情是不能勉強的，他的心早已交給雲素素了：

(上官天野)霍的一鉤刺出，陳玄機竟不閃避，反而迎了上來，上官天野喝道：「你怎?還不拔劍？」陳玄機道：「但願你與韻蘭能免傷心，小弟寧願死在吾兄鉤下。」上官天野怒道：「你，你寧願死也不要韻蘭，你怎的對她如此沒有心

肝？」陳玄機道：「我的心早已交給了另外一個人了，你叫我拿什？來給韻蘭？」

祇聽得陳玄機道：「我打從見素素的第一眼起，我就把自己的心交給她了！我從來沒有見過世界上有這樣純潔無邪的少女，有這樣肯為別人忘了自己的少女，我把她尊敬得如同對我的母親，祇要我在這世上活著一天，我就不許別人對她有半句褻瀆的話。哼，你怎能叫我捨了她另愛別人？」

上官天野喃喃說道：「難道她竟然勝似韻蘭？」陳玄機縱聲大笑道：「好啊，你總算懂得一些了，每個人眼中的情人都是世上最完美的女神，我愛素素就像你愛韻蘭一樣，你懂得了吧？」(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40-141)

他對上官天野說「每個人眼中的情人都是世上最完美的女神，我愛素素就像你愛韻蘭一樣」，讓上官天野明白情人眼裡出西施，感情是莊嚴堅貞的；也明確堅定的讓上官天野知道，打從見到「素素的第一眼起，我就把自己的心交給她了！」「我的心早已交給了另外一個人了，你叫我拿什？來給韻蘭？」真切的告訴上官天野，感情是勉強不來的道理。陳玄機的形象所以深刻的印在讀者腦海裡，就在這些成人之美，又對愛情專一的態度上。他是一個對朋友熱誠，對愛情忠誠真正懂得愛情真諦的俠義中人，可惜，幸運之神並沒有眷顧他，所以最後竟造成了令人傷感遺憾的結局。讓人不得不留下深深的慨嘆，也為這樣的悲劇在心海間波回蕩漾不已。

其次，再看將陳玄機視為競爭者的上官天野。上官天野是武當派掌門人，但是自古英雄難過美人關，因為苦戀蕭韻蘭不果，導致對陳玄機有所誤會，雖然勘不破情關，但他的行徑仍不失為一個重情重義的俠客。《還劍奇情錄》第二回就有這樣一段細緻的描寫：

上官天野道：「你要不還劍譜，那也可以，但得給我放出一個人！我出去之後，絕不會將劍譜之事，向任何人提起一句！」

雲舞陽聽了，大為驚詫，想不到上官天野竟肯用劍譜來交換一個人，而且還要犧牲了掌門的地位，什？人值得他如此關心，想了一想，不覺面色變了！

祇見上官天野雖然為他的精神所嚇，愕然的退了一步，仍是鎮定的答道：「請你把陳玄機放出來！」

上官天野因為誤傷了陳玄機，深感自責，不怕危險，甘願放棄掌門地位並違背祖師重託，只為想要從天下第一高手雲舞陽手中救出陳玄機，想要為自己的行事擔負起責任：

上官天野道：「如何？一部武林祕笈換一個病人，對你絕不吃虧！」

雲舞陽雙眼一睜，眸子精光電射，打量著上官天野道：「這陳玄機是什？人？你何以肯捨了劍譜、捨了掌門，求我放他回去？」

上官天野朗聲說道：「因為他是我打傷的，若然他有甚什？不測，或者是因受了傷無法敵你，給你治死，教我有何面目以對武林中人？」

陳玄機在書房之中聽了，大為感動。雲舞陽聽了，卻是越發糊塗，哈哈笑道：「雲某一生，還是第一次聽到這樣奇怪的事情，你也可算得是個英雄了！」

上官天野道：「不敢。我不但是捨了掌門，而且是捨了性命來的。」雲舞陽道：「好，那就將你的性命交出來！」

（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9-31）

上官天野是多情種子，他因感情糾葛，一時失手誤傷了陳玄機，為對蕭韻蘭有個交代，也是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深感自責，所以獨闖雲家莊，他情願犧牲名利地位，只希望不負俠義之名，就連雲舞陽也不免對他的義氣稱讚一番。從這兒就可看出上官天野是一個這樣俠氣縱橫，負責勇敢的俠客，更是一位有情有義的鐵錚漢子，在第九回裡，就有這樣的描寫：

上官天野道：「你是什？人？我做不做掌門，你管不著！」那人笑道：「哈，你不必心煩，我與你師父頗有交情，我給你撐腰便是。祇要你也幫忙我一件事情。」

上官天野極不耐煩，正待發作，祇見那人哈哈一笑，指著陳玄機說道：「你把這小子的身份來歷說與我聽，他是不是奉了周公密之命去找雲舞陽的那個陳玄機？」

上官天野怒道：「憑什？我要說與你聽。」羅金峰道：「好啊，你記不起我是誰了？？」上官天野這時已經記起，大聲說道：「你是錦衣衛的總指揮羅金峰，我師父要賣你的情面，我可不必賣你的情面。」

羅金峰笑道：「你的掌門位子還未坐穩，你不想我給你撐腰？你既知我的身份，那？你知不知道你這位朋友的身份？他是張士誠舊部的遺孽，碰在我的手上，怎能放過？你若肯把所知盡告於我，那末你不但為朝廷立了功勞，掌門的位子也沒人敢動你的了，一舉兩得，對你豈不是天大的便宜？」

上官天野怒不可抑，大聲喝道：「咄，你這廝快閉鳥口！我上官天野豈是賣友求榮之人。」

在這裡看到了上官天野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真英雄氣概，他看不起武林高手甘為鷹犬的醜陋嘴臉，更表現出俠義本色：

祇見上官天野已拾起地上的雙鉤，朗聲說道：「大丈夫豈能受人污辱，這廝把我當做賣友求榮的小人，辱我太甚，我非與他拼命不可！玄機兄，你有重任在身，你走了吧。」

羅金峰哈哈笑道：「夠朋友，夠義氣！兩個小子都爭著要來送死。不必爭啊，你們兩個都走不了！」（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42-144）

上官天野與陳玄機是一時瑜亮，二人是惺惺相惜的好友，上官天野對蕭韻蘭之情感是使君有心，羅敷無意；而蕭韻蘭之於陳玄機，則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因蕭韻蘭的關係，使得二人若即若離，關係非常微妙。但是當羅金峰提出優厚的條件想要上官天野出賣陳玄機時，上官天野天生的俠骨情義便迸發出來，他不理會羅金峰的威脅利

誘，絕不賣友求榮，表現出與陳玄機肝膽相照的義氣，正是有情有義的俠客風範。

《萍蹤俠影錄》裏的雲重，也與上官天野有相類似的形象特徵。雲重與張丹楓，在情分上來說，是同門情誼，也都是俠義中人，彼此都相互欣賞，然而在家恨方面，兩人卻是世仇，雲重的祖父雲靖出使瓦剌，被張丹楓的父親張宗周拘留胡地牧馬二十年，最後導致命喪國門，父親雲澄也因救父而墜崖生死不明。又因他是雲家唯一的長男，身負血海深仇，所以對張丹楓一直敵視著。但是最後也被張丹楓感動感化了。從仇視張丹楓到變成欣賞張丹楓，從懷恨張丹楓到變成受張丹楓感動雲重儼然成為重情義明是非的大俠了：

在離開的前夕，雲重也自然地想到了張丹楓，這次出使的成功，大半是靠了張丹楓之力，可是為了兩家的世仇，他不願到張家拜會自己祖父的仇人，而張丹楓也不來看他。雲重不知怎的，一想起來，就覺心中悵惘，這期間澹台鏡明也曾勸過他不下數十次，勸他和張家釋嫌修好，可是羊皮血書的陰影還重重地壓在心頭，他怎肯踏入仇人的家門？但雖然如此，他對這不久之前還視為仇人的張丹楓，卻有了一種捨不得分開的感情了。

「張丹楓明早會不會趕來和我同行呢？」雲重想起了這個問題，心情矛盾之極。他心底裏似乎是盼望他能趕來，但又似乎不想他趕來，若然他真的趕來，和自己重歸故國，那？將來自己的父親怎樣看法，他對雲蕾的糾纏，又肯不肯就此割開？自己的父親會不會罵自己和妹妹是一對不肖的兒女？

歡欣、憂慮、恩怨、愁煩，種種情緒，打成了一個個結，結在心中，剪不斷，理還亂，雲重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體驗到這種心情。他獨倚欄桿，思來想去，不知不覺地已聽得外面打了四更了。（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3冊：《明月邊城》（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48-649）

在這裡可以明顯看出，雲重心裡已經接受了張丹楓這個難得的朋

友了，從他心緒的轉變，可以看出他已經越來越能夠在家仇與情義之間找到平衡點。

當脫不花緊急前來告訴他，只有他以大明使者的身份去拜訪張宗周丞相府才能挽救張丹楓一家人的性命時，他終於拋卻私人家仇恩怨，將情義放在最前面，通過了大俠的考驗：

脫不花搖了搖頭，表示並非父親遣來。雲重更是奇怪，祇見脫不花神色倉皇，衝口說道：「雲大人，你和張丹楓是不是好友？」雲重道：「怎??」脫不花道：「如今已敲了四更，祇要天色一亮，張丹楓全家老幼，都要化為飛灰！他的性命如今懸在你的手中，你救他還是不救？」雲重驚駭之極，急忙問道：「這是怎?回事？」脫不花道：「我父親恨他助你，更怕他回到中華，將來永為瓦刺之患，所以已派兵圍了他的府邸，祇待天色一亮，就要用炮來轟！」雲重道：「我如何可以救他呢？」脫不花道：「立刻到張家去！」

雲重亦是聰明之人，驚惶稍定，心中一想，便知其理，自己是中國的使臣，若然趕到張家，也先正急於與中國媾和，他縱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開炮。他要等待天亮動手，那自然也是避免給自己知道。

這時雲重面臨了一個兩難的抉擇，他曾告訴自己，絕不踏入仇人家門一步，更何況他是大明使者，與瓦刺已約定好明晨接回太上皇祁鎮的，如果他答應了脫不花，勢必要耽誤公事，更讓他難為的是，還要推翻自己曾許下的諾言，面臨這天人交戰的時刻，他一時之間真的也不知該如何處理：

脫不花雙睛注視雲重，幾乎急得要流下淚來，忽地顫聲叫道：「你到底救他還是不救？」雲重心中煩亂之極，腦海中陡地閃過張丹楓那丰神瀟灑的影子，閃過在自己遇難之時，張丹楓揭開帳幕，笑吟吟地突如而來的神情。這樣的人，誰能忍心讓他死去？

不待脫不花再問，雲重已驀然跳起，打開房門高聲叫道：「派兩個人立刻飛趕去瓦刺皇宮，通知黃門官，叫他立

即轉達瓦刺國王，說我明天不走！」隨從們一擁而進紛紛問道：「怎??」雲重道：「你們立刻整裝，隨我出發，我要去拜會張宗周！」這時他把誓死不入仇人之門的誓言早已拋之腦後了。(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3冊：《明月邊城》(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49-650)

唯大俠能為大事，在最緊迫的時刻做出最正確果決的判斷，當雲重心裏出現「這樣的人，誰能忍心讓他死去？」時，就已經可以知道，雲重已將家族恩怨置之度外了。雲重此舉，於公則是延誤國家大事，於私則是背棄家族使命，若非有大是大非的氣度與胸襟，怎可能甘冒承受對國君不忠，對家族不孝這樣天大的罪名，竟是去解救世代仇家之危呢？這要何等的勇氣與膽識才做得出來，雲重真不愧是有情有義的大俠了。

《散花女俠》中的鐵鏡心也是一位清俊風雅，有情有義的俠士。梁羽生在鐵鏡心角色上投注了許多心思塑造，他從第十回開始出現，一出場于承珠就被他一副弱不禁風的模樣矇騙了，以為他只是一個俊秀翩翩，玉樹臨風的書生而已，哪知他竟是深藏不露的高手，原來是四大劍客之一石驚濤的得意高徒，後來他大顯神威，舉手投足之間就擊傷倭寇高手數名，並解救了于承珠與張黑的危機：

張黑咬牙說道：「咱們與他拼了。祇可惜資訊傳不到葉大哥耳中。」書生道：「哪位葉大哥？」張黑道：「台州義軍首領葉宗留，咱們是給他報信的。」張黑知道了書生是自己人，說話再無顧忌。書生「哦」了一聲，突然揮手說道：「你們快划船逃命，抄小路去台州。」在腰間一拍，忽地解下一柄軟銀劍，身形一起，似大鶴一般飛了起來！貢船上嘩然大呼。千箭齊發，那書生人在半空，銀劍卻揮起一圈銀虹，將亂箭紛紛撥落，將近船邊，身子一沉，祇見他雙腳一踏，左腳踏在右腳腳背上，一借力身子又升高數尺，恰恰落下第二層的船樓，日本人哪曾見過這樣的輕功絕技，十有八九目瞪口呆，有兩名四段武士不知死活，乘他一上船樓，便來偷襲，

尚未沾身，都給他長劍刺傷了。

那名七段武士氣極怒極，他是國中有數的劍客，是九段劍客江口富士技的入室弟子，拔出長劍，站了個門戶，便想挑戰，其他的日本武士也各拔出倭刀，圍在四邊，排了一個以眾欺寡的群毆局面。那書生被圍在核心，傲然不懼，目光如電，周遭一掃，神威凜凜，眾人都曾眼見他大力擲鐵錨，飛身撥亂箭的本領。一時間，竟沒人敢上前動手。（梁羽生，《散花女俠》，第1冊：《帝王毒手》（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99）

他英勇入虎穴登貢船，掩護于承珠與張黑脫險，威武不能屈的氣概，震懾了眾倭寇。初看此書，當讀到此處時，一定會以為書中的男主角終於「千呼萬喚始出來」了，一定以為鐵鏡心必是男主角無疑，因為他太突出了，既溫文儒雅有武藝高強，這樣文武兼備氣質優雅的俠客，一登場舉手投足之間，立即吸引住了情竇初開的于承珠。

漁夫曾對於承珠說倭寇蠻橫無理遭到義勇俠士修理的事：

于承珠道：「倭寇猖獗竟一至於斯麼？」那漁翁道：「誰說不是呢。那艘倭船的浪人忽的拔出倭刀，指著船上的膏藥旗，哈哈笑道：「有這面旗子便可橫行中國，你們的官府見了這面旗子，都要恭恭敬敬禮待我們，你們敢在這面旗子之下鼓噪？」

這時忽然在岸上圍觀的閒人中走出一個少年，大聲喝道：「憑這面旗子就可以橫行無忌了麼？」祇見他飛身一躍，捷似猴猿，上了倭船，爬上桅桿，將那面膏藥旗取下來，撕成四片，那倭船的船主拔刀斫他，被他一劍揮為兩段，接著把那十幾個行兇的浪人，個個打倒，將那些浪人的倭刀，全部折斷，拋下江中，放了那商人的妻女，哈哈大笑，便揚長走了。」

透過漁夫向于承珠的描述，原來那位維護國家尊嚴，揮劍懲兇的俠客就是鐵鏡心，可以知道鐵鏡心是一位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義俠。

老漁翁問道：「你說的是哪一位？」于承珠道：「就是適才大殺倭寇，跳上倭船的那個少年書生。」老漁翁道：「果然好俊的身手。台州的知府被倭奴威脅，正要拿他歸案呢，若然真的是他，這回獨上倭船，豈非自投羅網。」于承珠不知怎的，一路悶悶不樂，為那少年書生擔心。（梁羽生，《散花女俠》，第1冊：《帝王毒手》（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04-205）

鐵鏡心不但愛國且也孝順，可謂是忠孝兩全的標準書生，也無怪乎于承珠一開始便對他大有好感。

他初入義軍，看不起「粗俗」的葉宗留，不聽葉宗留的勸，致使義軍遭蒙損失陷入險境，幸得葉宗留派鄧茂七馳援，方得脫困，事後，鐵鏡心私下裏向葉宗留道歉：

鐵鏡心見葉宗留有功不居，毫無驕矜之色，反而說要拜自己為師，心中大為佩服，慚愧說道：「現在我才知道祇是熟讀兵書，還是沒有用的。孫子兵法說過的道理，我卻自作聰明，將它牽強應用，怪不得會有今日之敗。祇是我尚有一事未明，要請葉大哥指教。」

從這裡可以看出，除了天資聰穎，文武雙全之外，鐵鏡心也是一位知錯能改的真君子，所以他又繼續向葉宗留請教：

鐵鏡心恍然大悟，道：「是了，草叢中若是沒有伏兵，鳥兒也不會嚇得驚飛了。葉大哥，你觀察得真仔細。」葉宗留笑道：「這算得什？，每一個莊稼漢都有這一套本領。我不過把莊稼漢懂得的東西，運用到打仗上罷了。」鐵鏡心暗叫慚愧，這才知道世界上的「學問」原不是限於書本，怪不得古人有云：「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通達亦文章」了。（梁羽生，《散花女俠》，第1冊：《帝王毒手》（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48）

鐵鏡心雖稍有貴族世家子弟習性，但秉性單純善良，做錯了事總也會虛心認錯檢討改進，可說是難能可貴。《散花女俠》可說是一部

鐵鏡心俠的成長史，緣於他的單純善良孝順，朝廷鷹犬於是針對他這一弱點利用他來打擊石驚濤與于承珠，也使得于承珠終於看透他荏弱心高氣傲的公子氣息，不再對他懷有一絲少女幻想；他不斷地犯錯，也不斷地悔改，從錯誤中成長，從錯誤中認識真正的俠義。所以最後于承珠對他說：

不錯，經過了這一會，我是看得更清楚了。你怕我看不起你，更怕天下英雄恥笑，說你出賣朋友，因此你總算做出了一樁好事。你有點糊塗，卻也還算得是有點正義感的讀書人。（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729）

雖然鐵鏡心並非百分之百的儒俠，他只是單純的迷戀于承珠，甘心為她做任何事，談不上是高格調的大俠，但是從他的行事風格來看，終究仍不愧是一位俠義之人。于承珠說他「還算得是有點正義感的讀書人。」倒真是一針見血之論。

《散花女俠》中的另有一位出身與外貌恰與鐵鏡心有天壤之別的大俠，就是領導東南沿海義軍抗倭的葉宗留，梁羽生是如此描繪他的：

鐵鏡心、于承珠等走入帳中，祇見幾個人一同迎了出來，其中一人短鬚如戟，黑漆發光的臉，穿著補了幾個綻的土布衣裳，活像久經雨淋日曬的鄉下長工，一見他們進來，立刻伸出兩隻又大又黑的手掌，叫道：「日日盼望你們，真是想死我了，這位是鐵公子？？」雙掌一拍鐵鏡心的肩頭，在他自是表示親熱，一拍下來，鐵鏡心的衣裳登時現出兩個黑掌印，四人之中，鐵鏡心的衣裳最為整潔，料子也很不錯，那大漢一拍之下，立刻發現，賠笑說道：「哎呀，弄臟了貴客的衣裳了。」急忙替鐵鏡心輕輕拂拭，他想是剛剛從地上回來，指甲也還沾著塵土，越拂越髒，鐵鏡心頗有點尷尬，抱拳說道：「這位是葉統領？？」，「統領」是義軍公推他做的，可並不是朝廷的命官。那漢子哈哈笑道：「什？統領，

我叫葉宗留，弟兄們或者叫我做葉老黑，或者叫我葉大哥，你們不必和我客氣，我比你們癡長幾歲，我托大一點，你們叫我做葉大哥也就行啦。」鐵鏡心暗道：「在台州幾乎日日聽到葉宗留的大名，人人都說他是了不得的漢子，卻原來是個鄉下佬的模樣。」（梁羽生，《散花女俠》，第1冊：《帝王毒手》（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34-235）

葉宗留與鐵鏡心是完全不同格調的俠者，他沒有英挺俊秀的臉龐，也沒有身穿白衣，騎著白馬的瀟灑模樣，他短褐穿結，臉上黑漆發亮，雖不是滿臉于思，卻也短鬚如戟，怎麼樣也不像傳說中的大統領大豪傑，與鐵鏡心相較起來，正是一巧一拙的對比，他雖拙於言詞，但卻誠懇可親。俗謂：「人不可貌相」，從葉宗留聽師爺唸完畢擎天請于承珠轉交的信時，所表現出來的坦蕩誠懇，就可以知道，葉宗留他心地光明磊落，宛如光風霽月，的確可稱得上是大俠：

葉宗留聽了哈哈大笑道：「畢擎天寫信，怎？也這樣文縷縷的，這信一定也是他的師爺代筆的，他是乞丐頭兒，我是礦工頭兒，正好搭檔，他本事比我大得多，我正要奉他做大哥，這些弟兄都交給他使喚，他卻和我客套，這豈不太笑話嗎。」

于承珠想道：「畢擎天其實處心積慮，想做首領，卻偏偏惺惺作態，比起葉宗留的光明磊落，品格上那是有所不及的了。」（梁羽生，《散花女俠》，第1冊：《帝王毒手》（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35）

這裡簡單兩三筆就將葉宗留誠懇樸質，光明磊落與豪爽大方表露無遺，他一切以大局為重，不計較個人名利地位，實在是大俠風範。而他以客為尊，敬人以誠的處事原則也是值得讚佩的：

于承珠等四人被招待在一個新搭好的帳篷中住宿，也是牛皮帳篷，新淨完整，不怕漏雨，比葉宗留自己住的那座帳

篷還好，也很寬敞。（梁羽生，《散花女俠》，第1冊：《帝王毒手》（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36）

他雖是大統領，卻與義軍完全生活在一起，不擺架子，不圖享受，實在不愧為領導者。最難得的是，他總是處處為他人著想，例如：紙上談兵的鐵鏡心，若非葉宗留的特別關照，或許早已遭不幸了，初次領軍的鐵鏡心祇顧衝殺，不知不覺已被倭寇截斷，單身陷入重圍：

鐵鏡心嘆了口氣，暗道：「悔不聽葉宗留之言！」

義軍衝不出去，鐵鏡心在急切之間又殺不回來，正在萬分危急之際，忽聽得數聲響箭劃過長空，祇見山坳處突然衝出一隊義軍，前來援救，兩隊義軍匯合一起，這隊援軍的首領竟是義軍的副統領鄧茂七，鐵鏡心又喜又愧，連忙問道：「葉大哥呢？」鄧茂七道：「葉大哥叫我來接應你，他率隊向東南方撤退，此時祇怕也與倭寇遭遇了。」義軍總共不滿千人，鐵鏡心一看鄧茂七帶來的約有四五百人，心中一驚，道：「這怎？使得？他分出了一半兵力，如何能抵擋兩路倭寇？」鄧茂七道：「葉大哥說，咱們的力量能保全多少便保全多少，他熟悉地形，你們卻是初來乍到，所以先要救出你這支兵力，叫你不必掛慮他。」鐵鏡心愧悔交並，叫道：「咱們馬上向南方撤退。」（梁羽生，《散花女俠》，第1冊：《帝王毒手》（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43-245）

葉宗留不顧自身危險，撥出一半的兵力去援救中伏的鐵鏡心，靠著對地形環境熟悉與多年抗倭經驗，加上智慧與勇氣，以少勝多，以逸待勞地擊敗了倭寇，也解除了鐵鏡心的危險，事後他一點也不居功，仍是一派大樹將軍的風度，所以贏得了鐵鏡心中的崇敬。這麼一位老成持重，誠懇豪爽的大俠，卻不幸終究仍為小人所乘，不得已乘桴海外，放棄一手建立的大業，境遇之蹇促，實在是令人扼腕：

但見畢擎天拱手說道：「葉統領連年勞苦，而今年事已

高，我實在不忍讓他多所操勞，特地給他安排了一所幽靜的居處，請他養老，豈有壞心？」鄧茂七大怒喝道：「你這大龍頭的位子還是葉大哥讓給你的，你而今卻要奪他的兵權，還想幽禁他，哼，哼！天下事總得有一個道理！葉大哥剛滿五十之年，請他養老，這是笑話！」

葉宗留哈哈大笑：「畢賢弟雄才大略，勝我百倍，我做這個統領本來就覺得有點汗顏。畢賢弟能者多勞，願意給我兼挑這副重擔，真是最好不過，老鄧，你為這個爭論，別人不知，倒以為是我和畢賢弟爭權了，豈不教人笑話麼？」

鄧茂七叫道：「葉大哥，你，你——你忍心讓多年基業都給他一手毀了麼？你，你——你不顧念自己，連弟兄們也不顧念麼？」聲淚俱下，

帳中一片混戰，……激戰中忽聽得鄧茂七一聲慘呼，嘶聲叫道：「葉大哥，我先去了！你可千萬不要放棄這個基業呀！」原來他著了白孟川一鞭，倒下來時，又被兩刀齊肩劈下，竟自死了！

同生共死的好兄弟，命喪自己面前，恁是大英豪傑葉宗留也要動容，他終於舉刀向畢擎天說理，然而與喪心病狂的獨夫談判，何異於與虎謀皮？寬厚誠懇的葉宗留終於選擇出走，保全難得的義軍勢力，他勸導弟兄，繼續為遠大的任務努力：

營外千軍萬馬，早已列成陣勢，重重圍困。葉宗留嘆口氣道：「為我一人，何須如此？」雙目一張，大聲喝道：「眾位兄弟聽著，而今官軍壓境，咱們四面受敵，絕不能自相殘殺，妄動干戈，我德薄才疏，不能扶助你們的畢大龍頭，共成大事，實深有愧，如今先告退了，望你們善自為之，營中沒有什麼事情，你們都散去吧！」于承珠叫道：「葉伯伯，快上馬，咱們逃到屯溪去和成林會合。」葉宗留面色一沉道：「你們到屯溪去告知成林，叫他一心抵禦官軍，千萬不可與畢擎天火拼。」于承珠一怔，道：「你呢？」葉宗留道：「我去左營！」

左營的軍士本來是鄧茂七的部隊，他們原本就不肯繳械，這時見葉宗留來到，都空營而出，來歡迎老統領，眼見一場混戰就及將要爆

發了，但是葉宗留竟卻是向老同袍告別勸勉的：

但見得葉宗留在千軍萬馬之中高聲叫道：「沒有事兒，左營弟兄都回營去。我自願解甲歸田，你們以後好好聽大龍頭的號令，這個時候，絕不容自家人火拼！」登時幾千軍士都哭了起來，圍著左營的兵將面面相覷，不敢動手。葉宗留一提馬韉，避開了追上來要挽留他的人，疾馳去了。

獨自來去千軍萬馬之中，瀟灑揮別千鈞一髮之間，葉宗留的一干同甘共苦的弟兄給予了他最深沈的支持與祝福，也與對畢擎天的舉動作出了無言的抗議：

于承珠和凌雲鳳的馬跑得最快，雖然追不上照夜獅子馬，但已把眾軍上拋在後頭，追了一程，不覺到了海邊，遠遠看見一條小船划到岸邊。

于承珠叫道：「葉伯伯，葉伯伯！」祇見葉宗留下馬上船，待她們趕到岸邊，那船已到了海中心了。

葉宗留立在船頭，向于、凌兩人揚手道：「你們騎這白馬，上屯溪去吧。」于承珠道：「葉伯伯你為什麼不回來！」葉宗留道：「我早料到有今日之事，我若不走，事情更要弄糟！權衡利害，讓畢擎天獨攬大權，總勝於自相殘殺，兩敗俱傷！畢擎天這人心術不好，卻也還是個人才！你們願扶助他就留下，若不能共事，也不可向他尋仇！」這一段話說完，小船也祇剩下一片帆影了。（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575-580）

像葉宗留這樣，在生命最危險的關頭，還以抗倭義軍大業為念，唯恐義軍同室操戈，自相殘殺，又不避危險前往疏導平息眾議，要求團結將矛頭一致向外，如此時時以大局為重，置個人死生名利於度外的人，才是真正的大豪傑，大英雄！只可惜，他是一位大志未得伸展的寂寞大俠。

霍天都則又是一位特立獨行的劍客，他矢志要創立門派，成為一派始祖，是個企圖心很強的人。凌雲鳳曾向于承珠提起他與霍天都幼

年成長的故事：

「我們兩家本來是武學世家，霍行仲舅舅兼兩家之長，武功造詣，尤其遠勝前人。他年輕之時，心雄萬丈，也曾遠游中原，矢志搜集各家劍譜，獨創一派。後來見中原仍是戰禍頻繁，便又回到天山隱居，又搜集塞外的各派劍譜，想以畢生之力，開創天山劍派。他用心過度，未滿五十之年，竟然壯志未酬，便先歸黃土，臨死前殷殷囑咐天都，要他繼承遺志，傳之子孫，一代不行，便兩代三代，也總得把融會天下各家各派劍術的天山劍派創立起來！」

「天都樣樣都好，質樸誠摯就像你的葉大哥一樣。不過骨子裏卻也有點心高氣傲，不願在天山埋沒一生，舅舅一生搜集了十二家的劍譜，天下重要的劍派，據舅舅說共有三十六派，即是說他所搜集的劍譜，僅僅祇是三分之一。天都一直想到中原遊學，完成他父親的志願，」（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559-560）

從敘述中可以知道，霍天都從小耳濡目染，同時在父親臨終遺命交代下，立下要開創天山劍派的雄心壯志，是一個繼承先人遺志又有旺盛企圖心的傑出劍客，他是一個有恆心又有毅力的人物。他與凌雲鳳是青梅竹馬，兩小無猜一起在天山長大，情深愛篤。大漠歷險二人各自迷途分手之後，當他知道凌雲鳳在屯溪陷入官軍包圍時，便立即與張丹楓等人南下相機行事。結果一出手便繳了四大劍客之一的陽宗海的寶劍，取代了他的位置。真是一鳴驚人。後來二人終於攜手重回天山，結為夫妻。《聯劍風雲錄》描寫霍天都與凌雲鳳夫妻因志趣理念不同，黯然分手，第七回中群俠正準備劫奪浙江省的貢物，沒想到霍天都卻以蒙面人的身份，送來了這份大禮，但霍天都此舉卻是另有目的的：

霍天都忽地飛身一掠，身形如箭，奔向海邊，頭也不回，

朗聲說道：「成林、承珠，我的事情拜託你們了。我不願招惹煩俗，請恕我不近人情，以後再向你們請罪吧。」眾人追到海邊，終是遲了一步，但見霍天都已上了小船，在明月之下，碧波之上，揚帆去了。

葉成林苦笑道：「你知道霍天都來做什麼？他也正是想向你問凌雲鳳的近況呢！他以為凌雲鳳定然和你見過面了。想是他已搜遍了這個海島，沒見著他的妻子，是以留下了一份厚禮和一封信，便又匆匆忙忙地走了。」（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1冊：《震動天下》（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48）

梁羽生本系列中的英雄俠士，個個都是正義、智慧、力量的化身，人格裏激揚著民族之魂，但是霍天都卻是一個特殊的例外，他一心一意要完成心願，所以雖然有高強的武藝，但是他卻不願意在江湖上奔波，因為這樣會影響他的志業，他與凌雲鳳兩人雖感情至篤，但卻因志趣不合，總是貌合神離，凌雲鳳是巾幗英雄，豪情萬丈，以天下為己任，不讓鬚眉，霍天都人生目標則是想成為開山立派的祖師，凌雲鳳充滿兼善天下的熱情，霍天都卻只想獨善其身成就個人理想。兩人有一段精彩的對話：

霍天都道：「雲鳳，咱們回轉天山去吧。」凌雲鳳雙眼一睜，說道：「你到此間，為的就是要勸我回去嗎？」霍天都道：「我勸你不要重入江湖，你不聽我的話，你瞧，如今不是吃了苦頭了？」凌雲鳳冷笑道：「學成劍術，難道就祇是為了善保自身？古往今來，多少俠士，為國為民，拋頭顱、灑熱身亦在所不惜，何況祇是吃了一點苦頭？好吧，你若畏懼！你自己回去。我接了金刀寨主的英雄帖，絕不能拋棄他們獨自逃生。」霍天都嘆了口氣，道：「你的脾氣還是這麼固執，你不願拋棄他們，我又豈能拋下了你？要回去咱們就一同回去！」凌雲鳳道：「要留下來咱們就一同留下來，天都，你今日幫我一個忙好不好？」

從這段對話就可以明顯看出來，霍天都與凌雲鳳夫妻二人的人生

志趣與理念是有相當大的不同的，凌雲鳳行俠仗義，不落人後；霍天都則是獨善其身，不願世俗塵囂干擾。雖然志趣不同，但是從他對凌雲鳳說的「你不願拋棄他們，我又豈能拋下了你？要回去咱們就一同回去！」，也可以看出他對凌雲鳳的真情確實是相當誠摯的。

霍天都朝山下看了一眼，道：「你知道那個老人是誰？」凌雲鳳道：「崑崙山星宿海上的喬家老怪。」霍天都道：「你可知道他是邪派中武功最高的人物？何必去惹這樣厲害的敵人？」凌雲鳳冷笑道：「你怕了他了？」霍天都道：「不是怕他，但我的劍術還沒有練成，在未來的三五年中正是緊要關頭，縱然今日咱們聯劍攻他，可以將他打退，他們父子二人，再加上那個管家厲抗天，若然常常到天山去騷擾咱們，咱們又怎能夠靜心修煉？」凌雲鳳冷笑道：「說來說去，你就是祇顧自己。好吧，你不敢惹他，我偏要去惹他。」霍天都急忙扯著她的袖子，道：「若然再過三年，我的劍術練成，便可以無敵於天下，今天卻沒有必勝的把握，你再思量。」凌雲鳳突然拔出劍來，唰的一劍，將衣袖截斷，甩開了霍天都便向前行。

霍天都飛身急上，雙臂一張，攔著了她的去路，道：「你一個人去，想送死嗎？」凌雲鳳道：「與其棄友私逃，不如在敵人手裏戰死。天都，你好好去練你的劍術吧，待你練到天下無敵的時候，再給我造一座墳墓，替我添上一個『天下第一劍客妻子』的銜頭，好讓後世英雄知道「天下第一劍客也庇護不了他的妻子！」

霍天都滿面通紅，尷尬笑道：「好，算我怕了你這張嘴了。咱們一同下去吧！」（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2冊：《凌雲一鳳》（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69-271）

從凌雲鳳說的：「與其棄友私逃，不如在敵人手裏戰死。」可以看到凌雲鳳所展現的豪情俠義，確實是優柔寡斷、投鼠忌器的霍天都，無法比擬的。尤其是讀到他說令人莞爾那一句：「你好好去練你的劍術吧，待你練到天下無敵的時候，再給我造一座墳墓，替我添上一個『天下第一劍客妻子』的銜頭，好讓後世英雄知道『天下第一劍客』也庇護不了

他的妻子！」這個激將法用得實在高明，實在是令人不得不稱讚他的機智。雖然霍天都不若凌雲鳳的主動積極參與俠義行動，在《聯劍風雲錄》裏，霍天都在《聯劍風雲錄》裏卻也留下了許多英雄俠義蹤影，如第十三回霍凌夫妻助義軍及退喬北溟，第十五回再聯劍助義軍取回西北五省聯合貢物；而第三十一回聯劍上崑崙山救出可憐孤女陰秀蘭，卻造成霍天都相當大地震撼：

霍天都陡然一震，「喬北溟從哪裏取得正宗內功的心法？」這個疑問剛剛從心頭升起，便見凌雲鳳也像呆了一般，失驚無神地望著他，眼光中竟似含有幾分責備之意，霍天都又是惶恐，又是傷心，這剎那間他已恍然大悟，敢情幫助敵人學會正宗內功的就正是自己！

烏蒙夫的眼光緩緩移到了霍天都身上，他並不知道霍天都與喬北溟談論武功的事情，當然也就沒有絲毫責備之意，但霍天都卻感到非常難過，烏蒙夫的眼光似利箭一般的戳進了他的心頭。

霍天都想起自己中了喬北溟的詭計，氣憤之極，「哼」了一聲說道：「他不肯放過我，我也不會放過他！」烏蒙夫道：「好，有志氣，晚輩之中，要算你是第一流人物了！你將來的武學成就當然會在喬北溟之上，但現在卻還不宜和他硬拼。你們要善自珍惜，留下來給我報仇吧！」

因為他一時大意，讓喬北溟會通了正派心法，致使北方劍客烏蒙夫命喪喬北溟之手，對此他耿耿於懷：

霍天都還不敢相信烏蒙夫已死，待到觸手冰涼，探出他的脈息已絕，登時心中大痛，呆若木雞，抱起烏蒙夫的屍體，雙目通紅，一時間竟哭不出來！

凌雲鳳含著眼淚，低聲說道：「現在後悔已經遲了，但願你不辜負烏老前輩的期望。」霍天都拔出長劍，一劍斬斷路旁的小樹，沉聲說道：「烏老前輩，你安心去吧，我們一定會替你報仇！」說罷，放聲大哭！

凌雲鳳見他哭了出來，心道：「能夠哭出來便好。唉，

經過了這場教訓，他也應該有所改變了吧？祇是所付的代價卻未免太大了！」這時，凌雲鳳的心情在非常悲痛之中又有一絲欣慰，兩人的手掌不知不覺的相握起來，凌雲鳳第一次感到了丈夫和自己接近了。（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4冊：《北溟抗天》（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74-677）

無心之過，害死烏蒙夫，霍天都對此耿耿於懷，於是他暫時放下建派工作，主動參與義軍與群雄的俠義之舉，例如幫助葉成林東南義軍安全撤離伏波島，在嶗山與凌雲鳳聯劍合敗獨臂擎天管神龍等。犧牲了一位老而彌堅的烏蒙夫，卻得到一名優秀的新銳霍天都加入陣容，對義軍而言，可謂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也是另一層面的收穫。他愛凌雲鳳，也因此愛屋及烏，就成為行俠仗義的群俠之一。霍天都的俠義雖然是屬於被動是的，但他對俠義事務上的幫助卻是不可抹煞的。

《廣陵劍》中還有兩位年輕的少年豪傑，一是「八仙」中精於吹簫的葛南威，另一是琴劍雙修的大理小王爺段劍平，他們倆都是文武雙全，重情義守信諾的謙謙君子，也都是形象鮮明的俠士。

葛南威年紀輕輕便名列「八仙」之一，可見他功夫之了得。手中一管玉簫便是成名武器，令狐雍與他有殺父之仇，他得師叔池梁的指點與幫助，終於手刃仇人，報得家仇，這是俠道之「孝」；他隨八仙助金刀寨主周山民等義軍共同抵禦瓦剌的進襲，表現出俠之「義」，最難得的是他對杜素素不變的真情，這是俠之重情表現，《廣陵劍》中，關於「八仙」形象的描摹，在葛南威身上著墨最多，他不但是孝子，又講義氣，而且又深於愛情，他與張丹楓相似，長得風度翩翩一表人才，也是一個名士氣息濃厚，有情又有義的少年英俠。

段劍平是大理的小王爺，精通絲竹，劍術高超，也是一位能文能武的名士型俠士，雖是出身貴族，卻好與江湖俠義人士交結，他與陳

石星一見如故，一見面就有相見恨晚的惺惺相惜之心：

段劍平道：「陳兄，分手在即，你能為我撫琴一彈，讓我得聆雅奏麼？」陳石星道：「琴為知音奏，詩向會人吟。小玉爺喜歡聽琴。我雖然未登大雅之堂，也祇好獻拙了。」當下正襟危坐，理好琴弦，便彈起來。

段劍平聽了引調，已知他的彈奏是用文天祥的《關山月》詞來譜曲的，於是引吭高吟，與他拍和。

「水天空闊，恨東風、不借世間英物。蜀鳥吳花殘照裏，忍見荒城頽壁。銅雀春情，金人秋淚，此恨憑誰雪？堂堂劍氣，鬥牛空認奇傑。那信江海餘生，南行萬里，屬扁舟齊發。正為鷗盟留醉眼，細看濤生雲滅。睨柱吞羸，回旗走懿，千古衝冠髮。伴人無寐，秦淮應是孤月。」

陳石星彈奏此曲，乃是因為瓦剌入侵，和南宋當年的形勢雖然不盡相同，亦有頗多相同之處。是以不無借古慨今之意。一曲奏終，忽覺胸口隱隱作痛，原來他在紅崖坡劇鬥一場，元氣尚未恢復，彈奏這樣激昂慷慨的曲調，心與琴合，憂憤之氣，橫梗胸際，不知不覺，血脈賁張，登時胸口就好像給壓上一塊巨石似的，極不舒服。

從這段文字裡，段劍平與陳石星透過琴聲相交流，而心意相通，二人如子期與伯牙之高山流水，相見恨晚，雖親手足也未能得如此的交心。段劍平見陳石星憂憤之氣橫梗胸際，使用家傳一指禪功為他治療：

段劍平道：「陳兄果然是不愧家學淵源，琴技的美妙不遜令祖當年。你不辭損氣傷神，為我強奏此曲，我才是應該感謝你呢。小弟無以為報，請陳兄接受微物！」說罷拿出一張寫滿蠅頭小字的紙張。

「這張紙上寫的是如何用一指禪功治病的方法，請陳兄晒納，一指禪功本來還可用作傷人的，但以陳兄的本領不屑學這微末之技，就請恕我沒有寫上了。」

他出手相救陳石星，為陳石星治病，完全出自善良的天性，可以看出段劍平心地善良及對陳石星的推心置腹，這是朋友之義：

段劍平道：「送君千里，終須一別。請讓我借花獻佛，就用陳兄此琴，奏一曲給陳兄送行。請陳兄指教。」陳石星道：「小王爺客氣了。」

段劍平叮叮咚咚的彈起琴來，那小丫環輕撚珠喉，曼聲唱和。

「雪月風花歌大理，蒼山洱海風光美。三塔斜陽波影裏，山河麗，黎民但願征塵息。」

陳石星贊道：「好一個：黎民但願征塵息。小王爺仁者之心，令人欽敬。」

段劍平嘆道：「我一向把大理當作世外桃源，想不到如今也面臨烽火。但願你歸來之日，胡塵已靖，依然是明媚山川。我陪你再上蒼山，重遊洱海。」（梁羽生，《廣陵劍》，第1冊：《黑白摩訶》（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242-245）

段劍平彈唱出「山河麗，黎民但願征塵息。」，更可看出他對黎民百姓的關心與了解，這是黍離之心，是仁者的胸懷，可見公子貴族出身的段劍平，絕對不是一個庸俗的王公紈褲子弟，他的氣度高貴不凡，文武兼備，又善體人意，也有一顆仁民愛物之心，他是一位高貴有情有義的俠士。

梁羽生在本系列中描繪了眾多俠的人物形象，他們所處的時代或有不同，但是，他們都是生活在動蕩中的、充滿民族衝突的歷史環境中，經受著國仇與家恨的考驗；他們俠氣崢嶸，肝膽相照，為國為民，總是一馬當先，義不容辭；他們文武雙全，書劍並重，有的英勇中有著溫文典雅的儒俠風采；有的豪放中更放射出文采飛揚的名士氣質；他們有的能歌能哭，亦狂亦俠；有的既嫉惡如仇，又是多情種子，但他們對家國之愛都是始終如一。梁羽生武俠小說中眾多的少俠形象，其共同特徵在於：他們既是為國為民的大俠，又是文武雙全的儒俠，同時又是狂放不羈、愛情專一的情俠。這些俠士或劍客的個性是各不

相同的；可見梁羽生擅長於對人的社會性的描寫，可是遺憾的是，大概是受到了俠義規範的束縛，他小說中的俠士，個性及性格形象都太過於完美，使得人物性格的衝突性不強，或許這就是堅持「俠重于武，俠大於人」的梁羽生武俠小說的特色吧！

(三)、 薑桂肝膽，老而彌堅的巨擘

萍蹤俠影系列中除了年輕的少俠以外，也有年高德劭與老成持重的武林前輩高人，他們年紀雖大，但卻老當益壯，英雄氣概不減當年，值得後生晚輩的敬重，例如：《萍蹤俠影錄》及《散花女俠》中的潮音和尚，還有《散花女俠》和《聯劍風雲錄》中的石驚濤，以及《廣陵劍》中的單拔群等，都可以列屬這一類型。

潮音和尚是陳玄機的二徒弟，也就是張丹楓的二師伯，一手伏魔杖法使得滴水不漏，尤其外家功夫了得，是一個豪情爽朗，性情率真的出家人，《萍蹤俠影錄》一開篇的的楔子裡，就已將他的個性及行事風格明顯的描繪出來：

潮音和尚咕嘟嘟地喝了一大口水，氣憤地續道：「我祇道這廝（澹臺滅明）要對雲大人暗施毒手，心急趕回，叵耐那兩個小賊，死纏不放，若是平日，這兩個小賊我真還不放在心上。無奈我接連兩場惡鬥，氣力不加，和他們邊走邊鬥，進進退退，竟然趕不回來，鬥了一二百招，我一急連走險招，剛剛搶了上風，不料澹台滅明這廝又回來了。我以為他已將雲大人害了，破口大罵。那廝雙鉤一搭，將我的禪杖拉過一邊，突然勁力一鬆，暗施詭計，將我跌了一跤。這還不算，還打了我一個耳光，罵我是『莽和尚』，說我『胡說八道，亂嚼舌頭，打個耳光，聊作薄懲』云云。罵完之後，便帶了兩個小賊，揚長而去。我們闖蕩江湖幾十年，幾曾受過如此欺侮，你說氣不氣人？」（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

《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7)

從這段生動活潑的描述，可以看出潮音和尚是一位個性急躁但卻憨厚可愛的「莽和尚」，他個性雖急躁了些，但卻是非恩怨分明的人，例如：當他誤以為謝天華背棄盟約，投靠瓦剌時：

潮音和尚嘆了口氣，又道：「我絕想不到天華師弟鬼迷心竅，居然會助這奸賊。我如今與他兄弟之情已斷，此次回來，就是準備去懇求師祖，請他提早三年，准你的師父下山。你師父的武功與天華在伯仲之間，我與她聯手，那就定能將他殺掉啦！」(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90)

當他誤以為情同手足的師弟謝天華已變節時，便做出了「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沈痛決定，從這裡就可以看出潮因這莽和尚個性之剛烈了。

除了個性急躁可愛之外，潮音大師還擁有大是大非的勇氣與擔當，是一個「路劍不平，拔刀相助」的典型俠客。當他技業初成，行走江湖至朱元璋的故鄉安徽鳳陽時，見到住在帝鄉的百姓，竟是民不聊生的慘象，心中大為不忍，又見到朱元璋當年落髮出家的皇覺寺中的和尚惡形惡狀時，他再也忍受不住了：

「皇覺寺的僧人橫行霸道，這且不必說了，他們既不持戒律，也不守清規，趁著荒年，竟然大批買入逃荒人家的女兒，養在寺院之中淫樂。我在鳳陽一路聽得那些災民談起賣女兒給寺院之事，這個說得了五百錢，那個說得了三百錢，這些錢還不夠買十天的口糧。還有些是迫於無法養活女兒，不給錢也要求寺院要的。我聽了心頭火起，天下竟然有這樣的寺院，這樣的和尚，連我這個狗肉和尚的面子都給他們丟清光啦！」

「那時我不到三十歲，火氣比現在大，也不管它是什？」

皇覺寺，拽起禪杖便跑去找那住持和尚大罵一通。哪知那些和尚個個都會武功，住持尤其是個高手，全院和尚都跑了出來，要將我生擒活捉，凌辱處死。我和他們鬥了半天打死了好幾個，可是寡不敵眾，鬥得力竭筋疲，眼看就要遭他們的毒手。（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98-199）

這樣急公好義的遊方和尚，聽到同是佛祖信徒，竟不知愛惜羽毛，反而託庇皇帝出家的寺廟，掛羊頭賣狗肉，做出淫穢下流不堪的骯髒事，他義憤填膺，不顧人單勢孤的危險，依然傲岸前往皇覺寺，準備嚴懲惡僧，為百姓爭公道。這樣的俠義心腸，實在叫人打從心底衷心讚佩不已。他體現了梁羽生俠是「正義、智慧、力量的化身」的理念，所以後來在《散花女俠》小說裏，他不辭路途遙遠，與任務的危險，趕赴東南沿海義助葉宗留等義軍抗倭，這份義不容辭不怕死的傻勁與義氣，是最令人欽佩的：

潮音和尚道：「少寨主，你怎麼受了傷？」石翠鳳將前事說了一遍，潮音和尚道：「原來你們也是找張丹楓的。」笑道：「我也正要找他給我報這兩刀之仇呢！」撕開肩衣，祇見左邊肩背交叉兩道傷口，已貼上膏藥。于承珠大駭，心道：「怪不得師父說他的外家功夫登峰造極，傷了一邊臂膊，還居然這般了得。」周山民道：「誰吃了老虎的心，豹子的膽，敢與大師作對？」石翠鳳也急忙問道：「這兩刀是誰砍的？」潮音和尚恨恨說道：「他們豈止與我作對，東南沿海的百姓被他們殺戮得盈千累萬，幸而我這根禪杖還不含糊，要不然怕不被他們斬為肉醬。這兩刀是倭寇砍的！」潮音和尚說出經過，原來他平生最愛打抱不平，聽說倭寇在東南沿海大肆殺戮，義憤填膺，便跑到浙江台州去助那裏的義民首領作戰，但寡不敵眾，在一次戰役中，以數百義民對抗三千倭寇，雖然殺敵無數，但義民亦折損過半，潮音和尚保護義民首領葉宗留、鄧茂七衝殺出來，混戰之中，肩背被倭寇砍了兩刀。（梁羽生，《散花女俠》，第1冊：《帝王毒手》（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81-182）

為了幫助義軍，他為倭寇群圍攻擊，幾乎喪失了性命，但是他卻無怨無悔，只怨自己心有餘而力不足；他說得少做得多，只求心安理得，合乎一個「義」字；潮音和尚他「薑桂之性，老而彌辣」，一副俠義心腸，實在是無人能比的。

《散花女俠》和《聯劍風雲錄》中的石驚濤則是另一典型：在張丹楓獨領風騷的年代，東南沿海的石驚濤、川西的陽宗海、漠北的烏蒙夫及雲南的張丹楓，時人譽為「天下四大劍客」，可見石驚濤在劍術上的成就造詣非常高，與張丹楓齊名，是個大師級的人物。他首次出現在《散花女俠》的第 14 回，一出場只用了五招，便以空手入白刃的高明功夫，繳了日本九段高手長谷川的寶刀，令他無地自容而切腹自殺，是助義軍盡殲倭寇海盜的第一功臣，可謂「寶刀未老」，「不負青鋒三尺劍，老來肝膽更如霜！」正是他的寫照。這兩句詩即把石驚濤的形象烘托得令人難忘。他年輕時曾向天下第一高手玄機逸士請益，羨慕玄機逸士擁有寶劍，於是到皇宮大內盜取「紫虹寶劍」，從此成為朝廷追緝的欽犯。由此可以看出他對劍術之癡迷與狂熱了，下面的例子正說明了石驚濤的這種心裡：

石驚濤目不轉睛地注視著于承珠這把寶劍，于承珠正在把寶劍插入鞘中，石驚濤忽地一伸手將于承珠的寶劍奪了過來，這一下猝出不意，于承珠吃了一驚，嚷道：「石老前輩，何故戲弄？」祇見石驚濤將青冥寶劍迎著他原來那把寶劍一削，兩劍相交，當的一聲，火星飛濺，兩口劍竟都是各無傷損，于承珠猛地省道：「是了，他以前曾敗在我太師祖的青冥劍下，因此他才去偷大內的寶劍，現在想是試試這兩口寶劍哪口更好。」

當年他向玄機逸士請益時，玄機逸士隨手拿起剛冶煉完成的青冥寶劍與他試招，未及十招，便將他的長劍削斷，所以他私下以為玄機

逸士是靠寶劍之力，所以才興起入宮盜寶的念頭。這件事他一直耿耿於懷，才会有如此之舉動。

石驚濤哈哈大笑，把青冥寶劍還給于承珠，問道：「玄機逸士是你何人？」于承珠道：「是我太師祖。」石驚濤道：「那？你的師父是張丹楓了？」于承珠道：「正是。家師曾屢次提起前輩大名，佩服之極。晚輩替家師問候。」石驚濤嘆口氣道：「徒弟如此，師父可知。江湖上的朋友將我與張丹楓並列，同稱四大劍客，老朽能不慚愧？」跟著又笑道：「長江後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換舊人。見了你們這一輩少年英俠，老朽一面慚愧，一面卻也是高興得很啊！」其實石驚濤的輩份比張丹楓要高出一輩，他對張丹楓的師父一輩如潮音和尚、董岳等人還不大放在眼中，更不說張丹楓了。江湖上將他與張丹楓並列，他以前還是不大服氣的，現在見了于承珠的劍法，不由得大為佩服，知道張丹楓的本領實在要比自己高得多，再找玄機逸士比劍的念頭，那是想也不敢想了。（梁羽生，《散花女俠》，第2冊：《高峰劍氣》（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81-282）

從上面的文字中可以知道，石驚濤是一位好劍成癡的劍術大師，但卻也是一位知己知彼，懂得欣賞他人成就的大俠。他也是一位識才愛才惜才的的武林前輩，因為有他，公子哥鐵鏡心才得以進入武學殿堂：

這老漁夫（石驚濤）哈哈大笑，拉著鐵鏡心的手端詳了好一會兒，忽而又嘆氣道：「可惜，討惜！天生的一副學武資質，卻誤在庸師之手。」（梁羽生，《散花女俠》，第2冊：《高峰劍氣》（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89）

有此可見石驚濤有識人之明，他見鐵鏡心是學武的佳材，所以主動傳授武藝劍術給鐵鏡心。經此一來，鐵鏡心才得以入室，奠定日後成為武學宗師的基礎。當鐵鏡心受婁桐孫以父親身家性命挾制時，愛徒若子的石驚濤除了成全徒弟的孝心以外，也不忍再多說什麼：

鐵鏡心道：「師父不如將這把寶劍給我，讓我交回大內，請求皇上銷了這場公案，豈不是兩全其美？」

石驚濤冷冷說道：「好，好主意！」這剎那間，他傷心到了極點。他本來就準備將這把劍送給鐵鏡心，卻想不到由鐵鏡心先說出來，更想不到的是鐵鏡心把他的行為當作「叛逆」，竟敢要求他繳劍求全，這實是犯了武林的大忌，他本來打算去救鐵鈺的，然後帶鐵鏡心父子一同遠走高飛，卻想不到鐵鏡心替他出了這個主意。

這時石驚濤心中受到了極大的創擊，他真是有點心灰意冷了，他最疼惜的徒弟，竟然選擇如此的作法，他心中真是五味雜陳百感交集：

鐵鏡心淚流滿面，嗚咽說道：「徒弟不肖，帥父責罰，罪有應得，但求師父不要將弟子逐出門牆！」石驚濤面孔鐵青，「哼」了一聲道：「我哪有福氣收這樣好的徒弟？我教你的那一點微末之技，諒你也不在乎，我將你的武功收回，從今後咱們各走各的，我平生說一不二，這把劍為何還不拿去？」

聽得鐵鏡心真心的告白，石驚濤也體會得到鐵鏡心也實在有說不出的苦衷，他表面說「今後咱們各走各的」，雖是嚴厲，但「這把劍你拿去獻給皇上，算是我最後送給你的東西。」卻仍是充滿關愛與成全：

忽聽得石驚濤一聲長嘆，于承珠的心猛地一跳，隨即聽得噹當一聲，那是寶劍跌落地上的聲音，于承珠睜眼看時，石驚濤的影子已經不見，鐵鏡心一副失魂落魄的樣子，呆若木雞般站在樹下，那把寶劍就插在他的腳邊，于承珠怔了一怔，隨即醒悟，石驚濤，想起他擲劍之時的一聲長嘆，心中正不知充滿何等絕望與淒苦的心情？（梁羽生，《散花女俠》，第2冊：《高峰劍氣》（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95-297）

石驚濤顧念師徒之情，畢竟下不了手，終究不忍一個武學奇才就這麼被自己毀了，所以他選擇退一步的成全，這就是俠骨柔情的石驚濤，愛之深責之切的石驚濤，對鐵鏡心來說，擁有這樣的名師，實在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幸運。所以後來鐵鏡心悔悟了：

鐵鏡心向師父繳回寶劍，乃是誠心悔過的意思。石驚濤緩緩嘆了口氣，將鐵鏡心拉了起來，道：「十年之前，我的脾氣也是躁了一些。」鐵鏡心道：「我做事糊塗，難怪師父生氣。我但求師父許我重列門牆，任何責罰，甘心領受。這柄寶劍，弟子不配佩戴，請師父取回。」石驚濤見他誠心悔過，臉上微露笑容，說道：「我聽成林說，你曾經有一次冒了很大的危險，將被包圍的義軍救出，有此一事，足可補過。我仍然要你做我的衣鉢傳人，你的師弟師妹，劍術均不及你，我年紀已老，更用不著寶劍了，這柄寶劍你！收回去吧！」鐵鏡心大喜過望，但仍然做出誠惶誠恐的樣子，推辭了兩次這才收下，並恭恭敬敬地垂首說道：「謝師父賜劍，請師父訓誨。」石驚濤道：「你才智過人，但願你不要誤用聰明，負此寶劍。」（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1冊：《震動天下》（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50）

愛徒愛才的石驚濤終於享受到當時成全的甜美果實了，因為他的徒兒終於真正懂得什麼是俠義了，他是伏櫪老驥，而徒兒則已是開始發足狂奔的千里馬了。石驚濤創建了「驚濤劍法」，鐵鏡心就是他的傳人。得天下英才教之的喜悅，是石驚濤最豐盈的收穫。他年紀七十有六了，還在東南義軍中與年輕人一起為國為民奮鬥，實在是義軍中老當益壯的「馬援」，年紀雖大，豪情不亞少年，著實是令人讚佩與尊敬。

《廣陵劍》裏的單拔群也是一位義薄雲天的巨擘，他與雲浩有近二十年的交情，以八八六十四路蟠龍刀法與七十二把大擒拿手馳譽江湖，人稱「金刀鐵掌」。可見功夫造境之深。在第三回裡，他誤中毒

龍幫陷阱，遭受毒箭之傷因而眼睛暫時失明，卻仍英勇嚇退眾敵：

單拔群刀交左手，舞得潑水不入，右手一揚，把一顆隨手在地上拾起來的小石子飛上懸岩。

這座懸岩離地面有七八丈高，一顆小小的石子從下面擲上來，竟是隱隱挾著風雷之聲！

鐵敖也是個武學行家，一聽這石子的破空之聲，不由得心頭大駭，想不到單拔群中了三支毒箭，居然還有如此功力！他自忖本身的功力決計接不下這顆石子，慌忙舞起盾牌，當的一聲，把石子嗑開。

不料那顆石子餘勁未衰，斜飛出去，恰恰打著鐵敖身邊一個賊人。這人在毒龍幫中也是個大頭目，本領本來不弱，但卻無法像幫主一樣磕開石子，給打了個正著，登時頭破血流，如此一來，群盜都是大驚失色，乖巧的連忙悄悄躲起來，不敢張弓放箭。有一個盜人不知是一時沒有醒起還是欺負單拔群瞎了，依然一箭射下。卻不知單拔群眼睛雖看不見，卻還有聽聲辨器的功夫。一聽得弓弦聲響，立即又是一顆石子向那人飛去！

這個賊人的本領又比剛才那個頭目差了一截，如何能夠抵擋單拔群以「彈指神通」的上乘武功飛來的石子？他『啊呀』一聲，張開大嘴，那顆石子無巧不巧的飛入他的口中，門牙打碎了，滿口鮮血，不過比起那個頭破血流的頭目還算得是比較幸運了。

群盜心驚膽顫，嚇得誰也不敢張弓。單拔群吸一口氣，緩緩走上山坡，作勢要截斷在懸岩上群盜的後路。盜魁連忙打個手勢，叫部下撤退。其實用不著他下令，群盜已是一個個的悄悄溜走了。（梁羽生，《廣陵劍》，第1冊：《黑白摩訶》（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74-75）

在這段精彩的交手描述中，單拔群雖然眼睛已經完全看不到了，但是「聽聲辨位」的回擊功夫及準確度，仍是無與倫比，可以看出單拔群的武學修為，的確是不同凡響的。雲浩死了，他與雷震嶽共同擔負起扶育正派青壯英雄的重責大任，不畏任務艱難，不避危險的擔當，確實是後輩群英的典範，例如他化妝成江湖郎中獨闖蘇州殷紀豪宅，想要救出葛南威的那一段：

殷紀見他貌不驚人，初時頗有點失望，但隨即心想：「人不可貌相，水不可斗量。或許這個江湖郎中是真有本領也說不定。」於是請那郎中坐下，施了一禮，「請問先生高姓大名？」那江湖郎中陰陽怪氣的說道：「小姓管，賤名不平。」姓『管』名叫『不平』，合起來就是『管不平』了。殷紀不禁又是心頭一凜：「這郎中的名字倒是古怪。」但想落魄江湖的藝人，十九都是憤世嫉俗之輩，故意取一個古怪的名字，那也是常有之事。

「不知府上哪位生了病，生的什麼病？」江湖郎中似乎不想多說閒話，通過姓名，立即便問。

單拔群先用不凡且寓含深意的「管不平」名號，及平庸而不驚人的面貌取信於殷紀：

殷紀說道：「好的，我這就叫小兒出來。請你先喝盃茶，稍坐一會。」當下親自給那江湖郎中斟了一盃茶，自己也陪他喝了一盃。

那江湖郎中似乎半點也沒懷疑，拿過茶就喝。喝過之後，贊道：「又香又滑，真是好茶！」

殷紀這才放下了心上一塊石頭，暗暗好笑：「巫三娘子所料果然不差，這江湖郎中或許醫術真是高明，但也非著她的道兒不可！」

單拔群明知茶中有玄機，仍不動聲色，視若無物喝下茶水，巧妙的瞞過了敵人，也降低的敵人的戒心，最後得知陳石星與葛南威的消息後，始讓一干惡徒措手不及：

心念未已，祇聽得單拔群哈哈一笑，說道：「我好心上門贈醫，你們卻暗中下毒！這是何道理？嘿嘿，區區酥骨散之毒，就想害我，那你們未免把我看得忒小了！」

笑聲中祇見他翹起中指，一股水線從他指頭射出，熱氣騰騰，殷紀和王宗允連忙閃開，生怕給毒液濺上。另一個官宗耀在旁，也嚇得呆了。

原來單拔群有昔日雲重贈給他的用天山雪蓮泡製的碧靈丹，功能祛毒，單拔群早就服了半粒，喝了毒茶之後，以上乘內功導引它循手小陽經脈流出，此時方始噴射出來。（梁羽生，《廣陵劍》，第5冊：《翻雲覆雨》（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1126-1133）

單拔群以神功嚇阻群魔，又捉住殷豪以為人質後，才向殷紀提出交換條件。這種「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豪傑氣概，既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大勇精神；喬裝江湖郎中，取信惡人的智慧，更是高明的大智表現：在《廣陵劍》眾多俠士中，他宛如的《三國演義》裡的關雲長，既有單刀赴會的智慧與勇氣，而義薄雲天的俠客行徑尤其令人敬佩。也無怪乎群俠要用武林中最隆重的「八仙郊迎三百里」的禮儀來迎接他了，他也著實是受之無愧的。

（四）、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硬漢

鐵錚錚的漢子，鞠躬盡瘁的壯士，是萍蹤俠影錄系列小說中令人稱道又敬佩的角色。例如：雲靖媲美蘇武威武不屈，盡忠持節；烏蒙夫與石天鐸及畢凌風效法孔明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畢凌虛、畢願窮依式張睢陽臨難不苟，慷慨赴義；陳琴翁尊範死士結草銜環，投桃報李。每一個英雄豪傑，都是典型與範式，都為自己寫下了一篇英氣長存的悲壯史詩。

雲靖是一位硬漢，他雖是文官，但是氣節直比蘇武，他被張宗周羈留瓦剌牧馬二十年，足足比蘇武在匈奴北海牧羊多了一年，一返國門，他做的第一件事，就令讀者動容：

車中蹦地跳起一個小女孩，小臉兒凍得紅冬冬的，有如

熟透了的蘋果，揉揉眼睛，似是剛剛睡醒的樣子，開聲問道：「爺爺，這是中國的地方了嗎？」那老者勒住驢車，凝視車下的土地，聲調低沉道：「嗯，是中國的地方了。阿蕾，你下車去，替爺爺拿一把泥土回來！」

重嗅祖國的泥土芬芳，是他二十年來最大的夢想，日思夜想的是終於實現了，就連護衛他的俠客們也都被他的持節不屈舉動所震撼：

那老者笑聲驟止，靜默了好一會子，緩緩問道：「明天清早，可以趕到雁門關嗎？」謝天華道：「是，今晚正是十月十五，晚上月光明亮，明早定可趕到。」那老者捧著那撮泥土，如捧珍寶似的，湊近鼻端，深深呼吸了好幾下，泥土散發著殘枝敗葉的氣息，那老者深深呼吸，如嗅異香，淒然笑道：「二十年了，如今始聞得著故鄉泥土的氣味。」謝天華道：「老伯居留異國，存節全忠，比蘇武留胡，尚多一載，如此孤臣孽子之心，人天共仰！」

在這裡，讀者看到的雲靖，是一個忠君愛國，盡節全忠之大忠臣，比之漢時的蘇武也遑不多讓，他展現出威武不能屈的忠貞志節，實在令人欽服。當他聽到自己的兒子雲澄為了救他以遭到不幸時：

祇聽得他縱聲笑道：「父是忠臣兒孝子，忠臣孝子集于一門，我雲靖尚有何憾！哈哈，哈！」笑聲淒厲之中含著極度的悲憤，驢車旁的騎士都不敢作聲。（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3）

從雲靖悲涼的笑聲中傳出：「父是忠臣兒孝子，忠臣孝子集于一門，我雲靖尚有何憾！」就可以知道：雲靖一點也不後悔，反而感到無上光榮。他全了雲家的聲譽，他是忠臣，死去的兒子是孝子，一門忠孝，他是喜悅多於遺憾的。僅就這一點來看雲靖，他實在是執著的硬漢，為了報效國家，他犧牲了二十年青春，就連唯一的兒子也犧牲了。一

個人可以為了盡忠國家，而無視毀家及絕嗣之危險，毋寧是值得敬佩的。雲靖在志節上確實是一個值得稱讚的硬漢。

但是，梁羽生並沒有安排雲靖從此變成民族英雄或愛國忠臣而光宗耀祖，他滿心期待的褒獎與嘉勉，一樁都沒有實現，反而落得賜飲鳩酒，死在國門邊界的悲慘命運。這樣的結局實在令人傷感：

潮音和尚叫道：「看夠了沒有？」雲靖眼睛直視，聽而不聞。這一瞬間，二十年來在胡邊所受的苦難，閃電般地在腦海之中掠過。然而這一切苦難，比起而今的痛苦，簡直算不了什？。須知雲靖能夠支撐二十年，全在忠君一念，滿以為逃回之後，朝廷必定升官敘爵，表揚功績，哪知皇帝竟是親下詔書，將他處死。正如對一個人崇拜信仰到了極點，期望極深，忽而發現那個人就是要害死自己的人，這一種絕望的痛苦心情，世界上還有什？可超過？

潮音和尚叫了兩聲，不見答應，心中大異。忽見雲靖緩緩站了起來，將那一根伴隨他在冰天雪裏二十年的使節，用力一拗，「啪」的一聲，折為兩段。

在這一瞬間，雲靖腦中空空洞洞，好像神經全都麻木，一切都覺茫然，生的意義已經消失，整個世界都好像脫離了自己向杳不可知的遠方飛去。他的身軀微微顫抖，腳尖突然碰著地下的銀瓶，雲靖一彎腰抓起銀瓶，只一口就把那瓶中的毒藥喝個乾淨。

潮音叫道：「你幹甚麼？」飛步上前，只見雲靖倒在地上，七竅流血，那銀瓶中的毒藥，乃是最厲害的「鶴頂紅」毒酒，沾了一滴便足斃命，何況喝了一瓶！（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5-26）

這一幕粉碎了雲靖的忠君之夢，也奠定了小說的思想基礎。梁羽生這樣的安排是別具用心的，他要讀者思考兩件事：第一、雲靖比蘇武更堅毅更忠心，為國犧牲了更多的青春與歲月，更甚於蘇武的是他連唯一的兒子也犧牲了。他為了效忠國家，犧牲了一般人所不願意放棄的幸福，他為了成就這個大忠臣的事實，付出了這麼大的代價，而

得到的卻是一無所有，只是毀滅，這樣的犧牲是否有意義？是否值得？第二、明室王朝或許根本就忘了這件事，所以二十年間都不聞不問，這樣的國家政權是否值得拋棄一生的幸福與命運去無怨無悔的付出？雲靖這一相情願的付出，是不是「愚忠」？

雲靖是一個悲劇性的硬漢，對於他的執著與堅持，老天爺和他開了一個大玩笑，他直到死都還不明白為什麼？臨死前，他也茫然了。

另外，四大劍客的「北方劍客」烏蒙夫，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前輩。他是上官天野的衣鉢傳人，比他的大師兄澹台滅明武功還強，上官天野與張丹楓的師祖玄機逸士齊名，脾氣極怪，不許門下弟子結婚，後來全靠張丹楓之助，又講服了上官天野，烏蒙夫才得以與他的師妹金鉤仙子林仙韻結成夫婦，所以烏蒙夫與張丹楓不論班輩，結為好友，兄弟相稱。在《散花女俠》小說中，他受張丹楓之託到江南尋找素未謀面的石驚濤，在途中救了張丹楓的首徒于承珠，並從婁桐蓀手中取回石驚濤盜自大內的紫虹寶劍，後來因尋石驚濤不遇，又趕往雲南點蒼山加入張丹楓陣營，共同抵抗以赤城子為首的五大魔頭，來看看那次他與魔頭六陽真君對壘的經過：

但六陽真君也是狂妄自負之極的人，竟然不肯退讓，正自僵持不下，忽聽得一人朗聲說道：「黑白二兄和公孫先輩請押後一場，待我先見識六陽真君的混元一氣功！」

這人是烏蒙夫，在四大劍客之中的名次僅次於張丹楓，論輩份卻比張丹楓還高出一輩，黑白摩訶道：「好，這一場讓你，但我們已有話在先，絕不讓這人生出此山，你下手可不許留情。」烏蒙夫笑道：「知道啦，不勞二兄吩咐，我自當盡力而為。」

六陽真君是群魔中最暴躁又最好色的，來點蒼山的途中見于承珠皎美，曾出手調戲，又打傷張玉虎與葉成林，故群雄對他都非常厭惡。

所以烏蒙夫便決定為朋友出面：

但見六陽真君繞著烏蒙夫直打圈圈，越走越急，猛地喝道：「不是你，便是我！」這時他已運足真力，混元一氣功猛地使出，但聽得呼呼風響，沙飛石走，烏蒙夫身軀一晃，倏地伸出一指，祇聽得「噓」的一聲，極其尖銳刺耳的聲音，好像一個大皮球突然被利針戳破一樣，六陽真君踉踉蹌蹌地倒退幾步，面色慘白，恍如鬥敗了的公雞，原來烏蒙夫使的是最上乘的內功「一指禪」的功夫，剛好是混元一氣功的剋星。要不是六陽真君的護身氣功已有了九成火候，這一指就能叫他心臟震裂，氣絕而亡！

烏蒙夫以他的一指禪絕學擊敗六陽真君的混元一氣功，然而，六陽真君自負之極，不肯在夥伴面前失面子。又拿出了獨門武器「骷髏烈火鞭」，那兩祇骷髏除了善於嚙人咬斷敵人筋脈之外，內中還藏有火器，能噴磷火，想要置烏蒙夫於死地：

這一下當真是變出意外，但聽得響聲一過，烏蒙夫全身已在火光籠罩之下，頭髮衣裳部已燒著！

這一下變出意外，驚險絕倫，兩邊都有幾條人影縱起，想把自己這邊的人救回，救兵來得快，場中動手更快，就在這一瞬之間，祇聽得又是「砰」的一聲巨響，烏蒙夫一掌將那兩祇骷髏頭打成粉碎，掌中夾著一指禪的功夫，那邊廂屠龍尊者剛剛趕到，便聽得六陽真君一聲厲叫，原來他已被烏蒙夫的一指禪功破去了混元一氣功，登時七竅流血，痛得他在地上打滾，輾轉呻吟。（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86-490）

由此可以看出烏蒙出的武功確實有過人之處，他武功的路數純正剛健穩重，以功力取勝，不投機取巧；不像六陽真君除了蠻橫霸道的功夫外，還使用惡毒的武器傷人。在《聯劍風雲錄》他接受周志俠的邀請，前往崑崙山星宿海向喬北溟討回孤女陰秀蘭，為救霍天都等人

脫險，與喬北溟演出了一場生死惡鬥，不幸為喬北溟修羅陰煞功所傷：

這時霍天都夫婦已料到他受了嚴重的內傷，但卻怎樣也想不到他已到了油盡燈枯的時候，性命即將不保了。原來烏蒙夫抗禦喬北溟的修羅陰煞功，經歷了大半個時辰，被他的陰毒煞氣侵襲，早已深入五臟六腑，縱有起死回生的靈丹，亦難救治！但他仗著深湛純厚的內功，極力抑住，所以剛才不但霍天都夫婦看不出來，就是喬北溟在一時之間，也難以判斷他受傷的深淺。故此喬北溟之不敢為兒子報仇，一半固然是為了顧忌霍天都夫婦，另一半則是因為他看不透烏蒙夫的傷勢如何，這才不敢冒昧動手。要不然，他雖然也被烏蒙夫的一指禪功傷了三陰脈，但卻遠不如烏蒙夫的受傷之重，以他練到第八重修羅陰煞功的威力，最少還可以令霍天都夫婦兩敗俱傷，加上了婁桐蓀、摘星上人等人的助力、霍天都、周志俠這一班人祇怕沒一個可以逃出他的魔掌。（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4冊：《北溟抗天》（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73-674）

他自己身受重傷，卻仍硬挺而矇騙過了喬北溟，他犧牲自己的性命，救出了後輩群英數人，實在是犧牲小我的偉大表現，這麼一位和善重義氣的前輩，卻不幸被天下第一魔頭喬北溟所害，實在令人扼腕與不捨。他是哈薩克人，雖非漢人，但講情重義，如此為朋友兩肋插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義氣，委實是江湖中少見，不愧是僅次於張丹楓的武林高手，更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俠義人士。

另一位是《還劍奇情錄》中的鐵掌金刀石天鐸，石天鐸當年名震天下，在武林中聲名僅次於彭和尚而在雲舞陽之上，自張士誠被朱元璋擒殺之後，彭和尚殉難，石天鐸保護張士誠的兒子逃到漠北，石天鐸的軍中舊侶，每一談及，無不欽佩。在第三回裡，他被以前的同僚七修道人及蒲堅所傷，負傷訪見故友雲舞陽，欲取回先主張士誠所留下的藏寶圖，無奈雲舞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強逼石天鐸與之動武，石天鐸為取回藏寶圖，不得以只好抑制毒傷，勉強與雲舞陽對壘：

忽聽得雲舞陽一聲叱吒，石天鐸的那支判官筆斷為兩截，雲夫人剛叫得一聲「舞陽！」石天鐸已是翻身仆地，再爬起時，身上滿是血花！雲舞陽那一道劍光過處，竟在他身上刺了十八道傷口！

但見石天鐸顛巍巍的走了兩步，慘然笑道：「舞陽兄，從今之後，你的武功天下第一，世上無人再可與你爭鋒，小弟祝賀啦！」力竭聲嘶，話一說完，立刻又栽倒了！雲舞陽眼光一瞥，忽見他肩頭上衣服被劍尖挑開之處，遍佈黑點，禁不住失聲叫道：「咦，原來你受了蒲堅的毒爪之傷！」這才知道石天鐸是受傷之後，強運內功，一面抵禦體內的毒氣，一面與自己動手的，若然他未受傷，這勝負還真難料！

雲舞陽叫了兩聲，可是石天鐸已永遠不會答應了！雲舞陽手把寶劍，怔怔的說不出半句話來，他除了心目中最大的勁敵，換來的卻祇是內疚與淒涼！（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78-79）

石天鐸是光風霽月，嶽崎磊落的君子，為完成先主遺命，忍辱負傷向雲舞陽要回藏寶圖，不幸終因毒傷復發，竟冤死於雲舞陽劍下，一代大俠身死故友之手，下場令人浩嘆不已。

還有一位是畢凌虛，畢凌虛是丐幫幫主，當年彭和尚彭瑩玉有三個徒弟，大徒弟是私鹽販子張士誠，二徒弟是叫花子朱元璋，三徒弟就是多謀足智的畢凌虛。朱元璋在一次兵敗勢危之時，將師父賣與元軍，幸賴畢凌虛萬里追隨，把他救了出來。在一次戰役之中，彭瑩玉受了重傷，臨死前交代畢凌虛將畢生遊歷所得會製成的軍用的天下詳圖交與張士誠。張丹楓曾對雲蕾說這個故事：

「畢凌虛受了重托，冒絕險萬難，間關南下。可惜他來得遲了，來到江南之時，朱、張爭雄之局已變，張士誠被困在蘇州一隅，眼見即將被滅。張士誠不願被困而死，乃作乾坤一擲，約了朱元璋在長江中作最後的生死決戰。」

「畢凌虛勸他保全實力，衝出逃亡，張士誠大笑道：『我怎？能失信給小叫化！』當晚叫了一名畫匠，畫下了蘇州的風景圖。張士誠酷愛圍棋，當晚還神色如常與畢凌虛飲酒下

棋，下到天明，畫亦繪就，這圖畫得十分詳細，山丘城塔，盡都畫在裏面。張士誠將多年積聚的珍寶與及他師父彭和尚所繪的那份詳細地圖，都藏在一個隱僻的地方，在畫上做下了記號，叫一個親信帶這幅畫與他的兒子連夜逃亡。畢凌虛大為感動，不願離開危城，最後在長江一戰，竟先張士誠戰死。他有一個小兒子隨著亂軍逃出，幸得保全。」(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09)

書中對於畢凌虛的描述不多，只有張丹楓向雲蕾說的這一段故事時，稍有提及畢凌虛而已，他雖不是小說中重要的人物，但是從他間關萬里，只為完成師父遺命，便可看出他是一個受人之託，忠人之事的信人，更難得的是他義不帝「朱」的勇氣與堅持，原本可以離開長江，避開那一場劫難的，然而他卻毅然決然的參與了那場戰役，並身先士卒，竟而犧牲了，這樣為知己者死的俠義之舉，令人彷彿又看到了陶淵明筆下『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的豪情荊軻了。

畢凌風是畢凌虛的弟弟，有「玉面丐俠」之稱，他是唯一知道牟獨逸偽君子真面目的人，當年他在麥積山下巧遇風塵異人澹臺一羽，受託請陳定方前來取達摩劍譜：

「哪知陳定方卻不在家中，我向他的家人問訊，這才知道陳家姑娘已在上月出嫁，新婚夫婿正是我哥哥的好友雲舞陽。陳定方就是因為送女兒出嫁，出門去的。」

「我當然是非常失望，但還是留在陳家等陳定方回來。陳定方回來之後，聽得此事，真是意外歡喜，對我頻頻誇贊，說我不貪圖寶物，是個能夠遵守江湖信義的人。第二日我便和他一道到麥積石山去訪澹台一羽。」

「武林中的規矩極嚴，這兩位武林中的前輩傳經受譜，我當然不便隨侍在側，因此我將那石窟所在指點給陳定方之後，便獨坐山頭等他出來。」

「哪知澹台一羽早已死了，牟獨逸因為大弟子失蹤，也恰巧在那一日尋來，他比陳定方先到一步，已將劍譜搜到，

正在得意忘形的高聲誦贊，陳定方亦已跨進洞中，兩位並肩齊名的大俠便在石窟之內陌路相逢。」(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11-212)

畢凌風千里迢迢到陳家報訊，是俠道的「忠」和「信」的實踐，他獨坐山頭等陳定方出來，又是謹守武林非禮勿視，不貪不取規矩的表現，可見他是一個守信重諾的風塵俠客。

牟獨逸以太清氣功重傷陳定方，搶走了達摩劍譜。陳定方又將後事託付畢凌風：

「陳定方臨死的前夕，病榻之前就祇有我和蕭冠英兩個人。陳定方將劍譜之事與致死之由源源本本的向蕭冠英說了一遍。最後便要我們領受他的遺命。」

「他說：『你們一個是我記名弟子，一個是始終參與此事的人。畢凌風帶我去見澹台老人，嚇走牟獨逸，又一路服侍我，使我不致倒斃道上，我尤其感激。』」

『我死之後，你們二人誰人若然能夠從牟獨逸手中奪回達摩劍譜，這劍譜便歸他所有。你們好好的給我辦這件事吧。我這裏寫了一份遺書，把事情原委都寫在上面，若然將來因這部劍譜與武當派有甚風波，你們可以將我的遺書披露，這份遺書暫交給畢凌風執掌。』說完之後便咽氣了，可憐一代大俠，竟然抱憾終天！」

畢凌風長長的噓了口氣，接著說道：「陳定方死後，我與蕭冠英商量，大家都願意以畢生之力，為陳定方奪回這本劍譜，但卻互相許諾，不論是誰得了，這部劍譜都奉還給陳定方的女兒，決不據為己有。」(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14)

上官天野就是被畢凌風對陳定方的女兒陳雪梅始終未曾忘情的重情所感動。陳雪梅雖已嫁了人，畢凌風對她仍專情如一，更肯為她去向天下第一劍客謀奪劍譜，這段深情，連把蕭韻蘭看得比自己還重要的上官天野自己也覺得自愧不如。

但是當時畢凌風與蕭冠英二人自問本事低微，遠遠不是牟獨逸的對手，相約以十年為期，苦練武功，再找牟獨逸一拼。然而，畢凌風等不到十年，在陳定方死後的第五年，就單人去找牟獨逸了。因為：

「那時張士誠戰死長江，我的哥哥和彭和尚等人都戰死了。張士誠的軍中三傑祇有雲舞陽逃了出來。雲舞陽的妻子，也就是陳定方的女兒陳雪梅聽說也在長江之戰中死了。」

「我聽了這消息自然很是傷心，但另一個更令我傷心的消息又傳了來，雲舞陽在愛妻死後不久，又做了牟獨逸的乘龍佳婿了。」

「雲舞陽也許不知道他的岳父的死因，我卻總替陳雪梅覺得不值，可憐她屍骨未寒，丈夫就另娶新人，而且還是陳定方仇人的女兒！不知怎的，自此我就對雲舞陽痛恨。」（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15）

畢凌風出於對陳雪梅的愛，深為陳雪梅感到不值，也因此對雲舞陽產生厭惡痛恨之心。又傳聞陳雪梅死於長江之戰，就更加速了畢凌風想要替陳定方要回劍譜心志。為求提早完成陳定方的遺志，也表達他對陳雪梅的愛，他不惜捨棄正途，苦練一種獨門的奇功：寒陰七煞掌，因為他怕牟獨逸可能將劍譜傳給女婿雲舞陽，他雖痛恨雲舞陽，但也卻還不想殺掉陳雪梅曾經嫁過的丈夫。不幸因為牟獨逸武功過於高強，雖然畢凌風用寒陰七煞掌傷了他，卻仍被牟獨逸所重傷：

「待他看清楚我是誰時，冷冷說道：『原來是玉面丐俠畢凌風，你躺在我的床下做甚？』我說：劍譜拿來，給你解藥。牟獨逸哈哈大笑，說道：『牟某平生從不求人。再說你這點本領，焉能傷得了我？』忽地面色一變，叫道：『你是在麥積山上的那一個人！』想來他已聽出我的聲音了。」

「我冷不防的又撲過去，捨了性命，連劈三掌，牟獨逸大吼一聲，一掌削下，將我的左臂齊著臂彎削斷，猛的拔出劍來，冷笑說道：『好，先給你留點記號！』但覺劍風颯颯，刺面生寒，我急忙推窗跳出，牟一粟聞聲趕來，卻沒有將我

捉住。」

因為刺殺牟獨逸不成，反遭牟獨逸毀容斷臂，變成一個半死不活，殘廢奇醜的老叫化。一切雄心壯志、稱強爭霸之心伏虎降龍之願，從此都盡都付諸流水！上官天野就是因為敬佩他的捨利取義，放棄了武當掌門地位，而改拜他為師父，成為劫富濟貧，令奸人震懾的俠盜的。畢凌風受陳定方之託，藉對陳雪梅的愛戀，而成為一種至死不悔不移的心願，實在是難得一見的深情俠客，真是一位重情重義至情至性的風塵豪俠。

畢願窮也是一位值得欽讚的人物，他是畢擎天的疏堂侄兒，位居丐幫副幫主。在小說中，平時他是一位插科打諢，言語詼諧的喜劇人物，在書中有多處對他的描寫：

這人剛一說完，立刻有人跳上前道：「錢財不可露眼，有大本錢的人豈肯隨便攤給你瞧？俺花子爺身上有兩個人銅錢，夠你吃燒餅稀飯，你要不要瞧？」這人正是昨日大鬧客店的那個叫化子之一，此言一出，全場都笑了起來（梁羽生，《散花女俠》，第1冊：《帝王毒手》（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84）

那叫化子鶉衣百結，卻騎著一匹棗紅大馬，馬上錦墊雕鞍，已顯得不倫不類，這時忽地回頭，齜牙露齒地衝著于承珠笑道：「于相公 于姑娘，咱們的大龍頭想念你可想念得緊呢，好呵，你也來了，我替大龍頭向你請安。」他身子一轉，半邊屁股側坐馬背，雙手捧著打狗棒，唱了個喏，就像官場中的小官見大官之時，高捧名刺，通名謁見一般，樣子甚是滑稽。于承珠一看，原來這叫化子正是小金龍武振東家中見過的那個畢願窮。于承珠又羞又氣，玉手一揚，一朵金花破空擲出，斥道：「誰要你這肮臟化子請安！」金花打在棒的正中，祇聽得「錚」的一聲，打狗棒脫手飛出，畢願窮在馬背上一躍，打狗棒落下，恰恰給他接著，祇見他在半空中一個筋斗，倒翻下來，又端端正正地落在馬背上，歪著頭嚷道：「自古雲禮多人不怪，你架子再大，也不該伸手打我這個笑面人，呀，呀，你這個姑奶奶真難侍候！」橫棒在

馬背上一敲，那匹馬立刻潑喇喇地向前疾跑。（梁羽生，《散花女俠》，第1冊：《帝王毒手》（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55）

可見畢願窮是一位心地開闊，言語幽默的人物，但他雖然小處常迷糊如平時言語一般不經心，但是臨大事時，卻也能如呂端一般，一點也不糊塗，當畢擎天變節投靠官軍，他便向丐幫北京總部告急，當畢擎天反戈相向，欲捕捉葉成林時，他又馬不停蹄，間關萬里南下屯溪報訊，並扣直畢擎天為人質，要脅畢擎天釋放葉成林與凌雲鳳一條出路：

忽見畢擎天周圍的衛士讓開條路，畢願窮滿身血污，蹣跚地奔來。畢擎天叫道：「咦，你怎麼卻在這兒？你到了北京沒有，陽總管的書信怎麼沒提起你？」原來畢願窮日夜不停地從北京趕回，顧孟章告密的書信到溫州時，畢擎天又已離開了溫州，故此畢擎天直到如今還未知道畢願窮背棄了他。

畢願窮道：「說來話長，我有機密的事情要告訴你。」畢擎天稍一遲疑，揮手說道：「好，你們都去助戰，務必要把那葉成林生擒。」把身邊的衛士盡都遣散，說時遲，那時快，畢願窮一個虎跳，反手一扣，拿著畢擎天的脈門要穴，左手嗖的一聲，抽出了一把匕首，抵著了畢擎天的咽喉，叫道：「你快將他們二人放走！」

畢擎天顫聲叫道：「願窮，你，你……你瘋了嗎？」畢願窮刀鋒貼著了他的咽喉沉聲喝道：「把他們二人放走！」畢擎天道：「你是我一手提拔的侄兒，胳膊反向外邊彎嗎？」畢願窮刀鋒一刮，輕輕一削，削去了畢擎天喉頭旁邊的一片皮肉，大聲喝道：「再不放人，咱們今日就同歸於盡！」畢擎天嚇得魂不附體，急忙叫道：「趕快撤開，讓他們走！」

葉成林看了畢願窮一下，心中正自猶疑，還未肯走。畢願窮叫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張大俠叫你們走！」葉成林感動之極，他有生以來，從未哭過，這時也不禁灑下了英雄之淚。」

畢願窮目送葉、凌二人混入義軍之中，衝出了官軍包圍

圈子，這才長嘆一聲，慘然笑道：「叔叔，我對得住畢家的列祖列宗，願你也顧全叔祖在生之日那震三界的威名，他日地下相逢，也好有個交代！」毅然將匕首撤了回來，向自己的胸口一插，登時屍橫地上，血濺塵埃。

畢願窮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勇救義軍首領葉成林與凌雲鳳，血諫畢擎天不可墮了祖宗門風，這真是忠烈可風，可歌可泣。只可惜畢擎天利慾薰心，終於造成不可挽回的下場。

畢願窮與他的祖先畢凌虛一樣，都是有情有義，不避危難，義不地「朱」，有原則重氣節的俠義人物，雖然都犧牲了，但是鞠躬盡瘁的行事風格與凜然正氣卻令人懷念。

除此之外，《萍蹤俠影錄》第三回裏，也還有一位無名英雄，他是金剛手董岳的徒弟，雲重的同門師兄，可惜沒有留下姓名，他逃出胡邊，帶著師父的函件要轉交給金刀寨主，不幸為蕃王毒箭重傷：

而今雲蕾突然聽到這個未見過面的哥哥的消息，不禁驚喜交集，急忙問道：「你是誰？」那人言道：「我是你哥哥的師兄。」雲蕾道：「嗯，那？你也是我的師兄了。」正想問他消息，那人雙眼發白，嘶聲說道：「還有更緊要的事，韃子要圍攻你的山寨，斷你的水。」周健道：「這我已知道，你聽見炮聲？我們已經打勝了。」那人面現笑容，斷斷續續說道：「他們還要出兵攻打明朝。你要設法去告訴皇上。我、我、我身上有一封信，是給你的。好啦，我見了你們可以去了。」聲音越說越低，說完之後，心上已無牽掛，面帶笑容，含笑而歿。（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9）

這位無名英雄，雖然也不是書中的重要角色，但是他也是鐵錚錚的漢子，他與石天鐸及畢凌虛一樣，為了完成師父交代的任務，便把身家性命也拋卻不顧了，雖然身受重傷，明知性命不保，但聽得勝利的炮聲與完成任務的輕鬆，竟然「面帶笑容，含笑而歿。」這樣義不

帝「朱」，大無謂的犧牲精神，也是俠義的表現，令人為之肅然起敬。

最後來看一位為報恩不惜犧牲身家性命的老者，他就是陳石星的爺爺陳琴翁。陳琴翁當年是天下知名的第一琴師，因為琴藝超絕，引起王振的注意，王振慕他天下第一琴師之名，想召他到私邸演奏。琴翁素來討厭權貴，更不肯為這奸宦彈琴，王振請他不動，就下令派錦衣衛捕捉。事為雲重所悉，雲重和琴翁並不相識的，但因敬佩琴翁的氣節，不願琴翁受王振之辱。只是雲重身居高位，不便親自報訊，便轉請御林軍中好友丘遲為之。後來琴翁得丘遲之助才得以逃出京城。

琴翁是受施勿忘，知恩圖報的人，輾轉得知是雲重暗中相助，便伺機報答。終於機會來了，雲重的獨子雲浩遭厲抗天、尚寶山暗算受傷，他將雲浩救了回來，而且義正辭嚴的告訴孫兒陳石星：

祇聽那老翁似乎很不高興，說道：「星兒，我平時是怎樣教導你的，你都忘了？做人應重道義，即使當真是有大禍臨頭，咱們也不能把雲大俠置之不理！」

無論雲家是否曾對陳家有恩，做人應重道義的基本道理，琴翁對孫兒的教導真是對極了。

老翁吁了口氣，說道：「雖然欠缺一些神韻，大致還能應付，總算難為你了。」少年似乎有點奇怪，問道：「爺爺，你為什麼急於要我彈奏這半闕廣陵散？」

老翁嘆口氣道：「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旦夕之禍福，要是我萬一有甚不幸，救活雲大俠的重擔子就全在你的肩上了。」

琴翁自知對手太強，自己或許無法救助雲浩，已經做好犧牲自己以報雲家恩情的準備了。

雲浩聽得敵人遠去的聲音，卻聽不見陳琴翁呼救的聲音

音，不由得心痛如絞，連忙放開陳石星的手，說道：「快，快出去把你的爺爺抱進來！」陳石星跑出琴房一看，祇見爺爺躲在血泊之中，猶自緊緊抱著那張琴。

「啊，爺爺！」陳石星發出撕心裂肺的一聲呼號，把爺爺連人帶琴抱了起來。

陳琴翁發出一聲微弱的呻吟，嘴唇貼著孫兒的耳朵說道：「別大呼小叫，提防賊人還會再來！」

聲音雖然細如蚊叫，但陳石星聽得爺爺還會說話，心中稍稍寬慰，忙把爺爺抱進地下密室，

「星兒，你亮起燈來，讓我看雲大俠，他，他好了點麼？」陳琴翁進了密室，便即這樣說道。

陳石星把爺爺放在雲浩身邊，點亮了油燈，說道：「雲大俠好得多了，但是，爺爺，你」

雲浩抓著陳琴翁的手，摸他脈搏。雲浩雖然不是精於醫術，聽脈還是懂的，祇覺琴翁脈搏凌亂，顯然已是不治之象。

陳琴翁身受重傷，命在旦夕，卻仍關心著雲浩的傷勢，也總是以雲浩的安危為最優先考量，的確是令人感動的，如：

似乎還有未了之事，不說不能瞑目，陳琴翁忽地重又抖擻精神，說道：「我死了之後，你燒掉房子，將我一同火化。還有」說到此時，回頭過來，望著雲浩，接著緩緩說道：「雲大俠，你會好起來的，我求你照顧我的孫兒！」雲浩忍受住悲痛，說道：「恩公，你放心。我沒有兒子，我會把你的孫兒當做兒子一般！」

陳琴翁面上堆滿笑容，說道：「好，那我就放心了！」「放心了」三字出了口，雙眼亦已閉了。

陳石星把手一摸，祖父的身體已經僵硬。這剎那間，他祇覺得地轉天旋，抱著爺爺屍體，哭也哭不出來，竟然呆了。

雲浩咽淚說道：「孩子，你哭呀，你快哭呀！」（梁羽生，《廣陵劍》，第1冊：《黑白摩訶》（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35-54）

陳琴翁臨死前仍不忘交代孫兒一定要毀家出走，以斷絕所有線索，確保雲浩的安全，這樣的受人點滴之恩，卻湧泉以報的心腸，如此結草銜環的報恩行為，實在是令人感動。

(五)、 俯仰無愧，頂天立地的英雄

萍蹤俠影系列的儒俠中，有一類俠者，他們性格較剛毅執著，堅持理念，為理想而奮鬥，成為一方大俠，或武林重鎮，他們就成為具有一柱擎天重要地位的豪俠。這樣的人物，例如第一代金刀寨主周健、御林軍指揮使張風府和西南大俠雷震嶽，以下試分析之：

金刀寨主周健原是明朝邊關重鎮雁門關的總兵，他原是雲靖的同鄉舊友，俠骨英風，遠近馳名，尤其具江湖豪傑胸襟，雲靖回國那年，王振欲置雲靖於死地，故先將周健調職，解除他的兵權，並定下毒計用蒙汗藥迷倒護衛雲靖的謝天華：

周健邁前兩步，把他手腕一拿，低聲叫道：「事情已急，快服下解藥，我與你救雲大人去。你的寶劍我替你拿回來了，快呀！」謝天華驚愕之極，叫道：「什麼？你、你是什麼用意？」黑室之中，但見周健雙眸炯炯，別具威嚴，低聲說道：「我周健是何等之人，你還不知道嗎？此際事機已急，有話慢說，你快隨我出去。」謝天華不由得張開了嘴，吞下了周健塞來的藥丸。謝天華心頭本就清醒，吞下解藥，睡意全消了，接過周健遞來的寶劍，躍出門外。

雁門關外號角長鳴，只見先前那名用蒙汗藥偷施暗算的旗牌官攔上前來，高聲叫道：「周大人，你可得三思而行，別要自誤前程！」周健一聲不響，突然一躍而起，揮刀一斬，將那旗牌官斬為兩截，奪了兩騎快馬，與謝天華奔出轅門，關外官兵，無人敢擋。

周健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在馬背上揚鞭指道：「他們正在七里鋪外撕殺，你我抄小路去！」一撥馬頭，從山邊小徑馳去，大路上車馬奔馳，許多人高聲呼喊，叫周總兵回來。周健毫不理睬。（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2-23）

周健為了江湖道義解救舊友，不惜自毀前程，背叛朝廷：從敘述中可以知道，周健平日與雁門關同袍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所以他反出邊關時，弟兄也都為他的前途擔心，要他回頭，但是他為了江湖道義解救舊友，不惜自毀前程，背叛朝廷。

看看追兵已到背後，忽地官軍陣形大亂，箭雨驟停，只見隊中衝出兩人，一個是謝天華，另一個卻是雁門關的總兵周健，潮音和尚又喜又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官軍中一名將官揮刀堵截，謝天華手腕一翻，一招「長蛇出洞」，疾刺過去，那軍官一個「鎧里藏身」，居然避了開去。謝天華刷刷刷一連三劍，狠疾異常，殺得那軍官手忙腳亂，忽聽得周健大聲喝道：「胡將軍我待你不薄，今日我要向你討情了！」那軍官一聲不響，突然拉轉馬頭，官軍們佯作吶喊追殺，卻無一人真個攔截，周健向多年來同甘共苦的部下掃了一眼，忽然灑下幾滴淚珠，衝出重圍與潮音和尚會合，連騎北去。（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7）

為了救友，他不惜背叛朝廷，自毀前程，這份勇氣與犧牲，著實令人感動；此外，從官兵箭雨驟停的反應中，也可以知道周健平日與同袍相處是何等交心，才會在周健等人突圍時「佯作吶喊追殺，卻無一人真個攔截」，而他向多年來同甘共苦的部下分別時，灑下了真誠的淚珠，也可看出他內心的感激與不捨。周健反出邊關以後，不容於明室朝廷，但是他仍一本愛國初衷，在雁門關外聚集了一眾義軍，繼續為國效命：

這一股綠林，十分特別，他們就盤踞在雁門關外那方圓百里之地的「無人地帶」之間，他們既抗胡寇，又抗明兵，人數雖然不多，卻隱隱成了明朝與瓦剌「兩大」之間的一個「緩衝力量」，明朝與瓦剌都不敢進去追捕。他們的作風也很特別，並不以打家劫舍搶掠行旅為生，卻是在那「無人地帶」之中，開荒墾殖。他們有時也下山搶掠，所搶的卻大都

是貪官汙吏的不義之財。這股綠林，以日月雙旗為記，盜黨的首領據說是一個豹頭虎目的老者，但外間卻無人知道他的名字。他和官軍對敵之時，每次都是戴著面具，因他手使金刀，所以官軍檔案之中，便稱他為「金刀老賊」。這「金刀老賊」還有一樣奇怪之處，他雖然也與官軍為敵，但卻從來不劫雁門關的軍餉，而且每次與官軍作戰，縱然打勝也從不追殺。（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30）

這一股生力軍，就是日月金刀寨的義軍，「金刀老賊」就是周健，日月就是「明」，從日月旗號就明顯可以看出周健人雖有家歸不得，人在蒙邊關界，但是心卻仍是向著大明的。周健他從不打劫官兵糧餉，也從不追殺官兵，因為他知道官兵也是迫於命令的，大家原都是一家人，不可自相殘殺的。與官兵應戰時，總戴著面具，為的是不願讓多年同袍知道他就是原來的總兵，擔心造成他們心裡的負擔。從以上的分析就可以知道，周健人在關外，心卻仍然以國家大事為懸念，雖然他不能在像以前一樣，名正言順的領導官兵抵抗外侮，背地裡仍念茲在茲，時時以國家興亡為己任，成為邊關重要的一支防衛力量。周健領導的金刀寨，像擎天一柱般，屹立在西北國土邊關上成為國之干城，如周健這般大氣魄的大英雄，實在不愧為頂天立地的大俠。

張風府也是一位難得一見有大氣魄的大英雄，他是錦衣衛指揮使，一手家傳五虎斷門刀，睥睨京城，號稱京師第一高手。他雖是官場公門人物，但卻如周健一樣，勇於擔當講江湖義氣，書中他一出場就是奉命到獲鹿山間圍捕朱家世仇畢凌虛的後代「震三界」畢道凡：

忽聽得張風府縱聲大笑搶先說道：「樊賢弟，你這可不是廢話嗎？想那鼎鼎大名的震三界是何人物，焉能束手就擒？咱們還是爽爽快快地直說了吧。畢大爺，今日之事，非逼得動手不成，就請亮出兵器，賜教幾招，你若闖得過我的寶刀，那麼天大的事情，我一肩挑起，放你逃跑便是。」

至於在場的綠林道上英雄，正是相請不如偶遇，說不得也請一併動手啦。至於不是綠林道上的朋友，那咱們決不濫捕無辜，要走請便。」(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22)

俗語說：「人在公門好修行」，他不濫捕無辜，但也絕不徇私縱放，是一位泱泱大度，不恃武而驕，有擔當、講道理的皇家武官。他身雖在公門，心卻支持俠義豪傑，所以當他們捕獲周山民時，基於為忠良留後的義氣，他與樊忠交心私下偷偷的將周山民釋放了：

雲蕾心道：「原來這兩人倒也是熱血漢子。」正想跟蹤樊忠，看他幹的什麼，忽見張風府朝自己這方向一笑，招手說道：「請下來吧！你倒掛檐上這麼些時候，還不累麼？」雲蕾微微一笑，飄身落地，拱手說道：「張大人，咱們是朋友啦。」張風府道：「你是為了救周山民而來的，是麼？」雲蕾道：「不錯，你們的話我都聽見啦，就煩你把他交與我吧。」張風府一笑說道：「交你帶他回去？這豈不要驚動眾人？事情敗露，你就不為我設想麼？」雲蕾一怔，想起現下形勢已變，已經不必硬來，自己考慮，果欠周詳，不覺面有尷尬之色。張風府又是微微一笑，道：「樊忠此時已把你的周大哥偷偷帶出去啦，我叫他們在北門之外等你。」雲蕾大喜，便待飛身上屋。(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72)

他雖然欣賞也支持武林中人的俠義之舉，只是礙於公務，他卻不能不聽命行事，依法執行，而與群俠們發生一些無奈的對立：

張風府道：「那震三界畢道凡現在何方？」

雲蕾吃了一驚，心道：「莫非畢老前輩的行藏亦已被他窺破？」久久不答。張風府一笑道：「你不肯說，也就算啦。煩你轉告於他，他可不比金刀寨主，我奉皇命捕他，萬萬不能徇私釋放，看在他也算得是一條好漢，請他遠遠避開，免得大家碰面！好了，為朋友只能做到如此地步，你走吧！」(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73)

可見私底下，他也是一位惜才重英雄的俠義中人。祁鎮在土木堡被圍，明軍全部覆滅，他的義弟樊英為天下除去王振後犧牲殉國，他不讓義弟專美於前，單人匹馬，七進七出，展現出英勇護主的決心：

張風府見皇上被擒，「哇」的一口鮮血噴了出來，急怒攻心，揮刀力戰，霎忽之間，連把十幾名瓦刺健兒劈於馬下。但敵兵越來越多，有如鐵壁銅牆，哪能衝得出去？張風府大叫一聲：「君辱臣亡，義無反顧！」橫刀回砍，便待自刎，忽地敵陣一箭飛來，正中手腕，寶刀落地，登時也被敵兵擒了。（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29）

雖然挽救不了皇帝祈鎮被俘的命運，但他對國君的忠心，卻也是令人動容的。只是，一位本來具有俠義心腸的熱血男子，卻為皇帝一家一姓賣命，雲蕾就深為他感到不值。被俘後，他仍是視死如歸，只想為君死節：

張風府被擒之後，被囚在左中軍帳，帳中也有兩個武士守衛，張風府先是矢志盡忠，百般求死，不肯進食。瓦刺武士奉了也先之命，卻硬把參湯灌入他的口中，又替他敷上了金創聖藥。張風府所受的傷本來祇是傷了外面皮肉，並不嚴重，吃了參湯，敷了傷藥，歇了一會，精神漸見恢復，心中想道：「我就是死了，也要多拼他們幾個。」如此一想，安然吃飯。瓦刺武士祇道他回心轉意，大為歡喜。豈知張風府是要養足精神，暗運玄功，掙脫手鐐腳銬，突圍而出，再在番營之中，大殺一通！（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42）

後來張丹楓和雲蕾將他救出，張風府嘆了口氣，問張丹楓為何不許他為君死節？張丹楓告訴他：

「你一死事小，但若人人都要為君死節，又有誰替大明

江山死節？皇帝死了還有皇帝，江山陷於夷狄，可就難以恢復啊，何況你的皇帝也沒有死！」張風府悠悠醒悟，（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47）

張丹楓點醒了他，「忠君」與「忠國」是有區別的，他才驚覺一向奉為金科玉律的忠君觀念其實只是一種「愚忠」，所以土木堡之變後，奸佞當朝，賢人不用，他看透了皇室的腐爛，於是他接受張丹楓的規勸，看淡功名，從此心灰意冷，絕意仕進，閉門封刀，隱居修道。只可惜，奪門之變發生，他不想再捲入皇室鬥爭，竟慘遭殺戮，一代大俠歸隱山村猶難避禍，實在是英雄悲歌，令人不勝歎噓，也為明皇室只顧爭權奪位，不知愛惜國家英才而感到惋惜。

張風府是正統年間，土木堡一役之前，在京師武將中一柱擎天的重要人物，他與周健都是一柱擎天的人物，周健屹立在西北國防線上，張風府則鶴立雞群於皇宮大內權謀鬥爭之中，一在外，一在內，相互輝映，成為佳話。

《廣陵劍》裏的雷震嶽，可就是江湖上名副其實一柱擎天的大俠了，梁羽生在書中解釋「一柱擎天」得名的由來：

這「一柱擎天」的綽號是有個來由的。在桂林王城的當中有座獨秀峰，儼如一柱擎天，自古以來，列為桂林八景之首，等於是桂林風景的標誌，西南的武林人士尊稱雷震嶽為「一柱擎天」，乃是拿他來和獨秀峰相比。（梁羽生，《廣陵劍》，第1冊：《黑白摩訶》（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3）

梁羽生還親自為他寫了一首詩來彰顯他的威望：

森森劍戟千峰立，截壁臨江當桂北。

西南一柱獨擎天，庇盡桃源避秦客。

詩裡清楚的告訴讀者，雷震嶽就彷彿擎天一柱般，撐起西南滇桂一片天，讓中原南遊的俠士們都能得到完善的照應。杜甫曾寫下：「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⁴⁹的詩句，雷震嶽因為仗義疏財，重義講信，許多在別處站不住腳，跑到桂林來投奔他的朋友，都能得到他的照顧。他具有像杜甫盡庇天下寒士的胸襟與能力，名重西南五省，所以被稱為「一柱擎天」。但是小說一開篇，卻不是這樣寫，他讓雷震嶽蒙上了害死雲浩與陳琴翁的不白之冤，卻無處也無法辯駁，只有他的知音至交「鐵掌金刀」單拔群了解他的苦衷：

雷震嶽道：「救你性命的那個少年陳石星，正是他的孫子。雲浩在七星岩內遭受那兩個魔頭的暗算，跌落深潭，幸得琴翁救起，但已是受傷不省人事。這件事我於昨日方知，我叫琴翁不妨把我當作謀害雲浩主凶，而且要他設法使別人相信。」

單拔群恍然大悟，說道：「因為當時雲浩生死未卜，你恐怕還有另外一些要想謀害雲浩的人，故而不惜背上惡名，好讓那些人把目標轉到你的身上。唉，你的用心也未免太苦了！」

雷震嶽喟然嘆道：「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單大哥，多謝你知我之深。可惜雲大俠已死，我是無法向他剖明心跡了。」單拔群黯然說道：「雷大哥，事已如斯，傷感無益，當務之急，我們還是應該趕緊去代雲浩料理後

⁴⁹ 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掛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仗自嘆息。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驕兒惡臥踏裏裂。床頭屋漏無乾處，雨腳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露濕何由徹。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事。」

雷震嶽道：「不錯，石星這個孩子，我也應該給他一個安置才行。」(梁羽生，《廣陵劍》，第1冊：《黑白摩訶》(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87)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一柱擎天雷震嶽總是這樣默默付出，處處為俠義中人設想，但也總是默默承受蜚短流長，他不計較個人名利榮辱，只求對得起朋友，禁得起江湖義氣的考驗。所以當他見到陳石星焚燬家園，遠離桂林時，他別無選擇，逼得他只能毀家隱遁，另圖他謀：

雷震嶽笑道：「身外之物算得了什麼，但求無愧吾心，對得住朋友便已無憾。」笑得可是甚為蒼涼。(梁羽生，《廣陵劍》，第1冊：《黑白摩訶》(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88)

英雄總是寂寞的，誰說不是的呢？「但求無愧吾心，對得住朋友便已無憾。」英雄本就是被欣賞的，不是被了解的，這樣的心身煎熬，對講求江湖義氣的俠客來說，真是比死還要難過，但是雷震嶽打落門牙和血吞，獨自一個人默默的承受了。直到他計誘章鐵夫，取得隱伏在俠義陣容中的間諜名單後，便即刻擊斃了章鐵夫，他的苦心得到群俠的肯定，才使得陳石星終於完全相信雷震嶽的為人。雷震嶽為重情重義，為救朋友，忍受武林污讟與罵名，不惜焚燬家園，只為一個「義」字，他的人格高尚明亮如光風霽月，為保護朋友，盡心盡力，不計一切代價，不愧「一柱擎天」的名號，實在是豪氣衝霄漢的大英雄。

(六)、 爭逐權位，為虎作倀的武夫

名門正派出身的俠客泰半都是以武行俠，仗義江湖，忠信誠樸決決大度的武林人物，名門正派雖不乏有名師出高徒，或犁牛之子的優秀人才出現，如張丹楓、雲重、澹臺滅明、烏蒙夫、于承珠、葉成林、張玉虎、鐵鏡心、陳石星等英雄俠士；但也有少數系出名門正派，卻不知潔身自愛，反而追逐名利，甘為鷹犬，為虎作倀的武林敗類，如：《還劍奇情錄》裏的陽超谷、《萍蹤俠影錄》裏的康超海、《散花女俠》和《聯劍風雲錄》的婁桐蓀等人，以下分別討論：

《還劍奇情錄》裏的「峨嵋劍客」陽超谷，他雖是名門正派峨嵋派的高手，可是卻也是追逐名利，不講仁義道德的武夫，在小說裡，為了名譽地位，投靠皇家官府為奴，專門殘殺武林同道，實在是名門正派中的敗類。他與太玄道長都是羅金峰的副手，是奉命捉拿陳玄機的大內高手，在雲家莊雲氏夫妻為保護陳玄機，合力惡鬥三名大內高手，激戰中被雲夫人一劍殺得身首異處，死於雲夫人的達摩劍法之下，算是惡有惡報。

《萍蹤俠影錄》的康超海，是點蒼派領袖凌霄子的首徒，他兩臂有千金神力，外家功夫登峰造極，是個出身名門正派的劍客。他貪慕榮華富貴，早就入了皇宮，憑著高超的武藝，擔任了大內總管的職務。他是王振的左右手，在第十二回中，張風府率領官軍捕捉了周山民，他早由耳目通報，立即下了八百里緊急文書，要求張風府留意此人。若是已經擒了，就把他的琵琶骨鑿穿，把他的眼珠子挖掉，叫他失了武功，別人也就不易將他救走。然後還要把已經殘廢之周山民作為奇貨，要挾金刀寨主，叫他不敢抵抗官軍。這樣的惡毒技倆，竟出自於名門正派人士之手，真是墮了點蒼派門風到了極點。當年周健叛出邊

關，被滿門抄斬，就只逃出這個兒子。金刀寨主雖然是叛了朝廷，可是他在雁門關外屢次打敗胡兵，成為西北邊防的中流砥柱，是有功於國的無名英雄，他不體念周山民是雁門關外金刀寨主周健的唯一愛子！更不思利用自己的權變，暗中義助金刀寨主勤國，竟要用他為一的愛子為餌來牽制並誘殺金刀寨主，這樣為一己之私，為虎作倀，甘毀國之長城的人，實在只是有武無俠的武夫而已。

土木堡之變前夕，在房山村落一戶未及撤離的農戶，屋內祇有一個老嫗，一個少年，母子二人，相依為命，母親年老體弱，行走不動，兒子不忍捨她獨自逃生，張丹楓與雲蕾進入借宿柴房：

三更時分，忽聽得「砰」的一聲巨響，農家的木門給人撞開，張丹楓急忙跳起，起出去看，祇見一個軍官打扮的人，滿臉血污，執著那個農家少年，氣急敗壞地嚷道：「快開飯給老子吃，不然就把你殺了！」那老嫗顛巍巍地走了出來，叫道：「老總，你行行好，放了我的兒子吧。」那軍官「哼」了一聲，道：「好，你去弄飯。哈，妙極啦，這裏居然還有兩匹馬。把一匹給我，叫你的兒子給我背東西。」老嫗哭道：「弄飯可以，但我三個兒子，給你們拉走了兩個，現在祇有這一個兒子啦，老總，你高？貴手，放了他吧。」那軍官罵道：「你這老糊塗，蒙古兵已打了進來，誰都要去打仗。」斜眼一瞥，忽見張丹楓站在屋角油燈黯淡，看不清面影。那軍官大笑一聲，道：「你這老母豬說謊，這裏不是還有一個嗎？」（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21）

康超海半夜侵入民宅，強令造飯，強拉民夫，只為保全個人財物，貪生怕死，恃武凌人的行徑實與強盜沒有兩樣。張丹楓覺得非常驚訝：

張丹楓問道：「康總管，你怎？不跟隨皇上，單身逃到這兒？」康超海道：「呀，一言難盡。我是跟隨皇上，我們五十萬大軍全都垮了，我若不逃，性命不保！」

張丹楓大吃一驚，道：「什？？你本來是跟隨皇上的？」

難道蒙古兵已進了北京嗎？」康超海道：「不，皇上御駕親征，現在懷來城外，已陷入了敵人的重重圍困之中了。」

原來堂堂大內總管，沒有在皇帝身邊勤王，竟是貪生怕死，在三更半夜棄職潛逃：

張丹楓哼了一聲，忽道：「你背上這一大包東西，重甸甸的是甚物事？」康超海面色大變，張丹楓倏地伸手快如閃電，將他背包搶了過來，摔落地上，祇見金元寶滿地都是。張丹楓冷笑道：「原來你拉夫為的是替你背金元寶。」康超海陪著笑臉，說道：「這點財物，都是聖上歷來所賜，並非不義之財。今日蒙你相救，咱們對分了吧。」

張丹楓冷冷一笑，忽地面色一端，斥著：「虧你還是大內總管，虧你還敢提皇上的恩典，皇上既然對你不薄，為何你在危難之時，棄他而走？」康超海一怔，他知道張丹楓是皇上的仇人，料不到他竟會以此言相責。祇聽得張丹楓又道：「你今晚就在此歇歇，明兒一早，我和你趕回土木堡去。」康超海言道：「去送死嗎？」張丹楓道：「你食國家俸祿，就是明知送死，也是該當！何況送死也不止你一人，我們都陪你送死。」

康超海面色發白，忽地彎下腰來，將地上的金元寶一個個拾起，張丹楓與雲蕾連連冷笑，也不攔他，有幾個金元寶滾到簷階底下，張丹楓的白馬和雲蕾的紅馬都在那兒。康超海爬到馬腹下去拾金元寶，突然一躍而起，按著白馬的頸項！

那「照夜獅子馬」神駿非常，一聲怒嘶，後蹄反踢，張丹楓喝道：「你幹什？」康超海急切之間，制服不了那匹白馬反身跳上了雲蕾所騎的紅馬，大笑道：「俺康超海還要多享幾年清福，恕不陪你們送死啦！」一刀插入馬臀，紅馬負痛狂奔沖出門外，霎忽之間，已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24-425）

在這裡看出了康超海食君之祿，卻臨陣脫逃，貪生怕死，無恥又貪財的嘴臉形象，令人印象深刻。岳飛曾說：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

死，國家大事尚有可為；「疾風知勁草，板盪識忠貞」，圍繞在祁鎮身邊的文官武官，竟是個個都愛錢惜命，也可看出祁鎮是如何昏庸無能了。康超海後來逃到了蒙古瓦剌，他想將偷自皇宮大內的寶物與黑白摩訶做交易，沒想到反而被黑白摩訶黑吃黑，更將他不忠不義的事蹟揭露出來，原來他連皇帝祁鎮的「天子之印」以及皇后送與皇帝留念的頭簪都一同盜去了：

張丹楓道：「虧你是大內總管，皇帝待你不薄，你在危難之際，棄他而逃已是該死，還敢偷內府的寶物！」（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3冊：《明月邊城》（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563）

康超海臨難潛逃，又忘恩負義，背主棄忠，激起了黑白摩訶的義憤，於是將他的武功廢了。張丹楓放了一條生路給他，從此祇能像常人一樣的了，他從懷有重寶變成身無一文的窮漢，武功又廢，後來祇好在牧場替人做工，勞碌一生，鬱鬱而死。康超海系出名門正派，原是意氣風發的大內總管，享盡了權勢與榮華富貴，在國家有難的時候，不知盡忠報效國家，卻反而捲款潛逃，悟不出：「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道理，空有一身好本領，卻未善用於正途，結果墮了名門正派俠義門風，到頭來身敗名裂，潦倒一生，為武林俠客所不齒，實在堪為不忠不義者為之殷鑑。

《散花女俠》和《聯劍風雲錄》的婁桐蓀，也是和陽超谷一樣，都是出身名門正派，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他是晉北武學大師石鴻博的大弟子，盡得師父分筋錯骨手和五行劍點穴法的真傳，他的師弟戰三山曾是祁鈺的錦衣衛總指揮，後來和御林軍統領聞鐵聲，及祁鎮派出的陸展鵬與童家駿四人，合力在徂徠山殺害張風府，但張風府生報血仇，臨死前也將他們四人一一殺死。戰三山被張風府打死後，皇帝

祈鎮遣人請石鴻博出山，假說戰三山是被張丹楓打死的，要石鴻博為他的徒弟報仇，石鴻博一因憎恨張丹楓不看他的情面，打死戰三山；二想本派武技揚名中原，遂派了大徒弟進京，祈鎮果然重用，立刻授了他御林軍統領之職，成了祁鎮最得力的助手，他迫害義軍俠義人士，不遺餘力，實在是令人感嘆。來看看他多行不義的事蹟：

婁桐蓀為了個人的官位，曾二度脅迫鐵鏡心，第一次是在第十五回中，他軟禁扣押鐵父，逼迫鐵鏡心向師父石驚濤取回偷自大內的紫虹寶劍：

鐵鏡心手臂一振，長劍脫手飛出，道：「寶劍拿去，從今後休來見我！」婁桐蓀輕輕一閃，抓著劍柄，隨手一揮，喀嚓一聲，把一株樹枝削斷，嘖嘖贊道：「果然是大內寶劍！哈，鐵公子，你這件功勞可不小啊！」鐵鏡心沈聲說道：「寶劍到手，還不快走？」婁桐蓀笑道：「寶劍是有了，欽犯可還沒有就擒，鐵公子，你為人為到底，送佛上西天！」鐵鏡心道：「什??」婁桐蓀道：「大義滅親，何況祇是師徒，石老賊失了寶劍，憑你我二人之力，大約可以對付他了，哈哈！」笑聲未已，忽見鐵鏡心雙眼怒凸，瞳仁中似要噴出火來，婁桐蓀心頭一震，卻忽地好笑道：「尊大人在巡撫衙門日夕盼望公子，有什?事情令公子如此生氣，氣壞了身子，老大人也心疼啊！」鐵鏡心猛地想起父親還在他們手中，心頭一沈，蓄勁待發的一掌竟然發不出去。婁桐蓀又嘻嘻笑道：「鐵公子是聰明人，若然再立一件大功，今後一生的功名利祿，那是不用愁了。」(梁羽生，《散花女俠》，第2冊：《高峰劍氣》(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97-298)

婁桐蓀取得了寶劍，又想再擒捉石驚濤，一石二鳥之計，真是毒辣。所幸鐵鏡心秉性淳良，沒有再踏出錯誤的步伐。婁桐蓀取得的寶劍後為烏蒙夫奪回，于承珠代為轉交石文紈，後又重回鐵鏡心手中。兩年後當婁桐蓀得知，于承珠因要上北京，經過杭州，暫借住鐵鏡心的老家，所以在第三十一回中，婁桐蓀又以相同的手法，再度逼迫鐵

鏡心：

如今（紫虹寶劍）又到了公子身上，原來公子不但與石驚濤有師徒的情份，而且與張丹楓也大有淵源。」（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16-617）

他先以鐵鏡心身懷大內寶劍，又與欽犯石驚濤與張丹楓過從甚密為緣由，脅嚇鐵鏡心父子，鐵鏡心經過兩年江湖俠義的歷練，斬釘截鐵的表明：「這是我師父的東西，當殺當剛，由我擔承，與家父無關。」拒絕了婁桐蓀。結果：

婁桐蓀一笑說道：「鐵公子言重了。這把劍雖是稀世之珍，也還不算什麼。祇要鐵公子再答我第二樁事情，那麼寶劍仍歸公子，我決不奏明皇上。」鐵鏡心其實也怕連累家人，亦捨不得這把寶劍，聽婁桐蓀有意賣他交情，他的口風也就軟了一些，抱拳說道：「那麼，請說。」婁桐蓀微笑道：「你家中來的貴客是誰？」（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17）

婁桐蓀見一計不成，又生一計，原來他是別有用心的，他知道于承珠正借榻鐵家，遂向鐵家父子要求逮捕于承珠，于謙之案當年乃是罪連九族的，于承珠是于謙之女，算是重大欽犯，婁桐蓀這一要脅，真是扼住了鐵鏡心的脖子了：

鐵鏡心冷笑說道：「婁大人堂堂一位二品指揮，連江湖上這等跟蹤暗緝的勾當也親自做了。」婁桐蓀笑道：「若是尋常人犯，婁某自然不必親自出馬，叵奈這位是于閣老于謙的千金小姐，那麼我就是跟蹤暗緝也還不算是失了身份！鐵老大人，這位貴客諒你也知道了她的身份，她可是你親自款待的啊！」鐵鏡心勃然色變，按劍說道：「婁大人，你意欲如何？」婁桐蓀道：「那就要先看公子意欲如何了？」鐵鏡心朗聲說道：「若是你要將她從我家中捕去，我認得你，這

把劍可認不得你！」(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17)

婁桐蓀以二品高官,做出為人鄙視的小人行徑,卻見他自圓其說是因于承珠是重大要犯,不得以而為之,可見他利慾薰心之甚了。這隻老狐狸,仍不忘以鐵鏡心之父將遭受株連來脅迫鐵鏡心,鐵鏡心本就對於承珠有心,要他出賣于承珠,婁桐蓀也知道是不能的,終於才透露出了此行的目的,原來他知道鐵鏡心與畢擎天、葉成林熟識的這一層關係,想利用鐵鏡心來剿滅義軍,可是鐵鏡心雖然看不起畢擎天、葉成林,但思量領兵去打他們,定大傷于承珠之心,所以仍拒絕了婁桐蓀。

婁桐蓀陰惻惻笑道:「公子堅執不去,我也無法勉強。祇是大內寶劍與于謙之女這兩事如何交代?嗯,不如這樣吧,素仰公子文武全材,精通韜略。請公子將所知的匪情寫出,再為我們擬一剿匪的方案如何?」鐵鏡心冷笑道:「畢擎天是什麼東西,值得你們這樣看重?葉宗留早已給他逼走了,他現在獨木難支,你們還不知道!」婁桐蓀大喜道:「真的?哈,這就是一件重大的匪情,公子,你再寫幾件?」(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18)

鐵鏡心想要維護如驚弓之鳥的老父,又不想失去于承珠的青睞,也不想武林俠義人士看不起他,這種種心思都在老狐狸婁桐蓀的算計掌握之中,婁桐蓀深知鐵鏡心的心思,所以針對鐵鏡心的弱點下手,他只圖自己能見寵於皇帝跟前,一點也沒有武林人士的風骨與格調,鐵鏡心處處受制於婁桐蓀,也真是有苦說不出來。最後婁桐蓀終究沒有逃過正義的制裁:

原來于承珠這個「金花打穴」的手法,除了得自雲蕾傳授之外,還參悟了西域異人阿薩瑪的金球手法,除了功力稍

差之外，已是青出於藍，在師母之上了。

婁桐蓀在三十六朵金花包圍之下，像煞一隻無頭蒼蠅，亂飛亂闖，忽地裏一聲慘叫，前心後心膝蓋腳踝一連中了七八朵金花。張丹楓叫道：「珠兒，可以住手了！」

于承珠的金花暗器不但可以打穴，而且花瓣鋒利，賽如匕首，住手一看，但見婁桐蓀已成了一個血人。張丹楓道：「看在你師父份上，饒你不死，還不快走！」婁桐蓀一蹶一拐地奔下山坡，他的琵琶骨已被打穿，膝蓋的筋脈也給削斷，像畢擎天一樣，這身武功亦已廢了。（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725）

杭州這一戰，他與陽宗海在屯溪圍剿葉成林為首的義軍，被于承珠以金花暗器穿了琵琶骨，廢了一身的武功修為，算是給他一次教訓。落荒而逃僅以身免的婁桐蓀，後來幸虧得到師父石鴻博醫治，再以精純的內功給他打通經脈，才得恢復武功，免于殘廢，師父醫好婁桐蓀之後，就不准婁桐蓀再去求官。婁桐蓀不敢違拗師命，只好放棄功名，和師父一同歸隱，其實他心中卻是十分不願。但在師父石鴻博鬱鬱而終後，婁桐蓀緬懷舊日榮華，就想再出來活動謀求一官半職，他曾貴為御林軍統帥，享受過權力的滋味，所以難忍失去舞台況味，他忘記了應該在失敗中記取教訓，反而更積極尋求東山再起的機會，所以在《聯劍風雲錄》裡，此時大內總管換了符君集，御林軍統領也換了翦長春了，恰好發生各省貢物被劫的案子，婁桐蓀打聽得是張丹楓的徒弟做的，他一來為要報師門宿怨，二來想要建功求進，於是便想拉攏各大魔頭，再一次與張丹楓為敵。想建功求進，回復御林軍指揮的地位，於是又繼續做出危害武林正義俠客了勾當了。只是這一回，婁桐蓀敗得更徹底，他落荒而逃，再也無顏見江東父老了。

陽超谷、康超海、婁桐蓀等人，原本應是仗劍江湖，為義兩肋插刀的武林高手，不料功成名就以後，身陷名位權力鬥爭之中，無法逃

離權力使人腐化，權力令人瘋狂的魔咒，終至使成為朝廷的奴役欺凌百姓鷹犬走狗。他們甘為鷹犬，縱然擁有絕世武藝，不能濟世益民，反成迫害忠良泯滅人性的工具，失去學武行俠真諦的武夫，充其量也只不過是一群助紂為虐的走狗而已。陽超谷如此，康超海如此，婁桐蓀亦是如此，最後遭得身敗名裂，身死異鄉或落荒而逃無顏見江東父老的地步，足堪為追逐名利，忘義背信的武林人士之殷鑑。

(七)、 道貌岸然，表裡不一的偽君子

萍蹤俠影系列中除了少數投入公門，為虎作倀助紂為虐的武夫外，也還有一些身懷絕技，大名鼎鼎的武學大師，如《還劍奇情錄》裡的雲舞陽；或是名重天下的一派掌門，如《還劍奇情錄》裡的牟獨逸；或是武林重鎮的龍頭大哥，如《散花女俠》中的畢擎天，他們都是飲譽江湖的泰山北斗，表面上道貌岸然，骨子裡卻貪婪卑鄙，齷齪無恥，與前述爭名逐利的武夫沒有兩樣；他們只是披著俠義的外衣，其實是表裡不一的偽君子。

雲舞陽是萍蹤俠影系列中的第一個天下第一劍客，小說中的雲舞陽武藝超絕，行吟激昂沈鬱，是個文武雙全的隱居劍客，在與世隔絕的賀蘭山中過著平靜安詳的生活，他寵愛女兒雲素素，道貌岸然。是女兒心目中的偶像，誰會想到在這幽靜的山谷中即將發生一場驚心動魄，令人不寒而慄的大變故呢？他原是張士誠帳下龍虎鳳三傑之「鳳」，一代宗師彭和尚彭瑩玉是龍，虎則是「鐵掌神筆」石天鐸。長江一役，張士誠兵敗，被朱元璋部將羅金峰所擒，沈屍長江，是日，彭瑩玉殉難，石天鐸保護張士誠遺孤張復初潛逃至漠北，圖謀再起；而雲舞陽早有稱霸武林之心，一直夢想成為天下第一劍客，叛主求榮，

負了師友之重託而不知所終。原來二十年來他一直處心積慮要達成天下第一劍客的希冀，為了遂行心願，他竟然做出喪心病狂天理不容的事：他為了得到陳定方的昆吾寶劍，於是娶了陳定方的獨生女陳雪梅，陳定方死後，他的弟子蕭冠英奉遺命將家傳寶劍轉交給陳雪梅，張士誠長江兵敗之日，陳雪梅受了重傷，正想躍下長江，以免連累雲舞陽被擒，沒想到雲舞陽不但沒有出面阻止，反而在陳雪梅背後使盡力將他推下長江。後來，雲舞陽在人生最後一刻，當面向陳雪梅懺悔說道：

雪梅，你可知道我那時候又是想些什麼？在那樣的危難之中，你是衷心為我打算，我呢，我卻祇是為自己打算！你那時受了重傷，我自忖沒有能力可以護你脫險，我為自己製造理由，與其讓你為敵所俘，與其讓你多受痛苦，不如讓長江的波浪將你的痛苦淹埋。

這個理由其實祇是自己安慰自己。那是假的，我另有見不得人，說不出口的理由，我是貪生怕死，在危難的時候，不願庇護妻子，祇想自己逃生。我還想趁你死後，我有機會可以成為天下第一劍客！呀，有些人還以為我是英雄，他們哪裏知道，我心地的齷齪竟到了如此可怕的田地！我把你推下長江，我偷了你的家傳寶劍，我在敵船的追捕之下衝了出來，衣服未乾，我就跑去找牟獨逸，這一切都是為了自己打算，為了想成為天下第一劍客，(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30-231)

他為了想成為天下第一劍客，竟不惜謀害青梅竹馬的伴侶，密意柔情的妻子，並且又偷走了妻家的家傳寶劍，其心之惡毒無情，其行之卑劣無恥，實在是與毒辣陰狠的小人沒有兩樣。

雲舞陽得了寶劍，又垂涎武當掌門牟獨逸手中的達摩劍譜，於是虛情假意，接近牟寶珠，牟寶珠是情竇初開的少女，怎會知雲舞陽這個外表瀟灑不群，相貌出眾，溫文儒雅。文武兼備名聞遐邇的大俠，

卻是個內心城府深沈，別有用心的小人呢？他又是見過妻子的人，更懂得對女人溫柔體貼，漸漸獲得牟寶珠的歡心，最後下嫁了雲舞陽。他利用自己玉樹臨風的外在優勢，騙取牟寶珠的感情，也利用牟寶珠對他的深情，騙牟寶珠為他盜走了達摩劍譜，他終於如願以償了。然而，雲舞陽得到劍譜之後，便原形畢露，對前妻思念日益加深，反而對牟寶珠冷淡起來，折磨了她十八年。這樣一個自私自利，為了遂行心願，不惜出賣自己的靈魂，犧牲愛人的感情的人，實在是一位心機深沈，只求目的之達成，不擇手段的陰險人物。這樣一個欺騙、玩弄感情的人，終究逃不出感情毀滅，家破人亡的報應。先是當他為了虛榮與私心，殺了好友石天鐸之後，妻子牟寶珠決定棄他而去：

這剎那間，雲舞陽心頭顫慄，好像靈魂也脫離了軀殼，「寶珠」這兩個字在舌尖上打滾了數十百遍，卻是叫不出來。雲夫人從石天鐸的屍體旁邊走過，說道：「天鐸，你放心，這卷畫我必定送到你的家中，我要看待你的兒子，就像看待素素一樣。」說話的聲音很輕很輕，似是怕驚醒了石天鐸一樣，但聽在雲舞陽心中，每一個字都好似一根利箭，雲舞陽茫然失措，？起頭來，他妻子的背影已不見了。（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81）

牟寶珠終於見到雲舞陽內心齷齪的真面目，離去心意堅決，他要為石天鐸照顧妻小，算是為雲舞陽贖罪；而更令他茫然失措的是，一向將他當作偶像來崇拜的女兒，也因為目睹他親手殺害石天鐸這一幕，讓自己在女兒心中的偶像形象完全破碎了：

雲素素道：「不錯，從今日起，我爹爹武功確是天下第一。但我心目中的偶像已經破碎無遺！他再不是我昔日所想像的英雄了。他偷了外祖父的劍譜，逼走了我的母親，殺了他的好友，囚禁了上官天野，還要替那個什？錦衣衛指揮捉拿他舊日的同僚，這些事情我都知道啦！」（梁羽生，《還劍

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82)

一個爭逐虛名，內外不一虛偽的俠客，當真相一一被打開，面具被拆穿之後，他要面臨的就將是妻離子散的可怕局面，除了虛名以外，他將一無所有。他先是失去了與他生活十八年的妻子牟寶珠和愛女雲素素，緊接著，又讓他的生命再受到一次致命的打擊，原來二十年前被他所害的前妻陳雪梅回來了：

雲舞陽在一生之中不知經歷過多少險難，遭逢過無數強敵。但卻從無一刻似現在這般的令他感到自己的軟弱，從無一個人似院子外這個女人令他感到心悸。呀，這曾經是他心愛過的女人，如今卻比什麼武當五老，什麼畢凌風羅金峰等等強敵，還更令他可怕！二十年來，他沒有一日不想她，如今她真個來了，他又怕見她！（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28)

二十年來，他心中其實還是愛著青梅竹馬的伴侶陳雪梅的，所以當陳雪梅重新又出現在他眼前，他幾乎是無法置信，卻又帶著隱隱的欣慰，彷彿陳雪梅活著，他的罪孽感就會稍微減輕些，懷著無限抱憾的心情與欣喜的感受，他告訴陳雪梅：

「我知道你所受的苦難無可補償。這二十年來，我想盡辦法減輕我心靈的重負，卻是絲毫無效，不過，你也不難想見我的心情。」

「嗯，你看見嗎，這窗外的梅花，這書房的擺設，全都是照著以前的樣子！」

陳雪梅一眼望去，院子外盡是殘枝敗葉，枝頭上祇有幾朵稀稀疏疏的梅花，呀，這豈不正象徵她今夜的心情，縱然還有些許情意，也像那零落的梅花了。

雲舞陽繼續說道：「我教女兒學做你以前喜愛吃的小菜，我教她做你以前歡喜著的衣裳，她今年十八歲了，我在不知不覺之中將她教養得像你一樣，善良，正直，從來不知

道人間有齷齪的事情，因為我要在她身上看出你的影子！」
（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
頁 232）

他將賀蘭山新家布置得和以前一樣，植梅，是為了懷念陳雪梅，更將女兒完全依照陳雪梅的模樣教育她，只為要從女兒身上看到雪梅的影子，這一份深情倒也是真摯無比的，只是這些都抵償不了之前他所犯的錯誤，那是致命的錯誤，無法重新來過的錯誤，當陳雪梅告訴他，他此番而來是為了他的兒子：

雲舞陽叫道：「什麼，你的兒子？你是說。咱們有了一個兒子？」陳雪梅點了點頭道：「你把我推下長江之時，我已有了兩個月的身孕。」雲舞陽尖叫一聲，跳了起來，用力捶胸，流淚說道：「我真該死，我真該死，我險些連自己的兒子也殺害了！」

陳雪梅的怒火又燃了起來，冰冷說道：「他不是你的兒子，他也從來不知道有你這樣的父親。」雲舞陽低頭說道：「是啊，我的確沒有顏面做他的父親。」

陳雪梅道：「這二十年來，是我撫養他成人，是我教他成為一個正直善良的人，他和你沒有絲毫關係！我告訴他，他的父親早已死了！」（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 235）

陳雪梅因為要保全陳玄機，所以才能夠帶著重傷，在風浪之中掙紮，產生了活下去的意志，二十年來，陳雪梅與陳玄機母子二人相依為命，教他讀書，教他劍法。因為對雲舞陽深惡痛絕，所以不讓陳玄機知道生身之父不堪的一面。後來她要陳玄機去找張士誠在江南舊部的首領周公密，周公密遂命陳玄機前往賀蘭山刺殺雲舞陽：

雲舞陽叫道：「什麼，要他來刺殺我。」陳雪梅道：「他們不知道他是你的兒子。他們卻知道朱元璋要請你出山。」雲舞陽道：「快說，快說，他叫什麼名字？」陳雪梅道：「我

不願他姓雲，我要他跟我的姓，他叫陳玄機！他到過你這裏沒有？要不是為了他，我今日決不會到這賀蘭山中，呀，舞陽，你，你，你怎麼啦？」

祇聽得「卜通」一聲，雲舞陽跌倒地上，面如死灰，尖聲叫道：「天哪！」

這一切都明白，陳玄機竟是他的親生兒子，卻又是他女兒最傾心的人，這突如其來的一擊，將雲舞陽擊倒了！（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36-237）

當陳雪梅告訴他，陳玄機是他的親生兒子時，雲舞陽幾乎癱瘓了，他徹底被打敗了，這就是天道報應嗎？雲舞陽從第一個妻子陳雪梅手中得了世上第一的寶劍，從第二個妻子牟寶珠的手中得了世上無雙的劍譜，成了世上第一劍客，卻也因此失去了兩個妻子的愛情！他不但失去了兩個美貌如花，情深款款的妻子，更失去了一對丰神俊秀的兒子和心地善良的女兒：

就在這一瞬間，雲舞陽也是一聲絕望的淒叫，再度倒地，喃喃說道：「都是我作的孽，都是我作的孽！」聲音越來越弱，陳雪梅身心麻木，用力睜開眼睛，掙扎著走到他的身旁，她不敢思想，也說不出半句話，祇聽得雲舞陽斷斷續續的說道：「讓他們去吧！去吧 請你把這幾間房子一把火燒了，將我的骨灰帶回江南，我不願埋在這傷心之地。」說到後來，聲音已是不能分辨，本來他還可以有三天性命，但在極度傷心之下，心臟爆裂，這位費盡心力、做成功了天下第一劍客的雲舞陽，竟就此一瞑不視！（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41）

臨終前他終於悔悟了，他知道賀蘭山終究是傷心之地，他原就是江南之人，因為爭逐虛名，埋藏青春於漠北，拋棄家庭的溫暖，天倫的幸福，只為成就一個天下第一劍客的虛名，他後悔了，只是，一切都太遲了，一場無法挽回的悲劇已經造成了，一切的錯誤與苦果，可能託付劫灰，雖風而逝？他為了完成這個夢想，甘冒被武林同道謾罵

唾棄，無視背信棄義的罪名，更將人生最難得的夫妻親子天倫幸福棄如敝屣，到頭來只是南柯一夢而已，卻要許多愛過自己，與自己所愛的人，犧牲他們的性命與幸福為他陪葬，他所付出的代價也實在太大了。

就性格基調而言，雲舞陽無疑是一大惡人，是江湖上的公害。他為了得到昆吾寶劍，竟然親手將最親密的妻子推下長江；又為了要得到達摩劍譜，竟然虛情假意欺騙天真純情的牟寶珠，實在是罪大惡極；但另一方面，雲舞陽又是一條漢子，他從不向任何敵對勢力低頭，永遠傲視一切，即使天下人都與他作對，他都毫無懼色。朱元璋誘之以利，要他賣友求榮時，他能分清是非，不供他們驅使，不為明室利用，表現出一定的豪俠之風，連錦衣衛指揮使也不放在眼中，算是有相當的獨立性的人物。他一生酷愛武術，為了成為天下第一劍客而不擇手段，居心陰毒，甚至不惜殺害老友石天鐸，雲舞陽實在是一個性格較為複雜的魔君。書中既寫出他工於心機，貪圖虛名，也寫出他疼愛女兒，愧對前妻，時時表現出懺悔、負罪的心情。更可貴的是，在女兒面前能直言不諱地訴說自己的過錯；在陳玄機遇險時，他又能不惜身負重傷出手相救。雲舞陽不是一個「扁平人物」，而是一個「圓形人物」，他是正反兩極組合而成的雙重性格的人物。在他身上，有善的一面，也有惡的一面，有正的一面，也有邪的一面，有美的一面，也有醜的一面，在萍蹤俠影系列的人物譜中，雲舞陽算是一個正邪交融的多面體人物，也是一個刻化得極為成功人物。

牟獨逸也是一位這樣悲劇性的人物，他是武林重鎮武當派的掌門人，與陳定方二人比肩齊名，被武林英雄尊稱為當世兩位大俠。但是兩位大俠卻因為爭奪達摩劍譜而兩敗俱傷。原來達摩劍譜本是少林派始祖達摩尊者在嵩山面壁一十八年之後，所妙悟出來的劍法。到了宋代末年，少林武當分家，達摩劍譜落入武當派之手，元兵入侵之後，

便下落不明。後來澹台一羽得到消息，冒險偷入元宮盜走了劍譜，匿藏隱居於甘肅麥積石山石窟中。因為貪功躁進，走火入魔，審時度勢，決定將劍譜贈與大俠陳定方；畢凌風漫遊塞外巧遇澹台一羽，受託請陳定方儘速前來取劍譜。不料陳定方適值送女兒出嫁於雲舞陽，遂讓牟獨逸早一步入石窟取得劍譜，雙方展開生死大戰。但是最後牟獨逸技高一籌，以太清玄功重傷了陳定方，奪走了達摩劍譜。陳定方的記名弟子蕭冠英與畢凌風領受陳定方遺命，二人約定，努力練功十年後再向牟獨逸討回劍譜。但畢凌風卻在五年後，趁牟獨逸五十一大壽時，侵入牟獨逸臥室欲盜走劍譜，並發現了牟獨逸不為人知醜陋的另一面：

牟寶珠走後，過了一陣，祇聽得牟獨逸「哼」了一聲，說道：「女生外向，這話當真不假。一粟，你和舞陽在一起的時候多，可瞧出什麼破綻麼？」

牟一粟道：「倒沒有發覺什麼。」牟獨逸伸掌在牆上輕輕一拍，將一塊磚頭抽了出來，取出一個錦匣，放在桌上，嗔然嘆道：「為了這部劍譜，陳定方白白送了一條性命，這些年我也提心吊膽。」

「你是我牟家唯一的男丁，這部劍譜，將來自然要傳授給你，達摩劍法，從今之後，要改稱牟家劍法了。一粟，你可知道我招贅雲舞陽做女婿的意思麼？」

牟一粟道：「是呀，我正要請問叔叔。」牟獨逸道：「就是因為他的前妻乃是陳定方的女兒。陳定方那年與我爭奪這部劍譜，我料他必死在我的太清神掌之下，這部劍譜，除了陳定方之外，武林中無人知道是在我手上。可是陳定方還有女兒女婿，陳定方臨死之前，會不會告訴他們，這件事一直是我心中的疑問。」

「我本想把雲舞陽也一併殺了，可是我這一生以俠義自持，從未殺錯過人，迫不得已殺了陳定方已是於心不忍，又怎好因心中的猜疑再去殺人？是以我特地將寶珠嫁給舞陽，好探聽他是否知道個中祕密，有了翁婿關係，也好從中化解。」

「可是雲舞陽此人實在陰沉得令人可怕，幾個月來沒

有露過半口風。我祇怕我死之後無人能夠制他，寶珠雖是我獨生女兒，這劍譜我卻不想為外姓所有。是以，我今晚特別向你言明，你替我仔細留心，察看他們小兩口子的動靜，若有什麼蛛絲馬跡，你得趕快告訴我知道。呀！今晚之事，就令我不能無疑。」（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16-219）

從牟獨逸對雲舞陽處處提防的行徑，與不惜以女兒一生的婚姻幸福做為工具賭注，只為了探詢雲舞陽是否知道陳定方之死因來看，牟獨逸實在不配稱為一派掌門，也不配稱為俠義之士，充其量也只是一個宵小竊盜，披著羊皮外衣的大野狼而已，他當年一念之差，貪念突起，因而傷害了陳定方，雖然他得到了劍譜，卻從此反而日日生活在提心吊膽無法心安的的氛圍中，又怕毀了自己在外的俠譽，於是只能暗中偷偷的觀察注意一切他認為可疑的人事，就連自己的親生女兒，他也不放心，他被扼制在狐疑、不信任的生活中，無法享受到成功者的喜悅，這樣的行徑，實在是大俠偶一失足的悲哀，令人慨嘆。

當牟獨逸發現畢凌風時，畢凌風已用寒陰七煞掌偷襲牟獨逸得逞了，這件事的真相，畢凌風曾對上官天野說過：

「待他看清楚我是誰時，冷冷說道：『原來是玉面丐俠畢凌風，你躺在我的床下做甚？』我說：劍譜拿來，給你解藥。牟獨逸哈哈大笑，說道：『牟某平生從不求人。再說你這點本領，焉能傷得了我？』忽地面色一變，叫道：『你是在麥積石山上的那一個人！』想來他已聽出我的聲音了。」

「我冷不防的又撲過去，捨了性命，連劈三掌，牟獨逸大吼一聲，一掌削下，將我的左臂齊著臂彎削斷，猛的拔出劍來，冷笑說道：『好，先給你留點記號』但覺劍風颯颯，刺面生寒，我急忙推窗跳出，牟一粟聞聲趕來，卻沒有將我捉住。」（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20-221）

牟獨逸認出畢凌風就是在麥積石山洞中偷助陳定方的人，深恐加

害陳定方，強奪達摩劍譜的秘密外洩，於是對畢凌風痛下殺手，準備殺人滅口，想要將畢凌風置於死地，倖得畢凌風事前偷襲成功，牟獨逸力有未逮，僅能將畢凌風毀容殘身，但自己也因中了寒陰七煞掌之毒，因而英年早逝。畢凌風盜取達摩劍譜不成，形跡敗露，慘遭橫禍，雖不值得鼓勵，但牟獨逸欲蓋彌彰的偽君子面具，已經被揭穿了。一派掌門悟不透「佳兵不祥」⁵⁰的道理，脫不出「懷璧其非」的魔障，更勘不破武林虛名地位，追逐武林第一的頭銜，終究還是名裂身敗，得不償失，徒留人笑柄而已。

畢擎天是世襲丐幫幫主，畢家自畢清泉擔任丐幫幫主起，交棒給兒子畢凌虛，畢凌虛死後，兒子畢道凡繼任幫主，畢擎天就是畢道凡的孩子，丐幫一直都是俠義道的護持者，畢凌虛扶助張士誠，是張士誠的死士；畢道凡武功高強，神出鬼沒，十年為僧，十年為丐，後來又還俗隱居，在僧、丐、俗人之中，都有過許多奇行異跡，因此得了『震三界』的名號。畢家是武林中行事最怪的一家。他家父傳子子傳孫，都守著一條怪異透頂的家規：凡是男子，到十六歲成人之時，都要削髮為僧，做遊方和尚，做了十年之後，才准長髮還俗，可是還不能成家立室，又要做十年叫化，做滿十年叫化之後，才許結婚生子。所以畢家的男子，結婚時，年紀最少都已超過三十六歲了。這其中是有緣由的：當年張士誠、朱元璋、畢凌虛三兄弟併舉義旗，後來由朱元璋一人獨占天下，畢家心中實感不服。於是數代傳下的家規，每個男丁，都要做十年和尚，十年乞丐，這一來固是紀念前人，二來也是借此雲遊天下，訪尋那幅與國運極有關係的畫卷，好再與朱元璋的子孫一較雌雄。可是後來因為畢道凡信服張丹楓的氣魄與實力，放棄爭

⁵⁰ 老子道德經第三十一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惓為上，故不美，若美之，是樂殺人。夫樂殺者，不可得意於天下。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哀禮處之。」

奪長江秋月藏寶圖，所以畢道凡曾如釋重負的說：「我的兒子也不必再做和尚，再做叫化啦！」畢家乃是大明天子的世仇，朱元璋在生之時就曾頒下密令，要將張家與畢家的後人斬草除根。畢家世代為僧為丐，除了上面所說兩個原因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借此避禍。在《萍蹤俠影錄》第十回中，就有代表朱明王室的張風府等京師三大高手率領大批官軍圍捕畢道凡家人的事件，在那一次事件中，張丹楓還出手救出了畢道凡的獨生子畢擎天，那時畢擎天才不過是七、八歲的小孩而已。

到了《散花女俠》小說裡，畢擎天已長成似三十歲（其實應該只有十六歲左右）濃眉大眼，短鬚如戟，雙目炯炯有神，身材魁偉的漢子了。他不甘雌伏於丐幫幫主的地位，他定下了周密的復仇計畫，並一步一步的依照計畫進行，他棒打瀝河三龍，獨自殺敗韓莊二虎，劫了成親王的二十萬珠寶，先在綠林中建立個人聲威。然後又劫了湖北解京的三十萬兩漕運，弄得貪圖富貴的武林敗類貫居下不了臺，而最驚天動地的是大鬧京師，連斬七名大內衛士，盜取于謙的六陽魁首，為于謙收斂遺體，贏得了眾英豪的肯定，終於取得北五省綠林聯盟的大龍頭的地位。但是他不以這為滿足，這北五省大龍頭只是第一塊墊腳石而已，他要的是北面稱王，所以他一心要再向朱元璋的後代討回公道，從他對於承珠說出畢朱張三家的恩怨，可以看出他是個野心勃勃的人：

「按說這份地圖應該是兩家共有，何況那第三個徒弟出力最多，更應該有權處置。不料事過百年，那份地圖又再發現，落在二徒弟的後人手中，這人竟然將地圖獻與仇人，讓他子孫萬代，永為皇帝，失了天下英雄之望，你說這事情應不應該，公不公道？」（梁羽生，《散花女俠》，第1冊：《帝王毒手》（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12-113）

于承珠知道畢擎天所說的人物：老和尚是彭瑩玉，小叫化是朱元璋，運私鹽的是張士誠，那個既做過和尚又做過叫化的第三個徒弟就是他的祖先畢凌虛。

畢擎天道：「即算張丹楓名滿天下，我也說他這事情做得不合。」于承珠怒道：「那時瓦刺入侵，你不知道嗎？抵禦外敵豈不是緊要於自家爭王爭帝？」畢擎天道：「這地圖乃是張、畢兩家之物，實在說來，我畢家更應做大半個主人，他說也不與我們說一聲，就拿去交給皇帝！」于承珠道：「不，他是交給我的父親。」畢擎天目光一閃，往下說道：「這是第一個不合，抵禦外敵固然緊要，但總也該取得我家同意。」于承珠冷笑道：「原來你是爭一口閒氣。」畢擎天不理這話，仍然往下說道：「再者這地圖照理他應留下副本，或者在打退瓦刺之後，就應取回，總之，張丹楓總會留有一份，但我爹爹臨死之前，曾派幫中兄弟問他取回，他卻堅說沒有。如此不顧當初兩家的義氣，這豈不是第二個不合？」于承珠冷笑道：「張大俠又不想稱王稱帝，他為何要留下副本或向我爹爹取回！他說沒有就是沒有。你敢不相信他！」（梁羽生，《散花女俠》，第1冊：《帝王毒手》（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13）

從這一段針鋒相對你來我往的對話中，可以清楚看出畢擎天再與朱氏子孫一爭長短旺盛的企圖心。他重家恨勝於國仇，對於張丹楓將寶物獻與明朝，作為抵禦瓦刺的軍備與糧餉，及將軍用地圖助明室打敗瓦刺的作法也頗多微詞，這一點引起于承珠相當的反感，所以粗曠豪邁，自是有一種英雄氣慨的畢擎天，雖然對於承珠頗為心儀，但始終無法得到于承珠關愛眼神的投注與青睞。

畢擎天充滿旺盛的復仇意志，所以費盡心機意圖攫取更多資源來壯大自己，他利用北五省大龍頭的名義，加入葉宗留領導的東南義軍，藉抗倭掩護自己的企圖與野心，耿直豪爽的葉宗留，終究不敵心機深沈的畢擎天，畢擎天處心積慮鯨吞蠶食葉宗留的義軍部隊，終於

他的狐狸尾巴露出來了，他在軍中奪權，殺害了葉宗留的副手鄧茂七，迫走了葉宗留，如願取的義軍領導地位，並自稱天下十八省大龍頭，取得了更多與朱明王室抗衡的資本，他為了擴張自己的武力，不惜揮戈相向，造成義軍同室操戈的局面，顯露出他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殘忍作風，因而成為散花女俠小說中的大反派，偽君子。他實在是一個是被仇恨蒙蔽了心智的人，真是可惜了他是畢家忠義之後的身份。

一失足成千古恨，踏出錯誤的第一步的畢擎天，在不歸路上終究是無法走遠的，很快的他就發現他已是騎虎難下，也寸步難行了，於是他接受了朝廷的招安，並安排毒計要陷葉成林於絕境，更親自率領官軍前來擒捉葉成林，意圖將功補罪，向朝廷表功。他真是一錯再錯，這一次更是錯得厲害，這錯誤的一步，幾乎毀了義軍東南抗倭的主力。所幸畢願窮及時挾制住了利令智昏的畢擎天，犧牲了自己的性命，才救出了葉成林和凌雲鳳。然而畢願窮的死諫終究仍無法喚醒已經喪心病狂的畢擎天：

畢擎天呆呆發愣，片刻之中，心中轉了無數念頭，但見幾個官軍方面的將領環立身旁，都在聽他的吩咐，他咬一咬牙，罵道：「該死！」吩咐衛士道：「將畢願窮梟首示眾，以為大逆不道之戒！」狼牙棒一指揮，指揮官軍銜尾急追。（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96）

畢擎天中途變節，背棄弟兄，他的侄兒畢願窮死諫，希望他能懸崖勒馬，以能對得起畢家列祖列宗，沒想到已經利慾薰心的他，竟惱羞成怒反而將以死爭諫，赤心愛家的畢願窮梟首示眾，若畢家祖上有靈，見到若此不肖子孫，一定羞恥得無地自容了，這是他錯誤的第三步。而最致命的錯誤，就緊接而來了。原來朝廷的招安畢擎天，不過

是權宜之計，而他要求最少做一省的督撫，正犯了皇帝之忌，試想：皇帝怎肯讓野心勃勃的畢擎天據地自雄呢？所以皇帝在招安畢擎天的同時，就下了一道密令給官軍統帥，密令「叛亂」勘平時，就逐漸解除畢擎天的兵權，最後將他拿到京師問罪。畢擎天雖貌似粗豪，其實卻工於心計，倚恃著高強的武功，乘隙從官軍營陣中逃了出來。但終究抵不過陽宗海與婁桐蓀的夾擊，終於遭婁桐蓀以分筋錯骨手廢去了功夫，失去功夫的畢擎天又撞在薑桂之性的莽和尚潮音手裡，幾乎命喪潮音拳下，所幸張丹楓出手救了他：

張丹楓微笑道：「我有話說。」兩道眼光有如利劍，朝著畢擎天一笑說道：「聽說你想向我討彭和尚那份地圖，與朱明天子一爭天下，卻怎的這樣沒有骨氣，你將來有何面目見你去父親於地下？」（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722）

畢擎天從一個胸懷壯志，豪氣干雲的硬漢英傑，變成一個卑躬屈膝，搖尾乞憐的走狗敗類，其境遇變化之大，實在是有如天上地下，張丹楓對他的責備實在是一針見血，畢家世代英豪，他的曾祖畢清泉創立丐幫，祖父畢凌虛助張士誠驅逐元兵，父親震三界畢道凡更是英雄蓋世，武林共仰，畢擎天這一致命的錯誤，實在是愧對畢家列祖列宗。張丹楓一來看在他祖父、父親的份上，二來不希望畢家獨門武功，丐幫世代相傳的衣鉢，至畢擎天而絕，所以又從官軍手中，再救了他一次：

畢擎天叫道：「好，這次乃是死後重生，昨日的畢擎天算是埋到墳墓裏了！」向張丹楓磕了三個響頭，立即轉身便跑。（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723）

畢擎天死裡逃生，經過這一次教訓，他果然痛定思痛，終於悔改。

後來閉門八年不出，盡心將他畢家的獨門武功，傳授給丐幫弟子，弟子們由他調度，也給丐幫立了幾次功勞，丐幫各長老念在他世代祖先，都是丐幫幫主，見他誠心悔改，便由他繼承先人衣鉢，復任任丐幫幫主。在《聯劍風雲錄》中，就曾義救被七陰教主七陰毒掌重傷的周志俠，並幫助張玉虎擊退七陰教主極其徒眾，算也是迷途知返，稍能彌補八年前造成的遺憾。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知錯能改，善莫大焉！畢擎天就是最好的例子！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正邪同源、善惡同體。正義與邪惡都是人為的，在形而上的抽象層次上，善惡正邪都是人類的天性中所包含的因素。

畢擎天的前半生，大名鼎鼎，俠義之名遠播。然而他的前半生卻是虛偽的俠，不真實的義。可是經過背叛義軍與被朝廷追殺的那一場巨變，經過那一場惡戰和生死的考驗，他的個性品質及人格形象產生180度的大轉折，從此由一位野心家變成一位見義勇為的大俠，由一位偽君子變成真君子，由一個卑劣的小人變成正派大人物。他是前半生為惡，後半生為善的人，他前半生在複雜的環境之中，建立了自己怯懦、自私、卑劣、殘酷、狡詐的人格形象，直到重生後的後半生，才有著符合自己意志的理想價值目標及其理性規範。

二、邪魔外道

梁羽生在本系列武俠小說中，強調正邪不兩立的態度，所以書中除了正義凜然的俠客外，也有不少出身邪魔外道的成名人物，梁羽生通常將他們定位成武林敗類和朝廷鷹犬的形象。隸屬武林敗類的人物中，幾乎都是武藝高強，在江湖上有很大的勢力和影響，稱得上是武林中的一派宗師，如《聯劍風雲錄》裏的天下第一魔頭喬北溟和「獨臂擎天」管神龍，「百毒神君」石鏡涵、以及「鐵扇書生」楚天遙（大齊）；《散花女俠》中烏蒙山赤城派的創始者赤霞道人，哀牢山的鳩盤婆公孫無垢，崑崙山星宿海的摘星上人，還有東海明霞島的屠龍尊者和甘肅積石山的六陽真君；《萍蹤俠影錄》中的苗疆異人赤神子，以及《廣陵劍》裏的東海龍王司空闊，瓦剌國師彌羅法師等人。他們大多性格殘暴，心狠手辣，為非作歹，禍害江湖，是一群反面人物。這些魔頭們大多練得一身邪派武功，出手極為凶狠霸道，完全違背了中華武術的重武尚德的精神。他們心機百出，詭計多端，見利忘義，濫殺無辜，其言行舉止既不合乎中國傳統道德規範，也違犯了江湖規矩，實在是真正的武林敗類。

另外有一批武林高手則大多是貪圖名利，喪失氣節，喪失人格的朝廷鷹犬，他們或僅為了私人恩怨，不惜在江湖上掀起腥風血雨；或為了名譽地位，投靠皇家官府為奴，殘殺武林同道；或追求個人利益，勾結外族入侵，出賣祖國和同胞，例如：《還劍奇情錄》裏的羅金峰與太玄道人，《散花女俠》及《聯劍風雲錄》裏的「川西劍客」陽宗海、《廣陵劍》裏的章鐵夫與令狐雍等人。不過這些出身不良的邪魔外道中，卻也有少數幾個令人欣賞的人物，例如：喬北溟的弟子厲抗

天，就是一個忠心的僕人；又如黑白摩訶兄弟，與張丹楓不打不相識以後，搖身一變成為俠義中人，這猶如名門正派也會有奸惡小人出現一樣，他們是污泥中的鮮花，雖出身邪魔外道，卻也擁有令人敬佩的品格與特質。出身名門正派，若是心術不正，便是邪徒；邪道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也可成為正人君子，也就是說，正派陣營中不一定全是好人，邪派陣營中也不一定全是壞人，正邪原就是不容易分清楚的。

梁羽生萍蹤俠影系列的邪魔外道出身的人物，大都屬於李斯特所說的「扁平人物」，也就是類型化人物，所以他們的性格較為單一，「陰狠邪惡」一詞，幾乎可以涵蓋這些人物的整個性格，他們在小說中全部的內心世界、全部的外表言行，幾乎都可看作「邪惡」的真實記錄。以下將要分析的，是在系列小說中形象較為突出的代表人物，將分成殘忍陰狠，怙惡不悛的小人、心術不正，老奸巨猾的魔頭、恃武為惡，爭逐名利的武夫、守分盡職，忠心耿耿的愚僕及盜亦有道，講信重義的異人等項，試論析如下：

（一）殘忍陰狠，怙惡不悛的小人

萍蹤俠影系列中惡毒殘忍的角色不少，最具代表性的當屬《聯劍風雲錄》中的喬少少與石鏡涵，以及《廣陵劍》中的龍成斌三人。以下試分述之：

喬少少是《聯劍風雲錄》中，眾多邪派人物裡，出現回次僅次於厲抗天，形象比較鮮明的一個，可說是小說中的主要反面人物之一，在書中佔有重要的地位，較之他的父親喬北溟，可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是大魔頭喬北溟的獨生子，年紀輕輕便已擁有第一流的身手，他一出場，首次出手，才兩三個照面，便盡折了武當派屈九疑、孤雲道人及七星子三大高手的威風，就連小俠張玉虎也不是他的對手，給

他打得落荒而逃入叢林中，得到于承珠金花解圍，才脫離險境，敗得十分狼狽。由此可見喬少少的功夫是何等厲害。他雖擁有一身好本領，可惜心高氣傲，目中無人，最要不得的是他那輕佻浮華的舉止，讓人難以忍受，例如，他第一次與龍劍虹對陣：

那少年書生讚了一個「好」字，笑嘻嘻地道：「好一個標致的姑娘，你的劍法是跟誰學的？」一雙眼睛賊忒忒的跟著龍小姐轉來轉去，神態甚是輕狂。龍劍虹大怒，唰的便是一招「龍翔鳳舞」，那少年書生笑道：「你劍法雖妙，卻也難奈我何。」（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2冊：《凌雲一鳳》（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60）

他見到容貌秀麗英氣逼人的龍劍虹，便馬上流露出輕狂的神態，讓人一見就知道他是個輕慢浮誇的紈褲子弟。

那少年書生道：「可惜了你這一身武功，何必在江湖上混？」鐵扇一張一合，左手五指如鉤，借著扇子掩護，竟然硬搶龍劍虹的利劍。龍劍虹給他逼得連連後退，那少年書生欺身直進，鐵扇一張，驀地一招「覆雨翻雲」，將龍劍虹的劍撥開，低聲說道：「你不如做了我的娘子吧，咱們合璧雙修，可以無敵天下！」龍劍虹氣得眼睛發綠，「呸」的一聲，拼死進攻，運劍如風，唰唰唰一連幾劍，劍劍指向敵人要害，那少年書生想把她生擒，反而險些給她刺傷。（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2冊：《凌雲一鳳》（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60）

這幾句話就又更不堪入耳了，沒想到生得一表人才的喬少少，人品卻是這般下流不堪，就連後來凌雲鳳加入了戰鬥，他見到凌雲鳳也是這一張低俗不堪的嘴臉：

那少年書生哈哈笑道：「可惜你如此美貌，又有這樣高

的武功，卻甘心從賊，你若改邪歸正，我願與你合璧雙劍。」
(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2冊：《凌雲一鳳》(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71)

這真是狗嘴裡吐不出象牙來，喬少少出身魔頭之家，自幼浸淫於邪魔外道，耳濡目染之下，使他成為人格卑劣，輕佻浮誇的公子哥兒，當然就可惜了他一身的武功與氣質。他已經娶了兩房姬妾，但為了獲得陰家的百毒真經，竟又想強娶七陰教主陰蘊玉的女兒陰秀蘭，並三番兩次威逼脅迫陰蘊玉母女，在陰蘊玉死後，陰秀蘭成為無依無助的孤兒時，喬少少想要從陰秀蘭身上騙取百毒真經，結果反被陰秀蘭以「毒霧金針火焰彈」炸傷，半邊臉孔被燒焦，本來是個頗為俊俏的人，變成了一個醜八怪。惱羞成怒的喬少少，因為被陰秀蘭毀了容貌，心中極為不平衡，於是捉住了陰秀蘭，劈劈啪啪將陰秀蘭打了幾記耳光，便準備將他帶回崑崙山，幸好他所受的毒傷，是一種慢性侵蝕的奇毒，最忌大喜、大怒、大哀、大樂，必須清心寡欲，再仗著本身的功力，方能阻滯毒性的侵蝕。所以喬少少雖然恨極了陰秀蘭，卻也不敢在路上污辱她，於是在路途中他便想盡辦法折磨陰秀蘭，先是在破廟避雨的時候：

卻見喬少少忽然解下一條軟鞭，走了開去，唰的一鞭，打在陰秀蘭身上，這一鞭解開了陰秀蘭的啞穴，但她的軟麻穴尚未解開，仍然不能行動。

喬少少唰唰接連打了幾鞭，撕裂了她的胸衣，在她雪白的胸脯上抽起了幾條血痕，他在旅途中每天都要這樣折磨陰秀蘭一次，今天他中途遇雨，又剛剛和東方赫吵了嘴，怒火都發泄在陰秀蘭身上，一鞭狠過一鞭，陰秀蘭雖然咬牙死抵，仍是不禁呻吟出聲。(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3冊：《修羅陰功》(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584)

一路上，他總是用鞭子邊打無助的陰秀蘭，一點也沒有憐花惜玉

之心，後來得到婁桐蓀與東方赫的幫忙，才躲開了凌雲鳳與龍劍虹的追擊：

喬少少那晚帶了陰秀蘭從古廟中逃出，驅車急走，他左臂脫臼之處，受了凌雲鳳一劍，傷上加傷，甚為疼痛，一腔怒氣，都發作到陰秀蘭身上。跑了一程，天色微明，一看背後沒人追來，喬少少又把陰秀蘭弄醒，重重的鞭打她。陰秀蘭昨晚見到了龍劍虹的面，卻不能和她說一句話，傷心到了極點，如今又受喬少少之辱，忍不住放聲大哭，喬少少哈哈笑道：「我以為你是銅皮鐵骨，不怕打的，原來你也會哭嗎？」他哪知陰秀蘭的傷心痛哭，另有所因，祇知是她抵受不了自己的鞭打，聽她哭得大聲，他就越發打得起勁！（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3冊：《修羅陰功》（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09-610）

從這些細節裡，可以看出喬少少是一個任性易怒，脾氣暴躁的人，他對陰秀蘭一絲也沒有疼惜喜愛之心，雖然陰秀蘭傷了他，但在陰秀蘭完全沒有反擊的能力下，他不斷地用肉體上的痛苦來折磨她，實在是一個狠毒殘暴的小人行徑。後來，喬少少的斷臂得到他的父親喬北溟用「柳枝接骨」的方法幫他接駁好，不但恢復了武功，而且喬北溟還從修羅陰煞功中，創化出「玄陰指」的功夫傳授給他，喬少少練成了玄陰指後，便奉父親之命，到杭州與陽宗海相會。陽宗海定下毒計，由管神龍等人按照武林規矩，到東海伏波島抗倭義軍基地向群雄比武，陽宗海則乘隙率領官軍偷襲。喬少少傷害了二三十個頭目，且假扮水寨的頭目，用玄陰指的歹毒功夫，暗算了葉成林，傷了龍劍虹，手段非常卑鄙惡毒。後來在與凌雲鳳爭戰時，被凌雲鳳所傷：

凌雲鳳一劍緊似一劍，卻已把喬少少逼得透不過氣來，激戰中，忽聽得凌雲鳳一聲：「撒手！」青鋼劍點中了喬少少的脈門，喬少少的摺扇果然應聲脫手，凌雲鳳左手一伸，

立即抓著他的琵琶骨，右手的劍鋒抵著他的背心。

就在這個時候，令人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

就在這眨眼之間，祇聽得一聲淒慘的尖銳叫聲，蕩人心魄，凌雲鳳晃了幾晃，竟似搖搖欲墜！

霍天都關心凌雲鳳的安危，亦已無暇追敵，急忙趕上前去，祇見喬少少俯伏地上，背上血跡殷紅，

原來喬少少所中的暗器乃是一朵金花，鋒利的花瓣，深深的嵌入他的背心，(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4冊：《北溟抗天》(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772-773)

原來這時陽宗海見喬少少落在凌雲鳳手中，深恐凌雲鳳將喬少少作為要脅，這樣他今日所做的努力將功敗垂成，將來喬北溟也有所顧忌，於是狡毒至極的陽宗海，狠心一起，竟然用了移禍東吳之計，用剛才于承珠打他的金花，從背後射殺了喬少少，他表面上是射向凌雲鳳，其實他當然知道凌雲鳳本領高強，暗器傷不了她，那朵金花實是對準了喬少少的背心大穴發去的，喬少少正被凌雲鳳揪著，背心朝外，無從躲避，糊裏糊塗的做了冤死鬼。心狠手辣，怙惡不悛的喬少少不死於群雄之手，卻莫名其妙地死於自家合夥人的暗算，實在是他作夢也想不到的事，善惡到頭終有報，真是天理昭彰，報應不爽。

其次來看「百毒神君」石鏡涵：石鏡涵是苗疆毒手神魔姬環的大弟子，也是七陰教主陰蘊玉的師兄，也就是陰秀蘭的父親。他是一個心狠手辣無惡不作的惡魔，陰蘊玉曾向女兒告白：

有一天我奉師父之命外出採藥，他隨後跟來，對我說道，他決意背師私逃，跟龐通到外面去享受榮華富貴，希望我和他一同行動，逃出苗疆。我當然不答應，他反復勸說，說是苗山如此荒涼，有什麼值得留戀？外面花花世界，為什麼不出去享受一番？我也勸他不要貪慕繁華，切不可聽從奸人的撥弄，背叛師門。豈知他的心意已決，不但不聽從我的

勸告，而且突然翻面，獰笑說道：『我的說話已進入你的耳中，你不依從也得依從了。』我發覺危險，還未來得及逃走，便給他一口迷煙噴倒，唉，他竟然趁我昏迷之後，將我姦污了！我歷盡艱難才得以保全的貞操，竟然輕輕易易的葬送在他的手上！（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3冊：《修羅陰功》（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66-467）

石鏡涵原來是一個貪圖美色的惡魔，陰蘊玉才脫離赤霞道人的魔掌，卻又陷入了另一個更悲慘的夢魘深淵，石鏡涵除了人面獸心之外，更是大逆不道：

他將我姦污之後，又去對師父暗暗下毒，師父愛他如子，對他更是毫無防備，竟然在熟睡中著了他的道兒，被他用桃花瘴、金葉菊、碧蠶卵三樣極厲害的毒物合成的藥粉，用吹管吹入了口鼻！我師父號稱毒手神魔，本領非同小可，中了這樣厲害的毒藥，仍然打了他一掌，可惜師父中毒之後，功力大減，要不然那一掌便能叫他喪命。（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3冊：《修羅陰功》（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67）

石鏡涵殺害師父，凌辱師妹，全只是為貪圖自由享樂，他的師父愛他如子，悉心傳授功夫給他，卻不料反被他以毒物害死，石鏡涵不顧師門恩情，害師滅祖，實在是一個泯滅人性，陰狠惡毒的惡魔。後來陰蘊玉生下陰秀蘭，在陰秀蘭周歲那天，石鏡涵回來了，他誤會陰蘊玉與舊情人萬家樹暗通款曲：

他瞪著眼睛看我，過了好一會子，大聲問道：『你打定主意沒有？你願不願跟我？』我也大聲答道：『我寧死也不跟你！』他惡狠狠地說道：『師父已死，天下無人能夠制我，我要將你置死，那是易如反掌，但我偏偏不讓你死，你非跟我不可！』我一看他的神色，知道他想用毒藥來制服我，我便立即說道：『除非你毒死了我，否則任憑你放蠱也好，下毒也好，我決不會對你依從的。』

他大約也想到我的武功比他高強，他若用毒藥迫我跟他，我也可以隨時殺他，他軒眉怒眼，狠狠盯著我，忽地獰笑說道：『好，你不跟我，我也由得你去，念在夫婦之情，我不殺你，但你想那個小白臉、卻是萬萬不能！』獰笑聲中，他把手一揚，一團毒霧，立即把我罩住！（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3冊：《修羅陰功》（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70）

石鏡涵其實並不是真的愛著師妹，卻是醋勁十足的大男人，因為誤會陰蘊玉與舊情人萬家樹仍有往來，竟狠起心腸，向自己所愛過的人施展毒手：

昏迷中祇聽得他還在高聲獰笑，說道：「我把你變成醜八怪，看那個小白臉還要不要你？」

我昏迷了一天一夜才醒過來，醒來之後，就變成今天這個樣子！他用的是腐蝕肌肉的毒藥，雖然沒有毀掉我的性命，卻把我的容貌毀了。（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3冊：《修羅陰功》（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71）

石鏡涵真是一個可怕的情人，自己得不到陰蘊玉的心與人，就想毀了他，讓萬家樹也別想得到，這樣極端偏激的感情，造成了陰蘊玉悲苦的一生，石鏡涵實在罪孽深重。

最可笑的是，二十年後石鏡涵與陰蘊玉重逢，他竟然還是醋意不減，在第二十三回有這樣的記述：

百毒神君道：「你怕我提起你的情郎麼？萬家樹的兒子都這樣大了，還怕什麼？哼，莫非你現在還是餘情未斷麼？好，二十年前我問過你的一句話現在再來問你，你到底願意是跟我還是願意跟萬家樹？」（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3冊：《修羅陰功》（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82）

二十四回也有相類似的語句：

百毒神君老羞成怒，冷笑說道：「好呀，萬家樹死了，你還心甘情願替他撫養孤兒，真是可敬可佩！祇不知你憑著什麼身份，替他守寡？好，我索性將這小子斃了，看你怎麼？」（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3冊：《修羅陰功》（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83）

說他完全不愛陰蘊玉一點也不過份，因為他一直把萬家樹當作情敵，竟不知萬家樹早已死了。一個被仇怨蒙蔽心智的人是可悲的，他自己被關在仇恨之中無法解脫。百毒神君因為這不成熟的愛情觀，造成他雖然在毒物使用上是卓然名家，卻在感情生活上繳了白卷。他用陰狠的手段在萬天鵬身上施毒，引七陰教主現身，其實是有相當目的的：

他被七陰教主的目光逼退幾步，定了一下心神，說道：「事情已經過了二十年，你仍然如此痛恨我麼？好，就算我當年對不住你，如今我來贖罪，你願不願意聽完我的說話？」（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3冊：《修羅陰功》（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85）

他先降低陰蘊玉的敵意，然後才說出將獲得金刀寨所劫的一半貢物，且也與喬北溟結盟：

「聽說你要創立七陰教，我的資財正可以助你成其大事，那時你要錢有錢，要人有人，你我夫妻同心合力，外面又有喬老怪作靠山，你的七陰教還怕不昌盛麼？你瞧瞧，我誠心與你共用富貴，你還不滿意嗎？」。（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3冊：《修羅陰功》（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85）

石鏡涵對陰蘊玉誘之以利，是不是真的為了要幫助他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中另有文章，俗話說：『殺頭生意有人做，賠錢生意沒人做』，一個不講情義道德的人，怎可能與他人有福同享呢？陰蘊玉

當然馬上就回絕了他的好意。石鏡涵吃了閉門羹，厚顏無恥的他接著又說：

百毒神君怔了一怔，裝出一副悲傷的神色，說道：「你不願與我和好，我亦無法勉強。女兒你讓我將她帶走吧。」七陰教主冷笑說道：「你問她，她願不願跟你？」陰秀蘭哇的一聲哭了出來，躲到七陰教主背後，叫道：「媽，我與你永不分開！」七陰教主道：「你聽見了麼？女兒與我相依為命！絕不願跟你的，你自己走吧！」（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3冊：《修羅陰功》（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86）

二十年來從未盡到一絲做父親責任的石鏡涵，竟然提出要帶走陰秀蘭的要求，他為什麼要帶走陰秀蘭呢？是不是良心發現了，想要彌補他們？已經見識過喪盡天良的父親所施展的狠毒手段，陰秀蘭當然不會答應。見到陰秀蘭一口回決，石鏡涵隱忍怒氣，仍假惺惺的說：

百毒神君嘆了口氣，說道：「你們還未知道我的心意，我要將女兒帶走，乃是為了她的好處呀，我給她找了一個好婆家了。」七陰教主怒道：「她是我的女兒，你敢擅自許人？我不答允！」百毒神君：「你聽我說了是哪一家，再行定奪也還不遲呀！何必張口就罵」七陰教主道：「好，你說是哪一家？」百毒神君道：「我給她選的便是喬北溟的兒子，喬北溟是天下第一高手，他的兒子也是少年英雄，難得他也不嫌咱們，你說說，這樣的人家還往哪裏去找？」（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3冊：《修羅陰功》（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86）

狐狸尾巴終於露出來了，原來他是想將女兒當成討好喬北溟的工具，並不是真的對陰秀蘭存有父女之情。見到陰蘊玉母女堅定的反對態度，他知道此事是沒有希望了，不得已只好放棄了這個念頭。他一計不成，又生一計，於是終於將此行的真正目的說了出來：

百毒神君邁上一步，說道：「先師的百毒真經，可是在你手中？」七陰教主聽他提起師父，心中惱怒之極，但仍然隱忍不發，說道：「不錯，是在我的手中。怎麼樣？」百毒神君道：「理說我是掌門大弟子，你是半路投師的人，師父這本百毒真經，應該歸我所有，但我念在夫妻一體，二十年來，始終沒有向你索取，如今你既與我斷了夫妻之情，本門的傳家經典，你就該交還給我。而且，我也不白要你的，我願將所得的貢物分一半給你。」（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3冊：《修羅陰功》（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87）

圖窮匕見，答案終於揭曉了，原來百毒神君的真正來意乃是要索取《百毒真經》。在此之前，石鏡涵先向七陰教主求情，口口聲聲說要「贖罪」，豈料一切都是假裝出來的，最終的目的仍是在騙取這本真經，石鏡涵如此低聲下氣，委曲求全，都是裝出來的，他並不是為了與陰蘊玉破鏡重圓，與陰秀蘭父女相認的，他真正的目的只是想要百毒真經這一本奇書而已。從以上各段漸進的描述，就可以看出石鏡涵是一個無情無義，又自私自利，齷齪可恥的江湖敗類。當七陰教主拒絕交出百毒真經時，這一個怙惡不悛的小人，終於使出了卑鄙殘忍的手段：

百毒神君面色鐵青，盯了七陰教主一眼，忽地哈哈笑道：「原來如此，多謝你手下留情，好，以後我也不會再來見你了。」七陰教主吁了口氣，道：「這樣最好！」話猶未了，百毒神君突然一躍而起，「波波」兩聲，兩顆彈子倏的射到了七陰教主的面前，便即碎裂，迸發出兩道淡紅色的光華，同時一掌向七陰教主擊下。原來他故意說走，正是要乘七陰教主戒備鬆懈，這才驟下殺手。

但聽得「蓬」的一聲，百毒神君給震得飛了起來，七陰教主卻像一棵枯萎的樹木一樣，慢慢倒下，百毒神君獰笑道：「你到地下向姬老鬼訴冤吧！」（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3冊：《修羅陰功》（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89）

為了一本師父的遺著，石鏡涵竟施用這樣殘忍無情的手段，在自己曾經愛過的女人身上，石鏡涵可說是喪心病狂了。只是這樣一個作惡多端、喪心病狂，只為自己著想的敗類，作者當然不會安排他有好的下場，否則武林間就沒有正義，世間也就沒有公理了。這時躲在神像背後的龍劍虹出現了，他一出現便替石鏡涵罪惡的一生，劃上了永遠的休止符：

也就是在這一瞬之間，但聽得「鏘、鏘」兩聲，接著是百毒神君的一聲淒厲之極的慘叫，七陰教主本已昏迷，聽到了他淒厲的叫聲，陡然間精神一振出眼一睜，但見一個美貌的少女站在他的面前，而百毒神君則已倒在地下，七陰教主叫道：「龍姑娘，是你！」

七陰教主坐了起來，香案上的破油燈燈光搖曳，照出了地下慘酷的景象，但見百毒神君全身彎曲，眼耳鼻口，都淌出血來，在地上動了兩下，厲聲叫道：「你好，你好，我死了，你也活不成！」聲音越說越弱，說到了末一個字，哇的一聲，噴出了一團瘀黑色的血塊，便即寂然不動，但那慘厲的聲音，還好像凝聚未散，震得人心靈發抖。（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3冊：《修羅陰功》（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89-490）

原來龍劍虹從神像後面似箭一樣射出來，使出了一招絕妙的劍法，恰好削斷了石鏡涵射出的兩枚毒耳環，其中有一片耳環激射回去，割穿了百毒神君的額門，那耳環劇毒無比，而且他又被七陰教主一掌震散了氣功，因此在片刻之間便告暴斃，死在自己的毒環之下。作法者自斃，玩火者自焚，石鏡涵死在自己的毒環之下，算是自作自受，惡有惡報。只是可憐了陰家母女。

《廣陵劍》裏的龍成斌也和喬少少一樣，是一個外表玉樹臨風，溫文有禮又相貌堂堂的有為青年，卻也如喬少少一樣，都是外表光鮮亮麗，卻是一個包藏禍心，陰險毒辣的惡徒。他首先以弱不禁風的秀

才打扮，贏得單純篤樸的陳石星的信任，兩人遂結伴同行，陳石星少年不識人心險，狡獪的龍成斌安排疑陣正等著他上鉤：

龍成斌得知來龍去脈之後，心中大喜，臉色絲毫不露，假意安慰了他幾句，說道：「小兄弟，你的遭遇真是不幸，不過古人說得好，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你受了許多折磨。現在已是否極泰來的時候了。你有雲大俠的寶刀為憑，又有張大俠手書的劍譜作証，張大俠一定會相信你的話，收你為徒的。」陳石星道：「但願如此。我還有個奢望，假如咱們能夠成為師兄弟，那就更好了。」

龍成斌裝作十分感激的模樣，說道，「小兄弟，多謝你的提攜，我但求能夠托庇於張大俠宇下，躲過這場災難於願已足。」說到這裏，忽地好似想起一事，說道：「小兄弟，雲大俠給你的信物，你沒失掉吧？」陳石星道：「這樣重要的東西，怎會失掉？你瞧，張大俠手書的那幾頁劍譜，就是放在這個盒子裏面。」一面說話，一面拿出那個盒子。（梁羽生，《廣陵劍》，第1冊：《黑白摩訶》（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173-174）

善良又未經世故的陳石星，遇上了詭計多端，口蜜腹劍的龍成斌，怎逃得開這精心佈置的陷阱呢？他還夢想著透過他的關係，張丹楓或許也會收龍成斌為徒弟呢！他這廂如意算盤這樣為龍成斌打算著，卻沒想到龍成斌有另一盤更大的算盤：

龍成斌眼睛發亮，挨近陳石星身邊，忽地伸指向陳石星脅下的「章門穴」重重一戳！陳石星正要打開蓋子，做夢也想不到「情如手足」的龍成斌突然會暗算他。「咕咚」一聲，登時倒在地上。「章門穴」是麻穴，給人點了，動彈不得，話也說不出來，但卻沒有失掉知覺。

龍成斌首先搶了那個盒子，跟著拿了那把寶刀，狂笑說道：「小兄弟，你別怨我心狠手辣，與其你做張丹楓的弟子，不如我做張丹楓的弟子。」陳石星一聽就知他是想要冒充自己，騙張丹楓收他為徒，氣得幾乎暈了過去。

狂笑聲中，龍成斌繼續說道：「小兄弟，你別怨我。按理說，我從你這裏得到的好處，是不應該再殺你的。但我可

不敢相信你甘願吃這大虧，即使你不和我為難，我也怕你洩漏祕密。為了免除後患，祇好殺你滅口了！不過，你心愛的古琴，我讓它陪你葬吧。也算是盡咱們異性兄弟一點情份。」
(梁羽生，《廣陵劍》，第1冊：《黑白摩訶》(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174)

龍成斌終於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他趁陳石星對他沒有任何防備之心的當頭，搶了寶盒跟寶刀，更企圖要取代陳石星成為張丹楓的徒弟，為了要達到這個目的，他竟還要殺陳石星滅口，這樣一個狠毒深沈的讀書人，實在是邪惡魔鬼的化身，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哪！人不可貌相，當陳石星瞿然警醒這個道理之時，他已身陷千鈞一髮的危險當中了，後悔已經來不及了。所幸，天無絕人之路，事情出現了轉機，龍成斌的合夥人出現了，他們一要寶刀，一要劍譜，因為分贓問題產生了齟齬：

龍成斌苦著臉道：「兩位大哥有所不知，這兩件東西是我要拿來當作信物去見張丹楓的，待我學成武功，再給你們不遲。那時我非但可以給你們寶刀、劍譜，我學到了手的武功，也可以轉授你們，那不更好？」

那粗豪漢子雙眼一瞪，說道：「龍老三，不是做哥哥的不相信你，但俗語有云：現鐘不打反去煉銅，我可也不能這樣笨呀！」

龍成斌皺眉道：「你們拿走這兩件信物，卻叫我如何取信於張丹楓？」那姓韓的笑道：「龍老三，你能言會道，一張嘴能把樹上的鳥也哄下來。這小子已經把全部祕密告訴你，你還怕騙不過張丹楓嗎？」(梁羽生，《廣陵劍》，第1冊：《黑白摩訶》(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176-177)

龍成斌的合夥人說得好：「能言會道，一張嘴能把樹上的鳥也哄下來。」他將龍成斌善於騙人的特長傳達得精準透徹，讀者可從這些勾心鬥角的對話中察覺到：

龍成斌道：「我已經答應將來把好處分給你們了！」那粗豪漢子冷笑道：「將來，將來，誰知你將來不會藏私！」總而言之，廢話少說，寶刀劍譜，快交出來，否則休怪我們對你不客氣了！」

龍成斌作出無可奈何的神氣，苦笑說道：「兩位哥哥既然這樣不相信小弟，我也只好依從你們了。」

那粗豪漢子一道：「對啦，你早肯這樣，不是少了許多唇舌？」

那姓韓的道：「你把藏有劍譜的盒子放在地上，我自己會拿！」

粗豪漢子瞿然一省，說道：「對，你把寶刀拋給我，不許走過來了。」

龍成斌苦笑道：「兩位哥哥如此多疑，難道小弟還能暗算你們嗎？」當下掏出盒子放在地上，那姓韓的折下一枝樹枝，把盒子撥到跟前。粗豪漢子道：「寶刀拋過來！」

龍成斌道：「是！」陡然間祇見刀光如電，龍成斌以迅捷無倫的手法，倏地拔刀出鞘，就擲過去。

那粗豪漢子雖然有所戒備，卻想不到龍成斌在給他們喝破之後，還敢驟施殺手。要想拔刀招架，已來不及，祇聽得「喀嚓」一聲，血光迸現，寶刀已是插入了他的心窩，（梁羽生，《廣陵劍》，第1冊：《黑白摩訶》（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178）

這真是一段精彩動人的描述，龍成斌見自己勢單力孤，只好先採低姿勢退讓，降低合夥人的戒心，不料那兩人也不是省油的燈，他們知道平素狡詐的龍成斌，一定會使出詭計與手段，連機會也不給他，雙方爾虞我詐，相互推守攻防了一番，最後終究仍是龍成斌魔高一丈，殺了他的合夥人，惡毒的野狼，怎肯輕易放棄已經到口的食物呢？想當然，另外一個合夥人也必定難逃滿腹壞主義的龍成斌的毒手了。陳石星躺在地上，動彈不得，看著這場黑吃黑的精彩好戲，終究明白了龍成斌是一個笑裡藏刀，滿肚子壞主義，人面獸心的兇惡之徒。當龍成斌二度想要殺他滅口之時：

忽聽得「當」的一聲，突然間一顆石子打來，把他的寶

刀打落地上。龍成斌大吃一驚，定睛看時，祇見陳石星已經跳了起來！

原來陳石星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一急之下，奇經八脈突然打通，真氣瞬息流轉全身，穴道已然自解！

陳石星打落了他的寶刀，戟指罵道：「龍成斌，枉你讀的是聖賢書，行為卻是這等卑鄙，連市井小人都還不如，還幸蒼天有眼，你這小人害不死我！」

龍成斌虎口隱隱作痛，只道陳石星已經恢復武功，就要來殺自己。他受傷不輕，如何敢和陳石星交手？

「小兄弟，請你念在往日之情饒我一命。」龍成斌嚇得連寶刀也無暇再拾起來，一面叫一面飛奔。性命關頭，也不知哪裏來的氣力，跑得居然好像沒有受傷一樣。轉瞬間，滾下山坡，跑得影子都不見了。（梁羽生，《廣陵劍》，第1冊：《黑白摩訶》（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182）

這裡又可以看到龍成斌小人無恥的經典畫面，他從一隻戲弄老鼠得意洋洋的貓，變為一隻搖尾乞憐求饒的喪家之犬，為了保命，他什麼氣節、風度、面子都來不及顧慮了。真是一個無行的讀書人，將文人風流儒雅，格調清高的形象全給毀得一乾二淨。

龍成斌年紀雖輕，卻城府深沈，活像一隻狡獪的老狐狸，大俠雲浩桂林遇難，客死異鄉的幕後黑手就是他，他偷聽到了雲浩與雲夫人的談話，得知雲浩即將要到桂林與金刀鐵掌單拔群與一柱擎天雷震嶽會面，於是不動聲色的將消息通知叔父九門提都龍文光，暗中佈下殺害雲浩與單拔群的毒計，雲浩不幸罹難，單拔群幸得雷震嶽及時趕到才不至喪命。他為了不讓自己的奸謀被拆穿，他先向雲夫人謠傳陳石星是殺害雲浩的兇手，想藉雲夫人之手除掉陳石星；他又想取雲瑚為妻，更難以忍受陳石星存活對他的威脅，於是時時想殺害陳石星，處處埋下殺機，他真是一個暗箭傷人使陰耍狠的小人。

後來他的叔父龍文光失勢，他想投奔瓦剌，因為怕引起他人側目，於是他夜宿在已被查封的雲家：

呼延龍笑道：「公子計慮周詳，往在這裏，沒人打擾，可要比住在客店舒服多了。」

說話之際，他們已經踏入客廳。呼延蛟早已點起一盞馬燈，前頭引路。

陡然間祇聽得一聲冷笑，劍光耀眼，雲瑚已是搶先出來，喝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偏闖進來。龍成斌你睜開狗眼瞧瞧，看我是誰？」

祇見陳石星與雲瑚並肩而立，龍成斌這一驚當真是非同小可！

呼延龍忙道：「公子快走！」呼延蛟把馬燈拋開，錚、錚、錚、錚，四兄弟閃電拔劍，佈成劍陣。

濮陽昆吾叫道：「公子，你要是逃不脫，快把文書毀掉。我去找援兵救你！」他說這話，是怕陳雲二人不肯放過他，故而特地點明龍成斌身上藏有機密文書，其實最重要的文書，他早已取去了。

龍成斌大為著急，可是他未來得及「抗議」，陡間，祇聽得一片斷金碎玉之聲，四兄弟的長劍已被陳雲二人的寶劍同時削斷！

龍成斌身上受了七八處劍傷，其中倒有五六處是誤中了呼延四兄弟的劍。一陣撕心裂肺的慘叫，他倒在地上，血流如注，眼見不能活了！（梁羽生，《廣陵劍》，第6冊：《塞外星沉》（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1398）

「天作孽，猶可活，自作孽，不可活。」龍成斌自以為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他選擇宿在封條未揭，久無人居的雲家，一定是最安全的，沒想到天網恢恢，竟遇上了雲浩的女兒雲瑚，仇人見面分外眼紅，沒兩三照面，作惡多端的龍成斌便誤死在自己貼身的四大護衛劍下，真是天理報應。

(二) 心術不正，老奸巨猾的魔頭

萍蹤俠影系列中有許多心術不正，為道不尊的魔頭。如《萍蹤俠影錄》中的苗疆異人赤神子；《散花女俠》中烏蒙山赤城派的創始者赤霞道人，哀牢山的鳩盤婆公孫無垢、崑崙山星宿海的摘星上人、還有東海明霞島的屠龍尊者和甘肅積石山的六陽真君；《聯劍風雲錄》裏的喬北溟與「獨臂擎天」管神龍、「鐵扇書生」楚天遙（大齊）；以及《廣陵劍》裏的東海龍王司空闊、瓦剌國師彌羅法師、章鐵夫與令狐雍等人，都是在武學上有相當造境的「老」前輩，至少都有三四十年以上的內力修為，實在是不可小覷的厲害人物。

其中尤其以崑崙山星宿海的喬北溟最為厲害，可說是當世天下第一大魔頭。他不但武功高超，人也精明幹練，最令人可怕的是他機心深沈，總是算計著別人，例如：他在青龍峽谷初試身手，便將劫貢群雄打得落花流水，當他與張玉虎交手時，發現張玉虎是個學武奇才時：

向張玉虎點點頭道：「你居然能擋得住我的一抓！再過五年，你的武功將要勝過我的兒子了。噫，留你不得！」（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2冊：《凌雲一鳳》（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67）

他為了私心，竟想將張玉虎擊斃，只因為以他的識人之明，他認為張玉虎五年之後功夫一定大成，屆時將成為他的兒子喬少少稱霸武林的大阻礙，於是便想先下手為強，可見他居心之可怕。

後來因為他練功走火入魔，造成下半身癱瘓，必須有內功極深厚的人助他活動氣血，復活他已僵死的機能，可是他的朋友中沒有人具有如此深厚的功力，於是他必須從敵人中尋找這樣的人選，而且要對

方的功力比自己稍低，否則給他看出自己的心意，乘機施展殺手，那後果就不堪想像了。恰巧，他發現了霍天都與凌雲鳳正是最適當的人選，於是在青龍峽一戰，他本來可以輕易殺害他們夫妻的，可是別有用心的喬北溟，正佈下一個兩全其美的詭計，誘騙霍天都與凌雲鳳上當：

過了一會，忽見喬北溟的面上露出詭異的笑容，將鐵鏈的一端橫著貼在他的兩條腿上，霍天都莫名其妙，祇覺對方傳來的內力好像漸漸減弱，並不攻擊過來，反而好像將自己的內力牽引過去，霍天都但恐這是誘敵之計，一點也不敢鬆勁。

狡詐的喬北溟發現霍天都和凌雲鳳聯合起來的功力比他稍低，正好可以引為己用幫助自己打通經脈，因此喬北溟靈機一動，便臨時改變了殺害霍天都與凌雲鳳的念頭：

本來喬北溟若是全力施為，縱然不能將霍天都夫婦置於死地，最少也可使得他們受傷，而今他臨時變計，運用最上乘的以毒攻毒的邪派內功，將對方的力道徐徐牽引，與本身功力合而為一，打通閉塞多年的「陽躄脈」。陽躄脈起於足內踝前大骨的下陷部位，經內踝骨上部，直上沿大腿內側入小腹，這是主管足部的經脈一打通，他那僵硬多年的雙腿便可以復蘇了。（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2冊：《凌雲一鳳》（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79）

喬北溟心中的如意算盤果然打得精，厚道的俠客霍天都與凌雲鳳都被欺騙了，喬北溟內心正暗暗歡喜他的陰謀就要得逞了：

霍天都夫婦與喬北溟相持了約半個時辰，但覺對方的內力，由強而弱，到了後來，竟似完全消失了一般，按此情形，喬北溟早已應該不支倒地，但他還是盤膝而坐，動也不動，

霍天都大為奇怪。就在此時，忽聽得喬北溟大笑三聲，鐵索一收，縱身躍起，朗朗說道：「念你修為非易，老夫實是不忍毀你這身武功，今日暫且饒你一次，你若是不知好壞，老夫再來找你算帳。貢物之事，我勸你還是不要插手為妙。好啦，言盡於此，老夫走了！」

其實喬北溟因為要借用霍天都夫婦的功力，陽蹻脈雖然打通，他本身的真力亦已消耗殆盡，而且左腳也還沒有完全復原，若然霍天都識得其中奧妙，喬北溟實已是不堪一擊。但霍天都小心過甚，見喬北溟不但毫無受傷的跡象，而且還居然能夠走動，這一驚非同小可，如何還敢前往追擊？（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2冊：《凌雲一鳳》（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80）

就這樣，他利用高明的欺敵戰術，嚇住了霍天都，不但全身以退，他更利用了霍天都與凌雲鳳的功力，幫助自己恢復了行動上的自由，這樣一個老謀深算的大魔頭，實在是俠義之人可怕的夢魘。

第三個可以看出喬北溟精明幹練，心機巧智的例子是在擒獲陰秀蘭取得百毒真經以後，為兒子找出解藥的經過：

喬北溟「哼」了一聲，說道：「你以為你不指出解藥，我就沒有辦法了嗎？」提起筆來，寫了兩張藥方，喚來了一個侍者，說道：「每一張藥方，煎十五碗水份量，煎好了就拿出來。」陰秀蘭暗自想道：「即算你知道解藥如何配製，一年半載之內，也配不齊這些配藥，我就不信你家中有現成的藥材。何況百毒真經並未載有現成的藥方，必須要精通了各種使毒的本領之後，熟識各種藥性毒性，這才能夠融會貫通，自己配製各種解藥。」（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3冊：《修羅陰功》（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23）

從陰秀蘭的心思來看，喬北溟想要配出解藥實在是難如登天，但是喬北溟卻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喬北溟先吩咐侍者帶十五條狼狗來，並從侍者已煎好的兩個大銅藥壺中各倒了一碗藥茶，將一包解藥打開，每碗茶中彈進少許，灌給狼狗喝，最後十五條狼狗死了十二條，

還有三條未死的也奄奄一息，儼如大病了一場，喬北溟損失了十五條得力的獵犬，卻試了解藥的性能：

原來喬北溟那兩壺奈，一壺性熱，一壺性寒，喬北溟雖然不知道對症的解藥，但從兒子的脈象，已知道他中的是慢性的寒熱交侵之毒，而毒藥的成份則是熱多寒少，所以解藥的成份則必須是寒多熱少。他用十五條狼狗試出了十五包解藥的性能，極熱的狼狗則瘋狂而死，極寒的狼狗則顫戰而死。剩下三條半死不活的，即是試出了有三包解藥，兼有寒熱兩種藥性，而且是比較偏於陰寒的了。

喬北溟一看陰秀蘭的面色，就知道他的試驗完全對了，哈哈大笑：「現在祇要從三種解藥中認出一種來就行了，你還要我多費心思麼？」（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3冊：《修羅陰功》（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25）

喬北溟果然不愧是聰明的魔頭，他運用科學試驗、分析歸納的方法，從一堆解藥中，整理出了最有可能的解藥來，但是陰秀蘭怎肯告訴他真正的答案呢？

喬北溟冷笑道：「好，你不肯說，我偏偏要你親自告訴我！」突然一手執著陰秀蘭的手腕，拇指按著她的脈門，另一隻手拿了一包解藥，在她眼前一晃，大聲問道：「是不是這包？」陰秀蘭咬著牙根，緊緊閉了嘴唇，心想：我就是死了，也不會告訴你。喬少少也在奇怪，心道：「她若肯說，早就說了，這樣問她，有什麼用。」

喬北溟又拿起第二包解藥，說道：「一定是這一包了？」陰秀蘭仍然毫不作聲，喬北溟拿起了第三包解藥，猛然喝道：「我知道啦，是這一包！」陰秀蘭極力忍著，連臉上的神色也不露出來。

喬北溟哈哈大笑，從三包解藥中撿出一包，擲給喬少少道：「她已經親自告訴我了，是這一包！」喬少少接了解藥，尚自有點疑惑，喬北溟道：「你趕快服下，絕不會錯。」喬少少想他父親絕不會拿他的生命作為兒戲，這才放心服下。

這一包確是解藥，陰秀蘭大大吃驚，暗暗叫苦，原來當喬北溟問她的時候，她雖然緊緊閉了嘴唇，但看到那一包對症的解藥之時，心情總不免略為緊張，喬北溟是個武學的大行

家，拇指按著她的脈門，從她脈搏跳動的強弱快慢已測了出來。(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3冊：《修羅陰功》(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26)

從這裡就可以看出喬北溟驚人的自信與武學修為，他堅持要陰秀蘭親自說出真正的解藥，可是陰秀蘭抵死也不肯說出真正的解藥是哪一包，於是喬北溟竟從陰秀蘭脈搏跳動的強弱不同，診測出陰秀蘭內心情緒的起伏變化，據此推估判斷出正確的解藥。在這一段精彩的鬥法裡，喬北溟顯露出他膽大心細又具有科學思維的智慧，這樣可以直透人心的功力，簡直是比現代警局所使用的測謊器還要準確，令人不得不讚佩他實在是一個智慧型的大魔頭。

後來喬北溟靠著百毒真經的藥物幫助，練成了第八重修羅陰煞功，但若要練到第九重的最高境界，專靠藥物，是不可能成功的，必須懂得正宗的內功心法，然後與藥物配合，才可以事半功倍。正巧霍天都與凌雲鳳夫妻到喬家來要回陰秀蘭，於是他又在正直而沒有心機的霍天都夫婦身上打算盤：

喬北溟笑道：「我的意思倒是先切磋武功，然後再來談論你的『正事』！」霍天都雙眉一豎，與凌雲鳳並肩一站，雙劍挺出，朗聲說道：「這麼說，咱們還是照江湖的規矩辦了！好，就請你再指教吧！」喬北溟擺了擺手，笑道：「不必著忙，今天咱們都已打得累了，明天再打如何？再說，你們先經過了一場惡鬥，我也不想占你們的便宜。」他故意喘了口氣，說道：「說實在的，我也確是有點力不從心了。大家養好了精神，本領才顯得出來，你說是不是？」(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4冊：《北溟抗天》(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51)

正直的霍天都連做夢也猜想不到，喬北溟之所以沒有施展殺手，原來是想從他們夫婦身上求取正宗的內功心法。喬北溟的如意算盤是如此打的：霍天都當然不會將內功心法說給他聽，但以他自己的武藝

造詣，已到了聞一即知觸類旁通的地步，他利用與霍氏夫妻惡戰中，將修羅陰煞功忽而加強，忽而減弱，來試探對方的反應，從對方的反應中，察覺出對方運功的微妙變化，這樣一點一滴的積聚下來，就可以領悟出正宗內功的心法。這樣的試探，一次當然不夠，因此他要把霍天都夫婦留下來。不疑有他的霍天都夫婦，就這樣接連五天，與喬北溟演武比鬥。霍天都夫婦雖也一天比一天有進步，但喬北溟的威力卻也一天比一天增強，鬥到最後，總是喬北溟佔了上風，而喬北溟也總是在佔盡上風的時候，自動停手。後來，凌雲鳳警覺到事情可疑，霍天都趁機表態甘拜下風認輸時，狡詐的喬北溟強力挽留，並投霍天都所好，提出改以口頭論武的比試：

喬北溟道：「動手過招，難免要用上內力，這對你實不公平，其實，咱們在武學上雖未說得上登峰造極，亦已略窺堂奧，何須動手來決雌雄？不如各盡所知，互相詰難，我若說不過你，自當甘拜下風，一切謹依遵命。」霍天都正是個不折不扣的武學迷，喬北溟要和他談武學上的理論，恰乃投其所好，登時心癢難熬，暗自想道：「我博觸各家典籍，融通妙理，內外兼修，不信說不過你！」不待思索，便即答道：「素仰前輩學究天人，既肯賜教，霍某求之不得！說到辯難，實屬汗顏，但望老前輩不以淺陋見笑為幸！」喬北溟哈哈大笑道：「霍老弟，你年紀輕輕，便獨開一派，若再客氣。便是看不起喬某了。」（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4冊：《北溟抗天》（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56-657）

喬北溟針對愛武成癡的霍天都的弱點下藥，不費吹灰之力便達成了他的目的，霍天都沉迷武學，造詣極深，一旦遇上了旗鼓相當、可以互相論難的對手，心中的喜悅，實非言語所能形容，所以他越感到難於招架，就越振發精神，殫精竭智，與喬北溟反覆話難；霍天都沒想到喬北溟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單純的他，怎知魔頭喬北溟正欲從他那兒謀取正宗內功心法呢？當北方劍客烏蒙夫前來救出他們離

開喬家，最後卻慘遭喬北溟毒手時，霍天都後悔已經來不及了。

從以上各段的析述，可以看出喬北溟真的是一個究極天人的武學泰斗，可惜心術不正，成為武林第一魔頭梟雄，在江湖上興風作浪，為江湖上帶來一場腥風血雨，他的出現為武林帶來磨難，造成一場武林浩劫。

武林講究正義與公理，邪惡終究要向正義低頭，一代梟雄終有一代大俠剋制他，張丹楓就是他的剋星。在小說裡，他與張丹楓有兩次正式的對陣，第一次是在老君殿裡，他輸了，但是好強鬥勝的他並不向張丹楓認輸：

張丹楓笑道：「喬老怪，你服不服？」喬北溟昂然說道：「你不敢與我對掌，我始終不服！」要知喬北溟最自負的武功絕學便是「修羅陰煞功」，他剛才雖然運用「隔物傳功」的本領，將修羅陰煞功的陰寒之氣，從張丹楓的劍尖上傳過去，但到底不如觸及對方身體，可以盡量發揮，所以他仍是聲言不服。（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2冊：《凌雲一鳳》（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376）

喬北溟對自己的修羅陰煞功極為自負，未曾與張丹楓真正對掌，他真是不服氣的，但也看得出他不服輸的傲骨，所以張丹楓聽了也只能成全他了：

張丹楓哈哈大笑，一忽地將長劍一拋，喝道：「來吧！」喬北溟雙掌一錯，「呼」的一聲，左掌先到，張丹楓反掌一迎，喬北溟右掌又到，這連環雙掌，迅捷非常。張丹楓喝了一個「好」字，飄身一晃，祇聽得「蓬」！的一聲，右掌又接上了。就在這一瞬間，但見寒風疾卷，殿上的幾尊神像跌了下來，張玉虎與龍劍虹貼身牆角，但覺那牆壁也搖動起來。定睛看時，祇見張丹楓與喬北溟各自向後躍出，喬北溟面色灰白，有如一隻鬥敗了的公雞。

張丹楓沉聲說道：「你服不服？」喬北溟想了一想，雙眉一揚，道：「我仍然未服！」

張玉虎暗地罵了他一句。「不要臉！」張丹楓笑道：「怎麼還不服？」喬北溟道：「我的修羅陰煞功祇練到第七重，待我練到了第九重之時，你敢再接我一掌，我便承認你是天下第一高手，世上也便抹掉我喬北溟的名字！」（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2冊：《凌雲一鳳》（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376-377）

喬北溟自負與爭強鬥勇的習性，由此可看得出來。但是邪惡終究無法戰勝正義；第二次對壘時，張丹楓因喬北溟殺人無數，雖愛惜他在武學上的成就，終究無法再原諒他了，嶗山上清宮前，天下第一劍客與天下第一魔頭展開了一場生死大戰：

原來喬北溟在擲出銅人之後，立即閉了全身穴道，暫時止住流血，向張丹楓撲來。張丹楓本來可以避開，但他知道喬北溟的心意，喬北溟練成了第九重的修羅陰煞功，若然不能與自己硬對一掌，他必然死不瞑目。張丹楓為了成全他的心願，也想藉此考驗一下自己的功力，竟然伸出雙掌，接受他臨死的一擊。

一代大俠張丹楓英雄惜英雄，為了成全喬北溟的心願，不忍他死不瞑目，所以豁然大度的接受與他臨死前的最後一擊：

喬北溟將殘存的真力都迫聚掌心，發出了第九重的修羅陰煞功，雖說是臨死前的掙扎，威力也大得驚人，張丹楓吸了口氣，骨節格格作響，全身的功力也都聚在掌心，喬北溟但覺對方的內功源源而來，竟似無窮無盡。要知喬北溟雖說是練成了正邪合一的內功。霸悍之處，為任何一派內功所不及，但到底時間還短，卻怎及得張丹楓正宗內功的純厚？喬北溟這才知道，即使自己沒有受傷，一上場來就與張丹楓對掌的話，亦是勝他不得，爭雄之念一灰，登時全身軟了下來，張丹楓輕輕一推，說道：「喬北溟，你好生去吧！」喬北溟長嘆一聲，仆地便倒，真氣一散，所受的七處劍傷，傷口立即擴大，血如泉湧。

張丹楓慘然問道：「喬北溟，你還有什麼未了的心願？」喬北溟斷斷續續地說道：「死在你的劍下，死也值得！祇、

祇、祇可惜我一生心血 武學失傳 」張丹楓神色黯然，說道：「這我可沒有辦法幫助你了。」（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4冊：《北溟抗天》（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822）

一代梟雄喬北溟雖已練成第九重的修羅陰煞功，終究仍在代表正義的張丹楓劍下飲恨，結束了作惡多端的一生，但是他臨死前說的：「祇可惜我一生心血 武學失傳 」，卻也是令人動容的，也可想見他也是一個嗜武成癡的人，雖然手段毒辣，但卻也不失為一派宗師，一身武林絕學，未及傳承，便將身死，技無傳人的遺恨與落寞，確實是學武者最大的憾恨與悲哀。

（三）恃武為惡，爭逐名利的武夫

在這些邪魔外道出身的武夫中，有的憑藉自己的武學修為，投靠了皇室，成為皇室打擊異己的打手，他們恃武助紂為虐，又追逐名利，完全喪失一個學武的人應有的基本武德，他們依恃著官府的名義，狐假虎威，欺善怕惡，是一群最令人厭惡的人物，茲舉《還劍奇情錄》裏的羅金峰與太玄道人，以及《散花女俠》和《聯劍風雲錄》中的陽宗海為例：

羅金峰武功高強，是朱元璋手下的第一高手，當年長江之戰，他親手擒獲了張士誠，因為建立奇功，所以升上了專職逮捕要犯的錦衣衛總指揮。在《還劍奇情錄》中，他是朱元璋派出對張士誠與畢凌虛家族斬草除根計畫的實際執行者，是一個心機深沈，心狠手辣的武夫。他想利用當年張士誠麾下三傑之一的雲舞陽，來完成自己的功業，於是他到賀蘭山拜訪已是天下第一劍客的雲舞陽：

祇聽得羅金峰笑道：「吾兄明達過人，小弟佩服。祇是那些人既然與聖上作對，禍胎未除，聖上豈能安心。吾兄武功絕世，俗語云：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吾兄甘老荒山，這不太可惜了？？」

雲舞陽道：「武功高絕的稱譽，祇有羅兄可以受之無愧，小弟那裏敢當？聖上有吾兄輔佐，何須用到小弟庸劣之才？」

羅金峰哈哈笑道：「雲兄此言，太見外了。祇因朝上無人，小弟才敢濫竽充數這錦衣衛總指揮之職，小弟祇是暫代，等候老兄出山呢。」

雲舞陽道：「羅兄盡是往小弟臉上貼金，更是叫小弟愧煞了。小弟能做些什？」

羅金峰道：「想張士誠的部屬，十九都是雲兄舊交，聖上想請雲兄去勸勸他們。」

雲舞陽道：「若是他們不肯聽呢？」

羅金峰笑道：「老兄是明白人，何須小弟多說？老兄若是礙於故交之情，不願動手，祇請老兄將他們的蹤跡告知小弟，功勞當然還算是老兄的。」（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4-27）

從上面一段你來我往，爾虞我詐，針鋒相對的對話中，可以看出羅金峰是一個慣經宦場的老狐狸：他為尋求雲舞陽的幫忙，他先誘之以利，想以「豹死留皮，人死留名」來打動雲舞陽，更不惜對雲舞陽卑恭諂媚低聲下氣地說出：「祇因朝上無人，小弟才敢濫竽充數這錦衣衛總指揮之職，小弟祇是暫代，等候老兄出山呢」如此噁心虛偽的甜蜜說詞，對雲舞陽大灌迷湯，十足是一個跳樑小丑行徑，真是辱沒了武林人士的俠情傲骨。試想，學武除了強身之外，最重要的是能報效國家，為百姓謀福利，只為一家一姓，爭奪江山，苦害黎民，這又何必呢？後來他想從雲家莊擒捉陳玄機回朝覆命，與剛和武當五老及畢凌風劇鬥，師老兵疲的雲舞陽發生激烈衝突：

羅金峰又驚又喜，心中想道：「雲舞陽果然名下無虛，若未受傷，我斷斷不是他的對手，而今他暫時還可以與我打個平手，但看他的掌力，後勁不繼，我祇要沉得住氣，逼他硬拼，他勢難支持。哈哈，他殺了石天鐸，我殺了他，從此天下雖大，無人再是我的敵手了！」（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62）

他是極端自私的，當發現到雲舞陽內力減弱，便想以逸待勞，趁雲舞陽體力不繼時，將他誅殺，則他不但立下消滅張士誠餘孽的功勞，又可取代雲舞陽成為天下第一高手，真是一石兩鳥的惡毒之計，這樣一個完全被名利慾望蒙蔽的武林高手，實在是辜負了一身的好本領。後來身死雲夫人達摩劍法之下，還被雲舞陽用他自己身上的化骨丹，化成一灘血水，死無全屍，也算是作法自斃，死有餘辜了。

太玄道人是以前陳有諒帳下的第一高手，元末之世，群雄紛起，以朱元璋、陳友諒、張士誠三股勢力最大，陳友諒覆敗之後。太玄道人改投朱元璋，做到錦衣衛的總教頭，地位僅次於羅金峰，也是一個恃武為惡，爭逐名利的武夫。他在羅金峰被雲夫人牟寶珠殺了之後，帶著陽超谷和桑令狐趕了進來：

太玄道人道：「難道羅大人沒有向你說明：這小子乃是朝廷所要搜捕的犯人。」雲舞陽道：「說過了！」太玄道人雙眉一豎。道：「雲舞陽，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與羅大人說好，願助他一臂之力，將張士誠遺孽斬草除根，卻怎麼反而包庇叛黨，將羅大人殺了？」雲舞陽道：「這又有什麼不是了？倒要請教？」太玄道人氣道：「你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豈有連這點道理也不懂之理，武林中人最講信義，像你這樣反復無信，該算什麼？」

雲舞陽冷笑道：「太玄道兄，我記得你是陳友諒的心腹死士。卻怎的如今又做了朱元璋的錦衣衛總教頭？不知這又該算什麼？」太玄道人氣得雙眼翻白，怒道：「原來你還是忠於故主，故意將羅大人誘殺！」雲舞陽大笑道：「難道一個人總要找一個主子嗎？哈哈，你猜錯了。你一定要知道我

為何要殺羅金峰嗎？好，那也不妨說給你聽。一半是因為他傷了我的客人，另一半嘛，正是為你呵！」太玄道人道：「怎麼是為了我？」雲舞陽笑道：「免得你委委屈屈做羅金峰的副手呵！」（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68-169）

太玄一隻手指頭只指著雲舞陽，責備雲舞陽言而無信，殺了羅金峰，可是他卻忘了另外三隻手指頭卻正指著自己；他自己也是武林中人，他自己何曾做到了信與義，他原是陳友諒的心腹死士，如今卻做了朱元璋的錦衣衛總教頭，自己就是背信棄義之徒，卻大言不慚指摘別人不守信用，真是五十步笑百步了。倒是雲舞陽反唇相譏的話說得直率可愛，調侃了太玄一番。雙方終於因為話不投機，發生了激烈的你死我活的生死大戰。最後：

戰到分際，雲舞陽運用了僅有的精力，突然一記劈空掌發出，將太玄道人的拂塵震開，一招「乘龍引鳳」，劍鋒在太玄道人的胸口狠狠戳了一記，冷笑道：「看誰先我到泉間！」太玄道人「哇」的一口鮮血噴出，雲舞陽一劍得手，氣力全已消失，一個跟斗，一口氣竟是提不上來，胸口劇痛，眼前昏黑！「卜」的一聲，肩頭上又著了一支冷箭！（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74）

太玄的助手桑令狐功夫雖不是一流，但是發射暗器卻是精準無比，雲舞陽一心無法二用，也傷在他手裏。正在危急間，陽超谷又趁隙襲了過來，幸好雲夫人出劍如風，反而一劍削去了他的半邊腦袋，雲夫人因是第一次殺人，見那陽超谷被削去了半邊腦袋，兀自在地下滾動，鮮血直冒，禁不住心驚肉跳，手腳都酸軟了：

料不到太玄道人雖受重傷，亦還未死，正所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就在雲夫人殺掉陽超谷，長劍還未抽回，呆呆發愣之際，突然一躍而起，拂塵一展，「啪」的一下，

正正擊中了雲夫人的背心大穴。雲舞陽聽得響聲，睜眼看時，祇見妻子已是搖搖欲墜，雲舞陽大怒，也不知是哪兒來的氣力，伸指一戳，最後一次使出了一指禪功，也戳中了太玄道人的背心大穴。太玄道人一跤栽倒，嘶聲叫道：「把那小子搶走，算你一功！」(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77)

雲氏夫妻聯手合力盡殲強敵，但也都受了重傷，都只剩下三天的生命而已，真是一場兩敗俱傷的驚心動魄的惡戰。太玄憑恃著人多勢眾與餵毒暗器，想要謀害雲舞陽夫妻，帶走陳玄機，以向朝廷邀功，算盤雖打得精，卻不料雲舞陽的武學造詣，竟是已達爐火純青的境界，就連雲夫人的達摩劍法也是出人意表的精湛，真是一鳴驚人，太玄道人雖然傷了雲氏夫妻，但終究死於雲舞陽之手，他與羅金峰都一樣，甘為鷹犬走狗，危害武林，爭名逐利的下場竟全都是身死山野，最後還都化為血水，屍骨不存，下場真是悲哀，得到這樣的報應也實在令人可怕。

陽宗海曾與南方的張丹楓、北方的烏蒙夫、東方的石驚濤並稱天下四大劍客，可見他在劍術上的造詣，堪居一流，可是他卻甘為鷹犬，做了祁鎮的大內總管，是萍蹤俠影系列裡，為虎作倀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赤霞道人的得意門生，是赤城派第二代子弟中最為優秀的人物，有川西劍客的名號，劍術上有出類拔萃的成就，是不難成為一方大俠的，但是他卻選擇追逐權勢，為虎作倀，終至墜入權位爭逐漩渦中無法自拔，最後身敗名裂收場，實在可惜可嘆。

在《散花女俠》小說裡，他打著天下四大劍客的名號，不斷打擊俠義中人，第一次仗恃武功高強，在小鎮琉璃河想要擒捉樊英（第四回）；第二次在無錫小鎮，與婁桐蓀帶著御林軍重傷金刀寨主周山民夫婦（第九回）；然後使用下流手段，佈置陷阱，將于承珠困於大裡王府水牢之中（第十九回）；又因技不如人，遂請出師叔洪岩道人來

對付張丹楓(第二十一回),都顯示出他為追名奪利不擇手段的作風;後來他又與婁桐蓀聯合率領官軍南下屯溪包圍葉成林、凌雲鳳,結果反而被霍天都所敗,這一次他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祇見霍天都繞身晃步,反踏洪門(中路方位),驀然間舌綻春雷,大喝一聲「撒劍」,祇聽得「當啣」一聲,紫虹電射,陽宗海的那把大內寶劍,果然脫手飛去,霍天都飛身一掠,把寶劍搶到手中,陽宗海武功也確算高強,就在這一瞬之間,在半空中一個「鷓子翻身」,落下山坡,如飛奔跑,張丹楓哈哈大笑,說道:「寶劍易手。從今之後,天下四大劍客也換了新人!」(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724)

他敗在霍天都劍下,不但失去了大內總管地位,從此天下四大劍客的地位也被霍天都所取代了。

陽宗海汲汲於名利,最後落得一無所有。這毋寧是給他一次重新做人的機會;可是嘗過權力滋味的人,失去舞台是難以容忍的,他仍未從中學得教訓,反而更積極尋求東山再起的機會,所以在《聯劍風雲錄》裡,他為了想回復大內總管的地位,又繼續做出危害武林正義俠客的勾當了。只是這一回,陽宗海更是付出了一生最大的代價:

陽宗海逃到谷口,忽聽得嗚嗚聲響,幾點金星迎面打來,原來是于承珠已繞到他的前面,張玉虎站在他的側邊,陽宗海急忙改了一個方向,剛跑出十餘步,忽聽得凌雲鳳冷笑道:「來,來,來!我領教你的劍法!」跟在她身後的是霍天都,陽宗海更是嚇得魂飛魄散,急忙再轉一個方向,這回剛走得幾步,「轟」的一聲,一團火光在他面前炸裂開來,這是陰秀蘭放出的毒霧金針火焰彈,橫刀而立,和她在一起的是周志俠。

若在平時,陰秀蘭的暗器雖然厲害,陽宗海也絕不會讓她打中,但現在他正在喪魂落魄之際,冷不及防,卻被雜在煙霧中的梅花針打中了他的太陽穴,加以吸進了一口毒霧,

登時頭暈目眩，回過頭來，祇見背後又是石驚濤和谷竹均兩位老英雄趕來，陽宗海叫道：「我好歹都是做過大內總管的人，要死也不能死在你們之手！」反劍一戳，長劍穿喉而過，一命嗚呼。（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4冊：《北溟抗天》（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825-826）

陽宗海勘不破名利權位，冥頑不靈，不懂得迷途知返，一錯再錯，終於，走上了為虎作倀，名利爭逐人生的不歸路，設若他能如鐵鏡心一般，看淡名利，急流勇退，歸隱山林，定能明哲保身，於武林界再造一番成就。

（四）守分盡職，忠心耿耿的愚僕

厲抗天是手持獨腳銅人，力大無窮之人，有「大力神」之稱，他的功夫在江湖上已算是頂尖高手，然而他竟只是喬北溟的家僕，也是徒弟而已，他聽命於喬北溟與喬少少，是難得一見的忠心管家。

他雖武功高強，卻直率豪爽，恩怨分明，算不上是恃強為惡濫殺無辜的兇狠角色，他所作所為，都只是奉命行事而已，例如：在青龍峽與凌雲鳳激戰前

厲抗天提起獨腳銅人，讚道：「劍法不俗，你們兩個一齊上吧！」凌雲鳳道：「劍虹，你替我掠陣，我與他決戰一場！」厲抗天心中一凜，想道：「這婆娘好大的膽子，居然敢約我單打獨鬥！」當下將銅人一擺，命令官軍退後，騰出了一片空地，打量了凌雲鳳一下，忽地哈哈笑道：「我生平最憐惜美貌的女人，我這銅人重一百多斤，你若招架不來，趕快出聲！」（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2冊：《凌雲一鳳》（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56）

這裡就可看出，厲抗天雖是粗豪漢子，卻也懂得憐花惜玉，這一點比起他的少主人喬少少來，不知要強上幾倍。又如：霍天都與凌雲鳳夫妻聯劍上崑崙山欲找喬北溟要回陰秀蘭時，厲抗天因為主人喬北溟正值閉關練功最重要的時刻，他受霍凌二人聯劍重傷不退，死命保護靜室洞口，霍天都見他忠心護主，放他一條生路；他知道霍天都對他有不殺之恩，所以在喬北溟臨出關前，他接連兩次向霍天都示警，要霍氏夫婦一行趕快離開，以保全性命：第一次是在他被凌雲鳳快劍所傷，霍天都放過他的時候：

厲抗天拾起獨腳銅人，冷冷說道：「再過半個時辰，你們還想活命麼？趁早現在逃下山去！」

原來再過半個時辰，便是中午時分，喬北溟這次的閉關練功也正好滿了三日之期，厲抗天感激霍天都的不殺之恩，故此出言點醒他，（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4冊：《北溟抗天》（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44）

第二次是喬北溟靜室中傳出奇異之聲時：

激戰之中聽得喬北溟的練功靜室之內突發奇聲，有如龍吟大澤，虎嘯空谷！霍天都夫婦不約而同的停下手來，長嘯中忽又聽得「嗶」然一聲，突然中斷，厲抗天又驚又喜，低聲說道：「霍天都你還不趕快逃命！」（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4冊：《北溟抗天》（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44）

由這兩個小地方可以看出，厲抗天雖也是邪魔外道，但到底還講點義氣，霍天都放他一次，他也能立即投桃報李，甚至在喬北溟出關以後，知道師父武功蓋世，竟為霍天都擔憂：

厲抗天裹好傷後，拄著一根拐杖，掙扎著出來觀戰，他起初見霍天都夫婦雙劍如虹，著著進迫，亦不禁暗暗驚心。但他究竟是個武學行家，也練過修羅陰煞功的基礎功夫，再看一會，就看出霍天都夫婦已漸漸支撐不住，雖然仍是狂風暴雨般地攻擊，其實已呈現了外強中乾之象。估量再過半個時辰，師父便可以完全獲勝，這對夫婦不死也得大病一場。厲抗天暗暗嘆息，心中想道：「霍天都呀霍天都，誰叫你不聽我的話？現在我祇有準備收拾你的骸骨，將你們夫婦合埋，來報答你的不殺之恩了。」（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4冊：《北溟抗天》（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50）

在邪派人物之中，能如此講情重義，算是絕無僅有的了，也算是厲抗天為虎作倀的一生中尚可稱道之處。但是最讓人覺得印象深刻的，則是他對主人的忠心，就以這次保護靜室為例，他幾乎是捨了性命來護衛師父喬北溟的，在霍凌一行人夜闖魔宮時：

就在這時裏，那兩扇大門倏的打開，厲抗天提著獨腳銅人，威風凜凜地站在門口！（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4冊：《北溟抗天》（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32）

他臨危不懼，威風凜凜的獨自面對群俠的挑釁。而且應對得體大方：

厲抗天道：「半夜三更，豈可驚吵他老人家，你們先回去吧，有事明天來說。」心想明日中午，師父便可以開關，那時再慢慢收拾你們。

他先禮貌的應對，當群俠不予理會，反而咄咄逼人時：

厲抗天眉頭一皺，裝出極為難的神氣，說道：「他老人家吩咐了晚間不見客人，霍先生，你是個讀書明禮的人，求見老前輩的規矩難道還不懂麼，回去寫個拜帖，明天再來吧！」

厲抗天對答中規中矩，不帶一絲火氣，相形之下，群俠的行為反而是無端挑釁，無理取鬧，道理上是站不住腳了。所以當言詞應對無法溝通時，厲抗天也只好獨木力撐，與群俠兵刃相見了：

厲抗天叫道：「霍先生，這裏是何等地方，你當真要胡來麼？」霍天都「哼」了一聲，理也不理，逕向內闖。厲抗天攔著中門，銅人一擺，但聽得鏘鏘之聲，有如同時敲起了幾面大鐘，霍天都劍光一閃，隨手一招，他的銅人已被長劍擊刺了十數下，厲抗天攔阻不住，連連後退，霍天都衝了進去，凌雲鳳和龍劍虹也跟著進來。（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4冊：《北溟抗天》（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32-633）

厲抗天雖寡不敵眾，卻仍然奮勇抵抗：

激戰中忽所得霍天都喝一聲：「著！」長劍一揮，勢似奔雷駭電，厲抗天急忙將銅人擋著胸前，哪知凌雲鳳的青鋼劍卻從他絕對意想不到的方位刺來，配合得妙到毫巔，厲抗天冷不防的中了一劍，膝蓋被削去了巴掌大的一片皮肉，痛入心肺。（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4冊：《北溟抗天》（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35）

終於他受傷了，雖然膝蓋受了傷，影響行動至鉅，但是他依舊頑強阻止敵人的入侵：

厲抗天膝頭受創，跳躍不靈，威力大減，不過幾招，凌雲鳳又喝一聲：「著！」這一回卻是東方赫的左手被霍天都一劍削去了兩祇指頭，緊接著厲抗天的肩頭又中了凌雲鳳一劍，厲抗天不敢戀戰，慌忙退入屋中。

人單勢薄終究難以持久，他只好退入了屋內繼續尋找機會。群雄進得了屋子，卻依舊找不到正主喬北溟：

霍天都喝道：「喬北溟，這個時候你還不出來嗎？」厲抗天大怒道：「霍天都，你好無禮！等下就叫你知道厲害！」他護師心切，不顧重傷，掄起銅人便打！（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4冊：《北溟抗天》（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43）

禁不住霍天都的咄咄逼人之勢，厲抗天雖以身負重傷，但為了保護坐關中的師父，他卻依舊勇猛反擊抵抗，他紅了眼睛，掄起銅人，拼命攔阻，果然將霍、凌二人的攻勢阻了一陣，換得了更珍貴的時間給予師父，最後：

厲抗天傷得最重，胸前、背後、手上、腳上，橫一道、豎一道，都是利劍劃穿的傷口，跳躍亦已不靈，但他仍然浴血死戰，不肯退下。（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4冊：《北溟抗天》（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45）

這裡可以看到厲抗天是如何的捨命護衛他的主人，他雖是作惡多端，但他對師父一片忠心，卻是世間少有！這樣的行徑，雖是俠義之人，也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霍凌夫妻二人感於他的忠心，也不忍對他下毒手。

厲抗天的忠心在萍蹤俠影系列小說中，是很值得注意的焦點，梁羽生並沒有描寫喬北溟是如何善待厲抗天，但是厲抗天忠心耿耿宛如101忠狗的表現，確實是邪魔外道中令人耳目一新的亮麗篇章。他的忠心，甚至到了不計代價，同生共死的境界，真的是令人嘆為觀止，在聯劍風雲錄的最終回，喬北溟被張丹楓擊倒了：

這一場慘烈之極的惡鬥，看得人人驚心動魄，直看到喬北溟倒地身亡，眾人還不敢稍動，過了半晌，不知是誰叫了一聲：「啊，喬北溟死了！」喬北溟這方的人才如夢初醒，哄然亂叫，四散奔逃，在混亂中，忽然有一個人搶了喬北溟

的屍首，衝出人叢。

這個人正是喬北溟的弟子厲抗天，他不向山下逃走，卻跑上一處危崖，張玉虎喝道：「厲抗天，你還往哪星跑？」拔出緬力，便追上去。張丹楓叫道：「小虎子，讓他走吧！」張玉虎怔了一怔，停下腳步，就在這時，祇見厲抗天已跑上危崖，抱著喬北溟的屍身，突然跳了下去，懸崖下面，是一個無底深潭，據傳可以通到大海，過了一會，底下傳來了「撲通」「撲通」的聲音，顯見是厲抗天和他的師父都已沉下了無底深潭，眾人無不嗟嘆！（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4冊：《北溟抗天》（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823）

忠心耿耿的厲抗天為了保全師父的遺體，以免落入敵人手中，竟不惜一死殉師，這是多麼偉大的情操。喬北溟雖是殺人不眨眼的一代魔頭，但是厲抗天卻對他死命忠心與崇拜，簡直可說是到了「愚忠」的地步，他的行為雖然不值效法，但那份忠心與赤誠，實在是令人欽佩的。

厲抗天搶走了師父的屍體，跳上危崖，躍下深潭，卻因禍得福，救了師父喬北溟一命，後來師徒二人逃出海外，在一個孤島度過餘年，喬北溟直活到一百多歲才死。在《廣陵劍》小說中，厲抗天在師父死後，又重渡中原尋找張丹楓報仇，連一代大師張丹楓也因欣賞他的忠心，想放他一馬：

厲抗天恍如泥塑木雕一樣，銅人仍然高舉，身子卻是動也不動。張丹楓皺眉說道：「我念在你是替師報仇，愚忠也還可憫，饒你不死，你還不願意？」厲抗天仍然動也不動，也沒回答。張丹楓發覺有異，邁步上前，把他的獨腳銅人奪下。

碰著他的身子，厲抗天這才像根木頭一樣，「卜通」一聲，倒了下地。原來他給張丹楓的『獅子吼功』震破了膽，已然死了。（梁羽生，《廣陵劍》，第1冊：《黑白摩訶》（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196）

厲抗天那種縱九死亦不悔的決心，令人彷彿看到豫讓、專諸再世

一般，這樣對主人至死不悔的忠心，實在是看得令人動容，也深深為之感動。

（六）盜亦有道，講信重義的異人

萍蹤俠影系列中的黑白摩訶是正邪混合於一身的人物。兄弟二人之所以被江湖上稱為「摩訶」，是因為他們練的是邪派功夫，凶狠霸道。此外，他們出手狠辣，毫不留情，喜怒無常，率性行事，江湖上黑白兩道人物均不敢得罪他們。他們兄弟倆是萍蹤俠影系列小說中的主要傳承人物，從《萍蹤俠影錄》起，經《散花女俠》至《聯劍風雲錄》再到《廣陵劍》，除了《還劍奇情錄》之外，每一部小說中，都有他們的蹤跡，與張丹楓及周山民鼎足而三的最長壽的角色。

黑白摩訶的父親是印度商人，落籍西藏經商，取藏女為妻，生下一對一黑一白的孿生兄弟，梵文稱惡魔為「摩訶」，所以族人便稱哥哥為「黑摩訶」，弟弟為「白摩訶」。他們二人學了印度的武功，又學了西藏、蒙古各種武技，所以武功甚為怪異。後來都娶了定居廣州的波斯富賈之女為妻，因而精通印度語，漢語，波斯語，蒙藏語。他們不是盜賊，可是也不是正當商人，他們專做見不得光的珠寶買賣，也就是專門收買獨腳大盜的贓物，然後轉賣到波斯或印度。是江湖上令黑白兩道都頭疼叱吒又有名的厲害人物。

他們行事雖欠光明，卻是守信重諾的好漢，與張丹楓及雲蕾因比鬥而結識，進而結為刎頸之交，他們結識的經過，在《萍蹤俠影錄》中有精彩的描述：

黑摩訶又指著張丹楓道：「你這大娃娃好大膽，居然敢

到黑石莊去盜竄傷人，還打爛了我的大門，你可以為我們是好惹的嗎？」張丹楓大笑道：「你們到中國多久了？」黑白摩訶怒道：「你這話是什？意思？」張丹楓道：「你們可聽過『冤有頭，債有主』這兩句中國俗話嗎？莫說我不是盜竄，即算我到黑石莊盜竄，又與你們何干？石英不管要你們來管？」黑白摩訶變了面色，祇聽得張丹楓又道：「你們偷我的馬，又怎怪得我打爛你的大門？再說這地方也不是你的，這地方是死人住的呀！」黑摩訶道：「好呀，你嘴好刁，倒管起我們來了。」（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27）

這是他們初次見面時的對話，雙方在言詞上你來我往，針鋒相對，顯得相當幽默有趣，當黑白摩訶禁不住連連受張丹楓挖苦，不禁大怒，兩人四手，齊向張丹楓出手時：

張丹楓大笑道：「哈，哈！妙極，妙極！黑白摩訶合力來對付一個大娃娃！」此言一出，祇見黑白摩訶陡然一個筋斗又翻回到原來的座位之上，甚是尷尬。原來他們並未將張丹楓當成對手，剛才一怒之下，各各飛起動手，並未想到武林中平輩對敵的規矩，他們都以為一下子便可將這「大娃娃」了結，哪知事情大出意外。（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28）

他們自詡是武林先進，將張丹楓視為後生無名小輩，所以讓讀者可以從這裡看到黑白摩訶謹守武林規矩的有趣動作。於是黑白摩訶與張雲二人定下了君子之爭的協定：

黑摩訶一伸手，從牆角的玉棺裏取出一根玉杖，碧熒熒放出綠光，反身躍出場中，叫道：「來呀，來呀！我若勝了，你的馬匹珠寶，一切東西全歸我有。」張丹楓道：「你若敗了呢？」黑摩訶氣道：「我若敗了，這個地方就讓你作主人啦。」須知這個古墓，乃是黑白摩訶的藏寶洞窟之一，其中珍寶，價值連城，黑摩訶以此賭賽，實是公平之極。張丹楓卻大笑道：「誰要做這個鬼窟的主人？」黑摩訶道：「那你意欲如何？」張丹楓道：「把我的馬匹醫好。」黑摩訶也大笑

說道：「這個容易到極。但我做慣買賣，言出必行。咱們公平賭博，我也不想占你便宜。你的寶物與我的寶物價值難分高下，要與不要，隨你的便。進招吧！」(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29)

由這一段的敘述可以知道，黑白摩訶的行事風格非常講究信用重視然諾，他不以大欺小，不以多為勝，決不佔別人便宜，實在是一個守信用的模範商人。後來雲蕾見張丹楓危險至極，乃加入陣仗，二人不經意之間發現雙劍合璧的奧妙，竟將黑白摩訶殺得大敗：

雙劍合璧威力何止增加一倍，黑白摩訶的步法竟被打亂，走不成五門八卦的方位，張、雲二人或者併肩出劍，或者前後聯招，或者左右分擊，或者上下夾攻，一手接著一手，一式聯著一式，雙劍推動，有如龍門浪湧，大海潮生，黑白摩訶雖是見多識廣，技通中西，也不禁被這種捉摸不透的怪異劍法，嚇得瞠目結舌！只是再走了十餘二十招，白摩訶又中了一劍，黑摩訶也被削去束髮的金環。黑摩訶長嘆一聲，叫道：「八十歲老娘倒繃孩兒，罷了，罷了！」突然扯白摩訶跳出圈子，橫杖叫道：「你們贏了，此地由你們作主了！」長嘯一聲，他們的妻子，那兩個波斯婦人，和他們的買手，那四個珠寶商人，都是面如死灰，一言不發，默默地隨著黑白摩訶走出墓門。

張丹楓笑道：「這兩兄弟果是怪人，但也算不得是英雄人物。喂，小兄弟」正欲詢問雲蕾，忽聽得門外馬嘶，那匹雪白的照夜獅子馬和雲蕾的紅鬃戰馬相繼跑入。原來黑白摩訶踐約，將兩匹寶馬醫好放回，(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44)

黑白摩訶兄弟雖然落敗了，卻是鐵骨錚錚的漢子，言出如山，極重信諾，遵照約定退出了古墓，並依約將兩匹寶馬醫好送了回來。這樣輸得起放得開的坦蕩胸襟，在邪魔外道之中確實難得一見。黑白摩

訶被張、雲二人聯劍打敗之後，輸了賭賽，失去墓中所有的珠寶，灰心喪氣，本擬回轉西域，從此不再做珠寶買賣。可是張丹楓卻慷慨地把珠寶全數還給他們，兩兄弟十分感激，有了資本，便再做了兩宗大買賣。也因此和張丹楓結為生死之交，在萍蹤俠影系列故事中是一段武林佳話。後來群俠為救周山民脫險，在峽谷劫囚車遇險時，正值黑白摩訶經過，他們見到雲蕾亦在危險之中，心感張丹楓還寶之恩，就幫了雲蕾一手：

白摩訶一眼瞥見雲蕾，忽地一聲怪笑，馬頭一拔，改向與雲蕾交手的那個少年一衝。那人大怒，橫掌一撥，呼的一聲擊中馬腿，那馬前蹄屈地，那人劈面就是一刀，白摩訶將白玉杖一撩，白玉杖乃是寶杖，堅逾精鋼，那人卻不知道。只聽得鏗鏘一聲，刀鋒反捲，那人手腕一翻，反手一刀背拍去，白摩訶玉杖一圈，只聽得又是噹的一聲，那口刀向天飛去。白摩訶道：「你能擋我一杖，饒你不死，閃開！」玉杖一指，對雲蕾道：「你不是這人對手，還不快逃！」雙腿一夾，那匹馬跳了起來疾奔而去！（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65）

黑白摩訶武藝高強，雖有魔頭之名，卻也懂得投桃報李與知恩圖報的做人基本道理，與張丹楓肝膽傾交以後，黑白摩訶就已遠離魔頭的行徑，他們學習張丹楓的仁義胸懷，扶危濟困，懲奸治惡，與張丹楓共同為俠義事業奔走，儼然成為正派俠義群中的左右護法，受到相當的敬重。在《散花女俠》中張風府遇害，黑白摩訶便護衛他的遺孤張玉虎到雲南，準備拜張丹楓為師，途中便傳授小虎子一些基本的拳腳功夫與印度的瑜珈術，所以算是張玉虎的第一個師父。

黑白摩訶怔了一怔，叫道：「張風府怎麼死了？就是那天出的事嗎？」于承珠將聽自樊英的張風府慘烈而死的情況轉述了一遍，黑摩訶道：「好，生是英雄，死是好漢。小虎

子你有如此英雄的父親，還哭什麼？」又對於承珠道：「我本該讓你把小虎子帶去找你的師父，但小虎子武功未成，萬里遠行，祇恐於你不便，我們要趕回印度，就讓小虎子先跟我們兩年，然後再送給你的師父，你說可好？」（梁羽生，《散花女俠》，第1冊：《帝王毒手》（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51-152）

從他們說出：「生是英雄，死是好漢」對張風府衷心的讚佩，就可知此時的黑白摩訶儼然已是正義的使者，他們義無反顧，一肩挑起照顧忠良之後張玉虎的重責大任；再從另一件事也可以證明黑白摩訶已完全與邪派劃清界限了，當赤霞道人率領一干魔頭到大理點蒼山尋釁時：

張丹楓哈哈一笑，道：「你想見識玄機逸士門下的技藝，那可容易，第三代弟子還有幾人在此，絕不會叫你們失望而回。」烏蒙夫也朗聲說道：「上官天野第二代弟子也有數人在此，諸位想切磋武功，咱們也一準奉陪！」黑白摩訶大叫道：「咱兄弟二人，不屬任何一派，就是看不慣你們這班妖邪，喂，張丹楓，這一架我也是要打定的了。」

赤霞道人道：「兩位也肯捧場，那是最好不過，也省得我們落個以大欺小的罪名。」（梁羽生，《散花女俠》，第2冊：《高峰劍氣》（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81）

他們兄弟倆原本可以置身事外，但是卻難忍魔頭囂張的氣焰，於是見義勇為，替張丹楓擋了魔頭鳩盤婆一場，稍稍遏止魔焰，完全名門正派的俠義作風了。他們兄弟倆原是專門和獨腳大盜做買賣的珠寶商人，武功高強，出手狠辣，對黑白兩道全不賣帳，上至大內高手，下至各省有名的捕頭，提起他們就覺頭痛，幸而與張丹楓傾蓋相交結識後，被他的人格所感化，最後與張丹楓同進退，在江湖上消失匿跡隱居近十年後，在《聯劍風雲錄》中又再度出現，這一次是幫張丹楓將護送各省貢物的武師及大內高手留在老君殿：

黑白摩訶的名字從符君集口中一說出來，接著不過一個照面，符君集就被黑摩訶擊倒，擁進道觀來的大內高手、御林軍將領和各省武師嚇得魂飛魄散，發一聲喊，轉身便逃。
(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2冊：《凌雲一鳳》(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365)

提起黑白摩訶的威名，黑白兩道高手莫不敬而遠之，當黑白摩訶的名字從大內總管符君集的口中一說出來時，眾武師與大內高手，便宛如見到暗夜惡魔般紛紛驚慌四散逃逸，由此種景況來看，可已知道黑白摩訶威名之盛依舊未衰，甚至更勝於從前了：

且說大內高手、御林軍將領和各省武師見黑白摩訶與張丹楓相繼出現，嚇得魂飛魄散，翦長春無法約束得住，祇好任由他們四散奔逃，豈知逃出了道觀還未到半裏之遙，黑白摩訶又從老君殿內追了出來，黑摩訶大笑道：「各位好朋友不用害怕，你們既然來了，就請留下來多住幾天吧！」白摩訶也叫道：「你們不請自來，如今主人留客，人們不留也得留！」兩兄弟飛身躍起，施展大擒拿手法，有如飛鷹抓兔，一手一個，抓著便摔，給他摔到地上的，立刻便不能動彈，轉瞬間便有三個大內衛士，四個御林軍將領和七個武師被黑白摩訶摔倒。

翦長春約束不住部下，自己也隨著他們逃走，驀然覺得腦後風生，黑摩訶一爪抓下來，翦長春反手一勾，給黑摩訶將他震退出三丈之外，搖搖欲墜。(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2冊：《凌雲一鳳》(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371)

黑白摩訶出手擒拿了大內總管和御林軍將領和各省武師，幫了張丹楓大忙，他們實在是張丹楓的最佳搭檔。甚至他們兄弟倆最後也都為護衛坐關中的張丹楓而犧牲，充分表現出士為知己者死的氣節與大義。在《廣陵劍》裡，當陳石星歷盡千辛萬難終於找到了在石林劍峰的張丹楓時，黑白摩訶也正好來到石林，恰巧張丹楓正在閉關練功，而厲抗天、鳩盤婆、六陽真君三大老魔頭也在此時前來挑釁，於是白

摩訶便留下來，為張丹楓守衛，黑摩訶則獨自力鬥三大魔頭。張丹楓因為得到陳石星彈奏廣陵散而提早出關，張丹楓對白摩訶說：

「我已經知道他的來歷。你別耽擱了，快去助你哥哥！」

白摩訶似有為難之色，說道：「張大俠，那麼你——」

張丹楓道：「我就可以『開關』了，你不用替我擔心，快去，快去！」

白摩訶知道哥哥此際正臨險境，無可奈何，祇好說道：「張大俠，你多保重，不必忙於應敵。」（梁羽生，《廣陵劍》，第1冊：《黑白摩訶》（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192）

白摩訶明知哥哥黑摩訶獨自迎戰三大魔頭，勢必險象環生，甚至可能死傷，他們兄弟如同一體，與敵人交手，從未分開過，但是為了護衛張丹楓，也只好盡人事聽天命了。從白摩訶要張丹楓多保重，不必急著應敵，就可以看出他們對張丹楓的關心是多麼的無私與誠摯。只可惜，來的三個魔頭實在太厲害了，最後黑白摩訶竟都與敵人同歸於盡了：

白摩訶氣若遊絲，嘴唇開闔，張丹楓把耳朵湊近他的唇邊，祇聽得白摩訶說道：「張大俠，你替我報了仇，我很歡喜。這磷火有毒——」聲音細如蚊叫，話未說完，氣已斷了。

張丹楓左掌按在白摩訶背心，右掌按在黑摩訶背心，把本身真氣輸入體內。不久，祇覺白摩訶身體漸漸僵冷，黑摩訶則動了一動，緩緩張開眼睛。

黑摩訶道，「張大俠，你不應該這樣快就『開關』的，我們不打緊，你可還要保重身子，把你的絕世武學繼續鑽研，傳之後人呢！」

張丹楓心痛如割，說道：「你別胡思亂想，趕快氣沉丹田，我給你打通奇經八脈。」

黑摩訶道：「我的兄弟呢？」

張丹楓道：「你暫時別管他，聽我的話。你受的火毒宣洩出來還可活的。」張丹楓一生對朋友沒有說過假話，此時不忍把白摩訶已死的真相告訴黑摩訶，但黑摩訶從他的語氣之中亦已知道了。

黑摩訶低聲說道：「張大俠，你沒事就好。我們兄弟同年同月同日生，也該同年同月同日死。你不必為我消耗真氣啦，兩根綠玉杖，請代收藏，留給我的弟子來取。要是沒有人來，就送給這位小兄弟。」

張丹楓叫道：「不可！」話猶未了，祇見黑摩訶軟綿綿的倒在他的懷中，低下了頭。原來已是自斷經脈而亡了。

(梁羽生，《廣陵劍》，第1冊：《黑白摩訶》(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197-198)

黑白摩訶兩兄弟雖非中土之人，但與張丹楓合作的所行所為，都是扶危濟困，懲惡治奸的俠義之舉，臨死之前，都還關心著摯友張丹楓的健康與志業，這樣肝膽相照，以身殉友的崇高品格，在武林間著實難得一見，實在是令人欽佩。他們倆起先是知恩圖報，厚酬知遇之義，進而為助善保善的除惡之義，最後成為替天行道，壯懷激烈、奮身踐義且人格完備的大俠。他們雖出身邪魔外道，但見義勇為，重義輕利，守信重諾，一言九鼎，最終面臨大是大非之時絕不糊塗，尤其是在和強敵爭鬥之時，更是臨危不懼，大義凜然，完全是一派武林宗師的風度。在黑白摩訶的身上，可以發現他們有善的一面，也有惡的一面；有正的一面，也有邪的一面；有美的一面，也有醜的一面。這兩個外邦的異人，是由正反兩極組合而成的雙重性格的人物，但是因為受張丹楓影響，最後成為捨己救人，義重如山，俠氣崢嶸，俠節高尚的異俠。

上述所提及的惡人們，除了黑白摩訶，也還有一些人在行惡過程中被俠義所征服或感化，晚年退出江湖，潛心習武，成為武林一代宗師，如《散花女俠》中提到的赤霞道人，和《聯劍風雲錄》的喬北溟，除了他們兩位以外，其餘的惡人與魔頭的下場都很淒慘，他們一生都在作惡，恃強逞暴，行事偏執，濫傷無辜，實在是惡貫滿盈。小說通過他們的言行和結局告訴人們：善惡到頭終有報，自作孽，不可活，

惡有惡報，正義必定戰勝邪惡，人間終究是有公理的。

三、其他人物

（一）歷史人物

萍蹤俠影系列小說俠義歷史傳奇，既有歷史，當然有部分真正的歷史中的人物穿插出入其間，在這部小說中出現的歷史人物有：彭瑩玉、朱元璋、張士誠、明英宗祁鎮、明代宗祁鈺、王振、于謙、也先、明憲宗朱見深、汪直等人，茲將小說中提及，且形象較為鮮明的歷史人物，加以析論：

首先來看大宗師彭瑩玉、張士誠、朱元璋三人：

要看萍蹤俠影系列小說，不能不知道彭瑩玉、張士誠、朱元璋三人的恩怨情仇關係，正因為他們錯綜複雜的仇恨糾葛，編織出了這一系列動人的小說，尤其是張士誠與朱元璋兩家的世代仇恨，更是小說的主要主軸，在歷史背景與小說延展上，都是一條重要的線索。

小說中，彭瑩玉、張士誠、朱元璋三人都不曾真正出場過，都是由書中人物的言語交談或追述回憶，或是作者以全知觀點敘述才顯現出他們的形象：彭和尚彭瑩玉是大宗師，他有三個徒弟，大徒弟即是私鹽販子張士誠，而二徒弟是叫花子朱元璋，三徒弟是足智多謀的畢凌虛。張士誠與朱元璋同時爭奪天下，曾建立大周。後來朱元璋出賣師父，畢凌虛萬里救師，彭瑩玉認清朱元璋之刻薄寡恩，於是託付畢凌虛將繪有各處山川險要的軍事寶圖交與張士誠，可惜當畢凌虛趕至江南時，張士誠大勢已去，遂在決戰前夕鳩畫工完成「長江秋月圖」，託付親信帶著這幅圖與兒子張復初連夜逃亡，將多年之珍寶藏匿於隱蔽處所，留待後代在與朱元璋之子孫爭奪天下。長江一役，張士誠兵

敗，為朱元璋沈屍長江。小說中的張宗周就是張士誠的孫子，而大儒俠張丹楓正是張宗周的兒子，張家與朱家正是世仇。

根據歷史的記載，元朝末年，在我國北方和南方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起義軍分成紅軍與非紅軍兩個體系，這兩大反元武裝體系多是佃戶、貧農出身。這場大起義的烈火，最先是由安徽潁州（今阜陽）人劉福通點燃起來的。

一三五一年，潁州人劉福通聯絡在河北一帶活動的白蓮教主韓山童等人，在治河民工中活動，宣傳「彌勒佛下生，明王出世」。劉福通等人又接著散佈韓山童是宋徽宗的八世孫，奉韓山童為主，以「紅巾」為標誌，準備起兵反元。不料事機泄露，韓山童被捕。劉福通等人逃回潁州，於五月發動起義。

劉福通率領紅巾軍佔領潁州後，發佈了聲討元朝的檄文，控訴元朝「貧極江南，富誇塞北」。元朝急忙派軍前往鎮壓，被起義軍打得大敗。起義軍很快就佔領了安徽、河南大片地方，人數發展到十多萬人。劉福通找到了韓山童的兒子韓林兒，把他迎到亳州（今亳縣），奉為皇帝，又稱「小明王」，建國號為「宋」，年號為龍鳳。

紅軍與非紅軍二者的不同在於紅軍有「明王出世」、「彌勒佛降生」的宗教信念以及「貧極江南，富誇塞北」的政治口號，但非紅軍顯然沒有。紅軍轉戰各地，由於欠缺統一的指揮，互相之間不能密切配合，很多被擊敗，但很少向元軍投降，非紅軍則不然，頂不住元軍的壓力就投降，接受元朝指揮，過一個時期看見元軍轉弱，又起來反對元朝，如小說中的張士誠就是屬於非紅軍體系。在紅巾軍勝利的鼓舞下，邳州人芝麻李和蕭縣人趙約用等人起兵攻佔徐州，定遠人郭子興起兵攻濠州，鳳陽的朱元璋這時也參加了郭子興起義軍。他們都接受劉福通的領導，屬於北方紅巾軍系統。一三五一年八月，著名的農民領袖彭瑩玉（又稱彭和尚）、徐壽輝等在南方發動起義，在蘄水（今湖北浠

水)建立了「天完」政權，屬於南方紅巾軍系統。兩支紅巾軍彼此呼應，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反元高潮。

一三五九年，元朝大軍攻汴梁。劉福通與韓林兒逃回安豐。一三六三年二月，投降元朝的非紅軍系統的張士誠，趁安豐空虛之際，突然派兵圍攻安豐，劉福通戰死。朱元璋把韓林兒救出，迎往滁州（今滁縣）。一三六六年，朱元璋命廖永忠迎韓林兒至應天府，在瓜步渡江時翻船，韓林兒淹死。

北方紅巾軍失敗後，南方紅巾軍還在活動。處在南北紅巾軍之間的朱元璋利用這一有利條件，按照徽州老儒朱升「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建議，穩紮穩打，形勢越來越好。自從一三五六年佔領集慶（今南京）後，朱元璋的勢力擴大到蘇南、浙江、安徽不少地區。先後削平了陳友諒、張士誠、明玉珍等勢力。最後揮師北上，北伐大都，推翻了元朝，於一三六八年建立了明朝。⁵¹

從以上的歷史發展過程可以得知，當時天下大亂，群雄並起，個個均想問鼎中原，逐鹿天下，機深慮遠的朱元璋，經過嚴格的考驗脫穎而出，無論他是光明正大取得政權，或使陰耍詭謀得權柄，他都是成功者，已是取得天下之人。革命起義本就是成王敗寇之戰，人人都想南面稱王，誰願稱臣北面於同時的競爭者呢？小說中將張士誠、朱元璋二人寫成是彭和尚的徒弟，親如手足，歷史上卻不是這樣的，但是說他們因為利益衝突相互競爭而相互敵對，倒是不爭的事實。

在小說中梁羽生並不是將朱元璋當成明君來看待的，而是將他寫成心狠手辣，刻薄寡恩之徒，從書中的朱元璋的故鄉安徽鳳陽「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歌謠與史實中可以得到證明。所以

⁵¹ 以上敘述，參考中國明代歷史研究專家吳晗的《明史簡述》（1980年9月第1版）、《由僧跡到皇權》，（1944年）及《朱元璋傳》（北京，三聯書店，1965年）的說法。另外也參考了傅衣凌主編的《明史新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小說中寫他叛師（彭瑩玉）殺兄（張士誠），雖然是小說家的虛構，卻和他的性格完全符合，由此也間接可以看出梁羽生對「正統皇帝、成功之王」的態度。《萍蹤俠影錄》是寫張士誠的後人張丹楓的故事，從張丹楓的眼中看他的先人，當然不免會摻雜個人情感的因素，所以書中充滿貶朱元璋而捧張士誠的描寫。武俠小說本就是「成人的童話」，本系列小說乃是傳奇故事，朱、張之爭，一褒一貶，為的是黑白分明，便於讀者領會。對照歷史，我們只能將萍蹤俠影系列小說當成一部武俠傳奇來看待，畢竟他不是真正的歷史，但是他卻真有歷史人物在其中，從書中梁羽生對朱元璋賣師害友的刻薄寡恩行徑的強調，倒是可以看出一些春秋之筆的味道。

出現在系列小說書中的明朝天子有：明英宗祁鎮、明代宗祁鈺、明憲宗朱見深三人，祁鎮與祁鈺是親兄弟，都是朱元璋的曾孫明宣宗朱瞻基的兒子，是朱家的第五代，朱見深則是祁鎮的兒子。

在《萍蹤俠影錄》的楔子中，明英宗祁鎮受王振擺佈，下聖旨賜死大忠臣雲靖，這一幕不僅粉碎了雲靖的忠君之夢，也讓人見識到國君昏庸誤國的悲哀，直到于謙向雲蕾說明雲靖欲害的經過時，讀者方才明白，原來祁鎮是如此的昏聩愚昧的：

于謙嘆了口氣，說道：「你爺爺遇難那年，我已做到兵部侍郎，聽得雁門關外傳來你爺爺的噩耗，文武百官，無不驚奇悲憤，大家都說你爺爺羈留異國，在冰天雪地裏牧馬二十年，始終堅貞不屈，真是節比蘇武，請皇上昭雪，更正罪名，另加封贈。皇上看了奏本竟然說道：『雲靖死了嗎，朕也不知道呀，待朕回去問問，你的奏本，且先擱下吧。』說罷就下令退朝，大臣劉得新忍耐不住，挺身而出，追入御書房問道：『那？賜死雲靖的詔書，不是聖上寫的嗎？』皇上支支吾吾，司禮太監王振聞扭趕來，說道：『皇上，你自己寫的詔書也忘記了嗎？』皇上忙道：『啊，是、是、是朕寫的詔書。他是什？罪賜死的，讓朕想想。』王振在旁邊說道：

『他身為使臣，靦顏事仇，是以賜死。』皇上道：『對，對！！是為了這個罪名賜死的！』劉得新大罵王振道：『明明是你這廝假傳聖旨，害死忠良，卻將惡名推給皇上，叫皇上失盡人心！』王振老羞成怒，立刻發作，將劉得新捕下天牢，捏了一個罪名，要把他處死。滿朝文武不服，交章彈劾，後來劉得新才得免一死，削職為民。那個替你爺爺伸冤的御史，也被流放海南，不久就給王振害死了。其他出頭彈劾的人，各各受貶，我那時也給貶到江西去做巡按。」（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333）

堂堂一國之君，竟被一司禮太監玩弄於指掌之間，昏昧無知至極，實在是令人不解與驚訝，一國神器掌柄於如此之人，也算使所託非人了，可惜在皇權時代，這是無可避免的悲哀，比之「何不食肉糜」的無知與可笑，明英宗還算是「比下有餘」了。畢竟他還有一點「英」氣的，表現在土木堡之變被俘之時：

張丹楓微微一笑道：「皇上，今日之事，祇有你自己可救自己。」皇帝道：「此話怎說？」張丹楓道：「也先今晚必迫你投降，你若投降不但斷送了大明的九萬里江山，你的性命也將不保。你若不降，于謙必然聚集義師，保土作戰。瓦剌內部不和，也先將來必然內外受敵，他有顧忌，豈敢殺你？你忍受一時之苦，不但可以保全江山，將來我們也必有辦法救你。你並不昏庸，這道理你可自己想想。」皇帝沈吟不語。張丹楓道：「我祖先的寶藏地圖，我都已取了，日內就可運至京師，我必盡力協助于謙，國事尚有可為，你可以不必多慮。」

張丹楓目光炯炯，自有一種果敢決斷的神情，令人信服，皇帝嘴唇微動，似欲說話，卻又吞了回去。張丹楓雙目一睜，道：「你的大臣雲靖曾在胡邊牧馬二十年，始終不屈，你身為一國之尊，豈可不如臣子？」皇帝道：「好，我此身也不想生還，聽你的話就是。」（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31）

上面的文字裡，張丹楓用雲靖「胡邊牧馬二十年，始終不屈，你

身為一國之尊，豈可不如臣子？」來激勵祁鎮，先忍辱持志，絕對不可投降稱臣。祁鎮在這最緊要的關頭，終於表現出大丈夫應有的骨氣與格調，才使也先的企圖破滅，也維繫了明朝的命脈，就這一點來說，祁鎮仍是有值得稱道之處。

可惜的是他畢竟是嘗過九五之尊滋味的人，他怎甘做個投閒置散，有名無實的太上皇，伏櫪的老驥只求能再度馳騁，他終於還是按捺不住的，禁不住權力滋味的誘惑，他發動了「奪門之變」，復辟再度登基，然而，此時的他，仍也只是一顆受制於復辟團體野心份子手中的棋子而已。他犯下的最大的錯誤是殺了他的救命恩人，也是延續他們朱家皇室命脈的大恩人于謙。土木堡之變，于謙為保明室命脈，另立新君，並全力營救祁鎮回國，不料權力使人發狂，他自己親手毀了這座曾盡心盡力護衛朱明王朝的國家長城，這一項無法挽回致命的錯誤，讓書中所寫的英宗號「英」而實昏，從此使明「英」宗就成為明「昏」宗了。最令人感到可笑的是，祁鎮對這些是一點也不以為然：在《散花女俠》第 32 與 33 回中有深刻的描寫：

祁鎮待張丹楓坐定，冷冷說道：「張先生，聽說你收了一個得意的女弟子，乃是于謙的女兒，這次可有攜她同入都門??」張丹楓道：「待皇上將于閣老的沈冤昭雪，昭告天下，那時我自會帶她陛見。」祁鎮哼了一聲，道：「你不知道于謙對朕大逆不道，朕免他凌遲，已是額外施恩了。」張丹楓冷笑說道：「皇上你也可還記得當年于閣老迎你回國，你曾親口答應我永不會殺他的話??」陽宗海喝道：「張丹楓你好無禮！」祁鎮道：「于謙乘朕蒙塵之際，另立新君，縱有免死金牌，亦難赦罪。張先生，朕不明白，你何以總是要和朕作對？」張丹楓冷笑道：「我若是與皇上作對，祇怕皇上而今還在瓦剌忍受那刺骨的寒風呢！」祁鎮勃然作色道：「你昔日曾於朕有恩，朕已記下來了，不勞你再三提起。」（梁羽生，《散花女俠》，第 3 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 年），頁 647-648）

這裡可以看出祁鎮刻薄寡恩，背信棄義的皇室一貫作風，真叫人為于謙當年迎回英宗之舉感到不值，原來英宗一直記恨著于謙另立新君之事，由此可見出祁鎮心眼之狹小。他不感念張丹楓當年捨棄兩家仇恨拼死救他之恩，反而因疑心而懷恨張丹楓對他當年土木堡之敗績之輕慢。他恩將仇報，竟欲以毒酒海死張丹楓和雲重，這回連雲重也顧不得君臣之儀了：

祇見雲重巔巍巍地站了起來，悲聲說道：「皇上，請問我雲家屢代，忠心為國，何罪何辜，竟蒙皇上兩番賜酒？」原來雲重的祖父雲靖，當年出使瓦刺，歷盡千辛萬苦回來，也是被祁鎮賜以毒酒鳩殺的。雲重想起祖父的慘死，祁鎮今日又用同樣的手段對付自己，不由得傷痛之極，拼著捨了性命，當著皇帝的面，質問起來。（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52）

從以上祁鎮以怨報德，恩將仇報的行為來看，與光明磊落的年輕俠士張丹楓與雲重比起來，祁鎮雖是一國之君，小處聰明而大處卻昏饋，刻薄寡恩、殘酷無道又出爾反爾，且不明是非，更誅殺功臣，所行所為，比之小人還不如，令人不齒。尤其是後來誅殺名臣于謙，可謂罪大惡極，他實在是一位真正的衣冠禽獸而已。這也是大明王室的悲哀，也是所有大明百姓的悲哀。

對於明英宗祁鎮的代理人明代宗祁鈺，在《萍蹤俠影錄》裡，梁羽生並沒有對他如明英宗祁鎮般的細膩描寫，只有這麼一段：

祈鈺即位，國號「景泰」，聽了于謙之計，一日之間，把奸宦王振在京中的黨羽三百餘人，盡數殺了，即下令叫于謙兼任兵部尚書，督戰九門，登時軍心振奮，民氣沸騰，就在北京展開了一場壯烈的保衛都門之戰。（梁羽生，《萍蹤俠

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51）

他為明王朝在衰敗中帶來了一線振興的希望，可惜他卻是一位悲劇性的皇族，他是明宣宗次子，英宗即位後，封他為郕王。正統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役，英宗被瓦剌所俘後，皇太后命郕王監國，旋即帝位，改年號為景泰。他用于謙等守京師，擊退瓦剌兵，遙尊英宗為太上皇。景泰元年（1450），採納于謙建議，迎回哥哥英宗還京，賜居南宮。景泰八年正月患病時，石亨、徐有貞與宦官曹吉祥發動政變，迎太上皇復位。他被廢再度為郕王，不久就死了。史稱「南宮復辟」或「奪門之變」。死後謚戾。憲宗成化時才恢復他的帝號，被謚為恭仁康定景皇帝（就是景帝），廟號代宗。

明憲宗朱見深最早出現在萍蹤俠影系列的《散花女俠》第33回，那時他還只是太子而已，

這個少年正是祁鎮的太子朱見深。原來張丹楓入京之後，日夕籌謀，要找一個最適當的機會去見皇帝。他探聽得太子尚有年輕人的一股勁，頗有振奮圖強之心，他想盡辦法，打通了太子的門路，與他商量由波斯公主作為橋梁，將來好與波斯聯盟，夾擊韃靼的大計。太子被張丹楓說動，正想待有利的時機才帶他們去見父皇。想不到祁鎮已先把張丹楓請來，張丹楓在離開鏢局之前遣雲蕾飛快報知太子，那波斯公主和駙馬段澄蒼數日前已祕密移居太子府中，是以一接報訊，便能前來，張丹楓和太子都知道此計甚險，但事到臨頭，祇此一策，再無他圖。（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53-654）

依照梁羽生的說法，那個時候尚未即位的朱見深，還是頗有振奮圖強之心的，想見他上任之後表現，一定是差強人意了。在《聯劍風雲錄》與《廣陵劍》二書中有較多的篇幅：

朱見深道：「以前土木堡之役，有一位布衣張丹楓是閻老于謙的謀士，上皇蒙塵，他曾與于謙定計，迎上皇回官。于謙枉死，朕即位之後，即已替他昭雪，張丹楓尚在生，他以前那段功勞，朕卻未曾報答，是以多年來留心他的下落，現據得確實的消息，知道他隱居在大理蒼山，不知你可曾見過他麼？」

朱見深說話之時，留心察看沐璘的神色，原因他深知張丹楓是國士之才，生怕他為沐國公所用，將來或者會對自己有所不利，故此想在沐璘口中，探聽一點口風。（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2冊：《凌雲一鳳》（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391）

朱見深當上皇帝以後，果然真是格局變小了，擔心張丹楓為雲南沐王府所用，怕將來對自己不利，這真是皇室「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傳統啊！無雅量納才，又忌憚才為他人所用，這真是矛盾的心理，朱元璋如此；朱祁鎮如此；現在連年輕時想有一番作為的朱見深也如此，看來當上皇帝都會得到這種心眼狹小症吧！果然，權力使人腐化，安逸享樂使他變成權奸的傀儡，所以後來陳石星與雲瑚才會在第一次進宮，臨走時給他留下「三月之期，請君謹記。背信棄義，天子不恕。」16字的諫言。第二度進京，陳石星開門見山就向朱見深說明姑息求和的害處：

「陛下請再三思，或許陛下以為忍辱求和可以暫安禮儀，但依小民愚見，祇怕瓦剌韃子野心，決不肯讓陛下苟安。到了他們有足夠的力量要來之時，那時祇怕陛下求作皇帝，也不可得了！陛下與其忍受瓦剌的欺侮，何不趁著如今打了勝仗的機會，一振天威。」

陳石星侃侃而談，這番話說得雖然很不『中聽』，卻也說中了朱見深的心病，稍稍減輕了他對金刀寨主的猜疑。另一方面，他也確實感到瓦剌的氣焰難受，雖然他談不上是什麼『雄才大略』的君主，也還不算太過糊塗，聽到陳石星說的最後那兩句說話，不由得也感覺熱血沸騰了。於是朱見深點了點頭，說道：「瓦剌的使者等一下就要來到，好吧，朕

依你之言就是。」(梁羽生,《廣陵劍》,第6冊:《塞外星沉》
(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1333)

透過陳石星慷慨陳言忍辱求和的害處之後,自私的朱見深終於了解陳石星果然是為他著想的,所以他決定聽從陳石星的意見,不再對瓦剌使者卑躬屈膝,也終於保住了大明王朝的裏子與面子。只是,這一次的反擊,雖然暫時獲得勝利,事情過後,他仍是依舊回到他的享樂園裡,不思振作。朱見深對於國事的處理,終究仍是被動的,大明百姓水深火熱的日子,仍然未見解除與改善。

除了皇帝,尚有將皇帝視為傀儡的操縱者:宦官。宦官危害朝政,早在東漢和唐代就有。因此,明太祖即位後,就不准內侍讀書,並嚴格禁止參與政事。明太祖自從因胡惟庸案後,便廢丞相由皇帝直接掌握全國政務,可是並非每一位皇帝都能勝任,許多事常委任身邊親近的人來辦理,導致大權容易被身邊親近的小人所竊奪;從成祖開始,宦官就擔任宮廷內外重要的職務。成祖甚至為宦官設立東廠,令宦官監視緝拿群臣百姓,因此使得宦官更加的驕橫。宣宗以後,並由宦官來批閱決定奏章,使得宦官的權力越來越大。明太祖時設立錦衣衛掌管東廠,憲宗時設立西廠,武宗時設立內廠,都由宦官來掌管。錦衣衛與各廠宦官狼狽為奸,危害尤其更大。明代宦官危害最大的有:英宗時的王振、武宗時的劉瑾、熹宗時的魏忠賢,這些宦官把持朝政、陷害忠良,使得政治腐敗,民不聊生。萍蹤俠影系列中有兩位歷史上出名的宦官,一個是明英宗的王振,另一個是明憲宗的汪直。首先來看看王振:

王振在《萍蹤俠影錄》中不願讓雲靖重回朝廷,於是假傳聖旨將他鳩死在雁門關前,可見必除之方能心安。王振先下手為強的陰狠手段,正是自古忠奸不兩立的觀念造成的悲劇。這段秘辛,直到于謙向雲靖的孫女雲蕾透露才得以揭曉:

雲蕾悲憤之極，道：「好可恨的奸閹，原來我的爺爺是他害死的！他為什？要害死我的爺爺？」于謙道：「後來我們打聽出來，原來王振這廝，早已和也先父子有所勾結，將中國的鐵器換蒙古的馬匹，暗中大做買賣，賺其大錢，聽說這些買賣在蒙古都是公開交易的。你爺爺是前朝大臣，極有聲望，更兼守節二十年，忠貞不下蘇武牧羊，若然回來，必然要整頓朝綱肅清奸黨。我猜想王振一來是怕你爺爺在蒙古已知道他勾通外國的情事，二來是怕你爺爺回朝之後，對他不利，是以假傳聖旨，先下毒手！他是司禮太監，皇上的印璽也在他手上，內外章奏，除了是大臣親自抱本上朝所奏的外，都要經過他的手，他要假傳聖旨，那是易於反掌。」（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334）

原來早有異心的王振，事先已串通瓦剌也先，交換利益，卻擔心正直的雲靖揭穿他不可告人的秘密，於是便做出殺人滅口的行動。讀這段故事，總要唾罵王振狼心狗肺或心狠手辣，但是故事的背後卻仍值得反思：祁鎮違反先祖朱元璋立下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的規矩，拔擢王振為司禮監太監，司禮監是明朝宮廷內24個宦官衙門中最重要的一個，他掌握了皇城中一切的禮儀、形式和各種雜役，最重要的是還替皇帝管理一切奏章，還可以代皇帝批答臣子上奏的公文，皇帝口述的命令，也是由司禮監的秉筆太監用朱筆記錄，再交給內閣撰擬詔諭頒發。

祁鎮自己甘將國家權柄旁落於如虎似狼的王振手中，在專制集權政權裡，所託非人的錯誤，將注定生民悲慘的命運。瓦剌在成祖幾次遠征後，就由首領也先年年來朝貢，並進行馬市貿易。但是因為瓦剌常虛報貢使人數以賺取招待費，宦官王振就故意壓低馬價作為報復。英宗十四年，也先一怒之下，就率領大軍入侵，直逼大同，王振便說服英宗御駕親征。祁鎮自己種下了這個惡因，土木堡之變正是這惡因

產生的惡果，終究就只好自己獨吞這這一個惡果：

祇聽得瓦剌兵吹起衝鋒號號角，金鼓大鳴，山頭上升起了「帥」字大旗，一個番王模樣打扮的人，威風凜凜，策馬山頭揚鞭遙指，這番王正是總攬瓦剌軍政大權的太師也先。那被截成無數小股的明兵東奔西竄，瓦剌士兵四面堵截，正在混戰之中，忽見東邊的一小股明兵，突然在陣上升起一面龍旗，瓦剌兵個個歡呼：「哈，明朝的皇帝在這裏了！」

張丹楓氣得咬牙切齒，心道：「王振這廝真是狼心狗肺，他還怕敵人不知道皇上的所在呢。」這龍旗正是王振升起，有意報給敵人知道的。

明朝的皇帝祁鎮被困在土木堡一個晝夜，眼見大軍崩潰，一敗塗地，不可收拾。正與張風府商議，想法突圍，忽見王振面色蒼涼，進來報道：「皇上，大事不好，敵軍的鐵甲兵已衝至帳前，快叫張統領去抵禦一陣。」張風府道：「皇上休驚，我今日拼了性命，也要替皇上衝開一條血路。」張風府匆匆出帳，王振忽然奸笑一聲，道：「主上，今日之事，除了委屈投降，別無生路，請主上到瓦剌軍中講和。」祁鎮大吃一驚道：「愛卿怎出此言？」王振板起面孔喝道：「武士何在？」帳中湧出王振的心腹武士一下子就把皇帝縛了。（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27-428）

英宗從未離開過京城，也毫無作戰經驗，五十萬大軍匆匆上路，還沒看到敵人，糧食便已吃完。而且天天刮風下雨，使得軍隊士氣低落；英宗與大軍匆匆忙忙離開大同，向蔚州方向撤退，原因乃是：王振想帶皇帝回自己的故鄉一趟，好對自己的親友擺擺威風。大隊人馬走到土木堡，王振卻不肯再走，想停下來等他自己私人的一千輛車馬行李。不料，也先率軍隊從後面追來，也先趁機攻入，明軍大敗，死傷無數。在混亂中，王振被護衛將軍樊忠殺死，英宗跟其他人則被也先俘虜。喜歡親近小人的英宗，終於嚐到了苦頭！

王振竟然出賣祁鎮，這大概是祁鎮始料所不及的，自己這般信任的寵臣，在最緊要關頭竟帶頭背叛了他，祁鎮若還知羞恥，日後思及

當汗顏得無地自容才是。所幸樊英及時殺了王振，雖免了降敵之恥，御駕親征卻成俘虜，終究遭人笑柄，更逃不了歷史的批評。而王振食君之祿，不思戮力盡忠回報，竟忘恩負義，欲置主子於死地，終究遺臭萬年，為後人所不齒。

汪直是朱見深最寵幸的太監，只在本系列小說《廣陵劍》中出現過一次：

皇帝繼續說道：「倒是朕剛才看到一份奏摺，原來外面有些事情，朕還是給蒙在鼓裏的。聯想起你前幾天提過的計劃，說是要在大內總管的職權之外，另設一個西廠，唔，這個計劃，這個計劃……」

汪直忙道：「陛下明鑑，奴婢的意思是讓皇上多選心腹之士，充當耳目……」原來他計劃設立的「西廠」，乃是一個特務組織，由他自己統領。不但要和大內總管分庭抗禮，而且要獨掌生殺之權的。（梁羽生，《廣陵劍》，第4冊：《大內劍氣》（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974-975）

從這裡可以看出汪直想要效法王振，建立自己的權勢，所以極力討好朱見深，他為擴張自己的威信，所以想要設置西廠，美其名是為皇上分憂解勞，骨子裡乃是要建立自己的霸權。他知道如何取悅與取信於皇帝，所以皇帝都任他們予取予求。汪直阿諛奉承迎合的機心，腐化了朱見深原先想要積極努力的心，汪直結合了沆瀣一氣的奸臣，引導朱見深安於享樂，終於令他變成權奸的傀儡。汪直獲得朱見深的重用，終於設立了西廠，他運用西廠的勢力，殘害忠良，終於使得朝政大壞，明朝也開始走入衰弱的路途。

樊忠是祁鎮的護衛將軍，在歷史上是卻有其人的，在《萍蹤俠影錄》中他與錦衣衛指揮張風府和內廷衛士貫仲合稱京師三大高手，雙錘在手，身手不凡，在宮中有大力士之稱。樊忠雖是武夫，但與張風府一樣是有抱負的熱血漢子，在他們捕獲周健的獨子周山民時，他便

表現出力保忠良之後的決心：

這人乃是樊忠，張風府把文書給他看了，只見他雙眼一翻，濃眉倒豎，大聲說道：「大哥，你可還記得咱們昔日的誓言麼？」張風府道：「年深日久，記不起了！」樊忠怒氣上衝，拍案說道：「真的就忘記了？」張風府道：「賢弟，你說說看。」樊忠道：「拼將熱血，保衛邦家。咱們是不願受外敵欺凌，這才投軍去的。為的可不是封妻蔭子，利祿功名！」頓了一頓，又道：「我本意是到邊關上去，一刀一槍，跟胡兵拼個痛快，偏偏皇上卻要留我做內廷衛士，這幾年可悶死我啦。」歇了一歇，又道：「咱們不能到邊關去親自執干戈以衛社稷，反而把力抗胡兵的金刀寨主的兒子害了，這還成什麼話？」張風府又道：「咱們還有什麼誓言？」樊忠道：「有福同享，有禍同當！」張風府道：「好，那目下就有椿大禍，要你同當！附耳過來。」在他耳邊說了幾句，樊忠突然一揖到地，道：「大哥恕我適才魯莽，你交代的事萬錯不了！」轉身走出，」

「拼將熱血，保衛邦家」是他的報負與理想，可見他雖在皇宮內供職，但是執干戈衛社稷的豪情壯志從未稍減。所以後來在土木堡之變時，瓦剌大軍將皇帝團團圍住，明軍衛士似潮水紛紛逃命撤退時，只見樊英如天降神兵一般，英勇衝入陣中，錘斃王振，力救祁鎮，那一幕最令人印象最深刻的：

祇見王振把皇帝縛在馬上，親自手拿白旗，迎風招展，有些忠於皇上的衛士想來解救，卻給王振的武士擋住，敵人眼看就要合圍奔至。

忽聽得霹靂一聲大叫，護衛將軍樊忠手舞雙錘，奮不顧身地飛馬衝回，瓦剌與王振的武士前後夾攻，一齊放箭，樊忠雙錘祇護前心、頭蓋兩處要害部分，其他肩上、背心中了十幾枝箭，兀自不倒，旋風般地直衝了入來。王振見他神威凜凜，不覺驚叫道：「樊將軍有話好說。」樊忠大喝一聲：「我今日要替天下除此奸賊！」手起一錘，把王振打於馬下，身上也中了幾刀。樊忠哈哈大笑，倒過錘頭，向自己頭顱猛的

一錘，寧死不辱，自殺死了。（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28）

這裡梁羽生凸顯樊忠的神勇與忠心，他身中十餘箭，猶自負傷不退，驚得王振膽破求饒，他為天下百姓錘死王振，實在是大快人心，然而猛虎終究難敵猴群，樊忠孤掌難鳴，為免被俘受辱，他竟自我犧牲了。蔡東帆的《明史通俗演義》裡，也描繪了這一件事：

英宗不禁慌張，只睜著眼顧視王振，振至此亦抖個不住。護衛將軍樊忠，憤憤道：「皇上遭此危難，都是王振一人主使，即如將士傷亡，生靈塗炭，亦何一不自他闖禍？我今為天下殺此賊子。」言至此，即袖出鐵錘，猛擊振首，撲蹋一聲，頭顱擊碎，鮮血直噴，倒斃地上。當下請英宗上馬，率領騎兵，冒死突圍。怎奈敵兵層裏竟沒有一毫出路，忠竟力戰身亡。英宗見忠已死，無法可施，重下雕鞍，坐地休息。忽有敵兵一隊，破圍竟入，竟將英宗一擁而去。（《中國歷代演義全集 明朝之一》，台北市：文道，1985年4月，頁252）

梁羽生在《萍蹤俠影錄》中稱樊忠錘死王振後自殺，與史料所敘不一，梁羽生先生在書中較真實地記錄反映總結了這一段歷史，並將它與武林傳奇故事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寫來有板有眼，氣勢宏大，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精彩紛呈。無管樊英如何犧牲，他是皇室中難得一見忠心的武官，追效稽紹血濺黃袍，精忠護主，壯烈犧牲的鮮明形象，實在令人印象深刻。

最後來看明室長城于謙，從于謙居家宅院就可以看出他為官清廉正直：

第二日雲蕾養好精神，晚上三更時分，換上夜行衣服，悄悄溜出客店，按址尋到于家。在雲蕾想像之中，于謙乃是一品大臣，住宅必是崇樓高閣，堂皇富麗，哪知竟是一個平

常的四合院子，只是後面有一個小小的花園，要不然就與一般小康之家的住宅毫無兩樣。

雲蕾心中嘆道：「到底是一代名臣，只看住處，就可想見他的為人了。」當下輕輕一躍，飛上瓦面，幾間平房，一目了然。只見靠著花園的那間房子，三面都糊著紗窗，窗櫺縱橫交錯，分成大小格式的花紋，每一格都有一方小玻璃鑲嵌著，顯得甚為雅致，玻璃內燈光流映生輝，案頭所供養的梅花，疏影橫斜，也貼在玻璃窗上。雲蕾心道：「雅麗絕俗，真不像是富貴人家，這間房子一定是于謙的書房了。房中還有燈火，想他未曾睡覺。」（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324-325）

于謙是一品大臣，他的住家的不是想像中的豪宅大院，卻只是尋常四合院，屋裡沒有雕樑畫棟，只是幾株梅花疏影，添得淡雅素淨而已，由此可見于謙生活之儉樸。土木堡之變發生時，張丹楓前往求見：

縱目四顧，祇見簷階下有一大堆石灰，兩邊牆上，剝落之處甚多，灰水祇掃了一半。張丹楓心中嘆道：「若非眼見，誰敢相信於閣老如此清貧。屋宇破舊，祇叫家人自己粉飾修補。」？頭一望，又見大堂之上，掛著一張條幅，寫的是一首七言詩，詩道：「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這首詩乃是詠石灰之詩，左下角有一行小字，題的是：「瓦刺圍城之日，偶憶舊作，感而錄此，于謙自題。」

張丹楓心中一動，大聲說道：「于大人，既然粉骨碎身全不怕，那又何必怕宵小的議論，史官的誣陷？」于謙瞿然一驚雙目炯炯，仰視長空，忽而嘆道：「賢侄，祇有你一人知道我的心意。祇是茲事體大，粉骨碎身猶在其次，祇恐我將來要蒙下不白之冤。」張丹楓道：「當今天子既已被俘，大人當為大明的江山著想，當機立斷，此其時矣。即算他日皇帝降罪，粉骨碎身，但大人已留清白在人間，萬世千秋，永垂青史，又何足懼？」于謙眉心的重結一下解開，拍案說道：「賢侄說的是。我明日便立新君，盡殺逆黨，親自督戰九門！」（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3冊：《明月邊城》（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50-451）

于謙以詠石灰自況，「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終得流芳千古，但是他當時的猶疑不是沒有道理：于謙洞知瓦剌必然挾天子以為要挾，對付之策，祇有另立皇帝，表示抗戰到底絕不妥協的決心。可是自己並非皇室中人，由自己出頭另立皇帝，這責任可是重大極了，敵黨的議論打擊，皇室裏面的蜚短流長等等，都在意料之中。若然他日被俘的英宗皇帝得釋歸來，不肯諒解的話，或許還會遭致滅門之禍。畢竟權力與政治最是無情的，所以于謙思量了一日一夜，仍是躊躇未決，直到張丹楓剖陳利害，慷慨進言之後，于謙才把一切置之度外，以絕大的、超人的魄力，在歷史上寫下了輝煌的一頁。

當讀到于謙被棄市梟首示眾的境遇，真是令人悲憤不已，對於明室甘願自毀長城的行徑，真令人感慨「權力使人腐化」、「政治令人喪心病狂」，也讓人見識到國君昏庸誤國的悲哀。于謙追隨文文山盡瘁全節，浩然正氣長存；他的下場和雲靖大同小異，他們都是忠臣，卻都慘遭殺戮，這不禁讓我們深思，一家一姓的政權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當執政者讀到「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骨碎身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于謙這首天下傳誦的 詠石灰 的名詩時，真要無地自容了。于謙雖是一介文人，但是他那「胸中存正氣，一死又何辭」的偉大豪情，比之任何一位武功高強的大俠，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毫不遜色的。

在系列小說中還有一位值得注意的歷史人物，那就是蒙古瓦剌部落的梟雄也先。瓦剌是居于漠北的蒙古族三部之一。明朝初年，脫歡統治瓦剌。英宗正統四年（1439年），脫歡死，子也先繼父即太師位，自稱淮王。他繼承父親脫歡的遺志，東征西討，統一蒙古，勢力大盛，夢求再現大元一統天下的局面，其鋒芒直指中原的明朝。

正統十四年（1449年）初，也先遣使2000人向明朝貢馬，詐稱3000，希圖冒領賞物。明廷按實際人數給賞，並削減了馬價。也先聞

悉大怒，統率所部大舉進攻明朝，在土木之變中俘明英宗，將他視為奇貨可居的人質，準備向明廷勒索敲詐，並包圍北京城，誰知于謙早有了應付的對策，讓也先在宣府碰了一鼻子灰；也先不死心，又轉往大同，結果大同的守將也不買他的賬。也先一急，決定硬攻北京。也先挾持英宗攻到北京時，于謙親自穿戴盔甲，率領士兵迎戰敵人。他慷慨揮淚，激勵軍民奮勇殺敵，士兵們在于謙的激勵下，都決心背城迎戰，保衛首都。也先這次入侵，態度驕橫，志在必得，認為一定可以將京城攻下。不料，郕王的即位使他要挾失敗，而于謙的英勇更使瓦剌軍大敗。最後只好帶著英宗逃回紫荊關。後來迫於形勢，只好與明室議和，送還英宗，恢復貢市。此後，他殺脫脫不花，自立為大元田盛(天盛)大可汗，建號添元，設左右丞相及行省，又採取一系列統治措施。景泰五年(1454年)為部下阿剌知院等所殺，瓦剌勢衰。

從史實中可以看出也先確實是一位有雄圖壯志的汗王，比起英宗祁鎮，他更是霸氣果敢多了。在《萍蹤俠影錄》裡也可以尋到一些印證，例如，他剛俘到英宗祁鎮時，想要逼他青衣侍酒，可是英宗拒絕赴宴，野心勃勃的也先雖然生氣，卻也能有長遠的考量：

祇聽得也先說道：「我殺他不難，但殺他之後，祇怕更激起明朝的士氣，戰爭持久，咱們也未必有好處。聽說阿剌知院（即以前到北京出使的番王）在國內暗自招兵買馬，似乎想趁我出國遠征，陰謀奪我的權柄呢，我實是放心不下。」
（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38）

他雖也遠圖，卻也小心提防內憂，猶恐亂起蕭牆之內，可見他絕不只是一個有勇無謀的人而已。他對他的雄圖霸業也有願景與規劃，他清楚知道，他最需提防與注意的敵人，並不是紙老虎明英宗祁鎮，而是年輕有為智廣英勇的張丹楓。唯真英雄能識英雄，也先識人的功夫

果然有獨到之處：

也先笑道：「那是當然。我今日領兵入關，要捉的就是這兩個人。」脫不花道：「哪兩個人？」也先道：「第一個是明朝皇帝，捉到了他，縱然他不投降，明兵也有顧忌，大明江山遲早是我的了。」

脫不花道：「第二個呢？」也先道：「第二個便是張丹楓。」脫不花道：「爹爹捉他可是要治他偷入中國之罪？」也先道：「也是也不是。」脫不花道：「此話又怎講？」也先道：「張丹楓文武全才，可堪入用。我找到了他，他若不肯依順，那我就要治他偷入中國之罪，將他殺了，免為後患。」（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38-439）

他知道張丹楓是個人才，礙於惜才與女兒的幸福，他願意將之納為己用，但是他也知道，真正的猛虎是不可能長久蟄伏的，所以對張丹楓保持著相當的戒心，由此可見也先能成王霸之業，確實是有幾分實力與膽識的。他甚至與早就看出張宗周托庇瓦刺的用心：

「料張宗周也脫不了我的掌握。他們張家世代，幫助我國建立典章文物制度，也算得大有功勞。祇是他們妄想借我們瓦刺的兵力復他大周的江山，卻哪裏有這樣便宜之事。所以這次我讓他在國中留守。他也奇怪，他日想夜想無非想等到今日進兵之事，而今咱們真的進兵了，我叫他留守，他卻毫不反對，看樣子還是滿高興的，這倒教我難於猜測了。不過，他也確是個人才，待我平定了中國之後，自立為皇，那時我還要叫他做我的宰相呢。」（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40）

他早就洞悉張宗周想用瓦刺的兵力摧毀明室，然後從中坐收漁翁之利，重光大周的企圖與目的，但是張宗周仍有利用價值，所以他對他仍不動聲色，實在是一隻老謀深算的大狐狸。所以他也確實是具備

了開國英主智廣慮周的基本條件，不只是一個寡頭獨夫而已。

後來他以祁鎮為人質要脅明室不果，又加上國內政情不穩，所以他色厲內荏，外強中乾的詢問了張丹楓的意見：

張丹楓道：「目下中國于謙當政，整軍經武，上一次進兵中國，尚可以打到北京，設若你下一次再進兵中國，只怕打入邊關也未必可能。非但此也，設若中國知道你想篡位稱王，再圖稱霸，它索性揮兵北進，與阿剌聯盟，為瓦剌平亂，你又如何？」

也先聽後不由得心中一怔，經過一場北京大戰之後，他驚覺到中國實是不易吞併。于謙整頓邊關，接連打了幾次勝仗，將瓦剌寇邊的軍隊都驅逐回去，也先更是心驚，漸漸感到明軍也足以構成他的威脅了。然後，張丹楓說到了他的痛處：

張丹楓又道：「這次我深入中華，察覺中國民氣激昂，確實是不可輕侮。尤其他們的皇帝在土木堡被你所俘，舉國上下，更認為是奇恥大辱。恐怕你未揮軍南下，他們已先自要北上報仇了。太師你兵力雖強，也未能外禦中華舉國之兵，內抗阿剌南部的勁旅吧？」（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3冊：《明月邊城》（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538-539）

也先本來大丈夫生不為霸主，死亦當為鬼雄的豪情壯志，在張丹楓鞭辟入裏的分析之下，終於明白：成王敗寇，自是歷史公論，若自負擁有雄兵十萬，戰將千員，再繼續窮兵黷武，挑釁明邊，或許反會遭到明室與阿剌內外夾攻之結果，甚至慘遭刺殺的命運，屆時真是「出師未捷身先死」了，尚未出師，就死於非命，雖自命英雄，後人卻未必將自己比擬為曹孟德，這樣的生意，風險實在是太高，勝算太小了，於是：

也先搔首徘徊，心中思潮起伏，想起張丹楓之言，果然有理，權衡利害，自己若欲統一瓦剌，實是不宜再與明朝為敵。又想到：「張宗周父子雄才大略，留在瓦剌，又不能收為己用，那也只是徒增勁敵而已。不如也讓他們回國，樂得安心。待我他日統一瓦剌之後，兵精糧足，和約隨時可撕，那時再侵入中華，又豈怕張丹楓與我作對。」（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3冊：《明月邊城》（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541）

他終於找到了下台階，他決定放回祁鎮，也讓張宗周父子回國，自己刻意經營整治瓦剌，再圖逐鹿中原。只是後來也先不守信用，想要屈辱明朝使者雲重，不意奸計被張丹楓破壞，他惱羞成怒，遂心生殺害張丹楓之心，卻不料造成女兒脫不花為解救張丹楓而殉情，身填砲口的遺憾事件，也先出爾反爾，不改奸雄本色，終於也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萍蹤俠影系列在歷史背景下傳述武俠傳奇故事，所以書中有許多真正的歷史人物，他們或是皇帝宰相，或是權宦貴族，或是忠臣義士，或是外邦雄主，梁羽生都以歷史為本，傳奇為輔的原則，結合了正史、野史、文學史和作者自己的創作與虛構，將歷史人物還原於小說中，使得歷史人物在小說中成為有血有肉，形象生動，栩栩如生，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二）清奇人物

所謂清奇人物就是「寧靜以致遠，淡泊以明志」的奉行著，他們淡泊清高的人格，行事特立獨行，通常是避世遠遁的高人，往往具有奇妙的技藝或特殊的才能，這種人物在書中出現，能使小說增添神秘、詭譎奇妙的氣氛。《散花女俠》中的葉元章和周谷隱與《廣陵劍》

中的丘遲、戈古朗，就是屬於這樣的人物。以下分別析述之：

葉元章有「西山醫隱」之稱，是一位避世遠遁高人，他醫術高明，直如華陀再世，但是卻避世離群索居，當于承珠與畢願窮扶受了東方赫毒刀所傷，已奄奄一息的北京丐幫長老鄭國有，至西山葫蘆谷巧遇葉元章：

那老儒生忽地「嘿嘿」笑道：「你們替他抵擋強盜，哈哈，可別笑痛我的肚子。我看你給他做徒弟倒還差不多，可惜年歲不對。而且大閨女也不方便收化子做徒弟。」此話一出，于承珠和畢願窮都嚇了一大跳，這老者的眼光好生厲害，非但一眼看出了他們武功的深淺，而且看出了于承珠女扮男裝。

于承珠面紅過耳，正想說話。那老儒生忽然一手搶過鄭長老的竹棒，一手撥弄他背上的麻袋。鄭長老領袖北京群丐，這八節竹棒正是他幫中的「法器」，老儒生如此作為，實是犯了丐幫之忌，畢願窮喝道：「你幹什??」急忙出手搶奪竹杖，畢願窮學過擒拿手法，相距又近，這一出手，快如閃電，按說沒有搶不回來之理，哪知老儒生身子祇是微微一晃，畢願窮竟然撲了個空！

那時，穿著一襲淡藍長衫儒生打扮的葉元章，一眼就看出于承珠是女兒身了，而且從鄭國有所持的竹棒就認出他是丐幫長老，可見他江湖歷練之深，而畢願窮以副幫主的身手，在如此近的距離與出其不意的短暫時間，猶無法搶回竹杖，也可想像葉元章深藏不露的功夫了：

鄭長老一直瞞著眼睛，這時忽地張開，緩緩說道：「西山醫隱葉大爺，俺鄭國有登門求治來啦，望你老高? 貴手！」那老儒生哈哈一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丐幫的鄭長老，咱們同住北京，本該早就見面。好，俺葉元章不醫公侯將相，專醫奇人異士，你嗎，也還值得俺替你一醫。」

從葉元章說他「不醫公侯將相，專醫奇人異士」，這就是他獨特

的行事風格，這是他對醫術的執著，他行事怪誕，王公貴族，侯爵巨門的病人，千方百計想請他也請不到，但是他卻喜歡找上門去替人醫治。他隱居於西山之中，又有高明的醫術，必是隱居與特立獨行，使他擁有了「西山醫隱」雅號。葉元章是一位隱逸之人，從他屋內壁上懸挂的對聯和條幅可以看出來：

牆上所挂的那幅對聯是：「柳絮浮萍遊子意，桃花潭水故人情。」條幅上寫的則是蘇東坡的兩闕浣溪沙，詞道：「醉夢昏昏曉未蘇，門前轆轤使君車，杖頭一錢怎生無？廢圃寒蔬桃翠羽，小槽春酒滴真珠，清香細細嚼梅鬚。」「山上蘭牙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難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

從條幅中可以看出葉元章山居的隱逸情趣，已可看出他也是一位詩情雅趣極濃的文人雅士。當于承珠向他詢問聯語和條幅是誰寫的時候：

葉元章道：「看你相貌清秀，實乃巾幗須眉，怎的出語便俗？志同道合，傾蓋相逢，便成知己，又何必絮絮不休地問姓道名？」（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36-637）

這一回答，展現出葉元章快人快語的逸人格調，「志同道合，傾蓋相逢，便成知己」，人生相見與相交，貴在知心，相識時間之長短，不是最重要的，西山醫隱與霍天都的結識就是屬於這一種，他們是一見如故，相識恨晚的高山流水。葉元章醫術、文學、武技、樣樣精通，特殊的行醫風格與超俗的人格思想，使他成為一位清奇的隱逸之士。

周谷隱也是一位避世遠遁的高人，他隱居於八達嶺，自稱「八達山人」，當張丹楓夫婦與雲重在皇宮遇險時，周谷隱適時出現解救了

他們脫離險境：

就在宮娥太監的呼號聲中，西北角忽然傳來一聲長嘯，繼而東南角也傳出了粗豪的嘯聲，片刻之間，嘯聲此起彼落，御花園中各處的守望台紛紛鼓起警鐘，報道發現刺客，這一來園中的武士更是亂成一片。

張丹楓笑道：「來人真是聰明絕頂，除了放火之外，確是再無別法退掉這一大批的御林軍。」雲蕾道：「大哥，你聽來的共是幾人？」張丹楓道：「這嘯聲聲聲不同，好像是混進了許多人，其實祇是兩人所發。」雲蕾道：「這兩人的武功，不在你我之下。大哥，我可並未聽你說過在京師有這等本事的好朋友。」張丹楓心中一動，笑道：「也許是未曾相識，而有意與咱們結交的朋友吧。哈，他們這份禮物送得太厚了，不由得咱們不去回拜他了！」（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72-673）

由此可見，周谷隱是一位武林大行家，他審時度勢，知道欲入皇宮救人，除了火攻之外，是別無他法的，所以張丹楓打從心底就佩服這位尚未曾謀面的前輩。

原來這老頭兒乃是和玄機逸士一輩的人物，少年之時曾力敗十八名蒙古武士，以勇敢矯捷著稱，外號八臂哪吒，他和霍行仲乃是八拜之交，霍行仲後來隱居塞外，他也隱居深山，武林後輩，連他們的名字也很少知道了。

張丹楓敘過師門淵源，又施禮道：「老前輩今晚這份厚禮，丹楓感激不盡。」周谷隱哈哈笑道：「我老頭兒素來不和人客氣，我送你的禮物實是指望你報答的呀！」

而其實周谷隱此舉，其實是別有用心的：他苦心籌畫當此事，打聽張丹楓的行蹤，給他送禮，救他出宮，引他到點將台，目的就是想要造就故人之子霍天都：

忽聽得師父笑道：「好吧，祇怕我的答禮太薄，難酬盛

意。」倒持劍柄，將那柄青冥寶劍遞到了霍天都的手中，于承珠一愣，心道：「順父怎把師祖的傳家寶劍送給別人？」霍天都也誤會了張丹楓的意思，臉上一紅，正想說話，張丹楓卻從周谷隱手中接過了那枝柳枝，微微笑道：「承珠，你再留神看霍世兄的劍法吧。」

霍天都這才喜上眉梢，要知以張丹楓的身份，斷無與他比劍之理，所以如此，實是暗寓願指點他劍法的意思。霍天都父子兩代，苦心搜集天下劍譜，立志創立天山派的劍法，苦於未得高手指點，而要開創一派，往往費數百年的心血，父死子繼，師死徒承，也未必能夠做到。張丹楓若肯傳他心法，這份厚禮自是比送一把寶劍更難得數千萬倍！（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83-684）

周谷隱與霍天都之父霍行仲是八拜之交，他為完成故友遺志，費心安排，也算是有心人了，而他見張丹楓豁然大度不藏私指導霍天都，也投桃報李傳授于承珠與張玉虎自己的「移行換影」獨門上乘輕功。霍天都有周谷隱之引見，得張丹楓心法，後來果然開創天山劍派，論起功勞來，周谷隱做嫁之功不可沒。

丘遲也是系列小說中與周谷隱相似的清奇人物，在《廣陵劍》中，他隱姓埋名在王屋山腳下開了一家茶館維生，當他聽過陳石星彈琴後，便知道是琴翁的嫡傳子孫，出手救了被龍成斌與呼延四兄弟圍攻的陳石星：

丘遲叫道：「哎呀，你真是迫不及待就出來吧！」突然把口一張，一股「酒浪」噴了出來。呼延龍首當其沖，給噴得滿頭滿面，連忙閉了眼睛。

他喝了三十多斤酒，這一噴當真有如「黃河之水天上來」，白練也似的酒浪，滔滔不絕。呼延四兄弟運掌成風，東挪西閃，酒花仍是雨點般的落在他們身上。說也奇怪，他們都有一身橫練的功夫，但被雨點般的酒珠灑在身上，竟然火辣辣的作痛。這還不算，他們身上的衣裳，酒珠灑落之處，竟然穿了一個個小孔，有如蜂巢，倘若功力稍差一些，祇怕

皮肉也要受傷。在這片刻間，呼延四兄弟都怕傷了眼睛，不由得都是閉了雙目。陳石星是被他們圍在當中的，有他們作為「屏障」，而丘遲所噴的酒浪又似受他的意念指揮似的，到了最內一圈，勢道便即減弱，陳石星的劍法使得潑水不進，倒是沒有受到多大影響。

呼延四兄弟閉了眼睛，祇能憑著聽風辨器之術，一面躲避酒浪，一面抵擋他的劍招，到了這個時候，再糊塗的人也知道這個茶館老闆是身懷絕技的了，何況呼延龍這樣的江湖上的大行家？呼延龍連忙叫道：「風緊，扯呼！」（梁羽生，《廣陵劍》，第2冊：《九州鑄鐵》（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413-414）

丘遲原是雲重御林軍中好友，身懷絕技，一開口噴酒浪的功夫，就嚇跑了惡徒，功夫實在了得。而其實他正是陳家的救命恩人，當年雲重就是請他為陳琴翁報訊，使琴翁不致遭王振之辱的，所以後來琴翁感於丘遲的義氣，曾書陸游的「鷓鴣天」詞作贈之：

「家住蒼煙落照間，絲毫塵事不相關。斟殘玉瀝行穿竹，卷罷黃庭臥看山。貪嘯仗，任衰殘，不妨隨處一開顏。原知道物心腸別，老卻英雄似等閒少！」（梁羽生，《廣陵劍》，第2冊：《九州鑄鐵》（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426）

丘遲以軍官身份埋名匿跡，做了荒村的茶館的老闆，天天喝自釀的美酒，等於是另一種方式的隱士；而他又是文武全材，喜歡字畫。所以琴翁寫陸游這首詞送給他，對他的身份也是頗為合適的。其實他與雲重、琴翁和陳石星，都是有骨氣高格調的俠義之人，書中這麼說：

丘遲又再喝了一大碗酒，說道：「當年雲重與令祖素不相識，不惜為了令祖與權勢滔天的奸宦作對；令祖與他的兒子雲浩也是素不相識，同樣的不惜為了一個陌生人累得家破人亡。雖然救人沒有成功，可也都是同樣的高義可風！」

陳石星道：「丘老伯，你也是以一個不相干的人捲入漩

渦，俠義的行為，更是值得晚輩佩服。」丘遲笑道：「你也何嘗不是如此？你幫雲家的大忙，事先你也並不知道雲重曾於你家有恩的。（梁羽生，《廣陵劍》，第2冊：《九州鑄鐵》（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428）

丘遲原是聽命帝令的御林軍衛士，因為俠情俠義，與雲重成為情義之交，因義救琴翁一家人而犧牲工作，竟而浪跡天涯，賣茶酒營生，真是高義可風，這樣大的犧牲，他都無怨無悔，甚至還甘之如飴，實在是一位令人敬佩的前輩高人。

廣陵劍裡還有一位如葉元章一般的「醫隱」，他是「山中醫隱」戈古朗，陳石星誤服慕容珪的「毒嬰兒」之毒，就是他發現的，他為了幫助陳石星完成心願，也助雲瑚能在失去陳石星後有活下去的勇氣，他運用自己高明的醫術做了巧妙的安排：

戈古朗拿出了一個紅漆葫蘆，說道：「這是我自製的藥酒，功能補氣行血，你們兄妹多喝幾盃。」

雲瑚說道：「我不大會喝酒的，讓哥哥替我喝了我這一份吧。」

戈古朗道：「這藥酒對你的哥哥固然大有好處，對你也有好處。你們一起喝了，功效更大。」

雲瑚笑道：「我不相信，為什麼一起喝了，功效更大。」

戈古朗道：「你不知道，這種藥酒是頗為有點特別的。」

雲瑚道：「什麼特別？」

戈古朗道：「揭開蓋子見風之後，倘若不在一個時辰之內把它喝乾淨，藥力就會消散。但過猶不及，所以你的哥哥祇能喝三分之二，你必須幫他喝三分之一。」

雲瑚道：「既然如此，你幫他喝這三分之一吧。」

戈古朗笑道：「這酒可以增進功力，對你們將來攀登天山大有好處，我一來沒練過內功，喝這酒於我毫無益處。二來我沒病沒痛，也無須喝這種藥酒治病。三來我也不出遠門，喝了不是糟蹋它嗎？我沒好東西奉客，你還要和我客氣，那就是把我當作外人了。你把我當作外人，我可就不樂意替你哥哥治病了。」

雲瑚聽他說得這樣嚴重，笑道：「老伯，你一定要替我的哥哥治病，你別嚇壞了我，我喝，我喝！」

陳石星也笑道：「主人家的美意，咱們是恭敬不如從命。瑚妹，你就勉為其難，陪我喝吧。」（梁羽生，《廣陵劍》，第6冊：《塞外星沉》（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1464-1465）

戈古朗讓陳石星與雲瑚終於成了夫妻，並為陳石星留下了遺腹子，使其不致無後，算是發揮醫者仁人之心了。與葉元章相同的是，戈古朗出現的篇幅雖不多，也是對醫學有相當成就的高人；與葉元章不同的是，戈古朗不是漢人，也沒有高強的武功，但是他古義高風，在短暫的篇幅中，纖細具現，也是一位值得注意的清奇人物。

萍蹤俠影系列中的清奇人物，很巧的正好都是武林隱逸前輩高手和醫學泰斗，這些人物的出現，都使得主要人物的命運產生大轉折，能激發讀者繼續閱讀與解開秘密的慾望，這也是梁羽生武俠作品中的另一種特色！

第二節 女性主要人物的形象

中國的武俠小說和西方的俠義小說，最大的差別就在於中國的武俠小說中有許多形象鮮明的女俠，而西方的卻沒有；從審美的角度來看，一部優秀的武俠小說，除了英俊清雅的男主角或充滿陽剛的豪俠之外，若沒有溫柔婉約、秀外慧中或俏麗大方的女性來相互映襯或調適，一定讓人讀來雖覺得陽氣十足卻偏執不全，無法有淋漓盡致的對比美。試想：武俠小說中如果除了粗豪大漢比武爭雄外，書中若有了嬌小玲瓏的女俠能同幾個虎背熊腰的漢子打鬥，甚至還戰勝他，這種

嬌女與壯漢相鬥的場景，自然要比兩個莽漢你砍我劈的情景，更能體現出對比的美。或者是名門俠女，或者是楚楚動人的溫柔美女穿插其中，將更是吸引人目光的焦點。中國古來即有陰陽相生，相輔相成，相生相剋的觀念與理論，因此，陰陽相配，剛柔互濟，這將會令人容易產生閱讀的快感。武俠小說中有風流俊雅的儒俠，爽朗的豪俠，也有豪氣干雲的巾幗英雄與楚楚動人又溫柔多情的美女，將會使武俠小說的劇情，除了浪漫與誇張外，更具親和性，也更接近人性，更吸引人。

最早見諸文字的中國俠女，應該是春秋時期越國的一個女子。這個劍術高明的越國女子，可以說是中國武俠小說中女俠的的老祖宗了。《吳越春秋》記載了這個越國女子與白猿相鬥的故事⁵²。越女之後，唐人傳奇中的紅線、聶隱娘更是膾炙人口的女俠。此後，《拍案驚奇》中的韋十一娘，《聊齋》中的無名俠女，《兒女英雄傳》中的十三妹，以及明清筆記小說中的高髻女尼、琵琶瞽女、名捕之妻等，都是比較有名的女俠。新派武俠小說從香港開花結果之後，金庸、梁羽生筆下便出現了一大群熠熠生輝的女俠，如：金庸《射雕英雄傳》中的黃蓉、《神鵰俠侶》中的小龍女、郭襄，《倚天屠龍記》裏的趙敏、周芷若，《笑傲江湖》裏的任盈盈、岳靈珊、儀琳，《飛狐外傳》中的袁紫衣、程靈素，《碧血劍》中的溫青青，《書劍恩仇錄》裏的霍青桐、駱冰，和梁羽生《女帝奇英傳》裏的武玄霜、長孫璧、上官婉兒，《狂

⁵² 這個故事的大約是說：越國有一個處女，生長在南方的山林中，以劍術高明，馳名國內。越王派人聘請她教授擊劍舞戟之術。越女應聘北行途中遇見一個老翁，自稱為袁公。袁公問越女道：「聽說妳善於擊劍，我很想領教一下。」越女說：「小女子不敢有所隱瞞，就請老前輩考較考較吧！」袁公隨手折取林中的竹子，如斷枯木，竹梢跌落下來，越女伸手接看。於是袁公拿著較粗的竹竿向越女刺去，越女反應甚快，立即以細小的竹梢回擊，準確地刺入袁公竹竿的筒中。如是者守了三招之後，越女還擊一招，疾以竹梢刺向袁公，袁公無法抵擋，只得躍到樹上，化作一頭白猿，嘯吭而去。越女見了越王後，越王派一些軍官向她學劍，然後再教給士兵。據說當時沒有人能在劍術上勝過她的。金庸的武俠短篇《越女劍》，應是據此故事改編寫成。諸多武俠小說劍術中有「越女劍法」、「袁公劍法」，也是源出於此。如：梁羽生《大唐游俠傳》中那一臉猴相的精精兒，使的就是「袁公劍法」，金庸《射鵰英雄傳》江南七怪中的韓小瑩，外號就叫「越女劍」。

俠天驕魔女》裏的柳清瑤，《還劍奇情錄》裏的雲素素，《萍蹤俠影錄》中的雲蕾、澹臺鏡明，《散花女俠》于承珠，《聯劍風雲錄》中的凌雲鳳，《廣陵劍》裏的雲瑚、杜素素，《白髮魔女》中的白髮魔女練霓裳與鐵珊瑚，《塞外奇俠傳》裏的飛紅巾，《七劍下天山》中的劉郁芳、冒浣蓮、易蘭珠，《江湖三女俠》裏的呂四娘、馮瑛、馮琳，《冰川天女傳》中的冰川天女桂冰娥，《雲海玉弓緣》中的谷之華、厲勝男等等。她們有的豪爽大方、有的溫柔婉約、有的聰明慧黠、有的癡情執著、有的刁蠻可愛、有的剛猛勇烈，在刀光劍影與行俠仗義之中，時時透露出中國古典女性特有的東方美，為新派武俠文學增添了許多動人心弦的篇章。

女性俠客的出現，為在江湖結構注入了柔情的因素，不但使得江湖的陽剛氣息得以調劑，更連帶影響了英雄俠客的形貌與性格的描繪。女性俠客儘管在武俠小說中已成為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但是，基本上，多數的武俠作家仍然是以附庸、配角的地位來看待他們，所以對女俠自身生命的開展，一向就缺乏應有的關注。在現代武俠小說家中，願意大力賦予女俠生命姿采，跳脫開男性沙文圈子的，梁羽生是第一人，在他筆下的女俠，開展出迥異於一般武俠小說的另一種生命情境！

在梁羽生的萍蹤俠影系列小說中，女性往往呈顯出各種不同的風貌，儘管在造型上難免與其他武俠小說中的人物雷同，可是無論就女性內在情感與生命的刻劃來看，或者就賦予女性的尊重與肯定上，都遠較其他武俠作家來得深刻與細膩。尤其難得的，是梁羽生的筆觸，更拓展了許多武俠小說從未開展過的女性形象。在他筆下的女俠，除了情感的比重很深之外，而且都能以智慧的、理性的態度去思索她們生命中應有的意義與價值，成為有情有義的俠士，遠遠超脫了武俠小說的牢籠，而展現出不同的江湖世界。

梁羽生萍蹤俠影系列小說中的女俠千姿百態，他們有的出身貴族顯宦和書香門第，是屬於大家閨秀型；有的生長於蓋世名俠之家，是屬於名門千金型。她們通常溫文儒雅，知書達禮，舉止有禮有節，行事循規蹈矩。同時也都是有理想，有熱血，或柔情，或剛腸，武藝不凡，性格獨具，各自有不同的風姿。例如雲素素，舉止文雅，表現出彬彬有禮的大家閨秀風度；又如凌雲鳳，嫉惡如仇，表現出憂國憂民的高尚理想情操；再如蕭韻蘭，我行我素，表現出不畏人言又不拘禮儀的反抗世俗偏見的英雄本色；其他如瓦剌癡女脫不花，癡於情愛，表現出為情而生、為情而死的熾熱情感；另有部分出身綠林草莽的女性，有的出淤泥而不染，如巫山幫主的女兒巫秀花；有的則受黑道文化浸染，心狠手辣，如巫三娘子與鳩盤婆；也有迷途知返而改過遷善的綠林女郎，例如陰秀蘭，這樣多樣性的女性形象，他們各顯風姿，為萍蹤俠影系列小說的江湖世界點染了更多牽動人心的情節，更吸引讀者的青睞與關注。梁羽生小說中的女性形象一向寫得比較突出，主要是因為作者描寫女性形象時，沒有像男性俠士形象那樣，需要背著道義的包袱。而是可以放開手腳，去寫女性的個性表現、情感世界及其女孩兒家的心懷與小性子。

以下依照前一節的分類方式，將萍蹤俠影系列小說中的女性分成兩類闡述，一類是出身於名門世家的閨秀，另一類則是生長在綠林江湖的女郎，其中名門閨秀再區分為：溫柔善良的淑女、豪氣干雲的俠女、刁鑽可愛的痴女、遇人不淑的怨女四類；綠林女郎則再分成：陰狠惡毒的魔女、可憐無助的孤女、是非不明的母親、命運乖舛的棄女四類，以下將依分類類別逐一析論：

一、名門閨秀

(一) 溫柔善良的淑女

知書達禮、舉止適度、溫柔善良的女俠，在梁羽生萍蹤俠影系列小說中與眾多年輕有為的少俠分庭抗禮，卻又相得益彰，這些有教養、有氣質的淑女，有的出身貴族顯宦與書香門第，是大家閨秀；如《萍蹤俠影錄》中的雲蕾；有的生長於蓋世名俠之家，為名門千金，如：《還劍奇情錄》中的雲素素、《萍蹤俠影錄》中的澹臺鏡明，以及《廣陵劍》裏的雲瑚，他們都是溫文爾雅，沉靜賢淑，舉止有禮有節，做事循規蹈矩。她們既是閨閣千金，又是江湖女俠，靜若處子，動如脫兔，文雅中煥發英姿，柔弱中透出剛強，是允文允武，動靜分明的女俠客。《還劍奇情錄》寫雲素素是一個心地善良又善體人意的天真少女，他經不起陳玄機的要求，曾為陳玄機舞一回劍：

陳玄機吃了一驚，這寶劍固然罕見，劍法更是駭人，看她漫不經意的隨手揮灑，每一招都藏著極精微的變化，妙到毫巔，舞到急處，那少女就似陡然間幻出了無數化身，劍光四射，端的如水銀瀉地，花雨繽紛。陳玄機不由的倒吸了一口涼氣，心中自忖：師友門都說自己的劍術已經學成，若和這個少女比劍，祇怕還未必能夠勝她。

陳玄機雖然年輕，對武林中各著名的劍派，卻都熟悉，竟看不出這少女的宗派來，但覺身法步法，與武當派有些相似，但出手的奇妙迅速，卻遠勝於自己曾見過的武當劍法了。忽聽得那少女在劍光繚繞中曼聲唱道：「渺空煙，四遠是何年，青天墜長星！幻蒼岩雲樹，名娃金屋，殘霸宮城。箭勁酸風射眼，劍水染花腥。時韌雙鴛響，廊葉秋聲。宮裏吳王沈醉，倩五湖倦客，獨釣醒醒。問蒼波無語，華髮奈山青。」水涵空閣憑高處，送亂鴉斜日落漁汀。連呼酒，上琴台去，秋與雲平。」（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8-19）

雲素素劍影歌聲，兩皆妙絕，聽得陳玄機不禁癡了。看來雲素素不只劍法精妙，文思才情的水準也可比擬一流名家。

那少女劍光一收，微微笑道：「夢窗詞人詩如七寶樓台，拆下來不成片段，這一闋八聲甘州卻尚有意境。」陳玄機面上一紅，自愧詩詞讀得太少，原來這是南宋詩人吳文英的詞，但心中仍是想道：「吳夢窗在詞家之中，不算鼎鼎有名，這位雲姑娘偏揀他這首詞來唱，而又暗含近世的史事，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若是有心用詞試我，那也算得是聰明絕頂的了。」（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9）

從這裡就可以看出雲素素不僅是飽讀詩書，才氣縱橫，也是深藏不露，身懷絕藝的俠女。再從他悉心照顧陳玄機的過程，就更能清楚看出她的善良本性，當雲舞陽發覺書房有異狀，他詢問女兒雲素素原因後，責備她多事時：

但聽得雲素素好像受了無限委屈的叫起來道：「爹爹，你平日不是常和我說行俠仗義的事？眼見一個陌生的異鄉客人，受了重傷，也不管？」雲舞陽道：「也不必將他安置在書房裏呀。」雲素素道：「媽媽怕吵，難道將他安置在內進房？」

雲舞陽道：「受的什？傷？」

雲素素道：「好像是內家掌力的重傷。」

雲舞陽道：「怎？祇一天一夜就會好了？」

雲素素道：「是女兒將三顆少陽小還丹給他吃了，今朝醒來之後，女兒又將父親釀的九天瓊花回陽酒給他喝了一盞，祇怕如今還睡著未醒呢！」

雲舞陽道：「什？，那小還丹是我向歸藏大師再三求來的，一共才討得六粒，你一下子就給我送出了一半，那九天瓊花回陽酒，也是花了五年功夫，才採齊配料釀出來的，你知道？」（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2）

她不但未存任何戒心將陌生的陳玄機安置在書房療傷，更令人感動的是她竟將雲舞陽費盡心機好不容易才求得珍貴的六粒少陽小還丹，一下子就給陳玄機吃了一半，不但如此，還將雲舞陽花了五年心力才釀製成的九天瓊花回陽酒也毫不吝惜的給陳玄機喝了一盅。她與陳玄機素不相識，卻對他如此推心置腹，可見除了一見鍾情外，也是發自內心的善良人性本善所使，不忍見死不救是唯一的理由了。後來雲舞陽想要殺了陳玄機以絕後患時，也是雲素素出面救了他。也難怪陳玄機雖然祇是和雲素素才見一面，卻已被她的柔情所困擾了。

雲素素用父親最珍貴的靈丹救了陳玄機，又為陳玄機做小菜和玉米粥，她對陳玄機信任不疑，竟然把世間最罕見的寶劍掛在房中，除了這些令人感動外，更令人難以忘懷的是她那蘊藏不露，使人心領神會的脈脈柔情，就這樣，陳玄機心甘情願的成為她的愛情俘虜，甘心為他捨生冒險，再上賀蘭山。當他們重逢時：

雲素素道：「我自幼生長山中，除了父母之外，很少和生人見面，就是有時下去打獵，足跡也不出周圍五十里內，卻不知怎的，自從那天見了你後，就好像你是我的親人一般。」

陳玄機道：「奇怪，那咱們的心思竟是一樣，那日我醒來之後，祇瞧了你一眼，就覺得你好像是我一個未曾見過面的妹子。」（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86）

一對有情人終於能夠執手相對，互訴衷曲了：

「呀，我爹爹對你不好，我心裏頭也感到羞愧，我懷著贖罪的心情總想做一些令你喜歡的事情。我喜歡你，也就連帶喜歡那些對你好的人。我禁不住又想起上官天野來，他冒

了那？大的險，還寧願舍了掌門，不要劍譜，將你交換出來，我想你也一定想救他出來的。」

陳玄機道：「上官天野是我生平的第一知己，但他還不能像你一樣的看得透我的心。真奇怪，你樣樣的想法都與我相同，好像咱們的心裏是連在一起的。」兩人的手不知不覺的又緊握起來，那是兩心相知的喜悅。陳玄機道：「奇怪，那咱們的心思竟是一樣，那日我醒來之後，祇瞧了你一眼，就覺得你好像是我一個未曾見過面的妹子。」（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86）

他們真的是心有靈犀情牽愛繫又心心相印的，這樣的愛情令人陶醉沈迷，只可惜，梁羽生向讀者開了一個大玩笑，這一對郎才女貌，金童玉女般的璧人，竟果然真如陳玄機像雲素素傾訴時說的一般：「祇瞧了你一眼，就覺得你好像是我一個未曾見過面的妹子。」他們竟真的是一對同父異母的親兄妹，這不啻是晴天霹靂，再如何溫柔多情，也抵擋不了這毀滅性的摧折，賀蘭山裏多了兩個傷心的人，那是雲素素和陳玄機。這樣的打擊，雲素素幾乎支持不住了，她像疾風一樣的狂奔，逃避陳玄機的追逐，當直心眼的上官天野在背後說出真相時：

「轟」的一聲，好像青天起了個霹靂，陳玄機什麼都明白了，陡然間忽見雲素素玉手一揚，將那柄昆吾寶劍拋了過來，顫聲叫道：「玄機，玄機，你，你，你明白了麼？不要近我，不要近我！」這一瞬間陳玄機好像突然給抽掉了魂魄，身不由己的仍然飛奔而上，不知是雲素素想避開他還是偶然失足，突然一步踏空，從千丈高峰直跌下去！（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43）

好夢由來最易醒，一場驚雷，拆散了恩愛鴛鴦，生離死別最是令人難堪，江淹別賦說：『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這樣的結果令人措手不及，使人留下無盡的不捨與惋惜。「天作孽，猶可為；自作孽，不可活。」雲舞陽為遂一己之私，親手導演了這一齣倫理大悲劇，

真是可憐了這一雙純情卻又無辜的兒女，也令讀者不禁掩卷興嘆，久久不絕。這麼溫柔善良可愛的少女，竟然落得如此悲慘的結局，彷彿孔子探視病重的顏回後嘆道：『斯人有斯疾！』真是天道寧論啊！

《萍蹤俠影錄》中的雲蕾也是一位聰慧善良，美麗溫柔的俠女。她是《萍蹤俠影錄》小說中的女主角，小說中著意刻畫了雲蕾單純善良的俠女形象，也寫得比較有層次，第一次出場時，她年方七歲，那時的她幼稚無知、怕見血、不願意殺人，甚至覺得爺爺雲靖充滿仇恨與殺氣的臉色十分可怕，當雲靖要她將來若碰著張宗周一脈的傳人，不論男女老幼，都要將他們殺掉，化骨揚灰。她聽完後：

雲蕾聽得定了眼神，蘋果般的小臉上充滿了害怕恐懼的表情，突然「哇」的一聲哭起來道：「爺爺，要殺那麼多人嗎？蕾蕾害怕，媽媽自幼教我不要隨便殺生，連初生的羊羔也要保護。（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8）

雲蕾善良單純的形象，在她小時候對小動物的愛護上就可以看出來，所以爺爺交給她的任務，幾乎是逼她做殘忍殺生的工作，她是極端痛苦的，直到長大，爺爺留給她的那張復仇指示的羊皮血書，經常成為她惡夢及痛苦的根源。例如：當她已經知道張丹楓的身份之後，她與張丹楓被張風府等京師三大高手圍困在山洞裡，愛恨情仇糾葛不清，在夢中羊皮血書總成為她的夢魘：

張丹楓亦是疲倦之極，但為了衛護雲蕾，撐著眼皮卻是不敢睡覺，忽然聽得雲蕾叫道：「大哥，大哥 爺爺 爺爺 爺爺」張丹楓應了一聲，回頭一望，雲蕾又不叫了，聽她鼻息均勻，原來是說夢話。張丹楓脫下外衣，輕輕地披在她的身上，仍然坐在洞口提劍守衛。

雲蕾正在夢中，夢中見張丹楓仰天長笑，忽然又手撫畫

卷，痛哭高歌，雲蕾覺他甚是可憐，上前扳他肩膀，忽地爺爺持著那根飾有旄毛的竹杖，顫巍巍地走來，插入兩人中間，舉起竹杖便打，雲蕾道：「大哥救我！」爺爺手裡的「使節」忽然又變了羊皮血書，爺爺持那塊羊皮往她頭頂一罩，罵道：「誰是你的大哥，你快快把他殺掉！」血腥味陣陣撲來，雲蕾非常難受，喊又喊不出來，一驚而醒。（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36）

長大以後的雲蕾和小時候一樣，是單純、善良的女孩，只是更增加了美麗與溫柔，而她最突出的形象特徵，就是具有正義感、聰慧，和帶著一些頑皮和小性子。小說中十年之後，她再次登場時，突出的特點是美麗如花，而又單純可愛，作者梁羽生安排她在花叢中出場，人面鮮花彩蝶，相得益彰：

再過些時，陽光已射入桃林，方慶眼睛又是一亮，忽見繁花如海之中，突然多了一個少女，白色衣裙，衣袂飄飄，雅麗如仙，也不知是從哪裏來的！那少女向著陽光，彎腰伸手，做了幾個動作，突然繞樹而跑，越跑越疾，把方慶看得直是眼花繚亂，雖然身子局促在石隙之中，也好似要跟著她旋轉似的。方慶正自感到暈眩，那少女忽然停下步來，緩緩行了一匝，突然身形一起，跳上一棵樹梢，又從這一棵跳到另一棵，真是身如飛鳥，捷似靈猿。那少女在樹上奔騰跳躍，滿樹桃花，竟無一朵落下！（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38-39）

十年後的雲蕾，一出場就是一身白色衣裙，除了象徵她的素潔美麗外，或許也是作者有心的安排，讓他和著白衣騎白馬的張丹楓衣衫色調相同，暗喻他們是一對璧人吧！

方慶看得呆了，心道：「天下間竟有這樣美艷的少女，

桃花都給她比下去了。」過了一會，那一大群蝴蝶，適才被少女在枝頭驚走的，又飛了回來，遊戲花間。少女突然雙袖一揚，無數桃花，紛紛自衣袖之中飛出，蝴蝶吱吱怪叫，落了一地。方慶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用桃花來做暗器，這真是曠古未聞之事！又為那群美麗的彩蝶可惜，心道：「花間撲蝶乃是韻事而把蝴蝶弄死，這卻未免太煞風景了！」

轉瞬之間，那些落地的蝴蝶又展翅飛起，祇聽得那少女笑道：「蝶兒呵，累你們受驚了，我也不再打攪你們啦！」緩緩步入花樹叢中，進入了桃林後的小屋。（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39）

透過這段文字，可以想像得到雲蕾面貌之豔麗，梁羽生從「人面桃花」的故事中，幻化出雲蕾的「人比桃花紅」的美麗外貌，又從她穿花繞樹，一身輕盈的身手，可以看出她博得「散花女俠」名號，絕非浪得虛名，在從她對蝴蝶說對不起的描述，可以知道她天真可愛，秉性善良的人格特色。雲蕾的單純、正直、可愛，可以由下面三件事看出來：

第一件：她救下押軍餉的軍官方慶，並赴金刀寨，這表現了雲蕾心腸的慈悲與善良，她見義勇為，同時又有初生之犢不畏虎的俠勇之氣，掉入周健與周山民父子的算計中而不自知：

白衣少女緊逼道：「這階下的四十萬兩銀子，乃是雁門關的軍餉，寨主你這一伸手，不但害了這位公爺的性命，雁門關的數萬官兵，也要喝西北風啦！」（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9-50）

雲蕾仍是一本善良的初衷，為方慶求情，她哪知金刀寨主原來是另有目的的：

周健待那些人去後，回過頭來，對白衣少女笑道：「雲

蕾你來得正好！」雲蕾滿腹疑團，十年之前，她與周健曾在雁門關前見過一面，那次見面，乃是在軍馬廝殺當中，雲蕾且又年小，面貌都未看清，想不到他居然還認識自己。周健似乎知道她的心思，笑道：「今日若不是把你引上山來，逼你獻出玄機逸士的獨門劍法，我還真不敢認呢！」雲蕾這才恍然大悟。（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56）

原來金刀寨主周健引散花女俠雲蕾上山，是想要確認她是否為故人之後。並安排她報殺父之仇的。

第二件：她與張丹楓素不相識，因天生善良本性的激發，動俠念救了渾似不懂武功的白衣公子張丹楓，也因為打抱不平而自告奮勇的當他的保鏢，不料反被張丹楓戲弄和調侃：

掌櫃的見她左摸右摸，面色漸漸不對，冷笑道：「大爺，你怎？啦？」那書生忽然搖搖擺擺走了出來，吟道：「四海之內皆朋友，千金散盡還復來。這位小哥的帳我會了。」摸出一錠銀子，足有十兩，拋給掌櫃道：「多下的給你！」掌櫃的喜出望外，連連多謝。

雲蕾面紅過耳，低聲道謝，書生道：「謝什？？我教你一個祕密，你下一次喝酒時多穿兩件衣裳，結帳時就不怕了。」酒氣撲人，搖搖晃晃，不理雲蕾，下樓自去。雲蕾好生著惱，心道：「好個不知禮貌的狂生，剛才若不是我去救你，祇怕你的東西早已被人搶去了。」（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75-76）

這是雲蕾自告奮勇幫張丹楓解圍，卻被張丹楓戲弄的一段。張丹楓還多次調侃她，例如：：

雲蕾好生過竟不去，道：「失手打了你了，我這裏給你賠罪！」書生？眼一望，駭叫道：「吃白食的又來了！你不要以為我有幾個錢就來纏我，我的錢是交好朋友的，像你這

樣喝了人家的又打人家，我可不敢領教呀！」(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76)

又如：

祇見那書生在廊下生了堆火，正在那裏煨芋頭，一見雲蕾入來，又吟道：「人生無處不逢君。呀，呀！又碰著你了。」雲蕾瞧他一眼，道：「你的酒醒了？」那書生道：「我幾時喝醉？我認得出你是食白食的人。」雲蕾生氣道：「你知道什麼？有強人在劫你的珠寶！」那書生跳起來道：「什？強人？這個寺觀裏和尚也沒有一個，強人來了，連壯膽的都沒有。好，我不住在這裏了。」雲蕾又好氣又好笑，說道：「你去哪裏？你一到外面強盜劫你，更是無人打救。有我在這裏，百十個強盜也還不在心上。」書生張大眼睛，忽然「噗嗤」一笑，道：「你有這樣大的本事，為何還要白吃人家的？」雲蕾道：「我的銀子給小偷偷去了。」那書生笑得上氣不接下氣，指著雲蕾道：「百十個強盜不放在心上，銀子卻給小偷偷去。哈哈，你說謊的本事可沒有你騙食的本事好！」本似欲走，反又坐了下來，道：「再不聽你的謊話，清平世界，哪有這？多強盜小偷？」懶洋洋的又煨芋頭。(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76)

這裡梁羽生將雲蕾的窘迫心境與張丹楓似狂卻真的性情，描寫得淋漓盡致，也看得出來雲蕾善良單純的一面，她被張丹楓戲弄還不自知呢！

第三：在轟天雷石英的黑石莊上，女扮男裝的雲蕾被迫與石翠鳳比武「訂親」，雖說是迫不得已，但她一廂情願的想要「移花接木」，促成石翠鳳與周山民的姻緣，這除了顯露出他單純的想法之外，又表現了她頑皮的另一面：

石翠鳳眉心一蹙，道：「雲相公，你真的歡喜我麼？」

雲蕾道：「你長得這樣好看，武藝又好，不止我歡喜你，我看凡是男人，都會歡喜你的。」石翠鳳道：「嗯，這是什麼話？」雲蕾道：「我有一個結義兄弟，人品武功，遠勝於我。」石翠鳳眉毛一揚，道：「你的結義兄弟干我甚事？嗯，我知道了，你今日再三推辭，原來是不想和我成婚。」雲蕾一怔，道：「不是不想，你聽我說，我那結義兄弟——」石翠鳳「哇」的一聲哭了出來，怒聲問道：「你當我是甚麼人啦？你再說甚麼結義兄弟，我就死在你的面前！你不要我，乾脆說出好啦！我知道你們這種官宦人家的子弟，看不起我們這樣的人家。」雲蕾道：「甚，甚麼話？我也不知道你是哪樣人家！」石翠鳳道：「你真個瞧不出來麼？我是大強盜的獨生女！」

雲蕾微微一笑，道：「那也算不了甚麼，我那結義兄弟，他是個更大的強盜！」石翠鳳這一氣非同小可，道：「你盡說你的結義兄弟，這是甚麼意思？」雲蕾見她怒成這個樣子，猛然醒起，在洞房花燭之夜與她說別個男人，確實是不合時宜。心中想道：我就是想替山民叔叔訂親，也不可如此急切。（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99-100）

後來雲蕾赴北京尋兄前夕，他將原是周家的物品，送與石翠鳳當聘禮的珊瑚交還周山民：

周山民不是笨人，見此神情，已然醒悟，心中又是惱怒，又是悲涼，想道：「你另有意中之人，這也罷了，卻何必行這移花接木之計？你豈不知，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嗎？」正想發話，只聽得雲蕾說道：「那石姑娘對我一片痴情，實是可憐。我豈能長此相瞞，誤了她的青春年少？」周山民怒道：「此事與我何干？」雲蕾眼圈一紅，道：「我無父無母，有了為難之事，不求你還求誰呢？我這件麻煩事，只有你可以代為解決。叔祖和轟天雷石英又是相識，最適當不過啦！」周山民道：「什麼，你這不是強人所難嗎？」

雲蕾道：「你知道我求你什麼？我又不是要你馬上成親，你急什麼？我只求你收回這枝珊瑚，到有了適當的時機，代我向石姑娘言明真相，這也不肯麼？」周山民見她說得可憐，而所求的事情又並不悖乎常情，無可推托，只好收了。雲蕾愁眉一展，含笑道謝，跨馬便行。（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

年)，頁 300-301)

最後，透過張丹楓從中排解與推助，終於成就了周山民與石翠鳳的圓滿姻緣。以上的例子裡，在輕鬆活潑的筆調下，躍然紙上的是雲蕾她單純善良的本性，清楚的浮現出雲蕾天真可愛的一面。

後來，久歷人世風霜，歷經江湖人事，雲蕾逐漸成熟些了，但她的單純和善良卻是始終未變，在任何時候，她都不喜歡很多的殺傷，所以當她面對張丹楓這樣一位可喜可憎，可愛可氣的仇家心上人，雲蕾的言行舉止，及心理微瀾，更是曲盡了她的個性特色，例如當她首次知道張丹楓是仇人之子時：

張丹楓嘆了口氣，道：「你是雲靖的孫女兒？」雲蕾叫道：「你是我家仇人的兒子！」劍尖刺到前心，張丹楓身子一挺叫道：「好小兄弟，你刺吧！我不求你饒恕！」

「嗤」的一聲，劍鋒一斜，掠過右方，張丹楓的右臂拉了一道傷口，祇聽得張丹楓道：「小兄弟，你殺了我後，不能動氣，你還要靜坐一個時辰，玉几上有一個小銀瓶，瓶中有留給你的藥，可以助你增長元氣！好，小兄弟，我不求你饒恕，你刺過來吧！」

雲蕾眼淚奪眶而出，手顫心痛，青冥寶劍幾乎跌落地上，忽又覺得胸前那塊羊皮血書，似一座大山，重重壓在她的心上強迫著她，要她復仇！

雲蕾劍鋒一顫，叫道：「拾起劍來，我不殺手無寸鐵之人的！」她明知張丹楓武功比她高強，若然對手比劍，那死亡的就一定不是張丹楓而是自己。可是不知怎的，她卻定要張丹楓比劍，好似若然激戰之後，自己死在張丹楓劍下，也算得是對得起爺爺。（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 1 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 年），頁 171）

她被爺爺羊皮血書的陰影壓得喘不過氣來，他實在不願與張丹楓動手，他寧願死在張丹楓劍下，也好向爺爺交代。這就是單純善良的雲蕾，看得讓人心痛，這麼善良可愛的女孩，為什麼要背負這麼沉重

的仇怨呢？

雲蕾一片迷茫，是恨？是愛？是喜？是哀？都無從分辨，恩仇交織，愛恨難明，剪不斷，理還亂。霎那之間，一切思潮突然退滅，雲蕾腦中空蕩蕩的，似乎什？也不曾想，什？也不存在，迷茫中忽又似見張丹楓冉冉而來，在她耳邊低語：「小兄弟，小兄弟」呀！那像爺爺一樣嚴厲，又像媽媽一樣慈愛的眼光！世界上有什？人用這溫柔的聲音叫喚過自己？有什？人用這樣的眼光注視過自己？除了這個自己但願他永不存在的張丹楓！（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73）

張丹楓已經在她的心裡著根了，她對張丹楓純情若此，回憶起張丹楓的一眸一笑，想起張丹楓的溫柔體己，也反映出雲蕾溫柔多情的一面，所以，當她與張丹楓分手時：

張丹楓嘆了口氣，騎上白馬，緩緩走出山谷，馬蹄踏著零落的花瓣，放聲歌道：「楊柳絲絲弄輕柔，煙縷織成愁。海棠未雨，梨花先雪，一半春休。而今往事難重省，歸夢繞秦樓。相思祇在，丁香枝上，豆蔻梢頭。」這是宋人王滂懷念改嫁了的妻子的一首小詞，而今由張丹楓唱出，卻別有傷心之處。雲蕾聽得如醉如癡，心道：「我雖然恨你，但我這一世絕不另嫁他人。哎呀，老天爺對我何其殘酷！」（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96）

雲蕾只有十七歲，正是花蕾初綻之年，十七歲的雲蕾所面臨的情仇抉擇及矛盾衝突，使她的性格及心理變得逐漸成熟和豐實。她心中早已認定除了張丹楓以外，絕不再另嫁他人，這是她純情深情重情重義的體現。另外一個例子，更是讓人體會到雲蕾對張丹楓用情之深，當她劍傷張丹楓，張丹楓雖傷心卻無怨的走了以後：

雲蕾在密室裏打開行囊，腦海中不覺又泛出張丹楓似笑非笑的樣子，「小兄弟，小兄弟」那令人心魂動蕩的聲音，又似在耳邊響了起來。雲蕾隨手取出幾件女裝衣裳，狠狠地一件一件撕成兩半。她恨什？？恨這些衣裳嗎？不，她自己也不知道恨的是什？，祇是心中的抑鬱卻好似隨著這裂帛之聲而消散空冥，又好似撕毀了這些衣裳，就等如撕毀了自己的記憶。她真願意自己真是一個男兒，如果是一個男兒的話，也許會少了許多苦惱。

雲蕾一件一件地撕下去，突然停下手來。她手上提起的是一件紫色的羅衣，記得露了女兒本相之後，第一晚換的就是這件衣裳，記得那時張丹楓露出異樣的目光，嘖嘖地稱讚自己的美麗。雲蕾嘆了口氣，把羅衣一展，瞧了又瞧，這是張丹楓讚賞過的衣裳啊！她輕輕地撫摸那柔軟的絲綢，又輕輕地把衣裳折了起來，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好，不再撕下去了。（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78-179）

她想藉撕毀女兒衣衫，來忘卻心中的鬱悶與傷痛，但卻捨不得撕那件紫衣，只因為這件紫衣是她第一次在張丹楓面前露出女兒本相，就穿著這件衣裳，那象徵著無限的情感與希望，由此可以看出她獨特的性格及微妙的女兒情懷。又如，她明明是在一直尋找自己的哥哥雲重，但真正見到哥哥時，雖已幾乎可以肯定對方是自己的哥哥，但她卻不願意馬上與他相認，只因為雲重明顯的對張丹楓充滿敵意，血海深仇的大恨瀰漫在雲重心頭，雲蕾如果認了哥哥，勢必要與心上人又是仇家的張丹楓兵刃相見，她既渴望與哥哥重拾手足之情，卻更愛戀與張丹楓的純情蜜意，無奈之下，她只好拖一刻是一刻了，如此等等於書中的一點又一點言行細節中，處處留下雲蕾鮮明和生動的形象。十七歲的雲蕾，擁有美麗風彩，也替小說的情節增添了無限的情趣。

雲蕾又是一個乖巧孝順的女孩，因為孝順，使得她與張丹楓在感情路上又更增加一層的磨難。雲蕾，與張丹楓心心相印，可是父親要

她與張丹楓斷絕來往時，她心中雖是一萬個不願意，也只能唯父命是聽，忍痛割愛，而絲毫沒有想到反抗：

這一瞬間，雲蕾有如觸電一般，全身震抖，愛恨恩仇，羞慚自疚，百般情緒，倏然之間，都湧上心頭。她茫然直立，看看父母，又看看張丹楓，腦中空空洞洞的，好像神經全都麻木知覺也消失了。張丹楓面色慘白，凝望著她，祇見她慢慢地伸出手來，忽地把身上穿的那件紫色的羅衣，用力一撕，也摔到地上。張丹楓清清楚楚地記得，這件紫色的羅衣，正是雲蕾露了女兒本相之後，第一晚所換的衣裳，記得那時和她在古墓的密室之中，在燭光掩映之下，他還嘖嘖稱讚過她的美麗。這件紫羅衣在他們兩人的心頭，都曾經占過一個位置，有一段美好的回憶。然而這件紫羅衣如今已被雲蕾親手撕成碎片，所有的美好的回憶，也好像這件羅衣一樣，被撕碎了，隨風而逝，永不復回！

張丹楓叫了一聲，祇見雲蕾頭也不抬，左手拖著父親，右手拖著母親，走進柴門，接著是「砰」的一聲柴門也關上了，兩扇破門，將兩人分開，門裏門外，已隔絕成兩個世界。張丹楓絕望之極，雲蕾走進門內，將他關在門外之時，竟然沒有回頭望他一眼！

雲蕾走進屋內，氣力全都消失，從門外踏進門內，祇不過是僅僅的一步距離，然而跨過這一步，卻比走過萬水千山還要困難，雲蕾幾乎是竭盡平生的氣力，才跨過了這一步。踏進門內，她再也支援不了自己，頹然倒在地上。（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3冊：《明月邊城》（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576-577）

從這裡可以想見雲蕾心中的苦痛，他更為張丹楓心痛，但她無能為力，她好不容易才與父母重逢，承歡膝下與重享天倫對這個知書達禮，受禮教涵養的女孩來說，是比獲得愛情更重要的，她別無選擇，她將心愛的張丹楓隔在門外，也就是向父母表明，她對父母親的重視超過情人，他寧願情郎不諒解她，也不願讓父母傷心失望，她是決意要放棄這段令人稱羨的感情了，在親情與愛情的拔河裡，孝順善良的

雲蕾，別無選擇，她只得拋卻得來不易的愛情，投入親情的懷抱了。

老天爺雖愛捉弄人，卻也憐惜癡情重情的小兒女，當張丹楓似行屍走肉般的行在江南道上觸景生情時：

張丹楓禁不住低低地嘆了一聲：「小兄弟，一切都太遲了啊！」

忽聽得一聲嬌笑，張丹楓的耳邊就似聽得雲蕾說道：「誰說太遲？你怎？不等我啊？」張丹楓回頭一看望，祇見一匹棗紅馬上，騎的正是雲蕾，淺笑盈盈，還是當年模樣。

這是夢境，還是真人？張丹楓又驚又喜，祇見雲蕾策馬行來，低眉一笑，招手說道：「傻哥哥，你不認得我？？」呀，這竟然不是夢境！張丹楓大喜若狂，叫道：「小兄弟，真的是你來了？真的還不太遲？」雲蕾道：「什？遲不遲的啊？你不是說過任憑路途如何遙遠，總會趕到的？？你看看，不但我趕了來，他們也趕來了！」（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3冊：《明月邊城》（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74-675）

有情人終成眷屬是人人樂於見到的圓滿結局，雲蕾最後得老天爺垂愛，能與心上人張丹楓鳳凰于飛，歸隱江南，比起雲素素來，真是幸運多了。

《萍蹤俠影錄》裡，還有一位如雲蕾一般天真美麗，但卻比雲蕾更爽朗的澹臺鏡明，她是張丹楓先人託付看守太湖寶藏的親信後代，生得非常明麗大方，張丹楓初抵「洞庭山莊」的莊門時，就曾驚豔於她的花容玉貌：

莊門緩緩打開，張丹楓眼睛一亮，祇見面前立著一個少女眼珠淡碧，容光煥發，有江南少女的秀氣，也有北地胭脂的健美。張丹楓怔了一怔，心道：「雲蕾之美如芝蘭百合，此女之美則如玫瑰芙蓉。若然並立，想必難分軒輊。」（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376）

澹臺鏡明不唯外表美麗可人而已，她更有聰慧善良的內在美，她初遇張丹楓，便為張丹楓的不凡風采所吸引，她先以詩詞暗示張丹楓不要成為庸俗之人，為覬覦寶物而喪失性命：

張丹楓心醉神馳，悠然如夢，忽聽得有少女歌道：「纖雲四捲天無河，清風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聲影絕，一盃相屬君當歌。清流足以滌塵垢，人生何必嘆坎坷？金銀珠寶阿堵物，會當盡付于碧波，勸君有酒當自醉，有酒不飲奈月何？」歌聲搖曳，隨風飄入太湖。（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378）

澹臺鏡明集唐人詩句，發為長歌，勸張丹楓不要費神尋覓寶藏，除了表現出她飽讀詩書，精於文學詩詞以外，也暗含她對張丹楓的好感。當張丹楓因不忍傷她而跌入陷阱地洞中，靈黠聰慧的她，看出張丹楓的氣度不凡，第一個推斷出他就是「少主」，才將張丹楓救了出來。她笑語盈盈，與張丹楓一見如故，甚至可說心意相通：

張丹楓道：「後來你們又怎樣識穿我的來歷的呢？」那少女笑道：「普天之下，除了你一人之外，還有誰能夠從外面開啟這個玉門？」張丹楓也笑道：「普天之下，除了你一人之外，也沒有誰能夠救我出來。」

那少女頗有得意之色，笑道：「可不正是？這兩把金鎖匙就這麼巧，我這把開不進去，你這把開不出來。」說到此處面上忽然飛起一陣紅暈，（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388）

澹臺鏡明突然臉紅的原因，是想起了小時媽媽說過的一句話：「姻緣匹配有如鎖匙開鎖，一把鎖匙一把鎖，絲毫不能勉強。」從這裡可以看出她已認定張丹楓是她生命中的真命天子了，但是少女矜持與純真，讓他不覺羞紅了臉。但是，後來，張丹楓提起了她的「小兄弟」

雲蕾，想促成他倆成為好朋友：

只聽得張丹楓笑道：「我的小兄弟不是臭小子。」澹台鏡明道：「不是臭小子是香小子呀。哼，香小子我也不喜歡。」張丹楓笑道：「也不是香小子，她呀，她是一位小姑娘。」澹台鏡明一怔，道：「是小姑娘？」張丹楓道：「是呀，是小姑娘。我認識她時，她女扮男裝，我叫慣了她小兄弟，老是改不過口來。」澹台鏡明見他提起「小兄弟」時，說得十分親熱，不知怎的，心頭突然有一種酸溜溜的感覺，竟是平生從未有過的感覺，但也是一掠即過，面上並沒有現出什麼，可是張丹楓已似察覺了什麼，心中對這少女頗感歉意。（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391）

張丹楓親熱又自然的說著「小兄弟」，讓情竇初開的澹臺鏡明吃味，她心裡立即起了酸溜溜的感覺，只因為他認定張丹楓是她的唯一，張丹楓也應該對他投桃報李才是，但是，她畢竟是有教養的女孩，當她發現了自己的失態，立即就恢復了過來，細心的張丹楓也發覺到了，張丹楓早已情歸雲蕾，縱是如澹臺鏡明如此一個蕙質蘭心的女孩，也只能遺憾相識太晚了。當溫柔善良的澹臺鏡明發覺了張丹楓對雲蕾的深情之後，也不免為之動容與感動，他決意幫助她們，成全她們：

雲蕾心中一動，想道：「原來張丹楓都告訴了她。」心中又是一酸，但為著哥哥性命，忍受委屈，說道：「若得姑娘醫治，我們兄妹感激不盡。」澹台鏡明道：「感激不必。」本想續說：「但求你不恨我罵我，我就心滿意足。」話到口邊，腦海中忽然現出張丹楓誠摯的目光，想道：「我何苦傷他心愛之人的心呢。」看了雲蕾一眼，心中暗自嘆道：「這姑娘畢竟比我有福得多。」（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08）

善良的澹台鏡明因為愛張丹楓，所以愛屋及烏，連張丹楓心愛的人，縱是情敵，也不忍傷害，這真是滴血在心頭的成全與犧牲，這麼單純善良的可人兒澹臺鏡明實在是令人尊敬。甚至她還主動向雲蕾說：

澹台鏡明又是微微一笑，道：「若然我真正歡喜上一個人時，我也會如此。祇要對方幸福，自己受些委屈也算不了什？的。」雲蕾又是一怔，心道：「這女子與我剛剛相識，何以便開玩笑？」但聽她說話，卻似甚是認真，眼光相接，忽覺她的微笑之中，竟似帶有一種淒涼味，心中又是一動。
(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13)

澹台鏡明向雲蕾說明張丹楓寧願自己心愛的人幸福，也不惜獨飲委屈苦水的用心與深情，其實這何嘗不是她自己的寫照呢？對於這場不競先敗的戰爭，她只能遺憾，為何老天爺沒有安排她在雲蕾之前先認識張丹楓呢？為了消除雲蕾的疑慮，她強抑著自己心頭的波動，故意傳達對雲重有意的訊息出來，雲蕾哪裏知道，澹台鏡明乃是忍著心中酸苦，才做出這個痛苦艱難的決定。他清楚明白人有悲歡離合，月也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的道理，對於這段夭折的感情，她只能在心中暗暗低吟，期盼「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了。

遇到張丹楓，真是澹台鏡明的不幸！無法自拔的涉入一段毫無希望的感情，使得自負自信的澹台鏡明，終於知道什麼叫做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於是硬生生的「大彎腰，斜插柳」聰明而黯然的退場。退場也許是新的開始，只是，此後那長長的日復一日裡，澹台鏡明那驕傲的心，是不是真能有幸福和滿足的感覺？梁羽生並沒仔細去安排這個答案。只知道澹台鏡明確曾停在離幸福不遠的地方，也確曾對那幸福有過渴望，只是愛人與被愛的抉擇之間，她無奈的選擇了愛人，

所以選擇了成全，為愛犧牲，為愛成全，澹臺鏡明真是無怨無悔，只因她是真的愛著張丹楓，只要張丹楓能夠幸福快樂，那就心滿意足了，這個提得起放得下落落大方的女孩，實在是一個真正懂得真愛的人，也是一個令人疼惜的女孩，更是令人尊敬的女孩。

雲瑚是《廣陵劍》小說中的女主角，她是雲重的獨子雲浩的獨生女，雲浩在桂林遇害，雲瑚由於聽信了龍成斌謠言蠱惑，而對救父恩人陳石星刀槍相見，由此可知雲瑚之單純與孝心。後來在尋找金刀寨主途中，陳石星再度遇到雲瑚，經解釋才真正明白彼此共同的敵人就是龍文光、龍成斌叔姪，兩人至此芥蒂全消，並握手言和。真相大白之後，陳石星將雲浩的寶刀和刀譜交給了雲瑚，並依照張丹楓的交代將青冥寶劍也交給雲瑚：

雲瑚說道：「據我所知，張大俠還有一把白虹寶劍，那把寶劍」

陳石星有點尷尬，訥訥說道：「家師把那把寶劍傳給了我。」

雲瑚雖然沒有見過這兩把寶劍，但這兩把寶劍的來歷她可是曾聽得父親說過的，知道這兩把寶劍本是一對雌雄寶劍，也正是張丹楓夫婦當年定情之物。

雲瑚不由得臉上一紅，「張大俠把這對雌雄寶劍分給我和他，恐怕，恐怕」張丹楓的用意，雲瑚自是猜想得到，但卻不知陳石星知也不知。她當然不敢再問下去，但已是止不住心亂如麻了。（梁羽生，《廣陵劍》，第2冊：《九州鑄鐵》（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351-352）

原是落落大方的雲瑚，想到張丹楓的用意，又面對一位正直忠厚的謙謙君子（或許也可說是未婚夫），心中從敬佩他的受人之託忠人之事的守信重諾，轉而暗暗對這位人品高尚，琴劍雙絕的英挺少年滋生了愛苗，也因此不免小鹿亂撞，心亂如麻了。後來陳石星為雲瑚禦敵受傷，雲瑚不避嫌地為他敷藥：

陳石星道：「我感激你都來不及呢。嗯，你的金創葯比我隨身所帶的金創葯還好得多，現在已經不疼了。」

雲瑚笑道：「哪有見效這樣快的。天色已黑，龍成斌那小賊嚇破了膽，料想是逃回大同，今晚決計不敢再來的了。咱們也不必忙於趕路，就在這裏歇一宵吧。你先睡，我給你守夜。」

陳石星道：「其實我並不累，今晚不睡也行。」

雲瑚柔聲說道：「陳大哥，你的本領十分高強，但也不是鐵鑄的身子，還是聽我的話，先安歇吧？」（梁羽生，《廣陵劍》，第2冊：《九州鑄鐵》（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368-369）

他起先以為陳石星是她的仇家，欲置他於死地，但當誤會冰釋，真相水落石出以後，她立即知錯，並向陳石星致歉，表現出了她單純大方的特質：當陳石星受傷時，雲瑚溫柔體貼以對，令陳石星如沐春風。但是陳石星仍自卑的以為自己的身份與地位無法與追求雲瑚的段劍平相提並論，所以他選擇退讓成全與祝福，但是善良執著的雲瑚對陳石星的心意卻始終如一：

雲瑚嗔道：「我不怪他，卻要怪你。你既然知道是我來了，為何不肯和我見面？你可知道我是特地來找你的嗎？」

「就因為我是做夢也想不到你會來找我的！」

「我媽已經死了。我知道你要回桂林報仇，你的仇人也就是我的仇人，我也不能讓你獨自冒險。」

「多謝你的熱心，但我還是想不到你會來找我的。」

「為什麼還是意想不到？咱們的命運是聯在一起的。你以為我能袖手旁觀，祇盼你去給我報仇嗎？」（梁羽生，《廣陵劍》，第2冊：《九州鑄鐵》（臺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461）

她勇敢大膽的向陳石星剖析兩人是命運共同體，是連在一起息息相關，不該分開的，雲瑚向陳石星表白了心中的意愛，傳達出她對愛

情的執著與勇敢的追求，他更鼓勵陳石星不要妄自菲薄：

雲瑚忽地低聲說道：「段大哥對我好，你對我更好。我敬重段大哥，更敬重你。你別因為自己的身世比不上段大哥而有自慚形穢之感，須知在我的心目之中，你的品格祇有比他高貴，決不會遜色於他的。」（梁羽生，《廣陵劍》，第2冊：《九州鑄鐵》（臺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463）

雲瑚赤裸裸的向陳石星坦白內心的情懷，表現出她對愛情的積極主動追求，她雖是謹守傳統禮教的女子，但對正直忠厚的陳石星，卻真是傾心以對。所以她也拋開少女的矜持，送紅豆給陳石星，表達他心中的情意：

陳石星道：「紅豆相思，分開兩地，才會相思。要是咱們長在一起，永不分離，那就不用著兩地相思了。」

雲瑚面上一紅，說道：「如今咱們都已經是沒有親人的人，祇能是咱們兩人相依為命。有什麼事情能令咱們分開？」（梁羽生，《廣陵劍》，第3冊：《琴劍天涯》（臺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594）

溫柔又勇敢的雲瑚雖然給了陳石星許多明白的暗示，但是自卑又善良的陳石星仍是缺乏信心，所以又再次的做出退讓與成全的選擇，還好鍾情如一的雲瑚，在情愛的追求上是採取主動積極的模式，他不斷給予出身卑微的陳石星信心與鼓勵：

陳石星喟然嘆道：「當初我把他送到一柱擎天的大弟子家裏療傷，就是希望、希望能夠……」他想說的是「希望能夠撮合你們一段良緣」，不知怎的，卻是期期艾艾，不好意思說出口來。

雲瑚嗔道：「多謝你的好心，但你卻把我和段大哥都不當作人看待了。」

陳石星嚇了一跳，說道：「瑚妹，你言重了！對段大哥，我是敬重都來不及呢。對你，我也祇是希望你好。」

雲瑚緩緩說道：「但你可知我和段大哥是人，我們不是一件東西，怎能任由你擺布？我喜歡什麼人，我有我自己的主意。」

說到這裏，雲瑚方始換上笑容，指頭一戳陳石星額角，說道：「你知錯了，我就不責罵你。你知錯了嗎？」（梁羽生，《廣陵劍》，第3冊：《琴劍天涯》（臺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699）

在情愛的追求上，雲瑚表現出溫柔、善良、勇敢積極的態度，她「心心復心心，結愛務在深⁵³」，柔中帶剛，對愛情專一執著的態度，確實是很難得的。

透過上面的析述，可以看出在本系列小說中溫柔善良的淑女們，她們對愛情的態度既堅貞不移，又不失理性分寸，她們對於感情的付出非常專一，十分癡情，雖然對愛情的追求有相當熱烈的渴望，但她們仍謹守禮教的規範，愛情的火焰雖然熾熱，然而確有一定的火候與理性的制約，絕不會毫無節制地任由愛情火焰恣意蔓延，即使她們愛得死去活來，也不會失去理性約束，她們的言行舉止仍是合規中矩的。例如：《還劍奇情錄》中的雲素素，她從山澗中救回陳玄機後，便愛上了這個丰神俊逸的豪情少年。當她目睹上官天野為了蕭韻蘭，不顧生命危險前來解救陳玄機時，她誤以為陳玄機與蕭韻蘭是青梅竹馬，雖然肝腸寸斷，悲傷欲絕，但她也只是自怨自艾，而沒有惡言指責陳玄機，或施展手段橫刀奪愛，因為身分和教養決不會允許她如此；後來他終於知道與陳玄機真是心心相印時，就又全心全意對待陳玄機了。《萍蹤俠影錄》的雲蕾也是一樣，當她見到張丹楓與澹臺鏡明低聲談笑時，誤以為張丹楓移情別戀，頓感柔腸寸斷，悲從中來不可斷絕，淚珠滾滾流下，但也只是心中酸楚，也未曾出口傷人，後來

⁵³ 唐 孟郊 結愛：「心心復心心，結愛務在深。一度欲別離，千迴結衣襟。結妾獨守志，結君早歸意。始知結衣裳，不如結心腸。坐結行亦結，結盡百年月。」

冰釋前嫌，與澹臺鏡明結為莫逆，又與張丹楓重修前好了。再如：她與張丹楓心心相印，可是父親要她與張丹楓斷絕來往時，她心中雖是一萬個不願意，也只能唯父命是聽，忍痛割愛，而絲毫沒有想到反抗。後來嫁給雲重的澹臺鏡明也是一樣，她起先深愛著張丹楓，但她看見張丹楓對雲蕾的癡情之後，毅然強壓住心中的情感，甘願犧牲自己的愛情，成全別人，表現出一種偉大的道德理性。《廣陵劍》裏的雲瑚，起初受龍成斌謠言所惑，誤會陳石星是殺父仇人，但她明白真相以後，便與陳石星琴劍天涯，仗劍江湖。他們在人在愛情上都曾遇到挫折，卻又都能用理性道德去處理，方寸雖亂，舉止不亂。這些都是名門閨秀所表現的溫柔賢淑，善良可人的特點。

除此之外，在處理重大問題時，她們總是顧大體，識大局，言行有著理性的節制，很少任性而為。面對兇惡的敵人時，她們又能一反常態，猶如雄獅一般，決不手軟。與清秀俊雅的儒俠或爽朗大方的豪俠比起來，一點也不遜色，他們允文允武，柔中帶剛，為小說增添許多可看性。在系列小說中，作者採用各種敘述角度，或通過書中人物的眼睛：或通過書中人物的嘴巴，或與其他女俠比較，或作者乾脆在書中現身說法加以描述，將這些善良可愛，溫柔端莊的女俠身段、相貌反覆渲染，不厭其煩地加以描繪。使得這些美目流盼，明艷照人，娉婷仙姿，武功卻又深不可測，出入千軍萬馬，如入無人之境，令無數江湖豪客相形見絀的女俠們，充分顯露出柔弱勝剛強，脂粉勝鬚眉的氣概。梁羽生在本系列小說中，反覆描繪，不斷渲染這些情節情境，可見梁羽生對溫柔善良的淑女型女俠特別偏愛。

（二）豪氣干雲的俠女

萍蹤俠影系列中的女性形象，除了溫柔端莊，善良可愛淑女型的女俠以外，也有俠氣不讓鬚眉，豪氣干雲的巾幗英雄，例如：《散花女俠》中的于承珠與凌雲鳳、《聯劍風雲錄》中的龍劍虹、《廣陵劍》裏的韓芷，于承珠是散花女俠的是主要人物，凌雲鳳則是《聯劍風雲錄》的是主要人物，龍劍虹與韓芷在小說中也是相當重要的人物，她們在系列小說中具有指標性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也是故事中的主要人物，以下將分別分析討論：

于承珠是于謙之女，得到張丹楓與雲蕾的悉心傳授，承繼他們的武功，一手散金花絕技，獨步江湖，所以承繼雲蕾「散花女俠」的雅號；她也承繼她們的氣質，有著一腔報國熱情，是個豪氣干雲的俠女，小說一開篇她就不畏強敵川西劍客陽宗海的威名，硬是以機智與武藝救了樊英：

但見一團白影，疾飛而來，馬嘶聲嘎然而止，一匹白馬已到了眼前，馬背上跳下一個白衣少年，看來不過十六七歲的樣子，身軀細小，清秀非常，乍眼一看，還像個剛出書房的小學生，這白衣少年看了一眼，道：「原來竟是陽大總管，陽大人哪！你追他做什？？」陽宗海心中一凜，這白衣少年年紀輕輕，竟然一口就道破了他的來歷。

陽宗海驚疑不定，長劍一指，發話問道：「你是誰，敢來多管閒事？」那少年冷冷地瞪他一眼，道：「天下事天下人管，你小爺最愛的就是打抱不平！」完全是充大人口氣的孩子口吻，陽宗海又好氣又好笑，心道：「管他是誰，他就是一出娘胎便練武功，也強不到哪裏去！」笑道：「有什？不平，要你打抱啦？」那少年道：「你以大壓小，欺侮人！」陽宗海笑道：「他又不是像你這般的小孩子，怎能說我是以大壓小？」陽宗海見這少年人稚氣未消，十分有趣，心想那大的已中了我的暗器，不能遠逃，且樂得逗這孩子一逗。那白衣少年見陽宗海反問，冷笑說道：「以你陽大人的成名劍客身份，卻用暗器傷了一個平常的鏢客，這還能說不是以強欺弱。以大壓小嗎？這樣的不平之事，除非我不瞧見，瞧見了我便要管！」（梁羽生，《散花女俠》，第1冊：《帝王毒手》

(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2-63)

他有著乃師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義作風，雖是強敵當頭，她也絲毫不畏懼退縮，她以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勇氣，像鐵錚錚的漢子一般，堅毅果敢，威武不屈的面對險境，這樣大無謂的氣魄，與扶危濟困，見義勇為的壯舉，實在是一個俠骨英風，氣奪鬚眉的女俠，值得讀者敬重。

她除了武藝高強以外，更是尊師重道，例如：畢擎天為他父親收拾全屍辦理後事，雖有恩於她，但是當畢擎天說于謙還未算得是個通人，更未算得是個豪傑時，于承珠已稍感不悅，畢擎天又從言談之間表露了要和朱家爭奪大明天下的野心：

白衣少年淡淡說道：「原來你是想做皇帝，哼，江山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數十年！想稱王稱霸的人也不見得就是真英雄大豪傑。」這回輪到畢擎天面色一變，祇聽得白衣少年續道：「有人大有機會做皇帝，他卻薄天子而不為，這才是英雄豪傑的胸襟。」樊英脫口道：「你是說張大俠張丹楓！」畢擎天勃然變色，武振東插口道：「此一時彼一時，張丹楓自是英雄，但若在今日，也不見得還願一心扶持明室。」白衣少年一陣迷茫，正自思索，忽聽得畢擎天衝口罵道：「張丹楓是什？英雄？我說他是不肖子孫，行事乖謬，欺世盜名的假俠客！」

當時張丹楓名滿天下，誰不欽敬，畢擎天此言一出，滿座失色，樊英正想出聲，祇見白衣少年怒容滿面，叱道：「你是什？東西，敢罵張大俠！」倏地寒光一閃，他出劍快如閃電，一抖手就向畢擎天正在張開的嘴巴刺去！（梁羽生，《散花女俠》，第1冊：《帝王毒手》（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06）

畢擎天污衊她的師父張丹楓，為了維護師尊的名譽，她不顧畢擎天對自己的恩情，不惜一切就對畢擎天一劍刺去。這是她尊師的反射，從這舉動中，也可看出于承珠對張丹楓如師如父的敬愛。因為畢

擎天對她的師父張丹楓頗有微詞，且行事稍欠光明磊落，雖然畢擎天粗獷豪邁，自是有一種英雄氣概，比起師父張丹楓來，確實是不能以道里計，所以畢擎天一直無法讓她心折，于承珠也因而不願與他有深入的交往。

她也是一個情竇初開的女孩，他也期盼心中的白馬王子能適時出現，在感情的處理上，他也總是以師父張丹楓為典型模範，去尋找他生命中的真命天子，當她初識鐵鏡心時，便有了這樣的少女的淡淡情愁：

這一晚，于承珠翻來覆去睡不著覺，腦海中接連翻出幾個人的影子，先是張丹楓，再是鐵鏡心，然後是畢擎天，最後是葉宗留。「嗯，鐵鏡心是有幾分像我的師父。」這印象在長江初會之時，于承珠就已有，如今鐵鏡心的影子隨著張丹楓的影子飄過，這印象便更分明。于承珠不覺從心底笑了出來。但轉瞬之間，另一個念頭又在心中泛起，忽覺得鐵鏡心雖有幾分像張丹楓，但卻有更多的地方不似，他們好像是並不屬於同一類型的人，分別在什？地方？于承珠一下子可答不出來，這個印象是今晚才有的，也越來越分明了。于承珠忽然感到心頭有點沉重，讓張丹楓與鐵鏡心的影子都從腦中閃過，再想起了葉宗留，葉宗留在鐵鏡心面前是顯得多？笨拙，但他也有幾分似我的師父。這樣一想，連她自己也會覺得奇怪，張丹楓狂俠溫文，瀟灑脫俗，葉宗留怎？似他？但又確似有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相似，于承珠一下子也答不上來，須得好好地想，葉宗留質樸豪爽，和鐵鏡心對照起來，更顯得一巧一拙，他又不善於言詞，但他所說的話，每一句都似是出自肺腑，令人覺得誠懇可親。于承珠忽而覺得，張丹楓與葉宗留表面看來，雖似處於兩個極端，完全不同類型，但兩個人的性格又都各有其可愛之外，甚至有共通的地方。鐵鏡心比將起來，反而顯得有些失色了。至於畢擎天也自有其豪俠可敬之處，不過比起其餘三人，畢擎天又似乎顯得更遜色了。這一晚，于承珠翻來覆去地盡在想，畢擎天的影子後來完全被鐵鏡心的影子壓住了。她想得最多的還是鐵鏡心，連自己也莫名其妙。呀，她自己不知，她可是在成長中的少女了，張丹楓、葉宗留雖然「可愛」，卻是比她

長一輩的人，祇有鐵鏡心是和她年紀相若的俊秀少年。(梁羽生，《散花女俠》，第1冊：《帝王毒手》(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36-237)

上面的文字，將于承珠情竇初開內心情波湧動的狀況，如栩如生的描繪出來，他才十七歲，正值青春年少，對於心中的偶像與欽慕的對象總是有著這樣欲說還休的矜持與心情，她在東海上初識鐵鏡心，單純的她，此時只要「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便心滿意足了。然而，鐵鏡心雖然玉樹臨風，文武全才，但是公子哥的流氣卻也讓于承珠卻步：

如果把張丹楓比作碧海澄波，則鐵鏡心不過是一湖死水，縱許湖光瀲灩，也能令人心曠神怡，但怎能比得大海令人胸襟廣闊？而畢擎天呢？那是從高山上衝下來的瀑布，有一股開山裂石的氣概，這股瀑布也許能衝到大海，也許祇流入湖中，就變作了沒有源頭的死水，有人也許會歡喜瀑布，但卻不是她。不過畢擎天固然令她討厭，鐵鏡心也沒有討得她的歡心。(梁羽生，《散花女俠》，第2冊：《高峰劍氣》(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85-286)

情竇初開的少女情懷就是如此，患得患失，十七歲的于承珠也免不了為這些事情而焦躁不安，又惶惑失措，這種種不同的情緒，糾結不清，折磨著她的芳心。但是當她目睹鐵鏡心為救父而選擇犧牲師徒情分的那一刻起，她決定選擇獨自離開：

她回頭一望，海風呼嘯，隱約似聞鐵鏡心向她呼喚。她不知道石驚濤拋開鐵鏡心之時心情如何？但想來自己的難受也不在他之下。以前她想起鐵鏡心時，雖然有許多令她不能滿意，但心中總有一絲甜蜜的感覺，而今想起來時，卻似喝了一盃變了味的葡萄酒，感覺得滿不是味兒。她隨手撿起一塊石頭向海中拋去，好像要拋掉自己的回憶，波濤一卷，石塊立即無影無蹤，她的心情也像隨著海濤東逝。(梁羽生，《散花女俠》，第2冊：《高峰劍氣》(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99-300)

于承珠最尊敬師父，不管如何，賣師求榮，在她看來，那是絕對不可饒恕之事，何況石驚濤又是與她師父齊名的俠義之士！然而鐵鏡心卻放棄了義俠之士的堅持，成了俠義中人眼中的卑鄙小人。所以于承珠決定離開鐵鏡心，她雖曾對那份情感迷惘過，但是畢竟她仍是一個識大體有原則有理想的俠女，兒女情長終非她汲汲追逐的目標，所以她收拾起飄忽不定的兒女情懷，決定將這一段不成熟的感情，留與他年說夢痕了！直到她遇見了葉成林為止。

于承珠在往大理途中被樹葉茂盛，蔥蘢聳立，濃蔭蔽地，四季長青，根像龍爪，牢固盤結在地上的「大青樹」吸引住了，因為大青樹充滿青春與生命的象徵。正值十七歲青春年華的于承珠，把鐵鏡心比做江南園林裏的玫瑰花，把葉宗留比做雲貴高原上的松杉，而葉成林則像大青樹，靜穆莊嚴卻又充滿生命力。江南園林中的玫瑰花，只會向富貴中人儘量展示自己；而大青樹則永遠是默默無言的庇蔭著來往的行人。對於終身大事的抉擇，于承珠決定倚靠大青樹，因為大青樹勁挺聳拔，凌風雲抗雨雪，是真正值得信賴的倚靠，夫妻倆同心協力於東南沿海投入義軍勇抗外寇與報效國家的事業。至於鐵鏡心這朵江南玫瑰，于承珠衷心祝福著他能日日簇擁朝霞，因為人生姻緣早注定，每個人的天涯，都是隨緣分的。所以七年之後，當他們在西湖重逢時：

兩人都呆了一會，結果還是于承珠先開口道：「嗯，想不到竟然是你，你這幾年好嗎？」鐵鏡心道：「好，你呢？」于承珠笑道：「我這幾年天天在風浪之中搏鬥，你瞧我不是比以前曬得黑多了嗎。日子當然不會過得像你那般平靜，至於好是不好，那就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了。」鐵鏡心默然半晌，低聲說道：「這話說得是。你對生活的看法一向就與我不同。」

于承珠拭了淚痕，微微一笑，鐵鏡心從她的笑容中，可

以看出她對自己的生活，充滿了驕傲與自信，（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1冊：《震動天下》（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48）

于承珠與葉成林夫唱婦隨，投身於東南沿海的抗倭大業，是為國為民的義舉，她勇於貢獻自己的心力，幫助生民百姓安居樂業，為國家盡一己之力。除此之外，于承珠也有勇於犧牲自己成全別人的豪氣與襟懷，例如：自從她得知結義姊妹凌雲鳳之愛侶霍天都已在沙漠罹難，就決意犧牲自己的愛情，促成凌雲鳳與葉成林。幸好凌雲鳳與葉成林都是肝膽相照的豪傑，他們都知道感情是一種執著與堅持，是忠貞不二，無法代替的，而且後來歷大難不死的霍天都，也趕來與未婚妻凌雲鳳重聚，才使得于承珠一廂情願的「湊合」之計胎死腹中；但是也由此可看出于承珠勇於犧牲小我，成全別人的開闊胸襟，實在不愧為女中豪傑，巾幗英雄。

凌雲鳳本名凌慕華，原住回疆天山，瓦剌入侵回疆後，與未婚夫霍天都擬逃難中原，不料在一場沙漠風暴中失散，於是只好在芙蓉山落草成為紅巾女賊，起初她是一個替天行道，劫富濟貧的盜俠，因為劫了金針聖手韓振羽所保的湖北官軍的七十萬糧餉，而與于承珠不打不相識，惺惺相惜，並結為異姓姊妹。在萍蹤俠影系列中，凌雲鳳是所有不讓鬚眉的女俠中，真正最富男兒豪氣，形象最鮮明的一個，來看看這個例子：

芙蓉山乃是仙霞嶺的一個支脈，山勢並不怎麼險峻，可是經過凌雲鳳的佈置，衝要之處，碉堡森嚴。柵城圍繞，看來竟不亞於金城湯池。葉成林也不禁暗暗佩服，心中嘆道：「草野之中，不知埋沒多少人才？就是這紅巾女賊，便不輸於手握兵符的大將。」（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536）

從這段簡短的文字敘述中，就可以看出凌雲鳳是一個胸有千萬甲兵，長於行軍佈陣的將才，看到她就宛如宋朝的梁紅玉、穆桂英再世一般，實在是人中豪傑，女中丈夫。除了富將才之外，她也是一個敬忠良慕俠義的正直之士，當她知道于承珠的身份之後，因為她是于謙的女兒，出於忠孝之家，又是張丹楓的首徒，出於義俠之門，她竟不顧主人的身份與禮節，就像于承珠行了拜禮：

凌雲鳳雙臂一垂，卻已深深地作了一拜。忽地眼圈一紅，說道：「我生平最敬慕的是于大人和張大俠，于大人當年含冤下獄，我未得盡半點心力，這一拜是拜令尊的，請姐姐替尊大人受禮！」于承珠暗叫『慚愧』。原來這有女魔頭之稱的紅巾女賊竟然是血性英雄，見她如此敬重自己的父親，這一拜倒不好推辭了。當下含淚還禮，抓緊凌雲鳳的手，就像一對分別了多年的姐妹見面一般。（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537）

凌雲鳳敬重于謙的忠心報國，佩服張丹楓的俠義英風，可見她本身就是一個俠氣崢嶸，氣奪鬚眉的女俠，她與于承珠一樣，也是濟弱扶危，見義勇為，不計較個人私利與享受，總是以奉行為天下除害，拯救萬民大義的巾幗英雄。所以後來她得知葉成林要將七十萬糧餉，送還給韓振羽的用心時，她打從心裡就佩服起葉成林來，表現出豪邁的俠氣：

凌雲鳳縱聲長笑，翹起大拇指道：「壯哉！這才是大英雄大豪傑的氣魄！女兵們將騾車護送下山，交回鏢行！來，來，來！葉大哥，我敬你三盃！」登時提壺把盞，斟了滿滿的三大盃酒，先自仰著脖子喝了。葉成林哈哈笑道：「你不要我賠你的大樑，這三盃酒我也祇好喝啦！」大寨中一片靜寂，但聽得葉成林和凌雲鳳豪邁的笑聲！（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

因為她自然散發出逼人的豪氣，就連于承珠都佩服得五體投地：

于承珠默默站在一旁，但見凌雲鳳紅巾飄動，神采飛揚，端的似凌雲彩鳳，傲視空漠。于承珠心中一動，忽然起了一種異樣的感覺，但覺他們兩人並肩而立，就似古畫中的李靖與紅拂一般，英雄兒女，豪俠風華，配合得自然之極，如此一想，不覺癡了。（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549）

凌雲鳳的俠骨英風，和葉成林的豪傑氣魄，恰如高山流水，配合得極為自然，英雄與美人的搭配，彷彿韓世忠配梁紅玉一般的相益得彰，也無怪于承珠有心想要玉成她們了。只不過這是于承珠一廂情願的作法而已，因為凌雲鳳早已有了未婚夫了。

後來畢擎天露出陰險惡毒的真面目，先逐步消滅葉宗留的勢力，最後殺害鄧茂七，迫走葉宗留，完全控制住了義軍。並剋扣葉成林義軍的後勤補給，企圖消滅葉成林，凌雲鳳遂與于承珠效法信陵君圍魏救趙的計謀，到畢擎天的虎帳制服了畢擎天，取走兵符。這又表現出他見義勇為，懲治奸惡的俠義壯舉。她與葉成林在屯溪被官軍圍困，緊急之時，她還想著犧牲自己，保全葉成林：

凌雲鳳道：「承珠妹妹在北京聞知畢擎天叛變的消息，不知多掛念你呢！」葉成林默然不話，凌雲鳳道：「嗯，葉大哥，你就不想再見她了嗎？」葉成林道：「這樣逃出，叫我有什麼面目見她？」凌雲鳳道：「不，你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支撐，天明之後，再與他們決一死戰，也不見得沒有生機。」葉成林知道她是想捨了性命，掩護自己逃生，感動之極，握著她的手道：「凌姐姐，多謝你啦！」仍然搖了搖頭。凌雲鳳緩緩說道：「多死你一個人又何補幹事？你若不走，承珠妹妹，可要抱憾終生，你就全不為她著想麼？」

在生死關頭，她想著的不是如何逃生，而是為知己姊妹于承珠保全意中人葉成林：

凌雲鳳道：「呀，你怎麼還不知道她的心，我與她姐妹情深，她縱不說一句話，我也全知她的心事。何況她還處處透露出來。」當下將一些自己觀察入微的地方都一一說了，甚至連于承珠在夢中曾叫過葉成林名字的事也說了。要知凌雲鳳何等聰明，于承珠當時叫她到屯溪去助葉成林，過後不久，她就猜到了于承珠的用意，那是想將他們撮合的意思。凌雲鳳怎會領這個「情」？所以在此刻生死關頭，她一定要勸葉成林逃走，以報姐妹的知己之心。（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97）

這是凌雲鳳重情重義的表現，她與于承珠肝膽傾交，在危急存亡之際，她仍不忘為好友傳情達意，好讓沈默慧直的葉成林知道于承珠對他的一片癡心。後來于承珠終於與葉成林結為夫妻，凌雲鳳的推波助瀾之功不可沒，凌雲鳳也與心上人霍天都團聚，雙雙轉回天山。

可是，凌雲鳳與霍天都這對歷盡滄桑才得以重逢的情侶，回到天山後，卻未從此過著快樂幸福的日子，因為凌雲鳳不甘就此老死天山，國事未靖，她掛念的仍是千千萬萬的無辜生民百姓，她生就屬於群眾的，她不願意獨善其身，她雖身在迢遠天山，心卻留在中原同胞身上，她無意享受世外桃源之福，卻樂意為苦難同胞奔走，於是她與丈夫霍天都起了爭執，為了這件事，她們夫妻產生了極大的齟齬。

霍天都一心一意要開創天山劍派，所有心血都放在劍術的鑽研上，擔心行走江湖會受外務干擾，無法潛心靜參；而凌雲鳳卻是古道熱腸，俠肝義膽，豪氣干雲不讓鬚眉的女俠，一心以黎民百姓為先，國事為重，只想做雲中之鳳，不願做籠中之鸚鵡，為了響應劫貢物濟

助義軍之舉，因此不告而別，遠離天山，直奔中原。她回到義軍陣營裡，她感到極為振奮與欣悅，她找到了生命的方向，為同胞救危救困，俠節高尚的她，又生龍活虎起來，他為群眾效力的意志是非常堅定的，例如霍天都在青龍峽找到正在與喬北溟苦鬥的妻子，夫妻聯劍與喬北溟打成平手，喬北溟建議她們夫妻明哲保身，知難而退，遠離中原，回歸天山。霍天都心中躊躇不決：

凌雲鳳一瞧她丈夫的神色，不待他開口說話，立即搶著說道：「你要我們回轉天山，一點不難，你走，我們也走！這裏的事，大家都不必管！」喬北溟仰天大笑、道，「你要我走？」凌雲鳳道：「這有什麼好笑，你不是也要我們走嗎？」喬北溟道：「我活了這麼一把年紀，還從沒有人敢拂逆我的意思。憑你們這兩個小輩，居然敢叫我走？」凌雲鳳道：「你不走，我們也不走。誰想嚇走我們，都不能夠。」(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2冊：《凌雲一鳳》(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76-277)

她就是這樣一個急公好義，仗義為群不落人後的豪爽個性，更有著不畏艱難險阻的堅韌性格，實在是一個踐義奮不顧身的豪俠。除此之外，她也是一個知恩圖報，有恩必酬的俠義人物，例如：陰蘊玉母女對她有過活命之恩，陰秀蘭不幸被喬少少所擒，她為報恩，竟從雁門關一路追蹤直至崑崙山星宿海，這樣間關萬里，只為搶救救命恩人陰秀蘭，而為了救出陰秀蘭，她不得已低聲下氣，委曲求全的回天山尋求丈夫霍天都的幫忙：

凌雲鳳道：「請你與我同上崑崙，向喬北溟討一個人。」

霍天都笑容頓斂，失聲叫道：「你又要去惹這個老魔頭麼？」

凌雲鳳笑道：「你怕惹不起他麼？你剛才不是說咱們二人聯手，現在也至少可以和他打個平手。」霍天都皺著眉頭

說道：「不是怕他，但好端端的招惹他作甚？他又沒有來犯我們。」凌雲鳳道：「我有一位朋友落在他們的手中，正受著他們的折磨，我非將她救出來不可，豈是無端的招惹他？」霍天都道：「雲鳳，你何苦多管閒事。天下的閒事多著呢，那管得了？我若答應了你這一次，祇怕不消多久，你又有第二樣事情麻煩我了，咱們還有安靜的日子過嗎？」凌雲鳳抑下怒氣，淡淡說道：「最好是我死了，那就永遠不會麻煩你了！」

霍天都對凌雲鳳此舉仍是有所顧忌，所以委婉勸阻，但是凌雲鳳受人滴水之恩，湧泉已報的熱血豪情，促使她勇敢的推翻霍天都獨善其身的想法：

凌雲鳳道：「一點也不是氣話，若是沒有這位朋友，我早已死了。天都，我們做了十多年的夫妻，我要問你一句話：我若是有了性命的危險，你會不會救我？」霍天都道：「那我捨了性命也要救你！」凌雲鳳道，「你既然願意捨了性命救我，現在就有一個曾經救過我性命的人，她正陷在極大的危險中，你就為了我的緣故，救救她吧！」當下將七陰母女的事情說了一遍，龍劍虹在旁邊聽她說到了傷心之處，想起陰秀蘭的苦楚，不自禁的又一下流下淚來。

霍天都也聽得呆了，凌雲鳳道：「要不是有陰秀蘭將解藥給我，我早已不能活著回來見你了，還談得到練什麼劍術呢？天都，我現在不必你捨了性命來救我了，祇要你和同我同上崑崙一趟，把陰姑娘從虎口裏救出來。」（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3冊：《修羅陰功》（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05-606）

從這一執著的行為來看，凌雲鳳實在是一個不畏艱難，有恩必酬，重情重義的豪俠。在《聯劍風雲錄》裡，梁羽生花了許多篇幅，多處描述她為了解救蒼生，拯濟萬民，拋卻了個人婚姻幸福；為義軍奔走，最後不惜捨家棄夫，實在是令人欽佩。最後雖然不得不與愛侶霍天都黯然分手，但是她依然無怨無悔，如此豪情干雲，俠氣崢嶸的奇女子，當然會博得群俠的敬重與同情。

凌雲鳳求仁得仁，踐義得義，置個人私情於度外，堅持為天地立心的崇高人生價值取向，超越世俗的豪邁俠義行事，在萍蹤俠影系列眾女性形象中，是最為搶眼鮮明的，她是萍蹤俠影系列女性形象，最光輝燦爛的一顆明珠，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巾幗英雄。

龍劍虹的母親原來是凌雲鳳在未與霍天都重逢之前，在芙蓉山做女寨主時的得力助手，後來在一次戰役中陣亡，凌雲鳳便將龍劍虹當作妹妹撫養，後來她與霍天都回到天山，也將龍劍虹一起帶去，所以龍劍虹的武功兼有凌霍二人之長，年紀雖輕，武功卻極為了得。《聯劍風雲錄》一開篇，就是描述她與張玉虎兩人爭較劫奪貢物多寡的有趣事蹟。張、龍二人出身背景相似，都是從小失去父母的孤兒，都在兵荒馬亂中長大，張玉虎有于承珠姊姊，龍劍虹有凌雲鳳姊姊，龍劍虹早從凌雲鳳口中得知張玉虎的事情，心底早已將他視為知己，兩人雖然是江湖初相識，一縷柔情早已款曲暗通。她與張玉虎初相識時，擊掌立誓，約定以三月為期比賽，誰劫的省份貢物多，並言明「願賭服輸，永無後悔！」從這段爭奪貢物比賽的描寫中，可以看到年少的龍劍虹是活潑可愛，朝氣蓬勃的女孩，也是俠氣崢嶸，豪情萬丈的女劍客。神龍玉虎初相逢，便已相互傾心，這一對正義門派的新生代，為小說增添了許多生氣，所以有的坊印本將《聯劍風雲錄》的書名改為《龍虎聯劍錄》，「龍」指的就是龍劍虹；「虎」指的就是張玉虎。可見龍劍虹也是《聯劍風雲錄》的主要人物之一。

在小說中，當石鏡涵與楚天遙施毒將周山民、凌雲鳳、張玉虎三人重傷後，龍劍虹不避險阻，毛遂自薦前往八達嶺尋求七陰教主施救的驚險過程，就是以龍劍虹為重心，對龍劍虹的情義兼重，俠女柔情做最精心的刻劃與描述。當時，凌雲鳳、張玉虎、龍劍虹三人北上金刀寨，適逢楚天遙與石鏡涵以毒要脅與金刀寨分享一半貢物，群雄不從，不幸均遭毒霧暗算，尤其金刀寨主周山民與張玉虎及凌雲鳳三

人，中毒最深，性命岌岌可危。楚石二人以十日為限勒贖要脅。原來石鏡涵外號「百毒神君」，乃是當世使毒第一高手姬環之大弟子，以九陽毒掌馳名武林，中其毒掌者，若無其獨門解藥，必死無疑。龍劍虹為救她們三人，遂不辭辛苦奔赴八達嶺尋求七陰教主陰蘊玉援救。在過程中，她先經過內心情愛的煎熬：

龍劍虹忽然起了一個念頭，想道：「七陰教主行事雖然怪僻，加上善於使用毒藥毒物，故此在江湖上露面不久，便給人當作邪教看待，但卻也不曾聽說她做過什麼大奸大惡的事情，聽于承珠姐姐所說，她那次去求七陰教主的女兒陰秀蘭，陰秀蘭比她的母親好像還要好一些，于姐姐曾對她有恩，若是我去求她相助，不知她會怎樣？」但隨即想到：陰秀蘭那次之拒婚喬少少，為的什麼？為的不就是她對張玉虎也早就一見傾心嗎？七陰教主也曾對張玉虎提過婚事，張玉虎毫不考慮，一口就口絕了。這回又怎好去求她？（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3冊：《修羅陰功》（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42）

她與陰秀蘭同時都喜歡上了張玉虎，但是張玉虎對龍劍虹是情深意篤，所以對陰秀蘭只能說抱歉了，真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張玉虎又曾當面拒絕了七陰教主為女兒提親的事。這樣她怎好去向七陰教主求解藥呢？可是，當她見到群雄對此都束手無策，即將接受勒索時，他終於鼓起勇氣，做出了理性的決定：

這一晚龍劍虹獨自徘徊，驀然想道：「陰秀蘭曾對虎哥鐘情，難道她就忍心讓她所鐘情過的男子死去？嗯，我知道她心中恨我，但是，假若我能玉成她的婚事，她未必忍心袖手旁觀？嗯，說不得我祇好放下臉皮，去求求她吧。」（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3冊：《修羅陰功》（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56-657）

龍劍虹與凌雲鳳情逾母女姊妹，對張玉虎又早已情愛深種，為救

這兩個最親愛的人，決定犧牲自己的幸福，成全陰秀蘭，因為陰秀蘭一直對張玉虎情有獨鍾。這是龍劍虹在最後不得已所做的決定，為了挽救心愛的人，她沒有別的選擇了，他表現出了江湖兒女捨己救人的氣魄豪情，與大是大非的抉擇勇氣。

龍劍虹因在途中義救七陰教主陰蘊玉年輕時情郎的兒子萬天鵬，終於見到了陰蘊玉，當石鏡涵欲置萬天鵬於死地，七陰教主拼死護衛，龍劍虹及時在最危險的時刻出手相救，石鏡涵玩火自焚，為自己之劇毒毒死；龍劍虹趁機向七陰教主求救，當她聽出七陰教主對張玉虎有埋怨之意時，便立刻替張玉虎編了早先準備好的一套說辭：

（龍劍虹）急忙說道：「玉虎以前不知教主的為人，所以諸多衝撞，後來他聽得他的師姐于承珠于女俠說及，才知道教主母女都是性情中人，拒婚喬北溟尤其令他佩服，他在未受傷之前便曾對我說過，一待貢物之事了結，便要去找教主和陰小姐道歉！」（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3冊：《修羅陰功》（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96-497）

又為了取信七陰教主，他終於忍痛說出了最不願意見到的結局：

龍劍虹道：「凌雲鳳姐姐與我義屬師徒，情如姐妹，他夫婦倆決心以有生之事，創立天山劍法，我早已向她發誓，陪她一輩子，一來是報答她的恩典，二來也實在是捨不得離開她。這次她也中了九陽毒掌，祇待她醫好之後，我便和她回轉天山，此不再理外間的事了。」

陰秀蘭怔了一怔，道：「你有這個志願？哎，你年紀輕輕，耐得了幾十年的空山岑寂嗎？」龍劍虹道：「我早已想過了，我若能助凌姐姐獨創一派，這一生就不算白過了。還要什麼？」頓了一頓，又道：「所以我很快就要離開山寨，祇怕見不到于女俠了。玉虎確是很想當面向你道歉，你不見他，他以後也會找你的。不如這一次你就去見見他吧。他是于女俠的師弟，你有什麼說話，也正好請他轉達。」（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3冊：《修羅陰功》（台北市：風雲時

代，1996年），頁497）

為了救張玉虎，龍劍虹絲毫不著痕跡的，將她要想撮合陰秀蘭與張玉虎的心意表達出來，七陰教主終於才答應了她的要求。龍劍虹為報答七陰教主，實現自己的諾言，想要玉成可憐喪母的陰秀蘭，決定將張玉虎讓與陰秀蘭，遂留書與張玉虎，並與凌雲鳳離開金刀寨。這又顯現出了龍劍虹重諾守信的一面。

龍劍虹除了武藝不凡，重情義，守信諾以外，也是一個極富機智，臨機應變能力很強的人，可由以下兩個例子看出來：

第一個例子：當她從七陰教主手中取得將救命之解藥，準備帶回金刀寨救人時，卻遇上了頑強的敵人陽宗海，被陽宗海用蒙汗藥迷昏，但機警的她，早在遇險之前，就已將解藥藏在他處了。她起先誑騙陽宗海已將解藥交給了兩個小頭目，差點騙過了陽宗海，老道的陽宗海識破了龍劍虹的謊言，惱羞成怒的威脅要剝了她的衣服，向他逼問解藥的下落：

龍劍虹冷笑道：「我們一行四眾，你咬定了解藥在我身上，卻又搜不出來，要想出這種下流的法子來侮辱我，哼，哼，祇怕是侮辱了自己啊！傳了出去，說是陽大總管那樣精明，卻給一個小女子弄得束手無策，逼得他要使出江湖上最下流的手段，哼，哼，看你還有面目在江湖立足？」（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3冊：《修羅陰功》（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524）

她臨危不亂，運用機智保全了自己的清白，也保住了解藥。後來厲抗天來了，她再發揮機智，利用二人的利益矛盾，趁機挑撥陽宗海與厲抗天的合作計畫，她知道厲抗天是奉喬北溟之命，前來打探百毒真經的下落，於是利用厲抗天慧直欠缺思考的弱點，故意嫁禍給陽宗海，說陽宗海殺了師姐七陰教主，也搶走了百毒真經。陽宗海聽了氣

氣得七竅生煙，但他非但不能殺龍劍虹，而且也不敢打斷龍劍虹的話，因為要是那麼一來，厲抗天一定會認為他是要殺人滅口，更會相信龍劍虹的說話了：

厲抗天向陽宗海瞅了一眼，忽地沉聲說道：「陽大人，你想獨吞貢物，將那解藥拿去也就是了，至於那本百毒真經，卻是我主公所要的東西，請你交出來吧！」陽宗海怒道：「你當真相信這鬼丫頭的說話？」厲抗天道：「不錯，我是相信她的說話！」陽宗海道：「這就沒有辦法了，這鬼丫頭無中生有，叫我交什麼給你？」厲抗天厲聲說道：「陽大人，你和我耍這一手，我厲抗天認得你，我這獨腳銅人卻認不得你！你拿不拿來？」（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3冊：《修羅陰功》（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531）

龍劍虹巧妙的利用他們二人互不信任的猜忌，從中挑撥離間，替自己取得了脫險的契機。她脫困後，重回遇險的「符離集」客棧，將那吃裡扒外的周掌櫃打得直呼饒命：才將解藥取了回來：

劉完達道：「龍姑娘，你這口氣出了吧？咱們走吧！」龍劍虹笑道：「還沒有呢！」劉完達怔了一怔，道：「你可是要毀掉他這間店麼？」龍劍虹道：「那也不必，請你替我將這個櫃檯劈了。」劉完達奇道：「劈這個櫃檯做什麼？」龍劍虹道：「我看著不順眼，你劈了它我才出氣。」劉完達雖然有點奇怪，但龍劍虹既然這麼說，也祇得順從她的意思，拔出厚背扑刀，使出渾身氣力，一連劈了幾刀，將櫃檯劈得稀爛，塌了下來。就在這時，忽見櫃檯底下，現出一件亮晶晶的東西，龍劍虹一手拈了起來，正是那個小巧精緻的玉匣。龍劍虹笑道：「你想不到解藥就藏在周掌櫃的鼻子底下吧？」

原來龍劍虹那日在這客店裏一見陽宗海進來，乘著他與劉完達糾纏的時候，立即把藏著解藥的玉匣拋入櫃檯底下，櫃檯底下堆著好些陳年帳簿，積滿灰塵，饒是陽宗海老奸巨滑，做夢也想不到龍劍虹會把解藥藏在那兒。（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3冊：《修羅陰功》（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536）

從這個例子中可以看到龍劍虹是多麼的善於應變，她的臨危機智實在是令人嘆為觀止。另一個例子是：龍劍虹與太湖寨主柳澤蒼等人，船經東海攔淺落難荒島時，被姬尤所擒：

姬尤走近龍劍虹身邊，冷冷說道：「我可不比薩島主的仁慈寬厚，百毒真經你交不交出來？再不交出，那些人就是你的榜樣！」龍劍虹『呸』了一口，冷笑說道：「你們的狠毒手段我都見過了，不勞你們動手，你再踏上半步，我自會震斷經脈！那本百毒真經麼，你可休想！」姬尤面色沉暗，手上提著毒鞭，卻不敢打下，（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4冊：《北溟抗天》（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724）

龍劍虹利用姬尤想要得到百毒真經的心理，所以一直迷惑姬尤，讓姬尤以為她知道百毒真經的下落，便不敢加害於她，這就是她機智保命的絕活，可見龍劍虹是個機巧聰敏，應變能力很強的人。

龍劍虹自小就追隨在凌雲鳳的身邊，也從他身上學得許多做人處世的道理與方法，耳濡目染之下，自然也受凌雲鳳的影響，成為一個仗義行俠，豪氣干雲的女俠。

《廣陵劍》裏的韓芷，也是一位豪爽大方的女英雄，她是隱逸奇士丘遲的義女。和其他的女俠一樣，她也有一身好武功，一管洞簫更是吹得妙絕，但是最特殊的是，她擁有別的女俠所不會的拿手絕活：「易容術」。因為有這獨門絕活，使她得以履險如夷，也幫助許多俠義中人完成艱鉅的任務。他一登場，就以精妙的易容術，瞞騙過了為虎作倀的呼延四兄弟，也騙過了重來尋找丘遲的陳石星。從這看來，她是一個膽大心細，活潑可愛的俠女。丘遲臨終前，有意將她的終身大事託付給陳石星，但是因為陳石星心中已有了雲瑚，再加上她與雲瑚見面後，發覺陳雲二人實在是天作之合，所以就對陳石星以兄妹相稱的事坦然以對了，並樂意的幫助雲瑚找回自卑退讓的陳石星，可見

她不但是簫劍雙絕外，也是一個個性爽朗，善解人意的女孩。

她與大理小王子段劍平一見如故，當金刀寨主得知兵部尚書龍文光欲對大理段家下毒手時，她便自告奮勇，千里迢迢，風塵僕僕的從山西大同，趕赴雲南報訊。可見她也是一個堅執「士為知己者死」重情義的俠女。當她趕至雲南時，老王爺已被押上囚車了。於是她又發揮他高明的易容術，準備與段劍平合力救出老王爺。在這趟救援行動前，韓芷展現了她的聰明智慧，她將段劍平裝扮成與原來身份相同的人，他們都覺得奇怪，韓芷笑道：

你要知道，你本來是個貴公子，扮作小商人，容貌縱然能夠改變，氣質是改變不了的。有經驗的江湖人物，一看就會看出破綻，倒不如你仍然扮作一個富家子弟，是個上京趕考的秀才。小洱子仍然裝書僮。身子大致和原來一樣，容貌可以不相同，你們的言談舉止就用不著矯揉造作了。那班鷹爪也決想不到你會扮作貴公子身份的書生的。他們可能懷疑販夫小卒，也不會疑心你！（梁羽生，《廣陵劍》，第4冊：《大內劍氣》（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764）

從這裡可以看出韓芷妙用兵法「實則虛之，虛則實之」的道理，再配合她高妙的易容術，使得他們的行動能夠順利進行，成功的救出了老王爺。所以所以她也是一位頗具大將之風的俠女。老王爺臨終前識得韓芷的不凡，希望韓芷代為照料段劍平，也就是希望她能與段劍平結為夫妻，結果韓芷低頭不語：

老王爺道：「韓姑娘，你不肯答應我嗎？啊，對了，平兒，你也應該親自去求婚啊！」

段劍平道：「韓姑娘，我自知配你不起，但請你看在我爹爹的份上，答應。」

韓芷滿面羞紅，說道：「不是我不答應，我祇是怕我配不起你，老王爺，我不想瞞你，我是個出身寒微，無父無母的孤女。今後我也祇能是個流浪江湖的女子，和你們『王府』

恐怕是門不當，戶不對的！」(梁羽生，《廣陵劍》，第4冊：
《大內劍氣》(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777)

在這段對話裡，韓芷表現出了她不卑不亢的氣質，她雖與段劍平相互傾心，但在門當戶對觀念濃厚的當時，卻是不得不注意問題，所以即令老王爺親自紓尊降貴代子求親，她也不得不鄭重其事一番，也由此可見韓芷是一個進退應對恪守俠義規範，慮周穩重的俠女，自然流露出大家閨秀的名媛風範。

後來她原諒了二十年前父親鑄成的過錯，與親生父親池梁相認了，終於重獲天倫。這又可看出她眼光向前看，既往不咎，不念舊惡的寬厚性格。當池梁要求韓芷嫁與葛南威，以實現當年他與葛南威之父葛名揚之約定時：

韓芷忍不住說道：「爹爹，你要是這樣做的話，那就是錯上加錯了，第一，你是對他『示恩』。他為了報答你的恩惠，做你的女婿是勉強的。你願意女兒嫁給一個勉強才肯要的人嗎，何況——」

「何況什麼？」

韓芷到了此時，也顧不得害羞了，說道：「何況，你還沒有問我的意思呢！」

池梁澀聲說道：「你不說我也看得出來，你是喜歡那位段公子吧？」韓芷說道：「不錯，他也同樣的喜歡我。」池梁問道：「你們是否已經私訂終身？」

韓芷面上一紅，說道：「他慘遭家變，這次入京報仇，死生難卜——」弦外之音，在這樣情形底下，段劍平怎會與她談起婚事？

池梁鬆了口氣，說道：「如此說來，你們是尚無婚姻之約了？」

韓芷緩緩說道：「昨晚我跟他一起去闖龍府之時，我們曾許下誓願！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祇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韓芷說得很含蓄，卻也是相當的堅定，她與段劍平雖然不是「私

訂終身」，卻已是「海誓山盟」了！「海誓山盟」可要比「私訂終身」還更情深義重啊！

池梁默然不語，過了一會，方始說道：「段劍平不是不好，但他是富貴人家，祖先曾經做過一國之君的『小王爺』身份，恐怕不免有公子哥兒的脾氣。」

韓芷道：「他如今早已是家破人亡，和咱們一樣都是流浪江湖的人物了。莫說他本來就和一般的公子哥兒不同，即使以往有點少爺脾氣如今經過了這番磨練，也不會有的了。何況我喜歡他也祇是喜歡他這個人，決不是因為喜歡他的家世！」（梁羽生，《廣陵劍》，第4冊：《大內劍氣》（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959-960）

所幸韓芷以堅定的口吻承認他與段劍平真心之情愛，不是父母之命可以撼移的，並提醒池梁勿再讓悲劇重演，才避免了重蹈當年悲劇之覆轍。由此可見韓芷對情愛的堅貞與執著，有顯示出她是一個有涵養、有原則的江湖兒女，實在是一個勇敢大方的女中豪傑。

（三）刁鑽可愛的痴女

為相知而歡欣，為思念而神傷，為分離而惆悵，自古以來，令愛情火焰熾烈燃燒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因為一個「癡」字，因為癡，所以才令得「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因為癡，所以才會說：「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因為癡，所以即使衣帶漸寬，也始終不後悔，縱使為伊消得人憔悴，也無怨無悔；一個「癡」字，讓愛情綻放出美麗奪目的花朵；一個「癡」字，讓愛情傳唱出淒美哀婉的篇章；「癡」，是愛情醇酒的蒸餾淬取液，純淨無邪，是愛情最美的一部份。梁羽生善於寫名士美人的愛情，所以小說裏的感情描寫，

都寫得極為溫柔敦厚，美雅宜人，都謹守傳統儒家「發乎情，止乎禮」的道德文化規範，富有古典意味的情調。在系列小說裏，對於愛情勇敢熱烈追求的，都是大方可愛的癡情女孩，只可惜他們大都是一廂情願的付出，所以她們情感的路途總是坎坷不平的，她們在愛情路上顛簸躓匍，跌跌撞撞，走得十分辛苦，但是那份專情執著，癡情與用心，實在是純淨得令人動容。在系列作品中，這樣的可人兒有《萍蹤俠影錄》中的脫不花，以及《廣陵劍》中的杜素素。以下分別介紹之：

脫不花是瓦剌野心霸主也先的女兒，自小與張丹楓一起遊玩，成年之後，一腔少女情懷便繫在張丹楓身上，但可惜的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在瓦剌的時候，張丹楓還未能察覺她的真情；出中原之後，又有了雲蕾，更兼又忌憚著也先的居心不良，有一段時間，張丹楓對她頗為反感。但是她一直對張丹楓懷有好感。她自作多情癡迷於張丹楓，張丹楓卻對她完全沒意思，她卻一直認為，自己是要嫁給張丹楓的，也從來沒想過張丹楓會不喜歡自己。土木堡之役，張丹楓隻身進入也先中軍營帳，遭也先重重包圍，就是脫不花將張丹楓易弁為釵才得以脫險的。

脫不花她的一顆少女心，就像玉碗裡盛著新落的雪片，裡外都晶瑩剔透。也先為人雖狡詐凶狠，野心頗大，可對這唯一的女兒，確實也視為掌上明珠，要什麼給什麼。他也承認張丹楓文武全才，希望他能成為女婿，為他所用，只是直到最後，他才驚覺張丹楓是寧死不屈的真漢子，才打消了這個念頭，準備把張丹楓父子趕盡殺絕。也先和窩扎合的密謀，聽得脫不花毛骨悚然，心中焦急之極。她急中生計，於月黑風高之夜，女扮男裝，闖到了明朝使臣雲重下榻之處，希望借雲重之手，挽救張丹楓一家的性命：

只見脫不花神色倉皇，衝口說道：「雲大人，你和張丹

楓是不是好友？」雲重道：「怎麼？」脫不花道：「如今已敲了四更，只要天色一亮，張丹楓全家老幼，都要化為飛灰！他的性命如今懸在你的手中，你救他還是不救？」雲重驚駭之極，急忙問道：「這是怎麼回事？」脫不花道：「我父親恨他助你，更怕他回到中華，將來永為瓦剌之患，所以已派兵圍了他的府邸，只待天色一亮，就要用炮來轟！」雲重道：「我如何可以救他呢？」脫不花道：「立刻到張家去！」（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3冊：《明月邊城》（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49）

脫不花為了救張丹楓，不惜背叛了父親，這樣的決心，卻也是令人感動的，但是脫不花太單純了，她根本不是她父親的對手，雲重被還羈留在瓦剌的前國王之金牌召走，讓脫不花的希望落了空，看著已近五更了，圍在張府門外的大炮已對準了目標，只等時辰一到，便即放炮，於是，脫不花什麼都顧不得了，一人一騎就衝到了張府。單純的她，以為蒙古兵都會聽她的，誰知，那些官兵們猶敬她三尺，反而是她的父親不放過她，為了把自己的心腹大患除掉，當父親的竟把自己的女兒也出賣了：

窩扎合滿面殺氣，大聲說道：「太師親口吩咐，不論是誰，若敢阻攔，都可以把他殺掉！這是手令！」手令上寫得分明，即使把他的女兒殺了，也是有功無罪。（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3冊：《明月邊城》（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60）

脫不花本就已傷心至極，聽到這樣的命令，她更是心碎，她不單是為了張丹楓，而是第一次知道父親是怎樣對她。她是也先的獨生女兒，也先平素對她千依百順，幾乎是她要天上的月亮他也答應為她拿下，哪知到了這個關頭，她父親竟然吩咐家將，還當眾宣佈，說是可以將她殺掉。她萬萬料不到父親這樣狠心，原來父親的愛也竟然是假的！天地間有什麼事情比這個更令兒女傷心？尤其是像脫不花這樣

嬌縱慣了的女兒。傷心欲絕又掛念愛人性命安危的脫不花，在彈盡援絕的境況下，抱著玉石俱焚的決心，終於決定與父親決裂，與心愛的人訣別，做出了她這一生中最轟轟烈烈的壯舉：

脫不花傷心到了極點，反而哭不出來，舉袖抹了淚痕，身子仍然堵著炮口，神色十分可怕，額吉多道：「麻翼贊，你把她拉開。」麻翼贊因被張丹楓在身上刺了一個「賊」字，恨不得把張家全都毀滅，這時得太師的手諭，大了膽子，走過去便拉脫不花的衣袖。

脫不花舉袖一拂，「呸」的一聲，唾涎吐到麻翼贊身上。麻翼贊怔了一怔，反手擒拿，把脫不花雙手扭在背後，麻翼贊武功比她高強數倍，這一把擒拿手又用得十分刁毒，脫不花動彈不得，突然和身一撲，撲到麻翼贊身上，張開櫻桃小口，狠狠地向麻翼贊肩頭一咬，麻翼贊料不到她有此一著，蒙古地方雖然不比中國，男女之間，並無「授受不親」的禮教存在，但麻翼贊與脫不花究竟是奴才之對主子，驟然被脫不花撲在身上，嚇得手足無措，這一口咬下，入肉三分，麻翼贊又驚又痛，擒拿手自然解了，窩扎合大叫道：「不必顧忌，將她擊暈！」麻翼贊縱身一掌，忽聽得「嗤嗤」兩聲，原來是脫不花藏在身內的兩支袖箭，適才雙手被扭，放不出來。這袖箭乃是她平日打獵所用的毒箭，相距既近，麻翼贊猝不及防，兩邊心房，竟被毒箭射入，但脫不花也被他的掌力震得倒在地上。

窩扎合大驚，急忙搶上，只見脫不花一躍而起，尖聲叫道：「張哥哥，不是我不救你，我已盡力了！」倒轉刀柄，一刀插入胸膛，回身倒下，雙手猶自緊緊抱著炮身。（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3冊：《明月邊城》（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60-661）

這就是脫不花人生中的最後一幕，這一幕不僅讓張丹楓看呆了，就連讀者也看呆了。脫不花竟然為張丹楓而死！脫不花因父親的關係，是被張丹楓所厭惡著的，剎那間，張丹楓只覺一陣心酸，平素厭惡她的心情全都消了，在她歸於塵土之後，張丹楓哭叫出聲，叫道：「脫不花妹妹，我領你的情了！」可是脫不花已死，張丹楓第一次叫

他作「妹妹」充滿感情的聲音，她已經聽不見了。只見炮口已被染得通紅，鮮血還在汨汨地流入。

思想起她最後捨命救回張丹楓的一幕，真不禁令人為之心痛：脫不花忽然一躍而起，尖聲叫道：「張哥哥，不是我不救你，我已盡了力了！」右手把尖刀插入了自己的胸膛，回身倒下，雙手猶自緊抱著炮身。張丹楓他們之所以沒有被大炮打死，正是因為這位痴心而烈性的異族女子的熱血打濕了要命的火藥。脫不花在天有靈，也可安息了！這個敢愛敢恨，痴迷於自己的愛，雖然沒有得到回報，卻依然不悔。為了自己的愛人，連生命都毫不猶豫奉獻的情操，實在令人肅然起敬！愛人而不為其所愛，脫不花的故事，卻也令人不忍卒讀。

脫不花拚把嬌軀填炮口，香魂猶自護檀郎。對於她來說，她已經沒有遺憾了，這就是她的一生一世了。有多少人真正能知道自己這一生一世裡，想要獲得的是什麼？珍惜的是什麼？又有多少人在這有限的一生一世裡，能遵從自己內心的聲音，並且堅定不移地向它們走去呢？脫不花做到了，她明白清楚的知道，她是為了愛情。她心甘情願地為愛情奉獻與犧牲，為自己的所愛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她並不要求回報，更不奢望情感的對等。這實在是既崇高又偉大的情操。

脫不花性情活潑不拘，有著爽朗的笑聲，和一片天真的痴心，她雖生長在帝王之家，卻是嬌憨潔淨得可愛，她的世界彷彿總是陽光燦爛。直到她知道父親為了權力，竟然可以犧牲她的一切，她被這虛偽無情背叛的親情重傷了，她的傷口必定是流著血；她被親情出賣的傷心，必定痛入骨髓。但這卻並未改變她對感情的忠誠和決心。這個可憐可敬的女孩子，這個熱情熱血的生命，至始至終都不曾知道，她所深愛著的人，卻深深的愛著另一個姑娘。也許這樣更好，對於脫不花，也許付出本身已是最大的幸福。脫不花癡情殉情的故事，是萍蹤俠影系列小說中，最盪氣迴腸感人又最令人深思低迴的篇章。

杜素素是《廣陵劍》八仙中排行最末的小妹，也是八仙中唯一的女性，她與排行第七的葛南威，都是青年才俊，郎才女貌，又近水樓台，早就心心相印了。當她與葛南威和陳石星及雲瑚前往縱遊桂林陽朔之間時，雲瑚提議專程前往雁山尋找紅豆樹，陳石星是老桂林，便樂意充作兩對璧人的嚮導，尋到紅豆樹時，杜素素見到紅豆樹的花雪白如銀，紅豆子的光澤赭紅有如寶石，花和實都是賞玩的佳品，於是一時興起，用梅花針打下兩顆紅豆，並大方的向葛南威表露真情：

葛大哥，我和你每人拾起一顆，但願彼此相思毋忘，(梁羽生，《廣陵劍》，第3冊：《琴劍天涯》(臺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589)

在謹守禮教的江湖裡，這樣露骨的表白，是需要相當勇氣的，若非情意堅定，是無法開的了口的，他們雖朝夕相處，卻也未嘗彼此互訴衷情，透過這一顆紅豆，杜素素勇敢的說出了真心話。也可見杜素素對葛南威用情之深了。

在八仙中，他們倆是最年輕的，也是形影不離的一對，然而因為葛南威的師叔池梁和她的女兒韓芷的出現，使這一對人人稱羨的江湖鴛侶，卻暫時勞燕分飛了，因為池梁要求韓芷嫁與葛南威，以實現當年與葛南威之父葛名揚之約定，所幸韓芷以堅定的口吻承認他與段劍平真心之情愛，不是父母之命可以撼移的，並提醒池梁勿再讓悲劇重演，才避免了重蹈當年悲劇之覆轍。但是杜素素因為未全部聽完他們父女的對話，誤會池梁欲拆散她與葛南威，自忖她形勢比人強，便留書給葛南威，懷著一顆受創的心黯然離開，失去了音訊。直到他遇到金刀鐵掌單拔群，得知葛南威為尋找她，已經落入奸人陷阱時，她才驚覺葛南威相愛之誠，自己實在太傻了，她怪自己對葛南威欠缺信心，於是她又迫不及待的要救回葛南威。杜素素過於癡情，誤會韓芷

與葛南威，造成了一段不需要的離別，雖然這是因為一場下決定過早的誤會，但也因為這一段分離時的牽腸掛肚，兩人就更加確認這一段感情的真實與珍貴。

癡女型女俠重愛情遠重於自己的生命和世間的一切，對她們來說，與其得不到心上人的愛，不如讓她們死去。如：《還劍奇情錄》中的雲素素也可以算是癡情的女俠，她愛上了同父異母的哥哥陳玄機，當她得知真情後，深感愛情無望，痛不欲生，竟墜崖身亡。《萍蹤俠影錄》中脫不花愛上了少年玩伴張丹楓，她惟恐失去張丹楓的愛情，她願意與張丹楓同生共死，願意用生命來保衛這愛情，而絕不能失去這愛情，絕不能容忍別人傷害她心愛的張丹楓。她的愛情猶如一團熊熊點燃的烈火，她為此而衝動、迷狂。愛情之火一旦熄滅，她的生命也將不復存在。杜素素心中只有葛南威，當聽到池梁想要將女兒韓芷嫁與葛南威時，一時無法接受。遂爾黯然離群，選擇成全。

在《還劍奇情錄》裏，陳玄機曾向上官天野說過這樣的一段話，陳玄機說：

情是何物？那就是把它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重要，更不要說計較什麼成敗榮辱了；那是以心換心，在形骸上是兩個人，其實是一個人；任教地裂山崩，風雲變色，這摯愛真情總不能為外物所移。」（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41）

系列中用情至深的癡情女性們，就是如此為愛情而生，視愛情高於一切，陳玄機的這段話，可以說是癡女型女俠的性格寫照。

（四） 遇人不淑的怨女

自古紅顏多薄命，好夢由來最易醒，美人遇人不淑的故事，總不斷在歷史上上演著。小說反映的是生活的寫照，武俠小說自然也不例外。萍蹤俠影系列中的許多情侶，他們的婚姻多半是自主自由的，也就是如現代的自由戀愛般，因為江湖兒女沒有那麼多的忌諱與羈絆的，他們戀愛時期多半因交往單純，外在誘因較少，所以很少波折就順理成章地與心愛的人結為夫妻了，哪知王子與公主從此過的竟不是幸福美滿的日子，人仍是同一個人，生活卻走了樣。《還劍奇情錄》中的牟寶珠，與《廣陵劍》中再婚的雲夫人，就是過著這樣的生活，婚姻生活，使他們從戀愛的絢爛，直墜痛苦了深淵，他們的婚姻生活，充斥著無盡哀怨，從未夾雜一絲歡趣。

牟寶珠是武當掌門牟獨逸的掌上明珠，正待字閨中時，雲舞陽與石天鐸都是他父親牟獨逸的晚輩，時常來往。因雲舞陽已婚，而石天鐸尚未娶妻，所以與石天鐸交往相處了一段時間；後來雲舞陽因為妻子戰死長江，就更常到牟家走動，因他瀟灑不群，相貌出眾，溫文儒雅。文武兼備，又是有過妻子的人，更懂得對女人溫柔體貼，漸漸獲得牟寶珠的歡心，最後下嫁了雲舞陽。如願嫁給雲舞陽的牟寶珠，以為終於可以和心中的白馬王子白頭偕老，從此過著快樂幸福的日子了，善良單純的她，怎料得到，雲舞陽與她結婚竟是另有所圖的，婚姻只是他遂行計畫的工具而已，這一失足，將她推入了二十年暗無天日，無盡的痛苦與悔恨的深淵之中。當陳玄機首次看到她時，是因為聽到遠遠飄來，幽怨淒涼，有如深宵鬼哭，令人不寒而慄的輕輕嘆息聲，陳玄機看到的她是這般模樣：

只見那棵老梅樹下，立著一個長髮披肩、面容蒼白的中年婦人，側著半身，凝眸對月，那神氣似是一個失寵的少婦，更似一個含恨的幽靈。（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54）

牟寶珠成為天下第一劍客雲舞陽的妻子，然而婚姻生活竟沒有為她帶來一絲歡樂，相反的竟將她折磨煎熬成失寵的少婦，含恨的幽靈。可以想像她這二十年來，心中是何等的寂寞與無奈了。當她與舊時情人石天鐸二十年後初次見面時，她心中是相當激動的，正巧雲舞陽不在，石天鐸為了避嫌，就想擇日再訪：

雲夫人忽地嘆了口氣，道：「既然來了，何必就走？咱們也都老啦，難道還用避嫌。你這一走，只怕這一生再沒有單獨見面的機會啦！」（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57-58）

牟寶珠雖鼓起勇氣說出了留人要求，卻是聲音微細，低了頭不敢和石天鐸的眼光相觸，好像不是對他說話，而是自言自語一般。這二十年來，每當午夜夢迴時，她應是期盼著能與石天鐸再見上一面，再好好的敘敘別後相思吧！石天鐸羨慕她丈夫英雄，女兒乖巧時，她終於禁不住留下了悔恨之淚：

石天鐸吃了一驚，道：「舞陽兄難道對你不好？」雲夫人抽咽說道：「好，太好了，天天迫我吃葯。」石天鐸奇道：「迫你吃葯？你什？病？」雲夫人道：「我嫁他之後，頭幾年還好，這十幾年來，心痛時發時止，沒有一個人可與談說，外間春去春來，花開花落，我都無心顧問。今年還是我第一次出這庭院來呢！」

石天鐸呆了半晌道：「卻是為何？」雲夫人道：「呀，我後來才知道舞陽並不是真的為了歡喜我才娶我的。」石天鐸道：「是不是你大多疑了？」雲夫人道：「他，他，他這十多年來一直思念他的前妻。他前妻的小名中有一個梅字，這滿

院梅花，就是他為了憶念前妻而栽植的。」(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59)

石天鐸不敢相信如此的事實，還為雲舞陽開脫，說雲舞陽思念前妻，正足見他用情專一，生死不渝；是還將舊時意，更憐取眼前人。有意慰解牟寶珠，想不到雲夫人的淚珠越滴越多，反而告訴石天鐸：

「你知道他為什麼？娶我？」石天鐸道：「你的武功人品，才貌風華，自是巾幗中的無雙國士。舞陽兄在他前妻還在的時候，談起你時，也是佩服得很的！」雲夫人冷笑道：「他那裏是為了對我欣悅，是為了我父親那本劍譜娶我的。」石天鐸「啊」了一聲，不敢答話，祇聽得雲夫人斷斷續續的說道：「我爹爹尋回了武當派久已失傳的達摩古譜，還未練成，就被他偷走了。我不惱他思念前妻，也要惱他使我父女分離，永遠不能見他！哼，他這人自私得很，為了自己成為天下第一劍客，令我受了多少折磨！」(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59-60)

雲夫人對石天鐸訴說雲舞陽處心積慮與她結婚，並不是真心愛著她的，目的只是為了想要得到牟獨逸的達摩劍譜。其實達摩劍譜是雲夫人因新婚不久正深愛著丈夫，幫雲舞陽偷了劍譜後，二人一起逃至賀蘭山的。雲舞陽得到劍譜之後，便原形畢露，對前妻思念日益加深，對她便冷淡起來，折磨了她十八年。牟寶珠面對深情款款的舊時情人，心中悔恨如潮水，散退還又聚湧上來。人生無法假設，也無法重來，牟寶珠傾盡二十年的幽怨，也喚不回逝去的青春與歡樂，當石天鐸無奈的將隨身收藏二十年的繡荷包，還給牟寶珠時，她再一次又潸然落淚：

雲夫人接過荷包，怔了一怔，淚珠兒又禁不祝俊飽籟而落，想道：「若得舞陽似你一樣體貼寬容，我又何至於寂寞自苦。」(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2)

牟寶珠接過繡荷包，心中沈痛不已，她已明白石天鐸的用意，知道自己再也無法與石天鐸重聚了，她心裡懊悔哀怨不已，這個偉岸磊落，情深意蜜，用情至深的男子，當初自己為何不選擇他呢？

雲舞陽回來了，由於疑心與爭勝心作祟，雲舞陽挑釁石天鐸，早受毒傷的石天鐸被迫與雲舞陽比劃，不幸為多年好友雲舞陽所殺。牟寶珠終於看清雲舞陽的虛偽與陰狠，於是她要離開傷心地，到山西為石天鐸照顧他的寡婦與孤兒。這真是人間悲劇，牟寶珠盼了二十年的心上人，無怨無仇的，一夜之間竟卻死於自己丈夫手裡，她如何能受得住這樣的打擊？

後來因為錦衣衛指揮使羅金峰重上雲家莊，掛念愛女的牟寶珠又折返回來，正好趕回與雲舞陽聯手，夫妻二人終於同心合力擊斃羅金峰；繼而又合力聯手消滅了羅之副手太玄道人、陽超谷、桑令狐三大高手，但雲夫人卻不幸為太玄所重傷；雲舞陽因受畢凌風所傷，夫妻二人皆僅餘三天性命，二人決定玉成素素與玄機之姻緣。雲夫人這才真的放心，帶著長江秋月圖到山西石家，完成她答應石天鐸的事情。

牟寶珠的婚姻是自己選擇的，但是婚後她卻發現與婚前的預期相差太遠了，是什麼因素造成如此的結果呢？居心不良的雲舞陽固然死有餘辜，但純真善良的牟寶珠，自己又何曾檢視過這段情感的真實性？更何況愛情與婚姻是不一樣的，過於沈湎於愛情的浪漫與幻想中的戀人，一旦成為夫妻，進入了相對平淡而現實的婚姻世界裡，通常都會有不平或不滿的心理。或許，不滿於婚姻的最根本原因，或許就是因為婚姻不再如愛情那麼浪漫。鑄成牟寶珠二十年的遺憾，除了雲舞陽的蓄意欺騙，與牟寶珠自己的天真之外，大概就是這個原因了。

《廣陵劍》裡也有一個雲夫人，她是大力金剛手雲重的孩子雲浩的妻子，也是雲瑚的母親。小說裏沒有說她的姓氏，一直以「雲夫人」

稱之。「雲夫人」是在十六歲時與雲浩訂婚的，當時兵部尚書龍耀奎的兒子龍文光也在追求他。十八歲時與雲浩結婚，第二年就生下了雲瑚。婚後因雲浩仍與朝廷叛逆金刀寨主周山民等江湖中人有來往，夫妻倆聚少離多，她的父母擔心她受牽連，便在一次歸寧後，要她在娘家住下了，並製造她與尚未結婚的龍文光相處的機會。雲浩在岳父母之脅迫與欺騙下寫下了休書，帶走了雲瑚，不久雲夫人也改嫁龍文光了。當雲夫人知道真相以後，追悔不已，遂染上心氣痛症，遂至龍文光老家貴州花溪養病。龍文光並將侄兒龍成彬交由雲夫人傳授武藝。雲浩費盡心機重遇雲夫人，二人約定於桂林破鏡重圓，不料事為陰險狡詐的龍成斌偷聽得知，他不動聲色的通知龍文光，佈下死亡陷阱，於是造成雲浩命喪桂林，釀成了一場無法挽回的大悲劇。

雲夫人當時輕別意中人，而今山長水遠知何處？她心中只有追悔與愧疚，但是一切都來不及了，雲浩已經一漠不視了，她想要與雲浩破鏡重圓的夢是永遠也不可能實現了。

《還劍奇情錄》裏陳玄機的母亲陳雪梅，也是一位遇人不淑的可憐女性，她是大俠陳定方的女兒，與牟寶珠二人都是如花似玉，文武雙全的女英雄，是江湖年少英雄追求的對象，後來她嫁給雲舞陽，是雲舞陽的原配夫人，美人配英雄是人人稱羨的，陳雪梅也沈浸在這幸福滿足的歡樂裡，然而，知人知面不知心，她終究無法看透雲舞陽的居心，所以她也成為愛情的犧牲者。二十年後，陳雪梅重遇雲舞陽時，禁不住內心的激動，她責備了雲舞陽當年的狠心，她用冰冷、鄙棄，又似帶有一點憐憫的眼光注視著她曾深深愛過的，她生命中的唯一的男人：

「你怕我說？我偏要說！你當年把我推下長江，你知道我心中想的是什麼？那一年主公和朱元璋在長江決戰，你和

我搶了一隻小舟，在波濤洶湧、亂箭如蝗之下衝了出來，我中了敵人的毒箭，已是奄奄一息，那時我想：雖然你常說要與我同生共死，我卻怎忍連累於你？眼見你也受了傷，咱們的小船就快要給敵人的大船追上了，那時我心中充滿對你的蜜意柔情，我敢對老天發誓，那時我之愛你，確確實實比愛我自己的生命還要多過百倍千倍！」

「那時我掙扎著走出船頭，正想躍下長江，免得拖累你被敵兵俘虜，你，你就在這個時候來了，你在我的背後，我聽得出你沉重的呼吸，我還以為你猜到了我的心思，要來攔阻我了，哪知道你竟然在我背後使勁一推，將我推下長江！哈哈，雲舞陽，你若是遲一些動手，我先已跳下長江，而且是滿懷著對你的愛意甘願去死，如今呢，我沒有死，你在我的心中卻早已死了！」（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30）

陳雪梅在最危急的時候，猶自掛念心愛的丈夫雲舞陽，甚至準備犧牲自己來保全雲舞陽，只是她如何也料想不到，她自以為多情體貼的丈夫，此時卻正算計著謀害她，竟狠心的將已被毒箭重傷，奄奄一息的她推落長江，這樣心狠手辣，殺人不眨眼的魔頭，竟是平日對自己百般呵護的枕邊人，陳雪梅當然不敢置信，但是事實就發生在自己身上，她不甘心，她想要再見到這個狼心狗肺，行事令人髮指，駭人聽聞的偽君子的下場，所以她升起了莫大的求生意志，終於活了下來，二十年後，她似長江巨浪，向賀蘭山湧來，浪頭一來，便將雲舞陽驚得手足無措：

祇聽得雲舞陽顫聲說道：「你不罵我，我也要罵我自己。雪梅，你可知道我那時候又是想些什麼？在那樣的危難之中，你是衷心為我打算，我呢，我卻祇是為自己打算！你那時受了重傷，我自忖沒有能力可以護你脫險，我為自己製造理由，與其讓你為敵所俘，與其讓你多受痛苦，不如讓長江的波浪將你的痛苦淹埋。」

「這個理由其實祇是自己安慰自己。那是假的，我另有見不得人，說不出口的理由，我是貪生怕死，在危難的時候，不願庇護妻子，祇想自己逃生。我還想趁你死後，我有機會

可以成為天下第一劍客！呀，有些人還以為我是英雄，他們哪裏知道，我心地的齷齪竟到了如此可怕的田地！我把你推下長江，我偷了你的家傳寶劍，我在敵船的追捕之下衝了出來，衣服未乾，我就跑去找牟獨逸，這一切都是為了自己打算，為了想成為天下第一劍客，雪梅呀，你罵我，你罵我啊！」
(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30-231)

聽完雲舞陽真誠的自白，陳雪梅的眼淚一顆一顆滴了出來，她想不到，她那善良的心竟被一個專為自己打算的人所利用與毀傷了，她如何也想不出這個她曾自以為傲，玉樹臨風，文武兼備的英挺男子，內心竟是如此的齷齪污穢，行徑是如此的下流不堪。她徹底被擊潰了，她雖擁有一流功夫，但卻因識人不清，遇人不淑，在愛情的功課上，她繳了白卷。

陳雪梅、牟寶珠，都曾是意氣風發豪爽純真的江湖兒女，他們自由選擇自己的婚姻，卻都不幸自婚姻的戰場中落敗下來，成為棄婦、怨婦；雲夫人被動的由父母擺佈，與前夫雲浩離異，再嫁入豪門，才知道一入侯門深似海，婚姻原來是與愛情不同的，但是一切都已經來不及了，大錯已經鑄成，無助的她們，只能獨飲婚姻失敗的苦酒，她們原都是美麗動人的少女，一經情變，便都成為半老徐娘，雖是風韻猶存，心中那份美麗愛情的版圖，卻怎早已支離破碎了。若思想起唐琬的 釵頭鳳 ，吟唱到「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聲寒。夜闌珊。怕人尋問，咽淚妝歡。瞞！瞞！瞞！54」牟寶珠一定是傷心第一人了。「淚滴袖，人消瘦，浮雲不歸風折柳，心依舊，事非昨，滿山紅葉獨行落寞，錯！錯！錯！」，想起與雲浩當年花前月下情景，雲夫人也一定心有戚戚焉；「春難守，風雨和，楊花吹雪歡

⁵⁴ 唐琬 釵頭鳳：「世情薄，人情惡，雨送黃昏花易弱；曉風乾，淚痕殘，欲箋心事，獨語斜欄。難難難！人成各，今昨非，病魂長似千秋索。角聲寒，夜闌珊，怕人尋問，咽淚裝歡。瞞瞞瞞！」

情薄，星辰落，夜蕭瑟，啼鳥聲切此情何托，謬！謬！謬！」陳雪梅低吟至此，也將大嘆荒謬！荒謬！

綜而言之，梁羽生筆下的名門閨秀，無論是溫柔善良的淑女，或是豪氣干雲的俠女，還是刁鑽可愛的癡女，甚至是遇人不淑的怨女，個個都是美女，她們都有著令人為之驚豔的姿色與氣質，也幾乎都是知書達禮，識大體，重情義的正面形象，有的善良勇敢，有的溫柔婉約，也的活潑可愛，也的聰慧靈黠，都有吸引讀者的特殊魔力，最重要的是她們對愛情的體現與堅持，是一種典雅的款款深情，又帶著古典的含蓄美，令每一位閱讀中的男子不得為之動心，為之嚮往。

二、綠林女郎

梁羽生比較善於描寫溫柔婉約，或豪氣干雲的女俠形象，所以他的小說中出身黑道綠林的女性相對的就比較少，萍蹤俠影系列中形象較鮮明的女性，幾乎都是名門閨秀，也比較多「圓形人物」；但是考探系列小說的結果，竟卻發現出自江湖風塵或綠林黑道的女性，形象較為清晰鮮明的寥寥無幾，與名門閨秀相比，實在是少得可憐，僅有《散花女俠》中哀牢山的鳩盤婆公孫無垢，還有《聯劍風雲錄》裏的七陰教主陰蘊蘭和他的女兒陰秀蘭，以及《廣陵劍》裡天龍劍柳樹莊的妻子孟蘭君，和出自巫山幫的巫三娘子和他的女兒巫秀花等人而已，而且她們也幾乎都是「扁平人物」形象居多，所以以下將她們再分成陰狠惡毒的魔女、可憐無助的孤女、是非不明的母親、命運乖舛的棄女四項分別敘述：

（一）陰狠惡毒的魔女

俗語說：「最毒婦人心」，在萍蹤俠影系列中，出身邪魔外道的男性，通常都是心狠手辣，殘忍兇暴的大惡魔，但是梁羽生不讓男性專「惡」於前，也創造了像男性大惡魔一樣的女性角色，她們狠毒的手段絕不亞於男性邪派人物，甚至還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一類的魔女，不但武功高強，而且行事背離人間正道，乖違世上公理，實在是邪惡至極，在系列小說中，這樣的人物，可以《散花女俠》中哀牢山的鳩盤婆公孫無垢，和《廣陵劍》裡巫山幫的巫三娘子為代表。

「鳩盤婆」本名公孫無垢，是哀牢山著名的魔頭，在邪派中的輩份極高，因為練有兇狠霸道的高強武藝，並以手中的鳩頭拐杖作為獨門武器，所以獲得「鳩盤婆」的名號。她分別出現在《散花女俠》與《廣陵劍》的部分章回裡，雖然所佔篇幅不多，但是她那副凶頑蠻橫的嘴臉，卻令人印象深刻。先來看看她首次出場的情形：那時正逢張丹楓的師祖玄機逸士八十大壽的前夕，由赤霞道人領銜率領一眾邪道高手，前往大理點蒼山藉機尋釁，鳩盤婆公孫無垢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在這一行人中，她的武功僅次於赤霞道人，是個不可忽視的可怕人物，她在好色的好友六陽真君被烏蒙夫以一指禪重傷以後，指明要與黑白摩訶較量：

鳩盤婆冷笑一聲，曳著鳩頭拐杖，緩緩走出，哼了一聲，說道：「久聞黑白摩訶這兩根寶杖乃是稀世奇珍。價值連城，俺老婆子倒要和你們賭上兩注。」黑白摩訶道：「賭什??」鳩盤婆道：「一賭性命，二賭彩頭，彩頭就是手中的兵器，我看上了你們這兩根寶杖呢！」

黑白摩訶冷笑道：「有本事的儘管拿去，我可不希罕這根拐杖。」鳩盤婆緩緩說道：「我這根拐杖雖然不起眼，卻也是件好寶貝哩。這個賭賽，一絕不是占你的便宜，不信你吃一拐就知道了！」黑白摩訶雙杖一圈，鳩盤婆話未說完，

倏地一拐打出，但祇聽得一陣金鳴玉振之聲，嗡嗡不絕，綠光白光，倏地散開，黑白摩訶和鳩盤婆各自震退三步，三人中白摩訶功力稍差，兩膊都給震得酸麻，這才知道哀牢山鳩盤婆公孫無垢的天生神力確是名不虛傳！（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92）

從對話中可以看出鳩盤婆對自己的武功自信滿滿，更看得出她不可一世跋扈囂張的氣焰，後來他們因為勢均力敵，所以以和局收場，但是後來她休息過後，卻又藉故想倚多為勝，結果先被趕來拜壽的潮音大師打斷了她那用哀牢山龍血樹做成的鳩頭拐，後來又找謝天華與葉盈盈出氣：

鳩盤婆正自滿腔怒氣，厲聲叫道：「今日我與你們這班小輩拼了！」舉起半截拐杖，一招「排雲駛電」，杖頭那尖長的鳩嘴，閃縮不定，分襲謝天華與葉盈盈二人，這一招是鳩盤婆拼了死命的殺手，招數怪異，勢似雷霆，潮音和尚也不覺嚇了一跳。說時遲，那時快，祇聽得謝天華冷笑道：「念你年邁糊塗，放你回去吧。」話語方出，雙劍一合，劍光暴長，唰唰兩聲，鳩盤婆的左右腳踝，一邊中了一劍，那半截鐵拐騰空飛起，拐上的鳩嘴也被削平，鳩盤婆被劍風一蕩，倒縱出數丈之外，落下之時，已在山坡，吭也不敢再吭一聲，一蹶一拐地走了。這還是謝天華手下留情，要不然鳩盤婆折了拐杖，焉能在雙劍合璧之下，逃出性命。（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502）

逞勇好鬥，恃強為惡的鳩盤婆的形象，就這樣生動的顯現在讀者眼前，他被潮音大師打斷了獨門武器鳩頭拐，惱羞成怒想找謝天華與葉盈盈的晦氣，怎奈他有眼不識泰山，竟尋上了張丹楓與雲蕾的師父，他倆功力不知比張丹楓和雲蕾高出幾倍，鳩盤婆這番真是自找死路，兩人雙劍合璧，不到一個照面功夫，便已將鳩盤婆殺成重傷，幸好謝天華與葉盈盈網開一面，放了她一條生路，她才落荒而逃。

然而怙惡不悛的鳩盤婆，並未因此而反省修身，反而變本加厲，時時不忘報仇。她這小人記仇竟直到三四十年後，又結合了六陽真君與厲抗天，三個魔頭聯袂上雲南石林找張丹楓報仇。經過了這長久的復仇準備，他們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張丹楓正閉關練功，黑白摩訶為他護衛，結果三大魔頭殺了黑白摩訶，張丹楓眼見好友為他犧牲性命，大發神威：

忽聽得霹靂似的一聲大喝，「你們這幾個妖人膽敢違背昔日誓言，我張丹楓今日可不能放過你們了！」張丹楓這一聲『獅子吼』，震得厲抗天失魂落魄，獨腳銅人業已高高舉起，卻是不敢向黑摩訶擊下。說時遲，那時快，當真是聲到人到，張丹楓好似從天而降，人在十步之外，劈空掌的掌力已似挑山倒海而來！

祇聽得『轟隆』一聲，六陽真君鞭上掛著的那兩隻骷髏頭給張丹楓的掌力震成粉碎，烈火反燒自身，倒在地上，不過片刻，化為灰燼。

厲抗天恍如泥塑木雕一樣，銅人仍然高舉，身子卻是動也不動。張丹楓皺眉說道：「我念在你是替師報仇，愚忠也還可憫，饒你不死，你還不願意？」厲抗天仍然動也不動，也沒回答。張丹楓發覺有異，邁步上前，把他的獨腳銅人奪下。碰著他的身子，厲抗天這才像根木頭一樣，『卜通』一聲，倒了下地。原來他給張丹楓的『獅子吼功』震破了膽，已然死了。

鳩盤婆倒在血泊之中，呻吟叫道：「張大俠，求求你成全我吧！」黑白摩訶那一招雙杖合壁的『雷電交轟』，威力奇大，鳩盤婆剛才獨力硬接這招，狂噴鮮血，業已氣息奄奄。

張丹楓心中不忍，嘆道：「這真是自作孽，不可活！」隨手彈出一顆石子，打著鳩盤婆的死穴，讓她少受痛苦，便即身亡。（梁羽生，《廣陵劍》，第1冊：《黑白摩訶》（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196-197）

張丹楓舉手投足之間，便輕易地收拾了三大魔頭，但他也已到了燈枯油盡的時候了。系列小說裏，女性魔頭裡，就屬鳩盤婆最是霸道，

她行事乖戾，不可理喻，恃強稱暴，最後死在張丹楓的手裡，也算是她的報應了。

《廣陵劍》裡的巫三娘子，也是一位陰狠的女魔頭，她是巫山幫主的夫人，現任的巫山幫幫主。巫山幫是善於使用毒藥暗器的門派，在江湖上也算是邪派組織，她嫁給巫山雲做繼室，因為排行第三，所以人稱巫三娘子，人非常精明能幹，嫁給巫山雲不到兩年，便已掌握了幫中大權，第三年，她與毒龍幫主鐵廣串通，謀害了巫山雲，便繼任為巫山幫幫主，然後嫁給鐵廣，原來她與鐵廣是師兄妹，早就暗通款曲了，鐵廣死了不到一個月，便又勾搭上了閻王幫的大頭領閻宗保，巫三娘子實在是一個寡廉鮮恥，不守婦道又心狠手辣的毒娘子。

像鳩盤婆與巫三娘子這樣的魔女型人物，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手段狠辣，無所不用其極，令人聞風膽寒，所以稱她們為魔女，是一點也不過份的。因為他們性格怪僻，出賣良心，殘害無辜，她們是江湖公害，為了自己的利益，喪盡天良，無所不用其極，對人間正義和人性良知進行踐踏，實在是罪不可赦。

（二）執著癡情的美女

出身綠林江湖的女子中，也有少數可愛可憐，形象較為特殊的清流，他們都有著不錯的身手與膽識，有的表現江湖兒女豪爽風格氣質，如《還劍奇情錄》裏的蕭韻蘭；有的嬌憨純真，如《萍蹤俠影錄》中的石翠鳳；有的迷途知返，棄暗投明，如《聯劍風雲錄》裏的陰秀蘭；有的出淤泥而不染，絲毫未曾沾染邪道習氣，如《廣陵劍》裏的巫秀花，最值得注意的是，她們都是為情愛走天涯，勇敢追求愛情，為情為愛無怨無悔的付出，是既癡情又執著的綠林女郎，她們為愛不

計代價的表現，真是可嘆又可敬。以下分別討論之：

天上的月亮趕太陽，
地下的姑娘趕情郎；
太陽東昇月晨曦，
月殿嫦娥徒悲傷。
晚霞醉染碧玉天，
落日餘暉映月光，
那太陽雖說是無情意呀！
金烏猶自展翅玉兔旁；
哥哥呀！你為什麼不肯回頭把我望？

這首歌是蕭韻蘭千里追蹤欲往賀蘭山刺殺雲舞陽的陳玄機時所唱的歌兒，從歌詞中就可以隱約感受到「我本有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的遺憾，事實上正是如此，蕭韻蘭是飛龍幫主蕭冠英的獨生女，自小就富有行萬里路，遊歷江湖的大志，也算得上是一個奇女子，她常說：

「男子可以遊學四方，女子為何？就不可以？」（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92）

如此的豪邁壯語，充分的透露出蕭韻蘭不落俗套的氣概。也難怪上官天野會深深迷戀她，心甘情願他赴湯蹈火了，因為她實在是一個與眾不同的江湖女子。她雖是女中豪傑，奈何陳玄機對他毫不動心，偏偏上官天野卻是對蕭韻蘭情有獨鍾，所以才發生了這一場萬里追逐的苦戀。當陳玄機被上官天野重傷，乘隙飛身上馬，急急離開，蕭韻蘭飛馬追趕，竟用馬鞭驅離上官天野，緊緊直追陳玄機：

沈沈夜色，山石嶙峋，蕭韻蘭祇顧催馬急跑，剛轉過山坳，坐騎突然一躍，闖在一塊凸出來的山石上，將蕭韻蘭拋了起來，（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

年)，頁 8)

蕭韻蘭心中掛念受了傷的陳玄機，不顧在沈甸甸的夜色裡，視線不清的危險追了下去，最後終於因為視線迷茫而墜馬，這樣不顧一切的冒險演出，只因為她心中只有陳玄機。她的馬摔死了，但她仍不放棄搜尋陳玄機的下落：

憑借月光，還依稀分別得出前面的馬蹄痕跡，這是陳玄機所流下的征塵馬跡，蕭韻蘭叫道：「玄機！玄機！你在那兒？等等我呀！」她明知陳玄機的馬是一匹寶馬，這時已不知跑至何方，然而她還是循著蹄痕馬跡，作著毫無希望的追蹤尋覓。(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 11)

為了陳玄機，她竟忘了這暗夜深林中隱伏的危險，為了陳玄機，她竟在林子裏，像大海撈針般搜尋陳玄機的行蹤，這樣無視危險，演出博命尋情郎的戲碼，可見蕭韻蘭是個開放而自主性極高的癡情女郎。當她救醒被雲舞陽拋出莊外的陳玄機時：

蕭韻蘭笑盈盈的贊道：「你真了得，著了上官天野那一掌，居然沒有受傷，還能夠和雲舞陽交手，嗯，別動，別動，你雖然沒有摔壞，也受了一點外傷，瘀積還沒有完全化開，待我給你搓搓！」(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 37)

皇天不負苦心人，她終於可以和日思夜想的心上人好好說上一些話，相處一段時間了，但是陳玄機受傷了，她擔心陳玄機的傷勢，她不避嫌的就想為陳玄機去瘀療傷，這在在都顯示出她關心著陳玄機，喜歡著陳玄機，也想討陳玄機的歡心。但是陳玄機拒絕了她的柔情與示愛，更向他說上官天野是個至情至性的男子：

蕭韻蘭掩口笑道：「可惜上官天野沒聽到你這樣誇他，更可惜你不是一個女子！」陳玄機正色道：「是呀，我若是女子，一定會喜歡他！」把眼偷窺蕭韻蘭的神色。但見蕭韻蘭低垂粉頸，薄怒佯嗔，啐了一口道：「你這人真是，別人對你、對你——你卻、你卻——」（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38）

蕭韻蘭只道陳玄機與她是心意相通的，沒想道陳玄機處處向她暗示上官天野對她的苦心追求與無怨無悔的付出，她聽了以後，卻仍不願相信陳玄機的話，反而薄怒佯嗔的向陳玄機撒嬌，沈浸在自我築填的情海中。愛情一如醇酒，蕭韻蘭還未懂得如何去享受，卻已經上癮了，這是盲目的愛情，她癡心的對象是一個她不該愛的人，但是她已經完全癡迷了，注定她將要獨嚐這杯愛情的苦酒了。當她聽到陳玄機親口向上官天野表白對雲素素的深情，並要上官天野去找她表白時：

忽聽得一聲冷笑，有人說道：「不勞相找，我來了！」上官天野道：「韻蘭姐姐！」祇見蕭韻蘭雙目紅腫，臉上淚痕未拭，卻自仰天狂笑，招手說道：「上官天野，你來呀！啊，你為什？不來？你若不來，可就要誤了人家的神仙眷屬！」若在平時，上官天野得她相招，當真是如奉綸音。然而此際，不但陳玄機明白，上官天野也聽得出她乃是心中憤激之極，所以才說出此等言詞，想來她已到了多時，陳玄機的話她都聽進去了。

陳玄機呆若木雞，上官天野心如刀割，叫道：「韻蘭姐姐，你，你——，不知如何勸慰方好，祇聽得蕭韻蘭又是一陣狂笑，比痛哭更叫人難受萬倍，蕭韻蘭在狂笑聲中又招手說道：「來呀，你怎？不來。連你也看不上我了嗎？」驀然間笑聲變了哭聲，蕭韻蘭雙手掩著臉孔，轉身便跑。（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51）

蕭韻蘭這是才豁然驚覺，原來陳玄機從來未曾將自己放在心上，都是自己一廂情願的編織美夢，這彷彿晴天霹靂一般，驚醒了她一向

以為美好的夢，夢醒的失落與悲傷，狠狠地無情地打擊著她：

蕭韻蘭面色一沈，蒼白的面色在月光下更令人感到冷意，上官天野怔了一怔，這時他與蕭韻蘭相距不過數步，他張開了雙手，卻不敢跑上去抱她。祇聽得蕭韻蘭又是一聲冷笑，說道：「好心？那我就真感謝不盡了。好，上官天野，你真的願與我同生共死？？」

上官天野道：「但憑你的吩咐，水裏火裏，百死不辭。」蕭韻蘭冷冷說道：「好了，那你就給我吧陳玄機殺了，然後回來，咱們就在這懸岩上跳下去！」上官天野嚇了一跳，叫道：「韻蘭姐姐，你，你，你瘋啦！」愛與恨原是相隔一紙，蕭韻蘭這種因愛之極而恨之深，憤極之下，寧願同歸於盡的心情，雲素素可以理解，上官天野卻給她嚇著了。

但聽得蕭韻蘭一聲冷笑，說道：「好，那你就回去陪你的好朋友吧，別再糾纏我了！」攏袖一拂，手指忽地從袖管之中伸了出來，向上官天野重重一戳，上官天野驟不及防，給她戳個正著，一跤跌倒。蕭韻蘭縱聲狂笑，旋風般似的逃入了密林之中。（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84-187）

當愛情失落以後，原本的愛竟因而成為恨，愛恨竟只是一線之隔而已，蕭韻蘭經不起失戀的打擊，她心中泣血，怒急攻心，認定陳玄機看不起她，是個無情無義的人，於是他決定對陳玄機展開報復，沒想到這個可怕的念頭，竟禍延三十年，造成陳玄機與上官天野門下弟子，幾乎葬送了他們一生的幸福。蕭韻蘭孤芳自賞，卻又心高氣傲，她以為只要她對陳玄機眨眨眼，陳玄機必得愛她不可，她沒有想到，愛情是需要兩情相悅才得以愉悅順利進展的，陳玄機並未欣賞她這朵「孤芳」，頓而使她將滿腔情愫，化為情怨，讓她誤以為陳玄機是對她的愛情拋棄，嚴重的打擊傷害了她的自尊心與自傲心，雖然她的愛戀是全心全意的投入，並將陳玄機當成生命中唯一的寄託，但是一旦結局證明這個寄託只是自己的一廂情願，並不可靠，蕭韻蘭就崩潰

了。這最根本的原因源自於蕭韻蘭的感情缺乏理性，她事前未明愛的真相，事後又無法理智的分析與開解，一任自己已經變態的感情狂洩，她用她的直覺來對陳玄機挑戰與進行報復，以宣洩心中的怨怒。這一復仇行徑，讓人想起金庸神鵰俠侶裏的赤練仙子李莫愁，一個在愛情遊戲中慘遭失敗或被遺棄的復仇者，她報復的手段是恐怖驚人的。她的瘋狂行徑雖不可取，卻也令人同情。

終究，梁羽生還是善良的，三十年後他先將事情緣由來龍去脈，以全知的手法，告訴讀者，原來：

上官天野愛蕭韻蘭，玄機逸士可沒有愛她，他兩人性情不投也是事實，原因卻不是由於愛情上的糾紛。蕭韻蘭少時武功極高，人又美貌，因此她有一種奇怪的欲望，希望天下英雄都拜倒自己的石榴裙下。她並不歡喜上官天野，但卻因上官天野的追逐而感到滿足。玄機逸士就因為不歡喜她這種品性而疏遠她，她卻偏偏要去招惹玄機逸士。她這種需要「自我滿足」的欲望越來越強烈，竟希望兩名自負是「天下無敵」的人都為她而死，最少也要為她而作生死的決鬥，因此她有意無意地製造糾紛，促成兩人為她而決鬥。上官天野一意愛她，自然中計，玄機逸士本想避開，但被上官天野所迫，他又不願在上官天野面前，說蕭韻蘭的壞話，即揭破她的用心，因此變成了有苦難言，避無可避，這才有峨嵋山巔那三日三夜的比武。比武之後，玄機逸士祇覺天下女人都是禍水，性情大變，對蕭韻蘭更不假辭色，乾脆就拒絕她再上門求見，避之有如蛇蠍。蕭韻蘭為了滿足她那一點虛榮之心反而弄到兩個武林奇士都離她而去，自尊心更是受到極大的打擊，因此也就絕跡江湖。（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3冊：《明月邊城》（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586）

經過三十年的時間的沈澱與人事的體會，他讓蕭韻蘭終於豁然開悟了：

祇聽得那老婆婆忽而嘆口氣說道：「晃眼之間便過了三十年，咱們三個人都老啦。年輕時候的胡鬧，現在想來，實

是甚是好笑。人壽幾何？再胡鬧下去，徒為後世所笑。少年時解不開的結，老年時總可解開。玄機哥哥，上官弟弟，咱們三人從今之後不再分開，共研最上乘的武功，留一點心得給後輩，豈不是甚好？」玄機逸士聽她說得極為誠懇，禁不住心中一動，三十年來討厭她的心情，竟被這一場話完全清解。上官天野更是心情激蕩，聽她「哥哥、弟弟」叫得甚是親暱，仿佛還是當年的小妮子蕭韻蘭，忍不住心中想道：「她說的果然比我要悟得徹底，少年時解不開的結，這個時候根本就不成問題啦。」他明白蕭韻蘭所說的「結」，那自然是指他們三人之間的愛恨糾纏，而今大家都已到了古稀之年，絕不會再談婚論嫁，那？三個人若都成為知己同參武學，不分彼此，這種感情的境界，豈是當年所能企及？（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3冊：《明月邊城》（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01）

蕭韻蘭在紫竹林中三十年的修練，經歷盡各種心情的波動，理出了對玄機逸士的憤恨，及對上官天野失望的原因，終於明白這種糾紛，都是因自己虛榮一念而起。到了三十年的期限將到，悔恨之念更濃，想起不應因為自己致令兩個武林異人終生結怨，終於親自出面化解了這一段三十年無端的情劫與情仇魔難。這場情怨的化解，看似輕易，卻經歷了三十年的思量，梁羽生將蕭韻蘭情癡的形象，刻畫得透徹晶瑩，年少輕狂的熾愛，也隨歲月的軌跡，加入智慧與澈悟，昇華為最純潔的友誼。三人最後在大理點蒼山，陳玄機八十大壽當日，安然坐化：

玄機逸士微微一笑，又道：「我等三人，自慚數十年，苟活人間，於國於民，都未曾做過什？有益之事，所幸者尚留一點微末之技，望你們善自運用我們所創的武功，好好做一番事業。」上官天野也喚烏蒙夫等弟子上前，勉勵了幾句。玄機逸士朗聲吟道：「遊戲人間幾十年，芒鞋破帽自隨緣；」上官天野接道：「心魔去盡無牽挂，」蕭韻蘭接道：「劍譜拳經後世傳！」吟罷詩句，三人寂然不動，原來都是坐化了。（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

雲時代，1996年），頁504）

上官天野臨終前所唱的偈：「心魔去盡無牽挂」應就是蕭韻蘭最心滿意足的願望吧！他們三人，少年浪莽情怨，中年尚不得解，直到花甲之年後，才超脫這段情怨的魔障，最後能安然唱偈，同時羽化，算是功德圓滿，福壽全歸。

石翠鳳是黑石莊主「轟天雷」石英的獨生女兒。雲蕾為了方便行走江湖，遂易釵而弁，路經黑石莊，誤打誤撞成為石翠鳳比武招親擂臺賽的乘龍快婿，石翠鳳醉心迷戀於雲蕾的人品與武功，一心以為真的獲得天賜佳偶，哪知雲蕾卻是騎虎難下，不知如何是好？石翠鳳是個純真可愛的少女，雖是比武招親，卻也心甘情願，以妻子之禮對待雲蕾這個假丈夫，她們這一對假鳳真凰的洞房花燭夜是這樣的令人發噱：

雲蕾閉了眼睛，把頭擱到翠鳳肩上，任由她扶到房中，和衣便睡，起初本是裝醉，漸漸也覺疲倦，不知不覺睡了過去。一覺醒來，只見房中紅燭高燒，房外月移花影，貼上牆來，已是夜深時分了。石翠鳳坐在床沿，衣不解帶，小心服侍，見雲蕾睜開眼睛，微笑道：「相公你酒醒了麼？」倒了一杯濃茶，道：「這是神曲茶，給你解酒消滯。你不必起來，我給你喝。」輕挪玉臂，扶著雲蕾，將茶杯送到了她的口邊。（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98-99）

石翠鳳宛如賢慧妻子般，衣不解帶的服侍著雲蕾，可以想見她是非常滿意這一樁婚姻的。哪知雲蕾正在思考如何來進行她的「移花接木」大計呢！他多次藉機向石翠鳳透露，想要搓和她與周山民的訊息，心直口快的石翠鳳氣急敗壞的說著：

石翠鳳眉毛一揚，道：「你的結義兄弟干我甚事？嗯，我知道了，你今日再三推辭，原來是不想和我成婚。」雲蕾一怔，道：「不是不想，你聽我說，我那結義兄弟——」石翠鳳「哇」的一聲哭了出來，怒聲問道：「你當我是甚麼人啦？你再說甚麼結義兄弟，我就死在你的面前！你不要我，乾脆說出好啦！我知道你們這種官宦人家的子弟，看不起我們這樣的人家。」雲蕾道：「甚，甚麼話？我也不知道你是哪樣人家！」石翠鳳道：「你真個瞧不出來麼？我是大強盜的獨生女！」

雲蕾微微一笑，道：「那也算不了甚麼，我那結義兄弟，他是個更大的強盜！」石翠鳳這一氣非同小可，道：「你盡說你的結義兄弟，這是甚麼意思？」雲蕾見她怒成這個樣子，猛然醒起，在洞房花燭之夜與她說別個男人，確實是不合時宜。心中想道：我就是想替山民叔叔訂親，也不可如此急切。只聽得翠鳳又道：「我自幼隨父親闖蕩，不知多少人家向我家求婚。我曾立誓，不是我自己看上的我絕不嫁他！若然是我看上，他又不要我嗎，那麼我就唯有一死！你今日在擂台之上對我輕薄，而今既已成親，卻又不將我當成妻子，你是否存心欺負我呢？」雲蕾想不到她脾氣如此剛烈，心想她未見過山民，哪知她合不合意，「移花接木」之計，代人訂親之事，更不敢提。翠鳳又逼問道：「你說呀，你是否願意把我當成妻子？」（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99-100）

這真是一段有趣的對話，雲蕾一心想促成石翠鳳接納周山民，怎知石翠鳳對她卻是死心塌地，癡心至極。眼見癡心一片的石翠鳳性情這般剛烈，雲蕾只好暫且按下她的移花接木計畫：

雲蕾道：「誰說我不把你當成妻子呀？你別哭呀，你若要我怎樣做才能稱心如意呢？」石翠鳳心道：那麼你為甚麼不和我親熱？可是這話卻說不出來，閃著淚光的粉面發出羞紅。雲蕾拉她的手，微笑問道：「姐姐，你今年幾歲？」翠鳳道：「十八歲啦。」雲蕾道：「你比我長一歲，我真的要叫你姐姐啦。你的妹妹——」石翠鳳詫道：「你的酒沒醒麼？我不是對你說過，我沒有姊妹麼？」雲蕾一怔，想起自己又忘記了男子身份，不覺失笑，道：「我是糊塗了。姐姐，我

做你的弟弟好嗎？你的弟弟不懂說話，姐姐不要見怪。」輕輕撫弄她的手背。翠鳳破涕為笑，道：「你真像個孩子。好，那你聽姐姐的，把衣服脫了再睡。你瞧你的鞋子也還沒脫哩。這被褥都要換啦！」適才雲蕾和衣睡倒，翠鳳還有著一分新娘子的羞怯，不敢碰她。而今經過了一場談話，漸漸廝熟，見雲蕾兀是不肯起身，嗔道：「難道你還要姐姐替你換衣服嗎？」說完之後，噗嗤一笑，從臉上紅到耳根。（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00-101）

率真可愛的石翠鳳真的把雲蕾當成自己的親密的終身伴侶來看待了，情竇初開的石翠鳳認定了她這個天賜佳偶，弄巧成拙的雲蕾卻似個鋸嘴葫蘆，有口難言，也不知如何是好了？當雲蕾與張丹楓雙劍合璧，氣走黑白摩訶後，雲蕾因傷留在古墓，由張丹楓為她療傷，癡情的石翠鳳尋跡而來：

只見石翠鳳摸摸索索走了進來，邊走邊叫道：「雲相公，雲相公！」雲蕾心中暗笑：「我們還只是半夜『夫妻』，她對我倒思念得緊。」墓中光線暗淡，石翠鳳走近通道，走上大廳「噉」的一聲，燃起火石，見殿上插有十二枝牛油巨燭，正合心意，一一點燃，把大廳照耀得明如白晝。密室內暗嵌的銅鏡照出石翠鳳的面容，令雲蕾吃了一驚：數日不見，她竟然憔悴如斯！

銅鏡內映出石翠鳳往來察看，忽然蹲在地上，「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原來她在地上發現了一灘鮮血，那本是白摩訶中劍所流的血，她卻以為是雲蕾的。黑白摩訶是她父親的老主顧，她自是深知這兩個魔頭的厲害，心中想道：「雲相公被黑白摩訶所傷，只怕不死也成殘廢。」故此哀哀痛哭。（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49-150）

在這裡又可以看到石翠鳳是如何的將雲蕾放在心中最重要的地位，才三日不見，她竟因相思而憔悴，連雲蕾都被感動了；她又誤以

為雲蕾已遭武功高強的黑白摩訶毒手而哀傷落淚，讀到這裡，不禁要為石翠鳳用情之癡喝采與讚佩，她的癡心與純情，在江湖兒女中實在是少見，就連石翠鳳初遇周山民時，也都還堅定的認定雲蕾是她的丈夫，弄得周山民哈哈大笑，不可自己。書中還有相當多其他的小例子，經由這些有趣又令人莞爾的例子，可以清楚的看出石翠鳳對雲蕾那份透徹純淨的感情，在在都證明了石翠鳳實在是一個天真無邪，善良可愛的癡心女孩。

《聯劍風雲錄》裏的陰秀蘭，則是另一種癡心的典型，她付出的癡心並未為她獲取相當的回收，她對愛情的追求與遭遇，與澹臺鏡明十分相似，差別只在兩人的出身不同而已。她的付出，也是一種委屈犧牲的愛。

陰秀蘭是七陰教主陰蘊玉與百毒神君石鏡涵的女兒。因為七陰教行事不同於名門正派，雖非邪派魔教，但因為行事隱晦，仍被視為邪派。陰秀蘭起初隨母親參加劫奪貢物之爭，並曾施用毒計，重傷金刀寨主周山民與石翠鳳孩子周志俠，被正派人士視為邪教魔女。也因此她雖對張玉虎一見傾心，張玉虎卻對她毫不動心，甚至他們母女搶得了西北各省得貢物，想以貢物來交換張玉虎與陰秀蘭的婚姻，也遭張遇虎拒絕，所以造成她內心極大的自卑與感傷。而邪派第一魔頭喬北溟覬覦七陰教主的百毒真經，也利用威勢向陰家母女逼婚，逼迫陰秀蘭下嫁喬少少。陰秀蘭思潮起伏，她也曾想偷偷出走免得母親為難，然而思及母親對她的鍾愛，她又捨不得相依為命的母親，又擔心自己和母親闖蕩江湖以來，曾結了不少仇家，她若是一個人行走江湖，給人認出了她是邪教教主的女兒，難保不被人凌辱？她既恨張玉虎的無情，又怕喬少少的迫婚，心中惶惶不知所以。所幸她生命中的第一個真摯的朋友于承珠出現了，起初她也對於承珠的來意表示存疑，但一接觸于承珠既慈祥、又誠懇的眼光，她終於放下了心中的疑慮：

于承珠笑道：「邪正之分，不是從門戶出身來判別的，那是要看他本身的行為！做的事對大多數人有好處的，便是正，對大多數人有壞處的便是邪。就拿這次劫貢物的事情來說吧，我們要劫貢物，為的是千萬義軍吃飽穿暖，好抵禦韃子和倭寇的進攻，免得他們踐踏老百姓的田園，傷害老百姓的性命，這是為了保護多數人的利益；喬家父子想把貢物護送到京，那是為了要揚名四海，將來好壓服武林，這祇是對皇帝有好處，對他們有好處，和老百姓比起來，他們祇是很少的一小撮人正邪之分，便在於此，你明白了麼？」（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2冊：《凌雲一鳳》（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307）

陰秀蘭自出生以來，從未有人和她講過這些道理，她誤以為自己出身邪教，勢將不容於名門正派，所以又加上遭到張玉虎拒婚的刺激，所以產生自暴自棄的心理，她聽了于承珠分析之後，感受到了正派名門的善意與包容，思如潮湧，不覺呆了：

于承珠道：「所以是正是邪，全看你自己。你願意將那隻馬鞍交給我們呢，還是交給喬老怪，或者你們自己想要？」陰秀蘭道：「我不貪圖寶貝，當然也不給喬老怪！」于承珠道：「要騙你的是喬老怪他們，不是我們，你明白嗎？」陰秀蘭低聲哭泣，于承珠輕撫她的頭髮，說道：「你到我們那邊去吧，到我們那邊去，就不用怕他們了。」陰秀蘭突然抬起頭道：「不，我不到你們那邊去，那隻馬鞍我交給你，你不用管我，我寧願一人流浪江湖！」原來她想起了張玉虎對她的無情，雖然她現在已受了于承珠的感動，對張玉虎卻仍是耿耿於心。（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2冊：《凌雲一鳳》（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307）

于承珠誠懇開闊的胸襟打動了陰秀蘭的心，于承珠精闢的分析也讓她對正邪有了真正的認識，她感受到來自于承珠的友情的溫暖，這是她從來未曾享受過的，她幾乎立刻就想投入于承珠他們的陣營裡面去，但是她對張玉虎的無情仍是耿耿於懷，又想起自己曾重傷過金刀

寨主的兒子，不覺流下淚來。于承珠為陰秀蘭點亮了通往正義道路的明燈，使她遠離黑暗邪惡的桎梏，陰秀蘭迷途知返，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與新希望。

龍劍虹從陽宗海與厲抗天魔掌之下驚險脫困，終於將解藥及時送到金刀寨，成功的挽救回周山民、凌雲鳳的性命，但張玉虎因服用之解藥為七陰教主用餘之半顆解藥，所以病況並無起色。幸得陰秀蘭及時趕赴金刀寨，這個癡情的姑娘，這時仍是對張玉虎懷著深情與希望的：

陰秀蘭獨立病榻之前，思如潮湧，想起了張玉虎以前的拒婚，想起了母親臨死之前的那一番心意，想起了龍劍虹對她說過的話，說是張玉虎在知道她的為人之後，已深自後悔，渴望見她，又說她自己決心陪凌雲鳳一輩子，願以有生之年，與凌雲鳳同隱天山，精研劍法，陰秀蘭是個聰明人，她並不全信龍劍虹的話，但卻隱隱猜到了龍劍虹是想撮合她與張玉虎的心意。此際，她獨自在這靜室裏陪著受了重傷的張玉虎，愛恨交迸，又怨又憐，終於咬了咬牙，恨聲說道：「冤家，不管你對我如何，我總得救你一次。」她坐到床上，輕輕的把張玉虎翻轉過身，替他解開身上的衣裳。（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3冊：《修羅陰功》（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554-555）

陰秀蘭終是對張玉虎無法忘情，所以即使張玉虎全副心思只放在龍劍虹身上，陰秀蘭雖得與張玉虎獨處的機會，她思前慮後，表現出來的，仍是又愛又恨的無端心情，她依舊喜歡玉樹臨風，氣度恢弘的張玉虎，卻仍無法忘卻張玉虎拒婚的無情，這樣愛恨交迸的心情，折磨著可憐孤苦的陰秀蘭：

陰秀蘭身經大變，父母雙亡，心上的創傷未消，如今又被愛情所煩惱了。她不知道救醒張玉虎之後，張玉虎將會對她怎麼樣？是感激她？或者仍然因為她是邪教出身的女子

而鄙視她？但當她的手一接觸到張玉虎熱得發燙的肌膚，這些個人的思慮全都拋諸腦後了，她心中祇有憐惜，祇有一個念頭：不管張玉虎怎樣待她，總得救活他的性命。於是她把雙掌貼著張玉虎的胸膛，給他慢慢按摩。（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3冊：《修羅陰功》（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555-556）

經過了愛恨交並迸，天人交戰，陰秀蘭終於通過情魔的了考驗，她無怨無悔的犧牲自己僅餘之七陰毒掌功力為張玉虎解毒，終使張玉虎脫離毒害，恢復健康。龍劍虹為報答七陰教主，想要玉成可憐的陰秀蘭，決定將張玉虎讓與陰秀蘭，遂留書與張玉虎，並與凌雲鳳離開金刀寨。當陰秀蘭得知龍劍虹之苦心後：

她是知道龍劍虹為什麼走的，不由得暗自想道：「她為了我的原故，甘願離開她所喜歡的人，那麼即算我得到了幸福，這幸福也是用她的痛苦換來的啊。」（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3冊：《修羅陰功》（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561）

癡情的陰秀蘭，被龍劍虹為愛犧牲的偉大感動了，尤其她又從張玉虎得知龍劍虹不告而別那份激動得到了啟發：

朝陽從窗口射了進來，射在張玉虎的面上，他臉上的黑氣已褪了十之七八，在朝陽渲染之下略顯暈紅，雖是病容憔悴，仍未掩英俊丰姿，陰秀蘭悄立床前，凝望了好一會子，這是她曾經極度傾心的人啊，但是他的心卻並沒向著自己，這時陰秀蘭所感到的傷心，實不在剛才的張玉虎之下。她本來還存有一線希望的，希望在龍劍虹走後，張玉虎會漸漸減輕對她的懷念，但看了張玉虎剛才那番舉止，那副神情，這僅存的一線希望亦幻滅了。（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3冊：《修羅陰功》（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563）

這時的陰秀蘭已經完全清醒了，她不再沈浸於愛情的美夢之中，她知道無論她再如何努力，也無法成為張玉虎弱水三千的一瓢飲，她也明白真正的愛就是讓心愛的人得其所愛，擁有他的自由與幸福，強摘的果子是不甜的，勉強的婚姻是不會幸福的，她從張龍二人情愛之深濃堅貞，終於明白愛的真諦，所以在為張玉虎拔清餘毒之後，她也離開金刀寨，她下定決心，要替張玉虎尋回龍劍虹，為她心愛的人尋回她的至愛。不幸在途中逢遇喬少少，她以「毒霧金針火焰彈」毀傷了喬少少面容，但終因技不如人，為喬少少所擒，遭其百般凌虐。當群俠將她從魔窟喬家莊救出來以後，陰秀蘭立刻要龍劍虹南下東海去找張玉虎：

陰秀蘭道：「還是去找于女俠的好。我聽伯母說，張玉虎病一好就下山，為的就是找你，他也可能去他師姐那兒。」歇了一歇，又道：「龍姐姐，你也真是狠心，那天玉虎病還未好，你也不向他說一聲，就悄悄地走了！你可知道他怎樣為你著急嗎？」龍劍虹面上一紅，說道：「你剛才怪我取笑你，現在你卻來取笑我了。」陰秀蘭正容說道：「一點也不是取笑。那兩天我替他治病，在這病房裏服侍他，親耳聽得他在夢中叫你的名字，少說也有數十遍！」龍劍虹心中感動，呆呆地說不出話來，陰秀蘭道：「他對你的癡情，無人可以替代，你早日去見他吧。志俠他也希望你們能夠在最近再來和我們見面，越快越好！」她故意提出周志俠，又故意說出『我們』兩字，龍劍虹聽了，數月來壓在心上的愁雲頓時消散。心道：「原來她果然是喜歡了周志俠了！」（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4冊：《北溟抗天》（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80）

陰秀蘭為了讓龍劍虹早日回心轉意回到張玉虎身邊，強壓下自己內心的激動，故意讓龍劍虹以為自己與周志俠已是一對，好讓龍劍虹放心，其實這仍是她對張玉虎無法忘懷的反映，因為她知道只有龍劍虹才能使張玉虎快樂與幸福，所以她才故意和周志俠親近，好讓龍劍

虹相信的啊！龍劍虹哪會知道，陰秀蘭背過了身，眼中的淚水就禁不住滴了出來。

在《聯劍風雲錄》裏，陰秀蘭是除凌雲鳳外，形象最鮮明的女孩，也是最癡心的女孩，她有著可憐的身世，雖曾誤入歧途，卻能迷途知返；雖一直努力渴望追求美麗的愛情，卻不斷遭到命運的戲弄，她是一個多情的癡心女，女人為愛情而生，視愛情高於一切，偏偏愛情總是拒絕理性的加入，只許羅曼蒂克的感性情趣，偏偏感性卻又經不起現實的考驗，明知理性是退一步海闊天空的那一步，感性卻千方百計阻止踏出那一步，理性與感性的拔河，造成了癡心女孩進也不成，退也不成，不知如何取捨的兩難困境，所幸陰秀蘭終是踏出了理智的第一步，走出來了，但是她就真的從此了無遺憾了嗎？她的新伙伴周志俠不知道，老朋友張玉虎也不會知道，除開她自己以外，沒有人會知道。這一曲癡情之歌，爭如寒天飲冰露，冷暖自知了。

《廣陵劍》裏的巫秀花，幾乎就是照著陰秀蘭的模式創造出來的人物，她的境遇與遭遇，幾乎就是陰秀蘭的翻版。以下將陰秀蘭與巫秀花相似之處列表於下：

	陰秀蘭	巫秀花
父親	百毒神君石鏡涵	巫山幫主巫山雲
母親	七陰教主陰蘊玉	巫山幫主巫三娘子
唯一惡蹟	假扮遇難孤女，重傷周志俠，搶走玉帶，加入貢物爭奪戰爭。	喬裝賣藝歌女，迷昏杜素素，取走玉簪，騙葛南威入彀。
心儀對象	張玉虎	葛南威
競爭對象	龍劍虹	杜素素

愛情結局	與周志俠成為鴛侶	與劉鐵柱成為好友
癡心行為	犧牲功力，救治張玉虎	背叛母親，救出葛南威
獨門武器	毒霧金針火焰彈	毒霧金針烈焰彈

從上表可知，巫秀花其實就是陰秀蘭的再版，兩人都有相近的出身：陰秀蘭是七陰教主陰蘊玉的女兒；巫秀花則是巫山幫現任幫主巫三娘子的女兒，差別只在陰蘊玉與陰秀蘭相依為命，母女情深；而巫三娘子則是巫秀花的繼母，兩人貌合神離。再看兩人一出場的安排也十分相似：陰秀蘭假扮遇劫少女，利用苦肉計，騙得周志俠失去戒心，再出手重傷周志俠，搶走貢物；巫秀花也是先假裝遇搶的孤女，引得杜素素俠義之心，兩人結為姊妹，巫秀花則乘機迷昏杜素素，取走她頭上的玉簪，好用來脅迫葛南威。此外，兩人追求的對象身份也非常類似：陰秀蘭傾心於小俠張玉虎；巫秀花則鍾情於八仙中的葛南威，張玉虎是《聯劍風雲錄》的主要人物之一，葛南威也是《廣陵劍》小說裏的主要人物之一，兩人可說都是第二男主角。而最後梁羽生為她們的感情解套的對象也是相同模式：陰秀蘭搭配張玉虎的結拜兄弟，俠義正直的周志俠；巫秀花則與陳石星幼時玩伴，忠厚老實的劉鐵柱成為知心好友。而兩人對愛情最忠誠最癡心的表現，也是幾乎相同的：陰秀蘭甘願放棄僅有的功力，悉心為張玉虎醫治身上的九陽毒掌之餘毒；巫秀花則背叛母親，私自救出葛南威，破壞巫三娘子與歹徒的奸計。最後，兩人使用的獨門武器也如出一轍，都是毒霧金針火焰彈。所以《廣陵劍》裏的巫秀花，其實就是《聯劍風雲錄》裏的陰秀蘭，兩人都是出身邪教，但卻都是污泥而不染的善良女孩，也都是癡心可憐的女孩。

(三) 是非不明的母親

俗語說：「天下無不是的父母」，這在古時候是天經地義的真理，不容懷疑與否定的，但是，事實上卻不一定如此，父母愛孩子是天性，但是如果愛得過份，便是溺愛，溺愛孩子，將會使孩子在不正常的道德理念體系成長，這就成為「愛之，適足以害之」了。武林江湖也是一個社會的縮影，自然也有許多社會上的怪行怪狀，無奇不有的現象，梁羽生本系列作品中就有一位母親，因為溺愛孩子，造成孩子長大以後行為偏差，以致被江湖人士教訓，遭到毀容的悲慘下場，值得為人父母者引為殷鑑。

《廣陵劍》小說裏的孟蘭君，綽號「豔羅刹」，原是江湖上出名的女魔頭，後來嫁給有「天龍劍」之稱譽的柳樹莊，兩人育有一個獨生子，名叫柳搖風，柳樹莊是劍術名家，一生潛心劍術，很少理會江湖的事，孟蘭君十分溺愛這個孩子，柳搖風因為母親的寵愛，所以行為乖張，性喜拈花惹草，是江湖上出名的「浪子」。當群雄推舉武林盟主時，柳搖風因見雲瑚美貌，垂涎雲瑚的美色，色令智昏，想一顯本領借著「不打不成相識」，獲得雲瑚的芳心。此舉引起八仙中的杜素素的氣憤，遂代雲瑚出場應戰：

柳搖風側目斜睨，見杜素素長得也是十分美貌，不禁心花怒放，嘻皮笑臉的便說道：「多蒙杜女俠青睞，肯予親手賜招，在下正是求之不得。」(梁羽生，《廣陵劍》，第6冊：《塞外星沉》(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1260)

柳搖風出語輕狂，引起杜素素的反感，於是杜素素拔劍出場，有心要挫他的驕氣：

杜素素唰的亮出劍來。喝道：「廢話少說，我的劍上可沒長著眼睛！」柳搖風仍然不以為意，嘻皮笑臉的繼續說道：「杜女俠，你盡管施展吧，俗語說，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我若傷在你的劍下，死也心甘！」

他雖然知道杜素素名列「八仙」，劍術自非泛泛，但想杜素素年紀比他更輕，又是女流之輩，氣力先自輸了給他。何況杜素素不肯借用寶劍，兵刃上又是他占了便宜，這一戰他自認是十拿九穩，可操勝券的。（梁羽生，《廣陵劍》，第6冊：《塞外星沉》（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1261）

嫉惡如仇的杜素素哪聽得進他的輕薄言語？於是施展自己的絕藝，將『越女劍法』的精華發揮得淋漓盡致：

杜素素略一晃肩，衣袂輕揚，儼如蜻蜓點水，彩蝶穿花，劍起處，『玉女投梭』，『金雞奪粟』，一招兩式，截腰斬肋，柳搖風攻勢落空，空有寶劍之利！反而給她逼得連退幾步。這幾下子兔起鶻落，看得眾人眼花繚亂。忽聽得杜素素喝道：『撒劍！』劍光閃處，柳搖風一聲慘叫！不但寶劍給她打落，人亦倒在地上。（梁羽生，《廣陵劍》，第6冊：《塞外星沉》（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1263）

驕縱成性，輕薄無恥的柳搖風，就這樣被杜素素毀容了。柳搖風回家請求母親代為出氣，討回公道，「豔羅刹」孟蘭君眼見孩子原本俊秀豐姿的臉龐，已成了一張大花臉，心痛至極，遂強要丈夫柳樹莊一起尋找杜素素報仇，柳樹莊畏妻如虎，心裡雖明知是自己的孩子不是，卻也無法拒絕妻子的要求。葛南威與杜素素知道招惹不起天龍劍與豔羅刹，遂遠走天山，想要投奔霍天都。

豔羅刹與丈夫天龍劍從中原一路追蹤而來，直到天山腳下，終於追上了，復仇心切的孟蘭君，一見杜素素，心中怒火立即引爆，她只針對杜素素下手：

「臭丫頭，看你還能逃出我的掌心！」人還未到，聲音已是震得杜素素的耳鼓嗡嗡作響。

杜素素不用看亦已知道這老婦人是誰了，嚇得一聲尖叫。

葛南威飛快的跑上去。祇見迎面而來的，果然是江湖浪子柳搖風的父母——天龍劍柳樹莊與艷羅刹孟蘭君。

葛南威叫道：「柳老前輩，你是武林中德高望重的成名人物，可不能不講道理，令郎——」其實柳樹莊是「成名人物」不假，「德高望重」則是談不上的。

孟蘭君不待葛南威把話說完，便即喝道：「姓葛的，不關你的事。我祇是來討這臭丫頭的回話！」

「只有兩條路給你選擇，要嘛做我的媳婦，要嘛就讓我在你的臉上劃幾刀，就像我的兒子給傷的那樣！」

杜素素給她氣得幾乎炸了心肺，斥道：「惡婆娘，你知不知道你那寶貝兒子——」

孟蘭君冷笑道：「臭丫頭，你傷了我的兒子，居然還敢罵我！」唰的一鞭就捲過去。

葛南威連忙上前，叫道：「柳老前輩，你是成名人物，總得把話說清楚了才拼吧。」

柳樹莊板起面孔道：「我可沒有打你。我們柳家要這位姑娘做媳婦也不算辱沒了她！」

杜素素抵擋不住孟蘭君的攻勢，已是險象頻生，葛南威沒法，只好與她並肩禦敵了。（梁羽生，《廣陵劍》，第6冊：《塞外星沉》（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1491-1492）

仇人見面，分外眼紅，被仇恨淹沒理智的孟蘭君，根本聽不進杜素素與葛南威的解釋，雙方一言不合，便大打出手。杜素素與葛南威當然不是天龍劍夫婦的對手，頻頻遇險，幸好陳石星與雲瑚及時趕來，才使杜素素與葛南威稍得喘息的機會。陳石星執禮甚恭的想要向天龍劍說明當日事情的經過：

便即迎上前去，朗聲說道：「柳老前輩，令郎受傷之事，可不能全怪杜女俠。晚輩當日也曾在場，請容晚輩說明當日

之事，與你們兩家調解如何？」

其實用不著陳石星說明，柳樹莊亦知是自己的兒子先自理虧的。但他一來是舐犢情深，二來是為妻子所逼，明知理虧，也不能不為兒子報復。

他忌憚的祇是天山派掌門霍天都，一見來的不過是個二十歲左右的少年，他也放下心上的一塊石頭了。

柳樹莊一聲冷笑，喝道：「何方小子，你也配做我的調人？磕個響頭，給我滾下山去，否則，哼、哼，我可要馬上把你的武功廢了！」（梁羽生，《廣陵劍》，第6冊：《塞外星沉》（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1495）

天龍劍心知肚明事情的緣由，定是自己那不成材的孩子先挑起爭端的，但是此時他已是騎虎難下，拉不下臉來了，而陳石星見好友受辱，也怒由心生，於是事件愈演愈烈，爭執更是難以消解了。

這場家仇，最後竟演變成生死大廝殺，實在是令人始料所不及。杜素素雖然下手重了些，但是若非柳搖風事先之輕佻侮慢的挑釁，事情應不至如此；豔羅刹只見愛子受傷，便不問是非，咄咄逼人，直指杜素素需全權負責，甚至要求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恐怖報復；柳樹莊畏妻如虎，空負劍客之名，明知是愛子理虧，卻沒有勇氣在妻子面前分說，於是將局面弄得毫無轉寰餘地，最後竟造成陳石星提早引發體內之毒，而英年早逝，實在是令人扼腕。孟蘭君實在是一個沒有盡到教養孩子責任的母親，柳搖風之所以會遭到毀容的命運，追根究底，仍是應該怪罪於孟蘭君這個平日溺愛頑子，又是非不明的母親。她才是讓孩子踏上毀容不歸路的背後推手。

（四）命運乖舛的棄女

漢樂府 孤兒行 詩裏有「孤兒生，孤子遇生，命獨當苦！」這

樣的詩句，寫的雖是孤兒，但是孤女又何嘗不是苦命女呢？無論是孤兒或是孤女，他們的命運一樣都是悲慘淒苦的。若已是孤女，又遇人不淑，那紅顏薄命就真是可憐無依，柔弱子女最大的悲哀了。梁羽生在萍蹤俠影系列裡，安排了這麼一個可憐的姑娘，她的一生，堪用悲慘可憐來形容，實在是一個值得同情的人，她就是《聯劍風雲錄》中的七陰教主陰蘊玉。

陰蘊玉有著可憐的身世，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天，她才向她的女兒說出真相：她原是赤城派創派者，烏蒙山赤霞道人收養的孤女，赤霞道人是個修真羽士，他收養了陰蘊玉，待到陰蘊玉亭亭玉立之時，他竟悄悄的愛上他了，這種愛，不是養父對女兒的愛，而是男人對女人的愛，但是，陰蘊玉長大了，也變得更美了，她竟自己選擇了戀人與結婚的對象，於是他趕走了陰蘊玉青梅竹馬的好朋友萬家樹。並喝令他們不准踏進烏蒙山半步。並向陰蘊玉說：

你是我撫養大的，我不准你嫁他，什麼人都不准你嫁！誰敢將你從我這兒奪走，我就要他五馬分屍！（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3冊：《修羅陰功》（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63）

視她為禁癘的赤霞道人，禁止別人對陰蘊玉有非分之想，萬家樹是她的青梅竹馬男友，當然是赤霞道人第一個想要拔除的對象。趕走萬家樹以後，他終於露出他那可怕的真面目了：

他忽然又轉了面色，柔聲對我說道：『蘊玉，我將你撫養成人，你怎樣報答我？』我想了一想，忍淚答道：『你不願我離開你，我便永遠伴陪你，今生今世不再嫁人，像你的女兒一樣服侍你！』就在這時，他的眼睛忽然好似要噴出火焰一般，衝著我說道：『不，我不要你做我的女兒，你可以做我的妻子！』（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3冊：《修羅陰

功》(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63)

這個道貌岸然，卻為道不尊的偽君子，終於吐露出他的野心了，陰蘊玉幾乎被這晴天霹靂震暈：

『我以前祇知道修練武功，從來不想到結婚，我已經忍受了幾十年的寂寞，不想再忍受了，我可以還俗，不做道士，和你結婚。咄，你為什麼瞪著眼睛看我？你不認識我嗎？你不願意嗎？你的性命是我給的，你本來就是屬於我的，我要你做我的妻子，你便得做我的妻子！』(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3冊：《修羅陰功》(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63-464)

陰蘊玉當然不從，於是赤霞道人欲迫姦佔為己有，陰蘊玉不得以只好逃出烏蒙山，沒想到赤霞道人又追了上來：

幸而他還有一點良心，也許是一時迷失理性，而後來稍稍清醒過來，終於他還是讓我走了。不過，他與我約法三章：第一，不許我說出那晚的事情；第二，不許我嫁給萬家樹；第三，要待他死後，才許我在江湖走動。若然違背了第一第三兩條，他便要將我殺死，若然違背了第二條，則不但要殺死我，並且要殺死萬家樹。(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3冊：《修羅陰功》(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64)

這就是陰蘊玉不能為外人道的悲慘前半生，她實在是一個可憐值得同情的孤女。赤霞真是一個人面獸心的假道學。

脫離烏蒙山魔爪陰影的陰蘊玉，為了自保，便改投苗疆毒手神魔姬環門下，習得七陰毒掌。不幸才跳出烏蒙山惡魔的控制，卻又馬上又墜落到一個比烏蒙山赤霞給她的痛苦又更可怕更沈痛的深淵：

有一天我奉師父之命外出採藥，他(石鏡涵)隨後跟來，

對我說道，他決意背師私逃，跟龐通到外面去享受榮華富貴，希望我和他一同行動，逃出苗疆。我當然不答應，他反復勸說，說是苗山如此荒涼，有什麼值得留戀？外面花花世界，為什麼不出去享受一番？我也勸他不要貪慕繁華，切不可聽從奸人的撥弄，背叛師門。豈知他的心意已決，不但不聽從我的勸告，而且突然翻面，獰笑說道：『我的說話已進入你的耳中，你不依從也得依從了。』我發覺危險，還未來得及逃走，便給他一口迷煙噴倒，唉，他竟然趁我昏迷之後，將我姦汙了！我歷盡艱難才得以保全的貞操，竟然輕輕易易的葬送在他的手上！（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3冊：《修羅陰功》（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66-467）

可憐的陰蘊玉，辛辛苦苦保全的貞操，就這樣毀在貪慕虛華，無情無義的石鏡涵手裡，更不幸的是，她懷了師兄石鏡涵的孩子，並生下了她，她就是陰秀蘭，為女弱，為母則強，陰秀蘭到來，為她帶來活下去的勇氣與意義，沒想到在陰秀蘭周歲那天，她朝思慕想的萬家樹來了，為了斷絕萬家樹的癡情，為了不想他遭受赤霞道人的毒手，陰蘊玉只好騙他，說是自己已經嫁為人婦，有了孩子，請他另找良緣，不要再以她為念了。正當萬家樹要離去時，石鏡涵恰巧回來了：

他軒眉怒眼，狠狠盯著我，忽地獰笑說道：『好，你不跟我，我也由得你去，念在夫婦之情，我不殺你，但你想那個小白臉、卻是萬萬不能！』獰笑聲中，他把手一揚，一團毒霧，立即把我罩住！（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3冊：《修羅陰功》（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70）

殘忍惡毒的石鏡涵竟然對自己曾經愛過的女人下毒手，他為了不讓萬家樹得到陰蘊玉，也不願陰蘊玉再見到萬家樹，於是他竟狠下心腸，將陰蘊玉毀容，教陰蘊玉沒有面目可以再見萬家樹，可憐的陰蘊玉，命運之神何其無情，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開玩笑呢？他讓陰蘊玉遇上人面獸心的赤霞道人；又讓他遇到心狠手辣的石鏡涵，如

今又讓她唯一可以讓萬家樹作為想念憑依的倩容，也教石鏡涵給毀了。石鏡涵欺凌陰蘊玉，欺師滅祖，殺害師父，又將陰蘊玉毀容，造成陰蘊玉一生悲慘的命運。

後來赤霞死了，陰蘊玉才重出江湖，她與女兒陰秀蘭加入了劫奪貢物的爭奪戰中，也曾奪得部分貢物：

回到住處，七陰教主從女兒手中接過馬鞍，掂掂重量。哈哈笑道：「這馬鞍沉重異常！內中必有寶物。」陰秀蘭道：「咱們要寶物又有什麼用？」七陰教主道：「咱們要創立七陰教，這寶物正好拿來作經費呀。咱們將來還可以起一座宮殿，收容普天下孤苦無靠的女兒。」七陰教主的用心其實不壞，祇是性情乖僻，行事也不管是非，加上善於使用毒藥毒物，故此在江湖上露面不久，便被人當作了邪教看待。（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2冊：《凌雲一鳳》（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301）

陰蘊玉想起自己可憐悲慘的一生，她懷有悲天憫人的同情心，她不願再看到有女孩們有與她相同悲慘的命運，於是立志要成立七陰教，好庇佑天下可憐無依的女郎。從這一點來看陰蘊玉，她實在是值得尊敬欽佩的。但是孤女寡母，她們終究是人單勢孤，仍是強欺弱，眾暴寡，邪魔外道欺凌的對象，例如，當喬北溟父子與厲抗天三大惡魔親自上門逼親時，勢單力薄的她，幾乎就要屈服了：

七陰教主望了女兒一眼，緩緩說道：「秀蘭，你不如就答應了喬家的婚事吧，喬家父子武功蓋世，這頭婚事也算是不錯的了。你今年十八歲了，早早完婚，也好有個著落。」陰秀蘭氣紅了臉，叫道：「媽，你分明是懼怕喬老怪，不惜賣掉女兒討他的好。還說不錯呢！怎麼不錯？姓喬的那小子油頭粉面，家裏又已先有了兩房姬妾，這樣的男人會是好東西嗎？」七陰教主道：「那麼咱們叫他遣散那兩房姬妾就是了。」陰秀蘭怒道：「他這樣的為人，以後你保得他再不討

嗎？何況，有姬妾也還罷了，他倆父子橫行霸道，根本不是好人，我絕對不嫁到他們喬家去。」七陰教主道：「他們橫行霸道，可並沒有得罪咱們呀。他們固然不是正人君子，咱們也是被人目為邪教的呀！」陰秀蘭冷笑道：「依你說來，倒好像是門當戶對的了？」七陰教主訕訕說道：「最少，他們的武功的確是世上無雙！」陰秀蘭道：「武功好到極點又怎麼樣？你以前的那個師父武功不好嗎？你又為什麼常常咒罵他？」七陰教主本來是赤霞道人的徒弟，她年輕的時候險些受了惡師的污辱，這才逃出師門的，這件事情，令她傷心痛恨了幾十年，想不到女兒聽得她暗中咒罵，如今突然間揭發出來。七陰教主唰的一下面白如紙，顫聲說道：「好，好！從今之後，我再不管你的婚事。」陰秀蘭「哇」的一聲哭了出來，伏倒母親懷中，哽咽說道：「媽，我說錯話了。咱們祇怨命苦，都受男人的欺負。」（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2冊：《凌雲一鳳》（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302-303）

還好，陰秀蘭是秤了陀鐵了心，堅決不嫁喬少少，又適時提出了令陰蘊玉無法辯駁的事實，才不致又造成陰秀蘭重蹈陰蘊玉悲慘感情與婚姻的覆轍。險惡的江湖，真是一個弱肉強食的社會啊！

後來在山間小廟裡，石鏡涵欲置萬天鵬於死地，陰蘊玉拼死護衛，龍劍虹及時出手相救，石鏡涵玩火自焚，為自己之劇毒毒死；七陰教主將百毒真經傳交陰秀蘭，為促成女兒之婚姻，乃決定犧牲自己的性命，將救命之解藥轉交龍劍虹帶回金刀寨，解救張玉虎等三人。可憐的陰蘊玉，最後仍是難逃死於石鏡涵手裏的命運，這或許是她的宿命吧！起先是石鏡涵奪去了她的貞操，繼而又將她毀容，最後死於他的九陽毒掌之下，結束了她悲慘可憐的一生。石鏡涵真是她一生最可怕的夢魘。



武俠小說雖是屬於超現實的文學品種，故事題材、場景設計可以天馬行空，隨心所欲安排，但是人物性格描繪與情感抒發敘寫，情節發展鋪陳與高潮衝突，就必須要生活化，人性化，才能使小說情節合乎情理，才能吸引讀者閱讀。為了平衡陽剛氣味十足的武俠小說，於行文中，適度的安排愛情情節穿插期間，是最有立竿見影效果的作法。無論是舊派武俠小說或新派武俠小說，小說內容兼涵愛情，兒女英雄出入其間，早已成為一種不成文的基本體例，也是不可或缺的題材。例如：清朝文康的《兒女英雄傳》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書中開宗明義間評兒女英雄就寫道：「俠烈英雄本色，溫柔兒女家風。兩般若說不相同，除是癡人說夢。兒女無非天性，英雄不外人情。最憐兒女最英雄，才是人中龍鳳。」就已充分表達俠義與兒女柔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基本理念。

民初的李定夷以「哀情武俠」風格於文壇崢嶸露頭角；再如三十年代「鴛鴦蝴蝶派」大興，王度廬獨創「悲劇俠情」體，成為武俠小說作家中的「情俠」巨擘；五十年代初，新派武俠小說興起，所有的作品可以說幾乎百分之百都涉及了男女之情事。金庸在他的第一部小說《書劍恩仇錄》裡，便顯示了他非凡的言情功夫。小說的主線便是陳家洛與霍青桐、喀絲麗之間的愛情悲劇，顯示出愛情與個性、宿命、社會、事業、心理等多方面的不同層次、不同程度複雜的悲劇衝突；其後的《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笑傲江湖》、《白馬嘯西風》、《天龍八部》等作品，無不在小說中安排動人的愛情故事。

至於梁羽生的《白髮魔女傳》、《還劍奇情錄》、《萍蹤俠影錄》、《雲海玉弓緣》、《女帝奇英傳》等作品，也都以其震撼人心的愛情悲劇而聞名於世；他如崛起於台灣的古龍，以一部《多情劍客無情劍》，馳

譽武俠界，就是因為他那「情到濃時情轉薄」的獨特境界令人印象深刻而膾炙人口。

梁羽生是一位創作態度嚴肅而又嚴謹的武俠小說家，萍蹤俠影系列作品所以吸引人，是因為梁羽生精彩得同時演出三項高難度的拿手絕活：第一是寫「義」，將小說中主要人物，行俠仗義的游俠豪情描繪得淋漓盡致；第二是演「武」，傳神生動的武打場面與比鬥畫面，讓讀者有如身歷其境，親身目睹；壓軸好戲是傳「情」，將男女之間美麗雋永的愛情，透過生花妙筆，含蓄溫婉的呈現，使得俠中有情，情裏有俠，俠情交融，使得小說更為典雅迷人。

梁羽生不僅是寫武俠的聖手，也是寫古典愛情的聖手，他的每一部武俠小說作品中，都交織著許多動人感人迷人的純情故事，以萍蹤俠影系列小說的愛情故事為例：《還劍奇情錄》裡，雲舞陽先與陳雪梅結婚，然後在陳雪梅死後，又從石天鐸手中騙走牟寶珠；陳玄機喜歡雲素素，蕭韻蘭卻喜歡陳玄機，上官天野苦戀蕭韻蘭；《萍蹤俠影錄》裡，張丹楓與雲蕾是一對鴛侶，澹臺鏡明卻對張丹楓心儀不已，不得已的情況下，才移情雲重；癡情的脫不花，甚至甘心為心愛的張丹楓而犧牲自己的生命；謝天華與葉盈盈、烏蒙夫與林仙韻，這兩對情侶，因師門恩怨，愛情苦戀近乎二十年之久，才得以結合；周山民與石翠鳳的婚姻，全由雲蕾移花接木而成，算是啼笑姻緣；《散花女俠》裡，鐵鏡心苦戀于承珠，而沐燕對鐵鏡心情有獨鍾；畢擎天心儀于承珠不已，于承珠在情海中尋尋覓覓，終於找到生命中可以倚靠的大青樹--葉成林；成海山與石文紈是同門師兄妹，朝夕相處，日久生情，近水樓台，是幸福的一對；霍天都與凌雲鳳則是一對苦命的未婚夫妻，在沙漠中失散，後來終於重逢團聚，有情人終成眷屬；但到了《聯劍風雲錄》裡，卻因理想與志趣不同而勞燕分飛；張玉虎與龍劍虹一見鍾情，陰秀蘭對張玉虎也是深情難以自拔，最後為了成全他

們，只好移情到周志俠身上；七陰教主陰蘊玉因師父赤霞道人橫加阻礙，不得已與青梅竹馬男友萬家樹分手，卻不幸慘遭石鏡涵凌辱；慕容華與長孫玉是烏蒙夫與林仙韻的徒弟，如成海山與石文紈一樣，是同門師兄妹，兩人得以比翼江湖，實在是比師父幸運多了；《廣陵劍》裡，陳石星與雲瑚本是天作之合，無奈最後卻天人永隔，最令人傷感；段劍平與韓芷、葛南威與杜素素，最後也都如願與情人相知相守；雲浩與夫人因岳父母從中作梗而離異，雲夫人再嫁龍文光，卻對雲浩情深依舊，是哀怨的棄婦；韓芷的父親池梁，與師弟韓遂及表妹三人的感情糾葛，造成了長達二十年的家庭倫理悲劇。可見，梁羽生不但是武俠小說的大宗師而已，他更是一流的言情聖手，萍蹤俠影系列小說裏，除了刀光劍影的武俠天地以外，更有豐富深邃的情愛世界。

茲將萍蹤俠影系列小說中，相關人物的愛情發展整理列表如下：

小說名稱	愛情追求過程配對					
《還劍奇情錄》	雲舞陽 陳雪梅	石天鐸 牟寶珠	雲舞陽 牟寶珠	陳玄機 雲素素	陳玄機 蕭韻蘭	上官天野 蕭韻蘭
《萍蹤俠影錄》	張丹楓 雲蕾	脫不花 張丹楓	烏蒙夫 林仙韻	謝天華 葉盈盈	周山民 石翠鳳	雲重 澹臺鏡明
《散花女俠》	畢擎天 于承珠	鐵鏡心 于承珠	沐燕 鐵鏡心	于承珠 葉成林	成海山 石文紈	霍天都 凌雲鳳
《聯劍風雲錄》	張玉虎 龍劍虹	陰秀蘭 張玉虎	周志俠 陰秀蘭	萬家樹 陰蘊玉	石鏡涵 陰蘊玉	慕容華 長孫玉
《廣陵劍》	陳石星 雲瑚	段劍平 韓芷	葛南威 杜素素	雲浩 雲夫人	池梁 表妹	韓遂 池梁表妹

從上表可以看出：愛情情節內容，在萍蹤俠影系列裡佔有相當的

比重，也佔有重要的地位。也可以看出梁羽生善於在激動人心的豪俠義行中，加入纏綿悱惻的愛情，使他的小說除了英雄至性以外，也充滿了兒女情長，俠與情的合流與交融，使梁羽生的作品成為感人肺腑的武俠言情小說。

本章研究重點為愛情的典型，將針對梁羽生在本系列小說中的愛情發展過程與模式，作進一步的探討與分析，在愛情的發展過程方面，從愛情開端的起因分析起，再研究愛情心態的發展，然後檢視梁羽生對愛情的結局安排；最後試著將梁羽生在本系列小說中所有的愛情模式做一歸納統整。以下逐一分項試論之：

第一節 愛情的開端

考探萍蹤俠影系列五部小說中愛情發生的起因，加以分析歸納，可得到以下三種模式：第一種是近水樓台，自然發展；第二種是一見鍾情，主動追求；最後一種是退而求次，被動接受。以下逐項分析之：

一、近水樓台，自然發展

這一種愛情不是如崔護 題都城南莊：「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那種人面桃花，一見即傾心，輾轉不能寐的愛情類型；這種愛情的發生原因，有的是自小一起長大，也可能是同門手足，得助於長時間與較多機會的相處，又因為環境的單純，外在的誘惑與影響很少，愛情就自然隨著時間的遞衍，年紀的增加，很自然的產生了相互的愛慕情愫，日久生情，

兩情相悅，愛情就順勢產生了。

茲將在萍蹤俠影系列中，愛情的產生屬於這一類型的例子列表整理如下：

作品名稱	人物	愛情產生原因簡述	備註
《萍蹤俠影錄》	烏蒙夫 林仙韻	烏蒙夫是上官天野的二徒弟，林仙韻是上官天野的三徒弟，兩人是師兄妹關係，日久生情。	成為夫妻
	謝天華 葉盈盈	謝天華是陳玄機是三徒弟，陳玄機授與「萬流朝海元元劍法」；葉盈盈是陳玄機的四徒弟，陳玄機授與「百變陰陽玄機劍法」，兩人是師兄妹關係，日久生情。	成為夫妻
	脫不花 張丹楓	張丹楓是蒙古瓦剌漢人丞相張宗周的兒子，脫不花是瓦剌強人也先的女兒，二人自幼即一起遊玩，脫不花視張丹楓為青梅竹馬，對她癡情有加。	脫不花為救張丹楓而殉情
《散花女俠》	成海山 石文紈	成海山是石驚濤的二徒弟，石文紈是石驚濤的女兒，兩人年紀相若，同門學藝，日久生情。	成為夫妻
	霍天都 凌雲鳳	凌霍兩家避禍回疆，世代通婚，凌雲鳳與霍天都兩人是表兄妹，凌雲鳳父早死，自幼即住在舅舅家，由舅舅霍行仲撫養成人，霍行仲死後，與表哥霍天都兩人在天山相依為命。	有情人終成眷屬。 婚後因志趣不和而勞燕分飛

《聯劍風雲錄》	萬家樹 陰蘊玉	陰蘊玉是烏蒙山金雞峰修真羽士赤霞道人的養女，萬家樹是隱居在烏蒙山天烏峰點蒼派劍客萬天遊的兒子，兩人年紀只差兩歲，自小一起遊玩，是青梅竹馬的情侶。	遭赤霞道人作梗阻撓，二人終生無緣。
	慕容華 長孫玉	慕容華是烏蒙夫的徒弟，長孫玉是烏蒙夫的妻子林仙韻的徒弟，兩人是師兄妹關係，日久生情。	成為天涯俠侶
《廣陵劍》	葛南威 杜素素	葛南威與杜素素在八仙中排行第七與第八，年紀相當，近水樓台，日久生情，是一對江湖俠侶。	成為天涯俠侶
	池梁 表妹	池梁的表妹，是他姨母的女兒，因父母早逝，自幼即住在池家，二人一起長大情如兄妹。	表妹心傷隨韓遂離開池梁

這種「近水樓台先得月」的愛情，通常具有穩定的感情基礎，與理性的認知，由於相處機會多且長，所以最後多半是理所當然的認定與接受這樣無需選擇的愛情。例如：烏蒙夫與林仙韻在上官天野門下學藝時，大師兄澹臺滅明早已滿師在外闖蕩，師門中只有他們兩人，每日除了練功習武之外，又無別的妙齡女子或俊拔男子足以讓他倆選擇或分心，日久二人當然彼此鍾情，自然情生。他們的徒弟慕容華和長孫玉的情形也是如此。

再如謝天華與葉盈盈，玄機門下五徒中，排行第四的葉盈盈是唯一的女性，是萬綠叢中一朵紅。二師兄是和尚，五師弟雲澄一心只想為父親報仇，早早未滿師就出師門，大師兄董岳雖也一直暗暗喜歡

她，但他年紀較大，且個性內斂沉穩，不若謝天華與葉盈盈年紀相仿來得討喜，雖是同門學藝，自然就與謝天華格外投緣，走得較近。俗謂「日久生情」，誠信然哉！這一種愛情的產生是自然、水到渠成的模式。不過，並不是所有近水樓台的愛情，就一定先得月，在上面所舉的例子中，就有一些是一廂情願的愛情，所以造成落花有意，流水無情的單相思局面。如：蕭韻蘭對陳玄機、上官天野對蕭韻蘭、脫不花對張丹楓、池梁對表妹的深情等，他們相識的時間雖長，相處的機會也不少，但是愛情是無法勉強的，所以使他們在感情的路上，走得備極艱辛，痛苦萬分。探究原因無外是一廂情願的愛情，沒有引起追求對象的共鳴。

二、一見鍾情，主動追求

最自古以來，「一見鍾情」就是世間男女積極主動追求愛情最強大的原動力，詩經開卷第一首：「窈窕淑女，君子好逑⁵⁵」，便清楚的記下了人間最純樸最率真的愛情渴望；「中心藏之，何日忘之⁵⁶」更是道出了一見鍾情相思之深；「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⁵⁷」更表明了主動積極求偶的企盼心情與希冀。純真的愛情，通常也是因「一見鍾情」所引發的致命吸引力所造成的，「一見鍾情」的愛情是主觀的，

⁵⁵ 《詩經 國風 周南 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芣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⁵⁶ 《詩經·小雅·隰桑》：「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⁵⁷ 《古詩十九首·之十二》：「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蕩滌放情志，何為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馳情整巾帶，沉吟聊躑躅。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執著的，若能得到追求者的回應，通常都能成就一樁美好的姻緣，相反的，若是無法獲得對方相對的回應，則又將造成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令人傷感的情況，若愛得越深，便越痛苦，感情越執著，便越遭磨難，使人失意，形銷骨立，真是愛之深而心苦。

萍蹤俠影系列中屬於「一見鍾情」模式的愛情，依前項模式，表列如下：

作品名稱	人物	愛情產生原因簡述	備註
《還劍奇情錄》	陳玄機 雲素素	陳玄機奉命前往賀蘭山刺殺雲舞陽，途中為上官天野誤傷，跌入山澗中，被雲素素救回。雲素素悉心救治陳玄機，兩人一見鍾情。	雲素素墜崖殉情，陳玄機心付劫灰。
	蕭韻蘭 陳玄機	陳玄機對蕭韻蘭以姊妹看待，蕭韻蘭卻癡心以對。	情付杳冥三人皆遠走蒙邊，牽引出三十年情怨
	上官天野 蕭韻蘭	上官天野是武當掌門弟子，結識蕭韻蘭後，對她癡迷不能自拔。蕭韻蘭一顆心卻全向著陳玄機。	
《萍蹤俠影錄》	張丹楓 雲蕾	張丹楓從蒙古偷渡回中原，雲蕾初入江湖，兩人相遇於酒店，雲蕾好心出手幫忙張丹楓，卻為張丹楓所戲弄，兩人誤會冰釋，一見鍾情，相互傾心。	成為夫妻

	石翠鳳 雲蕾	雲蕾陰錯陽差在石翠鳳比武招親擂臺賽上奪魁，成為假新郎，石翠鳳傾倒於雲蕾的人品武功，滿心嬌喜，真心以對。	雲蕾移花接木，促成周山民與石翠鳳
	澹臺鏡明 張丹楓	澹臺鏡明是張士誠家臣之後，奉命看守寶藏，張丹楓前來取寶物，她一見丰神俊逸的少主，便大為傾心，可惜張丹楓對雲蕾情有獨鍾，澹臺鏡明一片真情只能空托明月。	澹臺鏡明退出競爭成全張丹楓與雲蕾
《散花女俠》	畢擎天 于承珠	畢擎天替于承珠收埋父親于謙的遺體，見于承珠年輕貌美，武功了得，是于謙之後，又是張丹楓之徒，頗為心儀。于承珠卻對畢擎天的行事風格無法心折，而有心疏離。	畢擎天身敗名裂，于承珠情歸葉成林
	于承珠 鐵鏡心	于承珠於台州長江上巧遇揮劍折倭的書生劍客鐵鏡心，一時大為心折；鐵鏡心知道于承珠是女兒身後，亦展開熱烈追求。	個性格調不同，各自分手
	沐燕 鐵鏡心	沐燕是雲南大理沐王爺的千金，乍遇鐵鏡心，就為之傾心，癡心以對。	成為夫妻
雲錄 《聯劍風》	張玉虎 龍劍虹	張玉虎是張丹楓的二徒弟，龍劍虹是凌雲鳳收養的妹子，兩人因劫奪貢物而結識，彼此一見鍾情，相互傾心。	成為天涯俠侶

	陰秀蘭 張玉虎	陰秀蘭是七陰教主陰蘊玉的女兒，因劫奪貢物認識張玉虎後，即對他無法忘情。但張玉虎心中只有龍劍虹，對她並無好感。	陰秀蘭退出競爭成全張玉虎與龍劍虹
《廣陵劍》	陳石星 雲瑚	陳石星是張丹楓的關門弟子，雲瑚是雲浩之女，雲浩桂林遇害，陳石星受託將遺物送回雲家，與雲瑚因誤會而結識，從此心心相印，攜手江湖。	成為天涯俠侶
	巫秀花 葛南威	巫秀花是巫山幫主巫三娘子的女兒，巫三娘子與殷紀等歹徒綁劫葛南威，巫秀花心儀葛南威儒雅清俊，背叛母親救出葛南威。	兩人結拜成為兄妹
	韓遂 表妹	韓遂是池梁的師弟，與池梁的表妹因為個性與興趣接近，兩人相互鍾情，心心相印。	兩人私奔離開池家

從上表可知一見鍾情模式的愛情，是梁羽生在本系列小說中最常見的模式，因為愛情的發生在於個人的主動出擊，所以也通常是最感人的故事。可以愛得轟轟烈烈，愛到地老天荒，可以無怨無悔無恨，例如：張丹楓與雲蕾的愛情，張丹楓為了愛。願意無條件付出，無條件承擔所有後果，他無私無怨，只希望能和雲蕾長相廝守，他為雲蕾癡，為雲蕾狂，為雲蕾笑，為雲蕾哭，只因為雲蕾是他的唯一；又如龍劍虹為救心上人張玉虎，不惜犧牲個人的一生幸福，只求七陰教主能賜救張玉虎；陰秀蘭願意犧牲所有的功力，全力救治張玉虎，也是相同的「一見鍾情」的愛情魔力。一見鍾情的愛情就是如此執著，令人可敬可佩，他們最大的心願就是「有情人終成眷屬」，美夢成真；

夢成真誠然令人可喜，然而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感情也是一樣，勉強不來，必須雙方都有相同的心意，才能使情感交流，才能彼此認定，這樣情感的付出才有意義，否則只會徒然增加傷感與失落而已，例如：蕭韻蘭、陳玄機、上官天野的三角戀情，畢擎天對於承珠，鐵鏡心對於承珠的一廂情願追求，陰秀蘭對張玉虎，巫秀花對葛南威一廂情願的情感付出，都是單方面無止盡的追求，無法得到心儀者相對等的回饋，他們當然要直呼「情為何物⁵⁸」了！

三、退而求次，被動接受

有時愛情開展得並不如意，心儀的對象並沒有相當的回應，甚或遭到嚴詞拒絕，使得愛情無法繼續發展，不得以只好提早結束，或被動的接受第二目標的追求，或移情於第三者，這樣的愛情是被動的，不若一見鍾情的主動積極，讓人讀起來，不如「一見鍾情」模式的動人心弦，但是往往這樣的愛情反而能得長久，因為彼此都能相互尊重與珍視對方。現將萍蹤俠影系列中，屬於這類的例子列表於下：

作品名稱	人物	愛情產生原因簡述	備註
《還劍奇情錄》	石天鐸 石夫人	石天鐸原追求牟寶珠，奉命保護幼主逃往蒙邊，得知牟寶珠嫁與雲舞陽，大病一場，得蒙女細心服侍才痊癒；，因流亡在外，考量傳宗接代問題，遂與蒙女	石天鐸慘死雲舞陽劍下，牟寶珠欲代

⁵⁸ 《金元好問 邁陂塘》：「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歡樂趣，離別苦，就中更有痴兒女。君應有語，渺萬里層雲，千里暮雪，隻影向誰去？」

		結婚，育有一子，就是「轟天雷」石英。	為撫孤。
《萍蹤俠影錄》	石翠鳳 周山民	石翠鳳原用情於「假相公」雲蕾身上，周山民原亦對雲蕾頗有好感，雲蕾利用移花接木之計，搓和兩人成為夫妻。	結為夫妻
	澹臺鏡明 雲重	澹臺鏡明原鍾情於張丹楓，但感於張丹楓對雲蕾用情至深，遂退讓成全，移情於雲重。	結為夫妻
《散花女俠》	鐵鏡心 沐燕	鐵鏡心癡情對待于承珠，無奈于承珠與他漸行漸遠，此時恰好沐燕對他傾心，他雖無法忘情於于承珠，見沐燕又彷彿紅顏知己，兩人遂結為夫妻。	成為夫妻
	于承珠 葉成林	于承珠原對鐵鏡心頗有好感，後漸漸發覺與鐵鏡心格格不入，此時，誠樸剛毅的葉成林出現了，她發現葉成林才是可倚靠一生的忠實伴侶，才全心全亦愛上葉成林。	恩愛夫妻 事業伙伴
《聯劍風雲錄》	陰秀蘭 周志俠	陰秀蘭原來喜歡張玉虎，千方百計想與他為偶，無奈張玉虎與龍劍虹早已生死相許，她被他們堅貞的愛情所感動，於是決定退讓成全；陰蘊玉對周山民有救命之恩，周志俠奉父母之命，需照顧陰秀蘭一生，兩人便成為一對。	結為夫妻

	陰蘊玉 石鏡涵	陰蘊玉與萬家樹是青梅竹馬，後來石鏡涵強暴陰蘊玉，陰蘊玉不得已成為石鏡涵的妻子；為斷絕多情的萬家樹的繼續追求，陰蘊玉只好趕走萬家樹。	成為怨偶 同歸於盡
《廣陵劍》	段劍平 韓芷	段劍平一直對雲瑚有心，後來發現陳石星比他更愛雲瑚，遂自行引讓；韓芷是丘遲的義女，丘遲臨終錢留下遺書，交代陳石星要照顧韓芷，韓芷也對陳石星頗有好感，後來發現陳石星對雲瑚堅貞的愛，也決意成全他們。兩人同病相憐，成為知心好友。	成為天涯 俠侶
	巫秀花 劉鐵柱	巫秀花原對葛南威頗有好感，但被她與杜素素的真情感動，只好退讓，兩人結為異性兄妹；劉鐵柱是陳石星兒時玩伴，因為忠厚誠實又重義氣，後來成為雷震嶽的徒弟，助巫秀花報殺父之仇，兩人成為好友。	未再述及

從上表可以看出來，這種被動接受，退而求其次的愛情，最後得美滿姻緣的，反而比主動求取的一見鍾情模式的愛情來得多，例如：石翠鳳與周山民，澹臺鏡明與雲重，鐵鏡心與沐燕，于承珠與葉成林，陰秀蘭與周志俠，段劍平與韓芷等，最後都有令人滿意的愛情結局。有一句諺語說：「有愛情的生活是幸福的，為愛情的生活是危險的。」在愛情路上，選擇一個愛自己的人，過有愛情的生活，或許真的是比選擇一個自己愛的人，為愛情而生活，來得容易些，也幸福些吧！這

算是「先苦後甘」吧！也算是另一種「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吧！

第二節 愛情的發展

愛情的進展，不外順利與阻遏兩途，愛情是多采多姿的，可以是天堂，也可能是地獄，因為若愛情的發展過程順利，則人性可以得到證明，得到美化，情感、道德也得到提昇，這樣的愛情就是天堂，反之，愛情進展過程不順，過份的慾念與自私無法得到紓解，則人性受到壓抑，受到扭曲，情感、道德也因而沈淪，這樣的愛情就是地獄。愛是一種情感，一種心理，一種人性，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最根本支柱，情本非罪，愛未必造孽，但是當情與愛結合在一起時，往往因情因愛而生喜、生樂、生甜、生真、生善、生美、生福、生智、生慧；但也可能生癡、生惱、生妄、生殘、生恨、生怨、造孽。這就是愛情的過程，愛情裡有悲有喜、有福有禍、有甜有苦、有甘有澀，真是滋味百種，模樣千姿，真是有聲有色，變化萬千了。詩人謝武彰曾寫過這樣的詩句：「愛，是一種最無可救藥的傳染病，得病以後，症狀相同的兩個人，從此相知、相憐，並且終生免疫。」這是愛情順利者對愛情的歌讚；「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⁵⁹」，而愛情不如意的人們，總是慨嘆人生長恨水長東⁶⁰！

梁羽生在本系列小說中，將主要人物的愛情發展過程分成四種型態，分別是心心相印，堅貞專情；君子之爭，成人之美；大膽堅決，

⁵⁹ 李煜《子夜歌》：「人生愁恨何能免，銷魂獨我情何限。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高樓誰與上，長記秋晴望。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

⁶⁰ 李煜《相見歡》：「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胭脂淚，相留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生死以之；利益為先，背信忘義。他用這四種型態來勾勒區分世間愛情的發展特徵。以下分項試論之：

一、心心相印，堅貞專情

在文學作品裏，忠於愛情的人，總常被歌頌讚揚，甚至被封為「情聖」的美譽；歷代以來，對專於愛情，深於愛情又忠於愛情的人物，總能遠近馳名，甚至流芳百世，例如：在中國，最著名的就是「七世夫妻」，尤其是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故事，更是家喻戶曉，幾乎達到了童叟皆曉，耳熟能詳的地步，在西方就屬羅蜜歐與茱莉葉了。可見無論中外，對愛情的執著與專一的人物，都是人們讚譽與學習效法的對象。萍蹤俠影系列故事裡，對於愛情專一，生死與之，令人動容的例子不少，如：雲素素與陳玄機，張丹楓與雲蕾，烏蒙夫與林仙韻、謝天華與葉盈盈、沐燕與鐵鏡心、張玉虎與龍劍虹、陳石星與雲瑚、段劍平與韓芷、葛南威與杜素素等，都是在內心唱出「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⁶¹」對愛情專一不二的情侶。以下試一一簡述之：

陳玄機與雲素素

溫柔善良的雲素素從山澗中救起英俊儒雅的陳玄機以後，兩人便相互傾心，從他們的對話中，就可以得到兩人心心相印，情深愛中的

⁶¹ 漢·佚名《上邪》：「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陣陣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證明：

例證	《還劍奇情錄》書中原文	頁碼
1	<p>陳玄機失聲笑道：「世上哪能有比你更可愛的姑娘？這話大約是上官天野說的。」雲素素道：「上官天野何必要對我說假。」</p> <p>陳玄機笑道：「那位姑娘是上官天野心目中頂頂可愛的姑娘，我心目中頂可愛的姑娘祇有你！」</p>	83
2	<p>雲素素道：「我自幼生長山中，除了父母之外，很少和生人見面，就是有時下去打獵，足跡也不出周圍五十里內，卻不知怎的，自從那天見了你後，就好像你是我的親人一般。」</p> <p>陳玄機道：「奇怪，那咱們的心思竟是一樣，那日我醒來之後，祇瞧了你一眼，就覺得你好像是我一個未曾見過面的妹子。」雲素素粉臉微紅，輕輕說道：「昨晚我餵了你的白馬，想起你來，跑到山上彈琴，你聽得見??」陳玄機道：「我就是被你的歌聲引來的。原來你對我的憶念深厚如斯，但願從今之後，咱們永不再分開了。」</p>	86
3	<p>陳玄機道：「上官天野是我生平的第一知己，但他還不能像你一樣的看得透我的心。真奇怪，你樣樣的想法都與我相同，好像咱們的心裏是連在一起的。」兩人的手不知不覺的又緊握起來，那是兩心相知的喜悅。</p>	87
4	<p>雲素素叫道：「你要殺他，就連我也殺了吧！」雲舞陽那祇手掌停在空中，過了半晌，又慢慢放下，</p>	90
5	<p>祇聽得陳玄機道：「我打從見素素的第一眼起，我就把自己的心交給她了！我從來沒有見過世界上有這樣純潔無邪的少女，有這樣肯為別人忘了自己的少女，我把她尊敬得如同對我的母親，祇要我在這世上活著一天，我就不許別人對她有半句褻瀆的話。哼，你怎能叫我捨了她另愛別人？」</p>	141
6	<p>陳玄機嘆了口氣，目送他們的背影，心中說道：「我這顆心已交給了素素，蘭姐，我這一生也不指望你再原諒我了！」</p>	151

從上面的例證中，可以清楚看出陳玄機為雲素素所做的一切，他顧不得好友蕭韻蘭的誤會與傷心，坦白說出了她對雲素素的真情；而雲素素表現得更勇敢，當她的父親想要打死陳玄機時，她更挺身護衛

陳玄機，要與他同生共死，充分的表現對愛情的忠貞與執著。

張丹楓與雲蕾

美麗溫柔的雲蕾在山西陽曲的酒店，因善良的俠念，出手相救張丹楓，打抱不平當她的保鏢開始，便與張丹楓相互欣賞，彼此傾心。但是當她得知張丹楓竟是自己的世仇之後，痛苦萬分，二人雖情深愛重，卻一直籠罩在家仇的陰影下，愛情一直無法開展。以下的例證，就是他們兩人好不得、壞不得；愛不得、恨不得；殺不得、放不得；打不得、避不得；哭不得、笑不得，在矛盾重重的愛情路上真實的紀錄：

例證	《萍蹤俠影錄》書中原文	頁碼
1	祇聽得張丹楓道：「小兄弟，你殺了我後，不能動氣，你還要靜坐一個時辰，玉几上有一個小銀瓶，瓶中有留給你的葯，可以助你增長元氣！好，小兄弟，我不求你饒恕，你刺過來吧！」	171
2	張丹楓接過寶劍，淒然說道：「小兄弟，我今生誓不與你動手，你要殺便殺，你若不動手，我便走了！」雲蕾虛晃一劍劍光閃過張丹楓面門，仍然斜掠出去，張丹楓長嘆一聲，跳出密室跨上白馬大聲叫道：「小兄弟，你善自珍重，我去了！」	172
3	張丹楓怔了一怔，忽地柔聲說道：「小兄弟，你的話也有道理。小兄弟，大哥聽你的話，你說不讓我做皇帝我就不做皇帝。小兄弟，你說吧，我就聽你的話。」聲調溫柔，言語甜蜜，	235
4	張丹楓動了一下，驀然伸了個懶腰，笑著站起來道：「嗯，小兄弟，你這樣早就醒來了？為什麼不多睡一會兒？」雲蕾咬著嘴唇，面色蒼白，張丹楓凝望著她，目光充滿柔情，又帶著無限憐惜，雲蕾激動得幾乎哭了出來，	237

	轉身不敢再看張丹楓。	
5	雲蕾往前疾跑，祇聽得後面一聲長嘆，張丹楓的聲音道：「見了你惹你傷心，不見你我又傷心。呀你傷心不如我傷心。小兄弟，你好好保重，去吧，去吧！」雲蕾心中一酸，強忍著淚，也不回頭。祇聽得後面詩聲斷續，隨風飄入耳中，聽清楚了，卻是「相見爭如不見，有情總似無情」兩句。	243
6	張丹楓嘆了口氣，騎上白馬，緩緩走出山谷，馬蹄踏著零落的花瓣，放聲歌道：「楊柳絲絲弄輕柔，煙縷織成愁。海棠未雨，梨花先雪，一半春休。而今往事難重省，歸夢繞秦樓。相思祇在，丁香枝上，豆蔻梢頭。」這是宋人王滂懷念改嫁了的妻子的一首小詞，而今由張丹楓唱出，卻別有傷心之處。雲蕾聽得如醉如癡，心道：「我雖然恨你，但我這一世絕不另嫁他人。哎呀，老天爺對我何其殘酷！」	296
7	忽而哭聲一止，張丹楓又笑了起來，反覆吟道：「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既然甘心憔悴，始終不悔，那又有什麼可以傷心？呀，小兄弟，小兄弟，你就是再將我狠狠折磨，我也絕不會對你埋怨的。」	410
8	張丹楓路上笑道：「小兄弟，上次從江蘇進京時，你曾說過旅程苦短，如今前往瓦刺，旅程可長得多了。」雲蕾微微一笑，道：「也有走盡的一天。」張丹楓一笑吟道：「人間不少坎坷路，冒雪衝寒上旅程。咱們這一生該走多少坎坷的道路，哪有走完之日！」雲蕾心神動蕩，知他是想求自己做他一生的伴侶，心中自是感激他的癡情一片	463
9	張丹楓對著玉人，在草原之上奔馳，心胸更覺舒暢，笑道：「若得與你浪跡風塵，就是一生都這樣奔波，我也心甘情願。」雲蕾輕掠雲鬢，回眸一笑，道：「傻哥哥又說傻話啦！」張丹楓益覺心旗搖搖，不可抑止。	494

例證中有許多張丹楓對雲蕾無怨無悔的真情流露與犧牲付出，尤其是例證七，更是明白露骨的寫出張丹楓「似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⁶²」的情癡形象，也寫出了他企求「鴛鴦自是多情甚，雨雨

⁶² 清·黃景仁《綺懷詩》：「幾回花下坐吹簫，銀漢紅牆入望遙。似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纏綿思盡抽殘繭，宛轉心傷剝後蕉。三五年時三五月，可憐杯酒不曾消！」

風風一處棲⁶³」的心中美夢，實在是活生生的一個大情癡，也是一個大情聖。除此之外，例證六也可以看到雲蕾愛情的堅貞，非張丹楓不嫁的執著，她對張丹楓的愛，並不亞於張丹楓愛她，但她卻不能像張丹楓那樣很灑脫地淡化復仇觀念，她受封建倫理意識的支配，幾度將對張丹楓的愛藏在心底，甚至決定忍痛割愛，不情願卻又無可奈何地讓情郎和自己一起咀嚼愛而不得其愛的苦澀；環境的無形壓力，令她慨嘆：「天不老，情難絕，心似雙絲網，中有千千結⁶⁴」，她心中默默的告訴張丹楓：「自送別，心難捨，一點相思幾時絕⁶⁵」。這一對璧人，他們的愛情故事，是萍蹤俠影系列中最突出、最美麗的一段愛情詩篇，牽引著讀者的目光，也賺足了讀者的眼淚。

烏蒙夫與林仙韻

烏蒙夫與林仙韻既是近水樓台，當然兩人早就相許一生，只可惜他們的師父上官天野是一個奇怪又嚴格的人，上官天野昔日曾與玄機逸士爭雄，劇鬥三日三夜不分勝負，約定三十年後再繼續比鬥。他有兩種極厲害的怪功夫，須童男童女才能修練，上官天野本意要調教出幾個出色的弟子，再與玄機逸士一決雌雄，所以他收徒時，必先問明徒弟此生結不結婚，若甘願不結婚的才傳以一指禪功，二弟子烏蒙夫貪得上乘功夫，一入門就答應此生誓不結婚。林仙韻，外號金鉤仙子，是上官天野的三弟子，也是一入門就答應不結婚。林仙韻年輕時，美

⁶³ 清·季淑蘭《消夏詞》：「無主荷花開滿堤，蓮歌聲脆小樓西。鴛鴦自是多情甚，雨雨風風一處棲。」

⁶⁴ 宋·張先《千秋歲》：「數聲鶗鴂，又報芳菲歇，惜春更選殘紅折。雨輕風色暴，梅子青時節。永豐柳，無人盡日花飛雪。莫把么絃撥，怨極絃能說。天不老，情難絕。心似雙絲網，中有千千結。夜過也，東窗未白孤燈。」

⁶⁵ 元關漢卿《四塊玉(別情)》：「自送別，心難捨，一點相思幾時絕？憑欄袖拂楊花雪。溪又斜，山又遮，人去也。」

艷非常，烏蒙夫與她同門習技，日久生情愫，上官天野最不歡喜別人言而無信，一發現了二弟子烏蒙夫對林仙韻懷有異心，便勃然大怒，一氣之下，竟將他逐出師門，兩人因此分開了數十年。來看看他們的愛情長跑，苦戀的心路歷程：

例證	《萍蹤俠影錄》書中原文	頁碼
1	烏蒙夫被逐出師門之後，一方面是對師門仍甚依戀，一方面也是悲憤莫名，心中自思：天下難道就沒有一種更上乘的武功，可以夫婦雙修的麼？師父的一指禪功，結婚之後就會功力減弱，據師父說那是因為洩了真元之氣，壞了「童子功」的緣故，但假若有一種上乘的內功，可以保住真元之氣的，那麼結婚又有何妨？烏蒙夫因為有此一念，所以雲遊天下，一心一意想尋覓一種正宗的更上乘的內功，十餘年來，卻沒有尋到。	500
2	金鉤仙子林仙韻，雖然表面沒顯露，心中對烏蒙夫也是念念不忘。她在師門十年之後，武功已有成就，上官天野遣她下山，自立門戶，她就在雁門關外的一座山中，潛心苦練，也不收徒弟。烏蒙夫幾天之前找到了她，兩人提起別後之情，各自淒愴。但禁於師門的約束，仍不敢談婚論嫁。	501
3	烏蒙夫道：「那你為何來到這兒？」張丹楓道：「是呀，我為何來到這兒呢？」忽然昂首吟道：「難忘恩怨難忘你，祇為情癡祇為真。喂，你不是是情癡？」烏蒙夫道：「你說什??」張丹楓大聲道：「我說你不是情癡，你為何要拋棄你的師妹？」張丹楓似瘋非瘋，話語卻觸動了烏蒙夫的心事，不禁大聲說道：「誰說我拋棄了她？」張丹楓道：「那你為何不敢與她談婚論嫁？」烏蒙夫道：「你知道什??我們這一派的上乘功夫，須要保持童子之身，一結了婚功夫就學不成了。」	589~590

慘遭師父逐出師門，無法再續情緣的烏蒙夫與林仙韻，兩人雖被迫邈隔雲漢，但心有靈犀一點通，彼此仍心心相印，林仙韻一直未婚，烏蒙夫也一直未娶，為的是求取武學密法，破解童子身練功的魔咒，

好圓一場有情人終成眷屬的美夢。這實在是一對忠於愛情的情癡，不但武功高強令人佩服，他們對愛情的專一與執著，更是令人佩服。

謝天華與葉盈盈

謝天華與葉盈盈的境遇幾乎和烏蒙夫與林仙韻相同，他們也是師兄妹，同樣也成為師門爭鬥的秘密武器與工具，使他們成為無辜的犧牲者：

例證	《萍蹤俠影錄》書中原文	頁碼
1	<p>葉盈盈也似覺察到了，一口一口的喝酒，連盡了三大杯，忽地喟然嘆道：「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十二年前我送走了一個人，不，是趕走了一個人，今晚我又要送你離開了。」</p> <p>雲蕾聽得沒頭沒腦，不敢置答。飛天龍女嘆息之後，定神望著雲蕾，忽道：「你今後如到蒙古，見著一個人，你就說我叫他回來。」雲蕾道：「什麼人呀？」飛天龍女聽她一問，啞然失笑，忽而面上現出紅暈，又喝了一杯，低聲說道：「你的三師伯謝天華。」</p>	135
2	<p>「蕾兒，一個人千萬不可任性，任性而行，做錯了事，那就後悔遲了。十二年前，我趕走了你的謝師伯，以後每年除夕，我就心痛如割，忍受不住，便拔出青冥寶劍，在臂上那麼一劃，哈，哈，這倒是個靈方，臂上痛極，心上的痛楚就減輕了。我一劃就是一瓣花瓣，你看呀，這朵浸透我鮮血的大紅花，美不美呀？」雲蕾細心一數，正是十二瓣花瓣，不覺打了一個寒顫。</p>	137
3	<p>潮音和尚要她陪同去責問謝天華，若然證實謝天華是叛師投敵，就要她合力將謝天華除去。她與謝天華彼此有情，雖然分別了十二年仍是彼此思念，她素來知道謝天華為人精細，他若然真是投到張宗周門下，必然另有用處。</p> <p>其實她未到四更，就已先去，她是想趕在約會地點的前面，先把謝天華截著，問明原委。她顧慮到謝天華</p>	511

	的做法，必是為了某一機密的事，也許不願告知潮音和尚，但卻必定會告訴自己。	
--	--------------------------------------	--

葉盈盈將謝天華放在心裡十二年，從未或忘，可見用情之深；而同門誤會謝天華叛師棄友投敵，也只有她相信謝天華必有不得已的苦衷，更可見兩人相知之深；他們之間的愛，未因距離的阻隔與時間的流逝而稍減，反而愈是加深，這才是真正的刻骨銘心的愛。

張玉虎與龍劍虹

張玉虎與龍劍虹兩人次初見面就相互傾心，是標準的一見鍾情模式的愛情，但是他們對愛情的專一與忠誠，才是令人稱道的。兩人在愛情的旅途上，雖是兩情相悅，但也遇到了極為困惡的險阻與磨難，但是他們倆靠著互信、互諒，協手共同克服的障礙，充分表現出同甘共苦患難與共的堅實情感：

例證	《聯劍風雲錄》書中原文	頁碼
1	張玉虎道：「好，君子無戲言，咱們馬上擊掌立誓。喂，誓言怎麼說？」龍小姐伸出一雙玉掌，格格笑道：「願賭服輸，永無後悔！」張玉虎一掌拍下，照樣念道：「願賭服輸，永無後悔！」四掌相觸，連擊三下，張玉虎但覺好似有一股暖流似的，從她的掌心流遍自己全身，禁不住心中為之一蕩！	104
2	張玉虎這時才有功夫細想：「原來龍小姐畢竟是和自己同一路的人！看她與凌雲鳳那樣親密，她的劍法想必是凌雲鳳所教的了。那麼，她和我賭賽劫貢物，難道是開玩笑的麼？」張玉虎想到龍小姐是友非敵，快活無比，不自覺地笑出聲來。	257
3	龍劍虹微笑道：「你最初當我是什麼人？」張玉虎道：「我以為你是哪位武林世家的大小姐，帶了丫鬟出來	293

	<p>闖蕩江湖。」龍劍虹道：「我像一個世家小姐麼？」張玉虎道：「後來我看你並沒有半點扭扭捏捏的小姐味兒！我又以為你是個女寨主，但你卻又沒有草莽英雄那種放蕩不羈的氣息，你爽朗明快，聰慧嫻雅，而又落落大方，不沾俗氣，有一個時期令我迷惑得很，不知你是什麼樣人。後來我從你的劍法上才猜到你和凌姐姐大約會有淵源，嗯，你的性情也有點像她。」龍劍虹掩口笑道：「天下的好字眼都給你拿來形容我了，幸好沒人聽見，要不然可笑歪了人家的嘴啦。」</p>	
4	<p>張玉虎道：「這樣說來，你我之間倒有許多地方相似，我也是自小失掉父母的孤兒，在兵荒馬亂之中長大，于承珠姐姐對我，就像凌雲鳳姐姐對你一般。」龍劍虹道：「你的身世我早就從凌姐姐口中知道一些了，所以我在從未曾見到你的面之前，在我很小很小的時候，你就像是與我一個熟悉的朋友了。」張玉虎道：「可惜我以前卻不知道，不過，有一點相同的是，我第一次見到你，就覺得這個人是以前見過似的，又像早已相識你多時的好朋友一般！嗯，真是奇妙得很，那時你還是和我作對的啊，我心底裏已把你當知己了。」龍劍虹低聲說道：「是麼？」不知不覺之間，兩人的手已經緊緊握在一起了！</p>	294-295
5	<p>這一晚龍劍虹獨自徘徊，驀然想道：「陰秀蘭曾對虎哥鐘情，難道她就忍心讓她所鐘情過的男子死去？嗯，我知道她心中恨我，但是，假若我能玉成她的婚事，她未必忍心袖手旁觀？嗯，說不得我祇好放下臉皮，去求求她吧。」</p>	442
6	<p>可是張玉虎好像痛得很厲害，翻來滾去，出了一身大汗，更奇怪的是汗珠竟是鮮紅如血，熱氣騰騰。龍劍虹失了主意，沒辦法給他止痛，深感自己對不起他，心中也疼痛得有如刀割一般！</p>	541
7	<p>張玉虎凝視著他，忽道：「你定是心中有事，嗯，你為什麼要瞞著我？」龍劍虹忍不住哭出聲來，道：「虎哥，我對不起你。」張玉虎道：「你說吧，怎麼樣我都不會怪你的。」</p> <p>龍劍虹緊緊握著他的雙手，硬咽說道：「呀，虎哥，你真好。」張玉虎道：「這事情你有向旁人說了沒有？」龍劍虹道：「沒有。」張玉虎道：「那麼。你千萬別向旁人說，尤其不可令他們知道。」龍劍虹當然知道他的意思，那是怕周山民、凌雲鳳知道之後，心裏不安，深深</p>	542

感到張玉虎是處處為人著想，對他的愛意更添了一層。

龍劍虹和張玉虎江湖雖是初相識，但是一縷柔情早已暗通，算是天作之合。他們從「願賭服輸，永無後悔！」擊掌為誓開始便是心意相通的人兒了，彼此分享快樂與歡笑，共同分擔憂愁與痛苦，實在是一對模範情侶。尤其龍劍虹為救張玉虎向七陰教主求解藥，甘願犧牲自己一生的幸福，來換取張玉虎的性命，那種只願所愛的人幸福的崇高無上品格，最是令人感動，那才是愛的真諦，龍劍虹是一個真正懂得愛的人。

陳石星與雲瑚

陳石星與雲瑚是一對相知相許的江湖俠侶，他們同病相憐，有著共同的敵人，是親密的戰友；他倆的命運自始就牽繫在一起了，是生命共同體，最親密的情人，他們是劫後同命鳥，所以彼此最是關心眼前人。

例證	《廣陵劍》書中原文	頁碼
1	雲瑚柔聲說道：「陳大哥，你的本領十分高強，但也不是鐵鑄的身子，還是聽我的話，先安歇吧？」 「最難消受美人恩」，一個美麗的少女對他如此溫柔體貼，陳石星幾曾得過？不覺如沐春風，心裏甜絲絲的好不舒眼。	369
2	「我媽已經死了。我知道你要回桂林報仇，你的仇人也就是我的仇人，我也不能讓你獨自冒險。」 「多謝你的熱心，但我還是想不到你會來找我的。」 「為什麼還是意想不到？咱們的命運是聯在一起的。你以為我能袖手旁觀，祇盼你去給我報仇嗎？」	461

3	<p>雲瑚忽地低聲說道：「段大哥對我好，你對我更好。我敬重段大哥，更敬重你。你別因為自己的身世比不上段大哥而有自慚形穢之感，須知在我的心目之中，你的品格祇有比他高貴，決不會遜色於他的。」</p> <p>雲瑚微笑道：「陳大哥，咱們是同一命運的人，我都已經叫你大哥了，你干嘛還對我這樣客氣？當我是你的妹子好嗎？」</p>	463
4	<p>雲瑚緩緩說道：「但你可知我和段大哥是人，我們不是一件東西，怎能任由你擺布？我喜歡什麼人，我有我自己的主意。」</p> <p>說到這裏，雲瑚方始換上笑容，指頭一戳陳石星額角，說道：「你知錯了，我就不責罵你。你知錯了嗎？」</p> <p>陳石星低下了頭，心裏甜絲絲的，像一個受了老師責罵的小學生，滿面通紅，訥訥說道：「是，我知錯了！」</p> <p>雲瑚嫣然一笑，說道：「好，姑且饒你這次。那顆紅豆你還藏著嗎？」</p> <p>陳石星把紅豆拿了出來，說道：「我焉能把它失掉？」</p> <p>雲瑚接過一看，說道：「祇是色澤有點黯淡了。」</p> <p>陳石星說道：「那或許是因為它沾上一點灰塵的緣故。」</p> <p>雲瑚把紅豆在掌心揉搓幾下，笑道：「不錯，拂拭過後，果然它又恢復了原來嬌艷的顏色。」</p> <p>兩人借紅豆寓意，表露情懷，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陳石星心中的灰塵也好像給雲瑚拂拭乾淨了。</p>	699-700
5	<p>陳石星道：「我不是求你挽救我的性命，我已經知道我中這毒是無可挽救的了。人總不免一死，遲死早死，我倒並不在乎。」</p> <p>戈古朗吃一驚道：「你怎以知道？」</p> <p>陳石星道：「戈老怕，你和我的妹子的談話，我都聽見了。」</p> <p>此言一出，戈古朗知道瞞他不過，一時間竟不知說些什麼才好。</p> <p>靜默一會，陳石星道：「我祇想求你挽救我妹子的性命。你不知道她已經立了誓與我同生共死的。」</p>	1459
6	<p>陳石星深自愧悔，不敢接觸雲瑚的目光，輕輕說道：「瑚妹，我害了你。」</p> <p>雲瑚理好衣裳，與他倚肩說道：「大哥，別這樣說，我一點也不後悔。咱們早已有白頭之約，你又何須自慚？」</p> <p>陳石星心中一陣絞痛，想道：「換巢蠻鳳教偕老，可</p>	1469

	惜我是命中註定不能和你偕老的了。」	
7	<p>陳石星笑道：「瑚妹，老實告訴你，你有喜啦！那藥丸就是安胎藥。」</p> <p>雲瑚滿面通紅，含羞帶喜的低下了頭。陳石星道：「瑚妹，我累了你，你，你不會不高興吧？」</p> <p>雲瑚抬起了頭，笑道：「誰說我不高興，祇怕你不高興。」</p> <p>陳石星一怔道：「我怎會不高興？」</p> <p>雲瑚笑道：「將來我會喜歡這孩子比喜歡你更多，你吃醋？」</p> <p>陳石星笑道：「我正是求之不得！」</p>	<p>1481</p> <p> </p> <p>1482</p>

從上面的例證可以清楚看出雲瑚對愛情的堅定，她對陳石星百分之百的信任與順服，而陳石星更是責任感重的有情男子，他珍惜重視雲瑚的一片深情，兩人在天願做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是一對生死相許的俠侶。

段劍平與韓芷

段劍平與韓芷都是成全所愛，從愛情戰場退讓下來的人，段劍平將雲瑚讓給陳石星；韓芷自願退出競爭，將陳石星讓給雲瑚，兩人是重新出發相遇的伴侶，因為同病相憐，他們知道愛是犧牲，愛是成全，所以他們反而更能彼此相互體諒，相互關懷，因為他們都曾經失去過愛情，所以更懂得珍惜目前所有的幸福，他們的愛是理智的，感情更是穩定不移。來看看以下的例證：

例證	《廣陵劍》書中原文	頁碼
----	-----------	----

1	<p>韓芷繼續說道：「你送雲姑娘來是為了朋友，但你對我這樣一個不相干的人，也肯如此熱心幫忙，我怎能不感激你呢？」段劍平道：「韓姑娘，你怎麼說這樣的話，你我不也是朋友麼，些許小事，何值一提再提？」韓芷說道：「在你看是小事，在我卻是大事，我是一個無依無靠的孤女，要不是有你指引我來投奔金刀寨主，我恐怕祇能流浪江湖了。</p> <p>「韓姑娘，你我雖然祇是相處三天，但在我的感覺，卻像是和你相識多時的朋友。</p>	721
2	<p>韓芷知道他捨不得離開自己，心中不覺又是歡喜，又是惆悵，他剛才說的那些話是什麼意思？莫非在他的心目之中，已是把我當作知己朋友看待了？我和他雖然祇是相處三天，但卻好像懂得他比懂得陳大哥更多，這說來也真奇怪。但他不能留在這兒，我也不能和他回大理去，我和他恐怕也不過是和陳大哥那樣，萍水相逢。緣盡則散罷了。</p>	733
3	<p>段劍平道：「你的化裝雖然毫無破綻可尋，但你的眼神卻是自然而然的流露出你對我的關懷，你那雙明如秋水的眸子也是改變不了的。」</p> <p>韓芷心裏甜絲絲的說道：「想不到你這樣細心，我，我」</p> <p>段劍平道：「你怎麼樣？」韓芷低聲說道：「我很高興你沒有像小洱子一樣，罵我是討厭的傢伙」。說罷笑了起來，</p>	761
	<p>池梁澀聲說道：「你不說我也看得出來，你是喜歡那位段公子吧？」韓芷說道：「不錯，他也同樣的喜歡我。」</p> <p>池梁問道：「你們是否已經私訂終身？」</p> <p>韓芷緩緩說道：「昨晚我跟他一起去闖龍府之時，我們曾許下誓願！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祇求同年同月同日死！」</p> <p>雖然不是「私訂終身」，已是「海誓山盟」了！不過她不好意思用這四個字而已。「海誓山盟」可要比「私訂終身」還更情深義重啊！</p> <p>韓芷道：「他如今早已是家破人亡，和咱們一樣都是流浪江湖的人物了。莫說他本來就和一般的公子哥兒不同，即使以往有點少爺脾氣如今經過了這番磨練，也不會有的了。何況我喜歡他也祇是喜歡他這個人，決不是因為喜歡他的家世！」</p>	959

從例子中可以看出韓芷與段劍平彼此對於新感情重新認定的慎重與期待，他們兩人雖是新識，卻彼此彷彿老友般熟稔，這樣的緣分終是難得，冥冥中老天爺就已經安排好的，所以他們都極為真心且謹慎地迎接新的開始。

葛南威與杜素素

葛南威與杜素素原就是江湖公認的少年俠侶，兩人朝夕相處，莫逆於心，所以心意相通，在小說中，兩人曾因杜素素誤以為池梁要將韓芷嫁與葛南威，而負氣出走，短暫的分手一段時間，兩人在那段相互尋覓與關懷的時間裡，更確認了愛情的真實與肯定，以下是他們愛情的見證：

例證	《廣陵劍》書中原文	頁碼
1	杜素素道：「紅豆樹的花雪白如銀，紅豆子的色澤則恰恰和花相反，光澤赭紅有如寶石，花和實都是賞玩的佳品，在別種樹上，恐怕是少見的。」一時興起，用梅花針打下兩顆紅豆，說道：「葛大哥，我和你每人拾起一顆，但願彼此相思毋忘，	589
2	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她深切知道，葛南威最大的心願就是要為父親報仇。 如今他的殺父仇人是誰已經知道了，但祇憑南哥的武功，他是決計鬥不過令狐雍的。沒有他師叔的幫忙，他是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報得大仇了？ 「唉，他難於取捨，就祇能由我幫他決定取捨了！ 「不錯，南哥是真心愛我，我也是真心愛他的。為了愛他，我應該助他達成心願。」	964

	<p>主意打定，她忍著眼淚寫了一封信留給葛南威，便即悄然出走了。</p>	
3	<p>葛南威悄悄跑到那棵柳樹後面，祇聽得杜素素喟然輕嘆，念兩句詞：「換你心，為我心，始知想憶深。」</p> <p>葛南威「撲嗤」一笑，現出身形，「素素，你說錯了，不用換心，我也知道你對我想憶之深。」</p> <p>我知道你一定會到寒山寺找我，我是特地趕來和你相會的。」</p> <p>杜素素粉臉抹上一片輕紅，低下頭道。」大哥，我以前是曾犯過多疑的毛病，但到了蘇州，我已知道你是決計不會負我的了。</p>	1186

相知相愛的兩人，必定互信互諒，葛南威用行動向杜素素表明「只願君心似我心，定不負相思意⁶⁶」的堅定愛意，杜素素「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⁶⁷」兩人閱盡天涯離別苦⁶⁸，當然就對這份失而復得的愛情更加珍惜了。

二、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愛情講究的是兩情相悅，情意相通，像「身無綵鳳雙飛翼，心有

⁶⁶ 宋 李之儀《卜算子》：「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此水幾時休？此恨何時已？只願君心似我心，定不負相思意。」

⁶⁷ 宋 辛棄疾《青玉案》：「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蛾眉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⁶⁸ 王國維《蝶戀花》：「閱盡天涯離別苦。不道歸來，零落花如許。花底相看無一語，綠窗春與天俱暮。待把相思燈下訴，一縷新歡，舊恨千千縷。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樹。」

靈犀一點通⁶⁹」，就是一種心靈上的情感相通，那種知心的愉悅，才令戀人感受到愛情的甜美與精神上的滿足，願意為情愛無怨無悔的付出；但是如果感情的付出是單方面的，得不到心儀的人的回應，就是苦戀了，那種「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失魂落魄的景況，實在令人不堪。

愛情是沒有對錯的，真心付出，真情面對，就是最美的，然而最美的卻不一定有令人滿意的結局，因為愛情是情不自禁，又難以理喻的；愛情是兩個人合作寫成的篇章，若有第三者想加入共同創作，便是吹皺一池春水⁷⁰的那陣不受歡迎的風了。例如：《萍蹤俠影錄》裡，澹臺鏡明是愛張丹楓的，一片芳心都傾注在張丹楓身上，可是張丹楓一心一意的愛著雲蕾，絲毫機會也不留給澹臺鏡明，不是澹臺鏡明比不上雲蕾，也不是雲蕾比澹臺鏡明好：美麗動人的澹臺鏡明也曾讓張丹楓一度驚豔的：

這少女笑語盈盈，吹氣如蘭，與張丹楓竟然一見如故，閒聊起來，張丹楓不覺心中暗笑：雲蕾是天真之中帶有矜持，而這少女則是天真之中帶著爽朗，正是春蘭秋菊，各擅勝場。（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387）

只因為愛是主觀的，無法理喻的，注定澹臺鏡明只能獨吟「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⁷¹」了，這種「落花有意，流水無情」的無奈，最是令人傷感；《聯劍風雲錄》中的陰秀蘭也是愛著張玉虎的，但是張玉虎卻一心向著龍劍虹，讓她滿腔癡情，卻無處傾訴，不

⁶⁹ 李商隱《無題》：「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身無綵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隔座送鉤春酒暖，分曹射覆蠟燈紅，嗟余聽鼓應聲去，走馬蘭臺類轉蓬。」

⁷⁰ 五代馮延巳《謁金門》：「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閑引鴛鴦香徑裡，手接紅杏蕊。鬥鴨欄杆獨倚，碧玉搔頭斜墜。終日望君君不至，舉頭聞鶯喜。」

⁷¹ 蘇軾《蝶戀花》：「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牆裡鞦韆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裡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漸被無情惱。」

是她出身邪教，也不是她不夠溫柔多情，只因為愛是主觀的，無法理喻的，逼令她也只能像澹臺鏡明一樣，選擇獨飲愛情苦酒，也只能自我調侃：「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⁷²」了。

愛情講求的是心靈與實際的合一，張丹楓有了雲蕾的一生一世，雲蕾有了張丹楓的一生一世，所以縱是天真爽朗，百般柔情的澹臺鏡明，也不得分享一點一滴；張玉虎有了龍劍虹的一生一世，龍劍虹有了張玉虎的一生一世，所以縱是千嬌百媚，風情萬種的陰秀蘭，也無法分去一絲半毫。於是澹臺鏡明也好，陰秀蘭也好，都只能選擇退讓，選擇成全，將自己的愛情昇華，成全心愛的人，助他愛其所愛，獲取一生的幸福。

萍蹤俠影系列故事中，除了前面兩個的例子以外，還有其他「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或是成人之美的故事，一一列表簡述於下：

作品名稱	人物	君子之爭，成人之美愛情簡述
《還劍奇情錄》	上官天野	上官天野喜歡蕭韻蘭，因見蕭韻蘭心儀於陳玄機，便放棄武當掌門地位，甘願為俠盜，想成全蕭韻蘭與陳玄機。只可惜，他並不明白，陳玄機對蕭韻蘭只有兄妹之情不是男女之情，無端造成了三十年的冤孽。
影錄 《萍蹤俠影錄》	董岳	董岳心裡喜歡師妹葉盈盈，但因見師妹心向謝天華，所以一直沒有表露心事，又見二人雙劍合璧，實在是一對璧人，便將心事昇華，化為無盡的祝福。

⁷² 歐陽修《玉樓春（又）》：「尊前擬把歸期說。未語春容先慘咽。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離歌且莫翻新闕。一曲能教腸寸結。直須看盡洛城花，始共春風容易別。」

	澹臺鏡明	澹臺鏡明對張丹楓一見鍾情，但受到張丹楓對雲蕾用情至深的感動，於是決意退讓成全，幫助張丹楓追求雲蕾，後來移情於雲重。
《散花女俠》	于承珠	于承珠在長江上初遇鐵鏡心，少女情懷被儒雅俊秀的鐵鏡心所牽引，可說是一見鍾情，原對鐵鏡心頗有好感的她，後漸漸發覺與鐵鏡心格格不入，恰好沐燕對鐵鏡心傾心不已，於是順水推舟，助沐燕得到鐵鏡心。
《聯劍風雲錄》	陰秀蘭	陰秀蘭乍見丰神俊挺的張玉虎，便為他癡迷，曾多次主動向張玉虎示愛，無奈張玉虎與龍劍虹早已生死相許，她被他們堅貞的愛情所感動，於是決定退讓成全，移情於周志俠。
《廣陵劍》	段劍平	段劍平一直對雲瑚有心，後來發現陳石星比他更愛雲瑚，遂自行引讓。
	韓芷	韓芷是丘遲的義女，丘遲臨終前留下遺書，交代陳石星要照顧韓芷，韓芷也對陳石星頗有好感，後來發現陳石星對雲瑚堅貞的愛，也決意成全他們。
	巫秀花	巫秀花原對葛南威頗有好感，但被她與杜素素的真情感動，只好退讓，兩人結為異性兄妹

「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原本令人不堪，但是懂得成全的人，是懂得愛的真諦的人，他們有著理智的行事風格，知道把手握緊，裡面什麼也沒有；把手放開，才能得到一切的道理，所以他們更能識得「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⁷³」的真趣，他們的人生更充滿祝福與關愛，

⁷³ 蘇軾《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

是一群令人敬佩的人。

三、大膽堅決，生死以之

為了愛情，可以否定親情之愛；為了愛情，可以不顧寶貴性命；為了愛情，可以拋卻所有一切，這樣的愛情，最是轟轟烈烈，彷彿一則曠世巨作，偉大的詩篇，看得人驚心動魄，看得人目瞪口呆。萍蹤俠影錄裡的脫不花，就是這麼樣的一個女孩。

脫不花是瓦剌國左丞相也先的女兒，她和和雲蕾一樣，深深地戀著張丹楓，她對愛情的態度則比雲蕾更為熱烈，更為瘋狂，她愛得大膽，愛得堅決，愛得灑脫。請看以下的例子：

例證	《萍蹤俠影錄》書中原文	頁碼
1	脫不花道：「你還是小時候的脾氣，總愛和我？槓。你說你是我的敵人，我卻不當你是我敵人呢。」	436
2	也先搖了搖頭道：「好小子，故意喝醉，難道這樣我就放過你了。」脫不花道：「爹，你說什麼？」也先道：「不干你事。只要他肯聽話，我總不會將他砍了。」脫不花道：「不聽話也不應砍他。」	532
3	張丹楓忽地手指一勾，口一張，哇的一聲，將適才所吃的酒菜都嘔了出來，脫不花最喜愛的一件夾緞新裝，給他撕裂，嘔出的酒菜，直噴入衣內，油膩膩的雞片肉屑，沾上胸膊。脫不花雖是蠻女，但生性愛潔，不覺皺眉道：「怎麼還是醉成這個樣子？」捏著鼻子，給他端來一碗解酒的百合參湯。張丹楓把手一揮，叫道：「我醉欲眠君且去！唔，唔，若然不去再三杯！」那碗湯給他一拂，登時潑翻，都濺在脫不花身上，碗也跌得粉碎。脫不花給他一拂，手腕疼痛，只見張丹楓納頭又睡，雙手亂打床沿，心中暗道：「他	535

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竟然醉得這樣厲害，連解酒的五辣返魂香也沒有用。」脫不花給他嘔吐得滿身都是污物，氣味極之難聞，又怕給他打著，只好退了出去。	
4	只見脫不花神色倉皇，衝口說道：「雲大人，你和張丹楓是不是好友？」雲重道：「怎麼？」脫不花道：「如今已敲了四更，只要天色一亮，張丹楓全家老幼，都要化為飛灰！他的性命如今懸在你的手中，你救他還是不救？」雲重驚駭之極，急忙問道：「這是怎麼回事？」脫不花道：「我父親恨他助你，更怕他回到中華，將來永為瓦剌之患，所以已派兵圍了他的府邸，只待天色一亮，就要用炮來轟！」雲重道：「我如何可以救他呢？」脫不花道：「立刻到張家去！」	649
5	脫不花雙睛注視雲重，幾乎急得要流下淚來，忽地顫聲叫道：「你到底救他還是不救？」	650

由例證中明顯看出脫不花是用自己的全副生命去愛張丹楓的，她從小就將張丹楓當成親愛的人，張丹楓雖是漢人，但脫不花並不把他當成敵人，反而還處處暗中保護他；甚至張丹楓借酒裝瘋，吐得她一身污穢，她也不生氣，只憐惜張丹楓醉酒得厲害，當她得知父親要謀害他時，她為了救張丹楓，不惜違犯父命，深夜入賓館求見大明使臣雲重，請求他挽救張丹楓。她將張丹楓視為一生唯一的愛，付出所有，全心全意的去愛張丹楓；她是為愛張丹楓而生的，所以她將張丹楓的生死看得比誰都重要，她對張丹楓用情之深，應當不在雲蕾之下，實在是一個活潑爽朗，勇敢追求愛情，令人欽佩的女孩。

四、利益為先，背信忘義

「落花有意，流水無情」雖讓人產生對愛情的失落感與或濃或淡的感傷，但是這樣還是理性的接受與轉移，造成的傷害總還在可容

忍、勉強可接受的限度內，不致太傷人；然而，若是將愛情當成工具，欺騙對方的情感，糟蹋愛情莊嚴與神聖的初旨，這樣將造成無可挽回的悲劇，勢必傷人又害己，這種愛情是最等而下之的愛情，甚至不配稱為愛情，只是玩弄愛情、背信棄義的武夫、粗人而已。《還劍奇情錄》中的雲舞陽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雲舞陽一直懷著成為天下第一劍客的野心，想要成為天下第一劍客，必須擁有三件不可或缺的名器，第一是聲望地位，其次是寶劍，第三是達摩劍譜，野心勃勃的他為了快速成名，遂決定追求當代大俠陳定方的女兒陳雪梅，成為陳定方的成龍快婿；因為他生得玉樹臨風，一表人才，迅速的攫取了單純善良的陳雪梅的芳心，很快的就達成了他的第一個目的；陳定方臨死前將家傳昆吾寶劍交給陳雪梅，心狠手辣的雲舞陽，為了攫取昆吾寶劍，竟在一次兵敗逃難時，將負重傷的妻子陳雪梅推入長江裡，他終於取得了昆吾寶劍；欺世盜名的雲舞陽，有了寶劍，便積極垂涎達摩劍譜，好讓他更加如虎添翼，於是雲舞陽處心積慮與武當掌門人牟獨逸的女兒牟寶珠結婚，目的只是為了想要得到牟獨逸的達摩劍譜。他長得相貌堂堂，瀟灑不群，又是結過婚的男人，懂得體貼與如何取悅異性，很快的就將牟寶珠騙上手了，新婚不久正深愛著丈夫的牟寶珠，幫丈夫雲舞陽偷得達摩劍譜後，二人一起逃至賀蘭山。雲舞陽得到劍譜之後，便原形畢露，對牟寶珠冷淡起來，折磨了她十八年。

雲舞陽是一個真正的愛情騙子，陳雪梅和牟寶珠是兩個可憐無辜受騙的女人，雲舞陽對她們並沒有真愛，他只是將愛情當成他遂行目的的工具而已，所謂「狡兔死，走狗烹」，當他目的已達，這世上便增加了一個可憐無辜的受害者。像雲舞陽這樣的愛情敗類，當然會受到詛咒與報應，他一生追求虛名，不懂得珍惜如花美眷，到頭來落得家破人亡，一無所有的地步，實在是罪有應得，來看看他玩弄愛情，

背信棄義的悲慘下場：

例證	《還劍奇情錄》書中原文	頁碼
1	<p>祇見他的妻子捧著畫卷，一步一步的走出老梅樹邊的月牙洞門，連看也不看他一眼！</p> <p>這剎那間，雲舞陽心頭顫慄，好像靈魂也脫離了軀殼，「寶珠」這兩個字在舌尖上打滾了數十百遍，卻是叫不出來。雲夫人從石天鐸的屍體旁邊走過，說道：「天鐸，你放心，這卷畫我必定送到你的家中，我要看待你的兒子，就像看待素素一樣。」說話的聲音很輕很輕，似是怕驚醒了石天鐸一樣，但聽在雲舞陽心中，每一個字都好似一根利箭，雲舞陽茫然失措，？起頭來，他妻子的背影已不見了。</p> <p>好久，好久，雲舞陽才叫出聲來，那是充滿了失意與恐懼的叫聲，但還有比妻子出走令他更恐懼的事情發生，他剛剛移動腳步，卻見他的女兒不知是什？時候出來的，這時正倚在老梅樹上，那一雙明如秋水的眼睛，也是充滿了恐懼，眼光和神情都奇怪極了，就像從來不認識他似的！</p> <p>雲舞陽吃力叫道：「素素！」雲素素的眼光在他面上一掠而過，好像看到了什？令人害怕的東西，倒退三步，忽地尖聲叫道：「我都聽見啦，我都知道啦！不要近我！」</p>	81
2	<p>雲夫人幽幽說道：「二十年前，你求我為你盜爸爸的劍譜，我答應了。那時你怎？說？」雲舞陽道：「我說我願意答應你一千樁一萬樁事情，你要什？，我都可以為你做到。呀，這二十年來，我實在待錯你了。」雲夫人道：「二十年來，我沒有向你要過一件東西，更沒有向你求過任何事情，因為我知道你心裏沒有我！」</p> <p>雲夫人聽了這話，轉身便走。雲舞陽道：「寶珠，你就不再留一會兒，素素她就要回來了。」雲夫人道：「我這一樁心願已了，反正都要分離，何必再見她令她傷心。」雲舞陽：「你去哪兒。」雲夫人道：「你殺了人，我替你還債。」雲舞陽喃喃說道：「天鐸，天鐸，最後還是你贏了！」</p>	154 155
3	<p>雲舞陽怔了一怔，他本以為妻子是要陪他同死，卻原來是另有因由，心中稍稍有點難過。但立即以有這樣的妻子而自豪，仰天長笑，朗聲說道：「死生憑一諾，不愧女中豪，寶珠，二十年來我沒有好好待你，想不到咱們沒有同年同月同日生，卻得以同年同月同日死，雲某尚有何求？寶珠，你走吧！我對不住你的地方，但願能夠來生補過！」</p>	179

4	<p>「那時我掙扎著走出船頭，正想躍下長江，免得拖累你被敵兵俘虜，你，你就在這個時候來了，你在我的背後，我聽得出你沉重的呼吸，我還以為你猜到了我的心思，要來攔阻我了，哪知道你竟然在我背後使勁一推，將我推下長江！哈哈，雲舞陽，你若是遲一些動手，我先已跳下長江，而且是滿懷著對你的愛意甘願去死，如今呢，我沒有死，你在我的心中卻早已死了！」</p> <p>雲舞陽的面色由青轉白，由白轉紅，又由紅轉白，幾度循環，終於低聲說道：「現在想來，我真寧願當時死去。呀，這二十年來，苦了你了，我也何嘗好受，我日日夜夜受良心的責難，祇怕比被打下十八層地獄還要痛苦得多，我不敢求你饒恕，好吧，你再狠狠的罵我，罵我啊！」</p>	230
5	<p>我另有見不得人，說不出口的理由，我是貪生怕死，在危難的時候，不願庇護妻子，祇想自己逃生。我還想趁你死後，我有機會可以成為天下第一劍客！呀，有些人還以為我是英雄，他們哪里知道，我心地的齷齪竟到了如此可怕的田地！我把你推下長江，我偷了你的家傳寶劍，我在敵船的追捕之下衝了出來，衣服未乾，我就跑去找牟獨逸，這一切都是為了自己打算，為了想成為天下第一劍客，雪梅呀，你罵我，你罵我啊！」</p>	231
6	<p>「我從來沒有在你的面前誇讚過第二個女人，然而我卻不得不說，寶珠她也的確是像你一樣，是個心地善良的好女子，我用假情假義騙了她，騙她為我偷了牟獨逸的劍譜，於是我從第一個妻子的手中得了世上第一的寶劍，從第二個的手中得了世上無雙的劍譜，我成了世上第一劍客，而也就失去了兩個妻子的愛情！」</p>	231 232

從上述可知，雲舞陽失去了陪伴他 20 年的妻子牟寶珠與他最疼愛的女兒雲素素的心，他們都認清了這個欺騙感情的偽君子極端自私的一面，這徹底擊毀了雲舞陽第一劍客的雄心壯志；而例證 4-6 裡，陳雪梅的出現，更令他拋妻別子，背信棄義，換來的第一劍客的虛名與地位，徹底的冰消瓦解，他身敗名裂了。他的失敗與悲慘的下場，無寧說是咎由自取，罪有應得，但卻可憐了他那一雙晶瑩剔透，善良可愛的兒女，及兩位俠骨鋼心，柔情萬縷的有名無實的夫人，都得與

他一起陪葬，禍延妻子兒女之劇，實在是令人不勝欷歔。

第三節 愛情的結局

愛情是一條未定向的河流，也許蜿蜒萬里，終於流注江湖大海；也許似沙漠無頭河，不知所終，無論如何，那些與愛情有緣或無緣的人，最後總會塵埃落定，有的「既見君子，云胡不喜⁷⁴」；有的「還君明珠淚雙垂，恨不相逢未嫁時⁷⁵」；有的「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⁷⁶」；有的「相見爭如不見，有情還似無情⁷⁷」；有的「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⁷⁸」，使愛情的結局呈現出多姿多彩的不同面貌，這些各自不同的面貌，大抵可分成兩大類，一類是以喜劇收場，另一類則是以悲劇作結，以一下試著分別將類型結局作一簡要的分析：

一、喜劇收場

沒有人願意打毫無成功機率的仗，也沒有人願意作注定要虧本的

⁷⁴ 《詩經·鄭風·風雨》：「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與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⁷⁵ 張籍《節婦吟》：「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裡。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

⁷⁶ 李商隱《錦瑟》：「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柱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的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⁷⁷ 宋 司馬光《西江月》：「寶髻鬆鬆挽就，鉛華淡淡妝成。紅煙翠霧罩輕盈，飛絮游絲無定。相見爭如不見，有情還似無情。笙歌散後酒微醒，深院月明人靜。」

⁷⁸ 李商隱《無題》：「颯颯東風細雨來，芙蓉塘外有輕雷。金蟾鬢環燒香入，玉虎牽絲汲井迴。賈氏窺簾韓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

投資，對於愛情也是一樣，所有在愛情場上的付出與投注，最終都是希望能達到預期的希冀，能有圓滿的結果，這個結果也許要歷經千辛萬苦，遭遇無數磨難，苦盡甘來，才能獲致；也可能因為機緣巧合，上天垂顧，所以在愛情的路上走得氣定神閒，水到渠成，毫不費力，但這總算是有情人終成眷屬，一路走來，風也好，雨也好，烈日也好，暗夜也好，都將成為愛情圓舞曲的前奏與序曲，為這一首人生的大諧和曲添加美妙的旋律與無數風韻。

萍蹤俠影系列的愛情故事，以喜劇收場的佳偶有：張丹楓與雲蕾，澹臺鏡明與雲重，謝天華與葉盈盈，烏蒙夫與林仙韻，周山民與石翠鳳，沐燕與鐵鏡心，于承珠與葉成林，成海山與石文紈，陰秀蘭與周志俠，段劍平與韓芷，葛南威與杜素素等數對情侶，他們都在情場上尋求到了理想的人生配偶，也蒙得眾人多方的祈禱與祝福，是可喜可賀的。以下將他們愛情獲得美果的難易度，分成兩類：(一) 堅定不二，苦盡甘來；(二) 心意相通，水到渠成，試分述如下：

(一) 堅定不二，苦盡甘來

堅定不二，苦盡甘來的例子有烏蒙夫與林仙韻，謝天華與葉盈盈，張丹楓與雲蕾等三對，茲將書中敘述簡表如下：

作品 名稱	人物	堅定不二，苦盡甘來的愛情簡述	頁 碼

《萍蹤俠影錄》	烏蒙夫 林仙韻	上官天野放開了張丹楓，面色一端對烏蒙夫、林仙韻道：「你們都是我的好弟子，我誤了你們十多年啦。現在我將不許婚嫁的戒律取消，這間石室也留給你們了。」烏蒙夫與林仙韻大喜過望，雙雙跪在地上，謝師尊恩典。	604
	謝天華 葉盈盈	（玄機逸士道：「）天華與盈盈，資質最佳，各得我的半套劍法，從今以後准許你們互相傳授，劍可合璧，人亦可以合璧，就由你們的大師兄主婚好了。」謝天華與葉盈盈十幾年的心願得償，自是歡喜無限，但在小輩面前，卻不好意思表露出來，祇是淡淡地相視一笑。	605 606

	<p>張丹楓 雲蕾</p>	<p>張丹楓在心中重讀了這封信一遍，另一個影子又泛上來，這是雲蕾，是父親希望他能夠與之結合的雲蕾！可是經過了那一場傷心慘痛的事件之後，此生此世，祇恐怕是相見無期，還說什？談婚論嫁？張丹楓這兩個月來愁腸寸斷，幾乎又到了如癡如狂的地步。這次歸來，本欲借江南景色，聊解愁煩，哪知不到江南，還自罷了，一到江南，卻不由自己地更想起雲蕾，想當年並轡同來，也正是這個梅子黃時，榴花初放的季節，一路上曾留下多少笑聲，多少淚痕，到而今卻真像李清照詞所說的「物是人非事事休，無語淚先流。」更傷心的是：「柔腸已斷無由斷」，「淚已盡，那能流！」</p> <p>古城如畫，景色還似當年，雲蕾的影子，已像當年的淺笑輕顰，不住地在眼前搖晃，張丹楓禁不住低低地嘆了一聲：「小兄弟，一切都太遲了啊！」</p> <p>忽聽得一聲嬌笑，張丹楓的耳邊就似聽得雲蕾說道：「誰說太遲？你怎？不等我啊？」張丹楓回頭一看望，祇見一匹棗紅馬上，騎的正是雲蕾，淺笑盈盈，還是當年模樣。</p> <p>這是夢境，還是真人？張丹楓又驚又喜，祇見雲蕾策馬行來，低眉一笑，招手說道：「傻哥哥，你不認得我？？」呀，這竟然不是夢境！張丹楓大喜若狂，叫道：「小兄弟，真的是你來了？真的還不太遲？」雲蕾道：「什？遲不遲的啊？你不是說過任憑路途如何遙遠，總會趕到的？？」你看看，不但我趕了來，他們也趕來了！」</p> <p>雲澄後面還有幾匹坐騎，那是雲重和他的母親，澹台滅明和他的妹妹，一齊看著他們，微微含笑。澹台鏡明策馬上前兩步，與雲重同行，揚鞭笑道：「丹楓，快活林中已佈置一新，園林更美，你還不進城？？」張丹楓如在夢中初醒低聲說道：「小兄弟，你也進城？？」雲蕾盈盈一笑，種種恩仇，般般情愛，都盡融在這一笑之中。</p>	<p>674 675</p>
--	-------------------	--	--------------------------

張丹楓與雲蕾兩人真是歷盡了愛情的折磨才得以結合的，愛得越

深便越痛苦，感情越堅貞便越遭磨難。「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⁷⁹」，正當張丹楓認為此生永遠與雲蕾無緣，準備心死之時，梁羽生神來一筆，讓局面來了個大逆轉，使瀕臨悲劇結束的情節，已經準備奏出憂傷氣氛的尾聲，一下子突然輕快起來，真是吊足了讀者胃口。這樣的圓滿結局使人感動中帶著欣慰，雖然不免落入俗套，但又何嘗不是張丹楓努力過所應該獲得的收穫呢？謝天華與葉盈盈，烏蒙夫與林仙韻這兩對因師門恩怨被延擱了十餘年的婚姻，終於在張丹楓無私出借「玄功要訣」的豁達大度下，得到了開通：

上官天野接過那本小書一看，祇見上面題著《玄功要訣》四字，下面的署名是：「彭瑩玉著」。張丹楓哈哈笑道：「我騙了你沒有？此人豈不是百餘年前做過兩位皇帝師父的人？你自己揭開看看吧，看你還會不會堅持必須以童子之身才能學你那勞什子的一指禪功夫？」上官天野驚呼道：「原來彭和尚的遺著在你的手上，是你借給他的？」張丹楓微笑不語，忽而朗聲吟道：「願求一滴楊枝露，灑作人間並蒂蓮。凡是天下有情人，本來都該成眷屬。」上官天野心情激蕩，須知這本《玄功要訣》乃是武林中的無價之寶，張丹楓為了要玉成烏蒙夫與林仙韻的一段姻緣，竟肯借給他看，實屬難得。這一瞬間，恩怨情孽都已在上官天野心頭化解，忽而哈哈笑道：「小兄弟，真有你的，你才是天下第一情癡。」攬著張丹楓大笑。（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03-604）

張丹楓的無私，頓時開悟了上官天野，他30年來心頭解不開的情結，登時雲開霧散，連帶的也令謝天華與葉盈盈的愛情路上綻露了燦爛的陽光。凡是含淚播種的，必歡笑收割，一點都不假！

⁷⁹ 宋 陸游《遊山西村》：「莫笑農家臘酒渾，豐年留客足雞豚。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簫鼓追隨春社近，衣冠簡樸古風存。從今若許閑乘月，拄杖無時夜叩門。」

(二) 心意相通，水到渠成

相較於張丹楓與雲蕾的歷盡艱難，澹臺鏡明與雲重，周山民與石翠鳳，沐燕與鐵鏡心，于承珠與葉成林，成海山與石文紈，陰秀蘭與周志俠，段劍平與韓芷，葛南威與杜素素等數對情侶，他們的愛情從開花到結果的過程，就相對的順利多了，可以說是因為他們早就心意相通，再加上近水樓台，所以成為夫妻就水到渠成，順理成章了。試以雲重與澹臺鏡明為例：

澹臺鏡明自從決定成全張丹楓與雲蕾之後，與雲重兩人護送寶藏入京，不幸中途遭遇瓦剌進襲，澹臺鏡明受箭傷，雲重不避危險，捨命救出澹臺鏡明：

雲重保護澹臺鏡明落荒而逃，半個時辰之後，已將戰場遠遠拋在後面。雲重鬆了口氣，忽見澹臺鏡明面色蒼白，雲重問道：「怎？啦？」澹臺鏡明道：「沒什？」但已握不緊繩？，在馬背上嬌軀亂顫，搖搖欲墜。雲重微微一笑，柔聲說道：「澹臺妹子，我以前受傷之時，多蒙你的救護，你曾教過我不要硬挺，你可記得？？」說完之後，在馬背上飛身一跳，跳到澹臺鏡明的馬上，搶過繩？，扶緊澹臺鏡明，說道：「澹臺妹子，你且歇歇，咱們找一處人家，躲它幾天，待你養好了傷，再想法入京。」澹臺鏡明對雲重殊無好感，但見他柔情似水，加意扶持，心中也自感動。（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3冊：《明月邊城》（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53）

澹臺鏡明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與雲重相處的，她原本是爽朗的女郎，雲重在太湖山莊時就已經對她頗有好感了。一場戰爭，讓他們的人生起了重大的變化，讓他們從陌生而熟悉，從無意而有情。後來兩人陷入王振黨羽路明路亮兄弟的陷阱之中：

雲重在黑暗之中摸索，澹台鏡明道：「嗯，我在這兒。」雲重小心翼翼地挨近過去，忽聽得澹台鏡明「哎喲」一聲叫將起來，原來雲重碰著她的傷口。雲重抱歉道：「澹台姑娘，我死不足惜，祇是今日累了你了。」澹台鏡明本想罵他毛手毛腳的，聽他一說，反覺不安，低聲說道：「不，是我累了你了，你本來可以逃出去的。」

雲重心中甜絲絲的，道：「你傷口痛嗎？」澹台鏡明道：「反正咱們都是要死的了，還管它痛與不痛？」雲重道：「不，我不願意見你痛苦。」室中漆黑如墨，除了澹台鏡明的剪水雙瞳之外，雲重其實並沒見什？。澹台鏡明經了這場患難，對雲重憎惡的心情已減了幾分，聽了這話，更是心中感動，低頭不語。雲重道：「你解下衣服，讓我給你敷藥。」治外傷的金創傷，一般會武之人，都是隨身備著，不過適才匆匆逃命，無暇敷傷罷了。雲重一面說話，一面輕輕地伸手過去，道：「你拿著我的手，引到傷口上去。」澹台鏡明面上一熱，但一想在這暗室之中，解除了衣裳，也無關係，她性情本來爽朗豪邁，便不推開雲重的手，解了上衣，讓他敷傷。（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3冊：《明月邊城》（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58-459）

他們第一次相處就共乘一騎，現在暗室療傷過程中，又免不了有肌膚之親，雲重又是鐵錚錚的漢子，澹臺鏡明很快的就接受雲重成為生命中的伴侶了。

忽聽得澹台鏡明幽幽說道：「你英雄年少，高擲科名，這樣不明不白的死了，豈不可惜！」雲重道：「張丹楓所托的寶藏，今日定可護送至京，我一心報國，而今總算做了一點事情，死亦無憾。」澹台鏡明心潮波湧，對雲重的觀感又改了幾分，心道：「此人雖然性情固執，氣量也稍嫌淺窄，卻也還有可取之處。」

澹台鏡明與雲重在暗室之中默默相對，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忽聽得外面馬聲嘶嘶來的似乎不止一騎。雲重說道：「不好。北京在敵人包圍之中，這來的定是瓦剌軍兵，若然他們將我們擒去獻給瓦剌，那我就寧願自殺，你可要原諒我

不能再照護你了。」澹台鏡明笑道：「你死了難道我還獨自活嗎？」（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3冊：《明月邊城》（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59）

上天安排好了這樣的因緣，讓雲重與澹臺鏡明有了相互瞭解的機會，也讓澹臺鏡明的感情重新得到了新的避風港，他們的感情路上沒有如張丹楓與雲蕾的千萬阻撓，所以進展得很順利。後來雲重成為與瓦剌議和的使者，就是澹臺鏡明與他同行的：

澹台鏡明忽道：「張丹楓與你的妹妹若然是知道了咱們到來，不知多歡喜呢！山民哥哥前去報信，想來已見著他們了。咱們到了瓦剌，總有幾天耽擱，才遞國書，你看要不要先到張家去找他們？」雲重「哼」了一聲，道：「你到張家找誰？張丹楓或者會在家中等你，雲蕾若住在張家，那就不是我的妹妹。」澹台鏡明噗嗤一笑，小指頭戳了他一下笑道：「你這個牛脾氣幾時才改？有什？不共戴天之仇值得如此耿耿於心呢？這次若不是虧了張丹楓，于閣老也不會知道瓦剌的內情，兩國之間，也不會這樣快便同意談和，全虧了他，才有你這個議和的使者呢！」雲重給她說得低下了頭，想起張丹楓果然是一片丹心，為了中國，默然不語。

澹台鏡明微微一笑，豎起小指頭又在他的額角戳了一下，道：「虧你是大丈夫，氣量如此狹小，還不及我等女流之輩，我們與你的朱家天子也是世仇，我們守了幾代的珍寶，結果還不是都拿了出來獻給朝廷。張丹楓若是記仇，他也不會設謀劃策，要于閣老去接皇帝老兒回來了。」澹台鏡明心直口快，侃侃而談。雲重心頭一震，思潮動蕩，心道：「難道我就不如張丹楓？」（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3冊：《明月邊城》（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19-620）

可見澹臺鏡明是對雲重具有相當影響力的，雲重倔強的脾氣，全靠澹臺鏡明加以軟化點化。他們兩人個性上一剛強頑固，一溫柔善解，剛好互補，所以後來成就了美滿姻緣。

其他如陰秀蘭與周志俠的際遇，也幾乎和澹臺鏡明與雲重相仿，

陰秀蘭原屬意張玉虎，但她被龍劍虹對張玉虎所做的犧牲感動了，知道感情是不能勉強的：

陰秀蘭獨自徘徊，思如潮湧，她想起了母親贈藥的那番心意，也想起了母親悲慘的一生。「媽受了命運的折磨，不能與她所喜歡的人結合，她一生一世都懷念著他；我爹迫她成婚，生下了我，結果卻是只是得到她的痛恨，末了還同歸於盡！」陰秀蘭想起古廟中那悲慘的一幕，事隔多日仍是不禁毛骨悚然。她母親的例子在心裏敲起了警鐘：「不是兩情相悅，難免悲慘收場！張玉虎歡喜的是龍姑娘，縱使我和他勉強成婚，待他知道真相之後，只怕他也會像我媽一樣，終生懷念他所歡喜的人；而對我則必將是怨恨的了。」想至此處，陰秀蘭似是在一個糊塗的夢裏醒來，雖然難免辛酸，心境則已比以前開朗。她慢慢打開窗戶，讓陽光照滿室中，驅走了她的陰霾。（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3冊：《修羅陰功》（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565）

陰秀蘭終於破繭而出了，她不再為沒有出路的愛情哀傷苦惱，她親自抹去了心頭上的烏雲，迎接許久未曾再見過的煦陽了。周志俠奉父母之命務必要尋回陰秀蘭，好照顧她報答她母親的救命之恩，周志俠知道父母的心事，實是想陰秀蘭做他們的媳婦：

周志俠從來不曾和女子打過交道，在陰秀蘭面前，尤其感到局促不安，陰秀蘭望了他一眼，又瞧出幾分，大大方方地說道：「周寨主對我這般愛護，我實在非常感激，我本來不想給山寨多添麻煩。」周志俠一急，期期艾艾地說道：「陰、陰姑娘，這、這是什麼話？姑娘對山寨的大恩，我們真、真不知如何報答？姑娘再說這些客氣話，那不是大、太見外了嗎？」

祇聽得陰秀蘭續道：「我這次陷身魔窟，全靠你們解救，才得以逃出生天，你們的恩德，我才不知道該如何報答呢？尤其周寨主在百忙之中，還為我費了這許多心力，我理該到山寨去向他道謝。」周志俠聽她答應了，這才放心。

陰秀蘭又道：「說起來我還未曾向公子謝罪呢，那一

次」周志俠道：「過往的事，還提它做什麼？」陰秀蘭微笑道：「你當真是一點也不怪我了麼？」周志俠道：「你們母女幫了山寨這樣大的忙，救了我父親的性命，我感激還來不及呢！」

陰秀蘭落落大方，一路上和周志俠有說有笑，周志俠對她的態度也漸漸自然，不再感到拘束了。（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4冊：《北溟抗天》（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78）

陰秀蘭與周志俠成為俠侶，實與澹臺鏡明與雲重的境遇，如出一轍，澹臺鏡明與陰秀蘭都曾在愛情路上跌倒過，雲重和周志俠也都是心寬理智的俠義英雄，都有既往不咎的氣度，所以他們的愛之旅也就幾乎沒有什麼波折了。

周山民與石翠鳳的婚姻由雲蕾移花接木，直接促成，張丹楓間接推了一把：

石翠鳳偎近雲蕾，拉她的手，顫聲說道：「雲相公，你當真是個女子麼？」雲蕾面紅過耳，低聲說道：「姐姐，你說得不錯，我當真是個女子！」石翠鳳花容失色，指著雲蕾道：「小冤家，你，你」哽咽著說不下去。雲蕾羞慚不已，道：「好姐姐，是我一時淘氣，欺騙了你。姐姐，你別惱怒，我、我還有一位義兄」石翠鳳杏臉生嗔，怒道：「誰管你什麼義兄，呀，小冤家，你一點也不知道我的心事！」石翠鳳此時雖已明知她是個女子，但說話的口氣，仍是將她當作男子看待，張丹楓聽了，不覺失笑。石英比較老成持重，將張丹楓拉過一邊細細盤問，張丹楓將雲蕾的來歷說了，又笑道：「當時是你擇婿心切，雲蕾又是小孩子心性，要不然也不至於鬧了這場笑話。好在也不過蒙了你們一年，不至於誤了令媛的青春。金刀周健的兒子你是見過的了，你說此人在後輩之中，也算得是一位少年俊傑吧？」石英一聽，自然知他話中之意，沒精打采，答道：「女兒的婚事，我也不再管啦。周山民嘛，若與雲相公相比，那自然比不上。但也還算得是個有出息的孩子！」（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3冊：《明月邊城》（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89）

石翠鳳有心栽花花不發，雲蕾無心插柳，卻為周山民種出一河柳蔭，也算是成就人間一樁美事！

沐燕情人眼裡出西施，早將鐵鏡心視為偶像，後來回到大理，鐵鏡心感激沐家父女對他的體貼入微，賞識他的才學，對沐燕又增了一層好感：

沐燕目注房中，抿嘴笑道：「你的東西這樣凌亂，咱們就要走啦，我替你收拾收拾。」鐵鏡心不知不覺地跟她入房，祇見沐燕拈起一張詞箋，笑道：「原來你還有興致填詞。」輕輕念道：「望裏春山接翠微，無情風自送潮歸，錢塘江上悵斜輝。我似江潮來又去，君如鷗鷺逐波飛，人生知己總相違。」鐵鏡心尷尬一笑，說道：「囚居鬱鬱，用坡老詞意填了這一闕『浣溪沙』調，教你見笑了。」

這首詞原來是鐵鏡心懷念于承珠而作的，這時鐵鏡心見到沐燕如此體貼自己，想起自己把于承珠當作知己，可是于承珠卻並未把他當作知己。當下就將沐燕看成紅顏知己了。

沐燕盈盈一笑，說道：「小妹不辭班門弄斧之誚，用韋莊詞意，也來填一闕浣溪沙，請你指正。」就接在鐵鏡心詞稿下面，揮筆寫道：「酒冷詩殘夢未殘，傷心明月倚欄干，思君鬱鬱錦衾寒。咫尺天涯憑夢接，憶來唯把舊詩看，幾時攜手入長安？」韋莊是唐朝秀才，後來奉使入蜀，被前蜀王王建留在四川做「記室」，沐燕用韋莊詞意填詞，不但曲曲折折地表達了她的心事，而且是勸鐵鏡心學韋莊一樣，既然在中原不得志，那就不如到雲南去佐她父親。鐵鏡心讀了此詞，暗暗稱贊沐燕的聰明，手捧詞箋，正待說話，但見沐燕回眸一笑，兩人心意相通，一切的話都不必再說了。（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731-732）

人生的際遇就是如此，有時「我本有心像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

⁸⁰」，有時卻又「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鐵鏡心情歸雲南沐燕，終究無緣於若長江湧動，猛志逸四海的于承珠，或許只能這樣來看。

于承珠與葉成林的愛情，是一種自然平淡，真正的水到渠成模式，葉成林是剛毅木訥篤實誠懇的礦工子弟，于承珠起先因為對風流倜儻的公子書生鐵鏡心用情，所以對她毫不在意，直到葉成林負傷與澹臺滅明前往大理王府擊退陽宗海之後葉成林的影子在于承珠心頭開始有了一定的份量：

這一晚上于承珠又是徹夜無眠，鐵鏡心和葉成林的影子又是交替地在她腦海中浮現。不過有一點不同的是：在以往，當于承珠想起這兩個人的時候，不管她怎樣佩服葉成林，到了最後，卻總是鐵鏡心的影子佔據了她的心頭；但今晚，當第一線晨曦透入窗戶的時候，葉成林的影子卻壓倒了鐵鏡心，于承珠在朝陽的溫暖中也睡著了。（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513）

後來，在前往東南沿海支助葉宗留的路上，在芙蓉山凌雲鳳山寨前，兩人有一次在廟裡生火時，葉成林向于承珠說起鐵鏡心的優點：

于承珠聽葉成林不住地稱讚鐵鏡心，禁不住想起鐵鏡心曾在她面前譏誚過葉成林粗鄙無文的說話，其實葉成林的文才雖然遠不如鐵鏡心，卻也不至於像他所說之甚。這霎那間，於承珠忽然有一個奇異的感覺，葉成林雖然是一個礦工的兒子，但好像比出身在『書香門第』的鐵鏡心還『高貴』得多。（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517）

那是第一次，于承珠發現葉成林像一顆樸拙的玉石，雖沒有亮麗

⁸⁰ 明 凌濛初《拍案驚奇 卷卅六》：「本待將心託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

的外在，卻有一顆高貴的心。後來又見到葉成林表現出仁骨俠心，義救湖北官軍的石破天驚之舉，才對她刮目相看。再由平日的相處，漸漸發覺他的優點，才慢慢加重愛情的比重在葉成林的身上，直到對鐵鏡心完全失望，才全心全意向著葉成林：

于承珠好像嬌女見了久別的母親一樣，躲進雲蕾懷中，眼淚禁不住奪眶而出，雲蕾輕撫她的頭髮，柔聲問道：「珠兒，你受了什？委屈了？」于承珠道：「沒什？」雲蕾道：「鐵鏡心呢？聽說他與你一道來京，怎不見他？」于承珠心中酸楚，道：「他，他，我與他各走各的路啦。」眼淚又禁不住簌簌而下，雲蕾一笑說道：「癡孩子，少年人吵吵架事極尋常，這也值得哭？？當年我和我的師父就不知多少次鬧得幾乎決裂了呢！」在蒼山之時，雲蕾屢次見鐵鏡心向于承珠大獻殷勤，還祇當鐵鏡心是她的意中人，哪知他們之間卻始終是貌合神離。于承珠哽咽說道：「不，不是普通的決裂，他將義軍的軍情泄露給了官家知道。」張丹楓吃了一驚，道：「鐵鏡心雖然書生氣質太重，看來卻還不是這樣的人，這是怎？回事？」于承珠將杭州那一晚的經過說了，張丹楓嘆道：「原來他是為了維護父親和你，你以前將他比喻作江南園林裏的玫瑰花，確是有知人之明，一場暴風雨，玫瑰花就先凋謝了。那？，葉成林呢？」于承珠道：「他在屯溪獨抗十萬官軍。」說話之時，眼中流露喜悅。張丹楓笑道：「那還好，玫瑰謝了，還有大青樹抗著狂風暴雨呢！」于承珠想著葉成林處境的危險，歡悅之情霎又變為憂懼，張丹楓笑道：「待這裏事情一完，我和你找葉成林去。」（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41）

直到這時，于承珠才發覺，原來常駐在心頭上的鐵鏡心的影子，已經不知在什麼時候，被葉成林所取代了，她自己早將葉成林的影子放在心頭的最重要的位置上，連他自己都未曾發覺。

于承珠笑道：「你們在這樓頭賞賞花吧，我不打擾你們

了，嗯，這園中什？花草都有，就可惜沒有大青樹。」鐵鏡心目送她下樓而去，祇見葉成林在一棵大樹旁邊，正在向他招手。（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731）

最後于承珠終於滿足地，安心地倚靠在她生命中的大青樹下，風來，有大青樹迎著；雨來，有大青樹遮著；她尋到了生命中最珍貴的寶石。

成海山與石文紈，段劍平與韓芷，葛南威與杜素素等三對情侶，除了葛南威與杜素素有前述杜素素出走的小插曲之外，後來也發生了巫秀花愛慕葛南威的小插曲，但是都對她們的愛情發展與結果沒有影響，所以他們三對情侶，都是發展平順，沒有波折，後來都水到渠成，成為真正是天涯俠侶。

二、悲劇收場

愛情的路上，能攜手共修百年固然令人羨慕，但是「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最終仍有未能與心愛的人共譜鴛曲，鴛盟不得實現，令人傷感的遺憾故事在世間流傳發生。「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⁸¹」愛情的悲劇結局，通常都是「不知魂已斷，空有夢相隨⁸²」、「蠟炬成灰淚始乾」的悲淒境況；也通常都是「為伊消得人憔悴，衣帶漸寬終不悔」，「覺來知是夢，不勝悲。⁸³」的，那種愛情誓言不能實現的淒苦痛絕與不捨，實在是人生至痛。

⁸¹ 語出江淹《別賦》。

⁸² 韋莊《女冠子》：「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別君時，忍淚佯低面，含羞半斂眉。不知魂已斷，空有夢相隨。除去天邊月，無人知。」

⁸³ 韋莊《女冠子》：「昨夜夜半，枕上分明夢見，語多時，依舊桃花面，頻低柳葉眉。半羞還半喜，欲去又依依。覺來知是夢，不勝悲。」

萍蹤俠影系列的愛情悲劇，大至可分成（一）、廣陵琴散，情天餘恨；（二）、鳳泊鸞飄，情付杳冥；（三）、遇人不淑，造化弄人，等三種不同類型，試分析如下：

（一）廣陵琴散，情天餘恨

這一類型的愛情悲劇結局，是相愛的兩人，一方遭受意外殞命，致使鴛鴦中途失去伴侶，形單影隻，愛的樂章嘎然而止，真是「往者已矣，生者何堪？」陳玄機與雲素素，陳石星與雲瑚這兩對恩愛情侶，最後的結局就是如此，令人不忍。此外，脫不花單戀張丹楓，為保護張丹楓，獻出生命的壯舉，也勉強可歸為這一類。先來看陳玄機與雲素素：

陳玄機與雲素素一見鍾情，兩情繾綣，無奈相知相惜又相愛的兩人，竟是同父異母的兄妹，這樣的無情打擊，不啻是晴天霹靂，剎時之間，摧毀了人間一對惹人愛憐的情侶：

賀蘭山裏還有兩個傷心的人，那是雲素素和陳玄機。雲素素也幾乎支援不住了，但她還是疾風一樣的狂奔，逃避陳玄機的追逐。

夜風中吹來陳玄機悲涼的叫聲：「素素，你等等我呀！素素，你不理我，也該和我說一句話呀！」然而素素仍是不肯回頭，兩人之間，祇有夜風作他們的使者。將陳玄機呼喚的聲音傳過去，又將雲素素泣泣的聲音傳過來！（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41）

雲素素為何要逃？因為她無法接受自己用生命去愛的人竟是自己的哥哥，再沒有比這個更大的打擊了，她完全崩潰了，是誰揭開這個傷心的謎底的？是誰安排這樣一段讓人欲癡欲醉的美麗愛情？又

是誰這般忍心開這麼大的玩笑，將她送至最高遠的雲端，又很狠的將她從雲端推下？

陳玄機發力狂追，與雲素素的距離漸漸縮短了。陳玄機又叫道：「素素，你說過在這世上祇有我一個親人，你說過從今之後，不論海角天涯，你都要跟我在一起！嗯，素素，你怎麼啦？」夜風吹來素素哽咽的聲音：「不成，不，不成玄機，你不知道」

陳玄機叫道：「咱們還有什麼事情不可以談的，素素，你告訴」可是素素沒有回答，她越跑越快，像鳥兒一樣的飛上峭壁懸岩，就將到達峰巔了。（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42）

單純專情的陳玄機仍未明白，雲素素為何要逃避他？直到粗豪直魯的上官天野告訴他昆吾寶劍與達摩劍譜都是陳定方的，也就是他的東西時，他才猛然驚覺：

「轟」的一聲，好像青天起了個霹靂，陳玄機什麼都明白了，陡然間忽見雲素素玉手一揚，將那柄昆吾寶劍拋了過來，顫聲叫道：「玄機，玄機，你，你，你明白了麼？不要近我，不要近我！」這一瞬間陳玄機好像突然給抽掉了魂魄，身不由己的仍然飛奔而上，不知是雲素素想避開他還是偶然失足，突然一步踏空，從千丈高峰直跌下去！

山風陡起，山谷四面都響起了陳玄機慘厲狂叫的聲音，上官天野一片茫然，大聲叫道：「這是怎麼回事？」誰也沒有答他，滿山都是陳玄機呼喚「素素」的聲音，他發狂般的四處尋覓，當然他再也找不到雲素素了！

但見大火融融，山風呼嘯，在陳玄機的狂叫聲中，雲家也已燒成了一片瓦礫。（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43）

一樣是玉宇無塵，銀河瀉影，月光如水的迢迢良夜，陳玄機曾與雲素素在山頂撫琴高歌，彈出了相思萬縷；今夜一樣的月色，一樣的人兒，但情況已是完全兩樣！往事歷歷，重泛心頭，陳玄機面對巨變，

不禁也茫然了

兩情相悅，知心知己，原是人間最被稱羨的佳侶，剎那間，硬生生被無情拆散，人天兩隔，任誰也不忍；縱是世間無限丹青手，定也畫不成這一片令人難堪的傷心⁸⁴。

陳石星與雲瑚是一對飲譽江湖的俠侶，因為陳石星是大宗師張丹楓的關門弟子，雲瑚則是曾是武狀元的雲重的孫女，兩人都是俠骨如鋼，柔情似水的武林新秀，他們同病相憐，相知相惜，雖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無婚姻之約，出身不同，但卻真心相愛，是武林稱羨的真誠愛侶。不幸在琴劍天涯，仗義國事的途中，陳石星誤服奸惡小人慕容珪的毒藥，而命在旦夕。重諾守信的陳石星為完成師父張丹楓的遺命，捨命前往天山尋訪師兄霍天都，在天山腳下，又因義救好友葛南威與杜素素，不惜與天龍劍、豔羅刹夫婦激戰，竟因而提早引發劇毒：

陳石星把古琴拿出來，說道：「葛大哥，你一直想聽廣陵散，我沒機會給你彈，請讓我如今了結心願！」葛南威來不及勸阻，他已是叮叮咚咚的彈了起來。

好像是情人的喁喁細語，好像是知己的款款深談。好像是到了春暖花開的江南，好像是在獨秀峰凌虛傲嘯。雲瑚不覺陶醉在琴聲之中，想起了『獨秀峰青，灕江波暖，花橋煙月朦朧！』想起了太湖的月夜泛舟，想起了雁山的采擷紅豆。

琴聲一變，宛如三峽猿啼，宛如鮫人夜泣，他彈出了千載之前稽康彈這曲廣陵散的心境。好友生離，嬌妻死別忽地『啪』的一聲，琴弦斷了。

人琴俱杳，雲瑚呆若木雞，撲在陳石星身上。劍氣消沉，廣陵散絕，情天難補，空有餘哀！（梁羽生，《廣陵劍》，第6冊：《塞外星沉》（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1498-1499）

⁸⁴ 唐 高蟾《金陵晚望》：「曾伴浮雲歸晚翠，猶陪落日汎秋聲；世間無限丹青手，一片傷心畫不成。」

陳石星短暫的一生，宛如彗星劃過天際，投射出耀眼奪目的光芒，她與雲瑚少年知己，相愛相守，為國為民奔走，為情為愛圓夢，可惜，天不假年，上蒼弄人，讓真正相愛的人無法圓諧鴛盟，致使愛情如廣陵散絕，情天餘恨，令人不禁掩卷嘆息。江淹的《恨賦》裡說：「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丘壟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可說是為《廣陵劍》的愛情悲劇，作了最深刻的註解。

瓦剌郡主脫不花為張丹楓所做的犧牲，是一則驚天動地的愛的傳奇：脫不花的父親也先欲置張丹楓於死地，準備以大砲轟毀張宅，在情郎張丹楓生死俄頃之際，脫不花表現出為愛捨親，更為愛捨身的大無畏的精神：

窩扎合大驚，急忙搶上，只見脫不花一躍而起，尖聲叫道：「張哥哥，不是我不救你，我已盡力了！」倒轉刀柄，一刀插入胸膛，回身倒下，雙手猶自緊緊抱著炮身。（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3冊：《明月邊城》（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61）

脫不花是個為了愛情而生的人，小說對脫不花雖然著墨不多，但「嬌軀填炮口，熱血護檀郎」這悲壯的一幕，讓讀者對這位蒙古族的女兒肅然起敬。她的愛雖然一廂情願，卻又一往情深，她為愛衝動、迷狂、不顧性命，他將所愛的人，看成比自己的生命都還重要，他以張丹楓之生為生，以張丹楓之死為死，因為不願所愛的張丹楓死，所以心甘情願為張丹楓而死，這便注定了她的愛情結局一定是悲劇，但是，她愛得充分、勇敢、死得悲壯、感人，雖死猶生。

這些愛情悲劇，有的令人不忍，有的令人嘆息，有的令人讚佩，

只是「往者已矣，生者何堪？」「繫我一生心，負你千行淚⁸⁵」大概可以作為這類型的愛情結局留下的人他們的心情最佳寫照，也為他們難圓的愛情作一註腳。

（二）鳳泊鸞飄，情付杳冥

「自是浮生不可說，人間第一耽離別⁸⁶」，真正相愛的兩人，無法繼續相處，導致勞燕分飛，也是令人傷懷的。本來愛是包容，愛是諒解，愛是成全，愛是一生一世的，但雙方彼此想要擁有對方的一生一世，必須在心靈與實際上真正在一起，感情才得以真正的溝通，因為短暫的激情，終究是抵不住彼此長相廝守的感情的。《聯劍風雲錄》中的霍天都與凌雲鳳就是這樣一對因瞭解而分手的情侶，因為他們的心靈與實際產生了分歧，他們各有自己的堅持，來看看書中對她們夫妻產生的歧見的敘述：

霍天都曾遠從天山千里迢迢來到東南沿海尋愛妻凌雲鳳，因為凌雲鳳說要幫義軍抵抗倭寇，結果並未發現，便留下了一封信，請于承珠代為勸回凌雲鳳：

張玉虎道：「好啦，那就回到凌姐姐身上，我聽你說過，他們是經過患難的夫妻，又是從小一起長大的表兄妹，難道還不能兩心如一？」于承珠嘆口氣道：「他們兩人情比金堅，可就是還不能兩心如一！」張玉虎奇道：「你越講我就越糊

⁸⁵ 柳永《憶帝京》：「薄衾小枕天氣。戶覺別離滋味。展轉數寒更，起了還重睡。畢竟不成眠，一夜長如歲。也擬待、卻回征轡。又爭奈、已成行計。萬種思量，多方開解，只恁寂寞厭厭地。繫我一生心，負你千行淚。」

⁸⁶ 王國維《蝶戀花》：「滿地霜華濃似雪。人語西風，瘦馬嘶殘月。一曲陽關渾未徹，車聲漸共歌聲咽。換盡天涯芳草色。陌上深深，依舊年時轍。自是浮生無可說，人間第一耽離別。」

塗了，還是請你爽爽快快地說明凌姐姐為什麼離開他吧？」

于承珠道：「霍天都一心一意要創立天山劍派，他拼著把一生心血都放在劍術的鑽研上。偏偏你們搞出劫各省貢物的事情來，而你們又邀他們出山相助。」張玉虎道：「也用不了他們多少時候，而且答不答應，全在他們，難道因我邀請他們此山，會弄到他們夫妻不和麼？」于承珠道：「當然不能怪你。但他們夫妻卻確實是為了這件事情生了意見。凌姐姐答應了你們，霍天都卻不願意她出來，她就偷偷跑了。」（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1冊：《震動天下》（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51）

他們夫妻並非不恩愛，只是因為對人生的志業與理想的看法不同：

霍天都道：「雲鳳，咱們回轉天山去吧。」凌雲鳳雙眼一睜，說道：「你到此間，為的就是要勸我回去嗎？」霍天都道：「我勸你不要重入江湖，你不聽我的話，你瞧，如今不是吃了苦頭了？」凌雲鳳冷笑道：「學成劍術，難道就祇是為了善保自身？古往今來，多少俠士，為國為民，拋頭顱、灑熱身亦在所不惜，何況祇是吃了一點苦頭？好吧，你若畏懼！你自己回去。我接了金刀寨主的英雄帖，絕不能拋棄他們獨自逃生。」（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2冊：《凌雲一鳳》（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57）

凌雲鳳是豪氣干雲的女中丈夫，一心兼善天下；他認為霍天都欲成一派宗師是獨善其身的行為，所以兩人產生了對為來的歧見：

霍天都一心以為事情完了，凌雲鳳便可以跟他回去，哪知道又還有風波，當凌雲鳳說出，想邀他再一同去向七陰教主索取貢物之後，霍天都甚是不悅，冷冷說道：「雲鳳，你說過的話算不算數？」凌雲鳳雙眉一豎，費了很大的勁才抑下了怒氣，反問道：「怎麼？我哪些話不算數？」霍天都道：「你說咱們聯劍打走了喬老怪之後，你就與我回轉天山！」凌雲鳳道：「我記得說的是將喬老怪打敗之後，也就是說要打得喬老怪逃回老巢，不敢再來騷擾咱們的時候，那時咱們

才可以安心離開朋友們。現在喬老怪可並沒有認輸，還並未算得是將他打敗呀。」(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2冊：《凌雲一鳳》(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97)

凌雲鳳就是這麼一個急公好義熱情俠義的女俠，可是霍天都卻對他的行為頗為不屑：

霍天都雙眼朝天，意殊不屑，淡淡說道：「我苦心學劍，指望的是自成一家，你卻要我給什麼金刀寨主作打手，我僅僅是個作打手的材料嗎？」

凌雲鳳氣往上湧，再也按捺不住，說道：「請你出來幫忙，你卻當作辱沒了你？真是豈有此理。幫周大哥他們劫了貢物，便可以援助義軍，讓他們吃飯穿暖，在北方抵禦韃子和滿洲的人寇、在東海抵禦倭寇的進侵，你便權充打手那還有什麼不值得呢？」霍天都道：『我不想做什麼大英雄大豪傑，這些保國安民的大事，你不用與我商量。』凌雲鳳冷笑道：「我知道你鄙薄所謂一時的『英雄豪傑』，你要做一派宗祖，你要的是萬世之名。但我問你，倘若咱們成了亡國之民，縱許你我高隱天山，不受騷擾，但眼看普天下的百姓都在受苦受難，你縱然練到了劍仙的那一流地步，卻又有什麼意思？」霍天都默然不語，(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2冊：《凌雲一鳳》(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98)

這一番義正辭嚴的說詞，說得霍天都無言以對，更可見凌雲鳳「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民胞物與胸懷，也間接貶斥了霍天都為一己之私，獨善其身的錯誤觀念：

凌雲鳳又道：「再說這裏有咱們的好朋友，于承珠姐姐的師父、張丹楓張大俠他就曾幫忙過你，指點過你一些武功的訣竅，你這幾年才能夠參透上乘劍法的道理，這固然是由於你的苦學與聰明，但張丹楓指點的功勞，你似乎也不該一筆抹掉吧？如今他的兩個弟子就在這裏，難道你忍心不幫助他們，讓喬家老怪把他們打死打傷？你這樣做，我且不用大道理壓你，首先你就對不起張丹楓。」(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2冊：《凌雲一鳳》(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98)

看了凌雲鳳以春秋大義責夫的畫面，不禁令人對凌雲鳳的氣度與胸襟肅然起敬，凌雲鳳對霍天都只是為自己著想的行徑頗不認同，所以心中暗暗升起分離的念頭：

凌雲鳳忽地感到一陣辛酸，那不是簡單的生氣，而是深沉的悲哀，神色黯然，望著她的丈夫說道：「天都，原來你把我當作絆腳的繩索嗎？你放心，我求你的僅僅是這一次了。」霍天都怔了一怔，緊緊地握著她的手道：「雲鳳，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凌雲鳳道：「沒什麼意思，祇是我不想再做你的絆腳石罷了。」霍天都道：「咱們是患難夫妻，終生伴侶，我想你早日回轉天山，也是為了你好。」凌雲鳳淡淡說道：「多謝了。」霍天都道：「好啦，這一次我聽你的，等會兒就與你們一同去，你心中舒服了吧。」凌雲鳳道：「天都，我不是孩子了，你不用像小時候一樣，一會兒逗我生氣，一會兒又哄我歡喜。你這次願意幫忙，我感激得很，往後的事，咱們將來再慢慢地說吧。」（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2冊：《凌雲一鳳》（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99）

凌雲鳳見霍天都言不由衷的答應下來，心中已經產生了離異的想法。他倆第一次嚴重的言語衝突發生在劫貢事件落幕之後，群俠尋求志士進京面聖之時：

霍天都冷笑道：「你要我也去麼？」凌雲鳳道：「去不去由你自己，我不求你。」霍天都道：「你說，你是不是想去？是不是希望我和你一同去？」凌雲鳳道：「不錯，我是想去。你能同去，那是最好，要不然你就先回天山。」霍天都嘆口氣道：「你快要忘記我是你的丈夫了。」凌雲鳳道：「正因為你是我的丈夫，我才希望聽到別人稱讚你，不但稱讚你的劍術，也稱讚你的俠義。別人叫你一聲霍大俠，我面上也有光采。再說承珠姐姐與我情同姐妹，她現在正需要有本領的人幫助她，難道你好意思讓她一人冒險？」霍天都冷笑道：「這裏有的是大俠、小俠、英雄、豪傑，用得上我麼。沒事的時候你嘲笑我，有事的時候卻要請我麼？哼哼，英雄俠士，值

得幾錢一斤？想不到你隱居天山這麼多年，仍有此等世俗之見。你可知道，天下的俠客多的是，天山劍法就祇是咱們一家！」（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2冊：《凌雲一鳳》（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329）

霍天都終於忍不住說出了他心中的自負與堅持，但卻狠狠的傷了凌雲鳳的心，她忽然感到非常寂寞，非常傷心，竟不再對霍天都產生怒氣，換來的卻是一種深沉的絕望與悲哀，連她自己也覺得可怕：

霍天都其實也是因為一時負氣，故意用挑釁的口吻想挑動妻子和他吵架的，不料凌雲鳳忽然平靜下來，令他大出意外。霍天都怔了一怔，喃喃說道：「我不去，我也不許你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怎管得了這許多！雲鳳，我是為你好呵，你若還有夫妻情份，趁早與我回去了吧。」凌雲鳳柔聲說道：「天都，我現在真的得好好想一想了，今晚我和你仔細談談。現在別說了吧，叫人聽著笑話。」（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2冊：《凌雲一鳳》（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330）

愛情使兩個各有缺點的人相互迷戀對方的優點；婚姻卻使各有優點的兩人相互認識了對方的缺點，如果說愛情使熱情燃燒，婚姻則讓智慧冷凝，在婚姻裡要多加一點信賴、敬意與責任，更需要一些理智。可惜霍天都與凌雲鳳都有各自的堅持，誰也不願讓步，最後他們終於因為彼此有不同的抱負，誰勉強誰跟隨自己都將令對方鬱悶終生，因此，他們在沒有半點爭吵的情形下分手了。相愛的兩個人，因彼此瞭解而分手，鳳泊鸞飄，總是讓人掩卷太息，或許好花開在人世，終也是春、夏、秋、冬一季即逝，愛情大概也應是如此，只要真正愛過一次，一生也就應該無憾了吧。

（三） 遇人不淑，造化弄人

俗語說：「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說的就是女子最怕遇人不淑，婚姻不美滿；戀愛是愛情的花朵，美麗動人；結婚是愛情的果實，應是甘甜可口才是，然而正如愛情並不能保證婚姻的幸福一樣；婚姻也無法保證生命幸福。愈是美好的東西，愈是需要苦力維護，然而卻有人犯下了天下有情人最大的錯誤，假愛之名，以遂行他的私慾與目的，忘記了因緣已定，更要刻意經營的道理，忘了經常施以真誠，灌以心血，導致婚姻成為愛情的墳墓，使愛情衰敗、凋落、死亡。

《還劍奇情錄》裡的陳雪梅是大俠陳定方的女兒，溫柔美麗的她，嫁給文武雙全的雲舞陽，兩人曾有溫暖甜蜜的愛情生活，然而她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她那最親密的枕邊人，竟在她最危險的時候背棄了她，將身受重傷奄奄一息的她推落長江，自己帶著寶劍逃了出去。這讓她終生都忘不了那人面獸心的男人。二十年後重逢，更讓她傷透了心

《還劍奇情錄》裡的牟寶珠，正是謀害妻子的雲舞陽的續弦夫人，雲舞陽利用了本身優秀的外在條件，再加上是結過婚的男人，懂得對女人用心，竟騙得牟寶珠捨棄誠毅樸實的石天鐸，決定下嫁於他；婚後，雲舞陽利用牟寶珠對他的癡戀，為他偷取了她父親的達摩劍譜，使她無言再面對老父，終生都不得再見父親的容顏，她為雲舞陽作這麼大的犧牲，原以為雲舞陽更會愛護珍惜她，哪知雲舞陽是一個忘恩負義，過河拆橋的偽君子，當雲舞陽成為天下第一劍客的美夢成真時，也正是她惡夢來臨時，她在賀蘭山當著有名無實的雲夫人，雲舞陽就這樣折磨了她十八年，十八年間，她日日生活在追悔中，長夜漫漫，默默此情誰訴？⁸⁷她想起了石天鐸對她的真摯愛情，無奈，

⁸⁷ 辛棄疾《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匆匆歸去。昔日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且說道、天涯芳草無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默默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

一切都已經無法再回頭了。

陳雪梅與牟寶珠兩人都是遭受雲舞陽的欺騙，一生的青春與幸福全葬送了。《廣陵劍》中，與雲浩離異的雲夫人，沒有積極的與命運抗旋，聽任父母之意行事，也將自己的幸福毀了，後來再嫁龍文光，日日活在自怨自艾中，成為愛情的追悔者，她們都是遇人不淑，婚姻不幸福的可憐女人。

第四節 愛情的模式

萍蹤俠影系列小說雖是武俠小說，實際上是言情與寫武的有機結合，形式上是寫武，骨子裏是寫情。中國古典小說中本來就有言情與寫武兩大流派，《紅樓夢》可謂言情的壓卷之作，《水滸傳》則是寫武的傳世之書。到了民國時期，一些作者已將上述兩大流派融為一體，像《寶劍金釵》就是以李慕白與俞秀蓮的愛情糾葛為主線，諸多武功描寫、打鬥場面都不過是從這條主線上引發出來的枝蔓。梁羽生在本系列武俠小說裡，著意強化了以情為主，以武為輔的趨勢，並借鑒西方文學和影視藝術的一些表現手法，把情寫得更濃，把武寫得更神，筆墨更加揮灑放任，所見更為酣暢淋漓。所以萍蹤俠影系列小說的主體是「情」，基調是「情」，可以說是情濃於武的俠情小說。小說中陽剛之氣與柔媚之情兼容並蓄，尤其是寫情的深刻與動人，實在是令人難忘，系列小說中的武功招式與精彩的武打描繪，經過多年之後，很可能已讓人不復記憶，但書中主要人物之間的微妙情感糾葛，及其理性難及的心理波瀾，擴大成人生的某種無奈和悲涼，卻久久的銘刻在我們的心中。

在本系列小說裡，梁羽生非常重視小說中的愛情線索，甚至可說

玉環飛燕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

是對愛情極端尊重，愛情主題幾乎都成為小說中的重要情節，有些甚至成為壓倒武俠內容的真正主線；例如：《還劍奇情錄》寫出了陳玄機對愛情的真誠、勇敢、執著、癡心和悲苦，寫出了雲素素在情感與禮教、情感與理性及情感與個性的重重矛盾中的痛苦、感傷、掙扎和迷失。

這一綿密的感情情節，實際是全書的真正的潛在主線，架構起一個傷情的世界。不獨《還劍奇情錄》而已，萍蹤俠影系列每一部小說中都有極多比重的愛情情節，如《萍蹤俠影錄》寫的是張丹楓與雲蕾苦盡甘來的愛情史；《散花女俠》描繪了少女于承珠在鐵鏡心與葉成林之間對愛情的憧憬與抉擇的過程；《聯劍風雲錄》則為張玉虎與龍劍虹「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的愛情作見證，也忠實的紀錄了陰秀蘭發覺愛情真諦的過程；《廣陵劍》則是一部陳石星與雲瑚短暫的愛情生死戀的真實記錄。這些愛情故事言情極真、極美、極曲、極奇、極深、極悲壯、極感人，直可與古今言情小說媲美，也牽引著小說情節的發展，使得梁羽生的武俠小說，呈現情濃於武的現象，所以如果把梁羽生的武俠小說，稱之為「言情武俠小說」小說，應該是不為過的。

愛情的主題在萍蹤俠影系列小說中既然佔有重要的地位，那麼梁羽生是如何來安排這些愛情的發展呢？本節將就一、國事為先，私情次之，二、君子之爭，成人之美，三、重靈輕慾，止乎於禮，四、為愛犧牲，無怨無悔，四個面向，試著尋出梁羽生愛情模式的安排與架構。

一、國事為先，私情次之

因為梁羽生武俠小說講究俠義精神的執著與追求，所以萍蹤俠影

系列小說裏的主要男女俠客，大部分都是具備高尚道德情操的儒俠，他們總以國家興亡為己任，認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游劍江湖，仗義國事時，當國家有難或是社稷有需要，即使身邊已有相知相守，情投意合的知心伴侶，無論他們的愛情是如何的纏綿悱惻或執著堅貞，是當遇上了國家利益和民族大業時，總是將個人的愛情擱置一邊，以國事為重。這一點「國事為先，私情次之」的堅持，是萍蹤俠影系列小說愛情模式的特色之一。

本系列小說中的男女俠客，他們總是自動的將兒女私情置於國家、民族利益之後，毅然做出「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家國計，兩者皆可拋」的抉擇，這種道德理智判斷與犧牲個人享受的勇氣，也是系列小說主要人物的基本的特質。例如：《萍蹤俠影錄》裏的張丹楓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張丹楓身處「國恨」與「家仇」及「情怨」的三難情境之中，他的先祖張士誠與朱明王朝有著不共戴天的世仇，他不僅是瓦剌丞相的公子，而是張士誠後周王朝雄心勃勃的復辟者、接班人，一心要與朱明王朝爭奪天下的張家「少主」，這是他的「家仇」。張丹楓是性情中人，命運讓他愛上了仇家之女雲蕾，而且愛得極度深沉，幾乎無法自拔，甚至失去雲蕾的情場挫折，竟使他迷情忘性，這是他的「情怨」。

張丹楓是深受中國傳統文化薰陶的理性主義者，對中原故土有著深厚的感情，有著中國古代哲人的深沉的憂患意識，對祖國的前途和命運充滿了關切。當國難當頭，瓦剌進襲中原，國家與民族遭受災難之際，他不願看到故鄉大好河山被異族侵占，不願看到故鄉百姓被異族蹂躪，於是他毅然違背先祖遺訓，不計世仇，為國忘家，以民族大業為重，捐出復國之資，並與于謙同心戮力國事，義無反顧地投入保家衛國的戰爭中，奔波於漠北江南之間，為祖國排憂解難，終於使明室轉危為安；他的一片丹心可昭日月，「家仇誠可恨，愛情價更高，

若為國家計，兩者皆可拋」，國家第一，家仇與情事放兩邊的果決與理智，使他成為一位真正為國為民的俠之大者。書中第二十八回及二十九回就這樣描繪張丹楓為國忘情的境況：

張丹楓此時正是悲從中來，不可斷絕！他眼見烏蒙夫與林仙韻、自己的師父與雲蕾的師父都已了卻心願，祇是自己與意中人卻是咫尺天涯，可望而不可即，這其間就像隔著一道無形的門戶，門外的人走不進去，門內的人沒勇氣走出來。澹台滅明連問兩聲，張丹楓忽然仰頭吟道：「難忘恩怨難忘你，祇為情癡祇為真。枉你是老魔頭的弟子，這兩句詩都不懂得，問我作什？？哈哈，你是誰？我是誰？她又是誰？天若有情天亦老搖搖幽恨能禁。我欲問天天不應，你來問我我何知？」張丹楓被觸起了心事，忽覺一片迷惘，神志又漸失常態。（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3冊：《明月邊城》（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07）

張丹楓因為觸景生情，好不容易才從迷狂癡顛狀態回復正常的張丹楓，又漸入「難忘恩怨難忘你，只為情真只為癡」，為了愛情，而迷失本性，舉止失措的地步，還好，澹臺滅明適時的點醒了他：

寒風颯颯，張丹楓與雲蕾相對而立，各自無語各自淒涼。澹台滅明搖了搖頭，輕輕嘆息，忽在張丹楓的耳邊低聲說道：「你拋得下大明九萬裏錦繡河山，難道就拋不開一個女子？」張丹楓心頭一震，道：「什？？」澹台滅明道：「你的父親指望你重光大周，你為了不讓中華萬裏的錦繡河山淪於夷狄，冒了多少艱危，獻寶獻圖，挽救了大明天下。你帝王之業尚自可棄還有什？恩怨不能拋開？」張丹楓怔了一怔，道：「我視帝王如糞土」澹台滅明緊接著道：「祖國河山待你回。」張丹楓面色倏而一變，由白轉紅，澹台滅明的聲音雖然不大，卻如在他的心上響起了一個焦雷，這霎時間，他想起了自己從漠北趕往江南，又從江南重回漠北，歷盡萬水千山，經過無窮劫難所為的是什？？還不是為了自己一番壯志，為了保全中華的錦繡河山，為了要使中國和瓦剌永息干戈，四鄰和睦。這番理想而今即將實現，自己卻這樣頹唐！張丹楓本是聰明絕頂，極能分辨是非之人，如此一

想，頓覺胸中熱血沸騰，不能自己，神志立即清醒，咬一咬牙，忽而說道：「澹台將軍，多謝你來接我，咱們走吧。」向師父、師叔伯們行了一禮，眼光從雲蕾面上一掠而過，急急轉身便走。（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3冊：《明月邊城》（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09-610）

這就是超凡脫俗、瀟灑出群，拿得起，放得下，為國家利益，擱置一己私情，至性至情的英雄張丹楓，他視千萬珍寶若糞土，睥睨君侯將相，雖曾因情場受挫，而迷失本性，舉止失措，但是在國家大計與社會責任面前，他以天下蒼生為重，用理性的社稷責任平衡了感情的困挫，從沉淪中站立起來。張丹楓所以能讓朱明皇帝垂首，名臣于謙喜愛敬重，天下英雄折服，美女雲蕾鍾情至深，更讓固執如牛的雲重及仇深似海的雲澄最後改變印象，憑藉的就是這一種超卓的理性判斷與無我無私的高尚道德情操。「名士戲人間，亦狂亦俠；奇行邁俗流，能歌能哭。」是梁羽生為張丹楓量身打造的形象，他的狂、俠、歌、哭的藝術形象，使他成為梁羽生塑造得最成功的風流瀟灑名士型俠義英雄，是梁羽生武俠小說名士型人物的標準，具有指標的意義，所以後來梁羽生的每一部小說中的主要人物，在遇到國事與情事的抉擇時，總是以張丹楓為典範，將國事優先，個人私情次之，這種理智勝於情感的愛情抉擇，是梁羽生愛情模式的第一種類型。

「俠骨」與「柔情」已成為武俠小說的兩大支柱，化個人私情小愛為國家民族之大愛，是梁羽生堅持的傳統俠道行為，一個溫柔多情、俠骨英風的名士劍客，必定是胸懷遠大，義薄雲天的蓋世英雄，他們都具有國事未靖，何以家為的認知，所以每在國事與情事不能兼顧的情況下，他們總是自動且毅然選擇國事優先，因為他們都知道沒有國哪有家的道理。所以，除了張丹楓以外，小說中期他的主要人物，如《散花女俠》的葉成林、《聯劍風雲錄》中的張玉虎、凌雲鳳，《廣

陵劍》裏的陳石星、雲瑚、段劍平、韓芷等人也都是如此。

葉成林在屯溪兵敗之時，與凌雲鳳兩人被困在山林中，葉成林表現出一番大英雄大氣魄的格局：

月光透過繁枝密葉，但見凌雲鳳雙眉緊豎，焦灼的神情從眼光中都表露出來，葉成林緊緊握著她顫抖的手指，忽地說道：「凌姐姐，黑夜之中，人多突圍，大是不易，你智勇雙全，輕功越卓，還是趁這機會，你走了吧！嗯，你見了承珠，替我、替我問候她。叫她、叫她不要再想念我了。」凌雲鳳道：「不，我在外面沒有牽掛的人，還是你自己走吧。」葉成林道：「在外面，我祇掛念她一個人；但在這裏，卻有我需要顧全的千多兄弟，凌姐姐，不要再說了，趕快走吧。」（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98）

當時的他已經知道于承珠對她的情深意重，但是他是個堅毅勁拔鐵錚錚的豪傑，頂天立地的大英雄，他絕不臨難脫逃，仍與戰鬥袍澤同死生，展現的也是國事優先，私情次之的理智決定。梁羽生的作品中對這種真英雄的人格特質非常注重，所以雖然鐵鏡心出身、學識、外貌都優於葉成林，但是最後贏的美人心的卻是葉成林，原因無他，就是真英雄所表現出的那種令人無法逼視的理智與勇氣，而這正是鐵鏡心所欠缺的特質。自古美人愛英雄，葉成林就是真英雄，也無怪乎名門俠女于承珠慧眼別具了。

《聯劍風雲錄》中，霍天都與凌雲鳳郎才女貌，原是真心相愛，可以終老天山的一對俠侶，可是因為兩人的志趣與抱負不同，人生的態度不一致，對國家和民族的感情不同，這一對江湖中人人稱羨的璧人，竟然因此分道揚鑣，黯然分手。因為霍天都一心只想成為劍術一代宗師，不關心社會，不關心別人，只想獨善其身，希望擁有一個可以安心學劍的環境，因而不願涉足社會，不聞不問世間是非；凌雲鳳

卻希望為社會多做一點意有益的事，要做雲中展翅高飛的鳳凰，不願做關在籠中之鳥，她生命裡充滿悲天憫人的因子，熱誠助人並嚮往充滿挑戰與奮鬥的生活，她不甘平淡安逸的終老天山，心懷兼善天下的抱負，關心國家大事與群眾同胞的生計。他們夫妻終於分手，基本上可說是凌雲鳳認為國事重於私情，而霍天都卻以為獨善其身重於兼善天下，二人因此而勞燕分飛，彼此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太高了，但也因此突出了凌雲鳳女中丈夫，巾幗英雄的俠女形象。

《廣陵劍》裏陳石星與雲瑚，段劍平與韓芷是兩對鋼骨柔心的俠侶，他們都有深厚的感情基礎，甚至都已締結鴛盟，但是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敵人--通敵賣國的兵部尚書龍文光，賣國賊人人得而誅之，所以這四位年輕少俠聯袂琴劍天涯，以國事為先，暫時擱置個人兒女私情，為國奔走，充分展現出英雄本色與俠的大義。

這就是梁羽生為本系列小說中主要人物的愛情發展，所做的安排模式，他堅持理性對愛情的匡扶，照著傳統文化及其審美心理的規範和要求，以理性支配愛情的抉擇，這麼樣的作法，因可以使小說寫得美、寫得純粹，有助於對書中人物人格的純化與提昇，所以本系列小說諸多愛情故事裡，總是理性多於情感的追求和愛慕，使梁羽生小說中的愛情故事及其藝術建構獲得了非同一般的成就。本系列小說中主要人物是名士英雄，是理智勝於情感，是國事重於私情，「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⁸⁸他們的愛情久長，但不在朝朝暮暮，國計民生就是他們的朝朝暮暮。俠骨與柔情並舉，劍膽與琴心兼具，這正是梁羽生小說最突出的一個特色。

⁸⁸ 秦觀《鵲橋仙》：「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渡。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二、君子之爭，成人之美

順著前面國事優於私情的觀點來看，梁羽生在愛情發展的又出現了另一條支流，那就是成全與退讓。

梁羽生對男女愛情的描寫，除了前項所述的重理想，顧大局，以國家民族大業為重，以一己私情為輕以外；第二個特色就是重視理性自制，強調成人之美，退讓成全。俠士們在情場裡卻依然理性十足，隨時準備為成全朋友或民族大義而犧牲，很少見到生命本能中不顧一切，呼天搶地的感情宣洩畫面。萍蹤俠影系列小說中的主要人物，大都是謙謙君子，因為受傳統中國文化思想影響，都具有成人之美的胸襟，就連愛情的追求上，也表現出極度克制，忍讓成全的態度，使得愛情場上，減去了許多短兵相接的摩擦與轟轟烈烈的戰爭場面，使得愛情戰場呈現一種深沈蘊藉，極有分寸的和平面貌。梁羽生在描寫俠士們馳騁江的同時，總會刻意鋪排一個個不大不小而又頗為引人注目的愛情三角局面。在這些三角愛情場合裡，通常是兩男同時愛上了一女，或兩女同時愛上一男，在這愛情爭逐戰中，最後總是一方自願退讓，甘心成全，真心相愛的雙方，有情人終成眷屬。雖然，愛情的悲劇陰影揮不去，但是俠士們在情場裡卻依然理性十足，隨時準備為成全朋友或民族大義而犧牲，很少見到生命本能中不顧一切，呼天搶地的感情宣洩畫面。這種愛情三角場面，在梁羽生許多作品中反覆出現，例如：《還劍奇情錄》裏，上官天野知道自己喜歡的蕭韻蘭欣賞著陳玄機，便毅然決然的犧牲退讓，想要成全他們；而陳玄機也具備相同的胸襟，他本就對蕭韻蘭無心，所以總是多方替上官天野和蕭韻蘭製造機會，無奈蕭韻蘭堪不破愛情無法勉強的道理，造成三人三十年的情感糾葛，甚至禍延門下弟子，幾乎誤了他們的終身大事；《萍

蹤俠影錄》裡，澹臺鏡明對張丹楓的愛戀，也是因為發覺張丹楓對雲蕾用情之真、之深，感動之餘，決定避讓，退出情場；《散花女俠》裡于承珠發覺沐燕比自己更適合鐵鏡心，於是決定退出，並多方成全他們；《聯劍風雲錄》裏的陰秀蘭，原本傾慕張玉虎，直到發現龍劍虹與張玉虎兩人生死不渝的愛情以後，便決定祝福他們百年好合；《廣陵劍》中，陳石星想玉成段劍平與雲瑚、段劍平退讓成全陳石星，以及韓芷自願退出爭逐，祝福雲瑚與陳石星，和巫秀花默默祝福葛南威與杜素素等，都是泱泱大度的君子之風，成人之美的表現。

在情場爭逐中，梁羽生仍不忘讓主要人物展露君子風度，主要的目的在於吸引讀者的注意力，並表現俠士們對愛情的執著與堅貞。這些情場君子，在遇到和好友同時愛上一個異性時，總是你謙我讓，成全對方，充分體現了梁羽生重視社會道德與理性自制的寫作特色，這樣退讓自制的愛情，雖然偉大，但是令讀者閱讀起來，總會令人感覺到哀豔有於，激情不足。雖然讀者可以由此看到善良的心靈和有分寸的情感，以及彬彬有禮了君子風度，但是，如此一來就感受不到那種令人心醉神迷、激動不已的炙熱愛情了，這是本系列作品美中不足的地方。

三、重靈輕慾，止乎於禮

梁漱溟先生曾說過一段話：「男女居室，西人言愛。中國主敬，敬則愛斯久也。」這句話將傳統中國古典禮教對男女情感的制約情形

說得很透徹。梁羽生本人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較深⁸⁹，所以小說中對愛情的描摹與刻劃，也相對較於純真溫和，深沈蘊藉，優美動人，尤其對於靈慾的表達，更是保守典雅，小說裏沒有煽情的對話或畫面，真不得已也僅作點到為止而已，完全沒有所謂活色生香的脂粉粗俗的對話或描寫的內容，是非常純淨，非常健康的。茲將萍蹤俠影系列五部小說中，情慾表達較為激情的例子摘錄於下，來看看梁羽生是如何描繪處理書中男女的情慾：

《還劍奇情錄》裏，年輕時曾是情侶的石天鐸與牟寶珠，在經過二十年後，首次（也是最後一次）重逢，兩人內心都激盪不已，石天鐸有兩次較為激動的動作，第一次是：

雲夫人忽地嘆了口氣，道：「既然來了，何必就走？咱們也都老啦，難道還用避嫌。你這一走，祇怕這一生再沒有單獨見面的機會啦！」聲音微細，低了頭不敢和石天鐸的眼光相觸，好像不是對他說話，而是自言自語一般。

石天鐸心情激蕩，不自禁的邁前一步，尖聲叫道：「寶珠，你——」雲夫人輕輕一「噓」，道：「小聲點兒，別驚醒了素素！」石天鐸面上一紅，退回原處，（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57-58）

石天鐸內心雖然激動，也只是向前更靠近牟寶珠一步而已，便又迅速退了回去。第二次是聽完牟寶珠傾洩二十年的幽怨以後：

雲夫人的滿腔幽怨發泄出來，聽得石天鐸心痛如割，忽地撲上前道：「寶珠，寶珠！」雲夫人面色一變，推開他的手道：「天鐸，你快走吧！舞陽若是回來，瞧見咱們這個樣子，祇怕他會把你殺死！」

石天鐸微「噫」一聲，又退回了原處，（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61-62）

⁸⁹ 語見佟碩之 金庸梁羽生合論，刊登於1966年《海光文藝》上

石天鐸十八年來，第一次才重得與心上人談心，才又聽得這般毫無保留的心底話，可以想見他的內心激情湧動是何等厲害了，他表達內心劇烈的激情，卻也只是撲上前去，拉住牟寶珠的手而已，這樣的描寫，可見中國傳統溫柔敦厚的禮教，對梁羽生愛情傳達的摹寫方式，有相當大的影響。

再看看書中的陳玄機與雲素素，他們雖是用生命相愛的情侶，感情非常親密，但也是謹守禮教，縱是激情，也絕不淫褻的，例如：

雲素素倚著梅枝，傷心痛哭，忽地感到有一祇溫暖的手掌輕輕的撫摸她的頭髮，一個極溫柔的聲音在她耳邊說道：「素素，素素，你別哭啦！」雲素素？起頭來叫了聲「玄機！」淚下得更多了。（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82）

陳玄機安慰雲素素時，只是用他溫暖的手，輕輕的撩撥撫摸雲素素的頭髮而已，但卻已表達出內心的關懷與不捨。然後：

陳玄機將雲素素緊緊抱著，但見她眼光中充滿淒苦。呀，這世界上還有什？事情比兒女對父母失望更為令人心痛？陳玄機無法慰解，禁不住親了一下她的臉頰，（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83）

陳玄機緊緊抱住雲素素，並情不自禁的親了梨花帶雨的雲素素，這樣的描寫，可以說是梁羽生描繪兒女私情的極限了。

雲素素又喜又羞，嬌呼一聲，被陳玄機緊緊摟在懷裏。過了一會，雲素素嗔道：「我喘不過氣來啦。」陳玄機一笑放鬆了手，

雲素素整了一下衣裳，牽了陳玄機的手，走出後門，（梁

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84)

他們親密而不親暱，只是牽手而已，但那份親暱的感覺，卻彼此都了然於心。

陳玄機道：「上官天野是我生平的第一知己，但他還不能像你一樣的看得透我的心。真奇怪，你樣樣的想法都與我相同，好像咱們的心裏是連在一起的。」兩人的手不知不覺的又緊握起來，那是兩心相知的喜悅。(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87)

他們彼此緊緊牽繫的雙手裡，蘊藏著真正的知己知心的喜悅，是只能意會無法言傳的，因為他們將心中的激情化為對愛情的忠實與信諾：

陳玄機忽地跳起來道：「在你的家中，我真是有點害怕。素素，你願意跟我走??」雲素素抿嘴笑道：「我自然跟你。」陳玄機吁了口氣，祇覺雲素素軟綿綿的身軀已倒進他的懷中。(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90)

從上面許多小細節可以看出梁羽生對愛情的描寫是非常溫和蘊藉的，像陳玄機與雲素素這般親密的情侶，最露骨的也只是倒進情人的懷裡，或是親一下額頭，通常也只是牽牽手而已，這樣的描述富涵中國古典的風味，真正是樂而不淫，怨而不詖的描寫。

《萍蹤俠影錄》的張丹楓與雲蕾也是一對生死相許的俠侶，他們的愛情路非常崎嶇，波折又多，像一首感人的詩歌，偶有稱心如意的機會時，最親密的行為只是這樣：

張丹楓道：「小兄弟，快上來吧！」雲蕾略一遲疑，便

也飛身上馬，兩人擠在馬上，難免耳鬢廝磨，肌膚相接，雲蕾祇覺一股暖流，似是從張丹楓身上，傳播過來，不由得雙頰暈紅心神如醉。（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44）

張丹楓脫了險境，氣朗神清，心中自是歡喜之極。那白馬迎風飛跑，雲蕾的秀髮也迎風飄拂，張丹楓在前面，時不時覺得雲蕾的秀發拂著自己的頸項，癢癢的好不舒服，不由得「撲嗤」笑出聲來。雲蕾道：「大哥，你叫白馬慢點走吧。」（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445）

像他們這樣至情至性的愛戀，最幸福最甜美的共處時光，竟僅是共乘一騎，想像兩人一生共患難同享福的景象而已。真是至情無淫啊！

《散花女俠》裡霍天都與凌雲鳳這對失散多年的情侶，重逢時：

霍天都與凌雲鳳握手並肩，互問別後之情，當真是恍如隔世。（梁羽生，《散花女俠》，第3冊：《大內驚變》（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726）

從小相依為命的小情侶，在失散多年後重逢，想當然爾，內心必然激動不已，沒想到在眾人面前，他們竟也只是「握手並肩，互問別後之情」而已。梁羽生對情感的表露，實在是太含蓄了。

到《聯劍風雲錄》時，于承珠與葉成林已是一對同生共死的夫妻，當葉成林一手辛苦建立的抗倭基地毀於官軍之手時，葉成林怒急攻心，暈了過去：

于承珠雙手緊緊將他抱住，也嚇得呆了。（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4冊：《北溟抗天》（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777）

經歷七載相守，于承珠與葉成林夫妻連心，于承珠能感受丈夫內

心的創痛，所以緊緊的將他抱在懷裡，關切之情，不言而喻。

《廣陵劍》裡，陳石星遭受慕容珪所騙，誤食毒嬰兒劇毒，生命垂危，為避免生死相許的雲瑚殉情，想要激起雲瑚的求生意志，他得到山中醫隱戈古朗的幫助，兩人在自然和諧美妙的氣氛下，有了第一次的親密行為：

雲瑚接著拿出自己那顆紅豆，一雙紅豆，平放掌心，在陳石星耳邊說道：「大哥，你記不記得咱們的誓言，紅豆為媒，山川作証，生生世世，此情不渝。」

嚶嚶一聲，一雙紅豆跌在地上。松枝的火光，恰好也給穿過窗縫的冷風吹熄了。

在黑暗中，不，是在他們幻覺中的色彩絢爛的世界裏，他們獲得了生命的大和諧。（梁羽生，《廣陵劍》，第6冊：《塞外星沉》（台北市：風雲時代，1997年），頁1468）

這一段描寫，大概算是梁羽生所有作品中，對於男女床第之事最煽情的描寫了，但是行文中卻絕無露骨或淫穢等令人不快的字眼與感覺，讓人讀起來，能感受到兩情相悅真正的快樂。梁羽生僅用了一句「他們獲得了生命的大和諧」，就讓這人間最美的韻事滑入了讀者的眼裡、心底。愛情的事，只能意會不能言傳，梁羽生是深諳箇中道理的。

當今人慾橫流的時代，靈與慾的矛盾，一向是愛情話題的重要主題，梁羽生重靈而輕慾的創作態度，看起來彷彿有些保守，跟不上時代的腳步，可是換個角度來看，梁羽生堅持純粹的情感描寫，重視心靈感受，忽略情慾的表現，才使得他的作品，帶有濃厚的古典情味，形成個人獨特的風格，在一片重慾輕靈的文風中，他堅守重靈輕慾的大纛，展現出他不流俗的獨特風骨，使得他的作品更顯得更加彌足珍貴，這或許也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吧。

四、為愛犧牲，無怨無悔

愛情是武林俠士生活的主旋律，萍蹤俠影系列作品裏，無數的青年少俠，為國為民獻身奮鬥的主要支持力量，除了來自俠義心的支撐以外，最重要的是有了堅貞穩定的愛情滋潤，豐富厚實了他們的決心與毅力，男女主要人物對於愛情的追求與付出，重視的是心靈上的溝通與交流，他們不求代價，無怨無悔為心愛的人付出一切，就算是犧牲生命也不毫吝惜，充分表現出俠骨如鋼，柔情似水的俠骨英風。

梁羽生在萍蹤俠影系列中的愛情故事，充滿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情侶們有的好事多磨，愛而不得所愛，愛而不得所終，最後情天難補，恨海難填，如脫不花與張丹楓、陳玄機與雲素素、陳石星與雲瑚等，可見愛情悲劇在萍蹤俠影系列中佔了一個重要的地位。梁羽生於這些俠情悲劇中，寫出了高尚的人性，讓他們的愛情達到了一種生離死別的境界，使得這些熾熱的感情，深情的眷戀，淒絕的誓言，成為迴腸盪氣，感人肺腑的篇章。

《萍蹤俠影錄》裏的脫不花，是一個令人難忘，印象深刻的例子。她一直認為，自己是要嫁給張丹楓的，從來沒想過張丹楓是否喜歡自己。她無怨無悔的為張丹楓奔走，甚至背叛父親，只因為她深愛著張丹楓，最後用自己的生命去證明她對張丹楓的愛，當讀到「脫不花忽然一躍而起，尖聲叫道：『張哥哥，不是我不救你，我已盡了力了！』右手把尖刀插入了自己的胸膛，回身倒下，雙手猶自緊抱著炮身。」這段動人心魄的情節時，就不禁對這個痴心而烈性的異族女子肅然起敬，不禁也為她剛烈英勇的行為感到心痛。後來張丹楓他們之所以沒有被大炮打死，正是因為這位的熱血打濕了要命的火藥。脫不花敢愛敢恨，痴迷於自己的愛，雖然沒有得到回報，卻依然不悔。為了自己

的愛人，連生命都毫不猶豫的奉獻，這種情操，實在令人感佩與尊敬。

《聯劍風雲錄》裏的陰秀蘭，一顆芳心一直都放在張玉虎身上，雖然張玉虎並沒有給她善意的回應，她仍是癡情以對，當張玉虎被她的父親石鏡涵以九陽毒掌所傷，解藥又份量不足，生命垂危的情況下，只有她是張玉虎唯一的救星，陰秀蘭毅然決然不惜犧牲僅有的七陰毒掌功力，為這個無情的小冤家解毒，她愛上了一個不愛自己的人，可是那份愛，仍是極為純潔真實的，而那份為愛義無反顧的犧牲勇氣，也是令人讚佩的。

《廣陵劍》裡，陳石星與雲瑚的愛情堅貞不移，生死與共的決心堅定，當他倆遇險時，陳石星為了保護雲瑚，甘冒背心大穴露出的危險，解救心愛的人脫險，不幸遭到蒙古彌羅法師「大手印」重傷，後又遭奸人矇騙，將劇毒當成聖藥何首烏，最後不幸英年早逝，廣陵琴絕，人天永隔，著實令人感傷，但是那份為愛犧牲，無怨無悔的勇氣，卻也實在令人動容。

萍蹤俠影系列小說中的情侶，幾乎都是重情重義的俠客，他們對於愛情的態度專一執著，他們忠於愛情，護衛愛情，經營愛情，也都無怨無悔的為愛情付出，義無反顧的為愛情犧牲，這是梁羽生萍蹤俠影系列小說中，愛情發展的第四種模式。

武俠小說以俠為主，以武為輔，以情為根，梁羽生的武俠小說堅持寧可無武，不可無俠，而俠義更要溫婉的愛情滋潤與涵容，所以梁羽生的武俠小說主體是一個「情」字，《還劍奇情錄》裏，陳玄機曾說：

「情是何物？那就是把她看得比自己生命還重要，更不要說計較什麼成敗榮辱了！那是以心換心，在形骸上是兩個人，其實是一個人！任教地裂山崩，風雲變色，這摯愛真情總不能為外物所移！」（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

風雲時代，1996年），頁57-58）

陳玄機的一段話，大概可以為梁羽生的愛情作一個比較具體的現身說法。

經過以上的例子分析，可以發現，梁羽生小說的愛情世界裏，表現出一種愛情的執著和崇高，理性與溫婉，也呈現出一種悲情美，他實在是一位寫情聖手、言情泰斗。梁羽生的武俠小說，其實比言情小說更像是言情小說，雖有別于一般的武俠小說，但這毫不影響他言情泰斗的地位，因為他的言情，比其它武俠小說作家的言情更臻敦厚和理性。



第六章



結論

本文試圖從萍蹤俠影系列故事，洋洋灑灑百萬餘言中，尋求出梁羽生本系列武俠創作的特色，並從這些特色中推探梁羽生的創作態度與堅持，從而確立梁羽生對武俠文學的貢獻，以及其在武俠文壇應有的定位。以下總結全文之析論，先探求萍蹤俠影系列作品的特色，嘗試說明並論斷梁羽生在武俠創作上的定位。

第一節 萍蹤俠影系列作品的特色

梁羽生在本系列故事中創造了能哭能歌，亦狂亦俠的超流邁俗名士張丹楓，他集俠士、名士、才子於一身，道德完美，人格高尚，是一個塑造得十分成功的藝術形象，梁羽生也因此開創了以風流瀟灑名士為主角的一系列武俠小說，成為「名士派」浪漫武俠小說的開創者，建立了個人獨特的風格。

綜觀萍蹤俠影系列作品內容，可以發現梁羽生在武俠小說創作上，特別著力於①歷史與傳奇結合；②理性抑制感性；③正義與邪惡分明；④俠義與柔情並重；⑤典雅與通俗交融；⑥傳統與現代兼蓄等六方面，以下試逐項說明萍蹤俠影系列作品這六方面的特色：

一、歷史與傳奇結合

萍蹤俠影系列作品以歷史人物事件為經，以忠奸俠邪對立為緯，編織富於歷史感與傳奇感的政治武俠故事。如果將萍蹤俠影系列作品中的歷史人物與傳奇人物整理出來，可以得到下面這張對照表：

作品名稱	歷史人物	傳奇人物	歷史背景簡述
《還情奇劍錄》	彭瑩玉、張士誠、朱元璋、陳定方	雲舞陽、石天鐸、陳玄機、雲素素、陳雪梅、牟寶珠、上官天野、蕭韻蘭	陳玄機奉命刺殺叛師棄友的雲舞陽；朱元璋派人追殺張士誠舊部餘孽雲舞陽等人
《萍蹤俠影錄》	明英宗祁鎮、明代宗祁鈺、王振、于謙、樊忠、也先	張丹楓、雲蕾、雲重、澹臺鏡明、脫不花、張風府、黑白摩訶	朱明王室與瓦剌國的民族戰爭；王振誤國、祁鎮被俘，外族入侵；忠臣義士、江湖豪俠內肅禍國奸黨，外抗異族入侵。
《散花女俠》	明英宗祁鎮、于謙、葉宗留、鄧茂七	張丹楓、于承珠、鐵鏡心、葉成林、凌雲鳳、霍天都、畢擎天、陽宗海	倭寇侵擾東南沿海，江湖俠士同心協力抗倭；朝廷不知同心抵禦外侮，竟派鷹犬襲擊義軍
《聯劍風雲錄》	明憲宗朱見深	張丹楓、于承珠、鐵鏡心、葉成林、凌雲鳳、霍天都、張玉虎、龍劍虹、陰秀蘭、喬北溟、厲抗天	明憲宗朱見深即位，天下各省紛紛獻貢賀喜，張丹楓師徒計畫劫奪貢物，為東南方葉成林抗倭義軍，及北方金刀寨主周山民義軍籌措糧餉。
《廣陵劍》	明憲宗朱見深 汪直	陳石星、雲瑚、段劍平、韓芷、葛南威、杜素素	龍文光私通瓦剌，出賣國家利益，三對青年俠侶，為報國仇家恨，琴劍天涯，為國奔走。

「武俠小說兼具歷史之長」是梁羽生作品的一大特色，而小說中的舞台背景，特別側重歷史上的動盪時代，將小說人物放在歷史漩渦中加以歷練。以《萍蹤俠影錄》為例，它當然是一部武俠小說，但是，它十分講究歷史背景，它以明朝「土木堡之變」為時代背景；對史實有著十分明顯的依賴性，它寫忠臣于謙孤軍抵抗蒙古的悲劇。如此將歷史與武俠巧妙地融為一體，具有有兩大特點，其一，將歷史背景與武俠故事熔於一爐，讓虛構的武俠故事在重現的歷史環境中獲得新的展現機會；其二，將虛構的江湖人物與實有的歷史人物共存於一體，使虛構人物歷史化，歷史人物傳奇化，濃厚了小說的歷史氣息，甚至可以以假亂真地「再造歷史」。

梁羽生抓住「土木堡之役」這一幾乎引起明王朝覆滅的歷史事件，別出心裁地加以處理，讓虛構的傳奇人物張丹楓，巧妙的出手，大力協助忠心救亡圖存的歷史人物于謙，也將歷史上王振誤國與樊忠英勇護主的史實，忠實的呈獻讀者面前，如此使得《萍蹤俠影錄》既是歷史的傳奇，也是傳奇的歷史，亦奇亦史，亦史亦奇，梁羽生以史馭奇，以奇補史，在歷史框架與歷史視野中完成他的傳奇小說敘事。他讓虛構的江湖人物直接參與重大歷史事件，或是成為歷史事件的親歷者與見證人，如張丹楓可以登堂入室，直接出現於皇宮大內、重臣之家，達到其見證之功能。

在小說中，虛構人物與歷史人物不分虛實，歷史背景與武俠故事緊密相連，小說中的武俠部分「歷史化」，歷史部分也蘊含著「武俠色彩」，於是，傳奇歷史與武俠兼美，成為別具一格的俠中有史、史中有俠、俠史合一、亦史亦俠的「歷史武俠小說」。若將萍蹤俠影系列作品串連起來，還可形成一個與正統歷史發展相平行的草莽俠義譜系，從這個草莽俠義譜系回看權慾糾結的正統王朝，可以對中國歷史作另一種詮釋和反諷。梁羽生把真實的歷史事件作為小說敘事的重要

情節，借歷史風雲中的民族矛盾、宮廷內的勾心鬥角、武林正義俠士與江湖邪魔外道的對立等種種面貌，完成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俠義英雄形象的塑造，在歷史的架構中，鋪演武林傳奇，對歷史題材的偏好，對政治理念的注重，使梁羽生的武俠小說擁有了厚重的歷史感、深刻的政治意義、鮮明的道德取向。使得梁羽生萍蹤俠影系列作品的風格趨向寫實主義。

二、理性抑制感性

國家和民族的利益重於兒女私情，國事為重，私情為輕，這是萍蹤俠影系列小說的感情基調，也是萍蹤俠影系列作品的感情主流，梁羽生筆下那些具有特殊身份和經歷的俠士，不僅在處理國家民族利益與個人怨仇的關係上表現出高尚的道德情操，而且在對待愛情的態度上也表現出克己讓人或以兒女私情服從國家民族大義的犧牲精神。

梁羽生為迎合讀者的閱讀心理增強作品的藝術感染力，及他個人對傳統中國道德倫理化的愛情觀的執著，在萍蹤俠影系列作品中，總會設計一些愛情衝突的情節，讓男女主要人物同時愛上一個人，最後也總讓他們表現你推我讓，犧牲自我，成全他人，甚至為情敵鋪路搭橋的君子風度。

梁羽生把愛情與國家、民族的命運有機交織在一起，最後總是理智勝過情感，讓理性占上風。萍蹤俠影系列作品中的愛情描寫，因為梁羽生注重道德倫理規範的堅持，使得在愛情的發展上，理性自制永遠高過感性衝動，使萍蹤俠影系列作品中的愛情故事結局幾乎都呈現理想化、純真化樣板，這樣的愛情故事，雖然展現中國傳統溫柔敦厚的情味，卻缺少那種變化莫測、桀驁不馴的非理性真感情的激動，讓

人讀來不夠暢快。

三、正義與邪惡分明

人物形象是文學藝術的對象主體。人物形象性格的生動與否，鮮明與否，直接關係著藝術作品的成敗，梁羽生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思想薰陶，他在萍蹤俠影系列作品中，用他自己的中國傳統審美標準，精心塑造能反映時代精神，又富有中國傳統美德的俠士形象，他在塑造人物時，有著強烈道德色彩的價值取向，所創造出來的人物，非正即邪，正邪區分得非常嚴格。

萍蹤俠影系列小說中歌頌充滿悲天憫人胸懷形象的完美正派俠士，因為他們通常都是為國家、為民族、為正義而勇於犧牲，具有健全理想人格的英雄俠士；而對兇惡猙獰，殘忍自私的反面人物，則予以無情的抨擊。其中，正面人物是正義、智慧和力量的代言人，反面人物則是邪惡、殘忍、魔鬼的化身；兩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從整體上看，梁羽生武俠小說的人物形象中，正面人物為國為民，行俠江湖，反面人物禍國殃民，作惡多端。正反面人物性格都比較固定單一、不複雜，缺少變化和流動；也較少對內心活動的深層挖掘，所以讓人覺得略顯單調。

四、俠義與柔情並重

梁羽生萍蹤俠影系列創作有一個很大的特色，那就是對俠義精神的執著與追求。梁羽生認為，武俠小說雖然有武有俠，俠武並重，但

「武」只是一種手段，「俠」才是真正目的，「俠」實際上應該高於「武」。他給「俠」下了定義，指出是正義的行為，是對大多數人有利的行為。所以俠義精神是萍蹤俠影系列小說的根本精神，俠的道德色彩大於其他所有人性因素，俠的理想精神，大於社會現實性。

個人以為武俠小說有四大要素：一曰武。二曰俠，三曰情，四曰奇，「武」是基本要素，「俠」是必要要素，「情」是絕對要素，「奇」則是輔助要素，可見四大要素中，俠與情是武俠小說最重要的兩根支柱。梁羽生堅持以俠為主，以武為輔，甚至說「寧可無武，不可無俠」，認為武是一種手段，俠是一種目的。通過武力的手段達到俠義的目的，這顯示了梁羽生及其小說的獨特個性與風貌。

除了堅持俠義以外，梁羽生也總在在如鋼的俠骨周遭，安排似水的柔情，調和原就陽剛十足的俠義世界，「俠骨」與「柔情」並舉，劍膽與琴心相映，確實讓梁羽生的小說謹守「發乎情，止乎禮」的傳統道德文化規範，也使他的作品散發出溫柔敦厚，典雅古樸的風味。

甚至梁羽生還將「柔情」的溫暖，融化了如鋼「俠骨」，例如《還劍奇情錄》就是一部講「情」的佳作，書中主要人物之間微妙的情感糾葛，及其理性難及的心理波瀾，擴大成人生的某種無奈和悲涼，令人久久的銘刻在心。書中寫出了陳玄機對愛情的真誠、勇敢、執著、癡心和悲苦，寫出了雲素素在情感與禮教；情感與理性；情感與個性的重重矛盾中的痛苦、感傷、掙扎和迷失。這一綿密的感情情節，實際是全書的真正潛在主線，架構起一個情傷的世界，小說中的相關人物關係及其情節結構，都被似水柔情流遍籠罩，小說中表現出的對情感的尊重及其對情感線索的重視。

陳玄機與雲素素的情感悲劇，有著複雜的原因，有社會的因素、道德傳統的因素，更有人物個性的因素，這一切組成一種命運，難以逃脫。陳玄機銜命刺殺雲舞陽，而雲素素則是雲舞陽的愛女，在講究

親情重於愛情的古代，二人要想圓成美夢，已有先天上的困難。再加上蕭韻蘭又對陳玄機癡心追求，也造成雲素素對愛情腳步的開展；更何況，陳玄機與雲素素竟是同父異母的親兄妹，在講究倫常的江湖，豈可讓此愛情自由滋長？陳玄機與雲素素的好夢豈能成真？僅僅傳統觀念的束縛與壓抑，就足以構成毀滅愛情美夢的力量。於是，雲素素只有選擇跳崖殉情----這是萍蹤俠影系列所有言情故事中最淒絕美妙、震撼人心的一幕。

沒有了愛情，生命之花便會枯萎。這一「情」的意象，就是萍蹤俠影系列的深刻的思想主題。《萍蹤俠影錄》裡，激動驅使張丹楓亦狂亦俠，能哭能歌的原動力，也是她對雲蕾的無法忘情；于承珠在江南玫瑰鐵鏡心與雲南大青樹葉成林間徬徨，正是對情的想戀與迷惘；《聯劍風雲錄》張玉虎龍劍虹的同心攜手天涯，與霍天都凌雲鳳夫妻的黯然分手勞燕分飛，都是對情的抉擇；，《廣陵劍》陳石星與雲瑚從琴劍天涯，到人琴俱杳，全都是一個情字牽引著。所以俠骨與柔情並舉，確實是本系列作品的一大特色。

五、典雅與通俗交融

梁羽生曾化名佟碩之寫過《金庸梁羽生合論》一文，說自己飽受中國古典文化薰陶，頗有古名士之風，萍蹤俠影系列作品裡，他不但刻意塑造具有名士風度的人物，並且在作品行文中追求詞章的典雅古樸，以此來體現他的名士之風。梁羽生筆下的男女主要角色，大多是文武雙全、詩劍風流之俠士，諸如陳玄機、張丹楓、鐵鏡心、雲素素、連南疆孤兒陳石星也能出口吟詩等等，無一不是這種帶有審美理想色彩的人物，武功高強自不必說，其文學詩才，往往也是當世的頂尖高

手。

梁羽生慣於把他作品中的那些貴公子、世家子弟、名人後代塑造成人品、文品、武功俱為一流的理想人物，他們集上流社會的儒雅才學和武林江湖社會的豪邁粗獷於一身，是中國傳統文化薰陶出來的社會精英。如梁羽生自認為塑造得最好的人物張丹楓就是典型的代表。

梁羽生的國學功底深厚，精通歷史，工於古典詩詞，其本身便是一個具有名士風度的才子。他的深厚傳統文化修養在作品中隨處可見。他的武俠小說不僅在開頭和結尾有文辭華美的詩詞，而且在小說敘述過程中也時有詩詞酬答唱和，有時更以禪機詩意表達情懷，散發著書卷典雅的芳馨，書中曾引用的詩詞曲賦，詳見附錄二，不再贅舉。除了優雅凝煉的詩詞曲作之外，梁羽生也在書中活用民歌俗語，來為小說增加不同的風貌。例如：丐幫弟子獨特的「蓮花落」歌詞：

「一朵一枝蓮花，有錢的大爺你莫笑咱，韓信也有討飯日，伍子胥過昭關白了髮，人有三衰與六旺，禍福轉移一剎那。大爺你肯把錢財捨，一路福星到家。」（梁羽生，《聯劍風雲錄》，第1冊：《震動天下》（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74）

又如，《萍蹤俠影錄》諷刺朱氏王朝的「帝鄉」，描寫鳳陽城中百姓，不但沒有沾著皇帝的光，反而給皇帝定下來的苛捐雜稅，弄得民不聊生的景象：

『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個好地方，自從出了個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戶人家賣糧食，小戶人家賣兒郎，奴家沒有兒郎賣，背起花鼓走四方。』（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1冊：《兵書寶劍》（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198）

再如頗具警世意味的蒙古民歌：

「我是草原的兀鷹，我的翅膀扇風雲，朝飛幹難河，夜宿喀林城，飛了三個月，飛不出大汗的手心！大汗祇手覆大地，他的生前享榮名，而今死了歸黃土，占地不過是一墳。」（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2冊：《江山爭霸》（台北市：風雲時代，1996年），頁251-252）

還有，《還劍奇情錄》開篇詞就是一首現代民歌：

天上的月亮趕太陽，
地下的姑娘趕情郎；
太陽東昇月晨曦，
月殿嫦娥徒悲傷。
晚霞醉染碧玉天，
落日餘暉映月光，
那太陽雖說是無情意呀！
金烏猶自展翅玉兔旁；
哥哥呀！你為什麼不肯回頭把我望？

（司馬嵐（梁羽生），《還劍奇情錄》，（台北市：新興，1980年），頁1）

其他如《廣陵劍》裡，有許多對雲南大理、路南石林、桂林陽朔山水的典故與風俗特產的介紹，可見梁羽生對雲貴廣西地理風俗人情之通達與了解。梁羽生充分利用自己飽滿的國學涵養與豐富的歷史地理常識，巧妙的將他從中國傳統詩詞曲賦，和民間歌謠與俗諺中所汲取的營養，恰當的安排在小說裏，如此一來，典雅與通俗交融，豐富了小說的語言，也為小說增添許多韻致。

六、傳統與現代兼蓄

萍蹤俠影系列小說回目，全部採用了對仗工整、精緻典雅、具有獨立審美價值的詩詞，保留了傳統中國通俗小說的章回形式，這些回

目，既是內容提示，又是詩詞佳作。此外，他甚至將詩詞境界，妙用於他獨創的武功裡，例如以詩詞為武功招式名稱。如：「大漠孤煙」、「長河落日」等，神奇的劍術與優美的古詩相輔相成，劍勢配合著詩意，詩意暗含著劍招，替殺氣十足的劍術取了詩意化的名稱，讀來美不勝收。

除了外觀架構保留傳統章回小說的形式以外，萍蹤俠影系列小說，在內容上，已經有了全新的歷史觀，系列小說中，直斥官府腐敗，權臣閹宦誤國，昏君無能顛預，將為民伸張正義的俠士，視為救世英雄，完全與舊派武俠小說的官府代表正義，俠客為流民惡寇的小說歷史觀，截然相反，這就是武俠小說內在質素的反思，是一種新的思維。

此外，萍蹤俠影系列小說裡，言情的描寫方面，對愛情的尊重，對女性的尊重，對心靈的尊重三方面，也都是武俠文壇前所未見的，梁羽生從人的角度寫情，從情的角度寫人，使小說中的人物栩栩如生，更能感動人心，張丹楓就是如此被寫活的。

他又極尊重女性，如于承珠、凌雲鳳等，在書中都是可與男主角平起平坐的主要人物，完全沒有男尊女卑的世俗觀念；他言情重靈輕慾，使得愛情故事純潔化、崇高化等，他更吸收西方小說的寫作技巧，，在作品中，規劃動人心弦的精彩開篇，設計引人入勝的懸念，安排綿密緊湊的矛盾衝突，這些都是他創新的地方。

第二節 梁羽生的影響與定位

梁羽生的影響，可從其開創新派武俠文學，成為此後新派武俠文學的先驅這點得到一定的評價；再就新派武俠文學之人物塑造來看，其對女性之尊重，扭轉了傳統俠義小說中的女性形象，開出女性形象

之新視野，也功不可沒，自有其之定位，至於其在武俠小說發展史上之定位，則可從其作品藝術成就及限制一窺端倪，試分別析論如下：

一、開創新派武俠文學的先驅

雖然梁羽生武俠小說仍用傳統的章回形式來寫，敘事觀點也是「列位看官」、「按下再表」、「此是後話」、「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等傳統說書人的全知型觀點，但是他引用了西方小說的藝術手法，在作品中，精心設計了動人心弦的精彩開篇，巧妙穿插引人入勝的懸念，鋪展綿密緊湊的矛盾衝突，又援用全新的歷史觀，提升江湖俠義人士的社會地位，也替他們行俠仗義的事蹟謳歌讚美，使武俠小說內在質素產生新的質變，新的思維。

此外，他又努力追求作品的審美效果，除了運用本身豐厚的中國詩詞學問，豐富了小說的藝術生命外，也將浪漫主義的思想放進武俠作品之中，對於情感的描寫方面，他對愛情的尊重，對女性的尊重，對心靈的尊重，也都是武俠文壇前所未見的，他用男女平等的眼光與態度來寫武俠小說，使得小說中的女性人物，形象突出鮮明，這些都是梁羽生對武俠界偉大的貢獻。梁羽生可說是新派武俠小說的先驅者，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他努力創作，一舉從宮白羽，王度廬等人的素描式的純樸寫實手法和還珠樓主等人的神話式的魔幻框架中徹底掙脫出來，並徹底擺脫了狹隘武俠的觀念，將人物放到更為真實，更複雜也更為緊張刺激的政治現實角力和民族存亡戰爭的背景之中，以更高的視點和更寬的視角來展示豐富多彩恢宏壯麗的武俠世界，使武俠小說第一次跳出了世俗的範疇，進入高雅的境界。

梁羽生對新派武俠小說的誕生及蔚為波瀾，有重要的貢獻，他的

第一部武俠小說《龍虎鬥京華》對新派武俠小說的功績，主要還在於它拋磚引玉的出版價值。《龍虎鬥京華》小說在香港《新晚報》發表後，一時洛陽紙貴，也使得《新晚報》銷路大增，造成香港、澳門及海外各大報刊競相刊載武俠小說，造成眾家仿效的風潮，很快的這個浪潮衝擊到了臺灣。梁羽生此一拋磚引玉之舉，使得許多原來的小說創作者受到鼓舞，紛紛改弦更張、從事武俠小說創作，終於在港、臺、澳及海外形成了一個規模龐大的武俠小說創作群，進行繁衍出了構思新穎、面目一新的「新派武俠小說」。新派武俠小說的產生、發展而至發揚光大，當然自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社會因素，然而追本溯原，梁羽生的開創之功實不可沒。所以，說梁羽生是新武俠小說的先驅者，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二、建立女性形象新視野

雖說武俠小說是成人的童話，但是自古到今，從作品內容來看，武俠小說嚴格的說應該說是男人的童話，江湖世界也是男人的世界，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女性，無論就數量和質量而言都比不上男性。例如：唐傳奇《崔慎思》中，描寫一位絕色婦人，嫁給讀書人崔慎思為妾，暗中等待時機消滅殺父仇人，大仇得報，竟然殺了自己與崔慎思生的孩子，絕情而去。

將婦人醜化成心狠手辣，無情無義的形象，實在是令男人退避三舍，敬而遠之的。此外，有『男性英雄傳』之稱的《水滸傳》裡，武大郎死于潘金蓮之手，雷橫因白秀英而入獄，盧俊義遭賈氏陷害，石秀和楊雄受潘巧雲挑撥而兄弟反目，史進被妓女出賣坐牢，宋江兩次因女人而遭困厄，甚至梁山好漢中的巾幗英雄，也都是婦德有缺的，

如：一丈青扈三娘；母夜叉孫二娘開黑店，心狠手辣；顧大嫂時常作河東獅子吼，提井欄便打老公的頭，人稱『母大蟲』，讀完《水滸傳》，大概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女人就是陷阱，女色就是禍水。讓人覺得女人習武，行走江湖，快意恩仇，即使值得欽佩，卻不一定可愛。古代俠義小說忽視甚至仇視女性可見一般。

當代台灣兩大武俠名家中的古龍更將劉備所說的名言：「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奉為圭臬；另一位臥龍生則強調「天生尤物，紅顏禍水」，可見武俠小說對女性的偏見一直延續到當代。縱使武俠小說作家對女性持欣賞的態度，往往也脫不了大男子主義的窠臼，有意無意地強調了女性對男性的依附。最典型的莫過於文康的《兒女英雄傳》。俠女何玉鳳起初廣交豪傑，出沒市井，扶弱抑強，是個俠義道的領袖，可是，一旦嫁給安公子，便黯然失色，甘為夫君陪襯，一心生兒育女去了。

文康開了這個先例，當今武俠文學巨擘金庸，也一再刻畫以男子為中心的俠女形象，如《射鵰英雄傳》裏聰慧伶俐的女俠黃蓉，嫁與郭靖以後，在《神鵰俠侶》出現時已不復當年靈黠英氣了。說到底，男性作家筆下的俠女大多不是完整的人物，儘管她們起初也許會在江湖裡闖蕩一番，但後來其生活便只有一個焦點——婚姻，原先多姿多彩的生命便顯得比較單調、貧乏了。許多女俠最後都不得不以愛情婚姻為生命重心，縱是不願，也不得不隱身於男性的偉岸身軀之後。

香港專欄作家吳藹儀女士在《金庸小說的女子》一書中就發出這樣的惋惜：「金庸不會寫女人，因為他對女性了解不夠，單從男性的主觀出發，太過注重塑造大男人主義之下的理想女性，以致人物發展缺乏深度，有時缺乏說服力。」可見傳統社會及傳統文化對女性的不尊重，影響了許多當代武俠小說名家的創作成就。

如果吳藹儀女士讀過了梁羽生的萍蹤俠影系列，看到《散花女俠》

于承珠，看到《聯劍風雲錄》裡豪氣干雲，為廣大群眾與國家民族貢獻，竟甘拋卻愛侶的凌雲鳳，與遊劍江湖的龍劍虹，看到了《廣陵劍》裡與情侶琴劍天涯，為國奔走的雲瑚、韓芷、杜素素等形象鮮明的女俠，就一定不會有如此的議論了。

梁羽生是真正將女人在小說中與男人擺在平等位置的第一人，武俠小說一般談不上男女平等，因為中國古代的社會現實，男女確實不平等。祇有梁羽生，在他的小說裡始終如一地維持一種理想化了的平等關係。在其他人的武俠小說裡，很少有正面大書女英雄的。梁羽生則不然，除了萍蹤俠影系列以外，他還寫出了《白髮魔女傳》、《江湖三女俠》、《散花女俠》、《冰川天女傳》、《女帝奇英錄》、《狂俠·天驕·魔女》等等「女」字號的小說，其他如《塞外奇俠傳》、《雲海玉弓緣》、《飛鳳潛龍》、《劍網塵絲》、《幻劍靈旗》、《慧劍心魔》等，也都是以女性為小說主角的作品，女主角們都是可以和同時代的男俠們平起平坐甚至比之高出一頭的大英雄。在武俠文壇上，梁羽生要算是第一人，也可能是絕無僅有的一位，在作品裡，創作出了這麼多以女性作為第一主角或主要人物，質量並重可讀性又高武俠小說。

梁羽生筆下的女性形象，更是堪稱一絕。書中的女性，每一位都有她們自己獨立的人生價值及目標，絕對不是「為情而生」的柔弱女性而已，她們都是「主角」或「主要人物」，並不是「配角」和「配菜」。如前所述的于承珠、凌雲鳳、白髮魔女、飛紅巾及呂四娘、馮瑛、馮琳、冰川天女與厲勝男的形象，可以說是梁羽生小說中最为成功的藝術人物形象。萍蹤俠影系列中的女主角，自然也不例外。

三、梁羽生作品藝術成就與限制

當然，梁羽生固有其藝術成就，畢竟也有其缺點與限制，綜合個人分析研究萍蹤俠影系列之心得，僅將梁羽生武俠作品的藝術成就與限制，簡單列表比較於下：

項目	成就	限制
新歷史觀	將歷史記實與武俠傳奇結合，從寫實主義，走向浪漫主義。	過份強調愛國主義、民族主義。
俠義主題	堅持以俠為主，以武為輔，通過武力手段，來達到俠義的目的。鮮明、單一，具有一致性，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表現傳統社會中晚期的社會現實。	矯枉過正，造成過份理想化、概念化、典型化，最後淪為公式化。
言情手法	對愛情尊重、對女性尊重、重靈輕慾	情感始終為理性所壓抑控制，不免稍顯矯情。
人物塑造	堅持以俠為本	容易忽略真正的人性，造成理想化、道德化，英雄主義。
作品結構	以史為經，以俠義精神為緯，又鋪寫傳奇	平面展現，缺乏立體。形成淺顯平直，無法深入曲折，故事張力不足。
詩詞涵融	呈現出書卷氣。擅長精心編排回目，對仗句尤見功力，開篇詞也透滲著濃厚的詩情畫意；語言優美。顯示名士氣度與名士文采。	過度使用，容易讓人生厭，甚至有吊書袋的嫌疑

總體來看，梁羽生的武俠小說承繼舊派武俠小說基礎，並加入新的歷史思維；在作品主題上，他重視了俠義行為對社會的影響，並加強了俠對社會關注，以及與平民百姓的互動；在人物形象上，他筆下的大俠，道德色彩濃烈；在藝術審美表現上，梁羽生揮灑典雅名士風格，反映社會現實，並精妙地把傳統文化思想與民俗民情融合為一體，加強了文學作品的審美意識。梁羽生將中國武俠小說帶進了文學

殿堂，這一項功績，是不容抹滅的。

梁羽生的武俠小說雖然是標明新派，但他的創作觀念、格調及語言，還明顯保存著許多舊武俠的痕跡。如：因襲傳統創作寫法，情節鋪敘方面，仍以平鋪直敘交代故事情節為主，沒有很大的起伏；在人物塑造上，過於強調正邪分明，而且較少深入細緻地刻畫人物的內心世界變化，致使筆下的大俠使命感強而很少見到獨立的人格，典型人物高大而不夠真實，造成概念化的人物多於創造性人物的現象。他沿襲了古典小說語言的詩詞風雅格調，儘管精雕細刻，卻缺少一種震撼人內心的藝術感染力。

梁羽生雖是新派武俠小說的發起者，但由於以上明顯的缺陷，使他沒有真正成為新派武俠小說的大宗師。儘管如此，梁羽生在武俠世界中畢竟形成了自己深沉、溫和、典雅、細膩的藝術風格。羅立群先生曾說梁羽生是一個「缺少變化的高手⁹⁰」，想必就是因為這些原因。

個人以為，梁羽生對中國武俠小說有他一定的貢獻，現代武俠評論家陳墨曾說：

梁羽生是「開山祖師」兼「武林長老」：(陳墨《武俠五大家品賞(上)》，台北，風雲時代，2001年，頁6)

這是一句很恰當、中肯、公允的話，確認了梁羽生對新派武俠蔚為浪潮的貢獻，也給梁羽生應有的重視與尊重，並為他在武俠文學上的地位，作了明確的定位。個人認為梁羽生是新舊武俠文學的承先啟後者，開創新派的先驅，雖然是「缺少變化的高手」，然而他在新派武俠文學上的成就，仍是不可忽視的，仍有他相當的影響力，足堪與金庸、古龍並稱「武林三大家」。

⁹⁰ 參見羅立群《梁羽生小說藝術世界》台灣台北縣知書房，1997年5月初版。頁175



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

文本

主要底本：台灣風雲時代出版公司梁羽生新派武俠精選「萍蹤俠影」系列，內含：

《還劍奇情錄》 1 冊 1996 年 11 月袖珍版一刷

《萍蹤俠影錄》 3 冊 1996 年 11 月袖珍版一刷

① 《兵書寶劍》

② 《江山爭霸》

③ 《明月邊城》

《散花女俠》 3 冊 1996 年 12 月袖珍版一刷

① 《帝王毒手》

② 《高峰劍氣》

③ 《大內驚變》

《聯劍風雲錄》 4 冊 1996 年 12 月袖珍版一刷

① 《震動天下》

② 《凌雲一鳳》

③ 《修羅陰功》

④ 《北溟抗天》

《廣陵劍》 6 冊 1997 年 1 月袖珍版一刷

① 《黑白摩訶》

② 《九州鑄鐵》

③ 《琴劍天涯》

④ 《大內劍氣》

⑤ 《翻雲覆雨》

⑥ 《塞外星沉》

輔 本：香港天地圖書公司「梁羽生系列」 25 開本，內含：

《還劍奇情錄》	1 冊	1996 年修訂三版
《萍蹤俠影錄》	2 冊	1999 年
《散花女俠》	2 冊	1995 年修訂再版
《聯劍風雲錄》	3 冊	1996 年修訂再版
《廣陵劍》	4 冊	1994 年修訂再版

參 考 本：台灣新星出版社，吉明書局總經銷的「司馬嵐」作品系列 32 開本，

《漂泊俠影錄》	4 冊	1980 年 12 月
《散花女俠》	4 冊	1978 年 12 月
《聯劍風雲錄》	5 冊	1978 年 12 月
《廣陵劍》	9 冊	1978 年 12 月

專書

吳 瑤著《由僧跡到皇權》，1944 年

吳 瑤著《朱元璋傳》北京，三聯書店，1965 年

中國時報編輯部編《當代中國武俠小說大展》台北 時報文化 1977 年 9 月

吳 瑤著《明史簡述》中華書局 1980 年 9 月第 1 版

周英雄著《結構主義與中國文學》台北 東大圖書公司 1983 年 3 月

侯 健著《中國小說比較研究》台北 東大圖書公司 1983 年 12 月

蔡東帆著《中國歷代演義全集 明朝通俗演義》台北 文道 1985 年 4 月

劉再復著《性格組合論》上海文藝出版社 1986 年

龔鵬程著《文學與美學》台北 業強 1987 年 1 月

龔鵬程著《大俠》台北 錦冠 1987 年 10 月

柳 蘇等《梁羽生的武俠文學》台灣 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88 年 7 月初版。

- 梁羽生等 《三劍樓隨筆》 台灣 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88年7月初版。
- 梁羽生著 《筆 劍 書》 台灣 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88年7月初版。
- 金健人著 《小說藝術美學》 台北 木鐸 1988年9月
- 王海林著 《中國武俠小說史略》 太原 北岳文藝 1988年10月
- 羅立群著 《中國武俠小說史》 瀋陽 遼寧人民 1990年10月
- 劉若愚著 《中國之俠》 上海 三聯 1991年1月
- 馬振方著 《小說藝術論稿》 北京 北京大學 1991年2月
- 寧宗一編 《中國武俠小說鑑賞辭典》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1992年2月
- 陳平原著 《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 北京 人民文學 1992年3月
- 劉大杰著 《中國文學發展史》 台北 漢京文化事業 1992年6月
- 胡文彬主編 《中國武俠小說辭典》 石家庄 花山文藝 1992年8月
- 陳 山著 《中國武俠史》 上海 三聯書店 1992年12月
- 傅衣凌主編 《明史新編》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 劉新風、陳墨編著 《中國現代武俠小說鑑賞辭典》 北京 中央民族學院 1993年3月
- 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 《俠與中國文化》 台北 台灣學生書局 1993年4月
- 蔡 翔著 《俠與義--武俠小說中國文化》 北京十月文藝 1993年6月
- 陸志平、吳功正著 《小說美學》 台北 五南圖書 1993年11月
- 袁 進著 《鴛鴦蝴蝶派》 上海 上海書店 1994年8月
- 范伯群主編 《言情聖手、武俠大家—王度廬》 南京 南京出版社 1994年10月
- 葉洪生著 《葉洪生論劍--武俠小說談藝錄》 台北 聯經出版事業 1994年11月
- 葉 朗著 《中國小說美學》 台灣 里仁書局 1994年11月
- 戴 俊著 《千古世人俠客夢 — 武俠小說縱橫談》 台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94年12月
- 鄺健行著 《武俠小說閒話》 台北 幼獅文化 1994年12月
- 林保淳、龔鵬程編 《二十四史俠客資料彙編》 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5年。

- 徐斯年著 《俠的蹤跡--中國武俠小說史論》 丹陽 人民文學 1995 年 12 月
- 李 喬著 《小說入門》 台北 大安 1996 年 2 月
- 傅騰霄著 《小說技巧》 台北 紅葉 1996 年 4 月
- 陳 墨 著 《金庸小說人論》 南昌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1996 年 10 月
- 周清霖著 《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觀》 上海 上海書局 1996 年
- 阿 英著 《晚清小說史》 台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 1996 年 11 月
- 吳中杰著 《中國現代文藝思潮史》 上海 復旦大學 1996 年 12 月
- 梁守中著 《武俠小說話古今》 台北 遠流出版公司 1997 年 1 月
- 吳同瑞等編《中國俗文學概論》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7 年 1 月
- 羅立群著 《梁羽生小說藝術世界》 台灣 知書房 1997 年 5 月
- 陳 墨 著 《情愛金庸》 台北 雲龍出版社 1997 年 7 月
- 曹正文著 《俠客行》 台北 雲龍 1997 年 12 月
- 陳 墨 著 《藝術金庸》 台北 雲龍出版社 1998 年 1 月
- 陳 穎 著 《中國俠義小說通史》 江蘇 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
- 葉桂桐著 《中國古代小說概論》 台北 文津 1998 年
- 胡仲權編 《武俠小說研究參考資料》台灣 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 1998 年 11 月
- 鄭春元著 《俠客史》 上海 文藝出版社 1999 年 11 月
- 戈春源著 《刺客史》 上海 文藝出版社 1999 年 11 月
- 劉炎生著 《中國現代文學論爭史》 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7 年 1 月
- 沈道初等編《中國的皇帝(元 明 清)》 廣東 廣東人民 2000 年 4 月
- 佛斯特著 李文彬譯 《小說面面觀》(《Aspects of the Novel》) 台北 志文 2000 年 6 月
- 易劍東著 《武俠文化》 台北 揚智文化 2000 年 12 月
- 沈起煒編 《中國歷史大事年表 古代卷》上海 辭書出版社, 2001 年 1 月初版
- 陳 墨 著 《武俠五大家品賞》台灣 風雲時代出版公司, 2001 年 7 月初版。
- 王廣西著 《功夫：中國武術文化》台北 雲龍 2002 年

學位論文

- 林建揚著 《平江不肖生之《江湖奇俠傳》《近代俠義英雄傳》研究》 私立文化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 1992 年
- 楊丕丞著 《金庸小說《鹿鼎記》之研究》 私立東海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 1994 年
- 許彙敏著 《金庸武俠小說敘事模式研究》 國立中正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 1996 年
- 陳康芬著 《古龍武俠小說研究》 私立淡江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 1998 年
- 曹昌廉著 《「閱讀」的當代武俠小說---論當代武俠小說評議與閱讀理論下新的武俠小說觀》 私立南華大學文學研所碩士論文 1999 年
- 李順慧著 《《鹿鼎記》中韋小寶研究---語言學的角度》 私立東海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 2000 年
- 羅賢淑著 《金庸武俠小說研究》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中研所博士論文 1998 年

期刊論文

- 葉洪生 冷眼看現代武壇 《文藝月刊》 1974.8 頁 6-115、1974.9 頁 137-14
- 吳宏一 漫談武俠與武俠小說 臺北《中國論壇 17 卷 8 期》1984 年 1 月
- 幼獅月刊編輯室 武俠縱橫談 臺北《幼獅月刊 第 399 期》1986 年 3 月
- 薛興國 讀武俠小說應有的態度--以金庸作品為例 臺北《幼獅月刊 第 399 期》1986 年 3 月
- 江靜芳 武俠小說的社會意義--陳曉林 臺北《幼獅月刊 第 399 期》1986 年 3 月
- 黃秋芳 武俠小說的典型 臺北《幼獅月刊 第 399 期》1986 年 3 月
- 葉洪生 淺談近代武俠小說之流變 《聯合月刊 2 卷 11 期》1986 年 9 月

- 龔鵬程 鴛鴦蝴蝶與武俠小說 臺北《聯合文學》2卷 11期》1986年9月
- 林保淳 從「通俗」的角度談武俠小說 臺北《文訊》第27期》1986年
- 侯 健 中西武俠小說之比較 臺北《聯合文學》第4卷 3期》1988年1月
- 劉智揚 新武俠小說與讀者心理瑣談 南昌《創作評譚》第3期》1988年
- 陳世旭 當代中國通俗小說縱橫談 南昌《創作評譚》第3期》1988年
- 羅 孚 俠影下的梁羽生 臺北《聯合文學》第5卷 2期》1988年12月
- 陳 銘 自由的追求：武俠小說鑒賞的新視角 杭州《探索》第4期》1989年
- 龔鵬程 論俠客崇拜 臺北《中國學術年刊》第7期》1989年
- 龔鵬程 俠骨與柔情 臺北《中國學術季刊》第11期》1990年3月
- 丁永強 新派武俠小說的敘事模式，《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0年
- 吳秉杰 通俗文學的地位、價值與發展 長春《文藝爭鳴》第6期》1990年
- 羅立群 「武功」的文化價值和藝術魅力 《文史知識》第7期》1990年
- 陳葆文 短篇小說中的女俠形象探討 《國文天地》5卷 12期》1990年5月
- 葉洪生 速寫近代武俠小說中的俠變 《國文天地》5卷 12期》1990年5月
- 田毓英 中外俠士精神的真面目 《國文天地》5卷 12期》1990年5月
- 莊 練 武林大俠何處尋 臺北《國文天地》第5卷 12期》1990年5月
- 張 英 中國古代的俠 臺北《國文天地》第5卷 12期》1990年5月
- 陳葆文 一逐孤雲天外去--短篇小說中的女俠形象探討 臺北《國文天地》第5卷 12期》1990年5月
- 劉新風 論俠意識 《文史知識》1990年第6期
- 路云亭 武俠文化與中華民族男性精神品格的構建 《文史知識》第7期》1990年
- 羅立群 豪俠世界品柔情 《文史知識》第12期》1990年
- 吳 樺 武俠小說與中國文化傳統 《文史知識》第1期》1991年
- 盧敦基 金庸新武俠小說的文化與反文化 浙江《浙江學刊》第1期》1991

- 年
- 陳平原 書劍恩仇兒女情--二十世紀武俠小說論 哈爾濱《文藝評論 第2期》
- 1991年
- 舒文治 奇詭玄巧源於道 — 新武俠小說生成的文化背景 《文史知識 第4期》 1991年
- 鄧仕樑 說俠義--試論中國文學裡的俠義精神 臺北《國文天地 第7卷 2期》 1991年7月
- 葉洪生 論當代武俠小說的「成人童話」世界 海《上海文論 第5期》 1992年
- 張宏庸 中國武俠小說的展望 臺北《幼獅文藝 第7期》 1992年7月
- 胡萬川 關於俠和武俠小說的認識 臺北《幼獅文藝 第7期》 1992年7月
- 陳 墨 金庸小說主人公的人格模式及其演變 武漢《通俗文學評論 第4期》
- 1993年
- 陳 墨 金庸小說中的愛情景觀 武漢《通俗文學評論 第2期》 1994年
- 陳 墨 金庸小說與中國文化的反思 武漢《通俗文學評論 第3期》 1994年
- 年
- 陳 墨 金庸小說的情節結構與藝術功能 武漢《通俗文學評論 第1期》 1994年
- 年
- 徐明娥 試談小說的審美特徵 雲南《雲南師範大學哲學社會科學學報 27卷 1期》 1995年2月
- 林保淳 民國以來武俠小說研究評議 臺北《古典文學 第13集》 1995年
- 黃濤鈞 唐傳奇女俠內容探析與男女俠之比較 臺北《輔大中研所學刊 第5期》 1995年9月
- 卜大中 新武俠小說的意識型態政治--男俠角色的詮釋 香港《明報月刊 第31卷 2期》 1996年2月號
- 孫立川 金庸、梁羽生之後武俠凋零--新武俠小說成為絕響 香港《明報月刊

- 第 31 卷 2 期》1996 年 2 月
- 嚴家炎 新派武俠小說的現代精神 香港《明報月刊》1996 年 2 月 第 31 卷 2 期
- 劉經瑤 俠女、美女與妖女--金庸武俠小說中的性別政治 香港《明報月刊》1996 年 2 月 第 31 卷 2 期
- 金光裕 英雄的一千面 香港《明報月刊》第 31 卷 2 期》1996 年 2 月
- 蔡明真 談唐豪俠小說中的恩與仇 《輔大中研所學刊》第 6 期》民國 1996 年 6 月
- 劉再復 金庸小說在廿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香港《明報月刊》第 33 卷 8 期》1998 年 8 月
- 林保淳 期待另一種江湖 臺北《幼獅文藝》第 1996 卷 9 期》1996 年 9 月
- 葉洪生 淺談武俠小說的來龍去脈 臺北《歷史月刊》第 1986 期》1996 年 11 月
- 嚴家炎 論金庸小說的情節藝術 武漢《通俗文學評論》第 1 期》1997 年
- 林保淳 中國古典小說中的「女俠」形象 臺北《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11 期》1997 年 9 月
- 方 忠 臺灣武俠小說的歷史流變 北京《臺灣研究》第 1 期》1998 年
- 林保淳 通俗小說的類型整合--試論金庸的武俠與歷史 美國科州「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文學國際研討會」會議論文 1998 年 5 月
- 馬幼垣 從《三劍樓隨筆》看金庸、梁羽生、百劍堂主在五十年代中期的旨趣 臺北「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 1998 年 11 月
- 張大春 離奇與鬆散--從武俠衍出的中國小說敘事傳統 臺北「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 1998 年 11 月
- 嚴家炎 文學的雅俗對峙與金庸的歷史地位 臺北「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 1998 年 11 月
- 張瀛太 俠之變，俠之反 《中國時報》第 37 版》1998 年 11 月 20 日



附錄一



作品回目對照表

香港偉青書店與台灣風雲時代出版公司，「萍蹤俠影系列」作品回目對照表

還劍奇情錄

回次	香港偉青書店回目	風雲時代出版公司回目
1	劍影歌聲豪俠淚	劍影歌聲
2	輕憐密愛女兒情	輕憐密愛
3	荒山劍氣驚良夜	荒山劍氣
4	深院梅花寂寞春	深院梅花
5	龍爭虎鬥真何苦	龍爭虎鬥
6	鳳泊鸞飄各自傷	鳳泊鸞飄
7	五老興師來問罪	五老興師
8	雙雄運掌見奇功	雙雄運掌
9	拼將熱血酬知己	血酬知己
10	忍把哀情付杳冥	情付杳冥
11	痴男怨女情難解	痴男怨女
12	伏虎降龍願未酬	伏虎降龍
13	重重冤孽隨流水	重重冤孽
14	寸寸傷心付劫灰	寸寸劫灰

萍蹤俠影錄

回次	香港偉青書店回目	風雲時代出版公司回目
楔子	牧馬役胡邊，孤臣血盡；揚鞭歸故國，俠士心傷。	同左
1	彈指斷弦，強人劫軍餉；飛花撲蝶，玉女顯神通。	同左
2	禍福難知，單身入虎穴；友仇莫測，寶劍對金刀。	同左
3	陌路遇強徒，偷施妙手；風塵逢異士，暗戲佳人。	同左
4	鑄錯本無心，擂臺爭勝；追蹤疑有意，錦帳迷人。	同左
5	名士戲人間，亦狂亦俠；奇行邁流俗，能哭能歌。	同左
6	聯劍懲兇，奇招啟疑竇；抽絲剥繭，密室露端倪。	同左
7	一片血書，深仇誰可解；十分心事，無語獨思量。	同左
8	愛恨難明，驚傳綠林箭；恩仇莫辨，愁展紫羅衣。	同左
9	滾滾大江流，英雄血灑；悠悠長夜夢，兒女情痴。	同左
10	一局棋殘，英雄驚霸氣；深宵夢斷，玉女動芳心。	同左
11	半夜襲番王，奇情疊見；中途來怪客，異事難猜。	同左
12	峽谷劫囚車，變生不測；荒郊馳駿馬，禍弭無形。	同左
13	戴月披星，苦心救良友；移花接木，珍重托珊瑚。	同左
14	羅漢綿拳，將軍遭險著；金剛大力，怪客逞奇能。	同左
15	奸宦弄權，沉冤誰與雪；擂臺爭勝，俠士暗飛針。	同左

16	喝雉呼盧，名園作豪賭；揚聲擲骰，俠客傲兇頑。	同左
17	冰雪仙姿，長歌消俠氣；風雷手筆，一畫捲河山。	同左
18	石陣戰氛，豪情消積怨；荷塘月色，詞意寄深心。	同左
19	柳色青青，離愁付湖水；烽煙處處，冒險入京華。	同左
20	虎帳蠻花，痴情締鴛譜；清秋儷影，妙語訂心盟。	同左
21	大力除兇，將軍表心蹟；赤誠為國，俠士出邊關。	同左
22	淺笑輕顰，人前作嬌態；慧因蘭果，劫後證情心。	同左
23	十載重來，芳心傷往事；兩番邀鬥，平地起疑雲。	同左
24	紫竹林中，高人試雙劍；太師府內，俠士醉香閨。	同左
25	石塔藏龍，闖關劫天子；丹心報國，拔劍護仇人。	同左
26	劫後剩餘生，女兒淚灑；門前傷永別，公子情傷。	同左
27	恩怨難忘，豪情化飛絮；情痴不悔，魔窟締知交。	同左
28	萬里遠來，異鄉尋老母；卅年重會，逸士鬥魔頭。	同左
29	觸景傷情，窮村嘶駿馬；神機妙算，泥沼陷追兵。	同左
30	力抗金牌，捨生救良友；身填炮口，拼死護檀郎。	同左
31	劍氣如虹，廿年真夢幻；柔情似水，一笑解恩仇。	同左

散花女俠

回次	香港偉青書店回目	風雲時代出版公司回目
1	古道山村，頑童驚俠士；深宵石室，密詔嚇鏢師。	石室驚變
2	劍影刀光，奸人戕義士；天愁地暗，皇室殺忠臣。	趕盡殺絕
3	大棒擡旗，禁城來大盜；散花拒敵，夜半失人頭。	深宮劍氣
4	駿馬嘶風，少年顯身手；高人送帖，莊主薦龍頭。	血衣寶刀
5	壯志凌雲，棒驚名劍客；妄言惹怒，劍刺大龍頭。	一棒擎天
6	敗寇成王，道旁談史事；傷心驚變，湖上起風波。	成王敗寇
7	寂寞山莊，師門情眷戀；茫茫湖水，俠女意悽愴。	撲朔迷離
8	駿馬嘶風，散花驚妙技；神拳卻敵，飛矢射強仇。	天女散花
9	潑酒鬥兇頑，夜奔荒野；傳書邀抗敵，義薄雲天。	金刀寨主
10	小鎮聚英豪，金刀殺敵；長江逢秀士，銀劍誅倭。	東瀛劍士
11	青劍驚濤，疑雲迷俠女；公堂看審，正氣凜強梁。	青劍驚濤
12	草莽英豪，揮戈同抗日；玉堂公子，劃策托空言。	揮戈指日
13	空讀兵書，戰場驚中伏；出身田畝，草莽有奇才。	草莽奇才
14	繞樹穿花，書生疑玉女；興波作浪，國手鬥龍頭。	海外來客
15	拍案驚濤，芳心隨逝水；衝波海燕，壯志欲凌雲。	驚濤裂岸
16	海角風雲，英雄奪寶劍；苗區怪事，稚子作新郎。	江山如畫
17	古堡奇情，魔頭開夜宴；深宵異事，公主道苗疆。	深宵異事
18	手發金球，通玄參妙理；口吞火劍，炫技駭閭人。	波斯公主

19	神廟驚心，忠臣受香火；龍門縱目，玉女動情懷。	青冥寶劍
20	牢底救人，神通來異士；筵前罵敵，正氣屬娥眉。	大理王室
21	水榭劍光寒，楊枝挫敵；石林奇景現，駿馬追風。	石木奇景
22	彈指神通，少年顯身手；飛花絕技，女俠服強人。	彈指神通
23	往事如煙，罡風吹已散；前塵若夢，死水又重波。	前塵若夢
24	王府逞才華，聯題佳句；魔頭施毒手，共闖名山。	六陽真君
25	較技蒼山，高峰騰劍氣；泛舟洱海，月夜動情懷。	高峰劍氣
26	踏雪神駒，旅途傳警報；凌雲一鳳，半道劫鏢銀。	凌雲一鳳
27	寶劍金花，雙英施絕技；仁心俠骨，一諾救鏢師。	波譎雲詭
28	雪夜步梅林，相憐相惜；冰心牽塞外，同夢同悲。	天山劍俠
29	隱患潛埋，野心圖霸主；伏兵突發，浮海走英豪。	王圖霸業
30	虎帳盜符，軍中傷慘變；征鞍解劍，道上贈嘉言。	虎帳盜符
31	生死難猜，女兒情曲折；是非莫辨，公子意迷離。	大漠神狼
32	血雨腥風，魔岩聞惡訊；刀光劍影，禁苑陷重圍。	祕魔岩下
33	獻策筵前，丹心圖報國；火焚大內，義士救英雄。	火焚大內
34	世亂見人心，來尋俠跡；疾風知勁草，獨守危城。	獨守危城
35	箕豆竟相煎，龍頭變節；風雲驚變幻，公子多情。	龍頭變節
36	雲破月明，江湖留劍影，水流花謝，各自了情緣。	雲破月明

聯劍風雲錄

回次	香港偉青書店回目	風雲時代出版公司回目
1	壯志未甘消，徒嗟往事；豪情難自遣，又涉江湖。	江湖風暴
2	客店現雙姝，疑雲陣陣；荒山揮寶劍，殺氣騰騰。	疑雲陣陣
3	三省運鏢，中途逢玉虎；兩番被劫，意外見神龍。	三省連鏢
4	弄鬼裝神，行屍藏貢物；飛針揮劍，古廟鬥妖人。	古廟妖人
5	古寺興波，神龍施妙手；荒山較技，玉虎暗生情。	龍女戲虎
6	柳絮捲芳心，西湖浪靜；樓船騰劍氣，東海波翻。	東海劍氣
7	面壁十年，天山甘獨隱；凌雲一鳳，湖海怎相忘。	天山俠隱
8	休戰抱仁心，事還貢物；劫船來怪客，力拒群雄。	怪客劫船
9	毒掌詭謀，重傷周志俠；神壇法杖，再見畢擎天。	毒掌詭謀
10	妙技震嬌娃，丐幫勝敵；神威驚教主，怪客提親。	七陰教主
11	劍影刀光，雙英入虎穴；龍騰虎躍，合力敗魔頭。	龍騰虎躍
12	鐵扇逞兇，書生追玉虎；飛花退敵，道士釋前嫌。	獨腳銅人
13	峽谷塵兵，幾番爭貢物；天山練劍，初次露鋒芒。	峽谷塵兵
14	旨趣未相投，夫妻有恨；姻緣欣遇合，兩小無猜。	俠侶情變
15	兇焰迫人，抗婚悲弱女；良言解困，妙計出迷途。	北溟凶燄
16	聯劍禦魔，鴛鴦悲折翼；消兵弭禍，姐弟入京都。	京都風雲

17	夢醒黃梁，功名隨逝水；心懸知己，鮮血濺塵埃。	大內陰謀
18	塞外神魔，兩番遭敗蹟；御林高手，一網竟成擒。	塞外神魔
19	獨探靈堂，奸徒來鐵府；震驚帝座，豪俠入深宮。	震驚帝座
20	破鏡望重圓，一心學劍；奇珍圖染指，雙怪拜山。	綠林飛劍
21	毒霧瀾空，群雄遭暗算；金環墮地，惡客遂奸謀。	毒霧瀾空
22	折節求援，深山逢異士；焚香報訊，古廟見奇情。	古廟奇情
23	受盡折磨，傷心談往事；驚聞噩耗，灑淚哭良朋。	百毒神君
24	夢好總難圓，珠還琴斷；情天長有恨，鳳泊鸞飄。	鳳泊鸞飄
25	遺命托孤兒，淒涼不盡；苦心求解藥，魔難無窮。	魔燄高漲
26	妙計耍雙兇，幸逃險地；靈丹遺半顆，難出生天。	半顆靈丹
27	心事湧如潮，難揮慧劍；情懷濃似酒，忍拆鴛鴦。	情多必鑄
28	灑淚別情郎，命途多舛；孤身逢惡少，際遇堪悲。	毒霧金針
29	良友遭危，傷心憐薄命；虔心學劍，低首服娥眉。	天山鬥劍
30	弱女何辜，魔宮遭毒手；奸人得志，靜室練玄功。	百毒真經
31	恩怨齊消，同心禦強敵；夫妻聯劍，午夜闖崑崙。	聯劍崑崙
32	劍求通玄，連番陷圈套；神功絕世，各自顯奇能。	三象歸元
33	一瞬隨塵，群豪揮熱淚；前情若夢，二女結同心。	北方劍客
34	西子樓頭，彈痕驚異事；小孤山麓，鴻爪繫相思。	獨臂擎天
35	一意覓芳蹤，巨舟出海；中途逢怪客，荒島遭危。	荒島怪客
36	虎躍龍騰，群雄來水泊；波翻浪湧，雙劍鬥神魔。	劍鬥神魔
37	血雨腥風，島嶼遭劫火；天羅地網，奸賊佈陰謀。	天羅地網
38	浪湧波翻，傷心基業毀；龍爭虎鬥，豪氣未曾消。	龍爭虎鬥
39	毒手逞兇，神僧遭敗績；玄功解困，大俠顯奇能。	玄功解困
40	驚見劍光寒，元兇授首；愁看人影杳，一鳳凌雲。	第一劍客

廣陵劍

回次	香港偉青書店回目	風雲時代出版公司回目
1	難得名山聆雅奏，誰知仙窟遇魔頭。	名山魅影
2	廣陵散絕留長嘆，俠士刀傳發浩歌。	廣陵散絕
3	惆悵故國勞夢想，何堪良友隔幽冥。	一柱擎天
4	蒼天有意磨英骨，慧眼何人識使君。	名琴寶刀
5	陌路驚逢三惡賊，窮途巧遇兩摩訶。	黑白摩訶
6	秘笈幾番招鬼魅，瑤琴疊奏謁宗師。	丹楓祕笈
7	要訣玄功傳弟子，廣陵絕曲悼宗師。	隔世傳人
8	胡馬久驚侵禹域，人間哪得有桃源。	大俠之墓
9	忍見名城浮劫火，心傷大俠送遺書。	名城劫火
10	九州鑄鐵終成錯，一著棋差只自憐。	九州鑄鐵

11	藏身斗室聞私隱，移禍東吳造謊言。	金刀寨主
12	敵意消除雙劍合，情懷歷亂寸心知。	雙劍合璧
13	失足終成千古恨，盟心願結此生緣。	此生結緣
14	惆悵斷魂空出峽，只憐飛絮已無家。	身世穩祕
15	歸來願作名山伴，此去徒傷俠女心。	八仙迎客
16	太息故園成瓦礫，誰營新塚慰孤兒。	雙劍殲仇
17	恩怨難分悲俠士，琴蕭合拍覓知音。	恩怨難分
18	別雁離鴻來錦瑟，振衣彈鋏上蓮峰。	振衣彈鋏
19	情深豈易輕揮劍，夢醒何堪一撫琴。	前塵若夢
20	灕水有情人已杳，名山作伴願終違。	大理王府
21	難補情天空有憾，豈能琴劍兩相忘。	琴劍關情
22	啼笑非非誰識我，坐行夢夢盡緣君。	邊關劍影
23	纏綿思盡抽殘繭，宛轉心傷剝後蕉。	瓦喇密使
24	空有餘情歸故里，為消宿怨入京華。	皇室恩仇
25	三生緣結盟鴛誓，一劍誅仇俠士心。	京華訂情
26	眼底群魔何足道，胸中九鼎一絲輕。	眼底群魔
27	痴男怨女情難解，伏虎降龍願未酬。	禁宮喋血
28	義結小王搜密件，但憑雙劍鬥兇僧。	彌羅法師
29	閃電絕招寒敵膽，追風快劍破重關。	追風快劍
30	箕煎豆泣情何忍，鳳泊鸞飄各自傷。	箕豆相煎
31	血仇未報須揮劍，心事難言盡付蕭。	深宮揭祕
32	去來大內驚昏主，殺劫中原有活棋。	殺劫中原
33	比翼離群傷客意，十招克敵報親仇。	比翼離群
34	美景愴懷思舊侶，毒鏢傳信遇巫娘。	江南舊事
35	覆雨翻雲施詭計，圖窮匕現鬥魔頭。	圖窮匕現
36	雙劍逞威懲惡霸，單刀赴會陷英豪。	單刀赴會
37	俠士情懷天上月，女兒心事鏡中花。	鏡花水月
38	柳下梅邊尋舊侶，蘭因絮果證鴛盟。	蘭因絮果
39	亂石崩雲騰劍氣，驚濤拍岸鬥魔頭。	亂石崩雲
40	友敵混淆行詭辯，是非大白破奸謀。	是非大白
41	江湖浪子遭懲戒，東海龍王亦遁逃。	東海龍王
42	十年疑案明真相，一葉輕舟渡險灘。	十年疑案
43	琴韻蕭聲歡合拍，雪泥鴻爪偶留痕。	雪泥鴻爪
44	豺虎未除騰劍氣，龍蛇混雜入京華。	再入京華
45	拍案撕盟驅敵使，易容矯詔戲將軍。	英雄肝膽
46	故園尋夢心應碎，異域懲奸膽更豪。	龍潭虎穴
47	深入龍潭誅國賊，橫穿瀚海會同門。	潮海飛劍



附錄二



引用詩詞聯句名細表

萍蹤俠影系列引用詩詞聯句明細表

1. 《還劍奇情錄》部分：

- ◆ 「傳家愧我無珠玉，劍匣詩囊珍重存。但願人間留俠氣，不教狐鼠敢相侵。」(第二回)(明 陳定方 詠昆吾寶劍)
- ◆ 「渺空煙，四遠是何年，青天墜長星！幻蒼岩雲樹，名娃金屋，殘霸宮城。箭勁酸風射眼，劍水染花腥。時韜雙鴛響，廊葉秋聲。宮裏吳王沈醉，倩五湖倦客，獨釣醒醒。問蒼波無語，華髮奈山青。水涵空閣憑高處，送亂鴉斜日落漁汀。連呼酒，上琴台去，秋與雲平。」(第二回)(南宋 吳文英 八聲甘州)
- ◆ 「如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第二回)(清 黃仲則 綺懷)
- ◆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水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皎皎白駒，在彼空穀。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第二回)(第九回)《詩經 小雅 白駒》

2. 《萍蹤俠影錄》部分：

- ◆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盃。」(第三回)(唐 李白 將進酒)
- ◆ 「抽刀斷水水更流，舉盃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第三回)(唐 李白 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
- ◆ 「東南形勝，江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

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嶂清嘉。有三秋桂子，十裏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蕭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第七回)(宋 柳永 望海潮)

- ◆ 「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裏桂三秋。哪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第八回)(宋 謝處厚)
- ◆ 『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個好地方，自從出了個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戶人家賣糧食，小戶人家賣兒郎，奴家沒有兒郎賣，背起花鼓走四方。』(第九回)(民間歌謠)
- ◆ 「我是草原的兀鷹，我的翅膀扇風雲，朝飛斡難河，夜宿喀林城，飛了三個月，飛不出大汗的手心！大汗祇手覆大地，他的生前享榮名，而今死了歸黃土，占地不過是一墳。」(第十一回)(蒙古民歌)
- ◆ 「楊柳絲絲弄輕柔，煙縷織成愁。海棠未雨，梨花先雪，一半春休。而今往事難重省，歸夢繞秦樓。相思祇在，丁香枝上，豆蔻梢頭。」(第十三回)(宋 王雱 眼兒媚)
- ◆ 愁裏高歌梁父吟，猶如金玉夏商間。十年勾踐亡吳計，七日包胥哭楚心。秋送新鴻哀破國，書行饑虎噬空林。胸中有誓深如海，肯使神州竟陸沈。(第十五回)(宋 鄭思肖 二礪)
- ◆ 「纖雲四卷天無河，清風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聲影絕，一盃相屬君當歌。清流足以滌塵垢，人生何必嘆坎坷？金銀珠寶阿堵物，會當盡付于碧波，勸君有酒當自醉，有酒不飲奈月何？」(第十七回)(唐 韓愈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
- ◆ 「金鎖重門荒苑靜，倚窗愁對秋空。翠華一去寂無蹤，玉樓歌吹，聲斷已隨風。煙月不知人事改，夜闌還照深宮。藕花相向野塘中，

- 暗傷亡國，清露泣香紅。」(第十八回)(後蜀 鹿虔扈 臨江仙)
- ◆ 「獨倚危樓風細細，望極離愁，黯黯生天際。草色山光殘照裏，無人會得憑欄意。也擬疏狂圖一醉，對酒當歌，強樂還無味。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第十八回)(北宋 柳永 鳳樓梧)
 - ◆ 「應念嶺表經年，孤光自照，肝膽皆冰雪，短鬢蕭疏襟袖冷，穩泛滄溟空闊！」(第十九回)(南宋 張孝祥 念奴嬌)
 - ◆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第二十回)(北宋 蘇東坡《水調歌頭》)
 - ◆ 「不許蟾蜍此夜明，今知天意是無情！何當撥去閒雲霧，放出光輝萬里清！」宋 朱淑真(第二十回)(宋 朱淑真)
 - ◆ 「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第二十一回)(明 于謙 詠石灰)
 - ◆ 「露布星馳上玉京，三邊寇虜一時平，人間玉石銘勳業，天上銀河洗甲兵。熊虎有勞咸進秩，犬羊無計可偷生，從今海宇風塵靜，廟算應知出聖明。」(第二十一回)(明 于謙)
 - ◆ 「君不見走馬川行雪海邊，平沙莽莽黃入天。輪台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匈奴草黃馬正肥，金山西見煙塵飛，漢家大將西出師。」(第二十四回)(唐 岑參 西征)
 - ◆ 「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第二十六回)(晉 陶淵明 歸去來辭)
 - ◆ 「人有悲歡離合，有月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第二十九回)(北宋 蘇東坡 水調歌頭)
 - ◆ 「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第二十九回)(唐 韋莊 菩薩蠻)
 - ◆ 「孤鶴歸飛，再過遼天，換盡舊人，念累累枯塚，茫茫夢境，王

侯螻蟻，畢竟成塵。」(第二十九回)(南宋 陸游 沁園春)

- ◆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第二十九回)(南唐 李煜 虞美人)
- ◆ 「物是人非事事休，無語淚先流。」(第三十一回)(北宋 李清照 武陵春)

3. 《散花女俠》部分：

- ◆ 「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骨碎身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第二回)(明 于謙 詠石灰)
- ◆ 「國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第五回)((明)清 張煌言 甲辰八月辭故里)
- ◆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幹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第十六回)(北宋 蘇東坡 念奴嬌—赤壁懷古)
- ◆ 「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發生。」(第二十回)(南宋 辛棄疾 破陣子)
- ◆ 「疏影橫斜水深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第二十二回)(北宋 林和靖 山園小梅)
- ◆ 「雙龍關裏百花香，銀海透逸點蒼山，六月街頭叫賣雪，行人錯認是瓊漿。」(第二十三回)《賣雪詞》
- ◆ 「五月滇南煙景別，清涼國裏無煩熱。雙鶴橋邊人賣雪，冰碗啜，調梅點密和瓊屑。」(第二十四回)(大理四季歌 夏季)

- ◆ 「雪月風花歌大理，蒼山洱海風光美。三塔斜陽波影裏，山河麗，黎民但願征塵息。」(第二十四回)(大理四季歌)
- ◆ 「應念嶺表經年，孤光自照，肝膽皆冰雪，短鬢蕭疏襟袖冷，穩泛滄溟空闊！盡汲西江，細斟北斗，萬象為賓客，扣弦獨嘯，不知今夕何夕？」(第二十五回)(南宋 張孝祥 念奴嬌)

4. 《聯劍風雲錄》部分：

- ◆ 「武夷山上有仙靈，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識個中奇絕處，櫂歌閒聽兩三聲：一曲溪邊小釣船，幔亭峰影蘸晴川，虹橋一斷無消息，萬壑千岩銷翠煙。二曲亭亭玉女峰，插花臨水為誰難容？道人不作陽台夢，與入前山翠幾重？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鼓櫂幾何年？桑田海水今如許，泡沫風燈敢自憐？四曲東西兩石岩，岩花垂露怯輕寒，金雞叫罷無人見，月滿空山水滿潭。」(第三回)(南宋 朱熹 九曲櫂歌)
- ◆ 「卻似移舟上碧灘，一灘經過千灘難！酷憐劍氣銷磨盡，飛瀑流泉日影寒！」(第三回)
- ◆ 「舞袖翩翩，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雨寒！」(第三回)(北宋 蘇東坡 媚兒)
- ◆ 「湧金門外柳如煙，西子湖頭水拍天。玉腕羅裙雙蕩槳，鴛鴦飛近採蓮船。」(第六回)(明 于謙 夏日憶西湖)
- ◆ 「惆悵曉鶯殘月夢，夢中長記誤隨車，此中情意總堪嗟！大樹凌雲抗風雪，江南玫瑰簇朝霞，各隨緣分別天涯。」(第六回)(梁羽生)
- ◆ 「一朵一枝蓮花，有錢的大爺你莫笑咱，韓信也有討飯日，伍子胥過昭關白了髮，人有三衰與六旺，禍福轉移一剎那。大爺你肯

把錢財捨，一路福星到家。」(第九回)(丐幫 蓮花落)

- ◆ 「寶劍未甘一隨我老，匣中猶自作龍吟！」(第十八回)

《廣陵劍》部分：

- ◆ 「群峰倒影山浮水，無水無山不入神。」(第一回)
- ◆ 「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第一回)(唐 韓愈)
- ◆ 「森森劍戟千峰立，截壁臨江當桂北。西南一柱獨擎天，庇盡桃源避秦客。」(第一回)(梁羽生 詠獨秀峰贈雷大俠)
- ◆ 「問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流泉水下灘，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空出刀槍鳴！」(第一回)(唐 白居易 琵琶行)
- ◆ 「往聞耆老言，茲洞深無際；閻中或識路，塵外別有世；幾思絕人事，齋糧窮所詣；棋終出易迷，炬絕入難繼；孤亭渺雲端，於焉山休憩；憑高眺城闕，擾擾如聚蚋；盡捐渣滓念，遂有飛舉勢；山靈娟清遊，雨勢來極銳；濛濛濕莎草，邑邑涼松桂；暝色不可留，悵望岩扉閉。」(第一回)(劉克宣)
- ◆ 「早飯行春桂水東，野花榕葉露重重。七星岩窟髯燈火，百轉縈回徑路通。右溜滴塗成物象，古澤深處有蚊龍。卻歸為恐衣沾濕，洞口雲深日正中。」(第一回)(明 解縉 琵琶行)
- ◆ 「孤鶴歸飛，再過遼天，換盡舊人，念累累枯塚、茫茫夢境，玉侯螻蟻，畢竟成塵。載酒園林，尋花巷陌；當日何曾經負春。流年改，嘆圍腰帶賸，點鬢霜新。交親散落如雲，又豈料而今餘此身。幸眼明身健，茶甘飯軟，非惟我老，尚有人貧，躲盡危機，消殘壯志，短艇湖中間采蓴。吾何恨，有漁翁共醉，谿友為鄰。」(第一回)(南宋 陸游 沁園春)

- ◆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第四回)(詩經 魏風 伐檀)
- ◆ 「重義輕生一劍知，白虹貫日報仇歸。片心惆悵清平世，酒市無人問布衣。」(第四回)(唐 沈彬 結客少年場行)
- ◆ 「仰笑宛離天尺五，憑臨恰在水中央。」(第六回)(昆明西山龍門對聯)
- ◆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第六回)(南宋 陸游 文章)
- ◆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第六回)(詩經 秦風 蒹葭)
- ◆ 「韶華爭肯俚人住？已是滔滔去。西風無賴過江來，歷盡千山萬水幾時回？秋聲帶葉蕭蕭落，莫響城頭角。浮雲遮月不分明，欲傾滇池一洗放天青。」(第六回)(梁羽生 虞美人)
- ◆ 「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第六回)
- ◆ 「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第六回)(楚 屈原 離騷)
- ◆ 「石林萬戶千門閉，不亞武侯八陣圖。」(第六回)(民 徐霞客遊記)
- ◆ 「暮春三月，雜花生樹，群鶯亂飛」(第七回)(東晉 丘遲 與陳伯之書)
- ◆ 「廣陵散絕隔幽冥，大化遷流孰與停？剩有高風吹髮白，更無佳日付年青！」(第七回)(東晉 丘遲 與陳伯之書)
- ◆ 「疏影橫斜水深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第七回)(北宋 林和靖 山園小梅)
- ◆ 「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黃鶴之飛尚不過，猿猱欲度愁攀緣。問君西游何時還，畏途巖巖不可攀。但見悲鳥號古木，

雄飛雌從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連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豶，冰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若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第八回)(唐 李白 蜀道難)

- ◆ 「鳧雁唼喋菱苳光，翡翠搖裔蘭苳香。古寺雙林帶煙郭，平湖十里通春航。遠夢似曾經此地，遊子恍疑歸故鄉。蒼海泛舟看明月，浮萍梗泛悲蒼茫。」(第八回)(無名和尚)
- ◆ 「水天空闊，恨東風、不借世間英物。蜀鳥吳花殘照裏，忍見荒城頽壁。銅雀春情，金人秋淚，此恨憑誰雪？堂堂劍氣，斗牛空認奇傑。那信江海餘生，南行萬里，屬扁舟齊發。正為鷗盟留醉眼，細看濤生雲滅。睨柱吞羸，回旗走懿，千古衝冠髮。伴人無寐，秦淮應是孤月。」(第八回)(南宋 文天祥 關山月)
- ◆ 「雪月風花歌大理，蒼山洱海風光美。三塔斜陽波影裏，山河麗，黎民但願征塵息。」(第八回)
- ◆ 「蟬曳殘聲過別枝」(第十回)(唐 方干 旅次洋州寓居郝氏林亭)
- ◆ 「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第十回)
- ◆ 「晚風前，柳梢鴉定，天邊月上。靜悄悄，簾控金鉤，燈滅銀缸。春眠擁繡床，麝蘭香散芙蓉帳。不見蕭郎，多管是耍人兒躲在迴廊，啟雙扉欲罵輕狂，但見些風篩竹影，露墜花香。嘆一聲癡心妄想，添多少深閨魔帳。」(第十三回)(大同民歌)
- ◆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于焉逍遙。……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第十三回)(詩經 小雅 白駒)
- ◆ 「當年萬里覓封侯，匹馬戍梁州。關河夢斷何處？塵暗舊貂裘。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洲？」

(第十四回)(南宋 陸游 訴衷情)

- ◆ 「家住蒼煙落照間，絲毫塵事不相關。斟殘玉瀝行穿竹，卷罷黃庭臥看山。貪嘯傲，任衰殘，不妨隨處一開顏。原知道物心腸別，老卻英雄似等閒！」(第十四回)(南宋 陸游 鷓鴣天)
- ◆ 「碧雲天，黃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煙翠。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黯鄉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第十四回)(北宋 范仲淹 蘇幕遮)
- ◆ 「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梅花萬里遠，積雪一冬深。」(第十六回)(唐 杜甫 寄楊五桂州潭)
- ◆ 「桂林無雜木，山水有清音。」(第十六回)(桂林桂山書院對聯)
- ◆ 「獨秀峰青，灕江波冷，花橋煙月朦朧。」(第十六回)
- ◆ 「桂林山水甲天下，陽朔山水甲桂林」(第十七回)
- ◆ 「高眠翻愛灕江路，枕底濤聲枕上山。」(第十七回)(明 俞安期)
- ◆ 「洞府霏霏映水門，幽光怪石白雲堆，從中一脈清流出，不識源頭何處來？」(第十七回)(明 蔡文曾 詠冠岩)
- ◆ 「灘走奔雷因霧急，峰回殘霧倚風行。」(第十七回)(詠巫峽)
- ◆ 「幾程灕水曲，萬點桂山青。」(第十七回)(詠灕江)
- ◆ 「舉頭西北浮雲，倚天萬里須長劍，人言此地，夜深長見，斗牛光焰。我覺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燃犀下看，憑欄卻怕，風雷怒，魚龍慘。峽束蒼江對起，過危樓，欲飛還斂，元龍老矣，不妨高臥，冰壺涼簟。千古興亡，百年悲笑，一時登覽，問何人

又卸，片帆沙岸，繫斜陽纜？」（第十九回）（南宋 辛棄疾 水龍吟）

- ◆ 「天接雲濤連曉霧，星河欲轉千帆舞。彷彿夢魂歸帝所。聞天語，殷勤問我歸何處。我報路長嗟日暮，學詩漫有驚人句。九萬里風鵬正舉，風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第十九回）（北宋 李清照 漁家傲）
- ◆ 「乘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第十九回）（唐 李白 行路難）
- ◆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第十九回）（北宋 李清照 聲聲慢）
- ◆ 「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第十九回）（唐 王維 相思）
- ◆ 「行邁靡靡，中心遙遙？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第二十回）（《詩經 王風 黍離》）
- ◆ 「權把他鄉做故鄉」（第二十一回）
- ◆ 「雪月風花歌大理，蒼山洱海風光美。三塔斜陽波影裏，山河麗，黎民但願征塵息。」（第二十四回）（大理四季歌）
- ◆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第二十五回）（唐 陳子昂 登幽州台歌）
- ◆ 「夢幻塵緣，飄零蓬梗，何堪相語？月冷秦淮，誤了三生鴛譜，生生死死渾虛語，莫怪蟬聲別樹。算吹冷噓寒，添香問字，徒增悽楚。」（第三十回）（梁羽生 陌上花）
- ◆ 「春夢香城渾未醒，倩女離魂，沒入梨花影。心事眼波全不定，一春風雨長多病。燕燕歸來尋舊徑，愁鎖瀟湘，寂寞庭蕪靜，往事悠悠空記省，平林新月湖光冷。」（第三十回）（梁羽生 蝶戀花）

- ◆ 「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第三十回）（唐 白居易 長恨歌）
- ◆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第三十回）（戰國策 荊軻 易水歌）
- ◆ 「風蕭蕭兮劍氣寒，欲安社稷兮誓除奸。壯士手持三尺劍，直排天闕謁龍顏。」（第三十回）（梁羽生）
- ◆ 「林暗草驚風，將軍夜引弓；平明尋白羽，沒人石縫中」（第三十三回）（唐 盧綸 塞下曲）
- ◆ 「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峰聚。若問行人去哪邊？眉眼盈盈處。」（第三十四回）（宋 王觀 卜算子）
- ◆ 「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于二月花。」（第三十五回）（唐 杜牧 山行）
- ◆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第三十五回）（唐 張繼 楓橋夜泊）
- ◆ 「曲徑通幽處，禪房草木深。」⁹¹（第三十五回）（唐 常建 題破山寺後禪院）
- ◆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第三十八回）（北宋 蘇軾 偶然）
- ◆ 「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第三十八回）（唐 杜牧 寄揚州韓綽判官）
- ◆ 「離多最是，東西流水，終解兩相逢。淺情終似，行雲無定，猶到夢魂中。可憐人意，薄於雲水，佳會更難重。細想從來，斷腸多處，不與者番同。」（第三十八回）（北宋 晏幾道 少年遊）

⁹¹ 常建的原詩是：「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惟聞鐘磬音。」此處雲瑚誤記成「禪房草木深」，不過並不會造成任何影響。

- ◆ 「一痕初見海上生，頃刻長驅作怒聲。萬馬突圍天鼓碎，天鰲翻見雲山傾。」（第三十九回）（元 仇仁近 海寧觀潮 ）
- ◆ 「大珠小珠落玉盤」（第三十九回）（唐 白居易 琵琶行 ）
- ◆ 「燕雁無心，太湖西畔隨雲去，數峰清苦，商略黃昏雨。」（第四十回）（南宋 姜夔 點絳脣 ）
- ◆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無一點風色。玉樹瓊田三萬畝，著我扁舟一葉。素月分輝，銀河共影，表裏俱澄澈。怡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應念嶺海經年，孤光自照，肝膽皆冰雪，短髮蕭蕭襟袖冷，穩泛滄溟空闊。盡挹西江，細斟北斗，萬象為賓客，扣弦獨嘯，不知今夕何夕？」（第四十回）（南宋 張于湖 念奴嬌 ）
- ◆ 「濁酒一盃歌一遍，再拜陳三願。一願郎君千歲，二願妾身長健，三願如同樑上燕，歲歲長相見」⁹²（第四十二回）（南唐 馮延巳 長命女 ）
- ◆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第四十二回）（北宋 蘇軾 偶然 ）
- ◆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第四十二回）（唐 李白 早發白帝城 ）
- ◆ 「湖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茫雨亦奇。」（第四十三回）（北宋 蘇軾 飲湖上初晴後雨 ）
- ◆ 「春汝歸歟？風雨蔽江，煙塵蔽天。況雁門阨塞，龍沙渺莽，西連吳會，東至秦川。芳草迷津，飛花擁道，小為蓬壺惜百年。江南好，問先生何事，不少留連？ 江南正是堪憐！但滿眼楊花化白氈。看兔葵燕麥，華清宮裏；蜂黃蝶粉，凝碧池邊。」

⁹² 南唐 馮延巳 長命女 詞：「春日宴，綠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陳三願，一願郎君千歲；二願妾身長健；三願如同梁上燕，歲歲長相見。」此處誤為晏殊所作。

我已無家，群歸何里？中路徘徊七寶鞭。風回處，寄一聲珍重，
兩地潸然！」（第四十三回）（南宋 劉克莊 沁園春）

- ◆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無一點風色。玉樹瓊田三萬畝，著我扁舟一葉。素月分輝，銀河共影，表裏俱澄澈。怡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應念嶺海經年，孤光自照，肝膽皆冰雪，短髮蕭蕭襟袖冷，穩泛滄溟空闊。盡挹西江，細斟北斗，萬象為賓客，扣弦獨嘯，不知今夕何夕？」（第四十三回）（南宋 張于湖 念奴嬌）
- ◆ 「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台。」（第四十八回）（神秀 偈）
- ◆ 「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第四十八回）（唐 王維 相思）
- ◆ 「換巢蠻鳳教偕老」（第四十八回）
- ◆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渡玉門關！」（第四十八回）（唐 王之渙 涼州詞）



附錄三



章尾亂詞表

章尾亂詞表

萍蹤俠影錄

回次	
楔子	疑幕重重終揭破，奇男俠女鬧江湖。
1	飛花迎大敵，出手見神奇。
2	吳鉤劃處山河碎，劍底風雲變幻多。
3	筵前騰劍氣，俠女會奇男。
4	波譎雲詭難預測，柳暗花明又一村。
5	杖影劍光捺眼亂，深宵古墓鬥神魔。
6	身世離奇難以說，花明柳暗費疑猜。
7	是愛是仇難自解，卻教玉女獨心傷。
8	引來伏虎屠龍手，道破孤臣孽子心。
9	劍光映出當年恨，猶未敲殘一局棋。
10	留有血書陰影在，恩仇難解最傷心。
11	龍爭虎鬥揮戈處，又見離奇古怪情。
12	又見張郎施妙計，一場大禍弭無形。
13	接木移花施妙手，姻緣有定莫強求。
14	碧紗窗上燈兒映，猶恐相逢是夢中。
15	又見張郎施妙算，神針寶劍解深仇。
16	神龍見首不見尾，氣煞京中覓寶人。
17	異寶奇書都得了，陷身絕境奈何在？
18	似此情懷難自解，百般幽怨上心頭。
19	胡塵未靖山河變，正是男兒報國時。
20	蛟龍雖出海，烽火尚彌天。
21	何方來怪賊，俠士起疑心。
22	移花接木計已遂，何須重覓碧珊瑚？
23	驚聽異聲天外喚，山中又再遇奇人。
24	詐醉佯狂施妙計，堂堂氣煞女嬌娥。
25	才離虎穴龍潭地，柳暗花明又一村。
26	艱難歷劫餘生在，父女重逢最斷腸。
27	恩怨無端誰與解？且看逸士鬥魔頭。
28	這般幽怨難分解，才下眉頭，又上心頭。
29	深心君不識，好意後來知。

30	拼把嬌軀填炮口，香魂猶自護檀郎。
31	盈盈一笑，盡把恩仇了。趕上江南春未杳，春色花容相照。昨宵苦雨連綿， 今朝麗日晴天，愁緒都隨柳絮，隨風化作輕煙。

散花女俠

回次	章尾亂詞
1	歸隱山村難避禍，深宵又見劍光寒。
2	胸中存正氣，一死又何辭。
3	散花女俠無人識，半夜偷頭起大波。
4	數度相逢未識荊，而今乍聽暗心驚。
5	出言不遜緣何事？劍刺喉嚨怪事生。
6	無風忽起波三丈，險惡江湖不忍看。
7	初生之犢不畏虎，將門之後非凡童。
8	有心挑戰火，無意會英雄。
9	小鎮金刀才脫險，荒山又通莽頭陀。
10	且看長江波浪湧，英雄浩氣掃倭氛。
11	城中究是誰天下？咆哮公堂倭焰張。
12	兵書活讀方能用，草野英豪亦將才。
13	劍影刀光飛舞處，且看女俠挫倭鋒。
14	義士揮戈同抗敵，倭氛終見化冰消。
15	滾滾浪濤東逝水，可憐消盡女兒情。
16	少小未知人世事，這般婚禮太離奇。
17	雙雙異國奇人到，虎鬥龍爭又一場。
18	千秋自有公評在，忠臣死後合為神。
19	滇池也自風波險，虎穴龍潭又一遭。
20	一言驚破膽，正氣屬娥眉。
21	仙境那容狐鼠占，乍聞黑話最驚心。
22	是愛是憎難自識，女兒心事沒人知。
23	初生之犢不畏虎，血雨腥風又一場。
24	闖破天羅地網陣，虎穴龍潭走一遭。
25	長江縱有風波惡，大樹盤根可護花。
26	異軍突起紅巾女，一鳳凌雲展翅飛。
27	石破天驚還鉅款，仁心俠骨兩相知。
28	但見某雄圖霸業，卻教軍旅起風波。
29	欲仗龍泉三尺劍，盜符截响救英豪。
30	驀地旅途逢怪客，疑雲陣陣更難消。
31	滔無風浪驚心魄，龍爭虎鬥鬧京華。

32	殺氣隱藏驚禁苑，最無情義帝皇家。
33	可憐報國英雄志，都被沖天一火焚。
34	誰是英雄今始見，龍頭竟作叛徒來。
35	翻手為雲覆手雨，書生氣質報紅顏。
36	惆悵曉鶯殘月夢，夢中長記誤隨車，此中情意總堪嗟！ 大樹凌雲抗風雪，江南玫瑰簇朝霞，各隨緣分別天涯。

聯劍風雲錄

回次	章尾亂詞
1	少年哪識風波險，喜作江湖萬里行
2	掀起湖滔天浪，玉虎神龍各逞強。
3	江湖風浪滔天起，且看玉虎鬥神龍。
4	神龍逢玉虎，見面便傾心。
5	神龍逢玉虎，相見便相思。
6	往事塵封休再憶，何如湖海兩相忘。
7	從來情海波濤惡，恩愛夫妻有幾人。
8	江湖險惡多風浪，變化離奇豪傑驚。
9	方喜故人能革面，又驚強敵上門來。
10	怪客提親已難測，佳人作賊更離奇。
11	無端浪起三千丈，又有魔頭作難來。
12	神龍雲鳳齊飛到，雙劍如虹掃敵氛。
13	惡鬥魔頭顯身手，天山劍法露鋒芒。
14	江湖雖是初相識，一縷柔情已暗通。
15	多行不義必自斃，終見魔頭走麥城。
16	風雲際會日，揚眉吐氣時。
17	為報紅顏知己意，不辭鮮血濺塵埃。
18	扭轉陰陽誇本領，妙參六合顯奇能。
19	卻驚湖海英豪客，底事京城失意回？
20	魔頭腦毒手，小俠逞賣功。
21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22	生身之父今何在？往事傷心不忍提。
23	死別生離長惻惻，一生冤孽幾時休？
24	苦難般般都歷盡，而今撒手別人間。
25	祇緣求解藥，各自逞機謀。
26	滿懷心事如潮湧，月色花香祇惹愁
27	為感良朋心事苦，可憐清淚濕青衫。
28	良朋方見面，又入虎狼窩。。

29	夫妻本是同林鳥，何事分襟各自飛。
30	不迫奸人多得志，武林從此不安寧。
31	劍術通玄誰可敵，又看後輩出英雄。
32	絕世神功逢敵力，龍爭虎鬥駭人心。
33	樹欲靜時風不止，豈能與世便無爭。
34	安得暖灣晴港在，無風無浪庇鴛鴦。
35	心懸知己身如箭，未識伊人究若何？
36	竹竿點穴真神技，掌力沉雄更足驚。
37	詭計傷人何足恃？且看天網罩誰人。
38	血雨腥風無可避，人間哪得有桃源。
39	自古正邪不兩立，非關瑜亮並時生。
40	一鳳凌雲獨自飛，失群亦是合群時，祇傷舊侶欲安歸？劍膽琴心空仁望，牛郎織女卻參差！天山望斷意淒迷。

廣陵劍

回次	章尾亂詞
1	西南一柱獨擎天，庇盡桃源避秦客。
2	南國名山埋俠骨，人亡家破哭孤兒。
3	窮途猶自多災難，如此蒼天太不平。
4	落魄窮途逢怪客，是邪是正費疑猜。
5	少年不識人心險，疑陣安排待上鉤。
6	廣陵散絕千秋恨，此曲人間哪忍聽？
7	入門方一日，灑淚悼師亡。
8	兵火浮家今古恨，黎民何日得安寧？
9	心病難醫空自悔，夫離女散目難瞑。
10	識得鴛鴦雙寶劍，女兒心事卻難明。
11	心上疑團猶未解，誰知陌路又相逢。
12	劫後願為同命鳥，最關心是眼前人。
13	伊人何處覓？仇敵已來臨！
14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15	一曲心聲向誰訴？高山流水有知音。
16	道旁逢怪客，約會費疑猜。
17	午夜峰頭睹奇事，是邪是正未分明。
18	為保孤兒須忍辱，而今方得說根由。
19	柔腸百結空垂淚，相見時難別亦難。
20	白髮紅顏迷慧眼，誰能辨我是雌雄？
21	人生到處知何似？雪泥鴻爪偶留痕。

22	但教情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
23	離合無端嗟變幻，無心插柳柳成蔭。
24	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25	寶刀欲飲仇人血，赴義爭先俠士心。
26	夜闖龍潭騰劍氣，身臨絕境遇良朋。
27	虎口拔牙豪俠氣，龍潭夜訪小王爺。
28	寶劍出鞘寒敵膽，原知難與虎謀皮。
29	快劍三招寒敵膽，斬開金鎖走蛟龍。
30	舊夢豈堪重再憶？柔情盡岸玉蕭中。
31	虎穴龍潭渾不懼，但憑雙劍闖深宮。
32	浪花卷起千堆雪，盧溝橋上鬥強仇。
33	日前曾折宮牆柳，又到江南賞桂花。
34	此去不知凶與吉，單身約會女魔頭。
35	鴛鴦不知何處去，奸人陷阱已安排。
36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37	縱非同林鳥，相處亦關心。
38	莫道太湖風浪靜，觀潮更見浪湖高。
39	禍福本無門，便憑人自召。
40	舌劍唇槍猶未已，風波枝節又橫生。
41	休誇玄鐵堪稱霸，且看雙劍鬥龍王。
42	險灘怕聽濤聲咽，祇見沉舟不見人。
43	君皇驚異事，俠士探深宮。
44	中華自有能人在，豈容胡虜任囂張？
45	英雄肝膽從無畏，又向冰天雪地行。
46	聯劍同仇誅國賊，拼將熱血染胡沙。
47	功成身死原無憾，折翼鴛鴦事可悲。
48	何堪星海浮槎去，月冷天山，哀弦低訴！盟誓三生，恨祇恨情天難補。寒鴉啼苦，淒咽斷，春光暮。舊侶隔幽冥，悵佳人，倚樓何處？凝佇望昔日遊蹤，沒入亂山煙樹。鳳泊鸞飄，算鴻爪去留無據。菩提明鏡兩皆非，又何必魂消南浦？且天際馳驅，尋找舊時來路。